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三五冊目次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二十卷 （明）劉基撰 明隆慶六年謝廷傑陳烈刻本 〇〇一

陶學士先生文集二十卷 （明）陶安撰 事蹟一卷 明弘治十三年項經刻遞修本 四一七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二十卷

（明）劉基撰

明隆慶六年謝廷傑陳烈刻本

誠意伯文集二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劉基撰。基有國初禮賢錄，已著錄。其詩文雜著凡郁離子四卷、覆瓿集十卷、寫情集二卷、春秋明經二卷、犂眉公集二卷，本各自為書。成化中，巡按浙江御史戴䥸等始合為一帙，而冠以基孫廌等所撰翊運錄，並以中載詔旨制敕，故列之卷首。然其書究屬廌編，用以編入卷數，使此集標基之名，而開卷乃他人之書，殊乖體例。今移綴是錄於末簡，以正其譌。餘十九卷則悉仍戴本之原次，以存其舊。基遭逢興運，參預帷幄，祕計深謀，多所裨贊。世遂謬謂為前知，凡讖緯術數之說，一切附會於基。神怪謬妄，無所不至，方技家遞相熒惑，百無一真。惟此一集，尚真出基手。其詩沈鬱頓挫，自成一家，足與高啟相抗。其文閎深肅括，亦宋濂、王褘之亞。楊守陳序謂子房之策不見詞章，元齡之文僅辦符檄，未見樹開國之勳業，而兼傳世之文章，可謂千古人豪。斯言允矣。大抵其學問智略如耶律楚材、劉秉忠，而文章則非二人所及也。

誠意伯劉文成公文集序

余弱齡侍家長者談國初翊運諸名臣輙擬聽之慓然有懐焉長而宦遊四方竊願表揚先哲博綜其遺文頗喜善本若宋文憲公諸集海内翻

刻者幾刻益良劉宋匹也其文獨刻於栝蒼歲久字訛舛板又漫漶莫或新之者余奉
命按行東浙以辦香謁公祠下詢遺文僅覩此編愾而歎曰嗟乎逝將以功業掩文章耶何善本之寡也屬太守陳君烈萃諸文學重加訂正付於良梓俾海内同好者共焉序
曰
高皇帝呼劉伯温爲吾子房盖開國首功云然子房自二三

籌畫之外其言論風旨不少概見而公著書之多乃若此何哉説者謂子房授書黄石舒卷如龍雖神機時出竟善藏其用塞兊閉門不迫不應爲得老氏之術公剛毅慷慨

持大節留心經濟既遇
真主期以王道致太平卻小明
王御座諸正論義形於色危
行危言
高皇帝天威嚴重惟公抗辭不
以利害怵其中振綱紀斥姦

慝雖李善長亦忌譖之況胡
惟庸乎考公履歷豈孔氏所
謂以道事君者非耶漢文成
侯我
明文成公上下相符合特帷幄
中諸籌畫耳公守孔氏家法

多著書貽後世不若子房之
秘密宜也夫其玄機洞鑒神
啓於中天之所授以輔
開天之聖妙算所紓秉時鷙發

載在國史者既與雲漢同其
昭回其諸喻志之說觀物之
篇憤世之詞羇旅之幽思溥
遊之清況與夫
廟堂之所述作士大夫之所應
酬又澔澔如江河嶔嶔如山
嶽醲如惠風朗如景星麗如
卿雲無意擬古而神情悠邈

才氣雄豪體裁音節如庖丁
解牛靡不中於自然者公之
文章與其功業並傳無斁恢
恢乎有餘芳矣余受觀風之
寄光昭往訓樹之風聲為世
型範何敢讓哉或曰留侯子

辟疆方少年能策制諸呂計
安劉氏而公仲子璟不忘嗣
君卒全大節玆亦兩文成僙
嗣之相似者劉氏子孫當世
世敬修也因卪及之
隆慶壬申仲春望日巡按浙
江監察御史後學豫章謝廷
傑頓首拜書

寫情集序

寫情集者誠意伯栝蒼劉先生六引三調之清唱四上九成之至音也先生生於元季蚤蘊伊呂之志遭時變更命世之才況於下僚浩然之氣阨於不用因著書立言以俟知者其經濟之大則垂諸郁離子其詩文之盛則播爲覆瓿集風流文彩英餘陽春白雪雅調則發泄於長短句也或憤其言之不聽或鬱乎志之弗舒感四時景物託風月

情懷皆所以寫其憂世拯民之心故名之曰寫情集釐爲四卷其詞藻絢爛慷慨激烈盎然而春温肅然而秋清靡不得其性情之正焉宜其遇知

聖主君臣同心撥亂世反之治以輔成

大一統之業垂憲于萬世也先生當是之時深知天命之有在其蓋世之姿雄偉之志用天下國家之心得不發爲千彙萬狀之奇而龍翔虎躍也嗚呼千載

之前千載之後英邁挺卓能幾
人哉今先生既薨其仲子仲璟
與其長孫廌謀以是編錄梓壽
遠以蕃於先生辱平昔之好命
爲之序顧蕃愚陋何敢措詞追
慕高風其容讓乎旹

洪武十三年歲在庚申春正月
上澣永嘉儒學訓導安固葉華
山葉蕃叔昌序

郁離子序

郁離子者誠意伯劉公在元季
時所著之書也公學足以探三
才之奧識足以達萬物之情氣
足以奪三軍之帥以是自許卓
然立於天地之間不知自視與
古之豪傑何如也年二十巳登

進士第有志於尊主庇民當是
時其君不以天下繫念處官不
擇人例以常格處之嵲不能有
爲已而南北繹騷公慨然有澄
清之志藩閫方務治兵辟公參

賛而公鋭欲以功業自見累建大議皆匡時之長策而當國者樂因循而悦苟且抑而不行公遂弃官去屛居青田山中發憤著書此郁離子之所以作也郁離者何離爲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爲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離子其書總爲十卷分爲十八章散爲一百九十五條多或千言少或百字其言詳於正己愼微脩紀遠利尚誠量敵審勢用賢治民本乎仁義道德

之懿明乎吉凶禍福之幾審乎古今成敗得失之跡大槩矯元室之獘有激而言也牢籠萬彙洞釋群疑辨博奇詭巧於比喩而不失乎正驟而讀之其鋒凜然若太阿出匣若不可玩徐而思之其言確然鑿鑿乎如藥石之必治病斷斷乎如五穀之必療饑而不可無者也豈若管商之功利申韓之刑名儀秦之捭闔孫吳之陰謀其說詭於聖人務以智數相高而不自以爲非

者乎見是書者皆以公不大用爲憾詎知天意有在挈而畀之
維新之朝乎
皇上龍興卒以宏謨偉畧輔翼興運及定功行賞疏土分封遂膺五等之爵與元勛大臣丹書鐵券聯休共美於無窮不其盛乎傳有之曰楚雖有材晉實用之公之謂也初公著書本有望於天下後世詎意身親用之雖然公之事業具乎書此元之所以亡也公之書見乎事業此

皇明之所以興也嗚呼一人之用舍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則是書也豈區區一家言乎一夔蚤嘗受教於公後謁公金陵官寺出是書以見教一夔駭所未見愧未能悉其要領今公已薨其子仲璟懼其散軼以一夔於公有相從之好俾爲之序顧一夔何敢序公之書然得繫名於簡編之末亦爲榮幸因不讓而序之公諱基字伯温栝蒼人若其言行之詳官勛之次則具在

國史茲不著
洪武十九年冬十有一月門生
杭州府儒學教授天台徐一夔
謹序

郁離子序

古之君子學足以開物成務道足以經綸大經必思任天下之重而不私以善其身故其得君措於用也秩之為禮宣之為樂布之為紀綱法度施之為政刑文明之治洽乎四海流澤被于無窮與奚特假言以自見哉及其後也雖孔子之聖可大有為而猶不免述作以傳道況其下乎然則必假夫文以自見者蓋君子之不得已焉耳矣君子以

爲學既不獲措諸設施道不行於天下其所抱負經畫可以文明治世者獨將筆之方冊垂示千百載之下知而好者或推以行是亦吾澤所及其志豈不爲可尚矣夫然自秦漢而降能言

之士何限非不欲如前所云也率多溺於異端失於偽巧詭而不正駁而不純弗畔夫道固鮮人苟用之以求致治殆猶適燕而南其轅乎闚天地之隱發物理之微究人事之變喻焉而當

辨焉而彰簡而嚴博而切反覆以盡乎古今懇到以中乎要會不襲舊陳腐而於聖賢之道若合符節無一不可宜於行近世以來未有如郁離子之善者也夫郁郁文也明兩離也郁離者

文明之謂也非所以自稱其意謂天下後世若用斯言必可底文明之治耳嗚呼此寧虛語哉從善少嘗受讀歎其義趣幽賾岐緒浩穰或引而不發或指近而歸遠情乎莫測其所以然遠

閎之久觸類而求然後稍得
窺夫涯涘竊辟諸醫師之龍一
藥必治一病玉石草木禽獸之
屬皆可以已疾延年無長物也
此其爲書所以深得古君子立
言之旨使其得君而措於用其

文明之治益天下後世爲不薄
詎止度越諸子而已耶是書爲
誠意伯劉先生所著先生嘗自
任以天下之重於經綸之道開
物成務之學素所畜有曾以其
槩綱當今之運輔

大明之業昭昭矣存諸方冊者
故御史中丞龍泉章公雖已刊
置鄉塾然未盛行於世先生之
子仲璟與其兄之子薦謀重刻
以傳嗟乎茲豈一家得而私之
者耶借爲敘其大畧俾貽方來

云爾翰林
國史院編脩官諸生吴從善序

翊運錄序

天生聖人開基啓運必生命世之臣以為之輔如伊摯於商呂望於周張良於漢皆翊其君建皇極行王道以致太平以開景運以制禮樂動為世軌也行為

世則也黼黻河漢也昭回日星也衣被草木也後世畏之如雷霆望之如神明禁其力而不敢肆故其君端拱無為颷行霆驅莫之誰何我朝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以天縱之聖除胡元之亂不數年間遂開六合奄有萬國榮光貫日王氣浮淮躋斯民於春臺之上熙熙皡皡玉燭調泰階平雖曰虓虎熊羆柱國之臣為之宣力然

亦藉明良豪傑輿圖治功也方天造草昧定都建康西有偽漢東有偽吳長艫大艦日夕相搪擊天下未知所嚮有若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弘文館學士太子贊善大

夫護軍誠意伯劉先生者況幾
先物獨識
真主遂委身而服事焉
太祖敬而信之用其宏謀西平
江漢東定吳會天下大勢固已
定矣于是席捲中原羣雄歸命

混一四海大抵皆先生之策也
今觀
御書詔誥之推奬國計事幾之
商推詞命往復彌縫叅贊千載
一遇雖伊摯呂望張良之卓越
亦不過於先生矣先生真豪傑

之士哉年愈高智愈明功愈大
德愈卲遂分爵土終始榮顯殷
周以來一人而已先生栝蒼之
青田人予黍為同郡今年守職
翰林其孫廌等集其
御書詔誥行狀事實等文名之

曰翊運錄盖取
誥文開國翊運之語也請予序
其首簡予謂先生之器識事功
通於神明文章道德衣被後世
溥天下皆稱道之而先生不自
以為至是則先生之所至世之

人未必能知之是錄也企
太祖之知人善用賢也企
太祖之聖神文武同符於湯文
也見先生之真識也見先生之
宏謀也見先生之勳業也
聖明會遇自古為難乃獨於今

見之先生之子中奉大夫江西
布政使司右叅政又能繼武其
後結知
太祖以廉能見褒於
制誥可謂耀於前而光於後矣
後之子孫尚亦繼繼承承深惟
祖宗積德創業之不易紹隆先
範以副
朝廷優禮功臣之意將見與是
錄同垂于千萬載之不泯也
永樂二年龍集甲申夏四月中
澣翰林學士奉議大夫兼脩

國史同郡王景序

覆瓿集序

大明太祖高皇帝受
天明命奠安華夷二十年間殄
僞漢殲強吳汛掃腥膻廓清
寰宇復先王之疆理開萬世
之太平是雖熊羆貔虎之士

相與竭股肱奮威武以佐神
功抑亦贊襄廟謨運籌帷幄
之中有其人也若栝蒼劉先
生伯溫真其人乎先生諱基
始以文學上謁於金陵知我
聖祖之克典

神天也即委心聽命遂成鼎定
功累官太史令兼太子贊善
大夫歷御史中丞遷弘文館
學士卒拜誠意伯盖匹休伊
呂者幾二十年今旣九京不
作後進之士景休風仰末照

幸先生之文章猶有存者耳
先生之作有郁離子有春秋
明經有犁眉覆瓿諸集壽諸
梓者久矣惟覆瓿一編未有
序之者其孫刑部照磨貊間
以囑余嗟夫先生之心志於

道先生之道著於文人皆知
先生見知當時者以其文而
不知
太祖高皇帝知先生於儔人中
者以其心人皆知先生之事
高皇帝能盡其心又不知

天以先生輔佐
聖神肇建鴻圖者唯在於道然
則是編也將以五味之葳飯
斯民於飢殍顛踣者也覆瓿
云乎哉先大父弘文館學士
復仁公與先生俱以佐

命願余於照磨爲適家子弟故
不辭而序之如此云若夫先
生翊戴之績與先公俱有
國史在兹不復也
宣德五年冬十月嘉議大夫
工部右侍郎前翰林侍講兼

脩
國史吉水羅汝敬書

犂眉公集序

犂眉公集者開國功臣誠意伯劉先生既老所著之作故取此以為號云先生自少穎敏既長於書無所不讀凡天文地理陰陽卜筮諸子百家之言莫不涉

獵元末登第為瑞之高安縣佐縣者老有稍知天文術數之學者而其書甚具先生名與之語其人曰公既聰明絕人而器識宏遠當為一代偉人吾書盡以相付先生遂得究觀其說而領其要世亂棄官家居洎我

太祖高皇帝渡江先生知為

真主也應

召輒出佐興大業及其功成名遂引身而退卒以壽終而其術亦不傳嗚呼公之出處進退比

之子房豈不明白正大偉然大丈夫之所為哉予嘗觀於先生非惟其勳業冠絕前古而文章亦足以垂世而莫之與並也是故其仁義積中發而為言可以方駕古人者則於郁離子見之

傷今悼古牢籠百態可以超邁
當世者則於覆瓿集見之若夫
優游閑雅托興微婉而有以盡
其自得之趣者則於是編見之
其氣壯故其辭雄渾而敦厚其
學博故其辭深宏而奥塞其志

忠故其辭感激而切直其行廉
故其辭絜潔而清勁呼古今之
能以勳業文章並顯於當時而
垂耀於後世若先生者幾何人
哉先生雖沒而有不沒者存其
在此也歟先生之孫為刑部照

磨名貊字士行以才賢薦厚見
稱於人是亦有以見故家文獻
之足徵也

宣德五年冬十一月之二日

翰林侍讀學士奉訓大夫兼修
國史金陵李時勉書

重鋟誠意伯文集序
國初誠意伯劉公伯溫嘗著郁
離子五卷覆瓿集并拾遺二十
卷犂眉公集五卷寫情集暨春
秋明經各四卷其孫廌集
御書及狀序諸作曰翊運錄皆

鋟梓行世然諸集渙而無統板
畫久而寖堙學者病之巡瀏御
史戴君用與其家薛君謙楊君
琅謀重鋟廼錄善本次第諸集
而冠以翊運錄俾杭郡守張君
僖成之屬守陳序嗟乎自昔夷

主華夏不過殫一隅腥數載耳
惟元奄四海而垂八紀極弊大
亂開闢以來未有也公以命世
豪傑之才出佐我
高皇剪羣雄混六[redacted]掃百年之
胡俗復三代之華風其讜言嘉

議牖道
天衷偉略奇謀指授羣帥者粤
彝勸之汗青書之四方尚能道
之方其未遇也欝積感憤發之
文辭若四嶽之出雲無窮若公
輸之營眾宇各盡其制若孫武

子之師戈甲蔽野而不聞喑嗚叱咤之聲若大海浩渺中畜虬蝸䱇鰿鼇鼉之屬觀者駭愕而莫能名然皆載道之航輪濟世之粱帛時巳傳誦之及達而施之

朝廟播之華夷垂之百世之下焯乎不可朽也三代之英卓矣漢以降佐命元勲多崛起草莽甲兵間諸文墨者殊鮮于房之策不見辭章玄齡之文僅辦符檄未見樹開國之勲業而兼傳世之文章如公者公可謂千古之人豪矣而世或疑其仕元或獨稱其觀象者是猶訾伊尹之五就知周公止於才藝而已不已陋乎三御史之重鋟並集蓋高山景行之志也守陳之序居

培塿而論嵩岱持土苴而寘之夜光朝采之上可乎哉

成化六年夏六月吉

賜進士出身奉訓大夫

太子洗馬兼

經筵講官同修

國史前翰林侍講四明晚學楊守陳序

重鋟誠意伯劉公文集序

富自童孺時即聞有誠意伯劉公之勳烈為開國宗臣之冠筮仕以來求公之遺文而讀之乃得公平生所建立之詳夫超世之蘊者厥振匪夷故峻其所樹畜於菑者無厚畜自古天下之事功未嘗不符於學術也公豪傑之才隆於帝授而天人之秘洞之素深遭元末運沉於下寮其志鬱而弗伸也其謀淺而孔忤也其才積

而困於無施也故得肆力於文焉或時事之感激而洩憂憤之紆餘或機會之在前而痛鋪張之失策證古例今有寓而諷之之意而開闔操縱皆經濟之資焉大率施為理而不失其宜翟

變精而馭之以正辭意剴切如靈均之草澤行吟英鋭奮發如愽浪之椎未試一擊皆可考也

逮我
太祖高皇帝龍興淮甸公早識
真主於異雲映湖之日遂起而從之蓋懼中國之無統欲借翟以立義也方其進謁金陵一見如舊受心膂之寄掌帷幄之機殄漢殲吳驅夷复華廓清寰宇之功曠世而僅見偉矣哉於今為烈也予嘗夷考其行事當天

下甫定之初首論滯獄倡立兵衛居守按貴臣之侮法論相卜小犢之債轅辭封爵而不貪天之功終身顯融而私產無寸益時贊密謀保全勳舊口不言而人亦無知者臨終尤拳拳乎修

德省刑之數語斯其道任天下之重智鈎物理之玄謀入九地之深而勇懾萬夫之氣所謂超世之學術著於文者鑿鑿乎親試之矣雖然公之神在天下不死勳業聲先久而不磨固無賴

乎文也但與籍存庶幾可論其世傳之弗昭或病焉公文梓行久矣歲遠寖湮字不復辨富承乏栝蒼與刑在目視篆之暇訂其譌落重加編輯捐俸再鋟諸梓俾公孫指揮瑜等世守之使

天下後世亦知故家文獻之足徵也

正德己卯夏五月既望

賜進士中順大夫處州府知府

後學莆昜林富謹序

題誠意伯劉公集

頃余道芝田丞與方子伯時會禮從言及犁眉公余率爾曰公一代功宗近古罕匹而未有表章之者僕竊恠之嘗得其說而未之質也方子忻然前席而請曰先生試言之余曰胡元之事人言禍始石敬瑭非明識也蓋自賊搔引納五胡遺穢中國遂乃歷載數百中間裂為十六併為南北合為隋唐而夷風未息其

後晉將據河朔敬瑭割幽燕而棄厥險阨於是遼驕金迫胡元乘之而首足倒懸因以底極矣且昔之入主者頗皆用夏貴儒惟元不然此其為穢尤使人涕泗霑臆夫其貽禍之遠如此播惡之廣如此奄及百年不知變革如此當是時也薰蒸融液無地非狄若將不可復易者哉

太祖高皇帝起自布衣曾未十年一掃而空之於是海宇清

而綱常復儒術重而道學崇
斟酌百王以大備一代之制
盡還諸夏之風顧其始也自
謂杓無取天下之志既其成
也則不獨撥亂反正而實洗
滌乾坤爲中國皇王賢聖復

譬績緒所謂功高萬古而莫
與同者是果孰啓其衷抑僕
嘗反覆於當時勳戚之間而
未得其故及閱公集㳂誦
高皇帝聖製乃始喟而起曰嗟
乎微斯言則一代功宗其何

所復稽乎而當時載筆與後
來序述者顧莫之表章何哉
答漢之鄼侯嘗荷殊禮而膺
首封矣徒以收秦圖籍勸王
漢中進養民致賢之說建居
守饋餉之功高寄之在東京

功不補敗其所有者不出簡
任諸將微長之間在德厚薄
數語之外亦且偃然策勳而
莫與絜大況所事者亭長久
嘆於縱觀眞人已尊乎封拜
則二臣特攀附之匯儕者耳

今
聖鑒之稱犂眉一則曰每於閒
暇之時數以孔子之言道予
是以頗知古意二則曰入則
每臣治道既而曰言非儒造
實已誠之意且夫道莫加於
孔子而數陳其言又復每切
於臣治然則所以清海宇復
綱常重儒術崇道學洗滌乾
坤爲皇王賢聖復讐續緒之
地謂非由此而致之乎至於
佐廟筭夷群兇所向無前摧

占拮蹶直其餘事然亦不讓
於今答元功也又其大者決
危機於逆陳群懾之表首大
策於豎幕共戴之中自彼効
謀宣力之臣有能窺其度而
爭其雄者乎嗚呼向非二説
之存則一代功宗何所復稽
而儒者曾莫之及何也且公
之啓沃非無本者少傳性理
長號英特薦更世故談辯至
悉故其決機悟主一似孔明
之於先主周瑜之於孫策此

天地間一大際遇非若淺丈夫齗齗乎斗升區區乎寸尺而已又即其餘則文學精博冠絕乎一時政事清嚴不撓於權力足以配事功而明道德彼伊周元聖固為至極矣漢唐諸子曾我何人若是乎其無得邪此僕所為神醉心往而竊怪夫人之未深識也

聖製曰言非儒造實已誠之意然則儒者之言殆未能心誠求之歟於是方子瞿然改容

曰弊眉之功實愚所素疑而無與折衷者幸即談津昭若啓牖矣且承乏公邑則表章其宜顧書見遺俾刻之集中余曰諾遂僭妄書之方子名遠宜癸未進士歙人其為芝田聳實隆起罷業未可量余則永嘉後學葉式成規也

嘉靖戊子端陽後五日端拜

謹書

重編誠意伯文集序

余觀載籍代有開創之君必有佐命之臣運籌定計應機料敵稱豪雄矣而或歉於文學呈華炫奇闢新啓昧稱儒碩矣而無裨於武功兼此二長世不恒有其惟我

國朝誠意伯劉公者其人乎公諱基字伯溫浙之青田人有命世豪傑之才一遇

聖主杖策從之輒許以大討殄漢殲吳混一六合公寮賛之功在開平武寧之先灼灼可睹也而其文章議論或宣於

朝或藏於家大篇短章無慮千百種則

與宋學士王待制等夫我

皇祖之興恢萬世帝王之故疆開一代文明之景運當時文武佐命之勳可謂盛矣自今觀之傳世之文宋王號為最著二人者職專文學固其常耳開平武寧諸臣勞在宗社澤及孫子世世誦功與國同休而傳世之文槩未之聞也兼二者之長武功文治咸賴焉卒莫有並於公者讀其文論其事功想見其人乃知

聖主之生也不數名佐之生也亦不數阿衡佐商厥有伊訓尚父造周且著丹書歷千百年而一再見者公其庶幾矣哉公之文傳世久矣舊刻凡二十

卷曰翊運錄曰郁離子曰覆瓿集曰寫情集曰春秋明經曰犂眉公集各㳅篇名雜陳無統觀者病之御史樊君按治畿內公暇更定編次為十有八卷先像贊行狀槩事業之全次御書詔誥紀勲庸之大次頌表次郁離子揚文明之盛次序記至詩歌載製

作之詳統會以提要類分以便觀名曰重編誠意伯文集刋成請余序余浙人也嘗謂公

國朝元勲鄉邦典刑文章與事功並著尢罕儷焉願附一言以廣其傳且以嘉樊君之擇所嚮往也乃樂為之序樊君名獻科縉雲人盖公之同郡人云

嘉靖丙辰夏五月望

賜進士榮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知

制誥 會典總裁餘姚李本撰

刻誠意伯文集引

誠意伯集舊刻于栝蒼凡二十卷首翊運錄次郁離子次覆瓿集次寫情集次春秋明經次犁眉公集各就篇名統為全集其間製作雜陳未可類別兼以歲久刊板遺落字多魯魚讀者難之獻科為公鄉人來按畿南携是集笥中嘗置几席暇即頌讀竊不識其涯涘竊謂公勳業著于史籍光昭奕代而文章流播縉紳或未免涣漫獻科切懼焉因裒為一十八卷少易舊編之次而公之製作始可類觀爰付諸梓若勳業文章之盛向有確論獻科何足以知之嘗記四明楊文懿公有言漢以降佐命元勳多崛起草莽兵甲間諳文墨者殊鮮子房之策不見辭章玄齡之文僅見符檄未見開國之勳而兼傳世之文章如公者公可謂千古之人豪矣而世或疑其仕元或獨稱其幾象者是猶嘗伊尹之五就知周公止於才藝而已不已陋乎嗚呼是可以知公矣

皇明嘉靖三十五年丙辰正月朔同郡後學樊獻科拜識

于真定米玉堂

重刻誠意伯劉公文集序

青田文成劉公文集故有翊運錄一卷覆瓿集十四卷郁離子四卷寫情集二卷犁眉公集二卷春秋明經二卷　國初嘗梓行而郡人翰林學士王公景章為之序正德中郡守莆田林公刻置公里第嘉靖中余友人縉雲樊文叔乃類編之刻于真定今侍御丸峯謝公按部栝蒼脩謁先生祠堂討論遺文得里第本病其漶漫舛錯乃命郡守建安陳公依真定本翻摹授梓余為校正若干字梓成屬為序序曰先生生在栝蒼萬山中九盤之巔所謂深山大澤用物弘而取精多者也然當五百之昌期輔

真人以肇造籌帷帳而垂勳烈昭昭乎若揭日月行天中可不謂見之行事哉何

以文為夫古昔聖賢備具道德仁義之
懿施于政教被及萬彙其禮樂章程莫
非文也惟窮而在下者不獲有所張設
乃不得已而托之言以寄其憂憤康濟
之懷俟之後世或起而師行之斯聖賢
所為文辭也愚讀文成先生集多處窮
憂世之深慨而深幸其遇
聖神而興起也嘗槩其集有六善焉一曰
窮經以明義二曰寓言以徵用三曰遵
養以俟時四曰憂世以舒抱五曰知命
以樂全六曰遭逢之無間夫華夷峻防
一王大法胡主中國幾變於夷聖經明
義千載或湮焉春秋成而亂賊懼此義
不由學者倚席不講之過也此窮經以
明義也胡運式微務為陵替橅彼冠而
引非族言之者抵罣起弊末由痛心荼

毒於是乎危言郁離比類旁通故三閭
澤畔之吟離騷惓懇之意也此寓言以
徵用也豪傑飈起四海糜沸而時事倒
置龍路肆章騏驥服箱夷羊在牧乃先
生憤世疾邪每形歌什抑意請玄託稱
瓊瑰華野時寄於納溝扣角放歌于夜
旦由斯義夫此遵養以俟時也祈招式
誦蔓訛王心里巷謡吟觀風是采詩餘
寄興取類寫情或亦有鑒吾衷乎此憂
世以舒抱也至於垂老見幾引身高逝
瑤琳舄擧以和天倪于是乎稱名犁眉
比跡赤松保厥終始斯為全德此知命
以樂全也致之已事陰乎大度悉心菹
醢留侯色擧明哲乃彰藏弓請兎百世
而下有餘悲焉
高皇以來世懋廷賞丁寧　天語焜燁龍

章具在翊運篇中即魚水交驩秬卣申錫又何以過此遭逢之無閒也或者曰青田文章掩於功業又曰勳華並茂無訾偏長而不知是非先生所急也其不得已而言者先生之憂也其應時績效者先生之幸也記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觀於先生之言行亦若是而已余仕宦游江右至高安稽求先生爲丞時事謂從異人受秘書乃棄官歸青田山中覧讖天命所在而起故天民所抱持逹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類如是文辭云乎哉先生所編又有多能鄙事若干卷方行人閒其占論象緯諸書先生啓手足時命其子獻諸 朝具在金匱石室靡可得窺云

旹

隆慶六載歲在玄黓涒灘陽月上浣同郡後學何鏜頓首拜手謹叙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像

贊

虬髯電目探天根兮斡地軸扶龍與雲四
方以肅以生民休戚為憂喜以大道晦
明為榮辱武功既成而文治不盡其用
者蓋天也耶抑人也耶

孤子仲璟拜贊

華淪於夷曷仕于時夷歸於夏仕止廼
宜就桀就湯節義奚虧大哉王佐察物
炳幾運籌決勝翊
龍以飛昭回制作文章是咨允為宗臣爾
爵爾祠

工部侍郎莆田彭韶拜贊

同郡王公書曰先生沉幾先物獨識　真主遂委身而服事焉
太祖敬而信之用其謀西平江漢東定吳會天下大勢已定于是席
捲中原群雄歸命混一四海大抵皆先生之策也今觀　御書詔
誥之推奬國計事幾之商搉詞命徃復彌縫參贊千載一遇雖伊
摯呂望張良之卓越亦不過於先生矣先生真豪傑之士哉年愈
高智愈明功愈大德愈邵遂分爵土終始榮顯殷周以來一人而已
金陵李公時勉曰公之出處進退比之子房明白正大偉然大丈夫
之所為非惟勳業冠絕前古而文章亦足以垂世而莫之與並也
其氣壯故其辭雄渾而敦厚其學博故其辭深宏而奧密其志忠
故其辭感激而切直其行廉故其辭簡潔而清勁吁古今之能以
勳業文章並顯於當時而垂耀於後世若先生者幾何人哉

誠意伯劉公行狀

公諱基字伯溫世為處州青田人年十四入郡庠從師受春秋經人未嘗見其執經讀誦而默識無遺習舉業為文有奇氣決疑義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諸書過目洞識其要講理性於復初鄭先生聞濂洛心法即得其旨歸先生大器之乃謂公父曰吾將以天道無報於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門矣後應進士舉授江西高安縣丞揭文安公曼碩見公謂人曰此魏徵之流而英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公在燕京時閒閱書肆有天文書一帙因閱之翊日即背誦如流其人大驚欲以書授公公曰已在吾胸中矣無事於書也之官以廉節著

名發姦擿伏不避強禦為政嚴而有惠愛小民自以為得慈父而豪右數欲陷之時上下咸知其廉平卒莫能害也新昌州有人命獄府委公覆檢案覈得其故殺狀初檢官得罪職罪其家衆倚蒙古根脚欲害公以復讐江西行省大臣素知公遂辟為職官掾史以讜直聞後與幕官議事不合遂投劾去隱居力學至是而道益明後為江浙儒學副提舉為行省考試官頃之建言監察御史失職事為臺憲所沮遂移文決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中時魯道原宇文公諒諸同遊者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公獨縱飲不顧乃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杭城猶全盛諸老大駭以為狂且曰欲累我族滅乎悉去之公獨呼門人沈與京置酒亭上放歌極醉而罷時無能知者惟西蜀趙天澤知公才器以為諸葛孔明之流方谷珍反海上省憲復舉公為浙東元帥府都事公即與元帥納璘哈剌謀築慶元等城賊不敢犯及帖里帖木耳左丞招諭方寇復辟公為行省都事議收復公建議招捕以為方氏首亂掠平民殺官吏是兄弟宜捕而斬之餘黨脅從詿誤宜從招安議方氏兄弟聞之懼請重賂公公悉却不受執前議益堅帖里帖木耳左丞使其兄省都鎮撫以公所議請于朝方氏乃悉其賄使人浮海至燕京省院臺俱納之准招安授谷珍

以官乃駁公所議以為傷朝廷好生之仁且擅作威福罷帖里帖木耳左丞輩羈管公于紹興是後方氏遂横莫能制山兇皆從亂如歸公在紹興放浪山水以詩文自娛時與好事者遊雲門諸山皆有記行省復以都事起公招安山寇吳成七等使自募義兵賊拒命不服者輒擒誅之遂定其地復以為行樞密院經歷與行院判石末宜孫守處州安集本郡後授行省郎中經略使李谷鳳巡撫江南諸道採守臣功績奏于朝時執政者皆右方氏遂置公軍功不錄乃棄官歸田里時義從者俱畏方氏殘虐遂從公居青田山中乃著郁離子客或說公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畧據栝蒼併金華明越可

折簡而定方氏將浮海避公矣因盡江守之此句踐之策也
舍此不為欲悠悠安之乎公笑曰吾平生忿方谷珍張士誠
輩所為今用子計與彼何殊耶且天命將有歸子姑待之會
上下金華定括蒼公乃大置酒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
豈人力能之耶客聞之遂亡去公决計趨金陵衆疑未决母
夫人富氏曰自古衰亂之世不輔真主詎能獲萬全計哉衆
乃定或請以兵從公曰天下之事在吾與所輔者爾奚以衆
為乃悉以衆付其弟陛俾家人葉性朱佑等分掌之且曰善
守境土毋為方氏所得也勿憂我適總制官孫炎以
上命遣使來聘公遂由間道詣金陵陳時務一十八欵

上從之會陳氏入冦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
欲奔據之或欲决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公獨張目不言
上召公入内公奮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爾
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公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
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
王業者在此時也
上遂用公策乘東風發伏擊之斬獲凡若干萬
上以克敵之賞賞公公悉辭不受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
王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公大怒罵曰彼牧豎爾奉之何為
遂不拜適

上召公公遂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遂攻皖城自昏達旦不拔公以為
宜逕拔江州
上遂悉軍西上陳氏率其屬走湖廣江州平
上使都督馮勝將兵攻某城命公授方畧公書紙授之使夜
半出兵云至某所見某方有青雲起即伏兵須有黒雲起者是
賊伏也慎勿妄動日中後黒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此賊歸
也即銜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衆初莫肯信至夜半詣所
指地果有雲起如公言衆以為神莫敢違竟拔城擒賊而還
王漢一以饒信降

上命公撫之陳氏洪都守將胡廷美使其子約降請禁止若
干事
上初有難色公自後蹋所坐胡床
上意悟許之廷美遂以城降初公聞母富氏喪悲慟欲即歸
上以書慰留之期以成功公不得已遂從征伐至是辭歸
上遣禮官伴送累使弔祭
恩禮甚厚時苗軍反金華括蒼殺守將胡大海耿某孫炎等
衢州或謀翻城應之守將夏毅懼無所措會公至即迎入城
一夕定之公即發書金處屬縣諭以固守所部遂同邵平章
請軍克復處城擒苗帥賀某李某處州平公至家營葬事時

語所親以
上必當有天下之狀於是鄉里及隣附郡縣翕然心服方氏
雖據温台明三郡其士大夫皆仰公如景星慶雲其小民亦
未嘗不懷公之舊德也方氏素畏公名時遣人致書奉禮公
不敢受使人白于
上上因令公與通問公因宣
國家威德方氏遂納土入貢
上特使人以書訪軍國事公即條答悉合機宜某年月日公
赴京道經建德今嚴州也適張氏入寇時曹國公守建德欲
奮擊之公乃使勿擊曰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擊之此成

擒也比三日黎明公登城望之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
皆如故且聞嚴鼓聲疑莫敢輕動公趣使疾進兵至則皆空
壘擊鼓者乃所掠老弱耳遂窮追賊逬走至東陽悉擒之以
還公遂至京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衆以
為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公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
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
會陳氏復攻洪都
上遂伐陳氏因大戰于彭蠡湖勝負未決公密言于
上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皆從之陳氏遂平

上還京定計取張士誠因定中原拓土西北公密謀居多
上或時至公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其由以公
為太史令一日公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時
參軍胡深伐福建果敗沒他日公見
上上方欲刑人公曰何為
上語公以所夢公曰是衆字頭上有血以土傅之得土得衆
之象應在得夢時三日當有報至
上遂留所欲刑之人以待之三日後海寧以城降果如公言
捷至
上大喜悉以所留人俾公縱之某年月日熒惑守心羣臣皆

震懼公密奏
上宜罪己以回天意次日
上臨朝即以公語諭羣臣衆心始安後大旱
上命公諗滯獄凡平反出若干人天應時雨
上大喜公因奏請宜立法定制
上從之張士誠平後張昶欲亂政乃使人上書稱頌功德勸
上宜及時為娛樂
上以示公公曰是欲為趙高也
上頷之昶色動知公得其情也乃使齊頵等伺察公陰事
欲陷之未及發而昶先事受誅及司天臺災異嚴因為書言

之於
上其事多公平日客聞於
上玟
上使為之者翟嚴未之知也書奏
上切責翟嚴斷之遂治冀與盡得其與祀通謀狀
上適以事責丞相李善長憲使凌悅因彈之公為
上言李公舊勳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為之地耶汝之忠勳足以任此公叩
頭曰是如易柱必須得大木然後可若束小木為之將速顛
覆以天下之廣宜求大才勝彼者如臣駑鈍尤不可爾

上怒遂解洪武元年正月
上登大寶于南郊公密奏立軍衛法外人無知者拜御史臺
中丞適中丞章公溢奏定處州七縣稅糧比宋制畝悉加五
合
上特命青田縣糧止作五合起科餘准所擬且曰使劉伯溫
鄉里子孫世世為美談也或言有殺運三十年公慨然曰使
我任其責者稍除弊俗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
上幸鳳陽使公居守公志在澄清天下乃言於
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
乃命憲司糾察諸道彈劾無所避公案劾中書省都事李彬
侮法等事罪當死丞相李善長素愛彬乃請緩其事公不聽
遣官齎奏請行在
上從公議處彬死刑公承
旨即斬之由是與李公大忤比
上回京李公愬之公乃求退
上命歸鄉里公奏曰鳳陽雖帝鄉然非置都之地王保保雖
可取然未易輕也願
聖明留意焉遂辭歸後定西失利王保保竟走沙漠
上手詔叙公勳伐且召公赴京師同盟勳冊公至京師
上賚賜甚厚追贈公祖父爵皆永嘉郡公累欲進公爵公曰

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
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遂固辭不敢當
上知其至誠不强也
上欲相楊憲公與憲素厚以為不可
上怪之公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
為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如公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曰胡惟庸何如
公曰此小犢將僨轅而破犁矣
上曰吾之相無逾於先生公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太深
又不耐繁劇為之且孤

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頌
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三年七月授
弘文館學士十一月進封誠意伯四年正月賜歸老鄉里二
月至家遣長子璉捧表詣闕謝
恩某年某月復遣璉進賀平西蜀表頌
上仍以文答之八月
上使赴期以手書問天象事公悉條答其大意以為霜雪之
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書奏
上悉以付史館其書藁併已前奏請諸藁公皆焚之莫能得
其詳也初公言於

上甌栝間有隙地曰談洋及抵福建界曰三魁元末頑民負
販私鹽因挾方寇以致亂累年民受其害遺俗猶未革宜設
巡檢司守之
上從之及設司頑民以其地係私產且屬溫州界抗拒不服
適茗洋逃軍周廣三反溫處舊吏持府縣事匿不以聞公令
長子璉赴京奏其事逕詣　上前而不先白中書省時胡惟
庸為左丞掌省事因挾舊忿欲構陷公乃使刑部尚書吳雲
訹老吏訐公乃謀以公欲求談洋為墓地民弗與則建立司
之策以逐其家庶幾可動
上聽遂為成案以奏賴

上素知公置不問省部又欲逮公長子獄
上時已勑璉歸及奏
上曰既歸矣免之公入朝惟引咎自責而已先是楊憲敗後
汪廣洋為丞相未幾而貶廣東乃相惟庸公乃大慼嘗謂人
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遂憂憤
而舊疾愈增洪武八年正月胡丞相以醫來視疾飲其藥二
服有物積腹中如卷石公遂白于
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篤三月
上以公久不出遣使問之知其不能起也特
御製為文一通遣使馳驛送公還鄉里居家一月而薨公生

於至大辛亥六月十五日薨於洪武乙卯四月十六日享年
六十五歲公之子璉仲璟以是年六月某日葬公於其鄉夏
山之原禮也遺文郁離子十卷覆瓿集二十四卷寫情集四
卷長子璉又集所遺文藁五卷名曰犁眉公集娶富氏封永
嘉郡夫人繼室陳氏章氏子男二人長璉由考功監丞任江
西參政卒于官次仲璟皆陳氏出也女二人長適吳彪次適
沈安皆章氏出也孫男三人廌鹿貊孫女三人幼未適也公
未薨前數日乃以天文書授璉使伺服闋進且戒之曰勿令
後人習也復命次子仲璟曰胡惟庸必敗我欲奏遺表無益
也日後

上必思我待有問當路為我奏其畧以為修德省刑祈天永
命且為政寛猛如循環耳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
連絡幸
聖主留意公生平剛毅慷慨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義形
于色然與人交游開心見誠坦然無間阻至於義所不可無
少假借雖親之者以此而忌之者亦以此惟
上察其至誠任以心膂公亦以為不世之遇知無不言每遇
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外人莫能測其機要贊
上成大功
上嘗臨朝稱之公輙逡廵不敢當家居惟飲酒奕棋未嘗自

言其功每天象有大變則累日不樂凡公以天下蒼生休戚
為憂喜者即此可知矣
上天威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怵其中
上亦甚禮公常稱為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臣或
有過失得譴者公密為救解而免其人或知而詣公謝者則
拒不納其人不知亦未嘗為人言也其居鄉里守禮義尚節
儉多陰德不以富貴驕人公初與同郡葉公景淵胡公仲淵
章公三益金華宋公景濂同出處有通家之好至於居官任
政則各行其志俱以功名顯於世而公與宋公又以文章為
當代首稱云伯生忝在同郡預諸生列與公子璉仲璟相知
最深今公薨而璉沒仲璟與璉之子廌請錄公遺事因輯平
昔所聞大畧為行狀至於
皇上知人之明倚注之重公之遭遇感激以天下公議輔人
主者覩綸綍之文考成效之績可見矣其謀策帷幄有不能
盡詳者亦不敢强贅也

明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贈太師諡文成護軍

誠意伯劉公神道碑銘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前奉
勅叅賛機務南京兵部尚書四明張時徹撰
賜進士及第嘉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前太常卿管南京
國子監祭酒事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　太典總校官常
熟瞿景淳篆

文成劉公其先豐沛人也後徙鄜延名延慶者宋宣撫都統少保厥子光世以平方臘功為兵馬總管高宗南渡部兵以從累官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進太師楊國公因家臨安子堯仁過叢木而樂之遂徙其邑之竹洲四傳至集又卜居青田之武陽去縣治者百五十里世所稱南田福地也俗尚儉朴有唐風之遺焉遂世定厥居兢兢於仁義之訓五傳而至濠宋翰林掌書蓋慈惠好施每淫雨積雪登高而望里中有不舉火者即分廩賑之會宋亡乃荒遯自適時有林融者徵聚義旅興復宋室元討平之逮融至京世祖義而弗殺也融歸而至甌越之間地名牙陽四鄉者而復嘯其徒元乃馳驛使簿錄其脅從將盡戮之而鄉豪家因以仇怨相傾引蓋善良鮮有脫者使者返夜次武陽會天大雪與邸民百錢市酒而市者則至濠家具語之故濠即間行詣使者得所簿錄數

而深心惻焉時孫嬌侍年方十齡陰為策計濠則大喜輒盛供具以逆使者醉而寢之樓乃探篋啓牘錄其渠魁二百人已乃遂火其居焰灼于樓倉皇掖使者既而走詰旦大恚曰將何籍以復闕下殆誅死不赦矣濠辟之曰濠不幸災于吾室寔稽使者濠誠死罪意者簿錄有冤天欲生之乎使者事竟不復可至濠幸有密親於彼度往返者四日可以相報使者曰幸甚但半之亦可矣已而以前所錄二百人者授之得命誅死諸所全活無筭濠即文成公之王大父也祖孫同心破家以活萬命篤生文成為一代元勳子孫千百世食其報豈倖然哉濠生庭槐博洽墳籍為太學上舍槐生瀹通經術元遂昌教諭是為公祖公父後皆以公貴封永嘉郡公祖母梁氏母富氏皆封永嘉郡夫人公諱基字伯溫神知迥絕讀書能七行俱下年十四入郡庠師受春秋未嘗執經誦讀而默識無遺辯決疑義出人意表為文輒有奇氣諸家百氏過目即洞其旨嘗遊燕京閒閱書肆天文書翊日背誦如流其人大驚欲以書授公公曰此已在吾胸中矣時從鄭復初先生遊講濂洛之學先生大器異之語公父曰吾將以天道不報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門矣揭文安公曼碩見公輒曰此魏徵之流而英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西蜀趙天澤亦以為諸葛孔明之儔蓋雖未試於用亦已穎露囊中矣甫弱冠舉元

進士授江西高安縣丞以廉節著名發姦擿伏不避強禦為政嚴而有惠小民咸懷之而豪右數欲陷焉時上下信其廉平卒莫能害也新昌州有殺人者獄公覆案得實初檢官以不實當罪乃其家欲甘心於公江西行省大臣辟公為掾史得解之已而與幕官議事不合遂投劾去後為江浙儒學副提舉行省考試官頃之建言監察御史失職事為憲臺所沮則又投劾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時同遊者魯道原宇文公諒輩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公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元方全盛諸同遊大駭以為狂也而悉去之公益呼

酒放歌極醉而罷方國珍及海上省憲復舉公為浙東元帥府都事公即建議城慶元等路賊不敢犯及左丞帖里帖木耳招諭方寇復辟公行省都事公議方氏首亂罪不可赦宜捕誅其兄弟而招安諸脅從者方氏大懼行重賂求解而公峻卻之執前議請于朝方氏乃走賂闕下而省院臺皆貪其為降詔招安授國珍官駁公議以為傷朝廷好生之仁且擅作威福則罷左丞羣而羈管公于紹興自是方氏遂橫莫可制山寇皆從亂如歸公在紹興則放浪山水以詩文自娛於當塗蓋筏如也乃行省復以都事起公招安山寇使自募義兵賊拒命不服者輒僇誅之畧定其地已復以為行樞密院

經歷與行院判石末宜孫守處州安集之後受行省郎中時經畧使李谷鳳奏守臣功績而執政者皆右方氏遂抑公功但由儒學副提舉格授處州路總管府判諸將莫不解體公拜勑曰臣不敢負國今無所宜力矣遂棄官歸時義從者俱畏方氏殘虐從公居青田山中乃著郁離子客或說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畧據栝蒼併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方氏將浮海避公矣因畫江守之此勾踐之業也公笑曰吾平生忿方國珍張士誠輩徒狗鼠耳而柰何効之且天命有歸吾姑待焉會

高皇帝下金華定栝蒼公指乾象謂客曰此非向所云天命

者乎客遂亡去公决計趍金陵悉以眾付其弟陞併家人參掌之曰善守境土毋為方氏得也適總制孫炎以 上命來聘公遂由間道詣焉陳時務一十八策 上悉從之會陳氏入寇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宜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公獨張目不言 上召公入内討之公奮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耳 上曰計將安出公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舉也

上遂用公策斬獲凡若干萬已而頒賞則力辭不受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禮公大怒詬曰彼牧豎

爾奉之何為遂不拜已而見
上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遂定征伐之計兵攻皖城自昏達旦不拔公請亘
舍堅城而還拔江州遂平江州
上嘗使都督馮勝攻敵城命公授方畧以雲物為驗及克敵
一如言陳氏洪都守將胡均美使子約降請禁止若干事
上初有難色公自後蹋所坐胡床　上意悟許之均美遂以
城降時苗軍叛金華枯蒼殺守將胡大海等衢州亦謀翻城
應之守將夏毅計無所出適公以憂歸道其地入城一夕而
定公即遺書金處舊邑諭以固守所部遂同郡平章諸軍克

復處城苗帥就禽公時語所親　上必有天下衆心翕然方
氏勢日沮丧數遣人奉款于公不納而白于
上　上因令公與之通問公乃宣國家威德而方氏遂納土
入貢矣　上時使人以書訪軍國事公條答悉合機宜會公
赴京經建德適張氏入寇守將曹國公欲奮擊之公止之曰
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擊之此成禽耳已而果然時陳友
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衆謂蘇湖富饒宜先取之公曰仕
誠自守虜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滅陳氏既滅取
張氏如探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　上遂伐陳氏大戰
彭蠡湖公密啓移軍湖口以避難星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從之遂殲友諒次取張仕誠次定中原蕩群雄逐胡狄再
造區夏凡皆公之密謀也　上時至公所屏人而語率至移
時雖至親密莫知其端公為太史令一日見日中有黑子奏
曰東南當失一大將時叅軍胡深伐福建果敗沒又見熒惑
守心群臣皆震懼公密奏謂宜罪已以回天意次日　上以
公語諭群臣衆心始安後大旱　上命公讞滯獄凡平反若
干人雨即隨澍公因奏請立法定制以止濫殺
上方欲刑人公請其故　上語公以所夢云云公曰是衆字
頭上有血以土傅之得土得衆之象計得夢後三日當有報
至　上遂停刑以待如期報海寧果以城降　上大喜悉以

欲刑之人俾公縱之張仕誠平後有張昶者欲亂政上書稱
頌功德勸上宜及時為樂　上以示公公曰是欲為趙高也
上頷之昶以為發其奸也而慫之使齊璺嚴等詞公陰事欲
陷焉未及發而昶先事受誅會司天臺災璺嚴上書言事欲
以中公而　上洞其奸切責璺嚴斬之窮治黨與盡得其與
昶通謀狀　上不慊於丞相李善長而意使憲臣因彈之公
為營救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為之地耶汝之忠勤足以
任此矣公首觸地曰是如易柱須得大木若束小木為之將
速顛覆如臣駑鈍尤非所堪　上怒乃解洪武改元　上登
大寶拜公御史中丞時定處州七縣稅額計臣請比宋制畝

加五合　上特命青田縣粮畝止五合曰使劉伯溫鄉里子
孫世世為美談也　上幸鳳陽使公居守公志在澄清天下
上言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
乃命憲司糾劾無所避公因案中書省都事李彬不法事罪
當死而李善長素善彬請緩其事公竟奏誅彬由是與善長
大忤力請歸鄉里臨行奏鳳陽雖帝鄉非建都之地王保保
雖可取然未易輕舉也已而定西失利王保保竟走沙漠
上益思公言手詔叙公勳伐召赴京師同盟勳册公至賜賚
甚厚贈公祖公父爵皆永嘉郡公累欲晉公爵而公固辭不
拜　上知其至誠不強也時　上謀所相首楊憲次汪廣洋
次胡惟庸公皆謂不可

上乃曰是無逾先生矣公曰臣豈不自知況臣疾惡太深又
不耐繁劇為之祇孤大恩耳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
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三年七月授弘文館學士
十一月進封誠意伯四年正月賜歸老于鄉八月
上手書尅期問天象事公條具以奏大意謂霜雪之後必有
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
上嘉納之以付史館公所奏記諸如此類率焚其草人莫稽
其詳也初甌括間有隙地曰談洋界于福建之三魁元末頑
民嘯聚私鹽因挾方寇為亂久之不靖公言于　上設巡檢

司控之而頑民猶復逆命適茗洋逃軍周廣三反吏匿不以
聞公令長子璉赴京奏之不先白中書省而逕詣　上前時
胡惟庸主省事怒其不白也而重以舊怨甚刑部尚書吳雲
沐老吏訐公謂談洋為墓地而弗得也而建議立司以播
逐居民激之為變　上素知公置不問又請逮璉置獄復不
許于時非得　上遲眷公且族矣比公入朝惟引咎自責先
是楊憲敗而相汪廣洋未幾貶廣東乃相惟庸公大戚曰使
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遂憂憤增疾
蓋八年正月云惟庸以醫來飲其藥至再有物積腹中彭彭
如拳石公遂白　上而疾遂益篤三月　上知公且不起御

製文遣使馳驛送之歸歸一月而薨公生至大辛亥六月十
五日薨於洪武乙卯四月十六日享年六十有五以是年六
月葬於夏山之原所著有郁離子十卷覆瓿集二十四卷寫
情集四卷犁眉公集五卷皆傳於代公初與同郡葉景淵胡
仲淵章三益金華宋景濂以德執相慕尚至居官任政則各
行其志俱以功名顯於世而公與宋公又以文章為當代稱
首云公生平剛毅慷慨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義形於色
與人交洞見肝腑至義所不直無少假借雖親之者以此而
忌之者亦以此惟　上察其至誠任以心膂公以為不世之
遇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傳者莫能測也

累贊大功 上嘗臨朝稱之公輙逡巡遜謝家居惟飲酒奕棋未嘗一齒前事每天象有變則累日不懌蓋志念深矣上天威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害自休 上亦甚禮之常稱為老先生而不名時曰吾子房也又曰居則每匡治道動則仰觀乾象以至讞獄審刑罰之中議禮新國朝之制運籌決勝功寔茂焉又曰每於閒暇之時數以孔子之言道予是以頗知古意此其知遇之隆世寧有儷哉廷臣以過被譴公密為救解其人知而謝之輙拒不納其人不知卒亦未嘗言也公之將薨也以天書授璉使服闋奏進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復命仲璟曰胡惟庸在位欲奉遺表無益也歿後

上必思我倘有問以遺既密奏之其畧以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為政寬猛如循環耳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連絡惟

聖明留意 上益念之公初娶富氏封永嘉郡夫人繼陳氏賜章氏陳生子男二長璉由考功監丞任江西叅政卒于官次仲璟授閤門使

賜除奸敵佞鉄簡侍 朝尋陞谷府左長史提督 肅遂屬寧代谷六王府軍務 成祖時死事別有傳公以中毒死

上深閔其冤乃命長孫廌世襲伯爵給之金書鉄券後 文

皇帝北征沙漠定鼎燕都而廌子幼弱不能赴 闕遂停祿爵至景泰間七世孫劉祿始授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弘治間九世孫劉瑜授處州衛世襲指揮使立祠本郡蓋數用言者所請云至嘉靖間後納郎中李瑜下禮兵二部議大畧曰基當草昧之初首識 真主金陵謁帝動中機宜觀其陳天命之有在斥偽主為不足事舍安慶而徑拔九江欵仕誠而急攻友諒江南大勢已定于此其後屢從征伐觀天察象設策運籌知無不言言無不驗仰副順天應人之舉翊成用夏變夷之功我

高皇帝延攬英俊創造丕圖雖一時佐命之臣並轂宣異而贊畫帷幄之奇謀恢復中原之大計往往為之基故在軍有

子房之稱剖符發孔明之諭功臣廟應既圖其跡青田邑祖復祿其科推基之功於 國家豈有量哉蓋思創造之難則當隆佐命之恩脩社稷之功則當篤延世之賞况翊運開基勳業炳烈如基者哉奏上報允遂進公配享於 太廟乃復瑜伯爵世世承襲焉公臨終戒子孫毋仕且不利九世方興至今若合左券云微鄉里後進伏讀功臣翊運諸録而景公之勳烈讀郁離子諸集而慕公之文章夜旦皇皇恒思執鞭而不可得兹其孫世延蒿屬操尚絕其祖武恐芳懿之不彰也而繆以隧道之碑見屬卽不文庸何敢辭銘曰於惟堂書樂善好施雨雪分餉閭閈稱感無辜被録百千其徙何以拯

之妄火其居我也無樓人剛稱誅萬生孫子為時鉅儀武緝
韜鈐文富詩書璣衡洞燭囊括寰區元失其馭四國卒瘏如
羿斯沸莫余匪旅逦有　真主應天受符闡闢草昧畀龍以
飛運籌帷幄以張以弛天牖其衷人罔攸窺群雄竊據次第
芟除大命既集戎胡卒遁
帝曰汝功汝侯汝公公曰天眷微臣曷庸功成身退從遊赤
松　帝寵其直人嫉其忠奄殞非命實恫　帝衷冊書錫封
賁延不窮厥惟胤子忠孝彌宗均輸大節益闡丕風嗣侯式
徵謂天曾膂爰有封爵頻領九重　哲后攷德宗工記功廼
集廷議報稱宜隆侑享　太廟俎豆春容君臣一體祀典攸

同於萬斯載嗣續公封百爾主堂眷賡厥遠公文日星公烈
華嵩既載旂常亦銘昭鍾孰是不師孰是不共死也梓里奕
世其風𨕖于小子夙夜欽崇不腆者詞曷賁玄宮燕花貞珉
光昭罔終
皇明隆慶元年歲次丁卯春二月望日

重編大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目録

第一卷

誠意伯像贊行狀
卷之一
御書七篇
御製慰書
御名書　又帖
又御名書　御寶詔書
皇帝手書　御製平西蜀文
誥詔六道　附　欽降祭文禮部會議制誥五道

御史中丞誥　弘文舘學士誥
誠意伯誥　御賜歸老青田詔書
襲封誠意伯誥券　贈諡太師文成誥
頌表六道　附謝　恩表　長史傳
瑞麥頌　祀方丘頌
平西蜀頌　甘露頌
謝　恩表　閤門使劉仲璟遇恩錄

第二卷

郁離子十八篇
千里馬　魯般

玄豹　靈丘丈人
瞽瞶　枸櫞
睽離　天地之盜
省敵　虞孚
天道　牧豭
公孫無人　蛇蝎
神仙　麋虎
羹藿　九難

第三卷

序四十一篇

送高生序　雙清詩序
郭子明詩集序　送別燈和尚還鄉序并詩
贈奕棋相子先序　海寧州賈希賢義塾詩序
沙班子中興義塾詩序
送月忽難明德江浙府總管去官序
章秀才觀海集序
送海寧張知州滿任去官序
槐陰讀書圖序　送海寧尹知州之官序
送柯上人遠遊詩序　竹川上人集韻序
全嬰堂序　鄭士亨東遊集序
照玄上人詩集序　送熊文彥歸江西序
悅茂堂詩序　送張山長序
牡丹會詩序
送道士張玄中歸桐柏觀詩序并詩
贈醫學錄江仲謙序　贈徐仲遠序
王原章詩集序　送余希賢歸江東序
送章三益之龍泉序　贈陳伯光詩序并詩
季山甫文集序　項伯高詩序
呂周臣詩集　送宋仲珩還金華序并詩
送黃叔暘歸金華序并詩　蘇平仲文集序

送譙敎授序　送錢士能之建昌序
送順師住持瑞巖寺序　喜雨詩序
唱和集序　覆棋經解序
宋景濂學士文集序

記三十四篇

季氏湖山義塾記　尚友齋記
友梅軒記　海寧應氏先塋記
杭州寶慶和尚福嚴寺記　飲泉亭記
遊雲門記　出越城至平水記
活水源記

自靈峰適深居過普濟寺淸遠樓記
發普濟過明覺寺至深居記
深居精舍記　松風閣記前後
橫碧樓記　孝友堂記
白雲山舍記　怡怡山堂記
棣萼軒記　魚樂軒記
養志齋記　裕軒記
尚節亭記
前江淮都轉運鹽使宋公政績記
壽萱堂記　諸暨州重修州學記

紹興崇福寺記　賈性之市隱齋記
浙東處州分府元帥石末公德政記
浙東肅政廉訪司處州分司題名記
苦齋記　淸齋記
少微山有巖神仙宅記　大勇齋記
獨兮先生傳
第四卷
跋九篇
書蘇伯脩御史斷獄記後
書劉禹疇行孝傳後　書善最堂卷後

題醫者王養蒙詩卷後　書爲善堂卷後
書紹興府達魯花赤九十子陽德政詩後
題劉商觀奕圖
書申屠子迪毀杭木廟曹操像文後
題王右軍蘭亭帖
說七篇
天說上下　雷說上下
醫說贈馬復初　獅子圖說
菜窩說并序
問答語四篇

賣柑者言　樵漁子對
答鄭子享問撻　愁鬼言
解四章
拙逸解　雜解附辨三章
文二篇
送窮文　諭甌括父老文
銘頌箴贊十七篇
尊聞堂銘　敬齋銘并序
奎上人耘杖銘　朱伯言硯銘
紹興能仁寺鐘銘并序　醒齋銘并序

王兎泉銘并序　王原實裕齋銘
梅頌并序　順齋箴爲夏仲玠作
守口如瓶箴　敬齋箴并序
官箴三篇　靈峰寺植木贊
畫龍贊
碑銘二篇
比頻將軍廟碑
嘉興路重脩陸宣公書院碑銘
墓誌銘九篇
劉顯仁墓誌銘　海寧應和卿墓誌銘

紫虚觀道士吳梅澗墓誌銘
處州路教授吳府君夫人梁氏墓誌銘
吳孟思墓誌銘　王子明墓誌銘
陳處士墓誌銘　陳恩戶墓誌銘
處州分元帥府同知副都元帥石末公德政碑頌
連珠六十八首
擬連珠六十八首
第五卷
賦八篇
述志賦　弔諸葛武侯賦
弔祖豫州賦　弔岳將軍賦
弔泰不華元帥賦　伐寄生賦并序
通天臺賦并序　龍虎臺賦并序
騷十五篇
九嘆九首　秋日慘淡
思歸引　松筠軒歌
漁父歌　麥舟圖歌
山陰王景回交樵齋辭
柳橋漁唱二首爲黃中立作
獲麟操　在陳操

白雲歌爲良上人作　秋山圖歌
梁孝子廬墓詞并序
送龍門子入仙華山辭并序
王彥中哀辭
古樂府一百七十九篇
艾如張　芳樹
上陵　將進酒
上之回　朱鷺
巫山高　戰城南
君馬黃　思悲翁

聖人出　釣竿
思美人　關山月
楚妃歎　上清詞三首
漢宮曲　江上曲八首
寒夜謠二首　夜夜曲
秋夜曲　長歌續短歌
牆頭花　望行人
長松梢　折楊柳
王子喬　走馬引
結交行　梁甫吟
春日行　牆上難為趨行
少年行　獨漉篇
懊儂歌　王昭君
塘上行　君子有所思
上山采蘼蕪　雙桐生空井
美女篇　玉階怨
秋思　長門怨
宛轉歌　長相思
雉子班　朗月行
大牆上蒿行　雞鳴曲

邯鄲才人嫁為廝養卒婦　出塞
入塞　孤兒行
病婦行　淮南王
蜀國絃　昔昔鹽
東飛伯勞歌　雙燕離
烏棲曲　三洲曲
武陵深行　遠如期
大堤曲　明月子
短歌行　長安道
隴頭水　秋宵吟
車遙遙　陽春歌
鴻鴈行　獨不見
梅花落　折楊柳
秋夜月　冢下何纍纍行
白紵詞二首　蛺蝶行
鈞天樂　周小史
結襪子　拔蒲三首
從軍五更轉　前有尊酒行
公無渡河　隔谷歌
步虛詞五首　氣出唱

班婕妤　神絃曲
短歌行　長歌行
燕歌行　江南弄七首
步出夏門行　丹霞蔽日行
烏生八九子　猛虎行
行路難二首　野田黃雀行
何當行　射虎詞
苦哉行　起夜來
長相思　無愁果有愁曲
妾安所居　放歌行
鴈門太守行　豔歌行
門有車馬客行　煌煌京洛行
升天行　長安有狹邪行
飛龍引　春思
靜夜思　華山畿
冬暖行　節婦吟
登高丘而望遠海　江上曲
北風行　銅爵臺
薤露歌　沐浴子
秋閨曲　蓮塘曲

萬里曲三首　促織詞
銜泥燕　秋思二首
寒夜曲　古鏡詞并序
瑯琊王歌四首　長相思四首
殘絲曲　拜新月
自君之出矣　美人燒香詞
築城詞　畦桑詞
買馬詞　神祠曲
雨雪曲　苦寒行
遠客歎雨　久別離
苦熱行二首　梁甫吟送鄧希道入京
望遠行俟後舟不至作　女兒剪髮詞為徐勢之作
巴陵女子行　秦女休行
蠻中歌二首　鬬詞六首
烏啼曲　五雜組
春江曲
公子行　仙人詞三首
黃鵠曲　吳歌五首
采蓮歌六首　竹枝歌十二首
江南曲七首　前溪曲

長門怨　山鷓鴣六首
浣紗女二首　雙帶子四首
雞鳴曲二首　塞姑三首
春曲二首　楊柳枝詞九首
宮怨二首　女兒子
歌行五十四篇
送陳庭學之成都衛照磨任
爲王輔卿郎中題雪灘寒鴈圖
漁樵問答　題王元章梅花圖
琴歌贈劉元明　二鬼

寄江西黃伯善兄弟　題安仁余氏留餘堂
送胡季瑊平江監倉　弋陽方氏壽康堂
爲杭州鄭善止題蓬萊山圖
壽山福海圖歌　送人分題得鶴山
寄宋景濂四首　題謝臯羽傳後
松陽周處士冰壺歌　寶林同講師渦馬圖歌
青蘿山房歌寄宋景濂　題仲山和尚群魚圖
爲本大師題唐臨晉帖　題老翁騎牛圖
題也先進德祖母徐氏節義傳後
題金谷園圖　初夏即景

畫竹歌爲道士詹明德賦　題蘭花圖
送葛元哲歸江西　題釋驂圖
題錢舜舉馬圖　題王元章梅花圖
題縣崖蘭花圖　題雪汀圖
爲董楚芳題山水圖
寄陶中立郭秉心敘舊言懷
和吳以時秋夜長篇　潛溪圖歌爲宋景濂賦
題陸放翁賣花叟詩後　題柯敬仲墨竹花石
爲包與直題太一真人圖　爲戴起之題孩鳥圖
題界畫金山圖　題界畫臥龍山樓閣圖

陳彥德以畫見贈歌以酬之
長平戈頭歌　涇縣東宋二編修長歌
爲張生題趙仲穆畫馬
爲詹同文題浙江月夜觀潮圖
戲爲雪雞篇寄詹同文　題米元暉瀟湘圖
題趙學士色竹圖
送黃歲林生伯雲還鄉覲省
送姚伯淵之清溪河泊所任
雙鯉堂歌爲唐侍儀賦　爲冷起敬賦泉石歌
第六卷

四言古詩二十二首

有泉在山一首　東園之柳一首
維澤有蒲一首　鷄鳴一首贈宗文姪
送季德大之文登稅務官任
有栢一章爲吳太常作
黄華一首送葉師仁省兄還括蒼
春夜一首　青陽一首
春日一首送吳浩叔大之饒州府通判任
條風一首　題蘭雀圖
秋懷八首　山有喬木一首贈王子章

有爲一首贈袁尚志　擢彼喬松一首

五言古詩三百三十七首

感懷三十一首　詠史二十一首
遊仙九首　感寓六首
招隱五首　雜詩四十一首
感懷
自都回至通州寄普達世理原理二首
晚至草平驛
送僧家奴叅政赴河東宣慰使
發安谿至青田戎事急不得留有感
天壽節同諸寓臣拜于寶林教寺登槃翠軒分韻
題蘭花圖　正月一日公宴分韻得思字
種懷香　北上感懷
送普顏子壽赴廣西廉幕　過東昌有感
南陵崔氏思梅詩　晨詣祥符寺
送鄭希道行省掾滿之泉州錄事
寄題俟世本東溪漁唱亭　發安仁驛
發龍游　早行衢州道中
鉛山龍泉　初食檳榔
望武夷山作　發白沙至水口

早發建寧至興田驛　題武夷圖
孔子充相送至鵝湖　自衢州至蘭溪
九日舟行至桐廬
從軍詩五首送高則誠南征
絞谿詩　題林以仁平反詩卷
送俟世南叅政分題得虎林
題山水小畫　送田生歸鄉
題李伯時畫淵明歸來圖
題朱孟章廣學士送別圖後
題老翁騎馬圖　明齋詩爲湖廣陳進士賦

寄題江東闌逸監司瑞芳亭
題揭伯洪山居圖　會稽張氏春暉堂
張子英開止齋三首　耕雲詩三首為褚無傲作
壬辰歲八月自台州之永嘉度苦嶺
夢草堂遣懷　在永嘉作
蝸室詩為台州棲霞觀道士作
癸巳正月在杭州作　登卧龍山寫懷二十八韻
立夏日有感　贈柯逢卿一首并序
贈周宗道六十四韻　遣懷
三月八日偕徐成中諸君遊南鎮得象字

送馬生遊京師
別峯和尚方丈題唐子華山陰圖
送孔世川赴江西儒學題舉
為竺西和尚題谿山茅屋圖
春谷詩為竺西和尚賦
四月二十二日郊外遊得水字
題枯木圖
五月三日會王氏南樓得激字
題西旅獻獒圖　題錢舜舉折枝山茶
遣興六首

久雨壞牆圍蔬盡壓悵然成詩
題鮮于伯機書杜工部詩後
次韻和脫因宗道感興三首
題春江送別圖　琴清堂詩
田家　渡江遣懷
題山水圖　若耶溪答郭深居精舍
大熱遣懷
六月十八日自天章入城作
與同方舟上人登師子巖作
七月四日自深谷之靈峰作

清脩院良上人浸月軒　普濟寺用孫行巳上人韻
題陸放翁晚興詩後　題商學士寒林圖
題雜畫卷子
題宋子章效米元暉山水圖
為賈性之賦松石　有客來款我
題趙文敏公畫松　題三香圖
感時述事十首　丙申二月別紹興諸公
雨中雜詩四首　次胡元望郊行詩韻
秋夜感懷柬石末公申之
次韻和石末公用元望韻遣興見寄

以野狸餉石末公因侑以詩
和石末公種棘用胡元望韻
得令字
正月廿三日得台州黄元徵書有感三首
次韻和石末公春雨見寄
次韻和石末公春日感懷
元帥石末公從令紫虚周道士歸覲就養
偶興　　雜感
黄慎之自閩見訪夜坐對酌悵然有感
鄭同夫餞別圖詩

旅興五十首　　感春六首
遠游篇
秋夜聽冷協律彈琴分韻得夜字
雜詩七首　　旅夜四首
遣興
送葉景龍之通州同知任分韻得熟字
送張孟兼之山西按察司僉事任
送胡生之定遠教諭任　　送駱起原之新城知縣任
連江陳子晟師古齋詩二首
題李太白觀瀑圖　　劉宗文菜窩遣興

新春　　送醫戴原禮歸金華
愁詩　　秋懷八首
七言古詩四十一首
爲祝彥中題山水圖　　徐賁深華山圖
宋康胡元鼎白雲樓　　贈醫士黄元之
中峰禾先和尚醉墨圖　　夜聽張道士彈琴
辛卯仲冬雨中作二首　　悲杭城
夏夜台州城中作　　老病歎
題松下道士彈琴圖　　餞王前瑞篇
次韻和石末公七月十五夜月蝕詩

再用前韻　　聽蛙
贈道士蔣玉壺長歌　　古歌三首
道士周玄初鶴林行
送李叔允脩撰致仕歸鈞州
松葉酒歌寄樂安宅　　枯樹圖
正月十五日夜梨花大開作
爲韓克銘題畫石畢聯句圖
寄贈懷渭上人　　金碧山水圖
雪晴偶興因以成篇　　題群龍圖
爲丘彥良題牧谿和尚千鴈圖

雨中寄用章上人　玉澗和尚西湖圖
顧周道山水圖　題富好禮所畜村樂圖
題湘湖圖　爲僧初明和尚題山水圖
題趙學士松圖　題李陵見蘇武圖
雪鶴篇贈唐同文　贈杜安道

第七卷

五言律詩四十六首
旱天多雨意五首呈石末公
次韻和石末公旱天多雨意五首
憂懷　感嘆

題鑑湖送別圖
次韻和王文明雨中雜興四首
題太公釣渭圖　猪句嶺
淳安舟中遇雨遣悶
丙戌歲將赴京師途中送徐明德歸鎮江
過南望時守閘不得行　發昱州
泛海詠霧　紫氣
遣興二首　四月十二日發揚州
濟州太白樓
送僧家奴參政赴河東宣慰使二首
送人赴德清稅　題釣雪圖
將曉　不寐
秋感一首　秋興
晚思　望孤山作
青絲馬　十二月一日
古戍　客路
送熊文彥二首　附五言長律一首
七言律詩二百四十二首
寄題杲元觀綠筠軒　送李子庚之金陵
欣懷亭二首爲脫因宗道賦

送趙元寮之奉化州學正　次韻追和晉上人
題王起宗御史江山烟靄圖
二月二日登樓作　感興
發嵊縣至上虞道中作　次韻和謙上人秋興二首
聞高郵納款漫成口號　春興
再用韻答嚴衍二上人　六用韻答嚴上人
次韻和孟伯真感興詩
妙成觀用何逸林通判韻
得胡仲淵書歡喜成詩奉呈石末公兼簡三益軍諮
次韻和石末公秋日感懷見寄二首

重陽日使者持詔用韻柬石末公
夜坐有懷呈石末公
次韻答石末公傷用三首之作
石末公家人自台州來以詩問之
次韻歲杪
次韻和石末公歲除送窮之作
次韻和石末公春晴詩　次韻石末公題桃源卷
再次韻時閏九月九日菊　再用前韻頌菊
次韻和石末公聞有詔使不至
和石末公冬暖　望江亭

發紹興至蕭山　宿蜷蠋菴後上人房
二月七日夜泊許村遇雨　嘉興寄王昌言學正
感懷二首　寄臺郎張質夫
水西寺東樓晚起聞鶯　茶園別朱伯言郭公葵
二月二十三日自黄岡還杭途中作
晚泊海寧州舟中作　憂懷
春興七首　雨中遣懷
送岳季堅入討辯山　爲賈性之題山水圖
題雪竹圖　題修竹圖
題畫蒲萄卷子　蕭山山行

蕭山任氏山堂
以紈扇贈奎上人并寄以詩
靈峰寺棲雲樓　題瑞上人山水圖
普濟寺遣懷　崇福寺僧上人看山樓
宗上人溪山亭
題山水圖爲貫林衍上人作　題水墨蓮花百蟲
次韻和新羅巖上人秋日見寄二首
重用韻答巖上人　再用韻答巖衍二上人
復用韻答巖上人　仍用韻酬衍上人
又用前韻　題寒林圖

題訪隱圖　宿賈性之市隱
題陸放翁湖上詩後　次韻和王伯貞感興四首
次韻張德平見寄　題承天觀
感興三首　可歎
柯橋靈秘寺聊景貽基上人
次韻和石末元帥見贈二首
雨中寄季山甫二首
五月二十九日喜雨奉賀石末元帥
用前喜雨韻寄呈石末元帥
題紫虛觀用周伯温韻　題紫虛道士晚翠樓

葉叔安南溪草堂即事
妙成觀北亭用何逸林韻
以梨餉石末公侑之以詩
遣悶柬石末公
次韻和石末公中秋不見月詩
次韻和石末公七夕詩　再和倒用前韻
病足戲呈石末公　遣悶呈石末公
庭前萱草至秋復開感而作詩柬石末公
次韻和石末公閔雨詩　再用韻
妙成觀道士劉雲心輓詩

次韻和石末公聞海上使命之作因念西州愴然
有感二首
驛傳杭台消息石末公有詩見寄次韻奉和并寓
悲感二首
再次韻二首　次韻和石末公感興見寄
次韻和石末公無題之作　次韻和石末公九日見寄
陳太初充兵應點作詩戲之
次韻和石末公開讀有感　秋夕有感柬石末公
次韻和石末公自訟之作　立冬日作
丙申歲十月還鄉作七首　冬至日泊舟戈溪

次韻和石末公紅樹詩　次韻和石末公元夜之作
石末公再賦元夕見寄用韻酬之
丁酉七月十四夜望月仍蝕且既司天報不至因
感作寄石末公
題烟波泛舟圖
爲王彥和賦槐堂　社日偶成奉呈石末公
次韻和林彥文劉山驛作詩
次韻和余嘉賓御史見寄
次韻和石末公月蝕見寄
即事有感呈石末公　次韻和石末公感懷之作

聞盜過界首季君山甫亦蒙訪及以詩唁之
次韻和石末公中秋翫月　次韻和十六夜月
再次韻　次韻和劉宗保秋懷二首
次韻和石末公九日無寄詩
野行偶見紅樹悵然有感呈石末公
次韻和石末公紅樹詩
次韻和石末公悲紅樹二首
詔書到日喜雨呈石末公　感事呈石末公
贈西岩道元和尚　題王伯衡縣尹棠陰圖
次韻和石末公漫興見寄二首

聞鳩鳴有感呈石末公
戲和石末公催太初畫山水之作
和石末公冬煖　雨中呈石末公
和石末公見示盲字韻　次李子庚韻
早春遣懷　雨中遣悶
聞猿有感　漫成
感興　夜坐
蔣山寺十月桃花　寒夜
漫成　題秋江獨釣圖
題墨竹
雪中有懷章三益葉景淵
白髮　秋感代哭
冬至　黃州圓湖董氏鏡心樓
寄黃仲美　春城
舟中
至婺州聞官軍自温處之江東所過皆空遂從間
道還鄉
遣興　搖落
秋夕　感興七首
越山亭晚望　謁夏王廟有感

寒夜有懷用紫巖先生韻成口號奉寄
冬煖　漫成
夏日雜興七首　夏日訪王友文留飲贈詩
題江村風雨圖　次韻和岳季堅見寄
次韻和天童良上人見寄
靈峰寺松風閣　次韻商則誠雨中三首
次韻和謙上人秋興七首
法華山弘上人　自天衣還城贈伯言
為黃元徵題畫松　秋感一首
悼廢園殘菊　侍宴鍾山應制
題李息齋墨竹　雲門寺作
次韻和朱伯言自雲門之天衣途中作
送陳子晟省親歸連江　送黃生淮祀福建
即事　遣興
乙卯歲首早朝　元夜
附七言長律二首

第八卷

五言絕句十七首
題梅屏二絕　題小畫
春晚　遣興

歲晏　途中見雲鴈
漫成九首　題墨竹
附六言絶句三首
七言絶句二百四十六首
題畫梅　讀史有感
分贓臺　漫成
春雨三絶句　秋興二首
題梧桐折枝翎毛圖　題竹根小禽圖
題畫猫　過閩關
題竹木石圖二首　題壁二首
題枯木圖　題陳太初畫扇
詠史　遣興
題明皇幸蜀圖　題柯敬仲墨竹
移梅亭　題趙仲穆畫屛圖
題畫山水
題石末元帥扇上有陳太初畫松
題渭橋圖　皆春亭
題小景　題梅花小禽圖
題湖山烟雨圖
次韻和王文明絶句漫興十八首

題美人書紅葉圖　送鮑生之閩中
題米氏小景二首　題安石蒲葵圖
題洛江獨釣圖　題二喬圖
題小畫　惆悵二首
次韻和石末公見寄五絶
過蘇州九首　題畫菜戯呈石末公
漢世祖　凉夜
五月十九日大雨　次韻和石末公二絶
白塔寺　題風中水仙花圖
送醫士賈思誠還浙東二首
絶句漫興七首　憶昔二首
吁嗟　磨石岡作
夜坐二首　送別
無寐　棲烏
羲和　紈扇
漫成二首　詠史
有感七首
送金華何生還鄉覲省五首
春日雜興八首　題陳太初畫扇二絶
七月七日　夜泊桐江驛

即景二首　御柳二首
苕溪皇甫秀才幽居二首
遣興　梅花七絕句
雪中三首　雪後遣興
絕句二首立春夜聞蛙鳴作
絕句九首　半山寺二首
絕句漫興十一首　漫成三首
不雨遣悶二首　雨餘
無題絕句二首　春晝
悅興　睡起
喜雨寄夏允中五絕　無題
將曉　江行雜詩九首
鍾山作十二首　有感
題畫魚二首　無題三首
題墨菊　題沙溪驛
過閩關九首　題畫紅梅
題扇面牡丹花　題扇面荷花
秋日即事十五首　題木墨海棠鸂鶒
詩餘二百三十三首
河傳　滿庭芳

玲瓏四犯　江神子
浪淘沙二首　淡黃柳
調笑令四首　菩薩蠻
漁家傲　小重山
虞美人　喜遷鶯
水龍吟二闋　浣溪沙
長相思　踏莎行
江神子　青杏兒
摸魚兒　虞美人
沁園春　惜分飛
沁園春　憶秦娥
驀山溪　憶秦娥
念奴嬌　八聲甘州
倦尋芳慢　渡江雲
阮郎歸　蘇幕遮
八六子　攤破浣溪沙
江神子　燭影搖紅
生查子　長相思
驀山溪　滿江紅
阮郎歸　怨王孫

鷓鴣天　醉花陰
滿庭芳　醉花陰
如夢令　南鄉子
踏莎行　摸魚兒
點絳唇　眼兒媚
更漏子　怨王孫
謁金門　鷓鴣天
驀山溪　長相思二闋
臨江仙　憶秦娥
蘇幕遮　蝶戀花蔣山寺十月桃花
過秦樓　踏莎行
隔浦蓮　生查子惜花
江神子　滿江紅
江神子　長相思
憶王孫十三首集句　浣溪沙集句二闋
青玉案春思　長相思
生查子集句七闋　浣溪沙
青門引　漁父詞五首
賀新郎　如夢令
眼兒媚　虞美人

玉漏遲　踏莎行
菩薩蠻七首　浣溪沙
菩薩蠻　浣溪沙
卜算子　金錢子
梁州令　最高樓
花犯　西江月
卜算子　蝶戀花
摸魚兒　玉樓春
惜餘春慢　金人捧露盤
水調歌頭　玉樓春
歸朝歡　傳言玉女
好事近　虞美人
訴衷情　御街行
浣溪沙　玉漏遲
滿庭芳　花心動
小重山　一剪梅
南柯子　如夢令
六么令　憶舊遊
聲聲慢　念奴嬌
採桑子　夜飛鵲

賣花聲　阮郎歸
擣練子　阮郎歸
賣花聲　長相思
玉樓春　醉落魄
解語花　驀山溪
梅花引　浣溪沙
憶舊遊　浪淘沙
望江南　擣練子
臨江仙　尉遲盃
滿路花　喜遷鶯

水龍吟　雨中花
菩薩蠻　怨王孫
錦堂春　浣溪沙
玉燭新　臨江仙
清平樂　錦堂春
蘇幕遮　蝶戀花
洞仙歌　風入松
祝英臺近　摸魚兒
小重山　點絳脣
菩薩蠻　一萼紅

生查子　霜葉飛
浣溪沙　擣練子二闋
江神子　南柯子
桃源憶故人　六么令
一剪梅　蝶戀花
浣溪沙　風流子
闌陵王　踏莎行
青門引　浣溪沙
浪淘沙　疎影
花心動　卜算子

瑞龍吟　渡江雲
帝臺春　浣溪沙
千秋歲　驀山溪
長相思　浣溪沙
摸魚兒　祝英臺近
怨王孫　二郎神
霜葉飛　少年遊
小重山　漁歌子
滿庭芳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目錄終

誠意伯劉先生文集春秋明經目錄

卷之十九

公朝于王所仲孫羯會晉韓不信云云城成周
築郿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新延廐
初稅畝蝝生饑大有年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諸侯盟于扈
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一 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
于太廟
公會齊侯伐萊公至自伐萊大旱
鄭伐許鄭伯伐許

陳侯使袁僑如會陳人圍頓陳侯逃歸
城費叔弓帥師圍費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来聘杞伯来朝邾子来朝
築郎囿
蔡侯鄭伯會于鄧公及戎盟于唐公至自唐
鄭人侵宋宋人齊人衛人伐鄭荊伐鄭會齊侯宋
公云云同盟于幽
齊仲孫来齊高子来盟
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晉人執虞公

衛人立晉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會齊侯云云盟于牡丘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婁
林
齊侯襲莒

卷之二十

築臺于郎築臺于薛築臺于秦冬不雨
齊侯衛侯鄭伯来戰于郎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
曹

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云云于戚晉人
執衛行人石買
吉禘于莊公作僖公主
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秦伐晉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齊人鄭人入郕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杞子来朝公子遂帥師入杞
及晉處父盟公孫敖會宋公云云晉士縠盟于垂隴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云云救鄭楚子使椒来聘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

考仲子之宮築王姬之館于外

會于蕭魚秦人伐晉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鄭罕達帥師取宋師

于嵒

仲孫羯會晉荀盈云云城杞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

來盟

楚人伐黄楚人伐徐公至自會

吳入郢於越入吳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於越

入吳

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齊

人陳人伐我西鄙

公圍成公至自圍成築蛇淵囿

取汶陽田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一

後學麗水何鏜編校

御書

御製尉書

今日聞知老先生尊堂辭世去矣壽八十餘歲人生在世能有幾箇如此先生聞知莫不思歸否先生既來助我事業未成若果思歸必當且寬於禮我正當不合解先生休去為何此一小城中我掌綱常正宜教人忠孝却不當留先生歸去昔日徐庶助劉先主母被曹操操將去庶云方寸亂矣乞放我歸先主容去致使子母團圓然此先生之母若生而他處以徐庶論之必當以徐庶之去今日先生老母任逍遙之路

路更生之境有何不可先生當以寬容加餐以養懷才抱道之軀助我成功那時必當遣官與先生一同鄉里為母之劬勞豈不美哉

御名書

頓首奉書

伯温老先生閣下　愚與先生自江西別後屢有不祥皆歷先生前教之言幸獲殄滅奸黨疆域少安收兵避暑遣人專詣先生前皮求一來望先生發蹤指示耳日夜懸懸六月二十二日赴期回得教墨諭以六月七月間舉兵用事不利

先動當候土木順行金星出見則可使愚一見教音身心勇躍足不敢前如此者何蓋以先生一二年間以天道發愚所向無敵今不敢違教然釋在七月二十一日甲子未得吉時是以再差人星夜詣前望先生以生民為念德教為心早賜來臨是所願也如或未可即來可將年月吉日時辰方向門戶擇定密封發來實為眷顧惟先生亮察不備

又帖

郎中胡深轉奉到先生諭以守備之書知人情之見山中豪傑可否盡在其書愚觀先生之誠又何言也以先生有此護顧之心栝城可使愚高枕無憂矣

又御名書

頓首奉書

伯溫老先生閣下　去歲先生行曾言湖廣之事一去便得然得不得直候正月盡間二月內可得果然初至湖廣賊人詐降後又堅壁不出至今未下寔應先生之言矣故者再行差人賫書詣前專望先生早為起程前來萬幸希亮察不具

御寶詔書

朕聞同患難異心者未輔前太史令御史中丞劉基世居括蒼條先聖道天下初亂聞朕親將金華旋師建業嘗別閭里忘丘墟棄妻子從朕於群雄未定之秋居則每匡治道動則仰觀乾象察列宿之經緯驗日月之休光發蹤指示三軍往無不克曩者攻皖城拔九江撫饒郡降洪都取武昌平處城之內變爾多輔焉至於彭蠡之鏖戰砲聲擊裂猶天雷之臨首諸軍納喊雖鬼神也悲號自旦日暮如是者几四爾亦在舟豈不同患難也哉今年夏告鎮梃失胭粉之容遺子幼冲暫回祀歎速赴京師去久未歸朕心有欠今天下一家爾當疾至同盟勳冊庶不負昔者之多難言非儒造實巳誠之意但着鞭一來朕心悅矣

洪武元年十一月十八日賜臣基

皇帝手書

皇帝手書付誠意伯劉基近西蜀悉平稱名者盡俘於京師我之疆宇比之中國前王所統之地不少也奈何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然歹人惡嚴法喜寬容謗焉國家翁惑非非莫能治即今天象屢見且天鳴已及八載日中黑子又見三年今秋天鳴震動日中黑子或二或三或一日日有之更不知災禍自何年月日至卿山中或有深知曆數者知休咎者與之共論封來前者舍人捧表至京忙忘問卿安否今差爼期往卿住所為天象事卿年高家處萬峰之中必有真樂使者往而回勿賚以物茶飯發還

洪武四年八月十三日午時書

御製平西蜀文

洪武四年九月三十日朕親紀征蜀二道總兵官功之低昂以旌忠勇有智之將又張無謀鈍兵之徒爾基再作平蜀頌一章為傳將軍廖將軍千萬年不朽之功朕聞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此蓋上古聖君臨御恩及海內故賢者讃揚若非聖君安敢受此美稱善揚者也朕本淮民因元失政豪傑忿爭吾承人後偶獲多兵訓練為我調用有時命將四出有時親征一方不五六年間羣雄斂跡惟西蜀一隅限山阻險是有戴壽者假明之童孩負固不伏陰生詭計說誘

諸洞蠻夷為我邊民患於是發兵二道命將分行三年冬平章楊璟德慶侯廖永忠率舟師抵衢塘戴壽以合蜀軍民與之决戰平章楊璟兵敗收兵僅能與之對壘當年冬潁川侯傅友德將兵由西番道經階文逾月而抵綿漢蜀且莫敢當鋒其戴壽者恃衢塘之險選老弱守之盡拔堅關之兵西行與潁川侯戰道逢潁川侯一戰戴壽披靡再戰困逼成都其攻衢關舟師總兵者尚未盡知將軍潁川侯不牌書其戰勝次第順川江而放流德慶侯獲之連壘而進乘機破關搗虛而至偽京師幼主明昇銜璧率文臣請降戴壽為傅將軍生擒於成都於是中國清寧論將之功傅一廖次低昂是焉

天佑我邦　師出以律　將忿揚揚　馬騰蹄踏
壽角聲張　惟我潁侯　智勇難量　羌人稽首
壺漿道傍　勞我軍行　綿漢是降　蠢爾戴壽
率衆來當　一戰披靡　拒城且蔵　旬日困逼
詣軍請降　傅將功就　再歌衢塘　天生廖將
與傅成雙　江風浩浩　起我旌幢　泊舟連壘
直破衢關　生俘偽主　市肆無干　遣使飛捷
一刻數關　天產名將　兵出農間　非朕有能
貴由天鑒　有臣在南　家居栝蒼　生而能文
舉筆何難　詞我採擇　黼之班班

誥部

御史中丞誥

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太史公之職天下欣聞中執法之官臺端清望惟親信之既久斯倚注之方隆前太史令兼太子率更令劉基學貫天人資兼文武其氣剛正其才宏博議論之頃馳騁乎千古擾攘之際控馭乎一方慷慨見予首陳遠略經邦綱目用兵後先卿能言之朕能審而用之式克至于今日凡所建明悉有成効且栝蒼為卿鄉里地接幽遐山溪深僻承平之

世民猶據險方當兵甿乘時紛紜原其投戈嚮化怗然寧謐
使朕無南顧之憂者乃卿之嘉謨也若夫觀象眡祲特其餘
事天官之署借重老成以至讞獄審刑罰之中議租新國朝
之制運籌决勝功實茂焉乃者肇開烏府丞輔需賢斷自朕
衷居以崇秩清要得人於斯為盛於戲紀綱振肅立標準於
百司耳目清明為範模於諸道永綏福履允佐丕圖可資善
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賛善大夫宜令劉基准此
洪武元年三月 御寶 日

弘文館學士誥

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朕稽唐典其弘文館之設報勲舊而崇文學以備
言之非勲著於國家猶未至此以備者言之非才德俱優安
得而崇爾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劉基朕親臨浙右之初爾基
慕義及朕歸京師即親來赴當是時栝蒼之民尚未深信爾
老卿一至山越清寧節次隨朕征行每於閒暇數以孔子之
言開導我 心故頗知古意及將臨敵境爾乃晝夜仰觀乾象
愼候風雲使三軍避凶趨吉數有貞利於戲眷頻皓首之年
當撫兒女於家門何方寸之過亦眷戀不捨與朕同遊後老
甚而歸朕何特而忘也可御史中丞兼弘文館學士散官如
前宜令劉基准此
洪武三年七月 御寶 日

誠意伯誥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咨爾前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賛善大夫劉
基朕觀往古俊傑之士能識主於未發之先顧効勞於多難
之際終於成功可謂賢智者也如諸葛亮王猛獨能當之朕
提師江左兵至栝蒼爾基挺身來謁於金陵歸謂人曰天星
數驗真可附也願委身事之於是鄉里順化基累從征伐覩

列曜垂象每言有準多効勞力人稱忠潔朕資廣闢今天下
已定爾應有封爵特加爾為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
護軍誠意伯食祿二百四十石以給終身子孫不世襲於戲
爾能識朕於初年秉心堅貞懷才助朕屢獻忠謀驅馳多難
其先見之明比之古人不過如此尚其敷爾勤勞忠志訓爾
子孫以光永世宜令劉基准此
洪武三年十一月 御寶 日

御賜歸老青田詔書

朕聞古人有云君子絕交惡言不出忠臣去國不潔其名爾
劉基栝蒼之士少有英名海內聞之及元末奮雄鬥峙孰辨

真僞者誰歳在戊戌天下正當擾亂之秋朕親帥六軍下婺溪而有浙左獨爾栝蒼未附惟知爾名耳吾將謂白面書生不識時務不久而栝蒼附朕已還京何期仰觀俯察獨斷無疑千里之餘兼程而至謁朕陳情百無不當至如用征四方摧堅撫順爾亦劢焉不數年間天下一統當定功行賞之特朕不忘爾從未定之秋是用加以顯爵特使垂名於千萬年之不朽勒歸老於桑梓以盡天年何期禍生於有隙致使不安若明以憲章則輕重有不可恕若論相從之始則國有八議故不奪其名而奪其祿此國之大體也然若愚蠢之徒必不克已將謂已是而國非卿善為忠者所以不辨而趨朝一

則釋他人之餘論况親君之心甚切此可謂不潔其名者歟惡言不出者歟卿今年邁居京數載近聞老病日侵不以筋力自強朕甚憫之於戲禽鳥生於叢木剏翅乾而飛去戀巢之情時時而復顧禽鳥如是况人者乎若商不亡於道官終老於家世人之萬幸也今也老病未篤可速往栝蒼共語兒孫以盡考終之道豈不君臣兩盡者歟

襲封誠意伯誥券

維洪武二十三年歳次庚午十月己未朔越二十七日乙酉

皇帝制曰昔者皇元運末豪雄蚪峙海内瓜分當是時士夫之衆數莫知其幾然而泛泛從人者亦何量哉所以衆古賢智之人務必擇人而樹以善天下奠安萬民士豈易從人而輕滅姓氏者耶所以當不可從之時雖死士節亦也不移何爲者是噫是雖死也名彰矣朕褒與群雄並驅數年之間暴虐教而擅烝民者不可勝數孰辨真僞者誰爾劉爲祖父誠意伯劉基乃栝蒼之士若就敵之際遁山賊之寨間道兼程星馳來附陳朕曆數之有在議戡定之機措安黎庶之道其爲人也士氣凜然奸邪莫可犯所以父子相繼殁於奸臣柔政之秋此果不移節也歟初授伯爵以終身因節弗移今特以前爵授爾廌爲誠意伯增祿二百六十石

共食祿五百石子孫世襲朕與爾盟若有非爲除謀逆不宥其餘雖犯死罪免爾一死以報爾祖父之功爾其敬哉

附

欽降祭文

維正德某年歳次某月日浙江處州府知府某欽奉

上命致祭于

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誠意伯贈太師謚文成劉公曰惟公學本

帝師才具
王佐相我
聖祖迅掃胡夷乾坤載清綱常復正古稱名世何以過之惟
皇念功特伸邺典文臣之謚光于留侯歲祀之儀比於魏國
兹惟仲秋式當明薦老成雖遠風烈固存秩祀有常來昭崇
報尚
饗
資善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吏部尚書臣齊徵
宣奉

贈謚太師文成
誥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增秩彰功進穹階于一等錫名顯德加美號于百
年禮在褒崇事關勸敎爾故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
護軍誠意伯劉基慷慨有志剛毅多謀學為
帝師才稱
王佐屬
聖祖之肇興乃
明良之載遇孔明之任兼聞人言敬輿之謀不負所學遂罩
精誠之慮益酬神武之知占事考祥明有徵驗運籌畫計動
中機宜蓋始見異雲而識王氣後仰指乾象以示天心速應
聘括蒼陳時務于建業即從征彭蠡定大事于中原渡江策
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受爵能讓懷辭金駱海之風成功不
居從辭敎封留之請可謂明哲允矣清貞恭前代之名臣休
聲問替稍
聖朝之報禮恩典尚遺今特贈爾為太師謚文成於戲青田
溥賦已為鄉里之美談實用易名益重華夷之來譽

制誥
正德九年十月十九日
之寶
附
禮部會議
禮部 題為崇元勳以正祀典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
送禮科抄出刑部貴州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李瑜奏臣竊
謂有濟世之君必有名世之臣有希世之功必有建世之賞
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順天應人撥亂反正為濟世之君也誠意伯劉基

內聖外王經文緯武名世之臣也西湖浩歎占
真主於金陵之鄉彭蠡從征擒大敵於金木之日希世之功
也生前之爵不列於上公身後之禄遂泯於再傳則延世之
賞誠有缺焉伏遇
皇上以生知之資操議禮之權凡昔人所未議與議之而未
行者皆舉行於今日爲頃因詞臣之請斷自
淵衷遂黜姚廣孝之配享
大聖人之見何其高出尋常萬萬哉臣遭逢
明時久愫屑見敢昧死披瀝而一陳之劉基字伯温處州府
青田縣人也臣籍縉雲與其鄉人自童稚時聞父老談先達

之有功者必曰劉伯温蓋南田義兵不罹方氏之殘害青田
臧稅永爲鄉里之美談也及入鄉校聞師友談先賢之有德
者必曰劉伯温蓋心悟理性學通天人志不遂而棄官功屢
成而辭賞也逮登仕途聞士大夫談本朝之有功業文章者
必曰劉伯温蓋決危機於逆陣群儔之表首大策於監韓共
戴之中所著郁離覆瓿寫情犁眉諸集皆梓行於世如洗馬
楊守陳誠所謂樹開國之勲業而兼傳世之文章者也近如
侍郎楊廉編輯
國朝名臣首徐達而次劉基廉豈無所見哉蓋六王之功載
在譜傳徐細攷之不過攻城畧地摧堅陷陣而已至於啓沃
運籌定計道將所言皆驗所向無前則未有出基之右者也
昔漢高以蕭何爲功人諸將爲功狗我
太祖之見豈出漢高下哉特以基成功不居屢辭爵賞遠
其志故以公封其祖父而以伯榮其身既爲
天子猶稱先生其褒賞之辭則曰每於閒暇之時數以孔子
之言道予是以頗知古意又曰入則每臣治道又曰言非儒
造實也誠之意則
太祖之於基固以伊呂視之矣基歿後遂命其孫劉廌世襲
伯爵給以
誥券又曾

諭其仲子劉仲璟曰我的子孫享無窮天下你老子的子孫
享無窮爵禄大哉
王言所以報基者至矣後因
太宗文皇帝北征以漠定鼎燕都而廌子孫幼弱不能赴
闕伯爵遂停至景泰年間七世孫劉禄授翰林院五經博士
弘治年間九世孫劉瑜授處州衛指揮使臣惟胡元主中國
振古所未有之變也我
聖祖出而掃除之振古所未有之君也當時佐命者莫若劉
基振古所未有之臣也以振古所未有之臣而子孫不得霑
一品之禄其何以勸當代法後世哉先年該給事中吳仕偉

奏
請襲爵而當時大臣不暇詳及止授前官近年知府潘潤復
以為言而事下該部未蒙施行只許立祠伏望
皇上恩
聖祖創業之艱念劉基翊運之勞特
勅該部論功定議俾配享之位與徐達相次襲爵之典與徐
達相侔則上慰
聖祖之靈下副士民之望昭公論於既往激人心於將來矣
併將翊運錄名臣言行錄各一部封進奏
聖旨這本所奏誠意伯劉基襲爵配享事宜着吏禮二部會

議停當具奏定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除襲爵事
係吏部會議具題外臣等竊惟賞以延世祀以廟享二者所
以報施勳臣固帝王資以勵世磨鈍之具也故有功則食
自古已然而盤庚所以誥勸故士亦必曰茲予大享于先王
爾祖其從與享之則知配享之典三代以來所不廢矣臣等
竊惟
國初誠意伯劉基本以純粹之學王佐之才同徐達湯和輩
殫誠戮力奉翊我
太祖高皇帝削平海內奄有中原發縱決策有古蕭何之功
帷幄運籌有吾子房之比當時論功行賞世封伯爵與徐達

湯和等事體相同則我
皇祖所以優眷勳臣者未嘗不至矣後
太宗文皇帝定鼎燕都基子孫幼弱不能赴
京伯爵遂停而
廟祀之典亦因廢闕近年雖有該科論
奏府官題
請修建祠宇於該處地方然偏僻苟簡與鄉祠無異非
廟食報功之典天下缺望非一日矣今本官之奏實出人心
之公恭惟
皇上創新禮樂釐正祀典百年稀會幸遇

昌辰伏願
陛下思
太祖創業之難體先王勵世之意念功臣一體報稱宜同進
劉基於
太廟功臣配享之列名位次于六王之下則公道昭彰人心
激勸而
太祖高皇帝在天之靈亦無所不慰矣臣等不勝仰望之至
緣係節奉
欽依吏禮二部會議停當具奏定奪事理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
嘉靖十年三月十五日具題十九日奉
聖旨是依擬行
禮部
上請近題為崇元勳以正祀典事近該刑部貴州清吏司署
郎中事主事李瑜奏稱乞將誠意伯劉基配享等因該本部
議擬覆題奉
聖旨是依擬行欽此續該本部題為祭祀事內開
太廟功臣配享緣由節奉
聖旨是又增劉基配享欽此欽遵本部已行該監將劉基牌

位遵照
太廟功臣牌位高廣尺寸製造完備查將翊運錄內開洪武
三年十一月內封劉基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
誠意伯正德九年十月十九日
誥贈太師謚文成臣等謹將前項封爵贈謚書曰開國翊運
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贈太師謚文成護軍誠意伯牌位一座
刊完已令太常寺官於本月二十九日捧赴
太廟兩廡列於六王之下奉安訖謹具題
知
嘉靖十年三月二十九日具題次日奉

聖旨知道了
附
祖永嘉郡公誥
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天眷我邦生英才而翊運世濟其美立功兼以承
家是以得賢為用而必推其本焉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
子贊善大夫劉基祖父劉庭槐志樂詩書義孚鄉里積善餘
慶發於孫枝今朕褒賞功臣煥揚禮典追榮領寵爵及先世
此祖德之明効而國家之至恩也松楸有耀益厚來昆可中

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永嘉郡公宜令准此
制誥
洪武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之寶
祖母永嘉郡夫人梁氏誥
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國有賢俊為善治之資家有賢孫乃重闈之慶爰
茲盛事是用推恩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劉
基祖母梁氏出自高華著其賢淑積德垂範以開後人遂能

作朕名臣卓爲腹心耳目之寄故追封之典及其大母亦以
體孝孫之心也頒兹嘉命玄壤其光可追封永嘉郡夫人宜
令准此
洪武元年十一月 御寶 日
父永嘉郡公誥
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士有厚德而立報雖不在其身必有賢嗣而得時
足以大其後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賛善大夫劉基父
劉爚世為右族人服令名蘊設施之才而無求于時殆文學

之傳而能善其子是以其子行義方於古人謀猷著于大用
朝廷所賴士民所瞻皆遺訓之功力善之徵也錫命表一門
之盛列爵居五等之尊大郡疏封玄堂永賁可贈資善大夫
御史中丞上護軍追封永嘉郡公宜令准此
洪武元年十一月 御寶 日
母永嘉郡夫人富氏誥
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母氏劬勞為人子者思報罔極之恩惟立身揚名
以顯其親斯亦可為孝矣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賛善

大夫劉基母富氏貞賢婉娩毓德生賢孟軻成大儒王珪為
名輔致兹樹立蓋有其原爵祿優榮不逮于養然母之貴毋
因其子功庸既昭霈恩宜厚劬勞之報庶遂其心可追封永
嘉郡夫人宜令准此
洪武元年十一月 御寶 日
妻永嘉郡夫人富氏誥
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淑女配君子致内治之有成人主得賢臣霈封恩
而並及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賛善大夫劉基妻富氏

德功端茂閨閫儀明佐此名卿嘉猷儀範中饋盡其愛敬家
道至於和平爵秩從夫禮文合古錫以金花之誥爰疏郡境
之封祗服榮光茂膺多福可封永嘉郡夫人宜令富氏准此
洪武元年十一月 御寶 日
襲封誠意伯并夫人誥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開基啓運人臣竭佐命之忠崇德報功
國家隆延世之賞實惟公議匪出私恩咨爾浙江處州衛指
揮使劉瑜乃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誠意伯贈

太師謚文成劉基九世孫粤爾先人輔我
聖祖運籌帷幄迅掃胡元乾坤再清綱常復正功無勳請我
彝文章傳于海宇初封伯爵用報元勳中遭多虞久停承襲
頃因廷議遂興繼絕之恩簡在朕心特從衆襲之舉惟爾夙
承家學綽有祖風眷兹後裔之良宜食前人之報令特命爾
襲封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誠意伯食祿七百
石錫之誥券子孫世世承襲於戲懋賞懋官已訂山河之誓
世臣世美毋忘忠孝之箴尚與國以同休庶垂名於不朽欽
哉
敕曰朝廷錄翊運之功舉推恩之典壽命既頒乎茅土封章

必及於閨門禮備情文事關風化爾吳氏乃誠意伯劉瑜之
妻出自名家嬪于世胄恪勤主饋曾無自遂之心順正承夫
每有相成之益爰因夫貴特錫褒章兹特封為伯夫人尚欽
敬戒之心祗服休嘉之命
嘉靖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 制寶

頌表

瑞麥頌并序　弘文館學士劉基撰

天厭元德九州麋沸群猾並作黎民惶惶奔走無路
皇帝提三尺劍奮起草萊指顧之間豪傑景附矛鋒所向戰
克攻取
皇帝心知　天意之有在爰舉有衆以與萬姓請命一征
而取荊襄再征而清江浙三征而閩海率從四征而席卷全
齊五征而定周及梁遂取秦晉舉燕趙南交北狛東夷西羌
海外之邦莫不望風遣使奉朔稱臣伏
闕庭於是民獲所歸上下神祇咸有依託慶雲甘露洊奏禎祥
帝心謙抑每讓弗居洪武三年五月陝西寶雞縣進瑞麥一
莖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三本兩穗者十有餘本蓋自兵興以
來王保保據周宋李思齊張思道據秦晉燕趙齊梁之間大
豪小猾或憑城郭或聚山寨皆假元為名分割境土擅兵相
攻於是燕晉周秦之地彌數千里連歲無雨百穀不生民相

殺食且盡今年夏四月
王師奏捷于蘭州朔漢掃清關隴底定天乃大降甘雨滋為
嘉瑞和氣致祥不亦昭哉周頌有曰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
懈傳者謂商之季年比歲旱荒至周武王克紂受命而天下
遂獲豐年由今觀之信非誣矣漢謠以麥穗兩岐歌其太守
之美政則是兩岐之麥世所希有而況於三岐以至五岐者
哉頌聲之作弗可闕也頌曰
神雀赤烏其羽不可以為儀紫芝甘露其實不可以療飢豈
若五穀之為瑞可以厚民之生豐國之資者哉元失其鹿天
下共逐擾擾紛紛强食弱肉

皇天震怒誕命
真主肅將天威以靖區宇騎士如雲猛將如龍發蹤指示率出
帝衷既平南東遂定西北民居攸宜品物咸殖爰有嘉麥一
本五岐布葉蓑蓑結實離離既齊既平先百穀成擢穎揚芒
金支翠英溥彼原田滃若雲烟望之油油即之芊芊其種伊
何降自穹昊其瑞伊何豐年之兆豐年穰穰須臾洋洋其始
自今奕世無疆

祀方丘頌 并序　弘文館學士劉基撰

維洪武三年五月二十日戊申日北至
皇帝將祀

地示于方丘乃先期九日潔齋于齋宮
詔百僚集射西苑
命之曰古人有言惟德動天惟誠感神故射以觀德誠於中
者必形於外不可掩也惟爾庶官各一乃心以致其誠毋替
朕命群臣自左丞相宣國公以下至於有司百執事皆拜手
稽首曰敢不欽承
天子之明命維大江之南土每夏四五月多霖雨少霽是歲
雨作連日至十有七日乙巳
皇帝御法駕率百僚告于
太廟遂居于
齋宮雨勢未已至丁未日夜三鼓有風徐來淋漓頓收微月
出雲氛霧廓清
皇帝被袞冕登壇萬籟無聲華燭有輝雅樂瀏亮煙不揚
百禮既洽于宮肅雍洋洋乎神明臨之在上誠意感至升降
秩秩齊齊翼翼穆穆如也比明竣事薰風應節和氣交暢小
大咸喜知誠德之感格者合符契大命所集
皇天后土信不忒也於是弘文館學士臣基謹獻頌曰濬哲
惟

帝父天母地純孝維誠斯承其意孝誠既備物以將之神鑒
在德匪惟其儀聖不世出禮失莫求弗澄其源曷清其流末
流之極禮儀弁髦豈無牛羊而不以祭
穹祇赫怒監觀萬方式昭大命命我
聖皇維我
聖皇克孝克誠提三尺劍由一旅興奮于長淮長淮具宗濬
于大江大江攸同漢沔既朝閩浙率從施及廣海化外之邦
望風占雲獻其琛貢稽首
龍輝錫鑠從容乃命虎臣越濟踰河雲旆霓旌鐵馬金戈蹴
踏泰岱凌陵華嵩鋤耒鏟耜稂莠茂莫尤我前莫嬰我鋒
斬逆懷降允協
天衆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罔不懌懌哉

天子德
天子之德格于上下旣禋于郊又敬于社人懷其仁
神錫之嘏圓方所包無不服者超貫邁唐越商踰夏小臣作
詩以繼大雅

平西蜀頌并序　　誠意伯劉基撰

臣聞
天命
真主混一六合必先有以為之驅除然後收拾以歸其統自
古及今同一揆矣是故冬寒之極必有陽春湫漸之下必有
深渾大亂之後必有大治理則然也元德旣衰九土糜沸陳

張狼顧之豪彌滿山澤萬姓魚喁無所籲告
天乃命我
皇帝肅將武威代伐不道故一伐而定荆湖再伐而舉全吳
三伐而海甸廓清四伐而東粤南閩悉歸版圖於是肆伐中
原拾宋掇秦擊趙援燕兵鋒未至聲聞先及神驚鬼慄匍匐
俯伏玄菟青海昆崙大漠交阯緑耳之國罔不獻琛奉表稽
首
陛下無敢後者獨明昇竊據巴蜀雖遣使奉貢而不去僞號
大臣皆請討之
皇帝憐其父沒子幼數遣使招之不至乃命將帥師伐之洪
武四年大軍破瞿唐殺其將某郡邑鎭戍望風送款昇乃率
其官屬奉璽印詣軍門請降蓋自建國至是凡五年而天下
一統何其易耶罔知
天命有在而羣雄並起為之驅除也臣基受
恩深厚無能補報屬聞捷音歡喜踴躍不能自已謹撰平西
蜀頌一首雖不足以贊揚
聖德萬一亦聊以寓葵藿向日之忱云爾其辭曰
惟彼蜀國闢自蠶叢山川僻閟與華不通金牛啓道厥類斯
豐岷峨岧嶤始建井絡秦以之霸漢以之王諸葛用之蹇
跨北方劉闢倚天險厝折地仰不可攀俯不可視蠢茲羌戎

急其險阻罔知
天命大邦是距洸洸虎臣受　命于征出師桓桓如雷如霆
如雷如霆
天子之威朔莽先定鬼神莫違靈旗揮揮指山山摧老人失
魄怒者死厥受將其臣來其服籍泥首軍門面縛銜璧六軍
奏凱聲動玄黃聖童白叟蹈舞康莊四海會同豐年穰穰慶
雲甘露自
天降祥臣拜稽首受
天之佑受
天之佑

天子萬壽

甘露頌并序　誠意伯劉基撰

欽惟

皇帝順

天應人奄有九土武功旣成文治大洽恪恭

天地孝敬

祖宗山川鬼神莫不祗肅是以億兆歸心遐邇嚮化尭勇聖

頴無有弗庭

皇帝愈加謙慎深惟

上天付畀之重夙夜兢業思與群臣庶民咸躋雍熈以承

天眷敬誨戒飭諄諄切切日不厭勤於是乎天不愛道地不愛寶醇和至精悉發悉達禾麥呈瑞年穀屢登倉廪之積如岡如坻民用紓矣邦本固矣乃洪武四年十月甘露降于鍾山沾潤草木瑩若凝脂美若醍醐五年十有一月又降今年仍降如初臣聞瑞應圖曰王者德至于天則甘露降鍾山京

國之鎮

帝業所基而甘露每降于玆則

天之所以彰我

皇帝之德而引國祚於悠久之意豈不顯顯矣乎昔者軒轅黄帝得瑪瑙之甕甘露降之滿盈黄帝食之而壽今甘露連年屢降則

天之所以壽我

皇帝於千萬歲之意又豈不昭昭矣乎於是群臣莫不欣懌百姓莫不蹈舞擧手相慶而在廷之臣或為詩歌或為賦頌以詠盛事於是臣基謹拜稽首而獻頌曰

古帝軒轅德協于

天天降甘露俾服延年明明我

聖統坤握乾茂翦蒙猾樹德佑賢命將出師廓清四邊滄溟帖瀞嶺嶠收煙宏功茂烈烜赫八挺郊社宗廟享祀豐潔日月星辰嶽鎮海川敬罔不至誠罔不宣寅畏天命翼翼虔虔

匪直臣庶亹亹惓惓惟恐弗及惟恐或愆　皇天后土眷顧

式堅現祥信禎來集遲遲膏露流滋如瑶如瓊味奉醴齊光粲珠蜺高映斗極深浹重淵被之竹栢竹栢鮮鮮被之鶴鵠鶴鵠娟娟璧月宵炯銀河曉旋天乳耀芒煒乎穹圓霏霏其霧泥泥其泉旨肯其飴馥馥其茎瑞我

聖皇神恬氣全萬姓率德七曜順躔

皇壽如山如黄如玄超三軼五煥後輝前小臣作頌願附史編

謝　恩表

伏以出草萊而遇

真主受榮寵而歸故鄉此人人之所願欲而不可得者也中
謝欽惟
皇帝陛下以
聖神文武之姿提一旅之衆龍興淮甸掃除群雄不數年間
遂定中原奄有四海神謨廟斷悉出
聖衷舜禹以來未之有也臣基一介愚儒生長南裔踈拙無
似其能識
主於未發之先者亦猶巢鵲之知太歲園葵之企太陽以管
窺天偶見于此非臣之知有以過於人也至於仰觀乾象言
或有驗者是乃

天以　大命授之
陛下若有鬼神陰誘臣衷開導使言非臣念慮所能及也
聖德廣大不遺葑菲遠法唐虞功疑惟重之典
錫臣以封爵
賜臣以禄食俾臣回還故鄉受　榮寵以終其天年臣竊自
揆何修而膺此　犬馬微忱惟增愧懼已於洪武四年二月初
四日到家謹遣長男臣璉捧表詣
闕拜謝
聖恩臣基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附
誠意伯劉瑜謝
恩表　　禮部尚書夏言撰
誠意伯臣劉瑜伏蒙
皇上深惟創業之難追念先臣與有贊襄之力行取臣瑜
賜襲伯爵臣瑜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念先臣劉基效迹江
湖識
真主於未遇夬機惟幄翊

不運於方開言聽計從功成身退既投簪於綠野實追軌乎
赤松進爵伯封錫名誠意允矣儒臣之極卓哉
聖祖之知故在軍則稱之曰子房其命詞至比之爲諸葛始
終完節上下交孚
屢荷殊仁賞已延於來世功微祚薄祿宜季於後人偶歷丹
書鐵券之盟久謝金蟬玉貂之貴于茲九世道越百年過蒙
叡皇之茂恩授以指揮之世襲祿分亦已足矣於他復何望
哉詎煩廷論之上陳仰荷
聖恩之誤及式逢
今日再沐

休光召自青田還
寵錫於七命贈依
紫禁極榮被於萬分調枯朽之再春然死灰而復燃恭惟
皇帝陛下
一德格天百靈效順
制作比隆於三代
禮樂必興於百年
舞干羽以格有苗懋茲受益
聽鼓鼙而思將帥安不忘危惘翊運之功臣念承家之末裔
悉為錄用特示表揚光昭帶礪於山河直拔塗泥於霄漢興

滅國繼絕世庶幾存召伯之甘棠正
祀典崇元勳寔止念鄭公之故笏臣敢不篤先人烈益免詡
於弓裘爲
邦家光誓捐軀於介胄伏願　始終典于學益允
堯舜之資左右惟其人懋建唐虞之治
本支百世永歌
穆穆皇皇胡越一家樂觀熙熙皞皞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恐惧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誠意伯次子閤門使劉仲璟遇
恩錄
洪武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早仲璟胡伯機於
奉天門見欽蒙
聖旨到歇處去每日來見十六日早朝
奉天門欽蒙
聖旨你叔叔的兒子着他快完了闕來見韋三益有甚麼人
回奏有子

聖旨你明年帶得來葉景淵家有甚麼人你去尋問有人時
與他帶將來
聖旨你如今年年來見
我各人與你鈔一百錠做盤纏回去十七日早朝謝
恩奉天門
宣諭你如今回去尋師問友但是有見識人師問於他你學
得高了人皆師問於你便不做官也高尚了你每父親都是
志氣的人說的言語都說得是人都聽他那時與
我安了一方至有今日
我的子孫享無窮天下你老子的子孫享無窮爵祿男子漢

家學便學似父親樣做一箇人休要歪歪搭搭的過了一世
你每趂
我在這里年年來叩頭你每還是挨年這歇來你每小舍人
年紀少莫要花㘿㮜市裏去你父親都是秀才好人家休要
學那等潑皮的頑洪武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同胡伯
機葉允載葉永道於
奉天門早朝欽奉
聖旨教他每日日隨班朝見過節了着他回去二十五日早朝
奉天門冊
面見欽奉

聖旨你那劉當糧長的在這裏多時他家裏誰與他辦回
奏說　欽奉
聖旨每人與他伍錠鈔過節你每這幾箇也年紀小里讀書
學好勾當你每學尔的老子行
我來這裏時浙東許多去處只有你這幾箇老子來到如今
也只有你這幾箇每每和那士大夫翰林院說呵也只把你
這幾箇老子來說你每家裏也不少了穿的也不少了喫的
你每如今也學老子一般般做些好勾當鄉里取些和睦你
每老子在鄉里不曾用那小道兒捉弄人他與人只是誠義
所以人都信服他大丈夫多是甚麼做便死也得箇好名歪
歪搭搭死了也干着了箇死葉景淵雖然這般死他死在官
我也常念他劉伯溫他在這裏時滿朝都是黨只是他一箇
不從他吃他每蠱了他大的兒子這小的也利害不從他也
吃他每害了這起反臣都吃
我廢了墳墓發掘了那胡仲淵他若早依着
我說也不到這上他只性緊了些恁父親到是有見識人便
做先吃些虧到底也得箇好名胡家這小的㶊早自將得這
誥來
我道那里得些誥來原來是他的
我隨即趕得他回來他那哥潑皮又不至誠又要害

我的軍
我發他在雲南金齒呵關鈔了冊叩頭
聖旨我年時不𨑳庥了這鈔你每將去買些酒喫過節冊見
我了去叩頭二十六日早朝
奉天殿謝
恩二十九日隨班洪武二十二年正月朔旦隨班行
朝賀禮初四日早朝
奉天殿冊
華蓋殿面見欽奉
聖旨你這幾箇小的兩下里天晴了回去等

我郊祀
天地了去十三日晴
上御殿宣制洪武二十二年正月十六日大祀
天地於南郊你文武百官自十三日為始致齋三日各供爾
職隨班行禮十五日早朝
奉天殿午後
天駕御南郊十六日晴郊禮畢　駕回宮
上御殿隨班行禮慶成十七日晴
上御殿賜宴行禮謝
恩宴畢出十八日晴早朝

奉天殿再於
武英殿面見
聖旨禮科給事中那里那中間小的是胡仲淵的兒子他父
親陣亡了這箇葉家他公公在江西做府官吃陳家殺了這
劉伯溫是箇好秀才吃胡陳殺了那胡家吃
我殺得光光的了這三箇父親都是好男子各與他伍拾錠
鈔那東邊長的是章三益的兒子與他貳拾錠這箇是胡仲
淵的姪兒與他拾錠關鈔再於
武英殿叩頭欽蒙
宣諭你家去種田的種田有佃的使佃僕有件儅的使件
儅你每還好學里一日便學三句學到四五十歲也好了你
每父親便吃些虧阿如今
朝廷也留箇好名你每自不知道胡你早將得這些來
我緫知道是你家便趕你回來爾那哥潑皮在那裏且由他
去十九日謝
恩辭奉天殿再於
奉天殿御道東邊
面見欽奉
聖旨你每回去行着好勾當休污了父親的好名你休道父
親吃他每殺了他只是有分曉的他每便忌着他若是那等

無分曉的呵他每也不忌他里到如今
我朝廷是有分曉在終不虧他的好名你每大的教着那小
的學着父親每行去洪武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於
華蓋殿面見欽奉
聖旨呵這幾箇小的也來了各與他兩錠鈔過正了去於禮
科領鈔再於
華蓋殿謝
恩欽奉
聖旨恁每都在這裏歇着過正了去時再見
我了去洪武二十三年正月初四日於

華蓋殿面辭欽蒙
賜鈔再於
奉天門左幾房內謝
恩欽奉
聖旨恁每回去至誠着恁老子都是君子人這章三益是箇
善善良良一箇老兒回家去好好的死了劉伯溫他父子兩
人都吃那歹臣每害了
我只道他老病原來吃蠱了這胡仲淵他鄉里都信服他與
我帶將許多人來只他那大的子不才他在金齒呵等他在
那裏錦衣衛官爾引他這幾箇去見

東宮與殿下說這幾箇都是有大功的
我知今老了怕他不知道恐民間有是非傷着他殿下記着
當令錦衣衛官同內官引去
文華殿見錦衣衛官傳
旨說敬奉
令旨我知道了洪武二十三年復獲山賊吳再起等三名六
月初六日見奏　聞欽奉
聖旨錦衣衛官與他收了人你帶幾箇伴儅來明日帶得裏
頭來見了去初七日見欽奉
聖旨那三箇是舍人的伴儅各賞鈔伍錠舍人是劉伯溫的

兒子賞鈔壹百錠做盤纏回去長解的在那裏着他入來賞
鈔各壹錠閔鈔謝
恩欽奉
聖旨劉伯溫在這裏時胡家結黨只是老子說不倒
聖旨你父兄做一世好人都停停當當的了你父親吃胡家
下了蠱藥哥也吃他害了你老子雖然吃些苦麼你如今恰
光榮洪武二十三年為冒名提取賞軍事十二月二十二日
見奏　聞欽奉
聖旨這是劉伯溫的兒子你那裏是軍麼再見欽奉
聖旨你記得父親的誥麼你帶得來麼回奏帶得來

聖旨便取得來取誥進欽奉
聖旨宣吏部官
聖旨我到婺州時得了處州他那裏東邊有方谷珍南邊有
陳友諒西邊有張家劉伯溫那時挺身來廝着
我他的天文別人看不着他只把秀才的理來斷到強如他
那等鄱陽湖裏到處廝殺他都有功後來胡家結黨他吃他
下了蠱只見一日來和
我說
上位臣如今肚內一塊硬結怛諒着不好
我着人送他回去家裏死了後來宣得他兒子來問說道脹

起來緊緊的後來瀉得瘦瘦的却死了這正是着了蠱他大
兒子在江西也吃他藥殺了如今把爾襲了老子爵與他五
百擔俸回奏臣出力氣事盡死向前報本欲在襲封伯爵的
事哥哥有兒子在欽奉
聖旨他終是秀才人家孩兒知理熟大功爵讓與哥的兒子
好呵當宣劉廌進見襲爵二十三日具服謝
恩欽蒙各
賜金綉衣服壹套全副鞍馬壹疋授賜南門内房屋壹處欽
奉
聖旨取得胡仲淵章三益葉景淵三家來二十四日謝

恩就往所賜房欽奉
聖旨你如今休去
我也與你箇小職名兒與朝廷辦些事只着報喜的家人稍
着書子去着他每來二十五日欽奉
聖旨我考宋制除爾做閤門使夜來翰林院考了這衙門正
似如今儀禮司一般不着你管儀禮司事只要跟着駕但是
我在處爾便有着傳
旨意發放事呵
我如今着你叔姪兩箇都回家去走一遭把你老子祭一祭
祖公都祭一祭便來二十六日謝

恩二十七日吏部官引奏授正六品欽奉
聖旨與實授三十日辭回鄉祭祖洪武二十四年二月回京
二十日早朝
奉天門見二十八日欽奉
聖旨着記事有不是
我口裏說的說話他每胡添上時爾便來說傳
旨宣喚人三月初十日早
華蓋殿奏事表都御史爲車牛事不明白蒙
寬宥不叩頭繼即出班奏
聞說有頃都御史出班服罪欽奉

聖旨閤門使奏爾里十一日晚朝
奉天門欽奏
聖旨今後爾每往來照管着朝班但有這等的便來說
我雖不罪他也着他警省着已前胡陳在這裏無人敢說他
後來惹得不好里六月十　日奉
聖旨為兩浙愆期事着同衆官人到都察院刑部審録究滯
囚人七月二十七日充贊引官
肅遼慶寧四王行冠禮八月初一日午於
奉天門
御道上欽陞

谷王府左長史實授

附

誠意伯次子閤門使劉仲璟長史傳

誠意伯仲子曰璟字孟光生時月餘復光誠意伯嘆曰天陰
遐緒而卒能幹之者也幼沉朴峻厲群於兒恒坐視弟遂弁
弱冠明經傳喜談兵究極韜略極奇譎說學及釋老年二
十八師事石樓子明志式慶錄後古人嘗及兄璉侍父入
朝
高皇帝稱之曰阿璉明秀阿璟嶷重伯温有子矣洪武乙卯
誠意伯卒兄璉繼卒

廷聘日數至公引納如制適既寇華亭香叛
朝廷勅延安侯唐勝宗提兵討之唐決策於公破之復命白
公才略
高皇帝喜曰璟真伯温子也朕將大拔顧年少姑緩之不庶
速樹如是會參軍胡琛子伯琛來白事
高皇帝遣還屬之曰爾歸致命劉璟來見公馳上見
帝
帝曰爾家與國同休用汝顧汝年少雖拓勵肩重耗耳目者
誅葉子香可嘉可嘉顧謂侍臣曰璟絕有父風允協朕望
賜楮幣敕歸時父兄新喪門第草草鄉富人蔣我臻素不齒
於公計中之適都督府移文討取迎軍劉二貫公幼名二官
擠執官貫同發署公應解罷公崇道觀道人王松澗曰
朝廷與君通家君盍直走
上想終公抵京見
上於左暇寿
上曰爾何來朝公白其事
上憮然曰
國家曠有爵土故雖誣秉聞
詔公襲爵公辭以世嫡姪廌與臣俱來
上喜曰如此功爵輒讓人有所不爲其介可知即日封爲誠

意伯公偉貌豐髯論說英侃
帝愛之決日召公謂曰朕欲卿日夕左右夜考宋紀惟閤門
使如儀禮司立百官之上爲朕宣傳遣處爾無踰此官遂
拜職
賜第馬衣帶金書除奸敵佞四字於鈇簡
賜之且命曰百官敢有不法卿持此簡糾正之時袁都御史
奏車牛事忤旨公當殿以簡擊其項
上曰正當如此自是舉朝畏公時谷王年十三將封宣府
上素愛王每朝謂侍臣曰谷王年少羽翼無人奈何諸大臣
畏公風力樂公外補奏曰輔幼藩非忠勇敢直者不能閤門

使劉璟其人也
上頷之即日授谷王府長史并勑提調蔚遼寧燕趙六王
府事宣府爲古烏桓郡東距大寧南抵居庸西連雲中北接
古砂王就邸出入蓁莽烽火四警公脩城池繕兵甲謹斥堠
式士馬礪金鼓諸胡屛息癸酉還奏六府羊馬數缺
上怒諸府官屬連坐谷府以公故置弗問丁丑晉燕奉制料
宣府築城二王搆隙公曰臣聞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又發
相鬪臣恐不能禦侮王悟而解先長閤門使時
朝廷行十王冠禮
上問王爵何爵公對曰帝子爲王此人爵之至貴者爲之所

如劉安燕旦禍且滋甚矣
上然之命公主冠禮事公歲巡行六王府一日至燕
文皇帝與公奕公勝
帝曰先生獨不少讓我耶公正色曰臣可讓處則讓不可讓
處不敢讓
帝默然戊寅夏六月
高皇帝晏駕
皇太孫嗣位公歸省丘隴己卯改元建文秋八月公復
國聞
太宗南渡遂馳

闕獻十六策
嗣帝不用命公赴大將李景隆軍聽征景隆不用公計長師
會天大雪公夜半渡盧溝河氷陷馬斃公躍米騎岸捨雪走
良鄉裂趾又日跋行三十里時公之子貊自大同來赴難越
良鄉至涿州失公所在道遇素所善指揮使陳王指公行次
貊策馬騎及涿數十里遇公巽公上馬遂去二年春二月公
病甚谷王道便詣軍門召公公復國上疏王慰納之遣舍人
送公還家養疾辛巳公輿疾赴
闕進闕見録千萬言
嗣帝不用命公歸又待用道遇宋景濂孫翼自戎伍來省其

公辭衣衣之至家杜門讀書默視天下動靜壬午六月
太宗入承大統公辭疾不起
上欲用公罪公赴判親王繫公至京强以官公辭對
上語猶稱殿下遂大忤旨下公獄一日辮髮自經時鄭朱子
罪沒其家權官希旨緣例
帝曰璟家難例鄭朱子置之
詔其家歸葬之初公被繫夫人徐氏別曰今
皇帝聖神嗣統先生勳舊殘孽宜弗底刑劉唯順承天心可
以永杏願終圖之公瞪目視曰毋長辭吾生死之分已決今
幸近太廟耳拂衣而去遂經　白巖姻人吳彪饋公戒曰

皇上神武何止唐文皇先生忠良允為魏徵可也公曰斎謂
我學魏徵耶搦席而出座客震栗不敢措嘉靖乙酉江右萬
公按浙東視學究與議始立像配享誠意多顧公平生慷慨
多大節不事產業稍盈裕輒以周賑好書史山居聚門生故
友舊議攄識古今成案善書法古碑籀篆剝落辨誦多至賸
之為玩居南田勢重元勲角巾布服與鄉里老稚聚笑中然
相忘御壬夫小子稜幅盍屬事有可為悉心力為之其弟我
必者恒日有命焉別號易齋所著越吟藁無隣集易齋藁等
千卷藏于家

野史氏評曰宋季大羊入帝中華夭日家恥蓋有村天

地以來非常之變也

高皇帝起而驅之九十三年流腥積毒一旦蕩然是文皇義

中葉不振

文皇帝入承大統故物重光天下拭目游泳太平先生以故

家宿碩才畧卓試于

高皇帝之朝忠義再著于

文皇帝之日是故才畧所以恢弘開基之統緒忠義所以感

激千萬代之人心夫非多於

太祖而少於

太宗也嗚呼賢哉

又曰先生取義於永樂壬午至嘉靖乙酉卧萬公按浙東視學
究與議立像配享文成之廟其忠孝義聞泯沒沉晦者百六
十年鬼神固之秘而奇之發也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一終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二

後學麗水何鏜編校

郁離子

千里馬

郁離子之馬孳得駃騠焉人曰是千里馬也必致諸內廄郁離子悅從之至京師天子使太僕閱方貢曰馬則良矣然非冀產也寘之於外牧南宮子朝謂郁離子曰夫華之山寔維帝之明都爰有綷羽之雛苑而翔朋惟天下之鳥惟鳳為能屈其形於是道鳳之道志鳳之志思以鳳之鳴鳴天下奕鳩見而謂之曰子亦知夫木主之與土偶乎上古聖人以木主

事神後世乃易以土偶非先王之念慮不周於今之人也苟求諸心誠不以貌肖而今反之矣今子又以古反之弗鳴則已鳴必有戾卒鳴之嘐然而成音拂梧桐之枝入於青雲激空穴而殷巖巒松杉柏楓莫不振柯而和之橫膛豎目之聽之者亦莫不蠢蠢焉慄慄焉鸑闒而大惕冀其誕已也使鵂讒之于王母之使曰是離而哥其音不祥使鴉日逐之進內昌焉雖委羽于海濱鷗鵝遇而射之中脰幾死今天下之不內吾子之不為幽昌而為離也我知之矣

郁離子憂須麋進曰道之不行命也夫子何憂乎郁離子曰非為是也吾憂夫航滄溟者之無柁工也夫滄溟波濤之所積也風雨之所出也鱷鯢蛟蜃於是乎集主其負鋒鋌而含鋩鍔者孰不有所倏今弗慮也且夕有動子將安所適乎須麋曰昔者太冥主不周河洩于其岫且泐老童過而惴之謂太冥曰山且泐太冥怒以為妖言老童退又以語其臣其臣亦咎曰山豈有泐乎有天地則有吾山天地泐山乃泐耳欲兵之老童愕而走無幾康回過焉弗蕭又弗防也康回怒以頭觸其山山之骨皆木裂土潰于淵沮焉太冥逃客死于崑崙之墟其臣皆亡厥家今吾子之憂老童也其若之何戚之次且謂郁離子曰子何為其番番也與子非有願欲於今之人也何為其然也郁離子仰天歎曰小子焉知予執戚之次且曰昔周之姬冶

子早喪其父政屬于家僮沸用賄於是家日迫將改父之舊其父之老不可僮群詢而出之其母禁之僮曰老人不知死而弗自替也夫以其父之老與其母之言且不聽也而況於疏遠之人乎憂之何補秖自痗也郁離子曰吾聞天之將雨也穴蟻知之野之將霜也草蟲知之知之於將萌而避之於未至故或徙焉或蟄焉不虛其知也今天下無可徙之地可蟄之士矣是為人而不如蟲也詩不云乎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言其無所往也吾何為而不憂戚之次且曰昔者孔子以天縱之聖而不得行其道顛沛竆厄無所不至然亦無往而不自得不為無益之憂以毀其性也是故

君子之生於世也為其所可為不為其所不可為而已若夫吉凶禍福天實司之吾何為而自孽哉

郁離子謂執政曰今之用人也徒以具數與抑亦以為良而倚以圖治與執政者曰亦取其良而用之耳郁離子曰若是則相國之政與相國之言不相似矣執政者曰何謂也郁離子曰僕聞農夫之為田也不以羊負軛賈子之治車也不以豕驂服知其不可以集事恐為其所敗也是故三代之取士也必學而後入官必試之事而能然後用之不問其系族惟其賢不鄙其側陋今風紀之司耳目所寄非常之選也儀服云乎哉言語云乎哉乃不公天下之賢而悉取諸世胄昵近之都那豎為之是愛國家不如農夫之田賈子之車也執政者許其言而心忤之

工之僑得良桐焉斲而為琴弦而鼓之金聲而玉應自以為天下之美也獻之太常使國工視之曰弗古還之工之僑以歸謀諸漆工作斷紋焉又謀諸篆工作古窾焉匣而埋諸土朞年出之抱以適市貴人過而見之易之以百金獻諸朝樂官傳視皆曰希世之珍也工之僑聞之歎曰悲哉世也豈獨一琴哉莫不然矣而不早圖之其與亡矣遂去入于宕冥之山不知其所終

王孫濡謂郁離子曰子知荊巫之鬼乎荊人尚鬼而崇祠巫

與鬼爭神則隱而卧其偶鬼弗知其誰為之也乃豎于其鄉鄉之老往祠見其偶之卧焉而起焉鬼見以為是卧我者也毆之踣而死今天下之卧弗可起矣而不避焉無益祗取尤耳

郁離子曰一指之寒弗煥則及於其手足一手足之寒弗煥則周於其四體氣脈之相貫也忽於微而至大故疾病之中人也始於一腠理之不知或知而忽之也遂至于不可救以死不亦悲夫天下之大亡一邑不足以為損是人之常言也一邑之病不救以及一州由一州以及一郡及其甚也然後傾天下之力以救之無及於病而天下之筋骨疏矣是故天下一身也一身之肌肉腠理血脈之所至莫不可遺也必不得已而去則爪甲而已矣窮荒絕徼聖人以爪甲視之雖無所不愛而捐之可也非若手足指之不可遺而視其受病以及乎身也故治天下者惟能知其孰為身孰為爪甲孰為手足指而不逆施之則庶幾乎弗悖矣

楚太子以梧桐之實養梟而冀其鳳鳴焉春申君曰是梟也生而殊性不可易也食何與焉朱英聞之謂春申君曰君知梟之不可以食易其性而為鳳矣而君之門下無非狗偷鼠竊亡賴之人也而君寵榮之食之以玉食薦之以珠履將望之以國士之報以臣觀之亦何異乎以梧桐之實養梟而冀

其鳳鴻也春申君不務卒為李園所殺而門下之士無一人能報者

周厲王使芮伯帥師伐戎得良馬焉將以獻于王芮季曰不如捐之王欲無厭而多信人之言今以師歸而獻馬焉王之左右必以子獲為不止一馬而皆求於子子無以應之則將曉于王王必信之是賈禍也弗聽卒獻之榮夷公果使有求焉弗得遂譖諸王曰伯也隱王怒逐芮伯君子謂芮伯亦有罪焉爾知王之瀆貨而啓之芮伯之罪也

燕王好鳥庭有木皆巢鳥人無敢觸之者為其能知吉凶而司禍福也故凡國有事惟鳥鳴之聽鳥得寵而矜客至則群呀之百鳥皆不敢集也於是大夫國人咸事鳥鳥揚翅以食腥于庭王厭之左右曰先王之所好也一夕有鴞止焉鳥群聚而附之如其類鴞入誶于宮王使射之鴞死鳥乃呀而啄之人皆醜之

穆天子得八駿以造王母歸而伐徐偃王滅之乃立天閑內外之廄八駿居天閑食粟日石其次乘居內廄食粟日八斗又次居外廄食粟日六斗其不在是選者為散馬散馬日食粟五斗又下者為民馬弗齒于官牧以造父為司馬故天下之馬無遺良而上下其食者莫不甘心焉穆王崩造父卒八駿死馬之良駑莫能差然後以產區焉故冀之北土純色者

為上乘居天閑以備王之乘與其應為中乘居內廄以備乘輿之闕戎事用之冀及濟河以北居外廄諸侯及王之公卿大夫及使于四方者用之江淮以南為散馬以遞傳服百役大事弗任也其士食亦視馬高下如造父之舊及夷王之季年盜起內廄之馬當服戎事則皆飽而驕聞鉦鼓而辟易望旆而走乃參以外廄二廄之士不相能內廄曰我乘輿之驂服也外廄曰爾食多而用寡其奚以先我爭而鬨于王王及大臣皆右內廄既而與盜遇外廄先盜北內廄又先上以為功於是外廄之士馬俱懈盜乘而攻之內廄先奔外廄視而弗救亦奔馬之高足驤首者盡沒王大懼乃命出天閑之馬天閑之馬實素習吉行乃言于王而召散馬散馬之士曰戎事尚力食充則力强今食之倍者且不克荷吾儕力少而恒勞懼弗省也王內省而愁慰而遣之且命與天閑同其食而廄粟不繼虛名而已於是四馬之足交于野望粟而取糧不得植其老羸皆殍而其壯皆逸入于盜馬如之王無馬不能師天下蕭然

粥賈三人皆賣鬻于市其一人專取良計入以為出不虛價亦不過取羸一人良不良皆取焉其價之賤貴惟買者之欲而隨以其良不良應之一人不取良惟其多賣則賤其價請益則益之不較於是爭趨之其門之限月一易歲餘而大富

其無取者趨利後而非亦當其事取良者肆其中如斯其食而皆不足郁離子見而歎曰今之為士者亦若是夫昔楚鄙三縣之尹三其一廉而不獲于上官其去也無以僦舟人皆笑以為癡其一擇可而取之人不尤其取而稱其能賢其一無所不取以交于上官子吏卒而賓富民則不待三年舉而任諸綱紀之司雖百姓亦稱其善不亦怪哉

北郭氏之老卒僮僕爭政室壞不修且壓乃召工謀之請粟曰未間女姑自食役人皆饑莅事者弗白而求賄弗與卒不白左是衆工皆憊恚執斧鑿而坐會天大雨霖步廊之柱折兩廡既圯次及于其堂乃用其人之言出粟具饔餼以集工

曰惟所欲而與弗靳工人至視其室不可支則皆辭其一曰向也吾飢請粟而弗得今吾飽矣其二曰子之饔餲矣弗可食矣其三曰子之室腐矣吾無所用其力矣則相率而逝室遂不葺以圯郁離子曰北郭氏之先以信義得人力致富甲天下至其後世一室不保何其忽也家政不脩權歸下隸賄賂公行以失人心非不幸矣

閼逢敦牂之歲戎卒大衆有為狐里子家於外閭者曰狐里先生實知兵可將也聘之狐里子過郁離子辭且請言焉郁離子仰天歎曰嗟乎悲哉是衆也忠矣而獨不為先生計哉狐里子曰何謂也郁離子曰昔者秦始皇帝東巡使徐市入海求三神蓬萊之山請舶弗予予之葦筏辭曰弗任秦皇帝使謁者讓之曰人言先生之有道也寡人聽之而必求舶也則不惟人皆可往也寡人亦能往矣而焉事先生為哉徐市無以應退而私具舟載其童男女三千人宅海島而國焉秦皇帝留連海濱待徐市不至不得三神山而歸殂于沙丘今之用事者皆肉食吾恐先生之請舶而得葦筏也既而果不用

狐里子

郁離子曰治天下者其猶醫乎醫切脈以知證審證以為方證有陰陽虛實脈有浮沉細大而方有汗下補瀉針灼湯劑之法參苓薑桂麻黃芒硝之藥隨其人之病而施焉當則生

不當則死矣是故知證知脈而不善為方非醫也雖有扁鵲之識徒曉曉而無用不知證不知脈道聽塗說以為方而語人曰我能醫是賊天下者也故治亂證也紀綱脈也道德政刑方與法也人才藥也夏之政尚忠殷承其敝而救之以質殷之政尚質周承其敝而救之以文秦用酷刑苛法以箝天下天下苦之而漢承之以寬大守之以寧壹其方與證對其用藥也無舛天下之病有不瘳者鮮矣

郁離子以言忤于時為用事者所惡欲殺之大臣有為其賢者惡之者畏其用飈言毀諸庭庭立者多和之或問和之者曰若識其人乎曰弗識而皆聞之矣或以告郁離子郁離子

笑曰女几之山乾鵲所巢有虎出于樸蔌鵲集而噪之鴝鵒聞之亦集而噪鸜鳩見而問之曰虎行地者也其如子何哉而噪之也鵲曰是嘯而生風吾畏其顛吾巢故噪而去之問於鴝鵒鴝鵒無以對鸜鳩笑曰鵲之巢木末也畏風故忌虎爾穴居者也何以噪為

郁離子曰民猶沙也有天下者惟能搏而聚之耳堯舜之民猶以漆搏沙無時而解故堯崩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非威驅而令肅之也三代之民猶以膠搏沙雖有時而融不釋然離也故以子孫傳數百年必有無道之君而後衰又繼而得賢焉則復興必有大無道如桀與紂而人有賢

聖諸侯如商湯周武王者間之而後亡其無道未如桀紂者亦不亡無道如桀紂而無賢聖諸侯適丁其時而間之者亦不亡霸世之民猶以水搏沙其合也若不可開猶水之冰然一旦消釋則渙然離矣其下者以力聚之猶以手搏沙拳則合放則散不求其聚之之道而以責于民曰是頑而好叛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

平原君患盜誅之不能禁或曰畀賞之足則戢矣虞卿曰不可先王立賞罰以勸懲善惡褒世之政也雖微猶足以激其趨故賞禁僭罰禁濫縣衡以稱之猶懼其不平也而況敢逆施之乎夫民之輕禁以逞欲如水之決必有所自來而塞之斯可矣今此之不塞而力遏其流至于不能制乃不省其闕而欲矯以逆先王之法度是猶欲止水而去其防也其庸有瘳乎夫民有欲而無厭者也節以制之猶或踰焉盜而獲賞利莫大矣利之所在民必趨焉趨而禁之是咸致也趨而不禁人盡盜矣是鼓亂也不戢孰甚焉平原君豁然而寤起再拜受教盡散其私財以濟貧乏申明禁章而重購以賞獲盜者於是趙盜皆走之燕道不拾遺虞卿之教也

州之庸問於郁離子曰雲山出也而山以之靈煙火出也而火以之畜不亦異哉郁離子曰善哉問夫人之用智者亦猶是也夫智人出也善用之猶山之出雲也不善用之猶火之

出煙也韓非囚秦鼂錯死漢煙出火也

魯般

郁離子之市見壞宅而哭之慟或曰是猶可葺與郁離子曰有魯般王爾則可也而今亡矣夫誰與謀之吾聞宅壞而棟不撓者可葺今其棟與梁皆朽且折矣葺之則覆不可觸已不如姑仍之則覺稱之未傾者猶有所付以待能者苟振而摧之將歸咎于葺者弗可當也況葺宅必新其材間其蠹腐其外完而中潰者悉屏之不束椽以為楹不斲柱以為椽其取材也惟其良不問其所產楓柟松栝杉櫧柞櫪無所不收大者為棟為梁小者為杙為栭曲者為枅直者為楹長者為

棖短者為棁非空中而液身者無所不用今嗜闇之夫木拙矣規矩無恒工失其度斧斤刀鑿不知所裁桂櫨柟櫨翦為樵薪雖有般王爾不能輙施其巧而况於無之乎吾何為而不悲也

青丘之山九尾之狐居焉將作妖求髑髏而戴之以拜北斗而傲福于上帝遂往造共工之臺以臨九丘九丘十藪之狐畢集登羽山而人舞焉有老狽見而謂之曰若之所戴者死人之髑髏也人死肉腐而為泥枯骨存焉是為髑髏髑髏之無知與瓦礫無異而其腥穢瓦礫之所不有不可戴也吾聞鬼神好馨香而悅明德腥臊穢惡不可聞也而况敢以瀆上

帝帝怒不可犯也弗悔若必受烈禍狩未至鬭伯之墟獵人邀而伐之攢弩以射其戴髑髏者九尾之狐死聚群狐而焚之沮三百仞三年而是乃熄

漢懸帝之季年東都大旱野草皆焦昆明之池竭洛巫謂其父老曰南山之湫有靈物可起也父老曰是蛟也弗可用也雖得雨必有後災衆曰今旱極矣人如坐爐炭朝不謀夕其暇計後憂乎乃召洛巫與如湫禱而起之酒未畢三奠蛟蜒蜒出有風隨之颷颷然山谷皆殷有頃雷雨大至木盡拔弥三日不止伊洛瀍澗皆溢東都大困始悔不用其父老之言

郁離子曰螢之為明微微也昏夜得之可以燭物取而登諸燭下則熸然亡矣燭亦明矣哉而不能不晦於月也太陽出矣月之明又安在哉故狗制狐豹制狗虎制豹狻猊制虎魏吳晉宋齊梁陳隋之君惟其不當漢祖之時也使其當漢祖之時不敢與布越伍而况能南面哉是故湯武不作而後有桓文桓文不作而後有秦秦之王適逢六國之皆庸君故有聖人弗能用而秦之間得行嗚呼豈秦之能哉

或問勝天下之道曰任德何以勝德曰大德勝小德小德勝無德大德勝大力小德敵大力力生敵德生力力生於德天下無敵故力者勝一時者也德愈久而愈勝者也夫力非吾力也人各力其力也惟大德為能得群力是故德不可窮而

力可困人言五伯之假仁義也或曰是何足道哉郁離子曰是非仁人之言也五伯之時天下之亂極矣稱諸侯之德無以加焉雖假而愈於不能故聖人有取也故曰誠勝假假勝無天下之至誠吾不得見矣得見假之者亦可矣

郁離子曰甚矣仁義之其邇於天下也五伯假之而猶足以維天下而獲天下之顯名而况於出之以忠行之以信者哉今人談仁義以口間取其一二無拂於其欲者時行焉將以賈譽也及其弗獲則舉仁義以為迂而舍之至于死弗寤哀哉

齊湣王既取燕戕宋遂伐趙侵魏南惡楚西絕秦交宗威諸

侯以求為帝平原君問于魯仲連曰齊侯其成乎魯仲連笑曰成哉臣竊悲其為象虎也平原君曰何謂也魯仲連曰臣聞楚人有患狐者多方以捕之弗獲或教之曰虎山獸之雄也天下之獸見之咸讋而亡其神伏而俟命乃使作象虎取虎皮蒙之出于牖下狐入遇焉啼而踣他日豕暴于其田乃使伏象虎而使其子以戈掎諸衢田者呼豕逸于莽遇象虎而反奔衢獲焉楚人大喜以象虎為可以皆服天下之獸矣於是野有如馬被象虎以趨之人或止之曰是駮也真虎且不能當往且敗弗聽馬雷呴而前攫而噬之顱磔而死今齊實象虎而燕與宋狐與豕也弗戒諸侯其無駮乎明年望諸君以諸侯之師入齊湣王為淖齒所殺

蟾蜍游于泱漭之澤蚵蚾以其族見喜其類已也欲與俱入月使蟾蜍呼之問曰彼何食曰彼宅于月中身棲桂樹之陰餐泰和之淳精吸風露之華滋他無所食也蚵蚾曰若是則予不能從矣予處泱漭之中一日而三飽予焉能從彼單棲于穴寥枵其胃腸而吸飲風露乎問其食不對蟾蜍復命使返而窺之則方據溷而食其蛆盬糞汁而飲之滿腹然後出呐呐然蟾蜍返曰彼之食溷蛆與糞汁也一日不可無也而焉能從予蟾蜍俛頫而咍曰嗚呼予何罪乎而生與此物類也

郁離子曰豺之智其出於庶獸者乎嗚呼豈獨獸哉人之無知也亦不如之矣故豺之力非虎敵也而獨見焉則避及其朋之來也則相與掎角之盡虎之力得一豺焉未暇顧其後也而掎之者至矣虎雖猛其奚以當之長平之役以四十萬之衆投戈甲而受死惟其智之不如豺而已

玄豹

石羊先生謂郁離子曰嗚呼世有欲蓋而彰欲抑而揚欲揜其明而播其聲者不亦異乎郁離子喟然歎曰子不見夫南山之玄豹乎其始也黯黯耳人莫之知也霧雨七日不下食以澤其毛而成其文文成矣而復欲退何其蚩也是故縣黎之玉處頑石之中而潛于幽谷之底其壽可以與天地俱也無故而舒其光使人矚而發之於是乎椎鑿求而剞劂發矣桂樹之輪囷詰蟉與樗櫟奚異而斧斤尋之不憚阻遠者何也以其香之達也故曰欲人之不見莫若物其明欲人之不知莫若瘖其聲是故鸚鵡繫于能言蜩螗獲于善鳴樗以惡而免割瓠以苦而不烹何如翳子之燁燁而返子之冥冥乎石羊先生悵然久之曰惜乎予聞之晚也

南山之隈有大木群蟻萃焉穿其中而積土其外於是木朽而蟻日蕃則分處其南北之柯蟻之垤瘯如也一日野火至北處南者走而北處北者走而南不能走者折斷而墜于火所

未至已而俱葬無遺者
東南之美有荊山之麝臍焉荊人有逐麝者麝急則抉其臍投諸莽逐者趨焉麝因得以逸令尹子文聞之曰是獸也而人有弗知之者以賄亡其身以及其家何其知之不如麝耶
子游為武城宰郭門之垤有鸛遷其巢于墓門之表墓門之老以告曰鸛知天將雨之鳥也而驟遷其巢邑其大水乎子游曰諾命邑人悉具舟以俟居數日水果大至郭門之垤沒而雨不止水且及于墓門之表鸛之巢翹翹然徘徊長唳莫知其所處也子游曰悲哉是亦有知矣惜乎其未遠也
西郭子僑與公孫詭隨涉虛俱為微行昏夜踰其鄰人之垣

鄰人惡之坎其往來之涂而置溷焉一夕又往子僑先墮于溷弗言而招詭隨詭隨從之墮欲呼子僑掩其口曰勿言俄而涉虛至亦墮子僑乃言曰我欲其無相哂也君子謂西郭子僑非人也已則不慎自取汙辱而包藏禍心以陷其友其不仁甚矣
蒼筤之山溪水合流入于江有道士築于其上以事佛甚謹一夕山水大出漂室廬塞溪而下人騎木乘屋號呼求救者聲相連也道士具大舟躬蓑笠立水滸督善水者繩以俟人至即投木索引之所存活甚衆平旦有獸身沒波濤中而浮其首左右盼若求救者道士曰是亦有生必速救之舟人應言往以木接上之乃虎也始則矇矇然坐而舐其毛比及岸則瞠目眡道士躍而攫之仆地舟人奔救道士得不死而重傷焉郁離子曰哀哉是亦道士之過也知其非人而救之非道士之過乎雖然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道士有焉
蔘龍先生采藥于山有老父坐石上揖之不起蔘龍先生拱而立頃之老父仰而噓俯而凝其神王如也頷而笑曰子欲采藥乎余亦采藥者也今子雖采藥而未知藥也知藥莫若我蔘龍先生跪曰願受教老父曰坐吾語子中黃之山有藥焉龍鱗而鳳葩玉質而金英宵納月彩晨晞日精乾厚坤以為家滌沆瀣之流榮其味不苦不酸其性不熱不寒淡如也

淳如也其名曰芝之得而服之壽考以康百病不生皞皞熙熙躋于泰寧而五百年一過之太行之山有草焉丹莖而紫葉根如伏龍葉如翠翹忽忽若若荂茂以榮其名曰參得而服之老者耆少者壽病者已死者起而三百年一過之南條之山有草焉性溫而和味芳以辛馥馥芬芬香氣襲人其名曰朮得而服之養精益神救死扶生去疾除根蠲痾安寢興以安而百年一過之崆峒之山有木焉碧幹而瓊枝綠葉蒼菁上拂穹蒼下臨層崖霜雪灑之而不凝赤日過之而不炎其榮菲菲其味如飴鬼魅畏之避不敢窺其名曰桂餌而服之可以祛百邪消毒遏扶陽抑陰歛真歸元岷山之陰有草

其葉如羿眊根如闔命味如人膺臭如嘐然不能容物首旦
黃良爽而服之推去宿惡破癥解結無纖不滌如沸海熱一
掃無迹如司寇之殛殘賊之二物也有病乃服無病者不服
也故有弗用用必中陰谷有草狀如黃精背陽而生入口口
裂有肉肉潰名曰鉤吻要之隰有草其狀如葵葉露潤人
流為瘡痍刻骨絕筋名曰斷腸之草之二草者俱有殺人之
能而無愈疾之功吾子其慎擇之我無求美弗得而為形似
者所誤秦龍先生愀然而悲顧求老人已不知其所之矣

梓謂棘曰爾何為乎脩脩而不揚構構而無所容幽樓於灌
莽之中蹐朽簭而不見太陽不已痗乎吾幹竦等岸梢拂九
陽根入九陰日月過而留其輝風雨會而流其滋鵷雛鸑鷟
朝夕和鳴暖靄晴嵐山蒸澤烘結為祥雲五色備象八音成
聲絢為文章抱日浮光蔚兮若濯錦出蜀江粲兮若荼葩曜
都旁是以匠石見而愛之期以為明堂之棟梁吾視棘倚風
而嘯振條而吟曰美矣哉吾聞之冶容色者侮之招麗服飾
者盜之招多才能者忌之招今子之美冠群超倫名彰于時
秦運未開其度無人責變于之不得為明堂之棟梁而剪為
黃腸與腐肉同歸于宜宜之鄉雖欲見太陽其可得乎危人
不盈尋大不喻指扶疎犯律不文不理天不畀之以材而畀
之以刺使人不敢撫禽不敢萃故雖無子之美而亦無子之

憂則吾之所得多矣吾又安所求哉

宋王欲使熊蟄父為司馬熊蟄父辭宋王謂杞離曰薄諸乎
吾將以為太宰杞離曰臣請試之旦日之熊蟄父氏不遇遇
其僕于逵為道王之意其僕曰小人不能知也然嘗聞之南
海之島人食蛇北游于中國腊蛇以為糧之齊齊人館之厚
客喜備主人以文鼈之修主人吐舌而走客弗喻為其薄也
戒皂臣求王虺以致之今王與大夫無亦猶是與杞離慚而
退

郁離子學道于藐乾羅子冥授化鐵為金之術遂往入九折
之山得爐冶之鋼而鍊之以左目取火于太陽右目取水於

太陰驅役雷風收拾鬼神以集于黃中渾渾沌沌如珠在胎
烶烶熒熒如日將升仙人皆仰之矣山鬼窺而慄焉嘯其徒
謀之曰有怪女知之乎若不早圖而待其成悔無及矣乃使
猓與貐挽之百端不能破乃群號而訴諸帝曰天生物而賦
之形與性謂天貴賤司命掌之弗可移也夫是謂之天常今彼
將以知奪之以竊天權弗可假也帝怒命方伯胥鼓之以橐
韝之鞴鐵雖弗可止遂不能成金

石羊先生謂郁離子曰子不知子之憂乎郁離子曰何為其
不知也曰何以知之曰周人有好姣服者有不足於其心則
怔忪而不寧必易而後慊一日有所之衹湟而弗知也揚揚

而趨樂甚其友半途而指之溼則悅而[illegible]撫而拯之溼去而跡在其心妯妯然五步而六視不成行[illegible]復鄭子陽好其妻其妻美而額歷蔽之以祉三年未之見一夕而褫其祉見焉則快然不樂巾且而不寐其妻雖以祉蔽之終不好矣故陰谷之木生于嵌巖之下終年不見日月之光而不怨者不知天之有日月也梧丘之野人種稻以為食歲儲舊而待新新未嘗不敢竭其舊且日之敢視其禾皆穎而且栗蒔而歸曰新可期矣則皆發其舊與其人飽之舊且盡而新未熟不勝其饑望與其子及妻更往而迭視暵其[illegible]而禾愈青走非禾之逐青也望之者切也荊人有走虎而[illegible]其子者以為虎已

食之矣弗求矣人有見而告之曰爾子在盍速求之弗信來薪者以歸子之他日過而爭之其子弗識矣趙王之太子病召醫緩醫緩至曰病革矣非萬金之藥弗可問之曰是必得代之赭荊之王岣嶁之沙[illegible][illegible]青蛉之空曾青崑崙之紫白英合浦之珠蜀之犀三佛之寶角豎無閒之珣玗琪合而銷而鍊之一年而和二年而成三年而金粟生則取而埋諸上中又三年而服之斯可以起矣淳于公聞而笑之曰誠哉所謂醫緩矣莊子之齊見餓人而哀之餓者從而求食莊子曰吾已不食七日矣餓者吁曰吾見過我者多矣莫我哀也哀我者惟夫子向使夫子不不食其能哀我乎奈能先生詔右

羊子曰往乎浙于江十日而風恒從西來及還而沿又十日而風恒從東來從者恚而泣羊子啼之曰天有風士為乎汝乎何為泣也

靈丘丈人

靈丘之丈人善養蜂歲收蜜數百斛蠟稱之於是其富比封君焉丈人卒其子繼之未朞月蜂有舉族去者弗恤也歲餘去且半又歲餘盡去其家遂貧陶朱公之齊過而問焉曰是何昔者之熇熇而今日之涼涼也其鄰之叟對曰以蜂請問其故對曰昔者丈人之養蜂也園有廬廬有守刳木以為蜂之宮不罅不庮其置也疏密有行新舊有次坐有方牖有鄉

五五為伍一人司之視其生息調其暄寒鞏其構架時其墐發蕃則從之析之寡則與之裒之不使有二王也去其蛛蟊蚍蜉彌其土蜂蠅豹夏不烈日冬不凝冱飄風吹而不搖淋雨沃而不漬其取蜜也分其羸而已矣不竭其力也於是故者安新者息丈人不出戶而收其利今其子則不然矣園廬不葺汙穢不治燥濕不調啟閉無節居處臲卼出入障礙而蜂不樂其居矣及其久也蛅蟖同其房不知螻蟻鑽其室而不禁鷯鷂掠之于白日狐狸竊之于昏夜莫之察也取蜜而已又焉得不涼涼也哉陶朱公曰噫二三子識之為國有民者可以鑒矣

郁離子曰刑威令也其法至于殺而生人之道存焉赦德令也其意在乎生而殺人之道存焉書曰刑期于無刑又曰眚災肆赦此先王之心也故以刑制刑期于使民畏刑有必行民知犯之之必死也則不敢犯矣赦者所以矜惷愚宥過誤知罪不避而輒原焉是啓僥倖之心而教人犯也至于擒獮惡積不得已而誅之是以恩為罪也然則赦令卒不可行與曰法有二有古今之通禁有一代之私禁古今之通禁惡逆也殺人傷人及盜之類也而釋勿治是代之為則也一代之私禁茶塩錢幣之類也民無以為生而官不能恤於是乎有犯雖罪以為衛原情而貸之可也

濟陰之賈人渡河而亡其舟棲于浮苴之上號焉有漁者以舟往救之未至賈人急號曰我濟上之巨室也能救我予爾百金漁者載而升諸陸則予十金漁者曰向許百金而今予十金無乃不可乎賈人勃然作色曰若漁者也一日之獲幾何而驟得十金猶為不足乎漁者黯然而退他日賈人浮呂梁而下舟薄于石又覆而漁者在焉人曰盍救諸漁者曰是許金而不酬者也立而觀之遂沒郁離子曰或稱賈人重財而輕命始吾不信而今知有之矣張子房謂漢王曰秦將賈人子可啗也抑所謂習與性成者與此陶朱公之長子所以死其弟也孟子曰故術不可不慎也信哉

衞懿公好禽見觝牛而悅之祿其牧人如中大夫甯子諫曰不可牛之用在耕不在觝觝其牛耕必廢耕國之本也其可廢乎臣聞之君人者不以欲妨民弗聽於是衞牛之觝者賈倍於耕牛牧牛者皆釋耕而教觝農官弗能禁郊有馬生駒不能走而善鳴公又悅而納諸廄甯子曰是妖也君不寤國必亡夫馬齊力者也鳴非其事也邦君為天牧民設官分職以任其事廢事失職厥有常刑故非事之事若不舉焉枉其源也妖之興也人實召之自今以往衞國必多不耕之夫不織之婦矣君必悔之又弗聽明年狄伐衞衞侯將登車而御失其御將戰士皆不能執弓矢遂敗于滎澤滅懿公

鳌彨問于郁離子曰盜日殺而日多何也郁離子曰未也而今方多耳鳌彨曰何若是其也郁離子曰乗子之車猶子之號天下之生將盡為盜鳌彨曰請問之郁離子曰昔者蠻蜒暴於氐僰之間蜀王使相回帥師伐之畏弗進作土門而壁焉其士卒日食于民民不堪於是五丁鑿山以出于江之源擒蠻蜒殺之相回聞蠻蜒之死也毀壁而出取其尸以為功曰我之徒兵實殺之五丁怒殺相回排大彭而雍之江江水逆流覆王宫王升木而號化為杜鵑今天下之治盜者皆相回也民不甘餧肉于蠻蜒也能無洩五丁之怒者乎

晉靈公好狗築狗圈于曲沃衣之繡嬖人屠岸賈因公之好

也則令狗以悅公公益尚狗一夕狐入于絳宫驚襄夫人夫人怒公使狗搏狐弗勝屠岸賈命虞人取他狐以獻曰狗實獲狐公大喜食狗以大夫之俎下令國人曰有犯吾狗者刖之於是國人皆畏狗狗入市取羊豕以食飽則曳以歸屠岸賈氏屠岸賈大獲大夫有欲言事者不因屠岸賈則狗嗥噬之趙宣子將諫狗逆而拒諸門弗克入他日狗入苑食公羊屠岸賈欺曰趙盾之狗也公怒使殺趙盾國人救之宣子出奔秦趙穿因衆怒攻屠岸賈殺之遂弑靈公于桃園狗散走國中國人悉禽而烹之君子曰甚矣屠岸賈之為小人也譎狗以蠱君卒亡其身以及其君寵安足恃哉人之言曰蠱食木木盡則蠱死其如晉靈公之狗矣

郁離子自吳歸粵相國使人送之曰使自擇官舟以渡送者未至於是舟泊于滸者以千數郁離子欲擇之而不能識送者至問之曰舟若是多也惡乎擇對曰甚易也但視其敝篷折櫓而破颿者即官舟也從而得之郁離子仰天歎曰今之治政其亦以民為官民與則愛之者鮮矣宜其敝也

楚王好安陵君安陵君用事景睢邀江乙使言于安陵君曰楚國多貧民請以雲夢之田貸之耕以食無使失所安陵君言于王而許之他日見景子問其入之數景子曰無之安陵君愕曰吾以子為利於王而言焉乃以與人而為恩乎景睢失色而退語其人曰國危矣志利而忘民危之道也

衛靈公怒彌子瑕抉出之瑕懼三日不敢入朝公謂祝鮀曰瑕也懟乎子魚對曰無之公曰何謂無之子魚曰君不觀夫狗乎夫狗依人以食者也主人怒而抉之嘷而逝及其欲食也葸葸然復來忘其抉矣今瑕君狗也仰於君以食者也一朝不得於君則一日之食曠焉其何敢懟乎公曰然哉

瞽聵

郁離子曰自瞽者樂言己之長自聵者樂言人之短樂言己之長者不知己樂言人之短者不知人不知己者無所見不知人者無所聞無見者謂之瞽無聞者謂之聵人有耳目而

見聞有所不及恒思所以聰明之猶懼其蔽塞也而況於自瞽自聵乎瞽且聵而以欺人曰予知且能然而不喪者蓋之有也

郁離子曰諱者欺之媒乎矜者諂之宅乎媒以招之宅以納之姦其不至乎故舟必漏也而後水入焉土必濕也而後苔生焉姦人伺隙以圖進其身奚暇為人國家計哉故因其矜也而施之諂因其諱也而投以欺然後昭然知其為諂與欺而弗之拒也由是而貫貫而後寵生焉寵生慕慕生效夫姦人之得志於人國家也一旦不能堪也而況於慕效之相承乎腐肉之致蠅非特盡其肉而已也蠅生蛆而蛆復為蠅蠅

蛆相生而不窮夫何以當之是故君子之修慝辨惑如良醫之治疾也鍼其膏肓絕其根源然後邪淫不生苟知詔與欺之能喪人心亡人國也弭其嫉壞其宅姦者熄矣

郁里子之友謂其大夫曰日君之左服病醫人曰得生馬之血以飲之可起也君之圉人使求僕之驂僕雖未與也大夫曰殺馬以活馬非人情也夫何敢郁里子曰僕亦竊有疑焉雖然亦既知君之心矣願因而有所請僕聞有國者必以農耕而兵戰也農與兵孰非君之民哉故兵不足則農無以為衛農不足則兵無以為食兵之與農猶足與手不可以獨無也今君之兵暴於農而君不禁農與兵有訟則農必左耕者

困矣是見手而不見足也今君之圉人見君之不可無服而不見僕之不可無驂也昔者陳胡公之元妃大姬好舞於是宛丘之人皆拔其桑而植柳僕竊為君畏之

宋王偃惡楚威王好言楚之非且日視朝必詆楚以為笑且曰楚之不能若是甚矣吾其得楚乎群臣和之如出一口於是行旅之自楚適宋者必構楚短以為容國人大夫傳以達于朝狃而揚遂以楚為果不如宋而先為其言者亦遂焉於是謀伐楚大夫華犨諫曰宋之非楚敵也舊矣猶夔牛之於鼫鼠也使誠如王言楚之力猶足以十宋宋一楚十十勝不足以直一敗其可以國試乎弗聽遂起兵敗楚師于潁上王益逞華犨復諫曰臣聞小之勝大也幸其不吾虞也幸不可常勝不可恃兵不可玩敵不可侮侮小人且不可況大國乎今楚懼矣而王益盈大懼小盈禍其至矣王怒華犨出奔齊明年宋復伐楚楚人伐敗之遂滅宋

越王燕群臣而言吳王夫差之亡也以殺子胥故群臣未應大夫子餘起而言曰臣嘗之東海矣東海之若游于青渚萬靈會焉介鱗之從者以班見夔出鼈延頸而笑夔曰爾何笑鼈曰吾笑爾之蹻躍而憂爾之踣也夔曰我之蹻躍不猶爾之跛跛乎且我之用一而爾用四四猶不爾持也而笑我乎故跂之則蹶其肝曳之則毀其腹終日匍匐所行幾許爾胡

不自憂而憂我也今王殺大夫種而走范蠡四方之士掉首不敢南顧越無人矣臣恐諸侯之笑王者在後也王默然

即且與蝁遇于壇蝁寨首而逝即且追之蹁旋焉繞之蝁迷其所如則呀以待即且擁其首身弧屈而矢發入其航食其心齧其脅出其尻蝁死不知也他日行於煁見蛞蝓欲取之蚿謂之曰是小而毒不可觸也即且怒曰甚矣爾之欺予也夫天下之至毒莫如蛇而蛇之毒者又莫如蝁蝁噬木則木槁齧人則人斃其烈猶火也而吾入其航食其心狙其腹腸醉其血而飽其膂三日而醉融融然夫何有於一寸之蚰蜒乎跂其足而爽之蛞蝓舒舒焉曲直其角噴其沫以

俟之即且黏而頰欲走則足與須盡觧觧聰聰而卧為螳所食

楚有養狙以為生者楚人謂之狙公旦日必部分衆狙于庭使老狙率以之山中求草木之實賦什一以自奉或不給則加鞭箠焉群狙皆畏苦之弗敢違也一日有小狙謂衆狙曰山之果公所樹與曰否也天生也曰非公不得而取與曰否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則吾何假扵彼而為之役乎言未既衆狙皆寤其夕相與伺狙公之寢破柵毀柙取其積相携而入于林中不復歸狙公卒餒而死郁離子曰世有以術使民而無道揆者其如狙公乎惟其昏而未覺也一旦有開之其術

窮矣

蒙人衣狻猊之皮以適壙虎見之而走謂虎為畏己也返而矜有大志明日服狐裘而往復與虎遇虎立而睨之怒其不走也叱之為虎所食郗妻子泛于河中流而溺水渦洑而出之得壺以濟岸以為天祐己也歸而不事畬又不事穡魯人伐而分其國齊弗救君子曰無畏者禍之本乎惟有德可以受天祥祥不妄集聖人實有之猶內省而惕畏其不能勝也而况敢自祥乎非祥而以為祥喪其心矣其能免乎

郁離子謂姬獻曰吾嘗游汶泗之間見叢祠焉其中為天仙其左右為鬼伯天仙之祠香燭之外無物而鬼伯之祠撃鍾烹羶明膏火窮晝夜今子之庭無兩勝異者皆如市鵝羊鴨雞之聲啞啞嘈嘈不得聞人語吾竊子之不能為天仙而為鬼伯也明年而敗于匏瓜之墟姬獻死焉

有獻陵鯉于商陵君者以為龍焉商陵君大悅問其食曰螘商陵君使豢而擾之或曰是陵鯉也非龍也商陵君怒抶之扵是左右皆懼莫敢言非龍者遂從而神之商陵君觀龍龍卷屈如丸倏而伸左右皆佯驚稱龍之神商陵君又大悅徙君之宮中夜穴甓而逝左右走報曰龍用壯今果穿石去矣商陵君視其跡則悼惜不已乃養螘以伺冀其復來也無何天大雨震電真龍出焉商陵君謂為豢龍來矣螘以邀之龍

怒震其宮商陵君死君子曰甚矣商陵君之愚也非龍而以為龍及其見真龍也則以陵鯉之食待之卒震以死自取之也

寘谷之人畏日恒穴土而居陰有蜮焉能作霧譁事之出入憑焉扵是其國晝夜霧巫紿之曰吾神已食日矣日亡矣遂信以為天無日也乃盡廢其穴之居而處塏羲和氏之子之嘗過焉謂之曰日不亡也今子之所翳者霧也霧之氣可以晦日景而焉能亡日日與天同其久者也惡乎亡吾聞之陰不勝陽妖不勝正蜮陰妖也鬼神之所詰雷霆之所射也今乘天之用否而逞其姦又因人之謟以憑其妖妖其能久乎

夫宍子之常居也今以謫致妖而棄其常居蛇死霧必散日之赫其可當乎國人謀諸巫巫恐洩其紿遂沮之未幾月當殺其蛇蛇死而霧散冥谷之人相呴而橋

粵人有采山而得菌其大盈箱其葉九成其色如金其光四照以歸謂其妻子曰此所謂神芝者也食之者仙吾聞仙必有分天不妄與也人求弗能得而吾得之吾其仙矣乃沐浴齋三日而烹食之入嚥而死其子視之曰吾聞得仙者必蛻其骸人為骸所累故不得仙今吾父蛻其骸矣非死也乃食其餘又死於是同室之人皆食之而死郁離子曰今之求生而得死者皆是之類乎故張罔以逐禽使無所逃而獲非不知而不避者也設食而機之則其獲也皆非知之而不避者也南方有鳥五采而象鳳名曰昭明其性好亂故出則天下起兵西方有獸斑文而象虎名曰騶虞其性好仁故出則天下偃兵其不知者莫不以為鳳與虎也今天下之人孰不曰予有知也由此觀之遠矣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二終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三

後學麗水何鏜編校

郁離子

枸櫞

梁王嗜果使使者求諸吳吳人予之橘王食之美他日又求焉予之柑王食之尤美則意其猶有美者未予也惎使者聘于吳而密訪焉槃兒之鄙人有植枸櫞于庭者其實大如瓜使者見而愕之曰美哉煌煌乎柑不如矣求之弗予歸言于梁王梁王曰吾固知吳人之靳也命使者以幣請之朝而進之薦而後嘗之未畢一臠王舌縮而不能噤齒柔而不能咀臄鼻頞頻以讓使者使者以詰吳人吳人曰吾國果之美者橘與柑也既皆以應王求無以尚矣而王之求弗置使者又不詢而覜諸其外美宜乎所得之不稱所求也夫木產于土有土斯有木於是乎果實生焉果之所產不惟吳王不徧索而獨求之吳吾恐枸櫞之日至而終無適王口者也

公儀子為政於魏魏人淳于猗以才智自薦公儀子試而知其弗任也退之淳于猗之西河西河守使人道而入諸趙趙人以為將西河守謂公儀子曰是必攻趙矣趙攻魏國之利也公儀子愀然不悅曰如大夫言是魏國之恥也昔者由余戎人也由余入秦秦穆公用之由余貫秦人不敢輕戎吾懼

趙人之由是輕魏也

泗水之濵多美石孟嘗君為薛公使使者求之以幣泗濵之人問曰君用是奚為哉使者對曰吾君封于薛將崇宗廟之祀製雅樂焉微君之石無以為之磬使隷人敬請于下執事惟君圖之泗濵人大喜告于其父老齋戒熏使者以車十乘致石于孟嘗君孟嘗君館泗濵人而置石于外朝他日下宫之礎闕孟嘗君命以其石為之泗濵人辭諸孟嘗君曰下邑之石天生而地成之昔者禹平水土命后夔取而為之郊廟以諧八音衆聲依之任土作貢定為方物要之明神不敢褻也君命使者来求于下邑曰以崇宗廟之祀下邑之人畏君之威不敢不供齋戒肅使者致于君君以置諸外朝未有定命不敢以請今聞諸館人曰將以為下宫之礎臣實不敢聞命謝而走諸侯之客聞之皆去於是秦與楚合謀伐齊孟嘗君大恐命駕趍謝客親御泗濵人迎石登諸廟以為磬諸侯之客聞之皆来秦楚之兵亦觧君子曰國君之舉不可以不慎也如是哉孟嘗君失信于一石天下之人疾之而况得罪于賢士哉雖然孟嘗君亦能補過者也齊國復强不亦宜乎

越王使其大夫子餘造舟舟成有賈人来掌為工子餘弗用賈人去之吳因王孫率以見吳王且言越大夫之不能用人也他日王孫率與之觀于江颶作江中之舟擾則收指以示王孫率曰某且覆某不覆無不如其言王孫率大奇之舉于吳王以為舟正越人聞之尤子餘子餘曰吾非不知也吾嘗與之處矣是好夸而謂越國之人無已若者吾聞好夸者恒是已以求多諛謂人莫若已者必精于察人而闇自察也今吳用之償其事者必是夫矣越人未之信未幾吳伐楚王使操餘皇浮五湖而出三江迫于扶胥之口沒焉越人乃服子餘之明且曰使斯人弗試而死則大夫受遺才之謗雖咎繇不能直之矣

越人冦不辜避兵而走剝食無以治舍徘徊于天姥之下得大木而庥焉安一夕將斧其根以為薪其妻止之曰吾無廬而託是以庇身也自吾之止於是也驕陽赫而不吾灼寒露零而不吾淒飄風揚而不吾慄雷雨晦冥而不吾震誰之力耶吾當保之如赤子仰之如慈母愛之如身體猶懼其不蕃且殖也而况敢毀傷之乎吾聞之水泉縮而潛魚驚霜鍾鳴而巢鳥悲畏夫川之竭林之落也魚鳥且然而况於人乎郁離子聞之曰哀哉是夫也而其知不如一婦人也嗚呼豈獨不如一婦人哉則亦為魚之不若矣

東甌之人謂火為虎其稱火與虎無別也其國無陶冶而覆屋以茅故多火災國人咸苦之海隅之賈人適晉聞晉國有馮婦善搏虎馮婦所在則其邑無虎歸以語東甌君東甌君

大喜以馬十駟玉二瑴文錦十純命賈人為行人求馮婦於晉馮婦至東甌君命駕虛左迎之于國門外共載而入館于國中為上客明日市有火國人奔告馮婦馮婦攘臂從國人出求虎弗得火迫于宫肆國人擁馮婦以趨火灼而死於是賈人以妄得罪而馮婦死弗寤

燕文公之路馬死或告之曰畢耳氏之馬良請求之辭曰野馬也不足以充君駟公使彊之逃蘇代之徒欲以其馬售公弗取巫閭大夫入言曰君求馬將以駕乘輿也何必近舍其所欲售而遠取其不欲售者乎公曰吾惡夫自衒者對曰昔中行伯求婦于齊高鮑氏皆許之謀諸叔向叔向曰娶婦所

以承宗祧奉祭祀不可苟也惟其賢而已今君之求馬亦惟其良而已可也昔者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逃堯弗彊也而卒得舜甯戚飯牛以自售于齊桓公桓公用之而卒得管仲使堯不聽許由何以得舜桓公不用甯子何以得管仲君何固焉

晉獻公滅虞虞賓其俘于下陽使士蔿監焉其大夫多逃士蔿弗禁公聞之怒召士蔿讓之士蔿對曰君以是為可以文吾國之用也夫夫彼虞公之臣也皆嘗任虞公之事矣食虞公之祿而立虞公之朝聞虞公之政虞亡不能救虞公執而身隨之君將焉用是為哉公曰吾懼其鄰國之之也士蔿笑曰若是則臣滋惑矣公曰何哉士蔿曰往歲臣之里有厲卜之曰叢為祟於是集里之老幼召巫覡具舟車奉牲幣羞桃茢男女以班舉叢而寘諸衢東里之人利其器物而收之因得厲焉死者且過半故廢社之土不可以塗宮室棄出之婦不可以主中饋鬼神之所遺也今虞之賢臣曰宮之奇百里奚而已矣宮之奇先虞公之亡而以其族去百里奚與於俘則君既入之秦矣其他奚取焉而必欲置之曰無使適鄰國君實欲善鄰則曰愛厥苗無遺莠可也今君坐不安食不甘繕甲兵以覘四封無歲不征豈有他哉求吾欲也敵釁未生無所用謀如其弗欲猶將納之矧自往焉如其用諸適吾願也

君何怒為公曰善

郁離子曰鳥獸之與人非類也人能擾而馴之人亦何所不可為哉鳥獸以山藪為家而豢養于樊籠之中非其情也而卒能馴之者使之得其所嗜好而無違也今有養鳥獸而不能使之馴則不食之以其心之所欲處之以其性之所安而加矯迫焉則有死耳烏乎其能馴之也人與人為同類其情為易通非若鳥獸之無知也而欲奪其所好遺之以其所不好絕其所欲彊之以其所不欲迫之而使從其果心悅而誠服耶其亦有所顧畏而不得已耶若曰非心悅誠服而出不得已乃欲使之治吾國御吾事則堯舜亦不能矣

孫子自梁之齊田忌郊迎之而師事焉飲食必親嘗寢興必
親問孫子所喜田忌亦喜之孫子所不欲田忌亦不欲也郁
離子謂孫子曰子知蛩蛩駏虛之與蹷乎蛩蛩駏虛負蹷以走
為其能齧甘草以食已也非愛其將為人獲而負之也今子
為蹷而田子蛩蛩駏虛也子其識之孫子曰諾

或問致人之道郁離子曰道致賢食致民淵致魚藪致獸林
致鳥臭致蠅利致賈故善致物者各以其所好致之則天下
無不可致者矣是故不患其有所不至而患其有所不安能
致而不能安不如不致之亡傷也粤人有學致鬼者三年得
其術於是壇其室之北隅以集鬼鬼至而多無以食則相帥

以為妖聲聞于外一夕其人死而焚其室鄰里莫不笑

韓垣之齊以策干齊王王不用韓垣怒出誹言王聞而拘諸
司寇將殺之田無吾見王以語之田無吾曰臣聞娵萌學擾
象而工比之義梁以擾象之術干義梁君義梁君不審退而
誹諸館館人曰非吾君之不聽子也顧無所待象也娵萌擬
而歸醫胡之魏見魏太子之神馳而氣不屬也謂之曰太子
病矣不疾治且不可救太子怒以為謗已也使人刺醫胡醫
胡死魏太子亦病以死夫以策干人不合而怨者非也人有
言不察志而譽之亦非也臣聞之江海不與坎井爭其清雷
霆不與蛙蚓鬭其聲硜硜之夫何足殺哉王乃釋韓垣

楚王問於陳軫曰寡人之待士也盡心矣而四方之賢者不
貺寡人何也陳子曰臣少嘗游燕假館于燕市左右皆列肆
惟東家甲焉帳卧起居飲食器用無不備有而客之之者日
不過一二或終日無一焉問其故則家有猛狗聞人聲而出
噬非有左右之先容則莫敢蹊其庭今王之門無亦有噬狗
乎此士所以艱其來也

秦楚交惡楚左尹郄惡奔秦極言楚國之非秦王喜欲以為
五大夫陳軫曰臣之里有出妻而再嫁者日與其後夫言前
夫之非意甚相得也一日又失愛于其後夫而嫁于郭南之
寓人又言其後夫如昔者其人為其後夫言之後夫笑曰是

所以語子者猶前日之語我也今左尹自楚來而極言楚國
之非若他日又得罪于王而之他國則將移其所以訾楚者
訾王矣秦王由是不用郄惡

杞離謂熊蟄父曰子亦知有烏蜂乎黃蜂殫其力以為蜜烏
蜂不能為蜜而惟食蜜故將瑾戶其王使視蓄而計課必盡
逐其烏蜂其不去者衆嚌而殺之今君于朝者無小大無不
胝手瘃足以任王事皆有益于楚國者也而子獨遨以食先
星而卧見日而未起是無益于楚國者也且夕且計課吾憂
子之為烏蜂也熊蟄父曰子不覩夫人之面乎目與鼻口皆
日用之急獨眉無所事若可去也然人皆有眉而子獨無眉

其可覩乎以楚國之大而不能容一遨以食之士吾恐其為無眉之人以貽觀者笑也楚王聞之益厚待熊贄又

漢八年高皇帝崩呂太后臨朝聽政大臣患匈奴之強將與為和親議使者太后惡宦者中行說欲去之故使往焉欒布諫曰陛下之所以使中行說者不過以匈奴驕恣必不能善待漢使或留之則非我所惜從而棄之耳臣獨以為不便夫使所以達主命釋仇讎好決疑解紛界不可以屈國體高不可以激敵志察變應機以制事權國之榮辱己之休戚非素所愛信而知其忠且亮者不可遣也今中行說刑臣也名不齒於國士又陛下之所素惡夫素惡於君則不重其君名不

齒於國士則不重其身臣懼其泄國情而開敵釁夫也弗聽欒布退謂辟陽侯曰子不力諫比邊自此弗寧矣昔鄭伯惡其大夫高克弗能去而使帥師以禦狄次于河上久而不召衆潰高克奔陳春秋書曰鄭棄其師病鄭伯也今使說也如匈奴無乃棄說以及其介幣乎昔晉之敗于邲也先穀實往楚師楚之敗于鄢陵也苗賁皇實在晉此古人之債車轍也上必悔之

楚王患其令尹驁呂臣之不能欲去之訪于宜申宜申曰未可王曰何故宜申曰令尹楚相也國之大事莫大乎置相弗可輕也今王欲去其相必先擇夫間之者有乃可耳王曰然曰令尹之不足以相楚國不惟諸大夫及國人知之鬼神亦實知之大夫獨以為未可寡人惑焉宜申曰不然臣之里有巨室梁蠹且壓請將易之召匠爾匠爾曰梁實蠹不可以不易然必先得材焉不則未可也其人不能堪乃召他匠束群小木以易之其年冬十有一月大雨雪梁折而屋圮今令尹雖不能而承其祖父之餘國人與之素矣而楚國之新臣莉未有聞者此臣之所以曰未可也

趙人患鼠乞猫于中山中山人予之猫善捕鼠及雞月餘鼠盡而其雞亦盡其子患之告其父曰盍去諸其父曰是非若所知也吾之患在鼠不在乎無雞夫有鼠則竊吾食毀吾衣

穿吾垣墉壞傷吾器用吾將飢寒焉不病於無雞乎無雞者弗食雞則已耳去飢寒猶遠若之何而去夫猫也

客有短吳起於魏武侯者曰吳起貪不可用也武侯疎吳起公子成入見曰君奚為疎吳起也武侯曰人言起貪寡人是以不樂焉公子成曰君過矣夫起之能天下之士莫先焉惟其貪也是以來事君不然君豈能臣之哉且君自以為與殷湯周武王孰賢務光伯夷天下之不貪者也湯不能臣務光武王不能臣伯夷今有不貪如二人者其肯為君臣乎今君之國東距齊南距楚北距韓趙西有虎狼之秦君獨以四戰之地處其中而彼五國頓兵坐視不敢窺魏者何哉以魏國

有吳起以為將也周詩有之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吳起是
也君若念社稷惟起所願好而予之使起足其欲而無他求
坐藏五國之師所失甚小所得甚大乃欲使之飯糲茹蔬被
短褐步走以供使令起必去之起去而天下之如起者却行
不入大梁君之國空矣臣竊為君憂之武侯曰善復進吳起

郁離子疾病氣爽痰結將散之或曰痰榮也是養人者也人
無榮則中乾中乾則死弗可散也郁離子曰吁吾子過哉吾
聞夫養人者津也醫家者所謂榮也今而化為痰是榮賊也
則非養人者也夫天之生人參地而為三為其能贊化育也
一朝而化為賊其能贊天地之化育乎是故俞跗扁鵲之為

醫也浣胃滌腸絕去病根而阽死者生舜禹成湯周文王之
為君也誅四凶戮防風勦昆吾放夏桀戡黎伐崇而天下之
亂載寧其將容諸乎容之無益以戕人也故蟲果生也蟲成
而果潰自我而離焉非我已其能養我乎弗去是殖賊以待
戕也從子之教吾其不速潰矣

螇螰

智伯圍趙襄子于晉陽使人謂其守曰若能以城降吾當使
若子及孫世世保之守者對曰昔者中牟之郭圯有螇螰蹐
于河沫擁之以旋其翅拍拍蟹見而憐之游而負之及陸謂
蟹曰吾與子百年無相忘也蟹振羽大笑曰若冬春之不知
也而能百年無忘我乎今晉國惟無人而塹女以天盈盈而
恃之是塹禍也塹禍恃盈以蠆尾于人天實厭之晉陽朝亡
女必夕死死乎不寒猶及見之其何有於子及孫是夕智伯
為韓魏所殺

郁離子曰人之度量相越也其猶江海之於濊泉乎濊泉之
微積而至于海無以尚之矣而海亦不自知其大也惟其不
自知其大也故其納不已而天下之大莫加焉聖人之為德
亦若是而已矣是故沂泉納濊泉池納沂泉潢納池滄納潢
谿納滄川納谿澤納川江河納澤而歸諸海故天子海也公
侯卿大夫江河也川澤也庶官谿滄之類而萬民皆濊泉也

濊泉之於海其相去也不亦大縣絕矣乎而其勢必趨焉其
志之感情之達如氣至而蟲鳴也如雨來而礎潤也君人者
惟德與量俱而後天下莫不歸焉德以收之量以容之德不
廣不能使人來量不弘不能使人安故量小而思納大者禍
也溝谷之鱷不可以陵洪濤蒿艾之翳不可以御飄風大不
如海而欲以納江湖難哉

介葛盧暨白狄辦皆朝于魯遇于沈猶氏之衢相覿而失笑
從者歸而語諸館交嘗焉魯人使執渠略與結蟻以示之弗
喻公山弗狃欲伐季氏問于冉有冉有曰盍召仲尼公山弗
狃使召仲尼或謂其人曰子之從夫子也築衣而蟹食今將

恒其故而豐其新矣而召仲尼焉至必授之政將繩子以禮子其悔哉乃除族使者易其禮仲尼不至將起師冉有曰盍聞諸公乎弗聽遂以費人攻季氏問昭公焉師入費公宮季桓子挾公以登臺使行人辭諸費人曰先君之事先大夫有之雖然盟主實有命今斯之事君惟謹君惡偪逐有二命二三子不念魯國不謀于君而佛臨以兵其若君與社稷何且吾聞之爲不嚇焉祖禍不責夷蹠惟二三子圖之費人攴戈而走公山弗狃出奔齊君子曰公山之伐季氏也其猶介葛盧之牀狄乎雖欲召仲尼卒蒙于其人而弗果其無成也宜哉

齊人伐燕取其財而俘其民王朝而受俘喜見於色謂其大夫曰寡人之伐燕不戮一人焉雖湯武亦若是而已矣大夫皆頓首賀已而燕人畔王怒曰吾之於燕民盡心焉一朝而畔寡人德不足爲與淳于髡仰天大笑王怪而問之對曰臣鄰之富叟疾使巫禱于神神告之曰若能活物萬吾當爲若請于帝去爾疾錫爾壽富叟曰諾乃使人罝于山羅于林罟于澤得羽毛鱗介之生者萬言于神而放之罔罟所及鍛翅而滅足者嘈嘈聒聒蔽野彌谷明日而富叟死其子往泣于巫曰神亦有廷乎問之以實對巫笑曰有是哉是女實自廷非神廷女也今燕之君臣相爲不道而民無故也君伐而取其財遷其君冤號之聲徹天地鬼神無所依歸帝怒不可解矣而曰不戮一人焉夫人飢則死凍則死不必皆以鋒刃而後謂之殺之也周詩曰樹怨以爲德君實有焉而以尤燕民非臣之所知也

郁離子曰嗚呼天下之亂也天亦無如之何矣夫天下之物動者植者足者翼者毛者倮者纖纖如也沸如也莘如也森如也出出而不窮連連而不絕莫非天之生也則天之好生亦盡其力矣盡其力以生之又盡其力以殲之不亦勞且病哉其生也非一朝而其殲也在頃刻天若能如之何而爲之則亦不誠甚矣

楚令尹病內結區辭得秦醫而愈乃言于王令國人有疾不得之他醫無何楚大疫凡疾之之秦醫者皆死於是國人悉往齊求醫令尹怒將執之子良曰不可夫人之病而服藥也爲其能救已也是故辛螫澀苦之劑䃉砭焫灼之毒莫不忍而受之爲其苦短而樂長也今秦醫之爲方也不師古人而以臆謂岐伯俞跗爲不足法謂素問難經爲不足究也故其所用無非搜瀉酷毒之物鉤吻戟喉之草蕇心霍腦入口如鋒胷腸刮割彌日達夕肝膽決裂故病去而身從之不如死之速也吾聞之擇禍莫若輕人之情也今令尹不求諸草莽之言而圖利其所愛其若天道何吾得死於楚國幸也

郁離子曰青粱可以易豆羨狐貉可以奪縕絮民情之常也是故膏粱不足豆羨可也狐貉不足縕絮可也野鳥繫于籠中而馴者以食也籠中之不如山藪人其籠者知之有童子側木築而設食以誘鼠多獲鼠一夕逸其一遂不復獲鼠今使持㡀葉之衣麥麮之餅而招于市曰捨爾室損而服而來與我共此則雖其子亦走而避矣是故不情之事大人不為之

楚王好祥有獻白烏白鵲鴝木連理者羣臣皆賀荀卿不来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不佞幸賴先君之遺德群臣輔睦四部無事鬼神鑒格而降之祥大夫獨不喜焉顧問其故荀卿對

曰臣少嘗受教於師矣王之所謂祥者非臣之所謂祥也臣聞王者之祥有三聖人為上豐年次之鳳皇麒麟為下而可以為祥可以為妖者不與焉故凡物之殊形詭色而無益於民用者皆可以謂之祥可以謂之妖者也是故先王之思治其國也見一物之非常必省其政以為祥與則必自省曰吾何德以來之若果有之則益勉其未至無則反躬自勵畏其僭也畏其易福而為禍也以為妖與則必自省曰吾何失以致之若果有之不待旦而改之無則夙夜祗惕檢視聽之所不及畏其蔽也畏其有隱慝而人莫之知也夫如是故祥不空来而妖虛其應今三閭大夫放死于湘鄢郢夷陵皆眾于秦耕夫牧子莫不荷戈以拒秦老弱餽餉水旱相仍饑饉無首雖有鳳皇麒麟日集于郊無補楚國之頹滅而况於易色之鳥亂常之木乎王如不省楚國危矣王不辭荀卿乃退處蘭陵楚遂不振以亡

齊伐燕用田子之謀通往来禁侵掠釋其俘而弔其民燕人皆爭歸之矣燕王患之蘇厲曰齊王非能行仁義者必有人教之也臣知齊王急近功而多猜不能安受教其將士又皆貪不能長受禁請以計中之乃陰使人道齊師要降者於途掠其婦人而奪其財於是降者皆畏弗敢進乃使間招亡民亡民首鼠齊將士又欲掠而憚禁則因民之首鼠而言于王

曰燕人叛齊王見降者之弗来也果大信之下令盡收俘降民之家田子諫不聽將士因而縱掠燕人遂不復思降齊

郁離子曰善疑人者人亦疑之善防人者人亦防之善疑人者必不足於信善防人者必不足於智知人之疑已而弗舍者必其有所存也知人之防已而不避者必其有所倚也夫天下之人焉得盡疑而盡防之哉智不足以知賢否信不足以弭欺詐然後睢睢焉惟恐人以我之所以處人者處我也於是不任人而專任己於是諫者隱識者避謀者愚巧者拙廉者匿而圓曲頑鄙之士来矣圓曲頑鄙之士盈于前而疑與防愈急至於術窮而身憤愈悔其防與疑之不足不亦痛

哉
郁離子曰嗚呼吾今而後知以訐為直者之為天下後世害不少也夫天之生人不恒得堯舜禹湯文王以為之君然後及其次焉豈得已哉如漢之高祖唐之太宗所謂間世之英不易得也皆傳數百年天下之生賴之以安民物蕃昌蠻夷嚮風文物典章可觀其功不細乃必搜其失而斥之以自夸大使後世之人舉以為詞曰若是者亦足以受天命一九有則不師其長而效其短是豈非以訐為直者之流害哉或曰史直筆也有其事則直書之天下之公也夫奚訐郁離子曰是儒生之常言而非孔子之訓也孔子作春秋為賢者諱故齊桓晉文皆錄其功非私之也以其功足以使人莫掩其功而不揚其罪慮人之疑之立教之道也故詩書皆孔子所删其於商周之盛王存其頌美而已矣

天地之盜

郁離子曰人天地之盜也天地善生盜之者無禁惟聖人為能知盜執其權用其力攘其功而歸諸已非徒發其藏取其物而已也衆人不知焉不能執其權用其力而遏其機逆其氣暴夭其生息使天地無所施其功則其出也匱而盜斯窮矣故上古之善盜者莫伏羲神農氏若也惇其典庸其禮操天地之心以作之君則既奪其權而執之矣於是教民以盜其力以為吾用春而種秋而收逐其時而利其生高而宮卑而池水而舟風而帆曲取之無遺焉而天地之生愈滋庶民之用愈足故曰惟聖人為能知盜執其權用其力非徒取其物發其藏而已也惟天地之善生而後能容焉非聖人之善盜而各以其所欲取之則物盡而藏竭天地亦無如之何矣是故天地之盜息而人之盜起不極不止也然則何以制之曰遏其人盜而通其為天地之盜斯可矣

公儀子謂魯穆公曰君知圃人之為圃乎沃其壤平其畦通其風日疏其水潦而種藝植焉寒暖燥濕各隨其物產之宜時而樹之無有違也蔬成而後擷之相其豐瘠取其多而培其寡不傷其根擷已而溉蔬忘其擷於是苞日充而圃不匱今君之有司取諸民不度知取而不知培之其生幾何而入于官者倍焉君之圃匱也已臣竊為君憂之

楚使芊叔為尹課上最楚王大悅謁諸朝孫叔敖仰天大笑三噎而三頌楚王不懌曰令尹有不足於寡人與盍教之而廷恥寡人耦為令尹不取也孫叔敖對曰臣之里人有洿池以為利者吳行人過楚見其魚鼈之㓗也謂之曰我善漁臣之里人喜為之具罟舟擻資其行則趨而之其池曰我於是乎漁臣之里人愕然曰吾惟子能取江湖之魚以盜我也若是則吾固有之矣而焉用子為哉今楚國之民莫非王民

矣羋叔之尹申也不聞有令政以來隣國之民而多取諸王之國有以最其課是殉王之股以啗王也則王之左右皆餂之矣不惟是夫也今王朝群臣而譏之群臣不傒由是而度王心則相率而恭效之以為敵國驅是社稷之蠧也楚王曰善哉乃黜羋叔下令國中曰下邑之大夫有效羋叔剥吾民以最課者服上刑楚人大悅三年而伯諸侯

艾大夫曰民不可使佚也民佚則不可使也故曰有事以勤之則易治矣郁離子曰是術也非先王之道也先王之使民也義而公時而度同其欲不隱其情故民之從之也如手足之從心而奚恃於術乎今子之民知畏而不知慕知免而不

知燒而子之所用者無非稽克之吏所行者無非朝四暮三之術也子以為人不知之而不知人皆知之也故子以是施諸民民亦以是應諸子上下之情交隱矣子徒見其貌之合而不知其中之離也見其外而不察其心者也故自喜以是為得計而不思惡勞欲逸人志所同是故先王之養民也聚其所欲而勿施其所惡今子反之庸非罔乎上罔下則不親下罔上則不孫不孫不親亂之蘊也詩云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子為司直乃不循先王之舊章而以罔教僕實不敢與聞

大夫雖慙弗能改也

郁離子謂艾大夫曰子以為以力毒人而人不言怨者其畏威也乎懷德也乎大夫曰亦畏威而已矣郁離子曰吾始以為夫子莫之知也而今而後知夫子非莫之知也夫子以鉤距摘民隱羅其財以供公非得已也夫子之心人知之也而夫子之所任則非能以夫子之心為心者也是以民免而弗子懷也詩云小東大東杼軸其空又曰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今茲備矣而民不言是怨不在口而在腹也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若槩之在駁未有火以發之也夫子而今知之矣能無虞乎

韓非子為政于韓且十年韓貴人死于法者無完家於是韓

多曠官王謂公叔曰寡人欲用人而韓之群臣舉無足官者若之何哉公叔對曰王知夫種樹乎臣家國東郊世業種樹樹之材者松柟栝栢可以為棟梁種之必三五十年而後成其下者為檉樲樸樕種之則生不過為薪故以日計之則棟梁之利緩而薪之利速以歲計之則薪之利一而棟梁之利百臣俱種之世享其利是以富甲於韓國臣鄰之里叟貪慕而思効之植松栝不能三年不待其成而輒伐之以為常僅足以朝夕食無餘也今君之用人也不待其老成至於不克負荷而輒以法戕之棟梁之材竭矣一朝而屋壞臣恐束薪不足以支之也

郁離子曰虎之力於人不啻倍也虎利其爪牙而人無之又倍其力焉則人之食於虎也無怪矣然虎之食人不恒見而虎之皮人常寢處之何哉虎用力人用智虎自用其爪牙而人用物故力之用一而智之用百爪牙之用各一而物之用百以一敵百雖猛不必勝故人之為虎食者有智與物而不能用者也是故天下之用力而不用智與自用而不用人者皆虎之類也其為人獲而寢處其皮也何足怪哉

省敵

郁離子曰善戰者省敵不善戰者益敵省敵者昌益敵者亡夫欲取人之國則彼國之人皆我敵也故善省敵者不使人

我敵湯武之所以無敵者以我之敵敵敵也惟天下至仁為能以我之敵敵敵是故敵不敵而天下服

郁離子曰水趍壑鳥赴林蛾赴臭不驅而自至者也而奚以召之哉利者衆之所逐名者衆之所爭而德者衆之所歸也是皆足以聚天下者也故聚天下者其猶的乎夫的也者衆矢之所射衆志之所集也堯舜以仁義為的而天下之善聚焉收天下之所爭逐者為之均之不使其爭逐也及其至也九州来同四夷鄉風穆穆雍雍以入于其的之中桀紂以淫欲為的而天下之不善聚焉收天下之所爭逐者私諸其人及其窮也諸侯百姓相與操弓注矢的其躬而射之是故不能仁義而為天下的者禍也故秦之未帝也天下莫强焉及其吞六國而一位號不過再世匹夫呼而與之爭天下並起和之其不以秦為的者的所在也陳涉先起而先亡以其先自王以為秦兵之的也故曰不為事先動而輙隨者不為的而已矣昔者秦攻韓上黨上黨之守馮亭以上黨歸于趙趙人受之是以有長平之敗趙國幾亡夫秦之所欲取者上黨也兵之所加不選其韓與趙也惟上黨之所在耳介山之草木何罪而焚乎子推之所在也是故辟禍有道辭其的而已矣

秦恐楚而善於齊王翦帥師伐楚田璆謂齊王曰盍救諸齊

王曰秦王與吾交善而救楚是絶秦也鄒克曰楚非秦敵也必亡不如起師以助秦猶可以為德而固其交田璆曰不然秦虎狼也天下之强國六秦已取其四所存者齊與楚耳譬如摘果先近而後遠其所未取者力未至也其能終留之乎今秦豈誠恐楚而愛齊也齊楚若合猶足以敵秦以地言之則楚近而齊遠遠交而近攻秦之宿計也故將伐楚先善齊以絶其援然後專其力於楚楚亡齊其能獨存乎諺有之曰横矢而折之不若分而折之之易也此秦之已效計也楚國朝亡齊必夕亡秦果滅楚而遂伐齊滅之

孽搖之虛有鳥焉一身而九頭得食則八頭皆爭呀然而相

街灑血飛毛食不得入咽而九頭皆傷海鳧觀而笑之曰而胡不思九口之食同歸于一腹乎而奚其爭也

晉平公作琴大弦與小絃同使師曠調之終日而不能成聲公怪之師曠曰夫琴大弦為君小弦為臣大小異能合而成聲無相奪倫陰陽乃和今君同之失其統矣夫豈瞽師所能調哉

無支祈與河伯鬭以天吳為元帥相抑氏副之江疑乘雲列缺御雷泰逢起風薄號行雨蛟鱓鯨鰐鰋鰕激波濤而前驅者三百朋遂北至于碣石東及呂梁河伯大駭欲走靈姑胥止之曰不如且戰不捷而走未晚也乃謀元帥靈姑胥曰鼎負可

河伯曰天吳八首八足而相抑氏九頭實佐之雷風雨雲之神各專其能以衛中堅蛟鼉鰐鯪莫不犀鋸口鑿金鍔鋒鍔掉首摧山捷鬐倒淵而豈鼎負所敢當哉靈姑胥曰此臣之所以舉鼎負也夫將以一身統三軍者也三軍之耳目齊于一人故耳齊則聰目齊則明心齊則一萬夫一力天下無敵今天吳之頭八而副之者又九其頭臣聞人心之神聚于耳目目多則視惑耳多則聽惑今以二將之心而御其耳目六十有八則已不能無惑矣加以雲雷風雨之師各負其能而畢欲逞焉其孰能一之故惟鼎負為足以當之鼎負之實其不可以智誘威脅而蘇激也而其志有必至破之必矣乃使鼎負帥九變以伐之大捷故曰衆志之多疑不如一心之獨決也

常羊學射于屠龍子朱屠龍子朱曰若欲聞射道乎楚王田于雲夢使虞人起禽而射之禽發鹿出于王左麋交于王右王引弓欲射有鵠拂王旃而過翼若垂雲王注矢于弓不知其所射養叔進曰臣之射也置一葉于百步之外而射之十發而十中如使置十葉焉則中不中非臣所能必矣

郁離子曰多能者鮮精多慮者鮮決故志不一則厖厖則散散則潰潰然罔知其所定是故明生于一禽鳥之無知而能知人之所不知者一也人為物之靈而多欲以昏之反禽鳥之不如養其枝而枯其根者也嗚呼人能一其心何不如之

有哉

粵工善為舟越王用之良命庖人給上食粵之治舟者宗之歲餘言于粵王曰臣不惟能造舟而又能操舟王信之儕李之役風于五湖溺焉越人皆憐之郁離子曰是畫蛇而為之足者之類也人無問智愚惟知止則功完而不毀故以子胥之賢而不免焉夫子胥之入吳也圖報其父兄之讐而已矣及其入郢而鞭平王足矣夫復何求哉乃不去而沈其身不知止也

郁離子曰水鷄翔而大風作穴蟻徙而陰雨零豈其知之獨覺哉惟其所願欲莫切於飽與安也故孜孜以候之氣將來

而必知惟其心之專也是故知暵潦者莫如農知水草者莫
如馬知寒暑者莫如蟲故以刖守闇以瞽聽樂取其專也魯
人有善言易者百家之訓詁疏義無不誦而記之命之卜則
不中吳有醫與之談脈證必折而請其治疾無不愈者故曰
誠則明矣水鴞之知風穴蟻之知雨誠也
屠龍子與都黎奕都黎數敗館人憐而助之又敗觀者皆愕
胥助焉從者請已曰吾聞寡不敵衆彼方鳩群知吾嬰子之
不勝以圯前勞也屠龍子弗應坐而奕如故都黎乃大敗不
能支助者相顧皆失色執子以訴使復之俱弗敢矣從者賁
曰神矣哉夫子之奕也屠龍子曰未也子不觀夫鬬獸乎夫

獸虎爲猛今以虎鬬虎則獨虎之不勝多虎也明矣以狐鬬
虎則雖千狐其能勝一虎哉多愈見其自亂也昔者六國合
從以擯秦辯士之爲秦者以連衡渝之六國果不勝如辯士
言今者之奕猶是也吾嘗行于野見兩頭之虵其首一東而
一西二首相掣終日不能離其處吾觀而悲焉故為巨室者
工雖多必有大匠焉非其畫不敢裁也操巨舟者人雖多必
有舵師焉非其指不敢行也故視聽專而事不僨是故四海
之民聽于一君則定百萬之師聽于一將則勝易曰長子帥
師弟子輿尸凶詩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雖使
奕秋為之猶當敗也而况非奕秋者乎吾何惴焉

虞孚

虞孚問治生于計然先生得種漆之術三年樹成而割之得
漆數百斛將載而鬻諸吳其妻之兄謂之曰吾常於吳商知
吳人尚飾多漆工漆於吳為上貨吾見賣漆者煑漆葉之膏
以和漆其利倍而人弗知也虞孚聞之喜如其言取漆葉煑
為膏亦數百甕與其漆俱載以入于吳時吳與越惡越賈不
通吳人方艱漆吳儈聞有漆喜而逆諸郊道以入吳國勞而
舍諸私館視其漆甚良也約旦夕以金幣來取漆虞孚大喜
夜取漆葉之膏和其漆以俟及期吳儈至視漆之封識新疑
之謂虞孚請改約期二十日至則其漆皆敗矣虞孚不能歸
遂丐而死于吳

若石隱于冥山之陰有虎恒蹲以窺其藩若石帥其人晝夜
警日出而殷鉦日入而燎煇宵則振鐸以望植棘樹墉坎山
谷以守卒歲虎不能有獲一日而虎死若石大喜自以為虎
死無毒己者矣於是弛其機撤其備垣壞而不修藩決而不
理無何有貙逐麋來止其室之隈聞其牛羊豕之聲而入食
焉若石不知其為貙也叱之不走投之以塊貙人立而爪之
斃君子謂若石知一而不知二宜其及也

郁離子居山夜有狸取其雞追之弗及明日從者擭其入之
所以雞狸來而縶焉身縶而口足猶在雞且掠且奪之至死

弗肯舍也郁離子歎曰人之死貨利者其亦猶是也夫宋人有爲邑而以賂致訟者士師鞫之隱弗承掠焉隱如故吏諭之曰承則罪有數不承則掠死胡不擇其輕終弗承以死且死呼其子私之曰善保若貨是吾以死易之者人皆笑之則亦與貍奚異焉

瞰叔好自信而喜遺人言田于龜陰取其原爲稻而隰爲粱其友謂之曰粱喜亢稻喜濕而子反之失其性矣其何以能獲弗聽積十稔而倉無儲乃視于其友之田莫不如所言以獲乃拜曰予知悔矣既而商于汶上必相貨之急於時者趨之無所往而不與人爭比得而趨者畢至輙不獲而其友又

謂之曰善賈者收人所不爭時來利必倍此白圭之所以富也弗聽又十年而大困復思其言而拜曰予今而後不敢不悔矣他日以舶入于海要其友與偕則汜濫而東臨于巨淵其友曰是嵎塘也往且不可復又弗聽則入于大壑之中九年得化鯤之濤噓之以還比還而髮盡白形如枯腊人無識之者乃再拜稽首以謝其友仰天而矢之曰予所弗悔者有如日其友笑曰悔則悔矣夫何及乎人謂瞰叔三悔以沒齒不如不悔之無憂也

齊人有好詬食者每食必詬其僕至壞器投匕箸無空日館人厭之忍弗言將行贈之以狗曰是能逐禽不腆以贈子行二十里而食食而召狗與之食狗嗥而後食且食而且嗥主人詬于上而狗嗥于下每食必如之一日其僕失笑然後覺郁離子曰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又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斯人之謂矣

黔中仕于齊以好賄黜而困謁蔡龍先生曰小人今而痛懲于賄矣惟先生憐而進之又黜蔡龍先生曰昔者玄石好酒爲酒困五藏熏灼肌骨蒸煮如裂百藥不能救三日而後釋謂其人曰吾今而後知酒可以喪人也吾不敢復飲矣居不能閱月同飲至曰試嘗之始而三爵止明日而五之又明日十之又明日而大釂忘其故死矣故猶不能無食龜黽不能

無食蟲犬不能無食臭性之所耽不能絕也

句章之野人翳其藩以草聞唶唶之聲發之而得雉則又翳之冀其重獲也明日往聆焉唶唶之聲如初發之而得蛇傷其手以斃郁離子曰是事之小而可以爲大戒者也天下有非望之福亦有非望之禍小人不知禍福之相倚伏也則僥幸以爲常是故失意之事恒生於其所得意惟其見利而不見害知存而不知亡也

犂寘之梁父之山得碼碯焉以爲美玉而售之人曰是碼碯也石之似玉者也若以玉價售徒貽人笑且卒不克售胡不貴之雖不足爾欲售矣弗信則抱而入海將之燕適海有怪

濟舟師大怖徧索于舟之人曰是必舟有寶而龍欲之耳有則亟獻之無惜惜胥沒矣犂宜拊膺而哭問其故曰予實有重寶今將獻之不能不悲耳索而視之碼碯也舟師唾然忘其怖而咲曰龍宮無予不能識此寶也

姑蘇之城圍吳王使太宰伯嚭發民以戰民詬曰王日飲而不虞寇使我至于此乃弗自省而驅予戰戰而死父母妻子皆無所託幸而勝敵又不云予功其奚以戰太宰嚭以告王請行賞王悋不發請許以大夫之秩王頩有難色王孫雄曰姑許之寇退與不與在我王乃使太宰嚭布令或曰王好詐必誑我國人亦曰姑許之寇至戰不戰在我於是王登城鴟

夷子皮虎躍而鼓之薄諸閶闔之門吳人不戰太宰嚭帥左右扶王以登臺請成弗許王伏劒泰伯之國遂亡

鄭之鄙人學為蓋三年藝成而大旱蓋無所用乃棄而為桔槔又三年藝成而大雨桔槔無所用則又還為蓋焉未幾而盜起民盡改戎服鮮有用蓋者欲學為兵則老矣郁離子見而嗟之曰是殆類漢之老郎與然老與少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藝事由己之學雖失時在命而不可盡謂非己也故粵有善農者鑿田以種稻三年皆傷于勞人謂之宜洩水以樹黍弗對而仍其舊其年乃大旱連三歲計其獲則償所歉而羸焉故曰旱斯具舟熱斯具裘天下之名言也

狐丘之野人世農農田之入儉恒思易其業而未有所於農者其舅之子騶于邑大夫歸而華其衣見而企焉遂棄農而往為騶其主曰汝自欲耳余弗女逐也三年而不返則汝之田與廬吾當使他人營之無悔也騶而辭曰唯越三年而其所事者物故欲復歸而田與廬皆易人矣故主悔而召之而其同里皆疾其亡故而違嘗也遂恧不敢復而卒殍焉或以語郁離子郁離子曰古稱良農不為水旱輟耕良賈不以折閱廢市正謂此也吳人有養猿于籠十年餧而放之信宿而輒歸曰未遠乎舁而舍諸大谷猿久籠而忘其胥遂無所得食焉而死是以

古人慎失業也

郁離子曰多疑之人不可與共事儌倖之人不可與定國多疑之人其心離其敗也以擾儌倖之人其心汰其敗也以忽夫惟其多疑也而後逢迎之夫集焉惟其儌倖也而後亡忌憚之夫集焉逢迎之夫道其情而揜其明亡忌憚之夫盈其欲而歷其氣然後益疑其所不當疑而決其所不當決敗而後悔奚及哉

天道

盜子問於郁離子曰天道好善而惡惡然乎曰然曰然則天下之生善者宜多而惡者宜少矣今天下之飛者烏鳥多而

鳳皇少豈鳳皇惡而烏鳶善乎天下之走者豺狼多而麒麟少豈麒麟惡而豺狼善乎天下之植者荊棘多而稻粱少豈稻粱惡而荊棘善乎天下之火食而竪立者姦宄多而仁義少豈仁義惡而姦宄善乎將人之所謂惡者天以為善乎人之所謂善者天以為惡乎抑天不能制物之命而聽從其自善惡乎將善者可欺惡者可畏而天亦有所吐茹乎自古至今亂日常多而治日常少君子與小人爭則小人之勝常多而君子之勝常少何天道之好善惡惡而若是戾乎郁離子不對盜子退謂其徒曰甚矣君子之私於天也而今也辭窮於予矣

郁離子曰蠶吐絲而為繭以自衛也卒以烹其身而其所以賈禍者乃其所自作以自衛之物也蠶亦愚矣哉雖不能自育而託於人以育也託人以育其生則竭其力戕其身以為人用也弗過人奪物之所自衛者為己用又戕其生而弗恤甚矣而曰天生物以養人人何厚物何薄也人能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育天下之物則其奪諸物以自用也亦弗過不能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蚩蚩焉與物同行而曰天地之生物以養我也則其獲罪於天地也大矣

東陵侯既廢過司馬季主而卜焉季主曰君侯何卜也東陵侯曰久臥者思起久蟄者思啓久懣者思嚏吾聞之蓄極則洩閟極則達熱極則風壅極則通一冬一春靡屈不伸一起一伏無往不復僕竊有疑願受教焉季主曰若是則君侯已喻之矣又何卜為東陵侯曰僕未究其奧也願先生卒教之季主乃言曰嗚呼天道何親惟德之親鬼神何靈因人而靈夫蓍枯草也龜枯骨也物也人靈於物者也何不自聽而聽於物乎且君侯何不思昔者也有昔者必有今日是故碎瓦頹垣昔日之歌樓舞館也荒榛斷梗昔日之瓊蕤玉樹也露蛬風蟬昔日之鳳笙龍笛也鬼燐螢火昔日之金釭華燭也秋荼春薺昔日之象白駝峰也丹楓白荻昔日之蜀錦齊紈也昔日之所無今日有之不為過昔日之所有今日無之不

為不足是故一晝一夜華開者謝一秋一春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丘之下必有浚谷君侯亦知之矣何以卜為

郁離子曰氣者道之毒藥也情者性之鋒刃也知其為毒藥鋒刃而憑之以行者欲使之也嗚呼天與人神靈者也而皆不能不為欲所使使氣與情得以逞其能而性與道反隨其所如往造化至此亦幾乎窮矣

郁離子見披枯荷而覆雪者惻然而悲消然而泣之沾其袖從者曰夫子奚悲也郁離子曰吾悲若人之阽死而莫能恤也從者曰夫子之志則大矣然非夫子之任也夫子何悲焉

夫子過矣郁離子曰若不聞伊尹乎伊尹者古之聖人也思天下有一夫不被其澤則其心愧耻若撻于市彼人我亦人也彼能而我不能寧無悲乎從者曰若是則夫子誠過矣伊尹得湯而相之湯以七十里之國為政于天下有人民焉有兵甲焉而用之執征伐之權以為天下君而伊尹為之師故得志而弗為伊尹耻之今夫子羈旅也伊尹之事非夫子之任也夫子何為而悲哉且吾聞之民天之赤子也死生休戚天實司之譬人之有牛羊心誠愛之則必為之求善牧矣今天下之牧無能善者夫子雖知牧天弗使牧也夫子雖悲之若之何哉退而歌曰彼岡有桐兮此澤有荷葉不庇其根兮嗟嗟柰何郁離子歸絕口不談世事

楚南公問于蕭寥子雲曰天有極乎極之外又何物也天無極乎凡有形必有極理也勢也蕭寥子雲曰六合之外聖人不言楚南公笑曰是聖人所不能知耳而奚以不言也故天之行聖人以曆紀之天之象聖人以器驗之天之數聖人以筭窮之天之理聖人以易究之凡耳之所可聽目之所可視心思之所可及者聖人搜之不使有毫忽之藏而天之所閟人無術以知之者惟此今又不曰不知而曰不言是何好勝之甚也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三終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四

後學麗水何鏜編校

郁離子

牧豭

項羽既自立為西楚霸王都彭城徂丘先生自齊之楚牧豭請見曰先生曷之往先生曰我將見楚王牧豭曰先生布衣也而見楚王亦有說乎先生曰楚王起草萊為天下除秦秦分封諸侯而為盟主我將勸之以仁義之道帝皇之事牧豭曰善哉先生之盛心也其若楚國之勲舊何徂丘先生不悅曰小人亦有知乎是非若所及也牧豭曰臣牧豭者也家貧無豭而為人牧豭豭蕃則主人喜而厚其傭不則反之故臣之牧豭也舒舒焉詰朝而放之使其蹢躅于叢薄之中息蓺叢而食腥穢糟朽[illegible]以狩則皆由由然不苦牧而獲主人之讙以不後臣之傭臣西家之子恭利而求其術臣靳欲專之弗以告也西家子不能蕃其豭主人怪之恒不足其傭於是為豭作寢廡焉高其垣深其楅旦而出之日未入而收之擇草以食之不使咬織其豭弗得逸則皆古之野主人怒而逐之今楚國之休戚臣皆豭也豭得其志則王喜不得其志則王不喜矣是偪乎其他而先生欲使之易其心以行子之道幸而弗聽先生之福也其或聽焉而不待其終則先

生之策未效而先亡王猳王必怒昔者衛鞅以帝王之道說
秦孝公終日不入耳及以伯術語之曾未移時不覺其膝之
前何哉彼功利之君鮮不務近而忽遠故非堯禹不可與言
道德非湯武不可與謀仁義今楚王何如人哉其所與立功
業計政事者非適戍之刑徒則殺人之亡命也稷稷其心而
炎炎其欲者也而欲與之論道德行仁義是何異於被猳
以冠裳而使與人同飲食哉而王非此不可也無乃枉先生
之神而無益於道乎且先生之德不如仲尼猶嘗棲棲也仲尼
歷聘諸侯卒棲棲而無合然後危于匡困于宋餓于陳蔡之
間幾不免焉今楚王之威非直孔子之時諸侯大夫比也先

生之行臣竊惑焉君子謂祖丘先生有救時之心而不如救
猳之識事勢也

夷門之瘦人頭沒于脾而瘦代為之元口目鼻耳俱不能為
用郢封人憐而為之割之人曰瘦不可割也弗聽卒割之信
宿而死國人尤焉辭曰吾知去其害耳今雖死瘦亦亡矣國
人掩口而退他日有惡春申君之專者欲言于楚王使殺之
荀卿聞之曰是不亦割瘦之類乎春申君之用楚非一日矣
楚國之人知有春申君而已春申君去則楚隨之是子又欲
教王以割瘦也

郁離子曰烏鳴之不必有凶鵲鳴之不必有慶是人之所識
也今而有烏焉日集人之廬以鳴則其人雖恒善亦莫不惡
之也有鵲焉日集人之廬以鳴則其人雖恒爲惡亦莫不悅之
也豈惟常人哉雖哲士亦不能免矣何哉寧非以其聲與是
故直言人皆知其為忠而不能卒不厭諛言人皆知其為邪
而不能卒不説故知直言之為藥石而有益于已然後果於
能聽知諛言之為疢疾而有害于已然後果於能不聽是皆
怵于其身之利害而然也是故善為忠者必因其利害而道
之善為邪者亦必因其利害而欺之惟能灼見利害之實者
為能辨人言之忠與邪也人欲求其心之惑嘗於其聞烏鵲
之為也識之

郁離子與客洗于彭蠡之澤風雲不興白日朗照乎湖若砥
魚蝦之出沒皆見皛如也豁如也左之右之無不可者客曰
有是哉洗之樂也吾得託此以終其身焉足矣已而山之雲
出如綫不頃刻而翳日風欻然薄石而偃木鼓空嘘而雷力
淵輪旋而箕簸焉客蹠不能立俯而竄伏而不敢仰視神逝
魄奪如死曰吾往矣吾終身不敢復来矣郁離子曰世事亦
若是也夫千乘之君坐朝而臨羣臣受言接詞鮮不温温然
一朝而怒莫敢攖其鋒其何以異於水乎天下之久安也人
恬不知患謂之儆不信而死亡於憂譏者亡限也無亦知洗
之樂而不知風之可畏乎慎毋覩于吕梁見其鯿石而呴沫

也或足而走曰吾何爲冒是哉沒齒而不涉君子以爲知畏其賢於海賈遠矣故三峽之驚湍望而知其能覆舟也而蹈之以死者不有其生者也知汎之樂而不知風之可畏者未嘗夫險者也故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聖人不與也言其知禍而弗避也

司城子之圉人之子食鯸鮐而死弗哭司城子聞之曰父與子有愛乎曰何爲其無愛也司城子曰然則爾之子死而弗哭何也對曰臣聞之死生有命知命者不苟死鯸鮐毒魚也食之者死夫人莫不知也而必食以死是爲口腹而輕其生非人子也是以弗哭司城子愀然歎曰好旃之毒其猶食鯸

鮐乎今之役役者無非口腹之徒也而不知圉人之弟子也甚矣

瑕丘子既說秦王歸而有矜色謂慎子曰人皆謂秦王如虎不可觸也今僕已摩其須拍其肩矣慎子曰善哉先生天下之獨步也然吾嘗聞赤城之山有石梁五仞徑尺而龜背其下維千丈之谷懸泉沃之湛鮮被焉無藤蘿以爲援也有野人負薪而越之不留趾而達觀者皆唶或謂之曰是石梁也人不能越惟若能越之得匪有仙骨乎使返而復之其人立而睨之則足搖而不能舉目運而不敢瞬今子之說秦王是未睹夫石梁之險者也是故過瞿唐而不慄者未嘗整水者也視徙行而不惴者未嘗中於法者也使先生而再三之則亦無辭以赦僕矣

匑吐之市見市子之騎而都也慕之頎無所得馬歸而悅形于色一夕乃夢騎樂甚寤而與其友言之其友悔而與俱適市饒馬與之騎以如陌馬見青而風嘶而馳駭然而驟蹷然而若兎匑吐抱鞍而號旋于馬腹之下馬躍而過之頭入于泥尺有咫其友馳救之兎歸而謂其子曰知命者有大戒推慎無乘馬而已

郁離子曰石激水山激風法激姦吏激民言激戎直激暴天下之紛紛生於激是故小人之作亂也由其操之急抑之甚

而使之東西南北無所容也故進則死退則死進退無所逃也則安得不避其急而趨其緩也哉夫人之有欲如嬰兒之欲乳也吾力不足以遏之而又不能紓徐以開之委曲以道之乃欲以一介之微挫其鋒於頃刻是何異乎以啻滅火以狐掉刃也哉聖人知其無益也故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及其見陽虎也則應之曰諾吾將仕矣而不與之爭也陳恒弒其君告夫三子不可則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而不與之辯也夫如是何激之有哉是故鯀堙洪水禹乃導而疏之然後地平天成之功不在鯀而在禹何也激不激之謂也

楚俗尚鬼鬼實弗神也而其巫誅神之乃陰構于邑俠請以其利共邑俠以其情通于國俠故得悉聞有司之事與訟獄之勝負驗如響有不用巫言則事之已右者必左已左者必右於是楚人之奉巫過於奉王令寧違王禁而不敢違巫言王聞之怒命司馬戮巫而焚其祠國人大譟相與爲譌言於是楚旱民皆以咎王羣小巫並起爲讙遍國中皆稱鬼王與令尹謀盡殺巫以問熊贄父熊贄父曰是激也未可夫民愚而溺於禍福彼方與用鬼而吾驟遏之未竟其所望而謂吾怫其情必怨夫怨起於微而積者也十家之邑一日不能戶無事而況楚國乎有事莫不譏諸鬼則莫不倚鬼以尤王其奚以禦

之不如因而尤之小人能譸禍而不避尤尤而後昭其詐則不戶說而喻然後明正其法蔑敢違矣乃命群巫推一大巫以主鬼而復其祠國有事亦請焉而大選縣公平庶獄寬征役絕請謁黜貪墨國邑之俠皆屛跡巫言多不中民始懈會鄖有西師王集其國老以祈巫巫不得先聞而失其辭王以詰國老國老愕弗能對乃尸巫而焚鬼無一人敢復言鬼

公孫無人

柳下惠之弟跖盜于魯魯人患之公孫無人謂展季曰瞽瞍而弟象舜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有諸展季憮然無以應明日而之盜跖盜跖環甲兵以自衞揖其兄以入遂坐拗拗然問曰聖人之聚人有道乎展季曰有請問之曰太上以德其次以政其下以財德久則懷政弛則散財盡則離故德者主也政者佐也財者使也致君子莫如德致小人莫如財可以君子可以小人則道之以政引其善而遏其惡聖人兼此三者而弗顚其本末則天下之民無不聚矣盜跖怫然曰我之聚人也異於是驅之以白刃潰之以赤血從我者與之其不從我者屠之焚燒其室廬支剪其妻孥無其土田割其愛恩斷絕其顧念使之不奪不食舍我奚適吾將以是橫行于天下而非若長者之迂也展季啞然而返曰始吾謂人無不肖皆異於禽獸由今觀之殆不若矣遂隱于柳下而別

其族曰柳下氏

楚人養猴衣之衣而教之舞規旋矩折應律合節巴童觀而妬之耻已之不如也思所以敗之乃袖茅栗以往逆張而猴出衆賓凝佇左右皆蹈節巴童佁然揮袖而出其茅栗擲之地猴褫衣而爭之翻壺而倒案楚人呵之不能禁大沮郁離子曰今之以不制之師戰者蚩然而蟻集見物則爭趨之其何異於猴哉

郁離子曰人莫不親其父母也而弗思他人之亦各親其父母也莫不愛其子也而弗思他人之亦各愛其子也故有殺人之父母與子而不顧者及其父母與子之死則不堪其悲

是其良心之未亡猶可道而之善也人有不能孝於父母而鍾愛其子者不思父母之於已亦猶已之於子也是其良心雖亡而猶有存者亦未至于不可道而之善也是故聖人立教因其善端而道之使之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俟以明之撻以記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生之者天地父母而成之者君師也不然名雖曰人與禽獸何別焉

縣藝父謂子離曰今有病渴而剌漆汁以飲之可乎曰不可育魚于池而患獺則毒其水可乎曰不可曰然則子之王亦未之思也甚矣王患民賦之不均也而用司馬發司馬發拯人力之所至務盡收以為功見利而不見民民入不足以為

出老弱餓殍田野荒虛而王未之聞也王患敵寇之未弭也而用樂和樂和說士卒以剽掠見兵而不見民民視之猶彪狼所過妻孥不保而王未之知也是何異乎剌漆汁以止渴毒池水以禁獺哉王如不寤吾恐民非民而國非王國矣

石羊先生倚楹而歎曰嗚呼予何為其生乎人皆娭娭我獨離離人皆養養我獨罔罔謂天之棄之乎則比人為有知謂天之顧之乎則何為使予生於此時時乎命乎我獨于惟東乎西乎南乎北乎吾安所歸獨不如魚與鱉乎潛居于淵又不如鴻與鴈乎揮羽而飛何不使之為土為石乎而頑生以四肢又何不使之冥冥木木不知痛癢以保其真乎而予之以致疑之貨陷之以不測之機於是悲風振天四野淒涼浮雲不行霰雪交零日月為之無光七日

郁離子曰小人其猶膏乎觀其皎而澤瑩而媚若可親也忽然染之則膩不可濯矣故小人之未得志也尾尾焉一朝而得志也岸岸焉尾尾以求之岸岸以居之見乎聲形乎色欲人之知也如弗及是故君子疾夫尾尾者

岐山之鷹既化為鳩羽毛爪觜皆鳩矣飛翔于林木之間見群羽族之翾然集也趯然忘其身之為鳩也赳然而鷹鳴焉群鳥皆翕伏久之有鳥蹻薄而鬬之見其爪觜羽毛皆鳩而非鷹也則出而啄之鳩倉皇無所措欲鬬則爪與觜皆無用

乃竦身入于灌烏呼其朋而逐之大困郁離子曰鷹天下之鷙也而化為鳩則既失所恃矣又鳴以取困是以哲士安受命而大舍忍也

莒比離公城莒規絳都正輿大夫諫曰晉天下之大國也而作絳都三年然後成民猶弗堪而況於莒乎蕞爾國於晉不百一以一企百何異乎以羔服象乘乎且城成而與守者民也悉莒國之人不直晉一邑而將敢視絳苟有事焉民集于一隅三則否矣乃損而參之盡役其老幼五年而不畢楚師伐之民不戰而潰君子謂莒比離公之智不如螘螘計其徒之多寡以作室有戒則從徙各執其事有蚳者負其蚳無相

以也今爲國而不量其力不喪何待
郁離子曰食主于療飢其功在飽而甘旨不與焉衣主于禦寒其功在煖而華綵不與焉飽煖主也甘旨華綵客也言文而不信行詭而不實是專事爲客而亡其主也是猶構九成之樓而以竹柱也嗚呼人之於事也能辨識其何者爲主何者爲客而不失其權度則亦庶乎寡悔矣夫
屠龍子失馬而治廐人曰晚矣屠龍子曰折肱而學醫未晚也昔者齊桓晉文公皆先喪其國而後歸爲五伯越王句踐棲于會稽而後滅夫差作諸侯長知武子囚于楚而後歸相晉侯光復先君之業孫子刖足而後爲大國師破軍斬將威

動天下伍子胥喪家出奔而後入郢復其父兄之讎范睢折脅拉齒棄于簀中而後相秦斬魏齊此三君四大夫者方其迸奔困厄之際孰不謂其當與枯荄落葉同腐土壤而一旦光輝煥赫使人仰之如日星之在上向使其甘於危亡而自棄也則亦已矣如七月之旱禾不生矣猶可芟而望其穭若以爲晚而遂棄之田卒荒矣數月而馬歸人服其識
齊宣王與盼子狩于囿出鳥獸魚鼈而觀之見其馴狎而不驚也洋洋然有喜色盼子問曰王何以能使之若是哉王曰吾惟其性之欲而弗逆焉耳盼子曰王必以山林處其狐狸猴猿沼處其魚鼈而澤處其鴻鴈乎王曰然盼子曰王必以肉飽其虎豹果飽其猴猿稻粱飽其鴻鴈雞鶩飽其狐狸乎王曰固然盼子曰使虎豹一日無肉猴猿一日無果鴻鴈一日無稻粱狐狸一日無雞鶩則王能安之乎王曰不能也今欲以澤沼處虎豹狐狸猴猿而山林處鴻鴈魚鼈則王能馴之乎王曰不能也曰然則王之所以處鳥獸魚鼈無不得其所矣彼必感王之德而知所以報王矣今濟與洸闘河濟洸泗同溢民庶流離無人以拯之臣請舉豹三晉合兵伐我侵軍東至阿無人以治之臣請舉虎瀛博之間海溢水員于城郭無人以疏之臣請舉鼈四郊多壘烽火不絕狗偷鼠竊乘時而興無人以治之臣請舉狐戎卒相持千里餽餉禾黍不

登倉廩空竭無人以理之臣請舉鴈禮與道闕紀法失守獻國使至無人以應之臣請舉猴忠信不孚民隱其情斷獄多辟無人以明之臣請舉猨力本無贄草萊滋蔓田野荒蕪無人以闢之臣請舉狸而王可以坐鎮齊國矣王勃然色變盼子曰王無怪也臣以爲王不惜桑麻之地以爲山林沼澤不惜人食以養禽獸者爲其足以承王之任使也今皆不可則必於人乎取之而王之待士未見有惟其性之欲而弗逆者也未見有處之必以其處而食之必以其食者也則王之所重輕人知之矣而又欲繩之以王之徽纆範之以王之檃度彊之以其所不能迫之以其所不願則任王之事者非圄

鋪鐔則有所不得已焉耳而欲望其悉心竭力與王共治齊國是何異乎築枯籜以防水鐵朽木以取火哉於是宣王豁然大寤投案而起下令放禽獸開沼澤與民共之禮四方之賢士立盼子以為相齊國大彊秦楚致覇盼子之力也

蛇蝎

楚人有見蛇蝎而必殺之者又有曲為之容而惟恐人之傷之者或曰斯二者孰是郁離子曰其亦殺之者是而容之者非耳或曰人有害於人傷成而受罪律也今蛇與蝎未甞傷人而輙殺之不已甚乎郁離子曰是非若所及也夫人與物之輕重較然殊矣蝨蛇之無知而欲以待人者待之不亦惑

乎昔者周公命庭氏射妖鳥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又命硩蔟氏掌覆妖鳥之巢著為典訓故孫叔敖見兩頭之蛇殺而埋之其母以為陰德君子不非焉況毒人之蠱中之者不死則殘而曰必待其傷成而後可殺是以人命同於蝨蛇甚矣輕重之倫不亦甚哉近世之為異端者以殺物為有罪報而大小善惡無所別故見惡物而曲為之容私於其身為之而不顧其為人之害其操心之不仁可見吾故曰是非若所及也

吳王夫差與群臣夜飲有鵂鶹鳴于庭王惡使彈之子胥曰是好音也弗可彈也王怪而問之子胥曰王何為而惡是也夫有口則有鳴物之常也王何惡焉王曰是妖鳥也鳴則不祥是以惡之子胥曰王果以為不祥而惡之與則有口而為不祥之鳴者非直一鳥矣王之左右皆能鳴者也故王有過則鳴以文之王有欲則鳴以道之王有事則鳴以持之王有聞則鳴以蔽之王臣之順已者則鳴以譽之其不順已者則鳴以毀之凡有鳴必有為故其鳴也能使王喜能使王怒能使王聽之而不疑是故王國之吉凶惟其鳴王弗知也則其不祥孰大焉王胡不此之虞而鳥鳴是虞夫吉凶在人禽鳥何知若以為不祥則慮而先為之防求吾闕而補焉所益多矣臣故曰是好音也

屈子謂楚襄王曰王之所以愛靳尚者謂其善任使令與夫國王國民王民也靳子有事焉非王言不獲是楚人之聽于靳子也以王故然則靳子無王不可也而王亦何賴於靳子哉今王委國靳子食不由靳子則不甘于口衣不由靳子則不安于體出號令不由靳子則王心惘然以為不足臣竊惑焉昔商王受之任蜚廉惡來輩也惟王之所欲而奉之揣王之心度王之意多方以迎合自以為大忠於王而不知為王集天下之怨牧野之聚王亡而身與之俱亦何益哉今靳子不鑒往轍而王蠱是裕王悅有德今則靳子收其息曰余實為之民弗堪命則曰余將若王何利究于下而怨歸于上臣

恐楚國之非王國也襄王大怒放屈子于湘江之源屈子去
楚楚乃大弱于秦

熊蟄父居楚有見聞必言不待王之問也及其之宋宋王雖
問之弗言或曰宋王之待先生不薄於楚王而先生或言焉
或不言焉無乃異乎熊蟄父曰予亦嘗學樂乎鼓鐘縣矣和
之以琴瑟間之以笙磬合止柷敔然後八音諧而簫韶成矣
今有陳箏筑笛缶間以鐃鈸和以羯鼓雖有鳴球磬筦其奇
以雜奏乎是故雷不鳴于啓蟄而鳴于日至則天道變雖不
鳴于向秋而鳴于宵中則人聽惑

郁離子曰勸天下之作亂者其招安之說乎非士師而殺人

謂之賊非其財而取諸人謂之盜盜賊之誅於法無宥秦以
苛攻罔民漢王入關盡除之而約三章焉殺人傷人及盜而
已秦民果大悅歸漢漢卒有天下由是觀之豈非他禁可除
而惟此三者不可除乎天生民不能自治於是乎立之君付
之以生殺之權使之禁暴誅亂抑頑惡而扶弱善也暴不禁
亂不誅頑惡者不抑善者日弱以消愚者化而從之亦已甚
矣而又崇之以爵祿章之以寵命假之以大權使無辜之民
不可與共戴天者釋其讎而服事焉是誠何道哉遂使天下
之義士喪氣勇士裂眥貪夫得客操臂慕效以要利祿故曰
勸天下之作亂者招安之說而世主弗寤也悲夫或曰然則

舞干羽而苗格非與曰甚哉俗儒之梏于文以誤天下也舜
典曰竄三苗于三危又曰分北三苗夫竄與分北皆非撫綏
降附之詞也則豈因其來格而遂為之哉非人情也聖人豈
為之必也以兵臨之而後分北其來格者安之頑不悛者竄
之耳又況于羽非特文舞則非曰誕敷文德而遂弛其伐苗
之誅明矣皐陶曰苗頑弗即工帝念哉念兹在兹則有虞之
君臣不頃刻而忘苗可想而見豈若後世衰微偷惰之君臣
以姑息為幸而以勸賢之爵祿勸天下之大憝哉

盜犨以如芒之鉤係八尺之絲鉤牛舌而牽之宵夜而牛隨
之行莫之違也故世之善盜牛者稱犨焉郁離子曰是所謂

盜道也中其肯扼其害操其機而運之蔑不從矣石羊先生
曰此古人制盜之道也今人弗能也盜用之矣

閑與勿析土而農耨不勝其草罔併雜以茭之禾臧而草生
如初勿兩存焉粟則化而為稂稻化為稗胥額以餒乃俱訴
于后稷曰穀之種非良問而言其故后稷曰是女罪也夫穀
由人而生成者也不自植也故水泉動而治其畝靈雨降而
播其種蜩螗鳴而芸其草蓋壤以肥之泉流以滋之其耨也
刪其非類不使傷其根其植也相其土宜不使失其性潦疏
暵溉舉不違時然後可以望有秋今女不師諸先民而率由
乃心以逼天生乃弗懲爾躬而歸咎于種之非良其庸有愈

乎
汪罔之國人長其脛骨過丈捕獸以為食獸伏則不能俯而
取恒飢焉僬僥之國人短其足三寸捕蜩以為食蜩飛則不
能仰而取亦恒飢焉皆訴于帝嫣帝嫣曰吾之分大塊以造
女也雖形有巨細而耳鼻口目頭腹手足心肝膊腸毛孔骨
節無彼此之多寡也長則用其長短則用其短不可損也亦
不可益也若核之有仁么乎其微而根幹枝葉莫不具矣若
卵之有殼兒乎其冥而羽毛觜爪無不該矣今女欲為核之
仁乎卵之殼乎是在女矣非吾所能與也

神仙
瓞常問于羅離子奇曰或稱神僊有諸曰有之曰何以知之
曰以物請問之曰狐猷也老楓木也而皆能怪變人物之靈
夫奚為不能恠變故神仙人之變恠者也恠可有不可常是
故天下希焉曰神仙不死乎曰死曰何以知之曰天以其氣
分而為物人其一物也天下之物異形則所受殊矣脩短厚
薄各從其形生則定矣惟神僊為能有其受而為能加之故
物之大者一天而無二天者衆物之共父也神仙人也亦子
之一也能超乎其群而不能超乎其父也夫如是而後元氣
得以長為之主不然則非天矣
郁離子曰貪與廉相反而貪為惡德貪果可有乎匹夫貪以

亡其身卿大夫貪以亡其家邦君貪以亡其國與天下是皆
不知貪者也知貪者其惟聖人乎聖人之於仁義道德猶小
人之於貨財金玉也小人之於貨財金玉無時而足聖人之
於仁義道德亦無時而足是故文王周公孔子皆大聖人也
文王視民如傷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思兼三王
以施四事以夜繼日坐而待旦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聖人之貪於仁義道德若是哉故以其貪貨財金玉之心而
貪仁義道德則昏可明狂可哲而人非能也故於貨財金玉
則貪而於仁義道德則廉遂使天下之人專名貪為惡德而
惡之則小人之罪也

管豹問曰人死而為鬼有諸郁離子曰是不可以一定言之
也夫天地之生物也有生則必有死自天地開闢以至于今
幾千萬年生生無窮而六合不加廣也若使有生而無死則
盡天地之間不足以容人矣故人不可以不死者勢也既死
矣而又皆為鬼則盡天地之間不足以容鬼矣故曰人死而
皆為鬼者罔也然而二氣之變不測萬一亦有魂離其魄而
未遽散者則亦暫焉而不能久也夫人之得氣以生其身猶
火之著木然魂其燄體其炭也人死之魂復歸于氣猶火之
滅也其燄安往哉故人之受氣以為形也猶酌海于盃也及
其死而復于氣也猶傾其盃水而歸諸海也惡得而恒專之

以爲鬼哉曰然則人子之祀其祖父也歷乎曰是則同氣相感之妙也是故方珠向月可以得水金燧向日可以得火此理之可見者也虞琴彈而薰風生夔樂奏而鳳皇來声氣之應不虛也故鬼可以有可以無者也子孝而致其誠則其鬼由感而生否則虛矣故廟則人鬼享孝誠之所致也不然先王繼絶世以復明祀豈其鬼長存而餓乃至此而復食耶

江淮之俗以斗指寅申亥爲天地水三官按罪錫福之月而致齋以邀祥焉滿三年計之多不得祥而得禍人曰若是乎鬼神之渺茫也郁離子曰果若是則鬼神不渺茫矣夫神聰明而正直者也惟其聰明也故無欺焉惟其正直也故無私

焉無欺無私不可欺也則亦不可媚也今擇其按罪錫福之辰而致齋焉是欺之也焚香燒燭朝夕稽叩拜跪是媚之也人之稍有知識者不受欺與媚而況於聰明正直之鬼神乎今之致齋者非濫官汙吏姦胥悍卒即市井豪猾及巨商大賈之爲富而不仁者使鬼神果有按罪錫福之典則斯人也降之祥乎降之禍乎故曰若是則鬼神不渺茫矣

郁離子觀于嶽祠悵然嘆曰悲哉先王之道隱而鬼神亦受人之誣也而況于人乎管豹問曰何也郁離子曰若不聞聖人之言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言泰山不享非禮之祭也今也又從而爲之祠形其神而配以妃不亦誣且褻乎夫人之生死有天命焉福善禍淫天之道也使誠有鬼司之猶當奉若帝命其敢受非禮之祈而淫縱其禍福於其所不當得者乎而祠以私之是以瀆世之鄙夫待鬼神也其不敬孰大焉

海島之夷人好腥得蝦蟹螺蛤皆生食之以食客不食則咻焉裸壤之國不衣見冠裳則駭反而走以避五谿之蠻羞薑卬而玲桂蠹貢以爲方物不受則疑以逖郁離子曰世之抱一隅之聞見者何莫非是哉是故衆醉惡醒衆貪惡廉衆淫惡貞衆汙惡潔衆枉惡直衆惰惡勤衆佞惡忠衆私惡公衆嫂惡禮猶鴟鴞之見人而赫也故中國以夷狄爲寇而夷狄

亦以中國之師爲寇必有能辨之者是以天下貴大同也

麋虎

虎逐麋麋奔而闞于崖躍焉虎亦躍而從之俱墜以死郁離子曰麋之躍於崖也不得已也前有崖而後有虎進退死也故退而得虎則有死而無生之冀進而躍焉雖必墜萬一有無望之生亦愈於坐而食於虎者也若虎則進與退皆在我無不得已也而隨以俱墜何哉麋雖死而與虎俱亡使不躍于崖則不能致虎之俱亡也雖虎之貪亦麋之計得哉嗚呼若虎可以爲貪而暴者之永鑒矣

昔鄭之間有躁人焉射不中則碎其鵠奕不勝則齧其子人

曰是非鵲與子之罪也盍亦反而思之乎弗喻卒病躃而死

郁離子曰是亦可以爲鑒矣夫民猶鵲也射之者我也射得其道則中矣兵猶子也行之者我也行得其道則勝矣致之無藝用之無法至於不若人而不勝其憤恚非所當恚爲得而不死

郁離子曰今有人焉坐高堂之上指使臧獲則不得其心者十恒七八不得其心而怒叱左右甚之色與聲並厲左右承顔而接言懼其怒之將己逮也而亦以厲出之受指使者不知吾怒之所在則倉惶而愈亂愈不得於吾心則吾之怒愈加出愈厲承顔而接言者亦不知吾怒之所在以意度意愈

甚而愈吾違故小怒則小違大怒則大違雖以剛毅臨之不能使之得吾心也是故君子之使人也量能以任之揣力而勞之用其長而避其缺振其怠而提其聽教其所不知而不以我之所知責之引其所不能而不以我之所能尤之誨之循循出之申申不震不暴匪怒伊教夫如是然後懲之而不敢懟刑之而不敢怨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如是斯可以爲民之父母矣

秦起兵欲攻周國人皆不與應侯謂秦昭王曰臣之里公孫弗忌弱其鄰之老而謀食飲之哀其徒謂之曰彼予鄰之吏也富而嗇吾將與若往食飲之其徒曰彼雖富而甚嗇其奚以食飲之曰我且盜之其徒皆愀然明日又欲往其徒曰子之謀鄙盍更諸曰我將脅而取之其不從者半弗果往他日又曰請以貨先爲之市具禮召主人而醻酢之多取物而日稽其直且速其子弟以爲常不數歲吾將竭其藏何如其徒皆欣然從之夫三言者其以不道取諸人均也而有從不從焉者避其名也今周天下之共主也無桀紂之惡無辭而攻之誰肯受其名臣固知國人之不與也

郁離子曰樹天下之怨者惟其重己而輕人也所重在此所輕在彼故常自處其利而遺人以不利高其智以下人之能而不顧夫重己輕人人情之所同也我欲然彼亦欲然求其

欲弗得則爭故爭之弗能而卑心以上人者勢有所不至力有所不足也非夫人之本心也勢至力足而有所不爲然後爲盛德之人雖不求重于人而天下之人莫得而輕之是謂不求而自至今人有悻悻自任者矜其能以驕有不自己出則不問是非皆以爲未當發言盈庭則畏之者唯唯外之者默默焉然後揚揚乎自以爲得而不知以其身爲怨海亦奚益哉昔者智伯之亡也惟其以五賢陵人也人知笑智伯而不知檢其身使亡國敗家接踵相繼亦獨何哉

唐蒙與薜荔俱生于松樸之下相與謀所麗唐蒙曰樸不材木也蒼而蟠松根石腧而生茯苓是惟百藥之君神農之兩

師食之以偃其背入土是爲琥珀爰與水玉琅玕同爲重寶其幹從其壑而干霄其枝椮流其葉扶疏爰有百樂絃笙之音吾舍是無以寢矣薛荔曰信美然由僕觀之不如樸矣夫美之所在則人之所趨也故山有金則鑿石有玉則劖澤有魚則竭藪有禽則薙今以百尺梢雲之木不生于窮崖絕谷人跡不到之地而挺然于衆觀而又曰有伏苓焉有琥珀焉吾知其戕不久矣乃梟而附于樸鑽蚋螬之穴以入其條纏其心而出焉於是樸之葉不生而柯枝條幹悉屬于薛荔中虛而外皮索猶如也歲餘齊王使匠石取其松以爲雪宮之梁

唐蒙死而薛荔與樸如故

荊人有畏鬼者聞槁葉之落與蛇鼠之行莫不以爲鬼也盜知之於是宵窺其垣作鬼音惴弗敢睨也若是者四五然後入其室空其藏焉或俑之曰鬼實取之也中心惑而陰然之無何其宅果有鬼由是物出于盜所終以爲鬼竊而與之弗信其人盜也郁離子曰昔者趙高之譛蒙將軍也因二世之畏而微動之二世之心疑矣乃遏其請以怒恬又矯其憤以激帝知李斯之有諫也則揣其志而先寘之反覆無不中於是君臣之猜不可解雖謂之曰高實爲之弗信也故曰讒不自來因疑而來間不自入乘隙而入由其明之先蔽也

郁離子與艾大夫偕謀盜士有倖盜以請賞者子之金不類而請爵大夫不可郁離子請于之大夫曰爵王章也弗可濫也郁離子曰大夫之言是也然吾嘗覩于圃人矣果實之未摘雖其家人不敢求嘗焉及其既摘而餘則蚊蚋皆聚而咂之矣漢曲之處女色若朝虹觀者慕之不敢求也一旦歸于倡家則傒子佻夫廝奴賤皂之有金者皆得而覿之今朝廷之尊爵大盜得之士之有恥者弗欲仕矣而猶有顧之者未之思也刿敢斬乎比鄙之猜人以肉豢狗而怒其子之竊食其骨於是室家離心子必悔之

或問於郁離子曰井田可復乎郁離子曰可曰何如其可也曰以大德戡大亂則可也夫民情久佚則思亂亂極而後願定欲謀治者必因民之願定而爲之制然後彊無梗猾無間故令不孜而行請問之曰天下之宴安也人不嘗苦辛不知亂之無所容其身而易於慾上故一拂其欲則憤激而思變有從而倡之亂斯作矣是故老成之人慎紛更爲非爲苟也畏未得其利而先覩其害也故民猶馬也廐牧以安之豆粟以飫之旦而放之莫不振鬣而奔風虬鳴而牡應嘶馳踶突惟意所如不可遏而羈也及其負鹽車歷羊腸流汗跳足飢不得秣倦不得息踰數百千里而歸望皂櫪如弗及見圉人而欲沐則雖鞭之使逃否矣及此而調之其有不服者乎是故聖人與時偕行時未至而爲之謂之躁時至而不爲之謂

之陋今民風不淳而古道之廢興欲不欲者各半故以大亂則井田亦可復也

客有好佛者每與人論道理必以其說駕之欣欣然自以爲有獨得焉郁離子謂之曰昔者魯人不能爲酒惟中山之人善釀千日之酒魯人求其方弗得有仕于中山者主酒家取其糟歸以魯酒漬之謂人曰中山之酒也魯人飲之皆以爲中山之酒也一日酒家之主者來聞有酒索而飲之吐而笑曰是予之糟液也今子以佛夸予可也吾恐真佛之笑子竊其糟也

郁離子曰天地之呼吸吾於潮汐見之禍福之素定吾於夢

寐之先兆見之同聲之相應吾於琴之弦見之同氣之相求吾於鐵與磁石見之鬼神之變化吾於雷電見之陰陽五行之消息人命繫其吉凶吾於介鱗之於月見之祭祀之非虛文吾於豺獺見之天樞之中吾於子午之針見之巫祝之理不無吾於吹蠱見之三辰六氣之變有占而必驗吾於人之脈色見之觀其著以知微察其顯而見隱此格物致知之要道也不研其情不索其故梏于耳目而止非知天人者矣

郁離子謂執政者曰物之所貴於天下者以其少有而難得也如使明珠如沙黃金如土則人皆得而有之其何以能貴乎故服有章爵有等使人不可以妄覬然後王命尊而榮辱行此鼓舞天下之奇貨也昔者趙王得于闐之玉以爲爵曰以飲有功者邯鄲之圍解王跪而執爵進酒爲魏公子壽公子拜嘉焉故鄗南之役王無以爲賞乃以其爵飲將士將士飲之皆喜於是趙人之得爵飲重於得十乘之祿及其後王遷以爵爵嬖人之舐痔者於是秦伐趙李牧擊却之王取爵以飲將士將士皆不飲而怒故同是爵也施之一不當則反好以爲惡人知寶其所貴而已矣

或曰傳曰天裂陽不足地動陰有餘然乎郁離子曰天道幽微非可億也然以吾觀之天裂陽不足是也地動陰有餘未必然也夫天渾渾然氣也地包於其中氣行不息地以之奠

令而動焉豈地之自動乎觀乎地之動也蓋象夫震掉頭搖而不爲跳躍奮舞之狀也夫既不爲跳躍奮舞則豈地之自動乎其必有以使之然矣然則地之動也非其自動也由其所麗者有所不恒而使之然也猶舟之在水其動也由乎水非舟之自動也吾固曰天裂陽不足是也地動亦陽不足而非陰有餘也

羹藿

鄭子叔逃寇于野野人羹藿以食之甘歸而思焉采而茹之弗甘矣郁離子曰是豈藿之味異乎人情而已故有富而棄其妻貴而遺其族者由遇而殊之也昔楚昭王出奔而亡其

㒓使人求之以百金曰吾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故論
功而未及者皆不怨非術也誠之感也

郁離子曰人有智而能愚者天下鮮哉夫天下鮮不自智之人也而不知我能人亦能也人用智而偶獲遂以為我獨於是乎無所不用及其久也雖實以誠行之人亦以為用智也能無窮乎故智而能愚則天下之智莫加焉鬼神之所以神於人者以其不常也惟不常故不形不形故不可測人有作為不可測者自以為不可測而不知其為人所測故智不自智而後人莫與爭智辭其名受其實天下之大智哉

安期生得道于之罘之山持赤刀以役虎左右指使進退如

役小兒東海黃公見而慕之謂其神靈之在刀焉竊而佩之行遇虎於路出刀以格之弗勝為虎所食郁離子曰今之若是者眾矣恭人漁于淮得符文之玉自以為天授之命乃往入大澤集眾以圖大事事不成而赤其族亦此類也

或問於郁離子曰幣之不行而欲通之有道乎郁離子曰在治本何謂治本曰幣非有用之物也而能使之流行者法也行法有道本之以德政輔之以威刑使天下信畏然後無用之物可使之有用今盜起而不討民不知畏信法不行矣有用之物且無用矣而況於幣乎如之何其通之也

郁離子曰天下之重禁惟不在衣食之數者可也故鑄錢造

幣雖民用之所切而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必有主權以行世故其禁雖至死而人弗怨知其罪之在己也若鹽則海水也海水天物也煮之則可食不必假主權以行世而私之以為己是與民爭食也故禁愈切而犯者愈盛曲不在民矣或曰若是則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先王之禁亦過與曰先王之禁非奄其利而私之也將育而蕃之以足民用也其情異矣矧百畝之田無家不受而不飢不寒乎

或問於郁離子曰在律婦有七出聖人之言也曰是後世薄夫之所云非聖人意也夫婦人從夫者也淫也妒也不孝也多言也盜也五者天下之惡德也婦而有焉出之宜也惡疾

之與無子豈人之所欲哉非所欲而得之其不幸也大矣而出之忍矣哉夫婦人倫之一也婦以夫為天不矜其不幸而遂棄之豈天理哉而以是為典訓是教不仁以賊人道也仲尼沒而邪辭作懼人之不信而駕聖人以逞其說嗚呼聖人之不幸而受誣也久矣夫

九難

郁離子冥迹山林友木石而侶猿猱茅徑不開草屋蕭然隨陽公子過焉坐定公子作而言曰僕不佞竊聞先生久矣今幸得覩玉色趨下風僕聞有道之士不遺蒭蕘之言願有陳焉先生肯聽之乎郁離子曰唯唯願奉教

公子曰夏屋耽耽緣以周垣廣庭砥平聶以飛樓突室留蔭清館含秋高櫩楬欃以霤霧曾甍駢沓以雲浮虹芳椽以承衡鼓蒼珉以負楹浮柱錯落以星羅碧瓦流離而水波天華并牖而冬敷秀木脩森以夏涼流景入而成霞潛籟動以生風晃兮如閶闔之開忽兮若箜弦之音於是乎曼目娥眉窈窕成行曳結煙之翠紨鳴鏘泉之玉璫眾樂張華筵陳肆金尊滋芳醴炮羔擊牛烹麐燔鹿臇玉珧臛比目膾鱗鯛之魴炙拂雲之鵠羹月窟之兎肺脯霧谷之豹胎和以麟髓之酥芼以槙桂之菁果則碧華之蓮紫英之梨霜柿益密丹荔凝脂曼倩之桃若壺安期之棗如瓜瓏肥既飫清醲乃薦眩笙

簫行組練迅翔鷗矯輕燕燼金缸與綺燭激粧艷以過電良宵欲終娛樂未足雞膠膠以叫晨留嘉賓以終曲吾願與先生同之郁離子曰夏書曰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僕不願也

公子曰百頃之園樹以美木繁華環以曲沼清池黑石白沙㷍㷍冥冥岩岩亭亭窈窈堂堂蓊陰淺陽木則女貞石楠合歡棧櫚桐栢楓櫨椒桂杉楡葉如車輪實若垂珠春禽喚鳴而相求夏蟲鼓腋以呼秋朝陽發旭以攄虹夕嵐凝暉而欲流草則鼠姑玫瑰芎藭蘭茝衡芷杜蒲菰蘋萍浮生丹若抱木以垂翹薜荔緣崖以紆榮蔚披離以舉纓激迅飆以揚聲鳥則白鶴黃鸞翠鷸錦雞敷羽翰摛文章韡韡煌煌若彤霞之間而雲魚則赤鯉白鰷鰋鯽鯈鯊斑鱗紫鯖吹瀾生華於是乎翠蓋飄揺文鷁委蛇嘉朋遠至冠佩追隨憩芳亭酌瑤巵攜佳人泛漣漪援鳧鷖發棹謳釣游鯖弋潛龜奏鹽歌賦新詩邀姮娥于洞房累日夕而忘歸吾願與先生共之郁離子曰仲尼曰樂佚遊樂燕樂損矣僕不願也

公子曰五都之市列肆千區三川之衢大車千兩三江之津舳艫千艘家僮萬人分方逐利西極岷隴河源康居大宛出馬渥洼流玉崑崙東窮日本扶桑玄菟樂浪海岱青徐三韓扶餘南盡百粤七閩象郡猺獠穿胸交趾鮫室蜃市北際無

閒代恒陰山北庭單于孤竹萬里沙漠掇天琛拾坤珍山藏谷韞之英蟄潛動植之精莫不悉致而畢陳爰有吉量騊駼蒼兕文犀足躡電而追風角納象以成形火齊玫瑰瓊瑤璆琳琪樹琅玕王母所栽備五色含八音璀璨瓏璁睒閃虎睛徼徊犛牛師類之毛鬈髭披紛以蕤以纓珊瑚海栢若木非木若玉非玉蕭森橚椮葩柯樛落其采有艶沉檀羅縠腦麝之香郁烈芬芳苾茀鬱蒕螺甲龍涎腥極返馨鍾乳丹沙金芽石英鍊而服之變爲神仙水晶玻瓈硨磲清虛琉璃木難的皪驛光豆蔻胡椒蓽撥丁香殺惡誅腠易牙所珍甘蕉木綿香葛兜羅柔暖輕涼寒暑攸宜翡翠鷫鷞綵羽繡輪琱

之龜蠙質漆章鼠毛之布焚之炎炎振之如霜卅蝦之須勁
若抽虹煥爛晶熒望之欲流撫之不濡玄象之牙厥大盈卅
狼虎熊羆青貂白狐文豻青狸赤豹之皮衛猢蜂猈修毛犛
犨娓嫋冢茸洵美且溫融毳羔絨細若遊絲輭若春綿卅參
苓芝地膽天麻靈藥千名神農所嘗起死回生旋陰斡陽扁
鵲戎鹽越紙齊紈跨海踰山轉致流通自北自東自西自南
所至成市所止成壘於是乎饒山出金煮海收鹽千柙穿塍
韓鏤九幽萬竈歕煙結為蒼雲蜚蜓蠻舠出沒風濤罔鯑鰆
曳鱧鱣舉赤鱬絡氏人鮈鼊鼉縉鰅鰕止水毋鱉蠵螺撓化
鯤鰲翔鯆留鮹麗鱺牽鮦星鱘鰒鮮引鰹掣鱷連鮫枕丁䲓

乙燕取血積鏃骨皮飯磨鱗刮甲齒牙鋒鍔以函以戟鬣鮓
柔鯆其利什百其重實則有徑寸之珠方尺之璧騰光吐景
閃日爍月匣不能閟土不能蝕可以易𩏖回梓傾城奪國吾
願與先生致之郁離子曰傳曰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僕不
願也

公子曰九成之堂十畝之庭俯闚闠以當中岌重門之崢嶸
甃以碧石植以栝柏牖以魚鱗洞朗八擺左右蜂房奕奕異
燠冬暄夏清與馬達于陛除鳴騶導以升階高坐華裀葺越
若神卒列貔貅吏排鴈行肅肅蹌蹌秩秩如也聽欬傳聲神
撝鬼訶發號施令理折決訟出言而侍者辟易指顧而聽者
跼蹐千人離立跂望顏色其喜也溫若春日之熙其怒也凜
若秋霜之飛雷霆起于頰舌而死生判于筆下吾願與先生
謀之郁離子曰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
之不處也僕不願也

公子曰駃騠之馬黑貂之裘囊無盲鍰橐無贏金慷慨辭家
蹻蹻遠游曳裾而入公門掉舌以動王侯一語之合不覺前
席更僕秉燭熏心酬骨執鞭為之駭汗虎士為之吐舌於是
出辭成法建畫為律條九章以富國發六奇以制敵陽謀陰
闡神投鬼伏指揮而白虹貫日顧盼而長庚入月蓋樗里不
能測其機孟賁不能當其決也是以一言貴於千金一諾重

於千鈞吹則猛虎豎毛噓則寒谷生春謦欬折五兵談咲却
三軍氣使燕趙之豪威讋齊楚之君吾願與先生論之郁離
子曰孔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僕不願也

公子曰戎卒十萬虎賁三千犀革之車駕以駃騠服以驌驦
造父御戎烏獲為右士如熊羆馬如騰龍豁闊包淼殽谷崤
立掛以重鎧被以鮫函炫耀冬冰煒煜晨星純鉤太阿緩理
龜鱗雄戟揚虹仇矛掣蛇舒光發輝上纏斗杓乃有角端之
弓魚牙之矢控弦而滿月在手覆彌而蹲甲吞羽黃間谿子
特力距黍九牛引挽發若雷吼於是乎白羽如荼赤羽如菈
大旆鏇旗植以玄戈建九斿之霓旌蔚雲旋而猋迴山陵為

之低昂太陽為之寢光乃布天衡乃列地衡風雲為蛇龍尾翕張屹兮如山巇兮若城渾渾沌沌莫窺其形吾願與先生將之郁離子曰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僕不願也

公子曰五方之域有真人焉廣大神通浩浩無涯其力可以斡造化回天地其功可以拯墊溺拔罪苦起死扶生剖頑燭冥窈窈惛惛蕩掃六淫寂寂默默滌除百惑如翦草菜不遺一荄如龍用壯莫我能當不震不搖障翳自消不悚不難百怪自散如鏡去塵其光粲新如蓮出水淨無泥滓以能不滅不生長存至精不形不體無往不在放之無外收之無内幽靜恬漠永享至樂吾願與先生求之郁離子曰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僕不願也

公子曰太極渾渾分為乾坤乾坤翕闢結為日月日月代明播為五精二五媾真形而為人玄黃兩間獨為物靈得天全也是故軒轅黃帝訪于廣成子而受訣焉其訣曰穆清寥兮沕杳冥洞晃朗兮覩吾庭掃氛埃兮驅蟲蛇部署衆神兮集于家時風雨兮若晦冥既不壅兮待其生調其行兮和厥止保其受兮為孝子收六區兮歸一握仁靈芽兮苴乃核乘應龍兮入寥廓吾願與先生追之郁離子曰語曰死生有命僕不願也

公子曰願聞先生之志郁離子愀然曰公子三王既沒孔子道塞九流楊墨百家並出淫辭橫說從橫反覆條害陰毒悁疑恐惑變幻白黑如猋之發可使晦日如水之激可使漂石縈紆迴適以蠧以賊此其章章者也其𤹪者則謂天地為蘧廬黔首為蟲俎文章禮樂皆不足為以耀以夸使人染之如膏吞之如鉤虛浮論誕誣生罔死含形索影慢棄倫理叫嚣迷生之曲蹊蠹世之巨蝎也方今成弧絕弦枉矢交流句始攙搶降魄流精為貙為豺為蛟為蛇大失其主化為封狼脅爪張牙飲血茹肉淫淫潛潛沉膏膩窮淵積骸連太陵無人以救之天道幾乎熄矣而欲以富貴為樂娛遊為適不亦悲

乎僕願與公子講堯禹之道論湯武之事憲伊呂師周召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時之政明法度肄禮樂以待王者之興若夫旁途捷岐狙詐詭隨鴟貪鼓愚傲倖一時者皆不願也

於是公子赧然顧頰發赤目眊舌彊再拜受教曰鄙人不學乃今日始聞先生之言如垢得滌願為弟子幸甚至哉服膺無斁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文集卷之四終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五

後學麗水何鏜編校

序

送高生序

高生以敬學科舉業將從師于閩過予請言以相其行生年甫弱冠去鄉里遠家室以求師于千里之外其志可謂勤矣韓子曰業精于勤生既能之矣尚何待予言以相之哉抑予之所以勉生者又有出于此之外也聖人作經以明道非逞其文辭之美也非所以夸耀于後世也學者誦其言求其義必有以見于行問之無不知也言之無不通也驗之於事則

偭焉而背馳揭揭焉不周於宜則雖有班馬楊韓之文其於世之輕重何如耶生燕南人也國朝興科目燕南人舉嘗為冣首矣安知異日不在生乎故用是以為之規也

雙清詩序

雙清軒者東山壽聖寺物外上人之所營也上人名崇超物外其號也寺在杭州城東四十里其會曰湯鎮軒所儲無他物有水一泓竹一林上人日與之為徒故遂以名其軒也夫天下之清者莫如水有節而貞者莫如竹伯夷以節立行而其清至于聖則物之清又莫竹若也夫人與物情性之相得者各從其類物之所處不同則清者有時而汚非其情之本然也今之人達而用于世則役於事窮則役於衣食無暇者莫如僧故能遂其情而物之託焉者亦得以全其性也然則上人雖欲自外於物而物不能外之也有詩一卷上人作而同聲氣者和之也書而揭于軒者故翰林學士吳興趙公為之序者括蒼劉基也

郭子明詩集序

郭君文德字子明廣平人也讀書好為詩有交於前無不形之於詩其憂愁抑鬱放曠憤發歡愉逸佚凡氣有所不平皆於詩乎平之是故飲食非詩不甘坐卧非詩不安應人接物非詩不能攄其中懷至於顛沛造次夢寐想像莫不有詩思

天下有一事一物不入吾詩若已有所歉焉於是北眺燕代西踰岷峨南浮江湘東覽齊岱困窮迫阨寒暑枯濕舉不足以撓其中而惟得乎詩可以解憂其為詩也不尚險澀不求奇巧惟心所適因言成章而其自得之妙則有人不能知而己獨知之者蓋孔子所謂好而樂之者歟余嘗嘆世之人汲汲以趨祿利有所好樂則決性命以赴之朝奔夕馳所在皆是今子明乃違衆人之所務而獨好我之所好得之不足以療飢寒而失之無傷於其身彼之不顧而我則為之蓋有所感激而自異於人以為尚也是固非俗子所能識也

送別燈和尚還鄉序 并詩

有浮屠氏踵門而求見于方以事出不得見明日復來問其鄉則世為括人與予為同州故其心尤惓惓焉將歸求言以贈其行夫浮屠以離世絶俗為教父母兄弟且不得為其親也而獨惓惓於鄉人焉何哉今之人同里巷以居而有不相接者及其遇于他方不啻如見骨肉所適愈遠則其情愈親是乃人心之所同非待乎矯揉勉强為也浮屠氏割慈忍愛以為高宜殊乎人而師獨不然是蓋有見於道者也則其為浮屠也豈果惑於其術之說而為之哉世治不古為民者日困農疲于耕而終歲不飽其食工疲于作而終身不得休息士不諧於時而[illegible]無所即追呼徭役之可憐誅求徵斂之

無厭皆足以累其身愁其心求全軀而苟安舍是其何之乎若師者其迹於是而心則有所寓乎余既重其敏慧又嘉其敦鄉人之誼故為之言且繼以詩師名淩祖別燈其號也詩曰

閒居寡塵務遂與煩情親扣門報有客喜見同里人相知豈必素鄉語情自真北風吹大江寒水波龍鱗話別一何速令我生苦辛故山到何時溪梅照新春親朋或見問為道長清貧

贈奕棋相子先序

禮樂射御書數之藝君子游焉博其理也其不在此科者士弗尚吾獨於碁乎有取蓋棋末伎也而有用兵之道可以通人之智知緩急存亡進退取舍有乘機應變攻守之法避實擊虛投間抵隙兼弱取亂之道無所不備吾嘗讀孫子十三篇而知古人制敵之術意奕棋必出於兵家教戰者所製非其他娛目悅耳者比其所以不得附於六藝者以其為兵也夫兵君子慎言之而可以教乎哉宜其在六者之外也自天下為戰國而司馬穰苴孫武吳起之徒公然以兵為教於是學戰陣者不必寓于物以求之而碁遂為娛樂之具而精其數者亦日用而不知耳陶士衡以周物之智不遠纖芥而不喜人為碁當時僚佐賓不知其可以達於兵而徒為費時亂日使

有知及此者以告士衡士衡當教人為之不必投其具於江中矣儒者之道格物以致其知貴能推其類也故觀水而知學觀耕田而知治國善推之而已矣是故無用之伎也亦適之可以措大事吾於此而知智者之不死也相生子先兄弟皆精于碁人無與敵焉吾每惜其用心之專而懼其無益於用也故原夫制作之本意以語之方今寇盜竊發武夫環視知林無或能出一謀發一慮生能碁之策乎使不曠日糜粟以毒衆民不亦儒哉

海寧州賈希賢義塾詩序

人有積貨財而不能散者君子謂之愚知散之而不要諸道

其為患一也故有捐貲產以廣異端而徼非望之福者非徒無益且受誑而甘心焉凡若此者蓋不可一二數也若海寧賈希賢者非卓然有異於人乎賈氏為海寧大家而希賢益厚念邑之子弟多不知學或貧不能自致師以學乃構宇買田招名儒以為師俾鄉里之俊秀與閭巷之童兒莫不來學其食飲器用咸取給於賈氏嗚呼可謂積而能散散而得其道者矣今天下學校責在守令往往不暇顧而視為文具至考滿不能備六事而阻其仕進者不少則今之官海寧者一何幸耶得賈氏以為其民州之子弟得賈氏而皆振起于學彼為守令者從而收其功則不惟有功于其州之人而為之

司牧者亦有賴焉其為利豈不博哉使人人效之而不見三代之化吾不信也

沙班子中興義塾詩序

至正十一年春三月十有五日沙班子中來言曰吾居杭有年矣杭於江南視他郡為大民多而儒少豈教育之未至乎吾嘗得隙地于慶遠安撫沙公頹第室以為義塾招子弟以教而土木樹藝之資無所出可若何余聞而嘆曰方今天下郡縣無不有學名山古蹟又有書院咸設學官杭之城郡縣學及書院凡四處生徒蟻集省憲臨焉又何俟於子之室乎子中曰噫是子不知余也子以為子之學猶官之學與非也子請為子言學夫學也者學為聖人之道也學成而以措諸用故師行而弟子法之是故搜羅天人究極古今旁通物情達其智也齊明盛服非禮勿動篤其敬也見惡則遠見善則隨致其仁也存心養性樂道尊德致其大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盡其細也忠信謹慤固其內也貌言容止閑其外也詩書六藝昭其文也剛毅木訥培其質也親賢友仁以輔德也幼幼長長順天則也大學智以周之敬以一之仁以行之立乎大不遺乎細嚴乎內不弛乎外文以藻之質以幹之於是乎德成而不失其則今之學士以文墨為教弟子上者華而鮮實下者習字畫以資刀筆官司應酬廩粟之外無他用心

其亦異乎子之所欲為者乎夏之校殷之序周之庠吾不得而見之矣而有志焉道之將行也夫吾室之成未可知道之不行矣夫吾固將以盡吾心終吾年縱不能行于今庶其或畜于後子聞而壯之書其言以為序子聞湖浙之間多富而好禮者有與子中同志尚能為子中成之

送月忽難明德江浙府總管謝病去官序

余昔宦游高安高安與臨江鄰臨江故多虎狼之卒凡居城郭者非素良家咸執鞭以為業根據蔓附累數百千輩以應大于府縣民有忤其一必中以奇禍官斥弗任則群搆而排去之獄訟興滅一自其喜怒有訴于官非其徒為之所難直必

曲護其助者反是百姓側足畏避號曰茄鼓人莫解其意或
曰謂其部黨衆而心力齊也余每聞而切齒焉無能如之何
也會朝議以蒙古色目氏參佐籌書曹官於是江浙行省掾
史月忽難公獲選為臨江路經歷下車訪民瘼按宿獄凡疑
滯不決者皆茄鼓之徒為之督所爲逮捕窮其姦狀而上下
之為覆覈公執正議僉書曰吾甯不與鼠子俱立於此衆不
能沮於是事露者伏其辜餘黨悉斂迹退散是民入城市相
謂曰微經歷我輩敢來此乎予聞甚喜且慶朝廷之用得
其人也後數歲乃識公于京師公時奉使自湖廣還民瘼猶
縉縉予又為大喜至正己丑公為江浙財賦副總管因得相

與為文字交公素有足疾辛卯六月以疾去薦紳之士咸祖
送北門外酒酣有起而歌者曰湛盧可以斷犀而以之割雞
明珠可以照車而以之彈烏吁嗟兮吾安所如客有和之曰
松柏在山兮匠石求之夜光在璞兮卞和識之物固有遇兮
遇當有時因相顧大笑賦詩為别而劉基序焉

章秀才觀海集序

桐江章正則好學能詩文名其集曰觀海予嘉而大其志夫志
道之正也立乎其大而小者不遺焉斯得之矣是故天下惟
海為大求其大而不於海非知大者也故錡釜之型不鑄鼎
彝藿菽之實不生松柏無他先居乎其小也是故知海斯知
學矣今夫海之為物浮天地納日月汗漫八極人見其大也
爲致其鯨龍蛟蜃無不有也江河溝瀆無不收也動之不知
其所爲流之不知其所歸變幻倏忽杳冥莫測觀海者知海之
所以大乎則其造也不可量矣予既嘉吾子之志故為序以
勉之

送海寧張知州滿任去官序

至正辛卯夏五月劉顯仁自海寧来致其交賈希賢之言曰
海寧瀕海為斥鹵地民勤而貧吏肆而嚚積有日矣自我知
州張侯来鄉不見吏卒易其業田疇墾豊稼穡不札庭不宿
訟囚無留獄租賦時集不累不用譁訐之聲化為弦誦大民儒

懦小民愉愉朝出暮歸謳歌滿途三歲之間洋洋乎里閭不
知特勤之我徂今且代去欲留之不可得也請為言以餞之
予聞而嘆曰美哉張侯今之為人牧已代而使人思之者鮮
矣哉居乎位則畏其歲且滿則相視如途人甚則排而去之
惟恐其弗亟也閒有欲之者非素所聽愛則為卒若吏於民
無與焉夫設官所以為民也官為父母民為子為父母而使
其子不我愛亦獨何哉故善為官者猶農夫之善為田也嘉
穀以為親稂莠以為讎是故獲乎吏卒者必不獲乎民獲乎
强暴者必不獲乎善人今張侯能使民惜其去而希賢又為
善士與義學以淑鄉里其所累尤不苟仲尼曰不如鄉人之

善者好之張侯有焉予雅知劉君其言必信而有徵也是為序

槐陰讀書圖序

槐陰讀書圖者嘉興吳仲圭所為姑蘇王行道作也王氏之先有植三槐于庭而期其後必為三公者後果如其言為宋賢相今仲圭之作此也其將勗行道以力學而復前人之發也乎夫盛德大業有志者成之聖賢與我皆人也企斯及之矣故與人交必常有所勗者朋友之盛心也觀聽動息凡有所接必使可以有所警著進脩之善道也然則斯圖豈玩好之云乎雖然吾願益有以勗之夫王氏之先所以致位宰相

者抑由乎槐耶非與植柏于大別而冀似禹未南國之棠而繼焉曰吾以繼召伯也可乎哉晉公之行事載在史官者三槐者蘇子所謂德之符也思其人象其德今之槐猶昔之槐也不然彼園之植其下維穀而已矣吾子勗之使後人之恭此圖如今人之恭三槐則備矣於是乎言

送海寧尹知州之官序

國家憐黔首之未寧乃大選守令以撫疲瘵非名實素聞於上下者弗任且以六事考覈其殿最責至重也東平尹希書由餘杭主簿江浙行省掾史遂爲宣城縣尹溫台海道千戶皆能其職故得舉爲海寧知州將之官相與交游者咸爲詩以餞之而屬其序於予予惟今之人類多喜諛心竊非之夫求言於人而得諛不如勿求與人言而進以諛是不以賢人君子待其人不恭莫大焉故須獻其規而不以頌今天下又安而盜賊姦宄竊發不禁何哉為守令者非其人耳天子有民不能徧治故託之守令故守令謂之民牧夫牧也者受人之牛羊而牧之必為之豐其水草適其寢訛去其疾蠹驅其豺狼然後物生遂而牧之道得矣是故悍卒猾吏民虎狼也苛征橫斂民疾蠹也虎狼不屏疾蠹日生寢訛失時水草乏絕則亦日就死亡而已矣惡在其為牧也夫好安樂而惡憂患人情同之盜賊之刑自死而族人豈願為之哉必有大不

得已然後寧蹈不測以苟旦夕之命誠能順而撫之吾未見其弗寧也海寧為瀕海邑民勞而貧久矣孟子曰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于今之時抑亦可以謂之易而非難矣行矣尹侯國家之寄朋友之祝百姓之望皆於是乎在他日惠政之碑又當為君書也

送柯上人遠游詩序

古之人有遠其家而游四方者何哉孔孟志於道儀秦志於利司馬子長志於文其所志不同而欲行其志也則同墨子之道異乎聖人而走不黔突無亦欲以其所得乎師者傳之於人與是皆有所為而為也浮屠柯上人者予之同邑人也

客游于淨慈淨慈之主者舉以任其寺之事尋薦於是群寺之間上人名者競舉以為其住持上其名于宣政院會他僧有以賄求住持者事聞院官院官怒併其餘悉罷之上人遂拂衣游金陵且泝大江觀衡湘陵巴漢沔泰隴北覲天都至于五臺略恒碣而歸將行過余求言焉夫上人方外人也固不以利役其身而為文又非所嗜好抑將學孔子與則上人墨氏徒也今浮屠之道大行于世金碧焜燿徧天下且業之者家畐而人誦之不必走四方以施教則又異乎墨子者矣予又何言以贈之哉予蓋因是而重有所感矣今之為士者欲游四方行李之往來豐則患於盜賊約則患於資粮之不來

焉之敝當何所取給哉獨浮屠以其徒為一體所至則如歸焉窮山際海何往而不可也然則上人之游維其時矣予是孔氏者也不能作浮屠語故以是為贈云

竹川上人集韻序

昔邵子以音聲窮天地事物之變莫能逃其情焉邵子沒雖有書不得其傳故有能言而莫精其義者則於聲之輕重清濁且不能辨尚何望其造前人之微妙也哉余初未杭時識竹川上人于祥符戒壇寺見其為歌詩清越有理致遂相與從來因語及聲音之學而出其所為書則集凡天下之音聲比其開發收閉之類而各使相從凡有聲而無字者咸切而註之審音以知字因母以識子如指其掌也予問之曰師其精于邵子之術乎則笑而不應余嘗思浮屠氏離世絕俗而自外乎人群以為高也近世之業之者異焉以浮屠居其身而其營營汲汲每生死利欲殆有甚於俗之人盖舉天下皆若是矣今上人為浮屠而志於儒不泯於流俗而著書以為業年已老而愈不倦是豈可以常人目之哉自古有避世之士非一途矣晨門荷蕢偶耕賣藥亦各隨其所處以求其志若上人者其避世之徒歟其書之蘊予不能知而其人則予深知之矣是為序

全嬰堂序

術有可以寓道者其醫乎夫濟人利物無位者不能焉惟醫以救死扶生為功苟志於斯使惻隱之心恒存而不死豈非為仁之樞括耶故術之近道者莫如醫醫之為功昭晰不昧故於術為難至于嬰兒之醫則難乎又難矣是故古人語治天下曰如保赤子夫赤子無知疾病痛痒飢飽寒煖一聽於人而不能告死生存亡無所歸咎天下之難保者孰有甚于赤子哉故又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言不可以貌恭虛僞為也嗚呼治天下者果能存是心乎吾不得而知也得見善醫者亦可以自慰矣武林析生儒者也而工為醫以全嬰名其堂先難也夫以儒為醫固當與常醫殊他日達而用于時則又

樂其為醫之心而措之豈曰小補云乎哉

鄭士亨東游集序

予始與豫章鄭士亨遇于杭察其人玩其文遂與為忘年交日相過談文章劇晝夜如不及有所得則各相自慶慰呼酒共飲至醉近世之為文非達官貴人及善謏不諧於時士亨不能謏又不仕故不敢以文示于人而自以為賢於時變者而藏之或獲傳於後世則亦可以懲創感發不為無益而不悖乎古聖賢之意雖不望其必傳而亦未嘗不欲其傳也其年冬十月有生諒者見鄭子之文大喜率其友聞正集而刻之于梓求予為序予甚異之夫縣黎之處璞中雖不自售而

不能閟其輝謂卞和之不恆有可也而謂世之無卞和也可乎哉余嘗謂鄭子之文獨予識之而不意復有二子彼二子者好為文則不取諸時人之所趨而獨慕於居下位之鄭子何耶予既喜鄭子之文獲傳于世而又喜有二子能識世人之所不識而自拔于流俗以為之傳也於是乎序

照玄上人詩集序

予初來杭時求士于鄭希道先生先生為余言照玄上人之為詩雄俊峭拔近世之以能詩名者莫之先也余素知鄭君善鑒而言不過心常懷之及訪于杭人無能言上人之能詩者心竊惟之及余徙居白塔之下而上人乃住持萬松嶺之壽寧寺於是始得徧觀其所為詩蓋浩如奔濤森如武庫峭如蒼松之楥縣崖凜乎其不可攀也而憂世感時之情則每見于言外嗚呼是宜不以詩聞于杭之人矣夫詩何為而作哉情發于中而形于言國風二雅列于六經美刺風戒莫不有裨於世教是故先王以之驗風俗察治忽以達窮而在下者之情詞章云乎哉後世太師職廢於是夸毗戚施之徒悉以詩將其謏故溢美多而風刺少流而至于宋於是誹謗之獄興焉然後風雅之道掃地而無遺矣今天下不聞有禁言之律而目見耳聞之習未變故為詩者莫不以哦風月弄花鳥為能事取則於達官貴人而不師古定輕重於衆人而不

辨其為玉為石惛惛怓怓此倡彼和更相朋附轉相詆訾而詩之道無有能知者矣然則上人之不以詩稱於今之人不亦宜哉嗚呼有伯樂而後識焉有匠石而後識楩柟自古以及于今伯樂幾人匠石幾人耶抱奇材而不遇以泯死者不少矣予既重上人之詩而又悲夫人之不知鄭先生之為伯樂匠石也故為序其端焉

送熊文彥歸江西序

傳曰君子以友輔仁天下之大倫五友其一也是故聖人論友必備道其損益之故友之為道豈易言哉近世學者率不好聞己過未有善而欲人揚見勝己則諱見不若己則肆藻

子外不求于中詆異而黨同附勢而傳聲靡靡揚揚柔柔如也而與之交能無損乎故論友之益者曰直曰諒而又曰多聞焉夫直矣諒矣而所聞不多則箴規獎勸未必盡合乎古而通于今吾未見其能益也嗚呼友之為道豈易言哉予居杭三年而得江西鄭士亨無何又因鄭子而得熊文彥焉觀其人理而溫又亮以莊恢乎其有容且年方壯氣方銳學業方日新識見方廣如泉之始出鴻之始發芻萌之方達也因命曰交相為助於是方自慶其各有所益也比歲暮予歸浙東而二子亦相率歸于豫章廷命酒以別而為之言曰古人之為學也未嘗自謂已至仲尼大聖也曰假我數年卒以學

易衛武公大賢也九十猶陳抑戒而況於吾儕也乎歲月如流時不再得耨之不勤其實不栗耔之不多其基不鞏詩不云乎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幸相逢于未耄而學業俱若是焉朋友之心遂矣至于東門之游子之吟則不必為君歌也

悅茂堂詩序 并詩

悅茂堂者會稽雄教寺學庭上人之所居室也上人性好菊故種菊環其居取菊譜之語名之曰悅茂或曰謂其以菊之茂而為悅也或曰非也悅茂在菊不在人上人將於是乎觀物焉豈惟菊哉凡物悅則茂得其性也不悅則不茂不得其性也故悅者茂之藏茂者悅之著譬之於人憂愁結于心而病生焉及其著也髮焦而齒黃色黯而形枯其不茂也可知矣故聲翟天下之文禽也朱冠而彩翰章焉及其縶于籠中則慘然而不怡泯泯然如死灰非涅而昏之也不得其性焉耳是故人不得其性則痡鳥獸不得其性則瘠草木不得其性則萎以枯故茂物有道悅之而已矣悅之有道使之得其性而已矣敢問使之得其性有道乎曰有可得聞乎曰上人之藝菊也其種也以時其溉也有節其愛之也如慈母之於子也燥則滋之淤則清之瘠則肥之扤則培之欹則扶之蔚則疏之暵則陰之誅其草茅殺其蝤蠐驅其雀鼠蛛絲蟻

壞無所侵也於是乎春而萌夏而葉秋而華濯濯蓁蓁蕤蕤英英見其生而榮而不知其所以生如斯而已耳或以語於予予曰有是哉是道也后稷之所以教民稼也上人其果有見於此耶而獨於此物者何耶嗚呼使世之為人牧者懷其民如上人之懷其菊也天下其不安哉因為之詩曰

治國如治圃養卉如養民義農契此理立法詔後人五帝暨三王繼世稱至仁聚欲去其惡不使傷和淳所以覆載間物物煦陽春動植蜚走飛生長咸及辰周轍逝東邁此意久沉淪誅求與剝削浩蕩無涯津高堂一笑粲白屋千眉顰誰見田里間悲啼雜呻吟本根不自固枝葉何由伸感來為爾歌

寡音入蒼昊安得觀風者述之于樂哀

送張山長序

稽山書院山長張君用中受代將歸友生具酒肴祖送越西門外酒半有執爵而言曰行者必以贐古之道也故老子曰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是故詩有崧高烝民繾綣激切情意懇至是蓋溫如春陽馥如蘭芷而重於南金夜光之遺贈也張君以茂才舉為文學官居其職三年教行而道尊人無間言今以代去而所與游者又莫非文學士而無言以送之庸非缺乎衆應曰諾於是命楮筆各為歌詩俾余序焉余觀詩人之有作也大抵主于風諭蓋欲使聞者有所感

動而以興其懿德非徒為誦美也故崇獎之言豈其有所勸而加勉示事之告願其有所儆而加詳也然後言非空言而言之者為直為諒為輔仁為交相助而有益而聞與達于天下而言與人相為不朽不亦備哉今諸君之詩則皆既肆好矣復何以尚之哉方今教學之官為職甚卑而其出身為甚正非他岐比也由是而躋大官位宰輔者非一人矣張君年方壯氣方盛學方進而業方隆也梢雲之木起於勾萌冲天之翰發于遵渚由是而之焉仲山甫申伯之地位不難造矣人之言曰誰謂華高企其齊而他日仲山甫申伯之德業吾於張君深有望焉

牡丹會詩序

甲午之春予避地會稽始識祝茂卿于吳君以時之所三月既暮茂卿之牡丹大開因得與寓官郡士往觀焉主人崇酒肴登客而侑之既洽主人奉花以請曰茲花之植于某有年矣雖歲賞日至而未嘗有聞坐皆文章大夫士如今日之集者盍各為歌詩以為他日之雅談乎客曰唯唯乃取唐人羅鄴詩二句十四字為韻命探丸信所得為詩不限以體製詩成屬余序予讓弗獲乃為之序曰詩不云乎豈弟君子和樂且湛夫既曰君子而又謂之豈弟則其為和也不流而為樂也不淫故湛而無害於德此詩人之所以贊而美之也乎嘗

見世俗之為宴集大率以聲色為盛禮故女樂不具則主客莫不黯然而無驩及夫觴酌既繁性情交蕩男女混雜讙浪褻侮百不一顧有向隅而不獲與群則憤憤然見于色形于辭故始之以笑傲而終之以鬭爭以為有人之心者無不知惡而絕之也而世方以是為能放曠豁達以盡主客之情然則與禽獸奚異哉若今日之會則不然矣其色則草木之秀其聲則風雅之餘其人則邦家之彥也是故揖遜酬酢所以盡朋友之義凝志澄神所以杜縱恣之門抑揚歌詠所以攄幽深之抱懷情既暢深思逸發莫不郁如樹蘭鏘如金石皎如月露瑩如蛟龍之出溟涬捷如拔堅城而禽大酋以獻馘

也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今日之舉其庶幾乎雖然神蓍之
筮靈龜藏之以之藉家則茨菽之不如夫蒼茛之實鳳皇之衣
之以之秦牛則菅稗之不若矣人固有異好惡其相出豈不
縣絕也哉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吾於是乎見之故既為
之詩復冠以序焉

送道士張玄中歸桐柏觀詩序　并詩

別峰上人既住寶林十有七年道高德隆百廢咸理乃重建槃翠之軒以游息四方之文學士於是叢林之望益重而龜山之勝為於越冠華裾深佩簪紳交錯濟濟蔚蔚彬彬如也至正甲午予來會稽因得與群士大夫為寶林之游而賦詩

倡和無虛日焉夏四月癸丑有道士張玄中來訪別峰上人告將歸桐柏觀適余與所遊客皆在上人遂分韻為歌詩以送道士詩成屬予序予嘗見世俗以儒與僧道為三教謂當各道其道各志其志言不得同詞行不得同轍衣服不得同制度也今於是乎相從游而贈以詩何獨異乎人之言耶蓋吾徒之所以與上人游者非欲求其道也上人能賦詩而樂賢士寺之勝足以資吾游道士又遠來見吾徒而欣慕焉吾安得而拒之三王世遠天下之為民者不易矣懷才抱志之士遺其身于方外以遠害而雖尤豈得已哉乎既從上人之請而為之詩復為序焉詩曰　得會字

道士張玄中年少氣方銳從師桐柏宮餌木啖松檜黃冠紫霓衣赤舄青組帶翩翩辭故居汗漫游方外北窮燕幽都南盡越吳會泛海超東溟尋河極西荒驚鶩凌霄碎軋濁霧晝曀濫漫風薄浪濺濺雲擁蓋追龍入醫閭訪鶴凌岱岳蟠桃花未實火棗葉始殺靈眾淩滇淬風吹杳茫昧波馳羲和輪電掣纖阿軌悠悠雀雉化耶渺蜉蝣蛻惝怳窘往圖飄颻返旌旆振友赤城參漱齒白鶴瀨餐瓊漿精魂洗髓去埃壒晨朝玉宸高夜燕金景臺偓佺授寶訣列缺助稜榆采芝麋鹿引燒藥龍虎會扶桑倒景長建木盤根大蟲花春家茸凋草秋穠翳山輝月娟娟瀑落石璀璀息心觀群動清耳聞眾籟窗虛琪樹明幕靜蒼萬翩

拘杞藤葛蒼松苓兔絲蔓我欲往從之逍遙解沉昧風塵正蔚薈原野塞戈殳盜賊熾炎火平人走狼狽湮淪海底珠黯淡日中沫憂漂杞國天下瀆文仲恭撫事生悲傷懷古增感慨上人曇彥孫龍象雄梵貝道殊心靡它誼合情自最飛書邀應真振落鍚凜睿凄涼念吾儕漂泊累暇獨短章慚未工浪跡誰倚賴高歌向冥漠安得躬吹澮

贈醫學録江仲謙序

或稱良醫之用藥猶良將之用兵其信然哉人之死生倚於醫國之存亡倚於將反掌之間吉凶分焉不得其良而用之是以人與國棄也故良將技其兵于敵而敵失其所禦良醫

捄其藥于病而疾失其所聚兵可以殺敵藥可以殺病人皆
知之用之有舛則殺病之藥不于病而于其人殺敵之兵不
于敵而于其國可不慎哉故人之將死而得良醫國之將亡
而得良將天下之幸無有大於此者而天下之功亦無有逾
於此者以之並言良非過矣紹興江仲謙以醫良于其郡甲
午之歲余挈家來紹興紹興地卑溼歲又寒暑易常度家人
疾病相連屬不絕延仲謙診之劑所捄無不愈由是衛仲謙
以為安而信其以良稱不虛矣方予家人之疾也仲謙來視
曰某當某日愈某當某疾疾作後幾日愈無不驗有所餽
謝則堅拒不受予嘗讀史見趙充國論邊事無不如其先言

魏公子救邯鄲于垂亡而却不受賞古今所稱以為賢今以
仲謙觀之良醫之與良將其用心真有不期而脗合者良可
駭也剡溪姚古道從師于越得疾焉過仲謙而愈仲謙又不
取餽謝郡士之與古道交者多賦詩以美仲謙而予又為知
仲謙者故為序

贈徐仲遠序

世之所謂禍福通塞者果由於命耶聖人罕言命命果不足道
耶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自古固
有不仁而安榮守道而戮辱者庸非命乎古之人以壽富康
寧攸好德考終命為福而不言貴今之論命以官爵之大小
品高下豈古之所謂禍福與今異耶好德無踰於仲尼則老
窮而在下顏淵亞聖三十以死曹孟德司馬仲達位在人上
而以壽終且及其子與孫禍耶福耶所謂命者當何以斷之
哉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今之言命者其果有合於古人否乎天以陰陽五行生為人
也陰陽五行之精是為日月木火土金水之曜七曜運乎上
而萬形成于下人也者天地之分體而日月木火土金水之
分氣也理生氣氣生數由數以知氣由氣以知理今之言命
者之所由起也夫氣毋也人子也毋子相感顯微相應天人
之理也則亦何可廢哉日至而麋鹿解月死而嬴蛖膲溫風

動而蟄蟲死清霜降而豐鐘鳴物理相通不可誣也天台徐
仲遠以七曜四餘推人生禍福無不驗予甚異之而贈以言
若夫吉凶利害之所趨避則吾聞之孟子矣

王原章詩集序

予在杭時聞會稽王原章善為詩士大夫之工詩者多稱道
之恨不能識也至正甲午盜起甌括間予避地之會稽始得
盡觀原章所為詩蓋直而不絞質而不俚豪而不誕奇而不
怪博而不濫有忠君愛民之情去惡拔邪之志懇懇悃悃見
於詞意之表非徒作也因大敬焉或語予曰詩貴自適而好
為論刺無乃不可乎予應之曰詩何為而作邪虞書曰詩言

志卜子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詩果何為而作耶周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國風使為詩者俱為清虛浮靡以吟嘲花詠月露而無關於世事王者當何所取以觀之哉曰聖人惡居下而訕上者今王子在下位而挾其詩以弄是非之權不幾於訕乎曰吁是何言哉詩三百篇惟頌為宗廟樂章故有美而無刺二雅為公卿大夫之言而國風多出于草茅閭巷賤夫怨女之口咸采錄而不遺也變風變雅大抵多於論刺至有直指其事斥其人而明言之者節南山十月之交之類是也使其有訕上之嫌仲尼不當存之以

為訓後世之論去取乃不以聖人為軌範而自私以為好惡難可與言詩矣曰書曰惟口起羞昔蘇公以謗詩逮獄播斥海外不可以不戒也曰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故堯有誹謗之木而秦有偶語之僇亂世之所治世之所與也得言而不言是土苴木石之徒也王子生聖明之時而敢違孔子之訓而自比於土苴木石也耶

送余希賢歸江東序

有不必問其行而可以知其人則視其所交而已矣故元禮之門惟林宗可登仲舉之榻非孺子不下夫一介之士未必人人識而知其心也而二子之名以之聞于天下者何耶當是時天下之想望二公不啻如麒麟鳳凰而二公亦直以天下之楷揩自任其明如鑒其直如弦其平如衡其公如日月之照人莫不知之也故士之被其知者如馬之逢伯樂如劍之遇薛燭如楩楠松柏之得匠石其美不揚而自播其價不衒而自定矣列峯上人為予言余君希賢以池陽府史從監郡九十子陽公治戎江東子陽公甚敬重之有謀畫悉與討議多所弘益及公還紹興希賢又送至浙江之東今將歸請為言以餞之予居王氏南園時希賢嘗來訪余一識面不能類數後詰言惟是子陽公之政事日下於民門庭無私謁左右無私人則予所目見為有徵也子濯孺子曰尹公之他端人

也其取友必端矣人欲知希賢者當以此論之

送章三益之龍泉序

古之人有行則歌詩以送之其來遠矣故烝民所以餞山甫崧高所以贈申伯皆褒述其德行以勉進其勳業非若後世傷離悼別留連杯酒以攄其兒女子之情態也括蒼多賢士大夫今於章君之行必有所啓沃振勵不為無益告矣是詩之編庸可忽哉章君佐石末公撫綰海之窮民救寧海之狂冦鎮守實定招撫松陽遂昌咸有成效功高而不言心勞而不辭有德行者固如是哉今　君又奉石末公檄之龍泉夫龍泉章君之桑梓里也往歲石末公以孤軍破賊揚威福建章君

實與有力今此行也將簞食壺漿之衆道左垂髮戴白之滿車下章君將日不暇給而分府可以無西顧之憂矣章君勉哉大丈夫生長草莽當平世不務進及遇變故則挺身以為國寄一方赤子命不亦偉哉勉哉章君昔者王司空温河陽皆自藩幕達于王朝垂名竹帛矧今天下多故章君已試有効者哉吾見勲業自此升矣於是乎言

贈陳伯光詩序 并詩

陳君伯光以醫名于栝者也栝故多良醫而伯光為能世其祖父業傳有之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盖其傳之也遠而試之也詳其可信而無惑也宜矣往歲伯光徵予文予時迫戎

事不克應所請今至栝伯光又來予乃問之曰昔者神農華嘗草木虫魚玉石酌其酸苦辛醎以辨燥溼寒温披陳其性情表章其好惡定為君臣佐使秩以九等命之曰藥黃帝岐伯著為經書難疑荅問以闡神用醫之為教不亦大彰明矣乎岐伯既沒則有若越人華佗淳于意張仲景孫思邈之流莫不能簸弄化機竊用五材出沒鬼神造法立方轉移陰陽皆可以血氣朽骨生色腐肉制人命於掌上何昔有而今無耶伯光愀然歎曰君何其之思也人亦有言情隨習遷事與時殊昔之為術者早夜以謀道故道成而功日彰今之為術者早夜以謀食故智昏而道與窮若是非一日矣且夫三才一理治道無二天地將病祲祥豫形人身將病氣色先徵病之將至其幾乃萌防微遏幾百病不生幾動形見力倍功半知及此者其神人乎醫乎醫乎堯舜之為天下亦不外矣乎宜其昔有而今亡也予甚韙其言因序而繼以詩曰

岐跗不世出人病莫能治伊周不世出國病莫能醫豈無龍宮方可以完支離桓侯彊自用扁鵲乃見疑去去仙都山中有木與芝服食煉精魄海上從安期

季山甫文集序

季君山甫文集若干卷體格嚴正文詞典雅其可以式後學傳來世不可磨滅者也予與山甫生同郡自少相友善山甫

實長予九歲其學問才識非予所能及也而予以年少忝科第山甫乃屢試不偶庸非時命也耶予自丙子之歲官游他方山甫亦出典文學外邑不相見者垂二十年是時諸公方留意舉業未暇及古文也乃今年復會于栝而獲觀山甫所為詩文銘記論贊序說莫不彬彬濟濟方駕古人下視場屋組綴之文不啻如麒麟鳳皇之於鷃雀鼫鼠也蓋其學問之功益勤而真積之力愈久如木有源而流長如木有根而枝蕃為得以淺近窺測之哉嗚呼嶧陽之桐泗濱之石排風霜而齧濤浪不知其幾年矣然後緪之以絲繩度之以規矩登之清廟則可以交于上下神示天將成其材必先苦之理則

然也昔人有以木鑽穿石槃者晝夜不已卒得丹以為僊今山甫年愈加而志愈講學愈不倦宜其業日隆而名日著也人之言曰誰謂華高企其齊而後之來者其尚以山甫為法焉

項伯高詩序

言生于心而發為聲詩則其聲之成章者也故世有治亂而聲有哀樂相隨以變皆出乎自然非有能彊之者是故春禽之音悅以豫秋蟲之音悽以切物之無情者然也而況於人哉予少時讀杜少陵詩頗怪其多憂愁怨抑之氣而說者謂其遭時之亂而以其怨恨悲愁發為言辭烏得而和且樂也

然而閱見異情猶未能盡瞭焉比五六年來兵戈迭起民物凋耗傷心滿目每一形言則不自覺其悽愴憤惋雖欲止之而不可然後知少陵之發于性情真不得已而予所惟者不異夏蟲之凝冰矣故今觀項君之集而深有感焉項君與予生同郡而年少長觀其詩則冲澹而和平逍遙而閒暇似有樂而無憂者何耶嗚呼當項君作詩時王澤旁流海岳奠乂項君雖不用于世而得以放意林泉耕田釣水無所維係於此時也發為言詞又烏得而不和且樂也夫以項君之文學而不得揚歷臺閣黼黻太平此人情之所不足也而項君不然抱志處幽甘寂寞而無怨項君亦賢矣哉賢不獲用世而亦不果於忘世吾又不知項君近日所作復能不悽愴憤惋而長為和平閒暇乎否也感極而思故序而問之

呂周臣詩集序

仲尼有言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夫以人心之出入無時苟不至于聖人不惑之地則不有以收係而拘止之鮮不飄揺汗漫而無所不之矣故以博奕為賢乎已厥旨微哉呂君周臣由吏員累月日至九品家居以待選則杜門而作詩有詠史一百首題詠雜花二百有餘首皆意足而語到予嘗見今世之從事于公門者進則慕權利以相奪退則交結勢要幹官府是非勾引俗事以致人之慕已以肥其家未有

能兀兀獨處而留心文墨若周臣者也周臣以通濟之才沉下僚而無怨篳門陋巷為詩歌以自適且不刻琢以求銜蓋有得於寡欲養心之道者乎故喜而為之序焉

送宋仲珩還金華序 并詩

易不云乎有子考無咎庚子之歲予與金華宋先生俱來京師時

上渡江未久浙東方歸附先生與予及予同鄉葉景淵章三益同居孔子廟學惟日相與談笑雖俱不念家而予三人者亦皆不能無介于心惟先生泰然耳日與文彥士相從游不倦人咸異焉時先生有子二人長曰瓚字仲圭次曰璲字仲

珩皆克家盖嘗以家事付二子久矣故先生得以優游投道
于浦江鄭氏之義門至今又十有五年矣去年秋七月予自
家重赴　京先生時為翰林侍讀學士執手相眄睞青溢眉
目先生長予一歲予須髮已白過太半齒落什三四左手頑
不掉耳聵足蹶蹄不能趨而先生鬢須黝黑脣齒朱貝顏渥
丹步履坦坦不落
朝班後晨起戴星入　國史館握筆寫細字如青蠅頭日數
千且僕僕走承　召命暮歸作詩文四五少不下二三先
生素儒家無贏僮僕在　京寓舊城去公館十有五里惟次
子璲偕一騶者從夫人又病在寓璲來往省視父母且奉母
湯藥不違朝夕今年春長子瓚遣二孫自金華來夫人病亦
愈於是先生以事命璲暫還故里而在　朝群公大夫士咸
賦詩餞璲望其即還則璲之能善事其父執善交其朋友者
可見嗚呼若先生可謂有子無咎者矣宜其老而愈康且樂
也璲又工楷篆隸草書賦詩屬文皆足以纘承家業故於其
行序以送之且繼以詩曰
倏風東來靈雨從之之子于邁何以送之　靈雨濛濛沾彼
原隰送子于郊為子佇立　有鳴者鳩在彼苞桑習習其風
載吹我裳　維桐之華亦炫于野悠悠行子亦駐其馬　維
水東流維日西馳眷言顧之靡靡其思　維日西馳載昏載朝

維水東流以汐以潮　芃芃者麥維其青矣心之思矣維其長矣
贈子以詩酌子以酒晤言何其伊邇匪久

送黃叔暘歸金華覲省序　并詩

孟子言君子有三樂以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為樂之大豈不
以是為係乎天人人之所願欲而不可得者哉夫孝子之欲
顯父母心無窮也顯父母之道無過乎立身揚名而鮮有能
及其父母之目見是故君子之急於仕者良有由也且父母
之鞠子亦孰不望其能立功立事超乎群倫之上以光大其
祖宗之門戶也哉故於其初生也桑弧蓬矢以射四方不啻
呴乎為老婦之慈以嬌之於膝下也天下之為父母者亦孰
無是心哉而當其生存之時獲見其顯者蓋十百之中不能
二三信乎其係乎天而不由乎人也為人子而知愛其父母
則其中心為何如哉是故孳孳汲汲不違自已仰馳光而興
慕儕逝水而長懷當此之時將奚為而可哉金華黃生以明
經舉於鄉就試浙江行省貢于春官時年二十有二是歲
上閱天下貢士率多年少慮其未熟於世故例罷之
國學使習聞　朝廷律令練達治政然後授之職俾勿壞以
殖天下之良才於是生亦與焉其明年翰林學士宋公濂奉
命纂脩實錄生以工書服勞史館又善於所事事竣受命伴
讀　齊府其年冬十有一月給假還金華覲省父母基與生

俱浙東人故翰林群大夫士賦詩送其行而屬其序於某夫生昌爵於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而已哉且又有祖母在學日進以充其身又際 盛代事
聖主受 命侍從 哲王出入 禁闈此人人之所瞻望而不敢覬者生於是乎兼之其為樂不亦大哉是既為之序而繼以詩且有深望於生惟典其服膺乎不愧不怍之訓以接跡於古昔聖賢而后已也嗚呼生其勉乎哉詩曰
潛陽回地底暗泉發枯荄澤雉雛驚鷕乳雞鳴喈喈游子畏郊寒掩關坐如齊漱新爐無烟四壁生涼颸青鐙黯其光月華照階苔及此送歸人豈不動我懷贈詩慰纏綣俛仰空徘

徊 學古務成已入官期顯親高風吹秋木誰能不傷神
皇恩重丘山有願俾克伸北風送歸舟江水清漪淪堂上綵衣舞堂前萱草春羽觴泛芳醞鶴髮映丹唇服膺務忠訓布武追古人脩名著青簡山岳同嶙峋

蘇平仲文集序

文以理為主而氣以撼之理不明為虛文氣不足則理無所駕文之盛衰實關時之泰否是故先王以詩觀民風而知其國之興廢豈苟然哉文與詩同生於人心體製雖殊而其造意出辭規矩繩墨固無異也唐虞三代之文誠於中而形為言不矯揉以為工不虛聲而強聒也故理明而氣昌玩其辭想其人蓋莫非 聖賢之徒知德而聞道者也而况又經孔子之删定乎漢興一掃衰周之文敝而返諸朴豐沛之歌雄偉不飾移風易尚之機實肇於此而高祖文帝制詔天下咸用簡直於是儀秦鞅斯懸河之口至此幾杜是故賈疏董策高傅之詩皆妥帖不詭語不驚人而意自至由其理明而氣足以擴之也周之下享國延祚漢為最久蓋可識矣武帝英雄之才氣蓋宇宙而司馬相如又以琢逵之文侈之以啓其夜郎筰作通天柱館泰山梁甫之役與秦始皇帝無異致勤持斧之使封富民之侯下輪臺之詔然後僅克有終文不主理之害一至於斯不亦甚哉相如既沒人猶尚之故揚子雲用

是見知成帝然而漢家朴厚之尚已成其根未嘗披也故趙充國將也有屯田之奏劉更生宗室子也有封事之言徃復開陳周旋辨析誠意懇至理明辭達氣暢而舒非汲汲以為生碩儒争名當代者所能及也豈非習尚有源而得之於自然乎嗚呼此西漢之文所以為盛國祚絶而復續如元氣之不壞而乾坤不死也後之人論不及此而以相如子雲為稱首不亦悲哉東漢班孟堅之外雖無超世之文要亦不改故尚故亦不失西京模物下逮魏晉降及于隋駁雜不一而其大槩惟曰趨于綺靡而已是故非惟國祚不長而聲教所被亦不能薄四海觀國風者盍於是乎求之哉維漢而有九有

享國延祚最久者唐也故其詩文有陳子昂而繼以李杜有
韓退之而和以柳於是唐不讓漢則此數公之力也繼唐者
宋而有歐蘇曾王出焉其文與詩追漢唐矣而周程張氏之
徒又大闡明道理于是高者上窺三代而漢唐若有歉焉故
以宋之威武較之漢唐弗侔也而七帝相承治化不臧漢唐
者抑亦天運之使然與是故氣昌而國昌由文以見之也元
承宋統子孫相傳僅逾百載而有劉許姚吳虞黃范揭之儔
有詩有文皆可垂後者由其土宇之最廣也今我
國家之興土宇之大上軼漢唐與宋而盡有元之幅員夫何
高文宏辭未之多見良由混一之未遠也金華蘇平仲起國

子學錄遷翰林編脩以其所爲詩文示予予得以諦觀之見
其辭達而義粹識不凡而意不詭蓋明於理而昌於氣者也
與之游知其勤而敏不自足其所已能且年方將而未艾也
知其他日必以文名於
盛代耀於前而光於後也故爲之敘而舉昔人之天以期之

送謝教授序

士有急於用世者非苟爲利祿計也少而學壯而欲行之不
得一命則抱材而無所施古之人皇皇焉出疆必載質夫豈
苟而然哉今之由學校掌出內爲儒官循次待用至得官教
授亦難矣教授名九品職而不得與民事故謂之冷官縣是
以達于縣府然後得行其所志壯日去而老及之矣如之何
其不皇皇也謝君仲連教授于杭期未及三年計餘月無所
用即飛書趣代至則長揖出門外若馳峻坂就平陸若蒼鷹
脫韝絛而乘長風也夫以仲連之才固宜取科第以早施其
用乃屢試而不偶卒就學官以進抑天將多其所歷以大其
成乎豈人之行止各有其途而係乎數者也譬之瀕流江河
以入海其行有遲速及其造則一耳天門洞開多士輻輳有
志於用世者維其時矣故於君之行序以壯之

送錢士能之建昌知州序

往時予與錢君士能同日辟掾江西行省故其交爲最厚歲

餘士能與幕官論事不合拂衣去未幾余亦以朽鈍辭歸不
得見者九年矣乃今年十月過予杭予以從仕郎爲儒學副
提舉又以疾謝事而士能以奉議大夫爲建昌知州方之官
大夫士之工詞章者咸賦詩以爲餞俾予序焉夫士能與予
同以職官充簿書役又同以事辭其出處甚類而九年之間
相去越五等何懸絕耶今既見而喜喜而思語故舊則使以
悲又自慶其相逢于未老而俱無恙也夫物之生患不得其
所性射干處乎曾崖而葭茂乎陂池不以所不願易其所
願今士能以長才方爲世用而余之朽且鈍愈加於昔日天
將全之俾各獲其志則一進而一止豈不俱洋洋也哉勉哉

士能知君勞之憂者安之予亦有賴於君矣

送順師住持瑞巖寺序

予嘗聞浮屠氏言大轍跡金剛事云佛旣涅槃西方西方之鬼謂佛已寂滅天下不復有佛佛弟子無足畏因悉起爲孽佛之法且大壞佛遂化其身爲金剛藍色鋸齒出入無有中咋群鬼食飮其肉血鬼乃大惕請命願改過爲佛弟子佛法由是不壞今其呪語猶存所謂大轍跡金剛是也予嘗聞人言佛以慈悲爲道能開闇昔拔死苦轉惡爲善聞見患難無不救今又聞佛能以武猛服魔鬼聖人曰仁者必有勇豈不信哉辛卯之歲盜賊起四方明年予奉省檄佐戎浙東聞永

嘉有横舟和尙善用矛戟弓弩刀劍戈槊鐵梃適曲制宜道主用之法因禮致于台府天寧寺住持舜田方宣力扞城壘夜不忘賊賊見則大喜衆以主其仙居三學寺又明年方氏納款請降凡以兵事進者措弗用而有司敎和尙之德能後以其敎衆爲瑞巖寺長老瑞巖之僧徒聞和尙名亦大喜將行請予言予懼世之惛者不知佛之有勇而或爲佛法者之不當究武事故爲道大轍跡金剛以發其蒙焉

喜雨詩序

同知副都元帥石末公再鎭括之明年威行惠敷姦猾日鑠其夏五月禾黍旣藝天乃不雨民大憂懼公遂致齋沐禱于麗山之祠得雨未沛越翌日命道士設醮于玄妙觀是日大雨明日又雨又明日乃大雨至夜分民大喜皆拜公貺予時奉省檄在栝目覩其事因喜而爲詩以歌大夫君子咸屬和焉季君山甫哀而集之又俾予序其故惟公之功在栝甚大而於此見公之心焉書曰惟德動天又曰至誠感神矧茲有苗裁亂致治兆在是矣能無喜乎

唱和集序

古人有言曰君子居廟堂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夫人之有心不能如土苴木石之塊然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伊尹思天下有一夫之不

獲則心愧恥若撻于市是皆以天下爲已憂而卒遂其志故見諸行事而不形於言若其發而爲歌詩流而爲詠歎則必其所有沉埋抑挫鬱不得展故假是以攄其懷豈得已哉是故文王有拘幽之操孔子有將歸之引聖人不能免也故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先王採而陳之以觀民風達下情其所繫者不小矣故祭公謀父賦祈招以感穆王穆王早寤焉周室賴以不壞詩之力也是故家父之誦寺人之章仲尼咸取焉縱不能救當時之失而亦可以垂戒於後世夫豈徒哉故漆室一女子也倚楹而歎憂動魯國而況於委質爲臣者哉予至正十六年以承省檄與元帥石末公謀括寇因爲詩

相往來凡有所感輙形諸篇雖不得達諸大廷以諷君子之心而亦豈敢以疏遠自外而忘君臣之情義也哉昔者屈原去楚離騷乃作千載之下誦其辭而不惻然者人不知其忠也覧者幸無誚焉萬一得附瞽師之口以感上聽則亦豈為無補哉

靈棊經解序

昔者聖人作易以前民用靈棊象易而作也易道奥而難知故作靈棊以象之靈棊之象雖不足以盡易之蘊然非精於易者又焉能為靈棊之辭也哉靈棊之式以三為經四為緯三以上為天中為人下為地上為君中為臣下為民四以一

為少陽三為太陽二為少陰四為老陰少陽與小陰為耦而太陽與太陰為敵得耦而悅得敵而爭其常也或失其道而耦反為仇或得其行而敵反為用其變也陽多則道同而相助陰多則志異而相乖君子小人之分也陰陽迭用錯有不同而名隨之異變易之道也易之取象曰車曰馬曰桷曰矢曰兎曰狐之類推而達之天下之物無不該矣曰馬矣而又化為龍曰水矣而又以為雲變易之義也非通天下之賾者不識也故曰靈棊象易而作也非精於易者不能也予每喜其占之驗而病解之者不識作者之旨而以世之卜師之語論之故為申其意而為之言若夫以為黃石公之授張子房之受則傳無其文史無其實不敢從而附會之也

宋景濂學士文集序

太史公宋濂先生金華潛溪人也其字為景濂五歲能詩九歲善屬文當時號為神童若經若史若子集無不徧覧輒能記憶年未弱冠文名播於遐邇至正中詞林群公奏為國史編脩力辭不起

大明皇帝定鼎建業丞相李韓公以名聞即日遣使者奉書幣聘致之俾提舉江南儒學授

皇太子經擢居記注之職會有

詔纂脩元史東南名士一時皆集復

命充總裁官書成入翰林為學士海內求文者項背相望碑版之鏞照耀乎四方高麗日本安南之使每朝貢京師皆問安否且以重價購其潛溪集以歸至有重刻以為楷式者儒林清議僉謂開國詞臣當推為文章之首誠無間言也先生之著述多至百餘卷雖入梓者已久其門人劉剛復請基擷其精深別成一編庶幾便於誦習且徵言序之昔者楚國大司徒歐陽文公玄賛公之文曰先生天分至高極天下之書無不盡讀以其所蘊大肆厥辭其氣韻沉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不少懾其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飄然騫舉不沾塵土其詞調清雅如殷卣周彝龍紋漫滅古意獨存其態度

多變如晴霽終南衆騶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邁于
古安能與於此嗚呼文公之言至矣盡矣設使　基有所品
評其能加毫末於是哉今用備抄冠於篇端而幷繫先生出
處之大略使讀者有所考焉先生赴　召時基與麗水葉
公琛龍泉章君溢實同行葉君出知南昌府以歿章君官至
御史中丞亦以壽終今幸存者惟基與先生耳然皆頽然日
就衰朽尚可怫剛之所請而不加之意乎雖然先生之文其
傳世央矣基亦何能與力於其間哉文粹十卷而詩居其一
云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五終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六

後學麗水何鏜編校

記

季氏湖山義塾記

青田之山其上四十里有泉滙而爲潭縣潭入谷十有五里是爲高湖之源其上多奇峯絕巘大木之所盤紆獻奇納秀故士多俊秀室常殷阜季氏其一也有名誌字伯益者好學尚義故其家日裕廼謂其人曰人孰不愛其子孫而不知所以愛之者今有良田美宅綿亘阡陌堆金積帛充斥梁棟自以爲用之不竭享之無窮也一旦光銷影鑠而無纖芥之留者何耶驕淫生於富溢而縱欲敗度之子常由不審前人成敗之跡而自視侈然大也及其顛連困厄於垂老之際彷徨無所容其身雖欲效織蒲補履以食其餘年且不可得若是者雖其人之不肖抑亦其父兄處之不得其道也今予幸藉先人餘業以自免於凍餒未嘗不惴惴於吾身况能保於其子孫故願制產以建讀書之所延名儒爲師以訓子弟以及族姻之人咸知所學大則脩身齊家以用於時小亦不失爲鄉里之善士不亦可乎廼築于其居之側以爲堂中設孔子像旁列齋舍翼以廊廡繚以周垣買田若干畝以給師弟子之食萃其族之子弟悉入學於是襟佩衣裳肅肅有容弦誦

之音譪譪旁達入其鄉者莫不感歎而慕悅也嗚呼若季氏者真知愛其子孫哉由是達于一鄉一邑以播于天下使人人聞而效其所爲則將見比屋皆爲賢士大夫而愚不肖者寡矣邑人洪應求道其事於予且請爲之記予既樂鄉里之善人而又嘉洪生之樂道人善也故喜而書之至正十年庚寅夏五月記

尚友齋記

尚友齋者趙郡吳以時之所居室也尚友之云出自孟子其義則習章句者能言之矣而以時之取以名其室抑必有其故哉曾子曰君子以友輔仁天下之大倫五友居其一人不

可以無友也孔子曰毋友不如己者以時抱英俊之才勤學而好問直諒而多聞天下之士如以時者不多矣而又求友以自益其不如以時者以時弗與友也則必求勝以時者而友之則不尚論古人而徒求于今取諸我則善柔便佞可以弃人心而益予智取諸人或得鄉原焉其爲損也不少矣何爲而不懼哉凡物之相從必以類氣之所感不召而集故豐山之鐘得霜而鳴陽燧之火見日而炟是故文王作而伯夷太公歸闔閭起而子胥孫武至魏文侯爲君而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之徒出焉人而尚友天下之友以類來矣猶以爲未足則必尚論古之人古之人有顔淵者得一善則服膺而

勿失我則以之脩吾德有季路者人告之以過則喜我則以之去吾惡有成湯者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我則以之處己而接物也夫如是其庶幾哉嗚呼天下未嘗無善士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况於天下也哉一人之身未嘗無一善也屈子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而况於一鄉一國也哉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苟哉以時無徒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也

友梅軒記

阜亭之山有隱者焉以友梅字其軒環其居皆梅也或曰友者人倫之名也君子以友輔仁人求其友必於人焉可也梅

卉木也人得而友之乎生於世爲人焉舍斯人弗友而卉木乎取之斯人也不既惟矣乎劉子曰否彼固有所激而云也夫彼所謂隱者也不同乎人而隱彼固自絕于世之人而卉木之爲徒也彼固以斯世爲不足乎已而隱以爲高彼固謂人不足與友而卉木良我友也彼誠有所激哉世之如管鮑者希矣刺于谷風嗟于菀柔膩于消賈于寄墨于灌夫蠅營狗苟于拜塵之人友之而不爲損者鮮矣哉人不可以無友彼將何所取哉梅卉木也有歲寒之操焉取諸人弗得矣舍卉木何取哉且此物非徒取也凌霜雪而獨秀守潔白而不污人而象之亦可以爲人矣昔人有揖怒蛙而勇士至氣類

以感之直諒多聞之友不遠千里來矣然則斯人也弗徃矣
隱者聞之曰子知予請書之遂書以記于軒隱者王其姓翀
其名記之者栝蒼劉基也

海寧應氏墓菴記

至正辛卯冬十有一月予既銘應君和卿之墓矣其子元章
又以買希賢之書來請曰元章之先人隱居于鄉不求聞于
公卿先生不遺草莱而賜之銘今死者已即安于土中謹禁
于其傍爲間十有二買田以供祭祀爲畝十有九懼來者之
弗擭承也心竊悼焉先生幸不遺予願卒記之惟古建國氏
以族塋其域中之室墓大夫守之自周爲秦法敝久矣室其

墓而置守爲孝子之良心也斯可以記遂爲之詞曰維海寧
以州隷杭面山負山厥土廣斥塗泥民質以良有鄉長平里
曰皇岡應氏居之世載德以昌弗兢弗求惟田惟桑教子弟
以書炳炳琅琅肅肅蹌蹌以不愆于義方不詭其逢而守其
常乃耆乃康戴玄履黃七十有八年皡皡洋洋游焉天而沬
陶唐有子克承既妥厥靈以固乃葳繼斯述斯有醉勿頗以
恭以揚其墓伊何樹之以楊其室伊何玄楹堊墻象設有嚴
詞禁不祥伐石鑴辭以識歲年子子孫孫以永不忘

杭州實菴和尚福嚴寺記

杭州屬縣曰仁和縣北三十里有溪焉曰義谿故宋嘉定中
有姓陳氏名逈者廬于溪上好清淨不偶于流俗遂捨身爲
浮屠名其廬曰福嚴有弟子二人曰如春明晧江南既平之
明年始賜院額既而逈與春俱卒卒後晧爲僧司都綱領教
門事乃以其衣食之餘買民田廣其院皇慶二年冬朝廷賜
額爲福嚴寺命其徒以甲乙相授受泰定乙丑晧始建佛閣
閣成而晧卒晧有弟子三人曰崇實崇志崇行實繼晧卒崇
志始刻于優曇花于閣志卒崇行始新僧堂後至元庚辰乃
建大雄寶殿壬午構圓通殿甲申作庫院丙戌新作山門廊
廡鐘樓軒廳丈室塔院期堂以及庖湢圊溷無不備具於是
舡有坊工有室松門石徑繚繞紆鬱丹堊金碧日閃月映朗

朗如也奕奕如也蓋自逈師至行積勤累芳五六傳而始就
可謂難矣非繼志者之得其人能如是乎至正辛卯寺成將
樹碑求文以誌其所自介杭人之識予者以請予時卧病江
滸介以遠弗逹而倩于人爲文假予名歸于師師覽其言詞
大鄙陋弗稱心甚不懌而不知其果爲予作與否業已請不
欲易也將勒石命褚奐書之奐嘗從予校文棘闈中頗知予
力辯其妄乃與師偕詣余求真文予時已具舟將歸倉卒不
克就會饒信告急聲洶洶予狠狽上道遂不能記明年予以
事至杭師聞即來猶礲石待予言嗚呼予之言何足爲世重
輕至有僞爲之者而師之求必於予曠歲月以俟之愈久而

志愈固使余不幸死於道路又未知斯石樹耶否耶浮屠氏之學于不及知而師之堅愨不二則於是乎見吳師號實菴皓師號東巖記之者括蒼劉基而書之者武林褚奐也

飲泉亭記

昔司馬氏有廣臣焉曰吳君隱之出刺廣州過貪泉而飲之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其後隱之卒以廉終其身而後世之稱廉者亦必曰吳刺史焉有元憲副吳君為廣西時名其亭曰飲泉慕刺史也而憲副之廉卒與刺史相先後至正十四年憲副之孫以時以故徵士京兆杜君伯原所書飲泉亭三字徵予言予嘗見昔人

論刺史飲泉事或病其為矯心甚不以為然夫君子以身立教有可以植正道遏邪說正人心揚公論皆當見而為之又何可病而譏之哉人命之脩短繫乎天不可以力爭也而行事之否臧由乎己人心之貪與廉自我作之豈外物所能易哉向使有泉焉曰飲之者死我乃奮其不畏之氣負而飲之死非我能奪也而客有死之理而彊飲焉是矯也是無益而沽名也則君子病而不為之矣大丈夫之心仁以充之禮以立之驅之以刃劍而不為不義臨之以湯火而不為不義動夫豈一勺之水所能幻而移哉人之好利與好名皆蠱於物者也有一焉則其守不固而物得以移之矣若刺史吾知其決非矯以沽名者也惟其知道明而自信篤也故飲之以示人使人知貪廉之由乎內而不假乎外使外好名而內貪濁者不得以藉口而分其罪夫是之謂植正道遏邪說正人心揚公論真足以啓愚而立懦其功不在伯夷叔齊下矣番禺在嶺嶠外去天子最遠故吏於其地者得以逞其貪貪相承習為故民無所歸咎而以泉當之然而激者之云也刺史此行非惟嶠外之民始獲沾天子之惠而泉亦得以雪其冤夫民天民也泉天物也一刺史得其人而民與物皆受其賜嗚呼偉哉以時尚氣節致直言見貪夫疾之如讐故凡有祿位者多不與相得于甚敬其有祖風也是為記

遊雲門記

語東南山水之美者莫不曰會稽豈其他無山水哉多於山則深沈杳絕使人憯悽而寂寥多於水則曠漾浩汗使人望洋而靡漫獨會稽為得其中雖有層巒復岡而無梯磴攀陟之勞大湖長谿而無激衝漂覆之虞於是適意遊賞者莫不樂往而忘疲焉蓋余行江浙間聞會稽有雲門若耶之勝思一遊不可得甲午之歲始至越以事弗克遊明年春天台朱伯言自浙西來乃與東平李子庚會稽富好禮開元寺僧玄中偕往遊則知所謂雲門若耶果不謬於所聞於是慨然有留連徘徊之意而人事不偶不能如其願遂自廣孝寺度嶺

至法華山而歸至于普濟明覺諸寺名山古跡多不得一寓目而余之興終未已也其年六月乃復與靈峯上人往頗得觀所未歷而向時同遊之人俱不在焉予每恠古人於歡會之際輙興悲感於此觀之良非過矣昔唐柳先生謫居嶺外日與賓客為山水之遊凡其所至一丘一壑莫不有記夫嶺外黃茆苦竹之地有一可取猶必表而出之而况於雲門若耶以山水名於天下者哉惜余之荒陋不足以發揚之也雖然嶺外之地各擅一奇而不能皆譽之於人取其長不求其全故陳文子取其清令尹子文取其忠臧武仲取其智尾生取其信務光卞隨取其廉孟賁夏育取其力慶忌專諸北

宮黝之徒取其勇如斯而已矣若夫雲門若耶則又不可以與此同條而共貫也故但記其足之所至目之所及聊以志歲月云若其昔游之地則伯言已記之不重述也

出越城至平水記

舟出越城東南入鏡湖四里許為賀監宅宅今為景福寺又東南行二里許為夏后陵陵旁為南鎮祠又東可二里入燕風徑東漢鄭巨君采薪之所也徑上有石帆山狀如張帆又折而西南行二里為陽明洞天其中有峯狀如傘名曰石傘之峯其東為石旗秦皇酒甕在焉又南入若耶之溪循兒委王笥泝流三里至昌源有故宋攢陵盖理宗上皇之所葬也其上有山狀如香爐名曰香爐之峯又南可四里曰鑄浦是為赤堇之山其東山曰日鑄有鉛錫多美茶又南行六七里泊于雲峯之下曰平水市即唐元微之所謂草市也其地居鏡湖上游群小水至此入湖於是始通舟楫故竹木薪炭凡貨物之產于山者皆於是乎會以輸于城府故其市為甚盛開元寺僧有菴在市中是為機上人祖故上人邀宿其所菴側有小軒俯耶溪而山自秦望之陽分趨雲門北下者至此而止其南自舜田陶山剡浮若耶東下者則皆在其外歷歷可數諸簷楹間故雖居市中而不囂首春水涸舟不得深入登岸行一里餘乃至坐久覺清爽機上人因請名其軒莫能

定此至法華山伯言好禮乃議其名曰溪麓以其在溪之上山之足也且俾予為記乃明日入城府俗事又至思遂適至于今今予來將機上人為育王書記適自四明歸復送予至菴所時雨新霽舟直抵橋下予出城前一日友人招飲大醉明日入舟比登岸且醉不能醒乃臥溪麓軒中明日機上人辭還育王予獨至靈峯尋奎上人將至正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也機上人即開元寺僧圓中也

活水源記

靈峯之山其上曰金雞之峯其草多竹其木多楓櫧多松其鳥多竹雞其狀如雞而小有文采善鳴寺居山中山四面環

之其前山曰陶山華陽外史弘景之所隱居其東南山曰日鑄之峯歐冶子之所鑄劍也寺之後薄崖石有閣曰松風閣奎上人居之有泉焉其始出石罅涓涓然冬溫而夏寒淩為小渠冬夏不枯乃溢而西南流乃伏行沙土中旁出為四小池東至山麓瀦為大池又東注于若耶之谿又東北入于湖其物為渠特深不踰尺而澄徹可鑒俯視則崖上松竹草木皆在水底故秘書卿白野公恒來游終日坐水傍名之曰活水源其中有石蟹大如錢有小鯽魚色正黑居石穴中有水鼠嘗來食之其草多水松菖蒲有鳥大如鸜鵒黑色而赤觜恒鳴其上其音如竹雞而滑有二脊令恒從竹中下立石上

浴飲畢鳴而去予早春來時方甚寒諸水族皆隱不出至是悉出又有蟲四五枚皆大如小指狀如半莢予終日旋轉行水面日照其背色若紫水晶不知其何蟲也予既愛茲水之清又愛其出之不窮而能使群動咸來依有君子之德焉上人又曰爲歲旱時水所出能溉田數十畝則其澤又能及物宜乎白野公之深愛之也

自靈峯適深居過普濟寺清遠樓記

出靈峯循溪而上至雲門近千里取道禾黍中二三里為普濟寺外視甚峻絕若無所容陟石徑數十步忽平廣而寺始見入其中則松栢幽茂徑路窈窅似不在人間世問之則晉時鴻明禪師講經之所將軍何充常詣聽講有何佩讀書之室故又謂之何山寺寺西無有樓焉其扁曰清遠昔刱之者靈峯和尚而今居之者砥上人也客至上人邀客坐樓上日色方甚熾上人出茶瓜酒食延客開戶左右眺則陶山刺浮柯公秦望紫霞諸山皆在眼底有泉出竹根流入于樓下其聲琅琅然又有白石岡在樓外其石色皆白如玉上人見客喜因請為詩詩成又求敘清遠之義予笑曰樓之名予與之也我安能知予意哉且盈目前皆山水也我不知其孰為清孰為遠也今夫天清而望遠無遠之弗見也及其雲雨晦冥則所謂遠者安在哉請無求諸目而求諸心上人不應既而

躍然曰命之矣

發普濟過明覺寺至深居記

是日未午已大熱砥上人固欲留客宿有來告曰浮休公待于其深居且甚久予曰浮休公老人也不可使久待雖熱必速往遂亟辭出上人持其酒追至寺門外亭上臨池水坐更盡四五盃忽有雲自西方飛來翳日奎上人拊掌曰可行矣乃登輿度何山嶺上刹浮至明覺寺雲去因相視大笑時日方懸天中氣如爐炭乃皆坐松下石上俯視澗水風出松水間淅淅作涼意少頃有僧出揖客乃偕上後山麓謁千歲和尚塔觀洗骨池於東廡下蓋當山之巔而有水能為池雖大

旱不乾謂之靈跡或可信也而予特愛其前三淵自三方來皆會石壁下正與寺門對鹿頭龜鶴之山隔澗水若拜其下而柯公陶山木禾[illegible]鼻諸峯咸外列如屛障故寺雖高不露人言天下名山水多為浮屠所佔豈虛語哉觀覧久之乃降自前嶺絶磵少憩道側雲浚自巖中上冉冉欲作雨趣行至深居道上凡三憇每行皆適當雲起時以語浮休公浮休公亦大笑歷觀古人未有閒熟游者蓋自奉上人與予始云

深居精舍記

深居精舍者雲門廣孝寺上人浮休公退居室也上人名允若字季衡以文行聞于時賢士大夫無不與交號之曰若耶

谿因其名而配以地也深居去雲門十里而贏初入谿口有奇石拔起沙水中狀如折桂其下者如伏獸其名曰釣臺其石罅皆有樹自釣臺泝谿入谿色湛碧兩岸皆杭稻風過之其香菲菲然有三山鼎足列狀如三獅子九墩錯其間為九墩深居在三獅子中其背山曰柯公之山山上有龍湫中云有白龜有龍恒出作雲雨歲旱禱輙應其右山曰化鹿之山亦曰鹿頭相傳葛稚川既化為仙有木几亦化為鹿在此山其外山曰泰望其左山曰木禾木禾視群山為最高其前山曰[illegible]鼻之峯其高與木禾等峯頂大石突起望之如[illegible]鼻矣海在[illegible]鼻東北其上云有秦時碑今亡之矣[illegible]鼻北下小山曰望秦秦望在望秦北又北曰天柱曰王笥又東北為陽明之山是為禹穴其下維湖予既至深居與浮休公語極相得又愛其有美木佳水石花竹且靜僻無妄人跡雖隆暑不汗因留八日出既出而心恒思之

松風閣記

雨風霜露雷皆出乎天雨露有形物待以滋雷無形而有聲惟風亦然風不能自為聲附於物而有聲非若雷之怒號訇磕于虛無之中也惟其附於物而為聲故其聲一隨於物大小清濁可喜可愕悉隨其物之形而生焉土石屭贔雖附之不能為聲谷虛而大其聲雄以厲水蕩而柔其聲洶以豗皆不

得其中和使人駭膽而驚心故獨於草木為宜而草木之中葉之大者其聲窒葉之槁者其聲悲葉之柔者其聲懦而不揚是故宜於風者莫如松蓋松之為物榦挺而枝樛葉細而條長離奇而龍從滿灑而扶疏鬖髿而玲瓏故風之過之不壅不激疏通暢達有自然之音故聽之可以解煩黷滌昏穢曠神怡情恬淡寂漻逍遥太空與造化遊宜乎適意山林之士樂之而不能違也金雞之峯有三松焉不知其幾百年矣微風拂之聲如暗泉颯颯走石瀨稍大則如奏雅樂其大風至則如揚波濤又如振鼓隱隱有節奏方丹上人為閣其下而名之曰松風之閣予嘗過而止之洋洋乎若將留而忘歸

焉蓋雖在山林而去人不遠夏不苦暑冬不障寒觀于松可以適吾目聽于松可以適吾耳偃寋而優游逍遥而相羊無外物以汩其心可以喜樂可以永日又何必澀穎水而以為高登首陽而以為清也哉予四方之寓人也行止無所定而於是閣不能忘情故將與上人别而書此以為之記時至正十五年七月九日也

松風閣記

松風閣在金雞峯下活水源上予今春始至留再宿皆值雨但聞波濤聲徹晝夜未盡閱其妙也至是往來止閣上凡十餘日因得備悉其變態蓋閣後之峯獨高于群峯而松又在

峯頂仰視如幢葆臨頭上當日正中時有風拂其枝如龍鳳翔舞離褷蜿蜒蟉轕徘徊影落簷瓦間金碧相組繡觀之者目為之明有聲如吹塤篪如過雨又如水激崖石或如鐵馬馳驟劍槊相磨戛忽又作草蟲鳴切切乍大乍小若遠若近莫可名狀聽之者耳為之聰予以問上人上人曰不知也哉佛以清淨六塵為明心之本凡耳目之入皆虛妄耳予曰然則上人以是而名其閣何也上人笑曰偶然耳留閣上又三日乃歸至正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記

横碧樓記

天下之佳山水所在有之自有天地以迄于今地不改作也或久晦而始彰其有數乎抑亦繫於人也故蘭亭顯于晉盤谷顯于唐乃與右軍之記昌黎之序相為不朽物之遇也果有待於人哉會稽山陰之柯橋即古之柯亭也有寺曰靈秘有上人曰守基愛其山水之佳無讓於人所稱者而惜其不能與東山雲門並揚于時也乃相其南偏作樓焉出群室之上憑之而覩山之峙者蒼然俯之而瞷水之流者淵然或挺而隆或靡而馳如龍如虎如蛟如蛇如烟如雲如蓋如旌如帶如屏遠近高低縈紆蔽虧舉不逃於一覽於是其地遂為甲觀恨未有高世之人為發之也至正甲午用章師自浙西來過而奇之以其兼山水之美也山與水皆以碧為色故命

其名曰横碧而俾予為之記師今世之高人也予於是乎嘉斯樓之遇自此始也予又聞柯亭有美竹可為笛風清月明登樓一吹可以來鳳凰驚蛟龍真奇事也上人能之乎吾將往觀焉

孝友堂記

堂曰孝友教人倫也善父母為孝善兄弟曰友陶君恍仲及其子凱俱有孝友之行於是臨川葛元哲請以孝友名其堂按書言君陳惟孝友于兄弟詩言張仲孝友是皆天子之大臣則不舉其事業而以孝友稱之蓋以脩身齊家為治國平天下之本也故曰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孝友也

者所謂懿德之首與陶君者台之臨海人也嘗爲巨室生八年而母卒繼母弗能愛及長娶吳氏相與謹事母母終不能容君乃與妻出居于外力勤苦織績以爲食朝夕入定省弟贖而父與繼母自治其產業不使君與聞父之家日貧父又且老繼母所生弟妹皆無以具婚嫁君乃迎父及繼母於巳養以其貲爲弟娶婦嫁其妹咸得所由是繼母大感悔君益虔門庭之內穆穆如也吳氏早喪父其母洗無以養君亦迎養之以壽終于陶氏凱讀書有文行爲鄉故恒出外以經學教授弟子弟子自四方來從者甚衆故得以其束脩之入佐父治喪塋供祭祀悉如禮上世墓域有奪于勢家者咸贖而

表之凱無他兄弟惟一妹適顧氏早卒凱爲育其子及女以成人如己子故鄉黨之稱孝友莫不曰陶氏父子而士大夫又皆爲詩以歌詠之於是栝蒼劉基既敘其事復爲之言曰詩不云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孝友之在人心不求諸外而民鮮能者欲昏之也世教既衰彝倫攸斁於是有借耰鉏而德色取箕帚而誶語如賈子之云者況敢望其能奉不變已之繼母於艱苦之餘哉又敢望其撫及於異產之弟妹哉若陶君者其可以當孝友之名矣乎方其家之富也見棄于親并遠身而不失於禮及其貧也弟妹無所託又竭力自任而不貽父母憂嗚呼難哉若陶君可謂

能盡孝友之道矣抑亦可謂能處人倫之變矣君陳張仲嘗以孝友施于政而達于天下陶君無其位不得流其澤於民而獨行於家至其子又克類天將昌陶氏乎子類父孫類乎繩繩焉而不絕能無昌乎善之有後天之道也凱字中立今之鄉貢乙科爲永豐縣教諭與余善是爲記

白雲山舍記

物之出于山惟雲爲神靈而士有類焉其發也如縷浩浩然盈天下士之達而用于世者類之斂其色寄其跡忽然而生泯然而潛其形士之隱而不用于世者類之是故倏然而風行滃然而晦冥若然而震霆蛟龍乘焉鬼神憑焉人皆駭之

淺淺溶溶清涼炎熱容容汁汁沛爲膏澤人皆仰之神矣哉人莫得而窺也或冒于石或棲于木或起或伏揚粃穅葉靡漫巖谷或隆或窪或舒或蹙布濩交加旖旎紛拏拂木浮沙上騰爲皦爔乎成光蔚乎爲章合散五色變化無極而士之文者類之夫既類於人矣則人之好之宜也大章上人居天台之五峯命其室曰白雲僧舍求予記夫天台南紀之名山也山以出雲爲神靈南紀之山以神靈稱者莫天台若也雲之所發所聚千態萬狀無不備有則不取夫青黃赤黑而獨取其白者何耶山之阿澗之濱洋洋漠漠惟意之適雲之處而未出者也上人方外之士無役世之志則惟澹而不華素

而不雜者可以適善情也今夫雲人莫不見而鮮能知之惟日夕與處而於其動靜有默契者斯知之矣故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終朝而雨天下者雲也其始也白而已矣然則上人其知雲哉不可以不記也於是乎記

怡怡山堂記

怡怡山堂者任君伯大兄弟別業之所也任君居越之蕭山家世讀書父母具慶年過七十而伯大亦年五十有餘矣乃以其二親之命預卜葬地于北幹山之陽去郭四五里寔其旁以為遊息之地所謂怡怡山堂是也其為堂也背負崇岡左迴右環衆木扶踈脩篁來風前邁平疇夏麥秋禾芃芃離

離遙望越山矯若游龍帶以長湍舟楫通焉匯以清池石泉洑焉聽之泠泠如筑如琴赤鱗之魚汜濫藻荇悠之沉沉泳之㦀㦀景與心融莫知其疲於是天清日明二老乃泛輕舟秉核輿從以諸孫斑裳綵衣徜徉乎其中不知其忘昏晨而樂以終永年也雖然此特其娛乎外者也人徒見伯大之以是奉其親而親誠悅之謂悅親之道惟在是矣而不知伯大之兄弟友愛篤于心無間於家人之言以能稱父母之所願欲而父母無不悅矣又何俟於此哉伯大之子元與予善遨予游而請以名其堂吾故究其本而以怡怡山堂名之孔子曰兄弟怡怡詩曰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孔子舉而贊之曰父母其順矣乎宜兄宜弟事親之本也請以是而揭諸堂以示任氏之子孫俾知其祖父家法之所自而則之效之以世其德于無窮庶其不為無益而有功矣

棣蕚軒記

至正十四年春二月予以事至蕭山過故人包與善留舍于其棣蕚之軒明日予遂居越無何與善以書來言曰大同之先舊為山陰人今徙家蕭山三世矣先人一身無兄弟而大同之兄弟五人先人因以棣蕚名其軒且卒遺命無負吾所以命名之意願先生為我記之按棣蕚之義出自小雅周公不幸遭管蔡之變故作棠棣之詩極天下之人情以致儆于

世之為兄弟者今包君之命其軒不亦遠哉夫兄弟一氣之分也兄弟不親亂之本也雖有家室將焉保之先王之教不行此義不明於人心久矣血氣之欲流為忿爭簞食豆羹不能相讓由是干戈尋於門庭鬭鬩作於戶牖然後手足化為豺狼而人道絕矣夫父母之生子無不願其人人昌且熾也父母沒而兄與弟不相容死者之目其不瞑於地下矣包氏兄弟能無忘其先人取詩人之旨而服膺焉去其所戒而敦其所勸使祖考慰于上而子孫法于下吾見其世澤之未艾而方隆也昔者湯以日新銘其盤武王以敬義書其几杖器用朝夕見之以啓其心迪其德學聖人者師焉然則茲軒之

扁當無愧于古人矣吾子勖哉

魚樂軒記

至正癸巳番陽程邦民以進士授官判紹興之餘姚州明年春奉府檄至郡理鈔法及賑濟事寓末福寺之東軒東軒者上人善啓之所居也其廣不盈丈而清明不煩有榻可息有花木竹石可翫軒之前甃甓石為小池有魚六七十頭皆長五六寸赤鱗錦章出入蘊藻中悠悠焉或泳或翔或吹而涵或旋而漣與與焉不啻如處江湖而乘秋濤也程君觀而悅之命其軒曰魚樂之軒或難之曰詩不云乎魚在于沼亦匪克樂今此無乃又迫于沼而非魚之所樂乎程君曰吁果然

哉子見其一而未見其二也夫惡憂患而樂無害凡物之同情也是故性遂于習習貫而樂生焉豈惟魚哉野鳥之處籠中其始至也憧憧焉閣然而躍見動而惕如不能須臾生也及其久而馴也則雖舉而之野縱之而不逸驅之而不去徘徊盤旋恐遠其所離之則悲以鳴狂顧而疾赴焉於是籠其家而樂在是矣夫山野之優游豈不勝樊籠之局促哉彼旣習而狃之矣我局促而彼優游之矣又烏得不樂哉今夫洿澤之間數罟不禁繒罔如雲鮫人蜑夫鼓檝生風獱獺鶖鶬鶖鷺成群利觜長喙沒淵泉撇波濤無隱弗留鯤鮞登于庖厨鯫鱻殈于胎卵患害日至而無所避優游云乎哉則又曷若處此之為樂也難者無以應遂書以為記吾聞釋氏好生而戒殺雖蚤蝨蚊蟣必思所以完之然則是魚之得上人以[illegible]宜其有樂而無憂矣

養志齋記

事親莫大於養志孟子之言至矣華亭唐伯讓書而扁諸室蓋將以朝夕觀省而致孝於其父母屬予言以記之夫孝百行之首也為人子而志于孝夫奚為而不徹哉孔門弟子以孝稱于聖人而揚于天下後世者閔子曾子而已游夏之徒則各有所虧缺而曾子亦不能以是傳於子何耶甚哉孝之難也今世之養親者以飲食供奉為至足而不知感其感欣

其欣至于逵其情而不顧又烏知所謂養志之云乎唐氏東吳之巨室也華亭在松江之濱勝地冠于浙右烏程之酥巨口細鱗之魚秋菘春韭之萊芳苾精稻晨鳧露鷄之腥所以適口充腹者無不有矣其為室也東望三泖九峯之山西望具區山光水色遠近輝映翠霞晨飛玄鶴宵警松篁衆木花鳥韡曄所以娛耳悅目者無不備矣白髮坐於堂上綵衣戲於庭下欲有與隨所命欲有適僕夫版輿觀望顧指不呼而集其斯所以稱夫養志之名矣雖然予之所求於唐君則有大於此者夫父母之愛其子心無窮也痛痒疾疢如已受之否泰榮辱憂喜繫焉可不念哉人知愛其身不愛其親為不

孝而不知愛其親不愛其身亦為不孝世固有盡心力以奉父母而不謹其身以陷于刑辟者其於道又何如耶是故將言慎行由我發禮使父母之心不以我而勞尊賢友仁脩慝辯惑使父母之名不以我而汚和其兄弟親其姻族睦其隣里鄉黨使父母之澤流于子孫而不墜所謂養志其庶幾乎唐君勉之閔子曾子亦人也

裕軒記

會稽王元實於其居之傍作小室名之曰裕軒予既為銘之矣而元實復請記焉夫裕者寬廣之謂也今元實之室大不盈丈高不踰仞庭不容栱把之木徑不通一馬之足御御容

容藩籬逼塞不見孔隙而謂之裕可乎蓋人之裕在物而王子之裕在我人以物我裕也王子於我裕而不知物之裕不裕於是我裕而物從以裕其斯所以為裕乎今夫人憂思鍾乎情好樂牽乎心我欲富也金谷珊瑚不為多西蜀銅山不為饒陶朱倚頓之積不為豊我欲貴也通侯牧守不為尊大車駟馬不為榮萬鍾五鼎不為饜厭我欲娛樂也食前方丈不為奢歌舞靡曼不為淫弋獵馳騁不為荒珍禽奇玩充斥亭館不為侈麗則必竭力以求之有所不獲則食不甘寢不安若是雖儼汗漫之野發穹窿之丘將無所容其身而可謂之裕乎而王子則不然飯一盂而飽酒一升而醉無求多於口腹而吾之心裕如也夏一絺而凉冬一裘而温無求多於衣服而吾之心裕如也誦吾詩讀吾書適吾情則游足則息倦則卧無求多於盤樂玩好而吾之心裕如也足不踐訟獄之庭耳不接市肆之言目不睨佳冶之容口不談官政之是非無求欲尚人而吾之心裕如也一榻之小容身之外非吾庸一室之卑蔽風雨之外非吾憂僮僕之愚子弟之癡任使令之外非吾誅然則何往而不裕哉故軒之不裕而得裕名焉以王子為之主也甲午之歲余辟地于越主王氏知王子之為人與之交而善於是乎為之記

尚節亭記

古人植卉木而有取義焉者豈徒為玩好而已故蘭取其芳諼草取其忘憂蓮取其出汚而不染不特卉木也佩以玉環以象坐右之器以欹或以之比德而自勵或以之懲志而自警進德脩業於是乎有稗焉會稽黄中立好植竹取其節也故為亭竹間而名之曰尚節之亭以為讀書游藝之所澹乎無營乎外之心也予覩而喜之夫竹之為物柔體而虛中婉婉焉而不為風雨摧折者以其有節也至于涉寒暑蒙霜雪而柯不改葉不易色蒼蒼而不變有似乎臨大節而不可奪之君子信乎有諸中形於外為能踐其形也然則以節言竹復何以尚之哉世衰道微能以節立身者鮮矣中立抱材未

用而早以節立志是誠有大過人者吾又安得不喜之哉夫節之時義大易備矣無庸外而求也草木之節實枝葉之所生氣之所聚筋脉所湊故得其中和則暢茂條達而為美植反之則為瞞為液為瘿腫為樛屈而以害其生矣是故春夏秋冬之分至謂之節節者陰陽寒暑轉移之機也人道有變其節乃見節也者人之所難處也於是乎有中焉故讓國大節也在泰伯則是在季子則非守死大節也在子思則宜在曾子則過必有義焉不可膠也擇之不精處之不當則不為暢茂條達而為瞞液瘿腫樛屈矣不亦遠哉傳曰行前定則不困平居而講之他日處之裕如也然則中立之取諸竹以

名其亭而又與吾徒游豈苟然哉

前江淮都轉運鹽使宋公政績記

人有守正議而不阿蒙排斥而不撓知為國而不顧其身者真可謂大丈夫哉故石可轉也而吾之志不可回水可遏也而吾之氣不可沮蓋其所見素明而所立素定非若庸人匹夫偶有所知而發于一時之暫夫是之謂不餒若前兩淮都轉運鹽使宋公是已謹按公名文瓚字子璋其先彰德人唐開元賢相廣平公之後也家世業醫為金國御診號曰金紫醫官金亡寓處南陽有諱全者贅婿于葉縣楊氏遂改籍裕州公之祖也生子曰欽字敬之讀書游京師受知于中書左

丞崔公崔公舉以為南陽府營田司提控按牘未幾崔公遷江淮行省左丞道過南陽君往見焉時執政者與崔公有隙構崔公陰事遂誣崔公過南陽時取君金遂捕君送刑部榜掠殆死君終不屈乃以他事致崔公罪於是湖廣行省阿里海牙平章高君節義辟為掾從鎮南王伐交趾君還自交趾又以事忤用事者遂遣君之廣西造海船石康還至靜江中瘴毒疾作卒于驛舍後以子恩追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南陽郡侯子即運使公也公少失父母稍長能讀書以儒生舉為吏轉湖北道肅政廉訪司遷江南行御史臺察院陞內臺察院書吏考滿授將仕郎池州路總管府知事

未任改授宣政院斷事官知事甫三日御史臺辟為掾轉中書省掾考滿授從事郎浙西道肅政廉訪司經歷至治中民有吳機孫者以賄交權貴謂故宋高宗吳皇后為其族祖姑有賜湯沐田在浙西額以獻于朝執政者為奏官幣十二萬五千錠償其直而實分取之以所獻田付普慶僧寺命宣政院官奉旨馳驛至浙西畫其田則皆編戶恒產連數十萬戶戶有田皆當奉入官浙西大駭而使者甚威猛上下畏讋奉命莫敢忤公奮白廉使朵兒只班公收所獻田民按問得實狀追所誑取官幣一萬錠付庫同僚皆愕不敢署公力贊廉使獨署之以達于御史臺官以聞而使者亦言公沮旨執

政太怒奏收公按問内外驚駭公恬不為意會内御史臺奏
繢其事攻調公江浙行省都事後朝廷亦知其誣獄田者皆
抵罪十有二月除兵部員外郎至京師未上除右司都事至
治四年從幸上都六月湖廣行省平章忽剌歹答言廣西岑
世雄及黄聖許之子謀叛據城邑謀知將以二月十九日襲
邕州請調兵四萬討之時中書參政馬末忽剌歹之姪也與
參議王某同主允其請集議于中書政事堂右丞相拜住公
曰是事屬右司某都事首署案牘其先言公即前曰某嘗為
書吏湖北憲司與湖廣行省同建衙武昌廣西為湖廣屬地
故得悉知廣西事今參與討事列固當為竭愚言矧丞相有

命某敢不言廣西亦蠻夷之地自古王化所不及其地多毒蛇
瘴癘不可觸其俗尚狠鬪動輒相讎殺不可以禮義馴至元
中朝廷嘗命湖廣左丞劉二拔都往征之則散入山谷敗而
復集迄無成功故因其遠業授以名爵岑世雄土軍萬戶黄
聖許祿州知州亦聊以羈縻之耳蓋得其地無所益得其人無
所用故也然自是邊鄙賴以無事大德中廣西帥臣建言置
征討樞密院奏准發湖廣四川雲南兵四萬餘院官進討時
廣西廉訪僉事奥屯忽都魯上言請以家屬保其不叛朝廷
從之即命奥屯忽都魯行招諭事至今又二十餘年不聞有
變也今曰謀知將以二月十九日襲邕州今已六月而邊報

不至非虛言乎徼功生事非國家之利也王某等猶爭之公
曰昔完澤答剌罕丞相實賢宰輔於廣西未嘗主征討之議
豈務為姑息哉防黷武也劉二拔都先朝名將進討無功無
地利也今之為將者何人調兵四萬糧運之費不下數十百
萬騷動三省幸而有功得不償失不幸失利不得中止兵連
禍結塗炭平民耗損國用悔之何及丞相曰善乃復以奥屯
忽都魯為同知副都元帥宣慰廣西廣西果不反七月改左
司都事八月英宗皇帝崩晉王即位除監察御史未幾除左
司員外郎出為江浙行省郎中又入為大宗正府左右司郎
中轉禮部侍郎天曆二年以母老辭歸杭州覲省除儲政院

同僉不赴遂改除杭州路總管仁宗皇帝時西臺御史中丞
脫懽以罪廢延祐末皇太后有旨命中書省復與除授時公
為省掾白參議閱舊案竟不除脫懽由是大恨公為御史時
又嘗劾奏前太師右丞相帖木迭兒擅權亂政及御史大夫
帖失弒逆其黨與皆不宜任用坐黜免者甚衆咸相與構害
公會脫懽復為南臺大夫其黨和尚為廉訪使將之官囑之
曰宋總管吾讎也必為我報之和尚許諾至則召吏卒悉諭
之意先是杭州養濟院凡十有六所孤老為數萬五千有奇
其實不滿六千人餘皆假名姓冒請人甲首而府縣及大府
官吏卒咸有恒餽遺以故互為容匿不舉歲冒破米二萬五

十石鈔二萬餘錠公至擿取冒籍者悉削去之由是上下多怨慍有富民沈氏兄與弟爭財母右其弟公曰兄不憐弟幼而爭財是不友也且有母在皆子也母所右官亦右之遂直其弟至是和尚令人賂其弟使誣公贓弗肯命群卒拘繫之榜箠鍛鍊俾為之詞詞成召公以屬吏公被召不平即閉絶吏權獄不就罪且及已乃妄為公誣服詞取公座署以為式代公署和尚大喜竟繫公獄會母夫人以憂恚卒公乃以例出持服又之御史為辨其寃除紹興路總管未及考除山東都轉運鹽使召為刑部尚書先是汴梁盜殺省臣矯制除官發府兵多所詿誤盜敗有詔止坐首惡脅從勿論至是復竊

治連三百餘人族斬刑竄有差公不從曰已有詔而違之不可丞相高昌王以罪死又以他事論其弟棄市送刑部議公不肯曰獄情未具於是復大忤用事者竟改除大路都總管臺官希意以大興縣尹盜鹽草事連公劾奏坐免無何御史鄭彥章等辨其誣除兩淮都轉運鹽使時海上寇起江淮間游民群聚販鹽因而刼商旅為盜公至督有司掩捕獲其渠魁鞫問盡得其黨與會有為風憲官者被劾居無錫與其徒相交結甚厚及是起為淮東廉訪副使至即為番禁悉出其囚按鹽司枉劾召吏抵罪公遂以老疾謝事居紹興時年七十矣公為浙西經歷時嘗出遇卒牽一囚見公至伏地呼枉公

駐馬問囚囚曰我湖州農民姓名為楊信方家居力農忽有卒云自浙東来以强賊見捕遂受執不知其由公呼卒出牒籍牒察之疑有詐召有司付之訊果得詐狀案上公曰此必有故命再讞乃得豪僧沈明仁與楊信爭田故摘詐擒信將致死地使一死狀流其僧于海南公為紹興有惠愛于民民爲立生于郡郡人歌之故以老寓紹興而民愛敬之如慈父母焉碁年少時聞長老論說郡守政績必以宋總管為首稱及来越始獲見公因訪于越士得公所行之大槩録以為後進式往年陳萬戶逐鹽賊被殺海上其賊即公所督捕而淮東廉訪司所反案出者今皆為大盜在江陰莫能制云

壽萱堂記

會稽山陰余邦用有堂名曰壽萱以奉母也按萱草名也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諼與萱同音而諼之義為忘故草名萱亦取其能忘憂也堂謂之背婦洗在北堂見于昏禮之文而萱草忘憂出于嵇叔夜之論後世相承以北堂喻母道而又有萱堂之稱蓋不知其何所據若唐人堂階萱草之詩乃謂母思其子有憂而無懽雖有忘憂之草如不見焉非以萱比母也又按譜書萱草一名宜男以萱諭母意或出此蓋不可知然萱能忘憂既壽矣又無憂焉人之所願欲遂矣子之奉母不過欲其如是則壽萱之名不必其有所據亦可也夫人

欲孝而親不待或厄窮而無以為孝則皆抱終身之恨而不平於天豈不大可憐哉余君豐于家而得壽母以養之其所受於天者厚矣書稱五福壽富康寧居其目之三康寧也者無憂之謂也五福四繫於天而一繫乎人攸好德也余君業儒而孝於其親又以善見推於其鄉人斯可謂之能好德已人知四者之係于天而不知天之所佑者德也書曰惠廸吉壽富康寧考終命惟攸好德者受之余君勉乎哉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夫積德如水愈汲而愈深否則有時而涸矣余君勉乎哉

諸暨州重脩州學記

學校以教民明人倫見于書傳肇自虞夏以逮于今莫不以先代聖人為師聖人人倫之至也自太皡迄于孔子聖人迭出莫不以道德被于民物垂于後世孔子既出而天下翕然師孔子自漢以来釋奠先師皆於孔子至唐太宗遂詔州縣學悉立孔子廟至今因之無有間議先孔子者得志行乎當時後世不復見聞其言行之詳也而欲學焉何從而入哉孔子獨無位于時而以淑其弟子故論學至孔子而始備微孔子師不知所以教弟子不知所以學往古之言行無所折衷而人不知執範故至孔子而後大中之論定亘古今彌天地不可易也是故宰我子貢有若孔子之弟子也其論孔子或曰賢於堯舜或曰自生民以来未之有也而後世不以之為黨孔子思孔子之孫也其論孔子則曰譬如天地之無不覆幬無不持載而後世不以之為私國家仍先代舊制凡天下郡縣莫不有學學皆有孔子廟立官設教以作成賢能至今且百載承平既久天下忘危於是盜賊竊發而有事于師旅為郡縣者往往以戎事供給告疲且怠故學校多不舉奉議大夫伯不花侯来監紹興之諸暨州即注意治學事而州學木脩久壊瓦剥落棨木蠹腐且陊且壓侯大以為憂亟謀新之會同知張君守正判官許君汝霖吕君誠俱以進士受命来佐是州侯大喜曰吾事成矣乃與其知州元侯思中同知張

君友仁及山長包君瑛咸會于治事之堂集吏民勸儒户之有田而羨于財者俾以力高下供役衆皆翕聽命乃擇木伐石命之曰必鞏必完自殿堂以及廊廡齋居靈星之門先賢之祠罔不畢葺於是廟益嚴以清學益隆以嚴弦誦藹然士氣為之一新經始于至正十五年五月告完于是年七月乃以其事請記于劉基昔者冉有問于夫子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國家自混一以来以仁澤施于民涵濡養育蕃衍滋息可謂庶且富矣今乃至相率而為盜廟非典教者失其職耶夫民之所以敢犯法者以其不知人倫也聖人之教行則人倫明矣人倫既明則為民者

莫不知愛其親而不敢為不義以自累為士者莫不知敬其君而不敢自私以僨國事盜賊何由而生亦何由而滋蔓哉諸君子可謂能知治道之本矣可無述乎於是乎為之記

紹興崇福寺記

越於江南為山水郡雲門若耶則以名勝聞于天下者也平水去雲門十里當鏡湖上游有為雲門之遊者必至是登陸故總謂之雲門雲門之山自秦望分而北東行至平水而止故其地獨寬衍其水始通舟楫魚鹽竹木商賈所會故號曰草市市有寺曰崇福故宋紹興間志道法師所剏建也法師初受業雲門之淳化寺後游學無所不歷乃復歸雲門覩雲門為入山太深乃作精藍水濱謂之觀音懺院弟子來從者日衆其業浸廣開禧二年中始請于朝得賜額為崇福院至元十三年寺燬于兵越十有二年法師之孫法育浩觀可模法輝行廉等相與買賈氏基菴以廣寺置田山以給薪米增度弟子定甲乙相次主寺事於是寺益蕃盛天曆之初仍燬于火而佛像皆存弗壞特可模住郡之圓通寺爲其弟子景暉似璘董建乃徙其趾去舊趾二百步寺本西嚮又更而南向其徒善祚仁儁悅儔皆併力相事無敢怠故大殿三門堂廡庫院以次告完垣墻階闥庖溷圊湢靡不備具木石瓦甓丹堊塗塈視昔有加於是山水之觀新若改作而游覽之勝

遂不後于群寺矣至正乙未予自若上人深居出舍靈峯其寺僧玄旨來邀予游因登其皆山之樓飛于群山悠然而懷古焉其西則為秦望為鵝鼻秦始皇帝東游勒石自頌之所也其南為陶山有華陽外史之遺跡其東為日鑄于將莫邪之所自出其北則曰陽明之山帝軒轅之所館以候神曰禹穴則夏后神禹之故陵也水則若耶之溪流入鏡湖日出前峯沒于其陰雲生太空濤落滄溟雨往風還烟慘霞明凡可以悅目而怡心者莫不畢陳于軒檻之外真可以遺人世超污濁矣又何必深入虎豹之宮而乃以為高哉因留連久之比予還郡城而寺僧介靈峯奎上人來道其累世營葺之勤且告曰寺自癸未歲始以田租服官役於是乎有民事焉寺之僧本出一祖今分為三房均逸勞也三房以昭穆序兄弟子孫如族屬俾同力一心以無墜先緒懼後人之安于成而弗此懷也故願志其所自勤諸石使來者知有本原而不忍相毀遺也不亦善乎敢請予既喜山水之美而又嘉其僧能承先志以思永其傳也於是乎為之記

賈性之市隱齋記

賈君性之居越之蕭山築室一區在闤闠中集古今圖書以為燕游接賓客之所不高其垣而不覩車馬之塵不深其宮而不聞閭閻之聲以其徑路宛轉户庭清謐而不與鄙俗者

接也王君子允過而命之曰市隱而賈君俾予記夫隱以全身而遠害也市者商販所集爭利錐刀之所也故士不樂居焉而古人乃有隱於是者以其卑賤混濁足以自穢而泯其名也今賈君居于市而不與市人同其行事得無異於古之隱于市者乎吾嘗聞隱于孔子矣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夫君子之有道也遇則仕不遇則隱仕與隱雖兩途而豈二其志哉伊尹傅說處于耕築一旦舉而寘諸相若固有之無動於其中也故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知此則可以語隱不必廢其身醜其名而後為隱者也是故傅徒賈栽隱之佚者也故言非聖隱之狂者也辟兄離母隱之賊者也斛

穎水以洗耳隱之矯者也蹲窮水以待聘隱之偽者也上介山而立枯隱之怨者也沈湎于酒不衣冠而處隱之亂者也是皆為驚世駭俗而有害於道君子不忍為之是尚為能求其志也故賢者遭時之不然或辟世或辟地或耕或漁或居山林或處城市或抱關而擊柝無所不可而其志則不以是有易焉柳下惠之與伯夷跡若冰炭而同謂之逸民君子不非爲庸非以其志乎賈君以孝友處乎家人以信義行乎里鄉有學有文而口不言其志可知矣謂之隱者不亦宜乎雖然夜光在深山人莫得而見也出而投之瓦礫之間則庸人孺子皆識之矣今君居于市而不與市人同其行吾懼其欲晦而愈彰也他日見王君請以斯言質之

浙東處州分府元帥石末公德政記

浙東道宣慰使司同知副都元帥石末公之鎮括以智計鋤頑梗以德惠撫疲瘵理財足食完守固禦仁威並行寇盜潛戢于既從父老請敘其績而頌之矣其夏六月巳巳松陽縣民吳亨又介何君子安來請曰當盜發松陽時亨以義兵從有司攻盜故群盜皆與亨為仇家無何盜有斬其曹詣帥府降者方論功受賞乃因勢訴亨及同事四人謂與盜通公且信且疑之即檄召亨等亨時出外四人者先至公訊得其情謂之曰女輩雖非與盜通然頓兵玩寇以致蔓延不為無罪

四人懼請輸鈔各五百定以自贖亨獨後至公怒曰是重違吾令亨大懼請贖公命築左渠城堤五十丈費且倍既而公察知亨實無異心更助粟百斛益五引俾卒事亨自惟被誣事昧惟公釋疑俾從輕亨来又後犯公令公亦不忍施大罰俾降從贖典既又發楠我勞亨實不共以厎公其敢自藏慝若垢在躬克滌其敢忘公恩思為公為祠樹石以昭示于人人先生幸叅其誠而賜之文俾我公之功之德永厎弗忘亨之願也非所敢望也予甚嘉之曰善哉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豈不信哉粵自草竊搆亂朝野多故紀綱馳弛官吏張口引頸幸民有事以脊漁

獵使亭不逢公家必傾或激不得已鞠為匪人則其抱恨何如哉惟公涖茲邦決庶政大小有民咸戴實德不獨一吳氏子也今亭不幸被誣而當公時亦幸矣哉嗚呼使亭不幸爲他人雖傾家奉吏且枉直終不分今輸力于官雖罰有度列又獲為功于父母邦宜其喜而感也昔者諸葛武侯之治蜀也政尚嚴明蜀人始畏而終懷之至于李平廖立親遭廢斥而悔艾思念沒身不置公道之服人固若是哉豪傑之士相後千歲而能使人感動奮發其機如一故予於亭之請輒不辭而為之文若夫公之功績在桔者既別有碑不重著也

浙東肅政廉訪司嚴州分司題名記

題名所以識歲月之久近行役之勞勤而寓感思於其中爲山川阻脩行李跋涉或一歲而屢至或歷年而一過是故足以興人之感恩在而懐威在而悍義在而敬虐在而怨若之何而不起人之思邪是又寓勸戒於其中而切有裨於世教也自古及今相因不廢良有以哉國家設肅政廉訪司以平官政舉衆務瘳民瘼執糾墨以繩天下之曲揉不順道理者故録囚視牘歲再出外出必以隆寒盛暑之時其勞勤孰甚焉任重於百司而政下於民者獨夥宜其起人之思尤甚也然則題名之記其可缺乎粤自盜起以来憲府缺官分巡不及嚴州且累歲今年秋憲副張公始来決壅疏塞剔蠹振墜大明舉措以植軋山數之惠廼從逆者於是七縣士庶咸知畏懷寇盜爰戢郡境用寧乃暇日視分司題名缺記命伐石樹壁下而俾基為之文惟公以通濟之才並仕于朝出任民寄以最績奏聞揚歷風紀老成更事所至有德澤加于民其足以起後人之畏慕昭軌範於將来題名之石昉建于茲吾知其垂永久而不磨也昭昭矣至正十七年冬十月記

苦齋記

苦齋者章溢先生隱居之室也室十有二楹覆之以茆在匡山之巓匡山在處之龍泉縣西南二百里劍溪之水出焉山四面峭壁拔起巖崿皆蒼石岸外而臼中其下惟白雲其上多北風風從北来者大率不能甘而善苦故植物中之其味

皆苦而物性之苦者亦樂生焉於是鮮支黃蘗苦楝側柏之木黃連苦杕亭歷苦參鉤夭之草地黃游冬葴芑之菜櫧櫟草斗之實桔竹之筍莫不族布而羅生焉野蜂巢其間采花髓作蜜味亦苦山中方言謂之黃杜初食頗可難久則彌覺其甘能已積熱除煩渴之疾其槚茶亦苦於常茶其洩水皆齧石出其源沸沸汩汩瀄潏曲折注入大谷其中多斑文小魚狀如吹沙味苦而微辛食之可以清酒山去人稍遠惟先生樂遊而從者多艱其昏晨之往来故遂擇其宂而室焉携童兒數人啓隕籜以藝粟菽茹啖其草木之荑實間則躡屐

登崖倚脩木而嘯或降而臨清泠樵歌出林則彬石而和之人莫知其樂也先生之言曰樂與苦相為倚伏者也人知樂之為樂而不知苦之為樂人知樂其樂而不知苦生于樂則樂與苦相去能幾何哉今夫膏粱之子燕坐于華堂之上口不嘗荼蓼之味身不歷農畝之勞寢必重褥食必珍美出入必輿隸是人之所謂樂也一旦運窮福艾顛沛生于不測而不知醉醇飫肥之腸不可以實疏糲籍柔覆溫之軀不可以御蓬藋雖欲效野夫賤隸跼跳竄伏偷性命于榛莽而不可得庸非昔日之樂為今日之苦也耶故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趙子曰良

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彼之苦吾之樂而彼之樂吾之苦也吾聞井以甘竭李以苦存夫差以酣酒亡而勾踐以嘗膽興無亦猶是也夫劉子聞而悟之名其室曰苦齋作苦齋記

清齋記

室以齋名取其潔也齋以清名清者潔之華也惟潔也而后清生焉浮屠氏離世絕俗以潔為其道故薙鬚髮割情斷愛所以潔其身也蔬茹糲食屏斥魚肉所以潔其口也趺坐面壁收神內觀所以潔其目也晨鐘暮鼓梵音海潮所以潔其耳也焚檀爇沉氤氳桂薰所以潔其鼻也幽寥閒默惟寂惟寞所以潔其心也五情既治百魔不生潔不污而后天下之清歸焉天台朱伯賢為予言義中上人之居中天竺也有室曰清齋環以群山縈以碧水其在錢塘時蓋嘗屢游而玩心者其為名也實稱故太虛澄朗烟空霧豁日月光華原野昭曠而天地為之清焉卉能發鮮綠陰永晝涼飈撤暑銀漢掛戶而節物為之清焉時雨新濯竹樹生色猿鳥不呼松柏帖妥而巖壑為之清焉遙望西湖如大圓鏡峯撥黛映波瀾錦簟而是室之下白石玉皎暗泉金奏足音無聞谷響相荅至于今使人思不能忘請為文以記之予惟乾坤雖判以來人世之無此境久矣今聆朱先生言意敞恍如褰裳幸而

聖明應運宇宙載造太平景象于今復見則所謂清齋者尚或得而游也年月日記

少微山眉巖神仙宅記

神仙果有宅乎超無為以至清與太初而為鄰又烏有所謂宅也神仙果無宅乎左帶瑤池右環翠水繞以赤城玉樓十二其傳非一惜乎吾不得而見之也世之人由不能見遂并神仙以為無有嗚呼是非知造化之情狀者也夫造化之神妙豈夫人之所能窮哉天地生物各稟氣以成形人亦物之一也物能化人奚為不能化故雀化為蛤鼠化為鴽蚕化為蛾螢化為蟬蝸化為蝶魚與蛇化為龍吳之桑晋之石楚之

枯木寘頑無靈去人甚遠乃或化而為人或忽然而人言焉由是觀之天下之物無不能變化也審夫何獨於最靈之人而疑之哉縉雲之山桐溪出焉東南流入於好溪其南曰少微之山是為栝蒼洞天有觀曰紫虛紫虛之山水清奇幽邃既栝之間無與為比自唐宋以來神仙鍾離先生呂洞賓皆嘗來遊而韋思廉徐泰定即其觀之道士也皆以羽化去其事蹟顯著人能言之不可蓋也發其地思其人亭不飄然有凌雲之志哉觀之南有山曰眉巖章先生羽化之後藏其冠為之所也今道士梁惟適及其弟子王有大每至其所必裴回興感嗟先生之緒不續故於巖傍作室以邀先生歲時致

享祀而以神仙宅名之夫先生神遊八表雷霆為輿風雨為駕躡光景超滅沒亦安事夫宅哉其或鑒二子之誠心而為之一來不可知也故為述其事而繼以歌惟適字安宅基祖母永嘉郡夫人之姪孫基之外姪也有大字彥謙皆栝蒼人

歌曰

幽華兮春菲明月兮秋輝仙人去兮何時歸空山寂寞兮使我心悲檀為梁兮楠為柱白石承礎兮青蘿為宇攀桂枝兮延佇高玄無梯兮淚零如雨瑤壁兮丹崖鶴夜鳴兮猿夜哀愴怳悢兮倚長懷望夫君兮來不來挹寒泉兮薦芳芷長烟徘徊兮清風四起洞谷谽谺兮笙竽盈耳松篁戛摩兮毛髮颯灑采瓊英兮琅玕特以遺兮飛鸞翩翾兮杳冥吟環佩兮雲端逍遙兮莫猶傷心兮離憂拜稽首兮陳情冀神君兮長留

大勇齋記　為張生作

勇天下之達德也而聖人有特乎弗德夫人之於道知足以知之而行弗逮者無勇也弗能擇乎中庸而宜於行焉者鮮有不惑於其近似而淪於六蔽君子實深病之故勇者仁知之卒徒也仁知帥乎中堅挺乎其不回於是選鋒勁騎聽指麾而疾馳如雷如霆不可遏也夫是之謂勇蓋仁知不能自行而篤勇以行及其成功則勇亦得參乎仁知同為達德苟不

周於仁知昧乎不辨其是非茫乎不討其公私惟其情之所徇而果行焉曰吾天下之勇也知有勇而不知有其身而不知其違乎仁既違乎仁不得謂之知遂則為專諸聶政不遂則為荊軻要離獲書於春秋而名曰盜豈不害哉故德之蔽惟勇為多故六言之中曰直曰剛皆勇之屬也故曰勇天下之達德而聖人有特乎弗德擇理而不精必害故德之害惟勇為大卞莊子之刺虎也伺其鬭而傷且死然後舉而兼取之可謂知矣虎毒人之獸也以是施之可也而桀以加諸人則恐其未仁也是故夫子語成人取其勇矣而必曰文之以禮樂則卞莊子之勇亦未得為無蔽擇勇之難也如是哉盧

陵張生名其室曰大勇大勇之云蓋出自孟子其一則對齊
宣王之問而勸之以周文王武王之事蓋當是時周德衰矣
周命替矣天下之民困於虐政極矣齊以萬乘之國七九有
之一苟有志於斯民則文武之事反掌可為勇之時義豈不
大哉然非所以為衆人言也其一則引曾子謂子襄之言曰
自反而不直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直雖千萬人吾往
矣其意惟在論北宮黝孟施舍之勇非聖人之徒之勇而已
使曾子而有此言必亦有為而非教子襄之恒訓也不然則
曾子之學務在成己何切切於褐寬博之不惴與千萬人之
不畏哉曾子傳孔子之道者也孔子論行三軍曰暴虎馮河

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則必
不恃其直而以一身當千萬人也必矣且直不直在我於
人乎何與雖千萬人吾往矣抑亦何所用其直哉曾子之稱
言稱吾友犯而不校子思之作中庸得之於曾子也及其語
勇則引孔子告子路之言曰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
而強者居之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而君子居之
則子路之勇孔子未之取也曾子亦未之取也然則如之何曰顔淵
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克己人之所難而顔子躍然任之君子
之大勇蓋如是曾子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
亦遠乎又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
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曾子之大勇蓋如是生也好
勇益求諸孔子之訓而服膺乎顔子之事曾子之言則其為
勇也庶幾乎無敵矣於是乎言

記

杭州富陽縣重脩文廟學宮記

至正九年永嘉洪元誠典教富陽縣明年冬恭與丁君良卿
受命來尹兹土廟謁之明日集諸儒于講堂命之曰學校以
敦教化作興賢良必宏其規非欲以為奢也譬之於人必正
其衣冠端其容貌不如是不足以　惰慢敦鄙薄矣今者殿
宇雖設榱桷欹傾櫚不蔽影戶不留風雀鼠穿突弦歌無聲

此士氣之所以不振而教鐸之所以不鳴也吾將為子新之
何如衆皆曰諾而學田歲入鮮不足以具庀木君遂及監縣
各以其俸先之於是邑士之好義者咸願致助明年六月百
廢備舉廟有新室學有新舍教官有廳文昌有祠垣廂廡門
靡不中度奐奐如也迺以狀達于劉基俾為記之夫教政之
本也知本斯知政矣可無述乎按富陽為杭屬縣縣學初始
于唐歷宋三百有餘年興廢莫能悉國家混一海宇二十有
八年而學圮縣尹李君質作而新之歷十有九年復圮而夏
君賜繼作之又十有六年而圮至于今歷年十有二其間凡
五修卒大壞不可支君既新其廬遂迓故家民所奪江陰里

田一百有六畝及望仙里田八十畝又益以新漲田百畝有奇由是歲有恒產而學事可無墮矣惟國家以武定九有而守以文故京有胄監郡縣皆有學至于海隅日月之所出入罔不知尊孔子之道皇皇刻刻照映天地亘古所未有也惟擇守令非名實素加才德兼美者不與在列學校與替皆考績之一為守令有可不夙夜欽承之哉夫為其事者必有其功華其外者必實其中是故籩豆既具禮以將之鍾鼓既備律以諧之必有事焉非徒設也詩曰豈弟君子令德來教言必有其實也是以率之以身教之道也人之責也與教者之所職也今之食其食而能盡其職者天下幾人哉吾聞富春

之山嚴子所耕其高風勁節播為元氣東都節義之士莫非其餘波也必有能繼之者抑豈隱而未光耶振而出之其在諸君子矣大學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使教化之行由一邑而達于遠上以副朝廷之委任而下以發高賢之潛德不亦偉哉

杭州路重修府治記

國家撫有四海輿圖廣斥民物蕃廡猶慮政教有所未被乃大選守令舉重臣之有才德聞望者居其職以杭為東南大郡故以中憲大夫福建憲副實珂公為其總管公受命來杭未及春月感惠大行百廢咸舉吏民順令如臂使指遂作新三皇孔子廟以尊聖道明教化既底厥成乃集僚佐吏而謂之曰大江之南郡莫大於杭行省所在他郡於是乎取則而郡治仍宋故物以至于今榱桷朽蔽甃木將壓今因陋就簡以至頹仆而後役民為之工用必倍是養患以貽民戚也吾欲理而新之若何衆皆應曰諾惟公命於是出俸錢之餘以先之僚佐以下皆致俸焉乃命知事丁欽董其役曰堅者仍之蠹者易之傾者植之頗者直之缺者完之隘者寬之卑者增之實其基址鮮其塗墍華勿過侈儉勿致陋工用之需一自有司無以煩于民士與民亦相謂曰我公以德懷我滋我息我恐勞我力趍事赴功我之職也我乃弗為而以憂我公

他邦之人其謂我何皆踴躍請自效不數月而工畢其視事之堂即其舊名曰宣化其偃息之樓名之曰明新宣化者宣明天子之化布政之謂也明新者明德以新其民修教之謂也政教並舉治民之道備矣明年公以除去而府判劉克忠以其事言于基請記焉夫頌前人之美將以為後人之式非徒作也公之政不赫赫而使人有去後之思有古循吏之風焉來者尚踵其法而思其意出則思善其政入則思善其教使斯民觀感而化以不負斯堂而無忝乎名樓之義則公之心益遠而無遺矣公字惟賢高昌人至正壬辰春二月日記

獨吟先生傳

客有遺棄世事不求利達者結屋于巾山之下居焉樹以柔
木有源一泓踞高岡而景為坐于桐梓之陰歌曰衆皆諠我
獨靜衆皆熱我獨冷朝作暮息兮我日獨永牧人聆之歸而
語其老其老曰隱者哉明日款其廬問其姓名曰忘之矣
因目其居曰獨冷謂其人曰獨冷先生客出先生寢夢遊乎
蒼莽之鄉覲王帝于瑤臺帝賜之遊于廣寒之宮飲之以玄
雲之漿四顧無人婁風滿空星月块北於是愀然而思悠然
而歌歌曰風蕭蕭兮吹我衣高寒泬寥兮逝將安歸又歌曰
風蕭蕭兮吹我裳吁何為乎踽踽涼涼覺而異之訪于鬼谷
子卜之遇井之巽其繇曰井天飛吝其顛獲乎南其禍而焚

而沃其鋂而利貞鬼谷子曰木上有水井井上出者也飛而
上于天人莫得而食也南夏方也暍之所由生也如焫如焚
可勿沃乎巽東南之方也其象為風水以冽之風以清之鋂
可知矣利貞者秋冬之德也秋冬德之收藏者也宜乎其鋂
踽涼涼也吾聞天台之山南望赤城有逸人焉謂之獨冷先
生其子也夫或曰先生姓張氏蓋子房之系胄先生不言人
亦莫知其果然否也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六終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七

後學鹿水何鏜編校

跋

書蘇伯脩御史斷獄記後

往歲朝廷慮天下斷獄之未當用中書御史臺議遣官審錄
論報僕時居山閒聞人言之山嶽震疊如雷雨之將至陰風
鳴條飛電爍目豪民猾吏竄伏如鼠俱自期不能免而銜冤
抱痛之民莫不伸眉引領若槁葉之待滋潤及其至則風止
雨霽望者如敗軍之歸而畏者如鷹隼之脫絛而得扶搖也
則怔而問于老成更事之人咸曰斷大獄必視成案苟無其

隙不得而更焉因退自太息曰苟如是烏用是審覆者為哉
於是大信刀筆之真能生死人矣既又聞諸人曰非朝廷意
也奉命者之不恪耳及觀國子博士黃先生所敘御史蘇公
慮囚湖北所平反事曷嘗拘於成案哉然後知賢人所為固
與衆人異矣夫以一湖北之地公一延歷而所平反者八事
所活豪右之待吏而死法者又數事豈他道之無冤民耶無
蘇公而已矣僕往嘗觀于牧民之以簡訟名者之其庭草生
于階視其几塵積于牘徐而訪于其鄉察其田里之間則疆
梁橫行忿鬬盈路問其故曰官不受詞無所訴受之而已矣
大吏至則曰官能不生事民譁非官罪也則皆扶出之訴者

悉含詬去則轉以相告無復來者由是卒獲省訟之名嗚呼
興國廣矣不皆得蘇公彼上報于朝廷者又將從備事之實
矣然後怨憤之氣抑而為鬬殺激而為盜賊轉而為災沴上
應乎天誰之咎哉嗚呼使人人如蘇公刑期于無刑不難矣
明
天子在上庶其見之則求諸老成以為典刑舍是編其奚適
哉

書劉禹疇行孝傳後

世之所謂浮屠者果何道而能使人信奉之若是哉人情莫
不好安樂而惡憂患故惴之必於其所恆懼誘之必於其所

恆願然後不待驅而自赴浮屠氏設為禍福之說其亦巧於
致人與夫四海之衆林林也而無不為其所致何哉彼固非
止或愚昧而已也人情無不愛其親親沒矣哀痛之情未置
而謂冥冥之中欲加以罪孰不惕然而動於其心哉聞有疑
為則群咻之若目見其死者拘於囹圄受箠楚而望救者故
中材之人莫不波馳而蟻附雖有篤行守道之親則亦文致
其罪以告哀于土偶木俑之前彼固自以為孝而不知其為
大不孝豈不哀哉且彼謂殺物者必償其死故有牛馬羊豕
虵虺之獄謂天下之蠢動者舉不可殺也今夫虎豹鷹鸇搏
鷙噬走以食日不知其幾何而獨無罪也哉人之殺物有獄
矣虎豹食人而無獄何其重禽獸而輕人也彼又謂婦人之
育子者必有大罪故兒女子尤篤信其說以致恩于其母吾
不知司是獄者誰歟人必有母將舍其母而獄人之母與將
并與其母而獄之與獄其母不孝舍其母而獄人之母不公
不孝不公俱不可以令二者必一焉將見群起而攻之矣
雖有獄誰與治之宰天地者帝也彼則謂有佛焉至論佛之
所為响响嫗嫗若老婦然有呼而求救不論是非雖窮凶極
惡無不引手援之使有罪者勿恆刑是以情破法也夫法出
於帝而佛破之是自獲罪于天也吾知其無是事也昭昭矣
以劉子之賢其不為所惑無足怪者吾獨悲夫天下之為劉

子者不多也故又為之言以籍夫知愛其親而不知道者

書善最堂卷後

武林陳舜中以善最名其堂介其友宮君子明求予言夫立
言以明道而求言于人者將以正己之所學言可以苟乎哉
所謂善最者蓋本於東漢東平王王之言天下之格言也人
以是而服膺為聖賢之為道不外是矣然善之云不過累而
言之求諸實踐必有其方不可徒云云而已也今夫世俗之
人類以善自名也觀其行而不揆道之不明也久矣夫善未
易擇也恭與謟相鄰訐與直相似小諒賊信小慧賊智小剛
賊勇小不忍賊仁故有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疑似之間禽跡

分焉可不慎哉是故擇焉而不得其中道焉而不知其竊古
之人有為之者楊墨是也知焉而不能蹈好焉而不能用丕
其名不必其實古之人有為之者鄒公是也若人之心未嘗
不自謂已能善也而卒於不善為善之名豈易當哉且題碣
之設起於何人乎盤之銘几杖之書朝夕警省淬厲以成其
德非衒外以為觀也今之揭于軒標于楣大書以示於人者
其果有志于自警乎抑將從事於詠歌以為娛也屈子曰善
不由外來名不可以虛作也古之人有衛武公者抑抑之戒
陳于庭而睿聖之名番于後若是故詠歌乃有益也嗚呼詩
不如抑人不如衛武公則求者為徒求言者為妄言矣

題醫者王養蒙詩卷後

李君一初序王養蒙之為醫且美其不屑為吏予獨謂此無
足惟者虎豹麋鶴日殺物以養其軀至死不厭鴉鳶視生草
而不折見生虫而不踐其嗜好不同出於天性易之則兩死
物理然也何獨疑於人哉故吏與醫為二道活人以為功者
醫之道也其心慈以恕而仁者好之利己而無恤乎人者吏
之道也其心慝以刻而不仁者好之故以吏之心為醫者業
必衰以醫之心為吏者身必窮又何惟乎善醫者之不屑為
吏也哉雖然今之以醫道為吏者未見也而以吏道為醫則
有矣然則養蒙賢乎哉吾故發李君之言以附于孟氏論巫
匠之末

書為善堂卷後

大梁武子宣之父明德君名其居之堂曰為善君卒子宣奉
其母夫人之命祠君于堂而服膺為善之訓乃作法海蘭若
于建業城南又奉母航海至于補陀洛伽之山以求所謂大
士真儀者將以廣為善之路也故翰林學士虞公為之記文
獻之士為之言者不少而子宣之求言於四方未已也吾固
有以知其心矣夫人志于道而未獲所向故願就有道而正
焉是其好學篤行之誠積于中而見乎外也正宜因其憤悱
而啓發之惜無有以聖人之道與之言而徒就其所已行者

緣飾焉宜其不足乎心而求之不置也孟子曰不直則道不
見我且直之昔宋人有好玉者得燕石焉以為玉而實之韞
櫝十重巾十襲周客見而笑之夫好玉則誠好玉矣而未為
知玉也故不免為識者所笑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載在
方冊其所言皆善言也其所行皆善行也天下之善莫能外
之矣舍是而他求焉惑也夫人之所食以生者五穀也今有
厭五穀而不食則必求夫爽口蜚吻之味而食之則不戕其
生者鮮矣故聖人之道五穀也異端之道爽口蜚吻之味也
聖人之道求諸日用之常異端之道必索隱以行怪其勢不
並立也是故欲求道者必先定其所何如將適燕先舉轅而

指北然後訪而取途則無倒行之悔矣故孟子道性善必稱堯舜恐其不知孰為善孰為不善也故以堯舜的之知所在矣又必有至之之道是故顏淵問克己復禮必請其目如是而後可以言為善矣擇之而不得其正為之而不知其方心與事相違而德與言不相類冥行而不問學者之失也問焉而不告聽者之咎也人有所請不知則不必言知則當盡言之不然則皆聖人之罪人矣予雖不識子宣觀其求之廣而知其志之篤於是乎盡言之

書紹興府達魯花赤九十子陽德政詩後

會稽方外僧詩若干首美監郡子陽公也至正十四年予自

台之越居城之南隈近寶林教寺寺主者别峯師有文行且喜接賢士由是得相從以遊其年秋七月用章師又自浙西來住能仁禪寺二上人皆以文章馳名而其屬寺之主者亦多能為詩乃九月遇于寶林因語及郡太守子陽公之政交口賛美至有感泣者上人乃分韻俾為歌詩以頌公德而屬予為敘其意予聞國風雅頌詩之體也而美刺風戒則為作詩者之意故怨然而為碩鼠北風思而為黍苗其榮美而為淇澳緇衣油油然感生于中而形為言其誘也不可禁其歌也不待勸故嚶嚶之音生于春而惻惻之音生於秋政之感人猶氣之感物也是故先王陳列國之詩以驗風俗察治忽公卿大夫之耳可瞶而匹夫匹婦之口不可杜天下之公論於是乎在吁可畏哉予以今年春始來越是時浙東六郡皆警于盜惟越為無事故士大夫之避地者多在越或有謂予曰越之從政者鄙又左右皆兇人恐不能和其民萬一變生肘腋子將安之予方謀適他所忽有言者曰子陽公且來鎮公往在婺女有惠愛孚于民予耆嘗聞之則大喜黙為越人慶而又自慶其得賢地主以為依而安處也至于今果諧所願望得不深可喜耶於是乎序而以其詩附于淇奧緇衣之後焉

題劉商觀奕圖

右昔人臨唐劉商觀奕圖其曰李伯時臨茅君彥勤蘇先生識蓋皆假設之云而其描寫模刻實俱妙絕不必問其真作於何人也王生以采薪入山父母妻子待之以食見奕者而耽觀之至于爛其斧柯豈所謂力本者哉比歸而親戚鄉黨成非其舊可悼也已一夫一婦不獲自盡伊尹恥之以戲迷愚人使之老無所依其果有是事耶神仙亦未仁矣

書申屠子迪毀杌木廟曹操像文後 杌木者衆收之謂

孟子稱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以王法誅既死之姦回著之方冊萬世而下昭如日星舉而行之不待教命志於惡者能無懼乎哉曹操挾主以令天下屠戮忠良以及主

毋卒盜神器有王者作殺其人壞其室汚其宮而瀦焉人紀立矣世衰道隱大義不明於人心至有書伐賊之師爲冠者嗟乎悲夫無乃與春秋之旨戾乎夷陵之祠悖理傷教歷千百年而無人爲之明焉抑其習之久也申屠公斥而出之其可謂深知孔子之用心者矣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夫楊墨之道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聖賢且痛絕之而況於身親爲之者哉言空言也猶有大功而況於見諸行事之較然者哉嗚呼後世復有孟子而不曰申屠公聖人之徒吾不信也

題王右軍蘭亭帖

王右軍抱濟世之才而不用觀其與桓溫戒謝萬之語可以知其人矣放浪山水抑豈其本心哉臨文感痛良有以也而獨以能書稱于後世悲夫

說

天說上

或曰天之降禍福於人也有諸曰否天焉能降禍福於人哉好善而惡惡天之心也福善而禍惡天之道也爲善者不必福爲惡者不必禍天之心違矣使天而能降禍福於人也而豈自戾其心以窮其道哉天之不能降禍福於人亦明矣曰然則禍福誰所爲與曰氣也曰氣也者孜孜焉爲之與曰否氣有陰陽邪正分焉陰陽交錯邪正互勝其行無方其至無常物之遭之禍福形焉非氣有心於爲之也是故朝菌得濕而生晞陽而死靡草得寒而生見暑而死非氣有心於生死之也生於其所相得而死於其所不相得也是故正氣福善而禍惡邪氣禍善而福惡善惡成於人而禍福從其所遇氣有所偏勝人不能擬也曰然則天聽於氣乎曰否天之質茫茫然氣也而理爲其心渾渾乎惟善也善不能自行載於氣以行氣生物而汩於物於是乎有邪焉非天之所欲也人也者天之子也假於氣以生之則亦以理爲其心氣之邪也而理爲其所勝於是乎有惡人焉非天之欲生之也朱均之不肖而

以爲子非堯舜之所欲也蛲蛔生於人腹而人受其害豈人之欲生此物哉曰然則天果聽於氣矣曰否天之氣本正邪氣雖行於一時必有復焉故氣之正者謂之元氣元氣未嘗有息也故其復也可期則生於邪者亦不能以自容焉秦政王莽是已曰跖之壽操懿之得其志而子孫享之豈天之有所私耶曰氣之復也有遲有速而人之生也不久故爲惡之人或當其身而受罰或卒享福祿而無害當其身而受罰者先逢其復者也享福祿而無害者始終乎其氣者也以懿繼操以裕繼懿不於其身而於其後昆謂天之有所私不可也故見禍福而謂之天降于人者非也氣未復而以禍福責於

天亦非也不怨天不尤人殀壽不貳脩身以俟惟知天者能
之

天說下

或曰天災流行陰陽舛訛天以之警於人與曰否天以氣為質氣失其平則變是故風雨雷電晦明寒暑者天之喘汗呼噓動息啓閉收發也氣行而通則陰陽和律呂正萬物並育五位時若天之得其常也氣行而壅壅則激激則變變而後病生焉故吼而為暴風噓而為虹蜺不平之氣見也抑鬱憤結迴薄切錯暴怒溢發冬雷夏霜驟雨疾風折木漂山三光盪摩五精乱行晝昏夜明癘疫流行水旱愆殃天之病也孽

為星妖暈背祲氛病將至而色先知也天病矣物受天之氣以生者也能無病乎是故瘥癘夭札人之病也狂亂反常顛蹶披猖中天之病氣而不知其所為也雖天亦無如之何也惟聖人有神道焉神道先知防於未形不待其幾之發也堯之水九載湯之旱七載天下之民不知其災朱均不才為氣所勝則率舜禹以當之桀紂反道自絕于天則率天下以伐之元氣之不汨聖人為之也曰然則人勝天與曰天有所不能而人能之此人之所以配天地為三也曰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非與曰此天之本心也而天有所不能病於氣也惟聖人能救之是故聖人猶良醫也朱均不肖舜禹醫而療之桀紂暴虐湯武又醫而療之周末孔子善醫而時不用故著其方以傳于世易書詩春秋是也高文光武能於醫而未聖故病少愈而氣不盡復和安以降病作而無其醫揠豎以鉤吻為參苓而操鍼之徒又加焫焉由是病入于膏肓而天道幾乎窮矣曰然則元氣息矣乎曰有元氣乃有天地天地有壞元氣無息堯舜湯武立其法孔子傳其方方與法不泯也有善醫者舉而行之元氣復矣作天說

雷說上

有夫耕于野震以死或曰是其是獲罪于天天殛之矣閔子曰噫誣哉何瀆天之甚也一夫有罪天將自戮之乎天生民

而立之牧付之以生殺之權而又自震以討焉惡用是司牧者為也曰天鑒于民有隱慝焉人罰弗能及也而震以威之微顯闡幽神道也曰惡是何言也古帝制刑以為天下殺故執刑如執權因罪之輕重而前知之又不敢專而聽于天曰天討也夫是之謂贊天地之化育今曰天又自以震戮人罪吾不知天之所自戮者以何等罪乎謂其積之極人不能勝而殺之耶則天下之為人子而不孝為人臣而不忠為人長而不慈為人幼而不孫為人友而不義為人妻而不順賊義而戕仁徼私而滅公倚勢而行姦乘約而肆淫人言而獸心陰慘而陽和磨牙吮血朘骨刮骨怙威作福殘害正直而違

于司寇之誅者不為不多矣豈司雷者有所畏乎乃不一有戮而屑天乎戮焉使彼有以覘天之意而謂天之所怒在彼而所容在此也則恃以不忌是天以震勸逆而淵禍也豈天道哉必不然矣曰然則雷何物也曰雷者天氣之轟而激而發也陽氣團於陰必迫迫極而迸迸而聲為雷光為電猶火之出礮也而物之當之者柔必穿剛必碎非天之主以此物擊人而人之死者適逢之也不然雷所震者大率多於木石豈木石亦有罪而震以威之耶

雷說下

或曰雷有神焉有諸曰人曰有之曰然則雷神所為而非氣矣曰否雷與神皆氣之所為也氣也者無所不能為也忽而形倏而聲為雷為神或有或無不可測知人見其忽而形也而謂之神夫神也者妙萬物而無形形則物矣是故有形而有質者有形而無質者有暫者有久者莫非氣所為也氣形而神寓焉形滅而神復于氣人物鬼神或常或變其歸一也曰既為神也而曰不能殺人罪何耶曰神形而暫者也彼且不能以其形惡能求罪人而殺之

醫說贈馬復初

或稱醫藥出於上古聖人神農黃帝皆身為之其果然乎儒者疑之懼世之以是小聖人也孟子稱堯舜憂民而不暇耕夫耕后稷實親為之豈以是為非聖人之所事哉天下之事不止於耕教之者有其官業之者有其人則堯舜之憂不在耕而有大焉者此孟子之意也天地闢而人生養教焉聖人出而後異於物於是垂衣裳造書契作為舟車網罟弧矢杵臼之器載在易經不可誣也凡可以前民用者聖人無不為之而況於醫乎辨陰陽於毫毛決死生於分寸其用心之難又豈直舟車網罟弧矢杵臼而已哉吾固有以知其作於神農黃帝無疑也聖人之道包天地括萬物一體而毫分焉莫非道也故天之大也分而為日月為星為雲為雨為雪為霜為露其非天也而後各形其形焉地之廣也結而為山融而為川生而為草為木為石為玉為金銀銅鐵為五穀莫非地也而後各形其形焉故見其形而不知其出之原非知道者也是故知醫之不足以盡聖而不知其為聖之事非知聖者也今有酌海于盃曰海也人皆知其不可也而謂之非海出也可乎哉天下之術多矣惟醫以救死扶生為功效故志之者可以存其不忍人之心而於道為有益至于節嗜欲調陰陽時寒暑去邪養正流通血脈其為道也引而伸之治天下不能外致遠而不泥其斯而已矣紹興馬復初以醫藥從左丞帖理帖木爾公招輯海寇其為人也粹而溫其於術也精以造其劑之所投無宿疢也予甚敬之懼其日用而不知也

作醫說以贈之

師子圖說

狻猊天下之猛獸也而人能擾之人亦靈矣哉世有人而為獸所食者是不能靈其靈者也人不能靈其靈不惟不能以擾獸而反食於獸雖為人不如獸矣吁靈不如獸而欲以制獸則不為獸所食鮮矣哉

菜窩說并序

菜窩者宗姪彬之所以名其居室也彬字宗文少好學有識而未用其居在處州府城之東門每求予為文而恒弗得暇今年予來　京師而彬亦以儒士貢為工部主事因感作菜

窩說且以勉而進之云爾

犁買公謂東門子聯曰子之居東門也并地十畝既夷既塓俯鑿為溝俯城為墻藩以枳林榯以蘖場其善比如東鈹鈹若檐鎗蛇蝪不能求其縫蠨蛸蜉不能為之穴隙也何不墾之以種樹乎又何不耕之以藝稷黍乎不然何不大為之池分北山之泉流以養螢與魚乎徒何為乎築館室于其中壁蓑土以為壁茨以薦茅嘖蝎是宅耕以充寮羊蹄豕蚼與臉鼠為主客平明出門不馬不車不龐不驢以造他人之廬呼朋命徒左睇右趨談無用之空言强相名而曰儒堂視朕賑之腹索為遂蓿之區不亦悲乎吾聞燕秦東棗栗秫桃櫬稱李

梨黃甕奈杏周漆柿桃奈棗蘋容玦貿荷桐梧栢堅積有慈桂林茰椒吐芳辟秘木瓜榲桲藷蓂葛芴叢薈蔥韭鉞挐此茝或肅其材或以其實或黃如金或赤如日翹薦遠條苛蜂以家充勤厥營苟獲其一富擬封君受天之秩范子所至穿池種魚史傳貨殖盛稱陶朱八口之家五畝之宅墻下栽桑足以衣帛今子不士不農不商不工綴籍州庠口鼾不充人皆子嗤子曷不懷東門子聯聽之愀然思之赧然懼然而作再拜而作立而言曰公有言吾獲矣而吾亦有知焉請以復於公吾將以藝稷黍乎則古人一夫受田百畝而給今將以五畝為宅矣則所羨不過二十之一不能以不飢也抑將以

種樹乎則近者非四三年不成不知遠者又幾年乎不可以懸吾釜而俟饔也抑且為池以畜魚乎則我身待耳貸力於人何日成乎不可以饜吾肮而待汲也今當種菜而寓焉尚庶幾哉可也夫夫菜也者采也君子之所采也或謂之蔬焉蔬也者疏也食粱肉者之所疏也君子所采而食粱肉者疏之庶幾或者可以裕我矣乎乃往訪于溪南之圃人得實土沃泉之術蒐四鄰之菜類其族而種之買牟牯一犉二鐝其菜蕪芟去與蕨援其荄杜阜隰鏟而灺之穿井於其四隅建桔槔焉潴水有池洩水有渠或塍或壅或叢或奇灌溉攸宜或耘或耔疏稠比稀葱䕳舉肥根莖實葉各隨其時羅之離

離攄之菲菲未決旬月而東門氏之童色滓如也貌悴如也窺其園則蓊蓊菶菶入其門則盎然春溫有酒盈尊他日犁眉公過焉東門子睒御諸門犁眉公哂曰子亦足於斯而已乎東門子睒再拜謝曰吾頑見公而有隕焉久矣請坐於吾廬而爲公言之可乎公曰吾頑也東門子睒曰公能爲誨吾萊乎公曰未也請之園而言焉曰始吾之不營是園也漠乎其無思也今吾之旣營是園也惟其所以壯吾址而厚吾生則非一日也天地久其道而萬物生聖人久其德而庶功成士農工商久其業而百務貞故植韭以爲之君韭者久也所以久吾生也致久必慎其揆故植之以葵葵者揆也揆得其

道則視明而聽聰故植之以蔥蔥達則得算多故植之以蒜蒜筭也筭不失家必豐故植之以蘴蘴豐則彊矣故植之以薑薑彊也物大彊則過剛剛過則折君子戒焉故植之以芥芥者戒也戒事者思必苦思苦則毒故植之以荼荼毒臨乎中而用力勤故植之以芹芹勤極則病故植之以蒲蒲痡也病之劇也病劇必弱故植之以荏荏柔而弱也弱則微矣故植之以薇薇紓弱也紓微則龐其行故植之以萱萱者僕也愈病必以藥故植之以芍藥藥攻病不可失其養故植之以鞠鞠養也得其養而後蘇故植之以蘇蘇則起矣故植之以芑起必慎以保其後故植之以瓠瓠者護也護不進乎道則難紓而福生焉故植之以芷芷者祉也引祉莫大乎育德故植之以蓍蓍必有濟故植之以薺薺者濟也濟自近而之遠自卑而底高也故植之以菘菘者高也高極必窮故植之以芎藭藭窮者必早計故植之以薊薊者計也吾朝而游焉觀其華華著實可以悅吾目而暢吾情夕而游焉擷其芳而茹其英可以甘吾腹而旻吾齡又可以究吾知而通物理安得不悠然而求懷怡然而自喜哉夫吾廬萵也不足以延長者而長者肯臨焉不可以不志請名之曰萊窩願公爲吾誌之犁眉公大悅遂旅其萊酌其酒書其言而去

問答語

賣柑者言

杭有賣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燁然玉質而金色置于市賈十倍人爭鬻之予貿得其一剖之如有烟撲口鼻視其中則乾若敗絮予怪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籩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衒外以惑愚瞽也甚矣哉爲欺也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嘗有言而獨不足子所乎世之爲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皐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略耶峨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皐之業耶盜起而不知禦民困而不知救吏姦而

不知紊法敎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耻觀其坐高堂騎
大馬醉醇醲而飫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
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
察吾柑予默然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豈
其憤世疾邪者耶而託于柑以諷耶

樵漁子對

樵漁之為業賤而且勞有膂之若將終身者察其貌非類是
以生蓋隱者也人有問之曰夫蒿莪之木不朽心而液即者
固將應樸采之需也幽冀之馬不曳蹄而驟騰者固將駕瑤
象之車也天地之間莫大乎人觀子之容坦坦施施神氣孰

宇又偉且奇方今聖明在上旁搜俊賢纖芥之善畢舉寸尺
之長不捐是故懷德抱材之士莫不龍驤九淵鳳翥高雲傳
若無厭棄之老磻溪起畓鈞之民藏器待用者維其時矣方
當豹變風雲發武龍變施澤于民以措時宜不此之圖顧守
污卑辟蒼山澤沒齒何為頹肩汗體跋履崖谷銛斸罩剿蟠
虞如鐵蹈蛇觸虎動貽荼毒清冷之川大魚不處鮪鱣瑣瑣
雜以蝦蜅窮日之力所獲幾許朱門畫啓歌鐘聒天先生之
竈冷而無烟銀鞍駿馬照映衢路先生之袍長不蔽足徒懷
奎而佩瘖長無沒于丘壑甚無謂也隱者笑曰子不見夫炎
洲之翡翠乎巢君錦島之中棲息乎陵若之上飲石泉之流

泉食葭下之蝛蟹羅不能加弓弩不能及也一旦來鳳遠
逝汜濫乎江湖之間飽魚蝦而飫稻粱洋洋焉不知其所歸
虞人罔而撇其毛羽為向使守分而居孰得而致之哉故曰
貴賤命也窮通時也是以鷃雀不思賁夢之翔麋鹿不羨犧
綠之能故能全其身今子之云是欲刻鵠以射犀礼植疏
耨蒼牛傍之崖而異其實也且今之過于世者何如耶附勢
趍權病于深谷之頹有憂讒畏譏過于蛇虺之螫毒學古入
官試用有司責任何弘俸禄何微苟虛名之曰著亦奚敝于
寒飢若夫高屋大廈吞鬼所瞰妖服寶稱先哲所鑒是豈野
人之所願欲哉來山林以食力釣清冷以自適日高而起日

入而臥目不接市肆之塵耳不受長官之罵俯石泉以瑩心
搴芳蘭以為鞘榮與辱其兩忘世與身而相謝若是者吾有
多矣吾又何所求哉問者退而言於予予惟其言近乎道故
志之隱者居桐江不知其名人謂之漁樵子云

答鄭子享問齒

年閱之歲招捶指于乾維鄭子與客過予速酒登肴醆且揚
危戴舞戴嗣齦齶輷鞁有聲砉然上通崑崙天旋霧濛倏爍
晝昏顛倒窒塞衆竅碍貽懵不知其由有神雜吞踴跳而前
曰予神也實司子牙今子之居劬矣龜兆坼矣予無所宅矣
吽子厄矣子且何以處我子未及應而鄭子代予為文浩浩

湯湯噴雲披風子憊弗能荅也酒盡客去予呼老羅而詰之曰子為神乎含靈有牙將子是司子擇于居予弗子訾相彼牧夫牛羊是守虎狼搏噬伊誰之咎大木將顛本必先撥籍而築之厥其不救子實司齒而不我扶不我夙告以俾我痛鍵齒樞摧闔何為乎子名為神而不保乃宅以亢乃身弗撥垢以自訟而語余以云云予去矣子之亂甚大矣夜分就寢老羅左執鞭右引葦索縛一小鬼其狀蟃蜒蛸蛸赤首虺身頭若枳傷曰是所謂蛲蚑者也實蝕子牙請戮之以釋我尤於是斧鑕既陳且訊以言曰來女蛲蚑人齒女居弗齒曷依並固女活並潰女絕曷其弗察列爲之家觟醬豹騙梅酢姜

辛青蚨味醎桂薑氷蛆客宿蜂蜓滲液腥涎荅橘黃橘木瓜作酸鑽堅罅剛砭剝女實知女所在挑女則女鈎女摘女蜀椒鵝鹽浸漬攻剝索女子穿磨潰女質枝其榾救扱之充漿植以骯骨女悔曷及今我之牙既芳潄清吐辭闘馨乾脯弗盡腊肉弗嘗白盞赤米釜汁洴淡含咀天和康女以居女實予依予不女虞胡弗藏乃心以作僞逞用碼析女家以雕予之輔車今當艾爾元殘爾㹁剿殄滅爾種爾罪有餘蛲蚑顧首蒲服頓伏膝首觸地仰而號天吻脣而言曰微生罔知嘗命先生匪牙曷居豈其弗思而自絕于居停主人主人戮我以罪我弗敢避雖然願得一言而死死且不朽先生獨不聞

夫穆天子乎天子騎赤驥之駟服翠黃之乘造父為御西游瑤池觴王母于帝臺靡靡娛娛窮年歲而忘歸天下雎雎如為失棲造父大諫天子弗聽造父乃埋其輪而朽之以示天子天子始寤疾馳而還則半四海之諸侯已委贄于鶴蒼氏之庭矣是謂債車之轍故其知者以造父為忠不知者以為不恭由今觀之是耶非耶今先生之生四十有一年矣心隨物遷志與景赴日復日暮復暮泯泯然與草根同腐而不知隙駒之度朝華迎霜以為冥靈蟪蛄吟秋以為神龜外疆中乾奄為枯槁而猶不覺為我聞孔子大聖四十不惑聲律身度末世作則孟子四十而不動心知言養氣嘗名至今今夫

先生之心憒憒忳忳飄若浮烟盲交于前瞭吾罔覩氣憑于中蓬勃爍天激物動情以滑而魂者日不知其幾矣且夫四十無聞君子恥之先生閉門而坐冊不離目筆不離手日若千言而不章于人口留之身後以覆醬瓿徒何為乎玄華銜容藻績以夸丹元冥迷偷以為安羅公知之而不忍告微生獨不能忍且恚且悼竊願有陳而閉鋼堅確牢不可發乃鑽乃齧壞坼以出不然其得見於先生耶且先生之齒三十有四而未嘗以之嚼大肉截大胾芹藻對非柔脆輭美餂之以舌可使咸膏又惡用是三十二齒為哉吾今遠慕造父近效史魚使先生因齒脫而知邁感齒剛而知戒日乾乾乎彌厥

懲乎以躓屬乎聖賢乎則走也有功於先生多矣乃不業賞而以爲戮言未旣劉子惕然大寤酹而醮之書其言以自警

愁鬼言

歲次玄枵律中林鍾北山起雲南溟來風土潤溽暑蒸黴黷而爲虹岑峯先生獨處不懌筋嬾肉緩體倦志鋭形神枯瘁精氣消鑠頹乎岸塌濤爾氷泐口不能言心意迷惑敃敃泯泯若有求而不得龍門子使賈生診之賈生曰異哉乎先生之疾病也若陽非陽若陰非陰汶汶涽涽倏浮忽沉其來無蹤其去無迹吐之不出下之不泄汗之不液針不能刺艾不能灼其在丹元之宮奕靈之室乎龍門子悵而伺于其寢是

夕也玄雲往來月色黯黮淒風吹衣陰氣翳薈颯颯率率怳若有物入自壁隙閃閃魘魘啼啼姝姝肹肹欻欻若滅而沒如有形質龍門子使保兒招而問之曰女何祥也昊蒼默形至靈維人游魂爲変歸鬼伸神女其神耶將德是憑朋覲血食福善禍淫正直聰明享于克誠胡不召而自至蹈機彀而爽德繫其鬼也耶形氣殊途幽顯異致女身安屬女神曷寄冥乎漠乎非我族類胡爲來哉吁可畏乎憎於人也於是其物蛟蛟而前蹮蹮而却睢盱睒睗戴踞戴蹻咿吚嘆嗟而致詞曰我愁鬼也生于昧曠之野而長于嚚厄之鄉其出無朋其動無常其去無方飢無以爲食渴無以爲漿風雨颯淒無以爲居廬霜雪冽冽無以爲衣裳恒體瞿以傴僂惱惽惽其如傷或乃噫氣成城蜃蠹爲陣當之者蒙蒙中之者憒憒巫陽見而哀之爲我請于上帝上帝惻然乃詔符籙審厥衷申命巫陽賜我六窮之符使游人間帝命若曰惟鬼無依將人是依王公大人積德爲基運亨福宏女不可窺猗頓陶朱大屋高垣徐儀守門女不可干達人大觀知命不憂與女異志女不可投赳赳武夫無所畏懼大膽如瓜見女必怒痛痛痁痁載柔載纖旖旎沾黏則不女嫌低首下氣如齊如賊喑嗚涕泗則不女恖女往自擇無有差迍旣得女所順與之處我乃再拜稽首受命以還聿來同志以爲依歸久矣未能得也

閒嘗棄于之虛入子之廬歷相群公下逮僕夫莫不笑語嬉嬉步履舒舒喜色著于眉宇精神滿於身軀諳所尚之鑿枘知不可以與俱於是逡巡却立隻足欲逝微風入耳忽聞謦欬委靡呻吟嘆緩憊帶迫而視之得一人焉華髮半禿發言遲滯舉趾局促頹乎若將殞之墻瘨乎若不食之鶴面瘦蓋瓢肩凋槁木𣫱容不霽晦氣可掬伺而知其岑峯先生也於是因彭矯以見先生于宵寐先生果憐而收我舍我於靈府之中食我以丹田之瓊屑飲我以華池之芳泉方期與我出處以終其天年龍門子大驚亟呼左右提劍擊之其鬼黝然而消乃命賈生發囊傾瓢作大劑以投之岑峯先生汗然汗

出妯然而知詰旦魂返魄定歸神聚氣筋骨植立不知沉疴之去體也

辭

拙逸辭

建業吟讖先以拙逸自名徵予言作拙逸辭以遺之其詞曰

瀼洛先生蓬廬蓽門徑不通人庭不容車與人言如不能發口食已則卧衣敝而不能補帶結而不能解人皆笑之以為拙莫之與往來耀華公子過而問焉朱輪五十乘驪駵騏駱困于枳枸之根登丘而呼先生方熟寐瞿然而起無能取予

其涂窺垝牆而見客公子曰噫悲哉拙乎夫人之生參天與地抱智含仁擬為物先出類超群厥維上聖飛龍九五為民立命大賢以下德各有倫乃渠乃冀以臣以鄰公侯伯子岳牧師長下逮百工農商藝術巫師馬醫莫不有能以用于時吁嗟先生獨何為乎齒髮其生而土石其歸乎先生不吝公子趣翼而前揖而言曰楚國有鳥三年不蜚蜚則冲天三年不鳴鳴則驚人僕聞大巧若拙今夫先生無乃是耶僕也不才五歲誦詩七歲誦書上貫三墳下通百家晨與宵襟晝坐肆樂射御星曆隸首所作方程勾股卜筮農圃孫吳申韓扁鵲俞跗九流六藝靡不究極總角而成弱冠而升為公為卿蹐于王庭是故出則駟馬高車前後塞途入則大屋華堂陳鼎擊鍾銀鞍金絡執鞭以候僕者數百騎通門列肆待僕而食者數百家政令非僕不行法度非僕不立禮樂非僕不作訟獄非僕不决軍旅非僕不治庶民非僕不親賓客非僕不悅賢不肖非僕不能進退君王之心非僕不能一日安于巖廊之上吾願與先生言之先生俯而哈仰而嘆睢盱却立而謝客曰公子過矣吾聞鉛刀不可以割革朽株不可以樹牆王良不御駑駘以驂服而匠石不責樸樕以棟梁公子過矣萬物孟育巧拙參焉巧者為之拙者隨之天之道也故諺有之巧者拙之奴也是故乾鵲拮据鶡鴠養雛蒼鷹搏鹿蠛蠓

食血由此言之豈不信哉是故仲尼多能坐不煖席墨翟雲梯走不黔突豈有他哉巧害之也是故神龜焦于先知渾沌死于鑿竅原伯魯不獲承祀而沈竈產鼃之難亦不與焉巧之與拙何得而何失哉故大禹治水手胼足胝而虞舜之氓皡皡熙熙文王即功日不暇食而周野之蒙不知帝力亦獨何哉巧與拙也今予無所知也而天下之憂無役于予予心無所能也而天下之務無加于予身起而食偃而卧順天之生而無所矯揉焉予之逸也予之拙也子又何所求哉已矣公子君子巧之小人拙之君子勞之小人逸之彼巧而勞此拙而逸再拜謝客塞門不出

雜解

言之中於人也慘於兵故其為身害也甚於殺人夫言之傷人未至於殺也而志在是焉則人之防之為得而不廢書曰惟口出好興戎君子之所以慎其言也畏其興戎也

非所馮而馮焉昧也非所篤而篤焉悔也昧而悔禍其至矣雖憂何及哉詩曰肅肅鴇羽集于苞棘傷之而已矣

君子之所以守其身者禮與樂也禮不及則失其威其敝也侮樂不及則失其惠其敝也殘侮則人陵之殘則人疾之詩曰愍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德也

人各有所能也物各有所庸也非所任而任之事必瑕非所堪而施之功必圮是故有天下未嘗無人也有人未嘗無用也用得其當謂之得人用失其當謂之失人詩曰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古之人所以立而不頓者不失人而已矣

禁民之為不善善也非善之善者也化不善使之為善善之善者也非人之所及也天下無不可化之民也政不至於化不可謂之善也中庸曰夫政也者蒲盧也蒲盧也者果蠃是也詩曰螟蛉有子果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喻民之無不可化也

人有不交而求者必其有所挾也有不約而至者必其有所為也故惟禮可以沮暴惟誠可以破詐易曰有不速之客三

人來敬之終吉君子之所以不自失者謹是而不踰也

人之為觀美者將奚事乎哉型土以為器而縢之知不可以利吾用及其敗也秖足以委吾盛而猶有樂為之者何也詩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鄙之也

虎之在山也隱隱然獄振其穎領人與獸莫不駭也縶而檻之雖咆莫之畏矣易曰困亨有言不信夫既困矣雖默猶恐其及也而有言焉人誰聽之秖重其疑而已矣

衛公子壽詩

予讀春秋傳衛公子壽與其兄爭死之事及詩載馳河廣之篇而深有感焉夫以衛宣公與姜氏之行而生壽及宋桓許穆夫人豈習其家法然哉而制行過人如是民之秉彝不可泯也抑又何多耶以文王太姒之聖而有管蔡霍叔昔人之所謂胎教者非矣宋有雀生鸇殷杞以亡物生非其類人以為妖也人之生不以類若是者其又何耶

夏后氏之郊

祭法曰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鯀固夏后之父也夏后之天下受於舜非受於鯀也禹不得以天下私其父夫鯀以治水績用弗成而舜殛之羽山天下咸服則鯀天下之罪人也故舜之刑非私刑也天刑也以天刑討天下之罪人天下之至公也禹既受舜禪而升其罪人以配天是舜之殛鯀非也夫

鯀之殛獲罪于天天殛之也非舜殛之也奉天討也而以鯀配天是天之殛鯀亦非也一私其父而逆于舜又逆于天天其弗享夏后氏之郊矣禹聖人也而敢為是哉祭法之言非也然則禹之於鯀也如之何曰廟以祭之而已矣

君子非有恭敬則不齊

祭統曰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是非所以語君子也夫君子之所以為德者恭敬而已矣恭敬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故孔子之語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大雅之述文王曰於緝熙敬止又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聖人無一息之不恭且敬何待乎齊齊所以篤其恭敬猶恐

其有未至而致之聖人不自滿假之心也謂之非有大故不齊猶可也謂之非有恭敬則不齊大不可也信斯言也是不齊之時不恭敬矣豈所以語君子哉其悖也甚矣或曰然則所謂不齊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如之何曰其爽同也大抵漢儒記禮之言多駁往往流于文而失于理取其長而去其短可也

文

送窮文

余夢有物兮龍首人身蓬頭鼠目兮其音若啼跳踉啾治兮若遠而覩欻往巷來兮忽笑以嫣覺而異之乃具糗芳糈豆觴過老郭而問之曰是何祥也郭子喟然啓櫝揲蓍叩物而筮之遇困之兌其繇曰困于揄穴中有孤舉跂蹄胡跋躓叉顚其泣嬰如恣睢臞胦孔隙以窺如垢如脂彳亍追隨求速得遅郭子釋筴而笑曰是窮鬼也其為物也入山山空入澤澤荒人而遭之窮不可當載板載襁遣之他方可以無殃余曰苟然矣遣之何居郭子曰子第為之所我請為子遂之余曰唯唯乃致詞曰嗟爾窮鬼兮無處我廬入牕洞朗廓以虛階齋兔頽有圖書兮菹韲糲食鼓輿疏守分自足不求餘汝不可留阻步趍左有蕣蠡右有荼蒿宴縛汝飼老烏嗟爾窮鬼兮無泊我市九衢四達平若砥高樓大屋樹雲起冠裳濟濟

集俊士謀謨折衝格遐迩汝不可往耗儲偫山川靈神歆犧祀盂涂司刑伐爾死嗟爾窮鬼兮無依我城垣櫓睥睨高不可陵濠湟深浚溝以削重門擊柝鐘鼓旬斥堠謹肅列旗旌汝不可往搏妖獰鍵兒披甲眼若星長戈勁箭穿尔形嗟爾窮鬼兮無適我野田疇井井治而不茸禾麻豆麥秸稈積峯蓁蔚叢薮蔭斷嶽畤種祀達方社汝不可往原隰豬朱衣赤郭騎駿馬執汝鉞肉燔其躲嗟爾窮鬼兮無上天高明行健覆入埏轉旋日月照幽玄溫凉噓吹寒暑煎陶冶萬物成歲年汝不可往亂星躔黔黎憑怒施椎鞭破髑碎骨殺爾元嗟爾窮鬼兮無下地博厚載物生育庶類江河順流山岳峙融

結着溭百寶出洪纖悉須各莫位汝不可往坤軸黯黃示土
伯咸寘蕙芟殄尔種灰厥骴嗟尔窮鬼兮無潜于山岩磐石
核立鍵閉丘林陵麓崖植蕃閎隅風氣限夷蠻領雲股雨流
旱乾汝不可往鼓神姦涉暑寒逢毛虎斑噬肩嚼肉流血殷
嗟尔窮鬼兮無入于水大瀛包納川瀆委疏煩洩穢通脉理
魚鹽蠏蝦奏鮮旨蛟鼉龜鼈藏譎詭汝不可往陵谷圮天昊
九頭插九尾磨牙吮血糜爛尔已大泊蕩蕩無涯垠冥冥杳
茫不見人冪冪漠漠混昏晨渴之不盡塵之不堙不耳不苦
淡以淖汝往居之寂無鄰乘騎光景入絪縕保全尔軀絕詬
嗔汝不寤兮減為塵急急如律令

諭甌栝父老文

告甌栝父老皇朝以武德一九有服而不殺燠休滋潤罔有
荼毒至今八十餘年矣父老目不覩旌旗耳不聆鉦鼓茹蔬
飯稻哺孫育子早臥晏眠偃仰坦通無阪有路山涉水不
覩不類誰之賜歟帝德寬大務在休息與百姓安樂太平故
禁網漏而弗備官缺其人偷惰潛生以不能宣德化達壅滯
咎在有司非主上意也今父老子弟不察其故慧者嘵嘵徙
怨于天乘間造釁寇竊弄戈兵蝸訛跳踉曼及艸木禽獸率過
厥生所過所止山夷土赤甚亡謂也百姓無辜籲號于天籲
動天心天子乃授鉞左丞相曰其從便宜死之生之無倚無
頗丞相矜念小民謂不教而誅有辜帝仁詢于庶言知使者
父老鄉里姻戚與父老故無惡為能奉揚朝廷仁恩以啓迪
父老心不迷傷是用發傳俾使者來諭父老與父老各體上
意約束其子弟變極作福以活乃徹屬俾引勿剔惠至渥也
今使者至郡且彌月矣布告已至而父老子弟猶豫未決使
者實愚朴不能測人意而嘗聞大君子之教曰惠迪從逆吉
凶猶影響火生于木厥惟自灼匹夫不可肆況敢觸天子丞
相怒乎大命不僭大恩不再怒可釋不可結亂可已不可長
寘行弗返厥途乃窮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又曰迷復凶
父老念我語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使者雖微丞相命也
惟父老審圖之無自失厥時以貽悔莫及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七終

後學鹿水何鏜編校

銘

尊聞堂銘

皇降恒德我儀愛之情牽物交民鮮克有之卓彼聖哲有開于先弘猷秩昭纘緒維賢凡有所聞恭敬奉持造次必將屋漏勿斁洋洋鬼神虩虩震霆寢斯食斯或敢弗承厥聞伊何關疑擇善辟聖天只克念不遠人亦有聞罔知所擇楊墨仁義乃德之賊亦既擇止罔知所尊郭公善善國丧身亡聞義必為聞過必徙註尊能行是謂君子哉生有堂扁曰尊聞用

宏厥理昭以銘文

敬齋銘 并序

敬齋者篤列圖彥誠所以名其居室也彥誠以科第發身其於敬字之義蓋亦講之熟矣則舉其所知而行焉可也又何必多求乎人之言哉乃勉而為之銘銘曰

莊其外而肅其內璆琚玉佩無顛無昧惟鬼神是對肆遏蹤弗憤以不越截以求無有悔

奎上人耘杖銘

奎上人得古藤以為杖而置鋤焉將以兩其用也名之曰耘杖而劉基為之銘曰

罾可以取魚而不可以繋鷙帶可以繋襦而不可以貫珠孰眇其瑕而多乃需既予老是扶又薉莽之除俾康勿趄以弗迷厥塗杖乎杖乎歲月逝夫子也予俱

朱伯言硯銘

磐而容既澤既磐俾椎以為錞克相予工厥惟爾庸予所弗工維予之悾悾式亟沒以攻無貽爾愕

紹興能仁寺鍾銘 并序

㴝翁禪師既住大能仁寺之明年新鑄大鐘成括蒼劉基銘之曰

赤堇之金耶溪之銅弗鍔弗鋒而以為吾鐘擬之鎧鎧厐幽

不通以暢八風闓陰闢陽式賛化功於萬億年與皇家相為無窮

醒齋銘 并序

醒齋者蓬君德芳所以自名其居室也蓬君少嗜酒數為酒所困一旦忽思古人之所以丧其身覆其家者大率多於酒遂絕旨酒而以醒齋署其居用以朝夕警省而杜其欲於将萌也括蒼劉基聞而喜其善脩慝也故為之銘使揭于楣且以堅其志銘曰

禹疏儀狄柢承虞帝湯儆酣歌用求厥世維衛武公初筵有詩年踰九十令聞不窮在魯仲尼酒不及亂範模萬古命父

弥聚羲和湎淫僑后徂征楚國沓醉鄢郢榛荊次公比闕仲
孺東市衽詼酗罵身戮家毀吾以是知耶昭生于愰愰而慣
慣出于寘寘劉矐受執孔融被刑莫不因此以殘其形古稱
覆轍後車勿蹈有縱弗防禍生所好人孰無過弗改維咎知
過而改何過之有維敬與怠狂哲攸分敬醒則存不醒則昏
于嗟蘧君以我諄諄止爾醺醺有酤弗芸視此銘文

玉兎泉銘并序

自古有以勢軋天下鉗人口使和己者鮮不由細微以及
大此姦人之素能也故高之馬莽之祥瑞惟其言而莫之
違然後大詐行而大欲得矣秦檜之事宋高宗也以岳將

軍之武之忠且排搆之殺其身以及其子友以為功而宋
之君臣莫不從其指則亦何求而不得哉王兎之泉以清
美為建業城中第一豈昔顯而今堙者檜嘗貞知之耶或有
善察土脉工穿井之術者密以語檜而神之以白兎耶則
皆不可知也夫檜之罔民設詐豈下於高莽哉白兎之是
非無關天下之大事是故賢人君子忽之而莫與較於是
乎鄙夫謟子遂探其意而夸之以為佞是蓋不足辯也金
華張孟兼憫泉之芳潔為姦人所汚而銘以雪其寃愛物
之良心也予亦悲之為之作後王兎泉銘銘曰
嗚呼泉乎夫何辜爲檜所汚世無吳隱之孰昭其誣嗚呼泉
乎尼父大聖猶言其主瘠環與癰疽白兎之傳夫何傷於尒
歟檜死為蛆泉潔自如我作銘詩聚惑斯祛嗚呼泉乎終古
弗渝

王原實裕齋銘

會稽王原實以裕名其齋括蒼劉基為之銘曰
寬而舒綽綽乎有餘佩裾與與有容弗据德人之閒過者式

諸

頌

梅頌并序

吳興莘仲文築室花谿之上環植梅焉命之曰梅花之莊

予與仲文交敬其好學而知德也知其有取於物不徒矣
乃效屈子頌橘之體而作頌曰
朱才之秀梅實碩兮含章而貞受命獨兮扶疎蕭森清以直
兮玄冰沍寒不撓其節兮玉之潔兮爽之特兮閟而發兮芳
郁烈兮黃中絳跗美而完兮麗而不淫物莫能干兮及棠夏
實含陰陽兮青黃異離以和羹兮文質彬彬德之儀兮君子
之象君子之宜兮

箴

順齋箴為夏仲琛作

二儀茫茫繄理是物判以兩途維逆與順理之所在漠乎無

形曷予求之即事以明利劍吹毛不柄之待北鍊適辱徒光何為堯舜理物因利除惡鯀堙洪水彝倫攸斁勢順則強氣順則舒天地順動百度弗渝待時而行處順以守君子作箴敢告左右

守口如瓶箴

吳君以時書守口如瓶以自警徵予言為作箴曰

維人有口瓶亦有口瓶口弗守喪厥受人口弗守速厥咎口乎口乎其禍福之門而一身之樞紐乎人有瓶也尚克固之胡然有口而不知度之維言如泉維口如隄有出弗稽為河為谿激石揚泥追不可回故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又曰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守口如瓶末矢勿諼

敬齋箴并序

蒙古氏宗道之先出自山西而以儒世其家故名其燕居之室曰敬齋載世德也先正有言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敬也者其萬事之根本與故聖人之語君子惟曰脩己以敬故禹湯以克敬而王桀紂以不敬而亡自天子至于庶人豈有異哉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又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敬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宗道勉乎哉克念作聖敬而已矣作敬齋箴其詞曰

心敬則存而不敬則昏事敬則立而不敬則踣克臧自我否臧自我如之何以可維謹維專式莊弗僈臧之淵淵出之虔虔俾中不偏有握勿捐既悠既堅無不顯或從無息弗荒熟之者聖守之者賢故曰敬勝則吉怠勝則凶敬而無失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事神治民舍是無術是用作箴以謹蒸祀

官箴上

維天生民儳儳蚩蚩有欲罔制殖豹貐螭爰立之君載作之師式養式教毋汩秉彝毋斁爾司牧代君撫綏君祿我食君本我施邦本弗固庶事咸墮受寄匪輕敢不蕭恪治民奚先字之以慈有頑弗迪警之以威振惰興勤拯艱息疲疾病顛連

我扶我持禁暴戢姦損贏益虧如農植苗晝夜孜孜旁蹊旱澇無容稗秕如良執輿順以導之無俾旋濘攬策以馭慈匪予愛帝命溥將威匪予憎國有恒規弱不可陵愚不可欺剛不可畏媚不可隨無取我便寘人于危無避我謗見義不為天鑒孔昭民各有思惠之斯懷推之乃離譽不可驕吝惡滿歌謗不可懟退省吾私人有恒言視民如兒無反厥好以暴予知是用作箴敢告執轡

官箴中

在昔隆古分封國都付之以民俾養勿瘏上下協心各保乃區明庶考績昭式範模秦廢聖制代德以狙刀筆之權始歸

吏胥弄法舞文聾癡聾愚流波至今一任簿書行立公庭如
鴈如鳧我欲是求我利是趨摩揣官情以逞覬覦官惟好貨
我丼以直官惟好名我逢以諛官惟長嫌我疑以汙官惟好
情我淫以娛官惟好猜或以多途官惟好威道以相撼語黙
有為俯仰有須覘容察辭助忿乘愉法度盈口奸邪滿腹蠱
智迷昧政蕭酒泚俾好作惡以紫為朱未獲官心媚嫗儒儒
亦既獲止如登天衢敚凡民士憑陵里閭惡積禍來官與之
俱人有恒言遇吏如奴堅防固閑猶恐或癡矧曰聽之百姓
何辜是用作箴敢告僕夫

官箴下

無謂余明人莫能昧離婁善察不識其背無謂予能人莫敢
欺校人烹魚子產弗知立事惟公竭詐惟誠小節勿固小慧
勿行無矜我廉守所當為無沽我名以生衆疑何以簡訟决
之使通何以弭貪慎檢乃躬去讒斥佞遠吏近民待人以寬
律己以勤無咎人弗信恍至斯乎無患人不聞惟德不孤德
以進善威以挫姦德不可偏威不可煩無謂彼富我必極之
無謂彼貧我必直之持心如衡以理為平無為避嫌以縱無
情人有恒言為臣不易是用作箴敢告有位

贊

靈峰寺植木贊

靈峰寺有松杏與樸並植焉劉子見而感之為作贊曰
杏葉葱芊有子可以實籩松枝扶疎有茶可以引年樸狀如
樗叢蒙所芽擁腫液髓不可以鑴胡並植于庭混厥醜妍明
堂求材覬趨爾先松伐杏割樸獨兇然嗚呼樸乎孰女之憐
維女之全抑棄於人乃獲乎天耶

畫龍贊

麟其角蒼其鱗蚴蟉其身胡為乎而神至陽之精健與天倫
形而求之惡識其真于嗟龍兮

碑銘

北嶺將軍廟碑

諸暨東北百里為蕭山縣其山曰北幹之山浙水帶其陰湘
湖匯其陽東望會稽至于大海日之所出其上為星紀婺女
之辰故其神為甚靈能祛疫癘作雲雨人有所祈必應故立
廟于其山尊其神曰北幹將軍歲時祠焉宋徽宗時方臘反
睦州自睦入杭具舟將渡江吏民大怖相率禱于神比寇至
即有風迎其舟且見甲士列岸上甚衆乃止不敢渡寇平知
越州劉韐上其事于朝賜額曰武佑廟後封顯應侯再封靈
順顯應侯有元至正十二年妖賊入江浙行省烽火通于蕭
山百姓驚竄令丞皆空主簿趙君某至縣甫八日即自杜西
興募民備禦而江上守兵甚寡弱無賴子競起為劫且應賊

衆洶懼君詣廟卜于神神許之吉衆心稍安君乃分遣人措
無賴子為拗者悉誅之有自賊中來言賊欲遣兵攻浙東見
江岸列甲卒旗幟如睦冠欲渡時以故畏憚無東心及賊退
邑人皆德趙君趙君曰吁茲惟神之功予何補焉明年夏大
旱君往禱又輒得雨衆益信神之靈而大敬趙君之能以誠
感神也廟在山之岡歲久朽壞惟神所居室獨存君每至廟
謁念無以報神貺乃以其俸錢作新廟邑人亦大喜爭致助
焉十有五年春廟成為堂三間三門兩廡像設器用無所不
備惟所獨存室仍其舊飾以垣墉甃以瓦石植以嘉木丹堊
煇映吏民趨走承祀益肅以虔時三月壬寅予自杭還越過

蕭山而廟適成故趙君請予記按祭法有能禦大災捍大患
則祀之今神能降雨澤蘇枯槁又能陰力却賊以能保全其
民物所謂禦災捍患孰有大於是者廟而祀之誰曰不宜趙
君能愛其民故能以敬事神而獲其佑可尚也矣予故喜而
為序其事復為之歌俾祀神焉其詞曰青山兮嶙峋綠蘿合
煙兮樹木稠望夫君兮悵悠悠蔽冏寂寥兮使我心愁雷為
車兮雲為馬輕霞動兮江色赭神之來兮風振野吹竹兮彈
絲女巫舞兮紛陸離蕙芬醴兮蕩漾粢留靈儐兮牢既犧驅
驅蠻兮逐狼虎弭毒沴兮時暘雨禾麻成兮息桴鼓物既備
兮禮無愆怨和熙洽兮洞淵玄為城為堡兮式恒且堅保佑我
民兮無以永年

嘉興路重脩陸宣公書院碑銘

士有以一身任社稷之安危一言廻天下之趨嚮蓋其智足
以識事機其誠足以動人心故能出入危邦扶持庸君寵之
而不阿違之而弗懟知有國而不知有其身若是真可謂大
臣矣孔子稱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其或先蒙君之知而
期盡心以報效知禍而不避知難而不止若唐陸宣公者其
去就雖殊而其致一也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宣公以
之吾嘗怪唐德宗以猜防小智行多欲之私信讒邪如心膂
視貨賄為性命臨患難則姑息一施處安佚則嫌疑百出以

致藩臣叛命士卒離心播遷困厄而卒不亡及觀唐史稱其
出居艱阻之時謀猷參決一出于公又稱奉天所下詔書雖
武夫悍卒無不流涕多公所為然後知其得人以扶持也昔
者隨有季梁不滅于楚衛成公有甯武子不死于晉無競維
人不然殆哉況公之言德宗不盡用也而僅用其一二猶足
以轉危為安易敗為功使其能舉國以聽公周宣漢光不難
繼矣惜乎其中信用群小而棄公也公歿而奏議行於天下
今天下之言時務論政事者莫不宗之然則公之志雖覺屈
于一時而終伸於萬世公之言雖不能以審時君而足以淑
後人則亦可以無憾矣夫公浙西之嘉興人今嘉興郡學舊有

公祠其詳見于呂公祖謙之記而郡城之東舊藏湖上又有宣公書院其地有橋曰宣公橋故老相傳宣公實生于此故於此立祠以祀公至宋景定癸亥始以祠堂為書院丙子之歲書院延燎于兵而公像故存衆白郡迎置于太初堂因以堂為書院大德九年濟南趙侯曾為山長病其簡陋始改作之其詳見于牟公巘之記自是城東故址遂廢為墟泰定中有僧賄學官請佃而建庵焉後至元二年庵又地復于書院是歲六月其僧復賄有司掤庵如故山長雖爭之弗能得也至正十四年宣徽院判海岱劉公貞受命為嘉興路總管至則首治學校之闕顧書院陋且朽欲新之而址隘弗稱乃用推

官方君道壑言命所司督其僧撤庵歸地復建書院其中為先聖廟兩廡儀門東西櫺亭靈星之門具其西為宣公祠祠西為室東鄉以祀郡之先賢其外為三門廟東為講堂其前軒仍舊扁曰仁義之堂以藏宣公奏議謂其言無非仁義也西齋以延師教弟子又增買傍地若干畝以益庖廩庖廚倉湢各得其所將成而公改除海道萬戶於是以屬之方君方君力贊成之經始于至正十四年四月竣事于十五年二月董其役者嘉興縣丞菩慶路吏施淵顧選及前山長王玭任奔走者直學張惟仁學吏沈儁也既成使請記于劉基惟孔子明王道以教萬世宣公學孔子者也故其術業一本王道

昔人以宣公祠為書院有以也夫劉公用方君言撤浮屠以復書院可謂能排異端植正道者有功於世教矣於是乎序而銘之曰孔子大聖不遇于時既沒之後為萬世師宣公大賢忠而見疑降及異代人以為規有德無位用無所施用而弗信惟禍之隨詭遇有獲君子弗為身黜道光雖止不廢郡守孔良百廢咸支爰崇其官又嚴乃祠俾民觀者式是令儀勿替後人尚求無斁

墓誌銘

劉顯仁墓誌銘

至正八年予初寓臨安交友未盡識也求士於天台陶中立

得四明劉顯仁焉與之交侃侃如也時杭學教導職廢不擇有學行輒介有權力者或以賄營為之既弗稱皆惶懼自退郡因令教官選文學之士不奔競者具禮往致聘顯仁與焉顯仁曰吾心實不樂為此今郡守以禮招予予當為斯文一出然不能久也居數月竟以父病辭去明年乃以詩經領鄉貢弗偶于春官歸侍父館海寧州賈希賢之義塾明年七月得暍疾疾二十日卒且卒無他言惟以父老弗克養為恨顯仁名子青家世居四明之黃甘里曾祖諱三聘祖諱圖南仕宋為秘書校勘官父名景元讀書作文為鄉先生母舒氏娶史氏無子先顯仁五年卒顯仁既卒乃以鄉貢進士除書院

山長顥仁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有詩文若干篇顥仁家甚貧而性耿介寡所與交其平生之最相知者陶凱中立賈執中希賢及某是為銘銘曰

行成而不競學成而不及仕猶有老父而無嗣子嗚呼其死自古有此命也匪咎

海寧應和卿墓誌銘

四明劉顥仁病篤遺言于其叔父景儀以其友人應和卿之墓俾求銘于劉基曰先生知予心信予言且無妄許可於人其為言必當書於後應君長者生與予交沒予不得誌必屬之先生先生當不我遺以不朽我友我其無憾矣明日顥

仁卒景儀來致其言嗚呼以顥仁之才之德予方期其用于世以澤夫人乃弗克遂以死痛何如哉尚忍銘其友之墓雖然不可辭也遂涕泣而銘之謹按君姓應氏闕禮其名而和卿其字也應與邢晉同本於周武王之穆後因國為氏有二望者以文章名于漢魏君之所自出也今杭之屬州曰海寧鄉曰長平里曰黃尚君之所居也曾祖某祖某父某君之世也鄒氏君之母也沈氏君之妻也曰元亨文彬元善君之子也妙靖適郭某君之女也曰釋曰某某君之孫也幼失母氏育于祖母周以成人君之命于天也勤于田儉于家孝于親睦于鄉不用勢以陵人君之脩于身也故宋咸淳甲戌二月二十有二日君生之辰也有元至正辛卯五月四日君卒之日也四百六十有五甲子君之壽也海寧州長平里之草營岡君之墓也至正辛卯某月某日葬之日也銘之者括蒼劉基也銘曰

彼夸之願孶騰蹙隨此遂之足視忽趾觸弗逐弗奪孰或予加不夭其全夫復何嗟

紫虛觀道士吳梅澗墓誌銘

括有高士吳先生諱自福字梅澗舊為吳興人其先評事公感因仕家于括其子孫遂為括人五世祖安國故宋釋褐第二人歷官至太常少卿使金國不屈節高祖授承節郎安撫

使司將領復使金國曾祖嗣英迪功郎祖有光父艮之皆不仕先生生而敏慧好清淨不從群兒嬉父母甚器異之謂其有仙風道骨稍長遂命入紫虛觀從葉邦彥先生為道士讀道德黃庭咸通其大旨及長德行愈著自達官貴人以至于市里細民無不敬愛天師正一真人聞其名授號崇德清脩凝妙法師玄教宗師亦昇號教門高士金闕紫衣主領觀事先是觀燬于兵繼作極草率及先生領事乃重脩三清殿建藏室新作山門既成復建通明寶閣以祇奉昊天上帝其下為演法堂於是觀宇煥新山水為之增氣先生之力也先生性孝友能愛人親去其居半舍二親在時必日親覲省奉其

旨不匱親沒喪葬皆如禮與其兄相游處每眷眷不忍舍二
弟早死則撫育其孤周恤其空乏無少間其兄之二子能讀
書則蚤夜勉之曰吾家世簪纓更值時變門戶寖衰吾已委
身方外不復能力學以續先緒其責皆在女女惟勿懈尚克
遂吾願既而世昌中乙亥鄉貢世德中丁亥乙榜如先生志
焉先生又自名其室曰知止客至輒邀坐具酒食不極歡不
已同門陳樵隱老病先生躬為奉湯藥侍寢興數歲猶一日
及卒為治喪葬曲盡其情凡其他所為大槩類此故領袖教
門垂五十年大小咸敬服無間言至正十五年冬十月丙申
卒年七十有五弟子王君釆先先生二年卒於是君釆之弟

子梁惟適及惟適之弟子王有大相與奉柩葬于觀之南岡
是歲十有一月丁亥日也某年未弱冠時讀書括城中聞紫
虛山水之嘉因從數朋友往游之先生先生即束帶出與偕
游過一所必指曰此某所此舊為某所今為某作於其人實
某時無不識且悉游畢登肴速觴主僕皆酣飫乃送至溪滸
無毫忽怠慢意其後每與客往先生輒相待如初蓋是時鄉
里之稱仁德長者莫不曰吳先生焉丙子之歲某宦游他方
不獲復見先生今年春歸括而先生已矣不亦傷哉於是其
已七月而惟適持世昌狀來請銘某既家先生知弗敢辭乃
為之銘銘曰

惟吳之先自周出弟兄來東開邑國支分蔓延綿厥緒長沙
保民有功績河南治平為第一前有季英後處默安棲高業
食氷蘖發華章在文籍賢良代生莫其述孫章真人純孝
德以朝渡水神輔翼公然飛升當白日於休先生發往躅保合
至真去汙濁收藏精神歸閒寂金蛇守門遺皇極二六益一
靈降質龍離于羊牝馬逸大衍之半返沖漠好溪南陵高以
蔚少微四星光景接其上有松下有栢中有佳城錮以石地
久天長保玄宅

吳孟思墓誌銘

至正十五年春三月濮陽吳孟思卒其冬十有一月翰林待

制致仕中書公以子昭來泣拜于劉基曰公乃代之言曰昭
之先人以文學出入縉紳間縉紳之士揚名當世者無不與
交游先生所知也今死而家無貲不能求名于大官請以屬
先生基居杭時嘗與孟思游而善故不能讓而誌之曰君諱
叡字孟思先世家濮陽譜亡莫詳其系六世祖忠仕宋為殿
前司統制官靖康之難從高宗南渡江始居杭州高祖允昌
宋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曾祖佐承信郎御前東庫使祖清
成忠郎殿前都指揮使父埴以京官子弟恩授迪功郎至元
十三年宋亡幼主歸命凡趙氏及其臣僚之子姪咸北覲京
師迪功與焉留十餘年復歸于杭配王氏生子三人孟思其

長也孟思少好學工翰墨尤精篆隸凡歷代古文款識制度
無不考究得其要妙下筆初若不經意而動合矩度識者謂
吳子行先生趙文敏公不能過也故四方來求書者日衆出
輒為好事者邀止止或彌年月去則隨所至有足摩踵孟思
悉應接不倦孟思事父母甚孝母王氏先卒越二十有六年
而父卒年八十有九家無恒産而衣衾咸得盡禮二弟皆仰
給孟思孟思又好賓客樂周急故金帛日至而篋常無儲是
歳以疾卒于崑山州之寓舍年五十有八歸葬于湖州武康
縣之封禺山從先域也配徐氏先二十有四年卒至是而合
葬焉子一人即昭也孟思為人外不與物忤而內甚剛介所

交多達官而略無求薦進貲官號曰雲濤散人所著述有雲
濤萃稾說文續釋集古印譜傳于世銘曰
孰成其名而不俊其齡維家弗寘以錄厥貞有攸冐徵昭以
斯銘

王子明墓誌銘

君諱坦字子明姓王氏其先會稽人由會稽徙括之麗水曰
玉溪居焉故遂為括人曾祖森祖杞父傑皆隱不仕守分務
本以致蕃裕君貌峻整而心坦夷善居室州閭族人無不敬
信能與人交時賢大夫如胡公汲仲趙公子昂李公仲賓皆
相好諸書務知大義常曰士生不獲罪於親戚鄉黨使得自

娛于一丘一壑足矣寵榮權利非吾願也至正十五年九月
日以疾卒年五十有九且卒命其子曰我家世儒者我死女
當以時斂葬我毋越禮毋用釋道士以違聖人教且誣辱我
配劉氏先四年卒年五十有七以某年某月日合葬于戴村
先塋之側子二人長曰珫其次曰璡璡早死君卒之明年君
之從弟壎以珫來泣拜于劉基請銘其墓且曰吾兄有才學
宜用世澤物乃閟不顯斯為可憾基曰不然洪範稱人之福
有五民鮮能兼也今君年六十不滿一不為夭有田宅以足
衣食不為貧守己而不惡於人不為無德世治而生世亂而
死生不見戈兵而死在正寢不為不幸夫何憾乃為之銘曰

生不勞其形而以善名死不離于否克全弗毀誰如其祉以
畀孫子

處州路教授吳府君夫人梁氏墓誌銘

夫人姓梁氏處州麗水縣人也五世祖汝嘉宋建炎初知常
州武進縣高宗南渡至常官吏皆散走公獨不去由是見知
升通判州事累遷户部侍郎言金人難與和親及東京留守
孟庾不可任用忤用事臣意進權户部尚書而諷言者彈之
未幾金果背約孟庾以東京降如其言終寶文閣學士右通
議大夫致仕追贈少師爵縉雲郡公曾祖潾宋朝奉郎通判
平江府事祖梓父榮國好學有文值世變不仕母蔣氏宋文

林郎常德府龍陽縣丞昕之女也夫人年二十八嫁為令將仕郎處州路教授吳君虎孫妻吳君先卒卒後二十年是為至正九年而夫人以其年九月壬戌卒年八十十月己酉祔瘞于教授君之墓墓在青田縣鳴鶴鄉之擇山子男二人長士弘次士毅士毅早卒女二人長亦早卒次適葉誥孫男三人支生本生棣生女二人夫人能讀書每暇日必召子孫立堂下講經史大義亹亹不倦故其子若孫皆讀書為儒者銘曰

維梁之先因國為姓叔魚師孔侯封于乘統守九江蛛著七序政既可稱古亦有緒伯鸞清節文貞絕孝賢良代生可則

可效侃侃夫人少師之孫載其靜壹以配儒門儒門有秩淑人是宜兢兢婦道媞媞母儀孝慈既脩壽考以寧詩書之訓子孫是承擇山之原其土孔阜既安厥靈必大乃後

陳處士墓誌銘

處士姓陳氏名華字希尹世為處州麗水縣之來儀鄉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守分樂善以繼承其家業故世以德稱于州里至處士而家益裕行益謹推餘濟急雖數不吝邑舊有通濟堰溉四鄉民田幾二千頃遇旱勞壅泄必先出己資倡事皇慶癸丑水壞堤數十丈鄉人大感處士竭力冒寒暑董役三年乃完蓋未嘗矜其勞為至順庚午某月某日卒年六十有一其卒之月日又其生之月日也娶葉氏後十有五年卒年七十有一至正癸巳四月丙辰合葬于其鄉吳阬之原子男四人女一人孫男九人曾孫男十人可謂昌盛蕃衍有後也已銘曰

既蘇既寧胡為乎公卿位不酬其德多而孫子克紹乃祉垂于萬祀

陳司戶墓誌銘

故宋平江府司戶參軍陳公以有元至元三十一年二月癸亥卒葬于麗水縣和樂鄉太平里曰浯溪大峯之山至正十七年郡人季仁壽始撫其世系行事以為狀而青田劉基為

之誌及銘其誌曰陳氏上世居光州固始縣唐兵部侍郎勳始遷福唐其子孫再世仕閩遂留為閩人至宋有諱敍者幼以孝聞人稱之曰孝童及長有學行累徵不起敍生岳州教授報報生湖南運使禾累贈金紫光祿大夫位特進公高祖也是始居龍泉為處州人是生右儒林郎長沙縣丞輝長沙生左承節郎江東總領所幹辦公事堉堉生鏜官左宣教郎兩浙西路安撫使司主管書寫機宜文字公父也公諱浩一諱汶字養浩少孤母夫人葉氏親課之讀書比長通易春秋百家子史知天文曆數之學寶祐丙辰以祖澤補將仕郎趙葵馬光祖交薦授錢塘尉不就景定辛酉呂文德制置荊湖

辟椎郢州司理咸淳辛未陳仲微薦除紹興文學宮俱不就後四年甲戌銓授迪功郎平江府司户參軍時潛說友安撫浙西彊起之未幾以印氏殺人事忤賈丞相遂解歸鄉里卒年五十有一夫人潘氏葉夫人後司户十六年卒而夫人奉養克盡孝道子男四人長椿從仕郎汀州路總管府知事次梓鄉次相鄉出為叔父後次松鄉早世女二人長適將仕郎廣東道肅政廉訪司照磨潘弼孫男二人娶杭州路豐衍倉大使燫處州路醫學録曾孫男四人女三人其銘曰昔周大姬女胡公祀虞侯封于陳死丘是都其後子孫為齊楚大夫因國立氏實蕃實有閱秦漢魏晉宋齊以祖勳有德言代有

不乏顯先開梁王于南隅涉隋唐宋支分葉散有自光徙閩來宅括區踵屬班聯為鄉為儒歷世滿五是維司户未及成人而失所怙服膺母訓不憚勤苦博貫經史斐聲庠序而弗競弗求篤信好古薦辟數不就不違母所參軍小試匪溺簪組不悖法以附勢權臣是忤拂衣長辭歸臥鄉土遂自龍泉移家城府韜光履素和樂翊翊鄰有赤子貧弗能舉我呼俾鞠之卒續厥緒里有墓廬為強暴奪取我資俾直之爰復乃宇姻巨室之嗣請後勿與曰鬼不歆異姓敢僭而祖父惟歿先厥母痛摧肝腑幸有子有孫克承克敘俾母壽以康如子與處居溪之旁其原膴膴其兆孔安其澤孔溥立石鐫銘百世循覩

處州分元帥府同知副都元帥石末公德政碑頌

至正十六年季春月九日予自杭歸至處處父老率其子弟進道言分元帥府同知副都元帥石末公政德曰往微公吾聚已為墟今微公吾屬已為菹生我者天而活我者公君其知乎予曰然如父老言夏五月豪酋既来納款父老又率其子弟造予庭言曰石末公邦家之干城庶民之父母也父母鞠子罔不殫厥誠厥子雖冥亦鮮不念覆育恩寘由中惟公有大造于我州肆我民誕軫恤于心曰曷以報公願繪公像于祠且勒石紀公功用示于州人子子孫孫俾勿忘請為之

文予謝弗能父老進曰君以丞相命布宣天子德威既協于遠人旌庸録勳當不憚為石末公忠安我民不伐不矜君實知之鑿于庶言式克有徵俾丞相心以勸後人特惟至公予弗敢辭乃敍其實而繼以文謹按公姓石末氏名其舊爲契丹人其先御史大夫以黑軍功太祖皇帝開國滅金為大勳臣有傳在史官四世祖昭毅大將軍事世祖皇帝受命南伐克襄樊有功定爵三品為沿海萬户佩虎符鎮處婺由是居江南好讀書工文章元統中襲爵鎮守處州大得軍民心居數歲以爵讓于弟而退處天台山中至正十二年福建妖賊入處之龍泉處婺大震憲司趣起公領征討事公至龍泉豪

鄉兵擊賊走之未幾賊復入慶元公進屯查田使人購其徒為應賊遂撓敗公乘勝掩擊俘斬千計遂復慶元進攻建寧之松溪政和皆克之處州平公乃還歸天台十四年海賊復叛行省憲司又以副元帥起公分府台州公辭不得已乃命鄉民作保伍團結拒要害使賊不敢輙登岸乃聚糧訓兵以圖進討其夏六月朝廷用舊議立巡海道官所以防賊賊乃復請降帥其屬徒衞漕運至京師而妖人黄甘堂復扇動黄岩民以報讎為名聚衆搆亂公以計收其渠首六人斬之餘黨皆散為民台州平行省又檄公分府處州時處之屬縣皆有賊松陽遂昌在上游去郡最近冬十月公帥師進討至寳

定而黄壇賊大出焚民居火照山谷公分兵守寳定自將麾下還城而賊已薄河津欲渡先是沿海軍悉發往江東城中留者不滿數百人又太半老弱公夜部分居民丁壯出拒戰斬不用命者三人衆乃齊奮賊止不敢渡時沿海軍有自江東逃歸者六十餘人公召謂曰女輩能破賊吾當原女罪皆拜曰諾即遣渡木擊賊賊敗走明日退去處州舊有城後壞不脩遺趾無没無捍蔽故百姓尤恟懼會縉雲人又叛從賊焚發之永康及台之仙居於是處州四面戒嚴乃議浚湟築城而官倉庫盡空晝夜經畫勸勉商賈大家和集其小民俾効力輸貲咸從無違審勞相方商工度材公悉親之官吏左右無容私焉由是雖勞而無怨者義兵部長吳成帥衆討縉雲賊中途不進乃大掠民財以歸謀亂城中公測知其意即召與計事絆斬之併捕其黨則皆授兵給糧將作矣民大驚以為神十有二月公所募義士合擊松陽賊大破之殺其酋餘衆乞降松陽遂昌悉平今予以行省檄與公同議招輯事比至而公處置已各得其當因悉遵公行於是七縣豪酋相繼納款公之力也人謂公生太平時與縉紳為文墨交儕彬彬然儒者也及其臨事變則智勇奮發速不失機撫循士民則仁慈豈弟惠無不及可謂有用之奇才矣觀其鎮一州未及朞月而功効若是使得制方面專且久盜賊何足平哉

予既敬公德又重父老請於是從輿情而頌之美既往以期將來也頌曰

維木在山愈久彌長維德在人愈遠彌光公載世勳來鎮有方佩符植桓出師洸洸謀先鬼神雷行電翔旌旗所指百怪走藏既剪我棘爰固我彊風雨我廬公樹之墻雪霜我膚公被之裳晨昏起居婦拜兒蹐有聚弗睽公賜溥將民愚而靈群祝孔祥祝公于天錫公壽昌如川源源如岳將將於千億年悠哉勿忘

連珠

擬連珠六十八首

蓋聞空谷來風谷不與風期而風自至深山國木山不與木
約而木自生是故福不可徼德盛則集功不可幸人歸則成
蓋聞志大業者必擇所任抱太器者必擇所投是以梁江湖
不取蝤殘之木鈎鯨鯢不適雨盈之溝
蓋聞急雨之漲可以決山及其息也得坻則止怒馬之奔可
以趍蟄及其僨也歷坎而躓是以長平之威報在鉅鹿會稽
之勝終于姑蘇
蓋聞身無恒守勢窮則屈心無定主情急則覩是以失時之
言每多謙己墮井之呼不暇擇人
蓋聞石不亂玉惟瑊功為能亂玉梟不混鳳惟鸕鷀為能混

鳳故妖聲冶色君子遠之必嚴偽行辯言聖人從之必痛
蓋聞鑒能照物翳之以塵則不可照水能瀞物淆之以泥則
不可瀞故身明明斯可以使人明明政綫綫不可以責人綫
綫
蓋聞神龍未雲泑淵淪而無鬥凡魚得水罣罔罟而莫知是
故聖哲識時以遠悔吝愚蒙競利以冒傾危
蓋聞物無全材適用為可材無棄用擇可惟長故一目之人
可使視準五毒之石可使潰瘍是以樵苴治師智勇貪愚咸
宜其任公輸搆廈棟梁枅棁各得其良
蓋聞神龍可豢而不能使之去木飛黃可駕而不能使之捕

貍是故舍人之能而強之以其所不能則叛奪人之好而遺
之以其不好則離
蓋聞民情本質文過則偽人道本直應佚則傾是故聖人制
禮因自然之序哲士用智利不息之貞
蓋聞覩形于聲未必見形求實于名未必得實是故飄風不
可以調宮商巧婦不可以為家室
蓋聞物有甘苦嘗之者識道有夷險履之者知是以宴安日
久詰戎兵而聽者忽忽老成人喪語典刑而聞者嗤嗤
蓋聞物無專美用之者貴人有異欲諧之者從故冠緌不可
以服鹿而轡鞚不可以馭龍是以合抱之松無庸於埤人之

國若贅之繭見棄於髁髖之邦
蓋聞千斤之象不惴虎而惴鼠三寸之蝎不畏棘而畏松是
以制必取其所畏防必究其所容故能不震而威于斧鉞不
勞而固于垣墉
蓋聞國不自富民足則富君不自強士多則強故娟嫉之人
庸則士隱而君獨措克之吏進則民夷而國傷
蓋聞春原之草拔盡復生夏廚之蠅驅去還集故時未至不
可以彊爭勢方來不可以力戰是以善撲火者不迎其烟善
防水者不當其急
蓋聞萬物並育不齊其用而各有用五氣迭運不同其功而

皆成功故良珠夜光不假燄于明燭秋華發彩不爭榮於春
風
蓋聞魚無定止淵深則歸鳥無定棲林茂則赴故以道養賢
則四方之民聽聲而來以德養民則四方之賢望風而慕
蓋聞剔大蠹者木必鑿去大姦者國必傷是故剖腹滌腸不
如無病決躁解脫不若豫防
蓋聞日月勞其軀而寒暑成君相勞其心而天地位是故宵
衣旰食大舜所以致其憂手胼足胝神禹所以忘其貴
蓋聞仁暴殊途非暴無以為仁之啓愁恩異路非愁無以為
恩之資是以赤日流金嘉樹之陰穆若玄冰裂石春陽之德

煦如
蓋聞制萬變者在乎專察萬微者在乎定故衆輻寄身于一
轂而衆物納形于一鏡是以人心無貳而鬼神不違王言如
綸而兆民悉聽
蓋聞勢有所構則小柔可以服大力形有所格則大猛不能
破小堅是故食人之虎不能吞一蝟牽羊之綆可以御九犍
蓋聞太陽未升爝火與流螢並照繁霜未降蕣花與小草同
姸是以蛟蛩之市不可以稱有國稊稗之秋不可以言有年
蓋聞冬華之木春不必實早慧之子年不必壽故良工鑄金
忌其踴冶智士懷材貴乎藏秀

蓋聞植善傾惡天道之定好安惡危人性之常是以順天之
道則人歸而王逆人之性則天怒而亡故伐罪弔民而周祚
延于孫子輿徑樹怨而秦禍發于蕭墻
蓋聞拂雲之松生于一豆之實吞壑之魚穿于一絲之溜是
以忽細事者禍必盈輕小敵者亡必驟
蓋聞善賈者不壅其貨善治者不壅其民故政壅則奸生于
國氣壅則殃生于身是以山澤不壅而雨暘時若天地不壅
而人物皆春
蓋聞大明普照鴟梟惡其眛目毒霧揚氛蝮蛇喜其得時是
以堯舜至仁而三苗不服桀紂極惡而多罪皆歸

蓋聞執駭馬者不與並乘敝危舟者不與同濟是故止鬪而
平其氣則爭可息聽訟而平其心則事不冤
蓋聞剪紙為鳩不可止暴搏沙為餅不可療飢故姁姁之言
終非實惠僕僕之拜徒有多儀
蓋聞時有未至非力所及情有未孚非言可覩是以見疑之
璞三獻而取刖足不鳴之鳥三年而後驚人
蓋聞人非大聖鮮有全材君欲任賢當如用器惟能避短而
庸長乃克奏功而濟事是故驊騮騄駬以之運磨不若蹇驢
之能干將莫耶以之刈草不若鈎鐮之利
蓋聞俗有厚薄運有廢興故去偽就真者盛之兆捨實徇華

者衰之徵是以藍舞妖歌末世所好奇技淫巧先王所懲
蓋聞理亂絲者必𢦒其志治亂國者在定其趨是故三軍一
心劍閣可以攻拔四馬齊足孟門可以長驅
蓋聞能盈而不能謙者雖成必隳知進而不知止者雖得必
失是故附蠃以升高而枯蝜蝂以任重而躓
蓋聞百廛之市不畜噬犬入家之井不畜觝牛是故士有悍
婦則良友不至國有妬臣則賢士不留
蓋聞蛭螾之藪神龍不棲蒿莪之區嘉穀不植故秦庭鹿視
而芝歌遶響于商山周嶧梟鳴而紫氣流光于西極
蓋聞物有準則心為權衡非定靜之有素必紛挐而起爭是

故坐舟視星當察其居轉執斗較斛當審其執平
蓋聞奔馬之輪拳石礙之而格迅川之木束草捉之則凝是
以一星見變能使九服同災一脉爽和能使百體俱病
蓋聞淵之深者流必緩聲之大者響必悠是故政以漸成則
民不駭俗以漸變則功不偷
蓋聞植嘉穀必以糞壤鑄洪鍾必以土型故物無必賤而賤
不可輕是以海納汙然後成其大君納衆然後保其衆
蓋聞大器非一人之私大事非獨力所建是故利不及衆所
以起天下之爭爵不求賢所以萃天下之怨
蓋聞心有所憂當儆於事事有所害當慎於為故愚人畏病

而常病智士防危而不危
蓋聞驕者諂之招故諂集而賢路塞暴者貪之使故暴用而
怨府開是以桀夷操軸而若神之嚴棄社稷以如弃來華乘
權而如燬之室與珠玉以同灰
蓋聞明鏡照膽不救膌廉之頽長劍柱頤不稱佋佬之服是
以狂歌之士遺世若草萊茹芝之老比身如鴻鵠
蓋聞嗜有所專則姦從而入長有所屬則惑由之生故徇功
利者不虞諂詐溺鬼神者獨覺形聲
蓋聞暴於物者衆志之所誅妨於衆者輿情之所疾是以虎
很墮穽仁者見之而不憐枳棘當道行者過之而必詛

蓋聞截牛之角而呼為豕則雖庸必駭染鶩之毛而指為鵠
則雖愚必疑故欺心之言秪足以招天下之恠掩耳之槃適
足以致天下之嗤
蓋聞甘雨祈祈不起斷根之木長風烈烈難行折舭之舟故
渭濱星殞孔明力殫于興漢洛都禹震萇弘志屈于扶周
蓋聞天不掩惡而神人之道不睽君不忌言則上下之情無
蔽是故周史陳詩而八百其年秦令禁語而一二其世
蓋聞天下有道則貴者勞而賤者佚天下無道則貴者佚而
賤者勞是以弼亮惟寅而萬姓協睦姻婭膴仕而四方繹騷
蓋聞無輿馬者不耻徒步無魚肉者不厭萊羨故性為欲汩

則亂心為物動則爭是以絕外交則可以守淡泊專內視則
可以全淳精
蓋聞虎之躍也必伏乃厲鷙之舉也必翔乃高是故學必潛
心然後可以有得藝能時習然後不為徒勞
蓋聞龍涎螺甲以臭為香苦鹵酸梅用爽作味是以五氣交
感善調則收殺功五材相成善用則獲美利
蓋聞穴蟻不知飄風巢鳥不知湧溜是故閭閻之子患不識
稼穡之艱難山林之士患不識禮法之去就
蓋聞方石不可以為磨直木不可以為輪故至情有時而當
隱正論有時而不陳是以明夷利貞箕子以之處巳危行言

孫尼父以之誨人
蓋聞大享不以有昌歜而棄釜鬵大祭不以有犧牲而遺蠃
醢是故馬服將趙而破秦用許歷之言子房佐漢而勝楚由
董公之啓
蓋聞蠖屈求伸非終於屈龍潛或躍匪固于潛是故勾踐事
吳乃成姑蘇之舉夷吾佐霸身問檻車之媿
蓋聞陰陽之用道妙所憑剛柔之變鬼神所贊故陽有闔而
陰有開剛可潰而柔可立是以玄冥凜冽而水結成冰赤熛
熇炎而金流為汁
蓋聞以殺止殺聖人之不得巳以暴易暴桀夫之無所成故

牧野倒戈而三軍之後不再陰陵失路而百戰之功盡傾
蓋聞知風莫過於老駝識路莫逾於老馬是以家有老僕則
故物不委諸途國有老臣則舊章不求之野
蓋聞道有窮通非智可勝名有得喪非力可成故無願乎外
不必其身之絕謗無求於物不必其言之果行
蓋聞譎不可恃人覺則窮偽不可長情見而極是以剪綵為
花不可以受風雨畫布為函不可以當戈戟
蓋聞侏離之舌可習而變矇瞍之目難藥而明故教可行於
貊近而道難化乎性成是以御龍之智不能訓犢以禮神農
之聖不能服豕而耕

蓋聞有形之器欲虛惟虛則可以納理無形之理欲實惟實
則可以充器是故性無不誠然後能主一心心無不明然後
能應萬事
蓋聞救天下之紛紛者不拘細故成天下之壅塞者不矜小
功是故剸爛肉不為利刃貫鏁體不為良弓
蓋聞積倉之家獨喜凶歲舞法之吏不樂清朝故民由此困
而俗由此澆是以去奢尚儉明君所以弭邪侈澄心省事哲
王所以清煩囂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八終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九

後學麗水何鏜編校

賦

述志賦

鮮余生之耿耿兮荷后皇之深仁具五氣以成形兮受明命而為人體乾坤之粹精兮睎日月之景光漱飛泉之華滋兮浥顥露之醇英製杜衡以為衣兮藉薜若之菲菲佩琳璆之玲瓏兮帶文藻之葳蕤朝濯髮于蘭池兮夕偃息乎瑤光顛馳驁以遠遊兮及白日之未晚駕輕軺之將將兮服蒼虬之騑騑遵大路以周流兮曳虹蜺之委蛇挾長離而斥鳩兮欸

閶闔之九門豐隆為余先道兮百靈為余駿奔前燭陰以啓途兮飈凱風使清埃覘北斗于文昌兮朝玉皇于帝臺食玄圃之丹英兮漱天潢之芳津激微焱于桂枝兮輕波起而龍鱗清都不可以久留兮忽乘雲而遐征浮江湖之浩蕩兮陟山嶽之峥嵘野莽蒼以多榛兮路險隘而紆曲狹翛然而攫堂兮蝮蛇蜿蜒以當陸[illegible]忡忡以怵惕兮遹皇皇以營營雨滔滔而不止兮霧黯黯以晝冥烏鳶號以成群兮鳳孤棲而無所楚屈原之獨醒兮眾皆以之為咎欲振迅以高舉兮無六翮以奮飛將抑志以從俗兮非余心之所怡長太息以增欷兮哀時世之異常棄韶夏而非聽兮盈襟佇于中堂笔

軒于以和羹兮膾鮑魚而實俎斮楩楠以給爨兮束荊棘而為柱施罾罻于丘陵兮恐魴鯉之弗獲虎兕逸于山林兮循戶庭以求索前蒙瞍以指途兮彊楊子使操轅命侏儒令舉燭兮刖都盧使守閽臧冉冉而將頹兮日曖曖以就昧松柏摧而根死兮江河化而為滄秣余馬于不周兮整余轡於樊桐無蓍龜以决疑兮迷不知余所從摶扶搖以為輿兮攬列缺以為轡驂青鸞之茇茇兮超烟霧而上浮泝天津以濟河兮睇紫微之神闕開明怒目而電視兮貔豹吼而山裂進無人以為之先容兮欲自獻而不敢氣勃鬱以憑中兮心惻傷以憯悽過少微而歷明堂兮就軒轅而陳情雷霆砰其隱轔

兮焉辟易而不行訪六符于泰階兮求民極之所在咎繇不可以作兮競狂直以為罪凌天衢以徑度兮造句始而略西清姦畏讒而卷舌兮執能白子之忠誠愔愔其無止兮默悄悄以狐疑要傅說于箕尾兮命靈龜使占之曰有名必有實兮若形影之相因相福極出自天兮又何尤乎世之人冉胡峙而不烹兮旗胡張而弗麾孤不可以射侯兮駟不可以策而馳眾嬬嬬以柔順兮若頹波之東趨謂聾翟為弗章兮愛羸豕之負塗方不可刓而規兮白不可涅而黑悲桂椒之芬芳兮與朝菌而偕落殷比干之剖心兮時豈不知其為聖人魯仲尼之過化兮焉役役而無所容其身由彊義而罹殃兮

惠直道而被黜子胥忠而殞命兮伯夷清而不食將登山而迷路兮欲涉水而無航東西南北安所之兮願焉擇其所長神冥冥而不下兮龜又厭而弗告思亂結而不抽兮意怳惚以震悼忽濫氾以退舉兮行遊目於大荒羲和不可扳而留兮恐年歲之弗將駕廣漠而南征兮叫重華于九疑山岑岑以蔽天兮江淼淼而不可窺遵吾道夫西隮兮聽鳴鳳于岐陽慨禾黍之離離兮梧桐摧而不生渡龍門以泝河兮訪夏后之遺跡川瀆混而不分兮鯨鯢起而人立攬騑驂而遲鶩兮謁陶君之舊京無衣裳以禦寒兮哀蟋蟀之悲鳴心悵悵以增傷兮神夢夢其若醉淚落落以交流兮哀湛湛而來會

傳說之版築兮無武丁其誰舉夷吾不逢夫鮑叔兮竟淪汝于囹圄推竭心以服勤兮上介山而立枯種覇越而戚吳兮終刎頸于屬鏤樂毅升于金臺兮何遁逃而走趙周條侯之耿介兮卒含恚以斂舞忠有蔽而不昭兮道有塞而不行名不可疆而立兮功不可期而成李斯上書以相秦兮空自陷於罪尤賈臣顯而修辱兮豈如負薪之無憂魚赴餌以中鉤兮雉慕媒而觸鏑麒麟鳳翔于丹穴兮又何患乎矰弋返余旆之旖旎兮遂余車之轔轔采薇薇于山阿兮擷芳藻于水濱列玄泉以瑩心兮坐素石以怡情聆嚶鳴之悅豫兮翫卉木之敷榮挹清風之冷冷兮照秋月之娟娟登高丘以詠歌兮聊逍遙以永年

弔諸葛武侯賦

天地閉塞兮聖賢隱淪大旱焦土兮龍無所用其神當運命之厄窮兮堯舜且猶有極委厥軀以隨化兮亦哲人之所戚彼狂猾之縱悖兮覆羿寒以滔天亂倫汩典兮流毒爲淵夏少康之不作兮將又無湯與武蔽厥殺不可以食兮禍家累而獨處睡三顧之疑悃兮曠高光之所爲鳳凰非梧桐不棲兮于嗟去此其安歸慘星芒于渭濱兮豈皇天之叛渙日昃不可使再中兮指桓靈而慨歎昔尼父之不逢兮寓斧鉞于春秋誅姦邪於旣死兮關日月之昧幽散紛紛以攘奪兮世不

以之爲殃民受泯滅猶一髮兮微斯人其孰明皆出師之遺表兮涕滔滔其如雨悲逝者之不回兮邈英風于萬古

弔祖豫州賦

汙池汀濘兮蛙黽樂之大鵬天遊兮燕雀謂其奚爲狐貍冠裳兮梟獺堂宇支離飾翫兮側身無所嗚呼將軍兮曾萬之倫遭逢庸愚兮有志莫伸委棄九州兮熏驅尾益藏弃爲杙兮束椽爲柱佃背泰山兮依倚培塿圭璋碱砆兮沙礫瓊玖山陵暴骨兮社稷黍離故臣酸嘶兮行人涕漠卧薪嘗膽兮此維時矣宣光不作兮吁其悲矣烏號之徹札兮無養由以操之驊騮不逢伯樂兮與駑駘而並馳系曰龍噓而雲兮夫

豈不能自翔鴻鵠舉翮而千里兮又何必懷此鄕魚將思故
淵兮鳥棲思故林吾固知將軍之不忍兮惜蔚夫之無心曰
㥈㥈以西傾兮時雍雍而就逝雁鶩爲群而喋呷兮鸞鳳反爲
所制世治亂之有數兮天亦無如之何也匪將軍之不能兮
惜不幸而逢此時也死有重於泰山兮繫生民之休戚吾獨
悲夫將軍兮仰玄穹而太息

弔岳將軍賦

木之顚兮其根必傷人之將死兮俞翁以爲不祥嗚呼將軍
夫何爲哉天地易位兮江河倒流鳳凰夭殛兮豺狼晃旒臣
不知有其君兮子不知其有父嗚呼將軍兮獨荷冤而蒙苦

鼺何愛而可親兮忠何辜而可戮父兄且猶不顧兮何忠良
之能育臣竭心以爲主兮又何可以爲仇也天之所廢不可
植兮亦將軍之尤也烏傷乎而欲殞兮群啞啞而相昆猿猶
麼乎機檻兮尋悲鳴而不食相伊人之有心兮曾烏獸之不
如忘戴天之大耻兮安悛字而高君信讒邪之矯枉兮秦丸
廟于孤狸其卑辭以臣妾兮苟殘喘以娛嬉恭冊禪于洪流
兮惠驊騮于中路蔚夫亦知其至愚兮羌獨迷而弗寤捐薄
軀以報主兮乃忠臣之素心縱徃轍之弗思兮又何必以之
爲禽屈原貞而見逐兮伍子忠而獲戾固將軍之不辰兮哀
中原之無職弔孤墳于湖濵兮見思陵之牛羊寄遥情于悲
歌兮識忘親之不臧

弔泰不華元帥賦

世有作忠以致怨兮曾不知其故然懷先生之耿介兮遭時
命之可憐上壅蔽而不昭兮下貪婪而不貞權不能以自制
兮謀不能以獨成進欲陳而無階兮退欲往而無路患沉沉
而不白兮心搖搖而不固繄秉黄服鼓車兮驂蹇驢以曳之
爵猛虎于籠檻兮狐狸群而制之衆刻木之枉直兮信讒邪
之流言倒裳以爲衣兮湼素以爲玄前宕寔今楨途兮驅馳
輿使從之教蒼由以彎弧兮縶其肘而引之吁嗟先生兮何
逢時之不辰生不能遂其心兮死又抑而不伸噫何爲而可

長兮忠何爲而可尤尸比干而褒惡來兮白日爲之昧幽重
曰嗚乎哀哉吾安歸乎貁揄升堂兮騶虞以爲妖殯鳳凰而
訢麒麟兮屢衆肉以養梟吠狗道穹兮楠徊家臨雄鴟鸛雷
兮衆以爲罪忠固不求人知兮於先生其何傷固有忠而不
知兮胃皇天之不祥辭曰巷蕃祟丘閴無人兮天高聽邈逖
不得親兮松栢摧折荊棘長兮軒于藁藟充佩纕兮浮雲虹
蜺紛縱横兮上下阻隔幽不能明兮嗟苦先生卒罹殃兮蒼
狐猿狂歸罪衍怨兮咎繇不作誰與平兮跖大噬元理則然兮麒
麟豺狼不同群兮自古有之吾又何嗟兮

伐寄生賦 并序

余山居樹群木嘉果闢植人事錯迕斤斧不修野鳥棲息糞其上茁異類日夕滋長舊本就悴余觀而悲之乃募趫捷腰斧鑿升其巔剗條剔根聚其遺而燔之於是老幹挺立新荑濯如若瘥疴脫身大姦去國斧鉞之時用大矣哉

作伐寄生賦

天生五材兮賁土而成汝獨何為兮附麗以生疣贅疵喩兮枝宰茸紫瘠人以肥己兮偷以長榮狀似小人之竊據兮譎城社之可憑觀其陰不庇物材匪中器華不羞乎几筵實不諧於五味來烏鳥之噪聒集虫豸以刺蠹果被之而實萎卉冢之而本悴埴杳無所容其芬芳卉崇爲能成其敝帚豈無

膚而有害剝胝腱之可置爾乃建僃斧升木末運斤生風以剪以伐脫纏牽於喬林落纖纍之懸屑翔鮮屑以除根數去毒而刮骨於是巨蠹既殞新荑載蕃迎春而翔葉雲滃望秋而碩果星繁信知斧鉞之神用寧能裕蠱以生患也耶嗟夫嚴植嘉穀惡草是芟物猶如此人何以堪獨不聞夫三桓競奏魯君如寄田氏厚施姜陳易位大賈入秦相斯以亡國誅既售羊化為黃蠹慝木以橋木姦慝國以盜國鬼君肖而人殯梟寄梟而毋食堅冰戒乎履霜羸豕防其蹢躅諒前轍之昭昭何人心之自惑故曰非其種者鋤而去之信斯言之可則

通天臺賦 并序

昔漢武帝元封二年作通天莖臺于雲陽亦一時之奇觀也相如已死無能賦者乃擬而為之其辭曰

惟漢五世握乾統坤三十有二載文教赤乎有截威武振乎八裔於是乎萬方來同四夷爾風靡民不寧無神不宗天子乃駕六龍驂輕雷訪王子于緱山邀安期於東萊泰山封兮碣石闢宣防塞兮萬福來乃立通天之莖臺延列仙于太虛運巧思于孫卿發脫卒于溫舒景雍上之高明得軒轅之闕丘役六丁以展功鑿坤輿以承趺下刻峭以削成兮上辦華而紛敷屹屹兮似不周之天柱挺挺兮若閬風之瑤圃矗為

漾以建標兮挹井泉以為祛日月縈繞於中央兮雷霆鬱律而在下俯太微之連珠兮見華蓋其如馬雲曾起于太空兮激倒景而成虹攀帝車而陟三階兮平步閶道而入紫宮建畢昴以為梁兮緣銀河以為帶覽九州于一目兮游氣都而清氣會爾乃命方士集王童膽文麟炙輕鴻揚太一之靈旗撞碧玉之華鐘萬舞波動百神景從奏承雲兮發咸池歌三嬪兮觴兩龍合六律兮齊八佾美要妙兮聲感通樂具九奏神交五精紅光下燭燁如流星欻霍揮忽電掣而森集兮晻靄彩晶天輝而日晶方象戴之摻流兮伏燭陰以承衡當陳寶使先驅兮曳旄頭以為旌織阿舒徐而按節兮飛廉游揚

而不驚於是萬姓肸肸使者肅肅攀籟戢音鳥獸跧伏風掞
擬以扶輪兮雲霏霏而衆敬爾乃壇清宇聚神燎燔砰隱乎
穹窿兮燎烟煴以燭漢於是乘輿乃升竹宮居嚴禋老耼相
禮后夔正倫張九光之華鐙列羽葆以行陳登降有數拜起
有秩八神羅秩而順序千官端儼其如一精誠交乎上下不
二祀事既虔天瑞乃至泰山宵呼白雲晝擁露落仙掌芝生
洞房灑銅盤以如飴擢九莖而夜光蕃萊致如瓜之棗玄洲
獻不死之香神筴周而復始與天地同久長於是天子乃毖
然而思湛然而疑曰予否德曷致休徵將天以民為子而王
者代天以理苟能以天心為心天胡為而不喜往者南征北

伐東狩西巡雖曰順天以行道能不違衆而勞民逆命諱者
省四方賑貧窮察饑荒寒者與之衣餒者周其粮六宮嚴文
繡之飾上林開射獵之場老羸無負戴之勞幼稚絕夭殃之
傷亘天所覆莫不熙熙皞皞哉帝德於靈臺也遂作頌曰
於玉臺兮赫通天不日成之黝走先熛綿綿兮積上玄太一
既兮輝光負拜竹宮兮熙恪虔恭祉衍兮德澤宣人神和兮
皇億年

龍虎臺賦至順癸酉會試作

龍虎臺去京師相遠百里在居庸關之南右接太行之東
地勢高平如臺背山而面水每歲車駕行幸上都往還駐
蹕之地以其有龍盤虎踞之形故名耳
犄歟太行之山呀雲谺霧結元氣而左蟠於赫龍虎之臺厜
㕒軋坤魁群山而獨尊其背崔嵬突嵂森岡巒而拱衛其勢
則昂崙駭䮁仰星辰之可捫白虎敦圉而踞峙蒼龍蜿蜒而
屈盤狀昂首以奮角恍飈興而雲屯其北望則居庸嵯峨烟
光翠結積峰列戟斷崖立鐵峻鳥飛而不度古木樛以相掣
其下視則漲海沖融飛波洗空風帆浪舶往來莫窮想瀛洲
之窅邈睇三山之可通彼呼雁戲馬適足彰其陋而眺矚望
層曷足逞其雄豈若茲臺之不事乎版築而靡一作縻勢乎土功
也想其嶔岑磅礴奧衍遙邐形高勢平背山面水巨靈獻其

幽秘歸邪讓其光啓何嵩華之足吞豈岱宗之可擬此所以
通光道于上都揭神京之外壘匪松喬之敢登羗乘輿之攸
止也至若四黃既駕鹵簿既齊方玉車之萬乘擁翠華之葳
蕤載雲罕與九斿光彩絢乎虹霓山祇執燧以廣道屏翳灑
雨以清埃朝發軔于清都夕駐蹕於斯臺明四目以遐覽沛
仁澤於九垓恥軒轅之梁甫屑神禹之會稽雄千古之盛典
又何數乎方壺與蓬萊慨愚生之多幸際希世之聖明雖未
獲覩斯臺之壯觀敢不慕乎頌聲遂作頌曰
傑彼神臺在京之郊金城內阻靈關外包上倚天猊下鎮地
軸大行為脊滄海為腹崇臺峨峨虎以踞之群山巃嵸龍以

翼之於鑠帝德與臺無窮於隆神臺與天斯同崇臺有儀鸞
鶴爰止天子萬年以介遐祉

騷

九嘆九首

秋風起兮夕露溥浮雲沉陰兮白日晝寒木葉落兮水泉乾
孤鴈鳴兮悽以酸攬余轡兮悵盤桓野蕭條兮行路難對很
驕兮狐兔頑蘭蕙死兮荊棘蕃我欲奮飛兮無羽翰援雅琴
兮發哀彈絃斷絕兮涕汍瀾

我髮種種兮颯如其稀我心悵悵兮忽若有遺過吾不能改
兮德吾不能知往者不可悔兮來者不可期進無益于世兮

退將安歸嗚呼已矣兮吾寧不悲

天有田兮不可以耕山有龜兮不可以知吝微刻蒿以為梁
兮削苗以居楹匠石卻走兮工倕拊膺登高望遠兮覩西瀛
水東流兮日西傾瑕紛紛兮各有營我獨展轉兮從夜達明

風飄飄兮揚塵野寂寞兮無人舟何為兮山阿車何為兮水
濱北望楚兮東望秦倒江河兮亂星辰天門窈窕兮重九關
顧有言兮遠莫陳虎豹颭颭兮為害為賊橫流涕兮睠蒼旻
心傷憂兮不能伸麋有角兮龍有鱗空山寂寞兮吾誰與鄰

江無舟兮河無梁隰有荊棘兮而無稻粱腐化螢兮雀為蜃
狸為貙兮龍為蚓虵長頸兮情紆軫九疑高兮禹穴幽梧桐
梧兮風不留山木慘慘兮叫鵂鶹鴻鵠飛兮無所投雲杳杳
兮雨悠悠孰懷情兮知此愁

虎厭肉兮騶虞苦飢猵升堂兮麒麟受羈黃彝蕭瀞兮章甫
承蓁簫韶屏棄兮絃筦離揩玉以為石兮削方以為規天
不可問兮神不可咨緊彼之是兮而此之非有椅在林兮有
櫟在摧蒼鶻孔邪兮勿違余思

今夕何夕兮天宇清出逍遙兮仰觀列星河漢皎兮北斗橫
悲風發兮候蛩鳴林鳥起兮沙鷗驚長夜寥寥兮何人哭聲
愴悅悢兮不忍聽回身入房兮淚沾纓蛟虯偃蹇兮對虎獰
弧無弦兮車說其衡知不可底兮誰女令塞淹留兮舊情

履霜思裘兮煥則棄之臨河號舟兮濟而置之不網胡魚兮
不弋胡鶉蒯雉杞梓兮秉灌莽以取木捕貓乳鼠兮食以為
仁吠狗育警兮行者怒瞋彈蟾養梟兮莫知其咎斷冰以禾
宮兮禹不能久長太息兮有所思林木動兮衆鳥悲山有蘿
兮園有葵心懷君兮君不知

秋天泬寥兮百草黃蟪蛄悲吟兮朝榮有芳履霜起兮獨彷
徨心悠悠兮懷故鄉原有栗兮隰有禾桂花紅兮蘭紫芽凉
風動兮松柏馨流潦落兮水泉清蹤可茹兮秋可酒集鄉里
兮會親友坐白石兮蔭蒼筠歌明月兮思古人魚龍淵兮狐
首丘終余生兮安所求

秋日慘淡

秋日慘淡兮秋風其颸白露旣下兮繁霜繼之雖其根兮葉旣其枝卉者熱頹兮柔者疵萎登高望遠兮涕泗滂沱松栢稀少兮蒲柳何多露不盈餘兮霜無以踰歲晏云冰兮知將奈何

思歸引

山高高兮可以望四荒胡嘧腭顛兮而不見我故鄉歲云莫兮無衣裳車脂馬羸兮僕夫頓僵水有蛟鼉兮陸有虎狼子嗟奈何兮推懷求傷

松筠軒歌

彼松之高兮矯吾以其操兮此竹之節兮敬吾以其和兮虛渟渟兮霄明煙霏霏兮曉清風聲我琴兮鳴鶴我笙滔胡為兮我衣塵胡為兮我纓風兮颯兮窈以幽聆音聲兮懷蒼龍吾與元氣兮升降與雲霞兮絪縕逍遙兮相羊終吾生兮樂以忘憂

漁父歌

江之水兮悠悠深有鰋鯉兮淺有鰷與鱨將為楫兮松為舟其釣伊緡兮人誰女尤江之水兮娟娟蕪辰吟風兮楊柳含烟有鯛在兀兮有魴在淵其釣伊緡兮人誰女怨江之水兮浪浪求之沄沄兮洋之洋洋有魚與蝦兮可釣以網無遐尔

思兮人誰女傷

麥舟圖歌

我馬飽粟兮彼食不䭇秕糠我麥滿舟兮彼無以送其死亡我忽見兮哀不能忘推以與之兮我心乃康我聞在昔兮有歷夏商一夫百畝兮家有稻與梁生不饑穿兮死有殯喪嗚呼今不得見兮使我心傷

山陰王景周友樵齋辭

稻梁離離兮稂莠驕驕麒麟不可以偶很兮鳳不可以侶梟求羊無人兮鍾子寂寥哀鳳簫發兮原野蕭條四顧彷徨兮夜心且焦若有人兮在山椒捞擢有薪兮賣歌以娛黯彼無聊兮寵辱不搖嗚呼吾將群兮去無待子招臨流泉兮倚逍遙無斤我松兮無使栢也凋

柳橋漁唱二首為黃中立作

春風淡淡兮湖水波柳柔橋兮青煙滿莎和予歌兮發長歌雖白頭兮亂鳥飛前有蛟兮後有鼉予往予還兮予奈何

彼湖有波兮此橋有柳我維我舟兮聊以搔我首放歌逍遙兮哀莫子偶有擇在嚚兮有沙在留逝者滔滔兮老不可以久綠頰兮非非落花兮點衣江無崖兮海無涯嗚呼寂寞兮吾誰與歸

獲麟操

有獸維麟兮儀者獲之折肢毀䏶兮曾不如鹿與麇嗚呼哀哉兮爾何生于此時周公已矣兮吾能不悲

在陳操

彼山有楊兮彼隰有栩彼路斯何兮孔棘且阻玄雲杳冥兮不日以雨重華寂寥兮誰與晤語茫茫九州兮孰為予所棲無人兮舊予歸處

白雲歌為良上人作

用貞上人以白雲隱居名其舍蓋取諸唐狄公之言以寓其思親之意括蒼劉基為之歌曰

青山兮峩峩白雲兮孤飛悵遊子兮遠于離不如雲兮倏往而還白雲兮容與青山兮欲雨懷予親兮在雲之下雲兮雲兮歸予從女

秋山圖歌

秋風起兮蕭蕭望青山兮寂寥木泠泠兮出石葉槭槭兮辭條氣慘慘兮訖寒夜耿耿兮不朝鳳凰兮安之梧桐兮早凋思美人兮隔江河玄雲冥兮天路遙託宵夢兮遠徂征欲軼橤兮倚消遙眄青雖兮不來愴怳悵兮魂褰飄願乘風兮飛浮雲要洪崖兮訪子喬高無梯兮深無航蘅蘭墜深兮虎豹驕歸來兮歸來紫芝有蕤兮黃精有苗

梁孝子廬墓詞并序

梁君天民思其父母而廬于墓將終身焉夫廬墓非古禮也然人子之情有不能已而自我為之君子不非焉或乃狀其景物而詠歌之則悖於禮而非孝子之本心矣故為之作楚語使梁君聞之必愀然悲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不其庶乎其詞曰

陟彼岵兮望父陟彼屺兮望母若儀容兮在前恍音聲兮在後陟彼屺兮望母陟彼岵兮望父惝怳惘兮無聞心搖搖兮愁苦閟空廬兮山之巔朝松有鼠兮暮蘿有烟其下維地兮其上維天食思寢思兮以日以年嗚呼魂乎其有知兮矢相從於九泉

送龍門子入仙華山辭并序

龍門先生既辭辟命將去入仙華山為道士而違官有趣止之者予弱冠嬰疾習懶不能事事愛老氏清淨亦欲作道士未遂聞先生之言則大喜因歌以速其行先生行吾亦從此往矣他日道成為列仙無相忘也其辭曰

青山崔嵬兮烟雲杳冥回溪谾谺兮巖谷晦明脩篁雜樹兮相蔽虧洞壑窈窕兮人不知清猿警夜兮鶴報晨花開鳥啼兮長如春隰有芷兮陵有茗美人不來兮山寂寥瓊芝兮玉華丹萸兮翠葩紫葛兮黃精碧碟兮絲蘇翡翠連蜷兮登降荊榛幽寥閑礙兮敞晃詭譎兮蘭桂椒兮或紅或紫松風澗

泉兮金石盈耳梧桐萋萋兮竹實蕤蕤鳳凰翔鳴兮五色弃
矯望美人兮翠微空山寂寥兮遲爾来歸霓為衣兮霞為裳
飲沆瀣兮食瑤英騎正陽兮淩淪陰精神完兮毛髮齊擬六
符兮躡九靈被矞雲兮歌洞章御扶搖兮款天門詣北斗兮
覲屋皇起鴻濛兮軼希夷造無始兮逍遙娭召秦女兮吹簫
使湘娥兮彈絲洪崖嘯歌兮王母啓齒萬舞齊進兮襟佩颯
纚長離前驅兮鸞鳥為使蒼龍騑騑兮白虎夏夏雷公磅礴
兮列缺施威登明堂兮絕河津上閶闔道兮參勾陳過三危兮
繞玄冥出太微兮入西清憩牛渚兮泛靈槎乘回飈兮以還
家美人兮歸来山中兮其樂無涯

王彥中哀辭

王氏二子者故宋給事中信之　世孫也長曰鍾字彥中次曰錡字彥和是同母一乳而生二子焉及長俱好學能文詞至正癸巳其長以春秋經魁鄉貢次榜行省銓授建德路學錄未幾以力學得疾至丁酉四月卒鄉人咸痛惜之蓋期其成而不意止于斯也其弟悲哭不能自勝於是元帥石末公聞之為詩以弔且唁而劉基為文以哀之其辭曰

翺出兮鴈行蓐歸兮相將聯綵服兮上高堂棣華茂兮親樂康忽秋霜兮夏零凄風發兮凋紫荊同氣兩身兮一死一生車隻其輪兮嗟何以行窮窮兮悄悄想形容兮不可尋欲泣兮吞聲恐慈親兮傷心俯重泉兮永隔掩此哀兮何極盡禮事生兮恪恭子職是謂孝友兮死者瞑目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九終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十

後學麗水何鏜編校

古樂府

艾如張

有菀者林衆鳥萃之我欲張羅檫楛翳之旣礪我斧又鋳我徒執是臭穢而不剪除爰升于虛以相乃麓有條我網載秩我目有烏有烏五采其章雝雝喈喈率彼高岡張之弗獲憂心且傷窮寀懷思曷云能忘有烏五采亦旣來止昭其德音以相君子君子豈弟其儀是若艾而張矣云胡不樂

芳樹

蔚彼芳樹生于蘭池景風晝拂榮泉夜滋煒如其光炫于朱曦含華吐芬嚶鳴滿枝君子有酒以遨以嬉羽觴交横吹竹彈絲相彼草木允惟厥時良辰易徂能不懷思沛其邁矣其誰文悲

上陵

零雨霏霏亦降于桑愴悢中懷念昔先皇惟昔先皇創業孔艱窮寀與懷能不永歎精靈安所體魄爲依幽明隔絕曷已其恩堂堂梓宮在彼高岡霜露是萃能不愾傷禮起由情特情緊物溥斯索矣燕其周閟郊社旣虔宗廟孔威上陵是申式昭孝思

將進酒

有酒湛湛亦盈于觴酌言進之思心洋洋亦有兄弟在天一方安得致之樂以徜徉有酒在尊旣旨且清何以酌之有觥其觥豈不欲飲愴無友生愴恨傷懷曷云其平兄弟之合如塤如篪朋友旣比如綱如維死喪急難是責是庇今日有酒如何勿思人亦有言解憂惟酒載惛載呶亦孔之答我觴維瓚我斝維玖以樂兄弟以宴朋友

上之回

上之回六龍驕從光耀拂翳烏旟欄石闕匝棠梨揚靈旗懸月支天馬來宛居劉穆上玄鑾穆穆坐明堂朝萬方會被離玉燭光於億年樂未央

朱鷺

朱鷺朱鷺來王山嶽嶺夆引嫖嬥延朱鷺來施流繳飲赤水食丹砂朱鷺來兮德加威昆明滇爨詭朱鷺來集太液帝錫祐厖賡斥朱鷺來煒煌煌挾鵷鴻媲鳳凰朱鷺來皇之輝神筴演無窮期

巫山高

巫山高哉嶙崔嵬下有江漢浮天回深林日月照不到洞谷閟閟生風雷危峯半出赤道上落日猿狖鳴聲哀虎牙赤甲鬭雄壯風氣以之而隔閡楚王遺跡安在哉但見麋鹿跳蒿

萊當時忠臣放澤畔乃與靳尚相徘徊山中妖狐老不死化
作婦女蓮花腮潛形譎跡託寤寐變幻淒洎成瓌瑰神靈發
怒不可禱雲霧慘淡昏陽臺猛風吹雨洗不盡假手秦炬歆
飛灰精誠感應各以類世間妖孽匪自來君不見商王夢中
得良弼傅巖之美今安在巫山何事近楚宮終古怨恨流無
窮

戰城南

朝戰城南門暮戰城北郭殺氣高衝白日昏劍光直射旄頭
落聖人以五服限要夏射獵耕織各自安土風胡為彼狂不
自顧而與大國爭長雄高帝定天下遺此平城憂陛下宵旰

不遑食撫旄伏鉞臣不羞登南城望北土雲茫茫土膴膴蚩
尤稱牙雷擊鼓舉長戟揮天狼休屠日逐渾邪王犁車尾尾
連馬芊芊驍戴金人照耀紅日光逍遙而來歸帝鄉歸帝鄉
樂熙熙際天所覆罔不來小臣獻凱未央殿陛下垂拱安無
為

君馬黃

君馬黃我馬驪二馬八足爭驅馳回頭顧影雙驕嘶尾端散
作蜺虹飛黃馬曜日黃金晶驪馬謂是玄天精眼前好醜那
能明吾聞良驥稱以德不聞矜此驪黃色世無伯樂識者誰
有德無色空自知

思悲翁

弱齡輕日月邁景想神仙顧往諒無及待來徒自憐黃金兼
砂礫劬心鍊丹鉛鑿石不得水沉劍徒窺淵流光不我與白
髮盈華顛扶策出門去十步九不前歸來對妻子塵甑午未
煙干時乏計策退耕無園田霜蒲怨青松逝矢恨驚弦已矣
復何道吞聲赴黃泉

聖人出

聖人出臨萬方赤若白日登扶桑陰靈翳精星滅芒群氛辟
易歸大荒晻曖寒谷煦春陽枯根發茁暢幽藏潛魚躍波谷
鳥翔花明草暖青天長青天長聖人壽北斗軒轅調氣候北

辰中居環列宿八風應律九歌奏圜方交格神靈騭聖人出
陽道開億萬年歌康哉

釣竿

斫竹作釣竿抽蠒作釣絲滄洲日暖波漣漪蘇蒲茸茸柳葉
垂釣鐵餌香魚不知石鱗激水決毛動王燕迴翔竿尾重大
魚入罾腮頰紅小魚却放淵沄中更祝小魚知我意長遊深
潭莫貪餌

思美人

雨欲來風蕭蕭披桂枝拂陵苕繁英隕翠葉飄揚煙埃靡招
搖激旁帷發綺牖中髮屑憯寂寥思美人隔青霄水渺茫山

君若光雲中爲何倏倏欲寄書天路遠東逝川不可收芳蘭花
日夜凋捲瑤琴閑玉簫夏夏心搖搖望明月歎且謠聊過
邊來今宵

關山月

關山月明風惻惻萬里黃雲雜沙磧夜深羌笛吹一聲征人
相看淚沾臆古人以綏服奮武衛耕戰守禦不外來何人倡
此戍邊策千載以貽中國憂關山月圓復缺何恐年年照離
別願得馳光照明主莫遣邊人望鄉苦

楚妃歎

江漢揚波六千里上有巫山盡天起錦衾一夕夢行雲萬戶
千門冷如水聞道秦兵下武關君王留連猶未還山深不見
章臺殿汨羅冤淚空潺湲尚憶前王好馳逐宮中美人不食
肉回狂作哲須臾間至今相業歸孫叔楚宮無復如昔人况
有神女如花新悲來恨新還憶故誰能斷却巫山路

上清詞 三首

王子晉好吹笙吹得神仙下玉京一朝羽化隨風去回首故
宮芳草生
天上月影悠悠似鏡看看又似鈎自是嫦娥甘寂寞桂華相
對度千秋
河漢水九秋清京月滿空聞鴈聲鴈聲不到臺先到白露濕

衣天未明

漢宮曲

小雨如烟靄掩扉捲簾忽見燕雙飛不知春色能多少戀向
昭陽柳上歸

江上曲八首

數樹垂楊綠水邊問郎何不繫蘭舡浦沙新漲青山遠半夜
月明無杜鵑
曾記樓船夜泊時家家絃管鬧腰肢于今絃管歸何處縮東
枯蒲當酒旗
昨夜月明天似水今晨月落水如天天長水遠人何處蘆葦
蕭蕭一抹烟
紫桂香銷五夜霜碧雲妝盡玉蟾光琅玕不是人間樹何處
朝陽有鳳凰
月出前山青黛寒鴈聲遥下碧雲端草根錯認驪珠吐自是
西風白露團
賓鴈來時月滿洲于今鴈去月如鈎鴈來鴈去何時了月照
離人又白頭
憶見垂楊趁綠絲陡看秋菊映疏籬柳花作絮隨風去菊綻
金葩欲似誰
紅蓼丹楓一色秋楚雲吳水共悠悠人間萬事西風過惟有

滄江日夜流

寒夜謡 二首

良夜悠悠星河滿天風吹窓櫺聲如管絃無酒可飲寒不能眠枯腸飢鳴百慮交煎人生一世不滿百年胡爲悽悽思慮雖其然内省不疚有愧聖賢

今夕何夕歳聿其徂草木凋落山川榮紆聽彼鴻鴈聲鳴異天銜誰誰和鳴載悠載徐雖無羽翰心與之俱華月出雲青燈在隅歌以寫懷云何其吁

夜夜曲

冬夜恒苦長夏夜恒苦短短長相救孰殺勤望推挽紉才作

綆綆易斷汲水作池池易旱故鏡塵昏難遠照故衣裂散無新暖西風婿婿吹桂枝白露點苔黃葉滿

秋夜曲

木落霜露繁鳥啼夜方永起行望明月西風吹鴈影鴈飛一何急鳥啼安所棲徘徊不能寐望月空佇立佇立河漢傾誰家砧杵聲閑山渺千里何處不傷情

長歌續短歌

短歌咽促情苦悲長歌引愁無絶期短聲欲盡長聲續似是荊山人泣玉悲哉荊山泣玉人但知貴玉不貴身幾今哭盡歌堪聽何異春花委路塵古稱悲歌可當哭傷心如中金石鏃更不必聽暮玻笳又不必聽漸離筑長歌飄揚徹九天短歌嗚咽入九泉徒言歌哭兩情異誰知歌聲尤可憐

墻頭花

墻頭花紅錦妬美人抱瑟倚高樓只恐花飛逐風去愛花鋒嘆送殘宵無語鶯啼斜日暮

望行人

朝聽乾鵲鳴暮見燈花結鵲鳴燈結無定期鏡裏青雲看成雪人生百歳難長保天上孤鸞海中老滔滔逝水不回西灼灼秋花幾時好一朝復一朝一夕復一夕只恐君心念妾時妾身已作山頭石

長松梢

長松梢青拂天歳暮商飈急寒苦令人憐陰崖有樸樕生在荊棘下霜凋荊棘葉綢繆如簷茅春風破氷凍勁綠不自繙禍福相倚伏豈不在所招寧爲樸樕莫作長松梢

折楊柳

東風二月春如酒不見百花惟見柳柳絲綰烟留聘鶊柳花蕩漾迷義和美人捲簾看不足柳色萋萋妬娥綠夜來微雨清郊圻黃鸝相應鳴塤篪欲寄柔條無信使空將淚染回文字

王子喬

王子喬乃是靈王之子皇王之孫深宮洞房不稱意却駕白鶴尋軒轅虹蜺為旆雲為旛飄然乘風上崑崙王子喬去何之朝發暘谷暮崦嵫六龍九鳳相追隨穆王西上不得王母訣胡為元氣獨爾私王子喬去不還后稷功業泰如山猶有九鼎知神姦王城日夕生茆菅爾獨胡為白雲間王子喬空長歎

走馬引

天冥冥雲濛濛當天白日中貫虹壯士拔劒出門去手提仇頭擲草中擲草中血淋淋追兵夜至深谷伏精誠感天天心哀太一乃遣天馬從天來揮霍雷電揚風埃壯士呼天馬馳橫行白晝更不敢窺戴天之耻自古有必報天地亦與相扶持夫差徒能不忘而報越棲於會稽又縱之始知壯士獨無愧魯莊嵇紹何以為人為

結交行

朋友以義合久要貴不忘結交或匪人騶虞化為狼君不見市井人盃酒忽相得傾肝瀉膽無所惜一朝需求不稱意口裏驅蛩心上蚝更聞背語觸疑心墻角車輪亦生翅君不見耳與餘又不見田與竇當其得意時刎頸以相就事知嫌隙反掌成坐令衽席生戈兵古人重結交晏子真其人伍文執誼手豕之合死生棄置安足陳

梁甫吟

誰謂秋月明蔽之不必一尺翳誰謂江水清淆之不必一斗泥人情旦暮有翻覆平地倏忽成山谿君不見桓公相仲父豎刁終亂齊秦穆信逢孫遂違百里奚赤符天子明見萬里外乃以薏苡為文犀停婚仆碑何震怒青天白日生虹蜺明良際會有如此而况童角不辨菽與麥外間皇父中艷妻馬角突兀連牝雞以聡為聾狂作聖顛倒衣裳行蒺藜屈原懷沙子胥棄鴟夷咄嗟風雲慘梁甫吟悲以悽岐山竹實日稀少鳳皇憔悴將安棲

春日行

白日出東陸垂光曜中天大哉至陽德蕩蕩無頗偏坐令烈化滋潤頑刻枯槁回鮮妍聖人法天道神化參玄微春朝著典禮上下同光輝垂衣向明物自育帝力皡皡無人知春天和春日麗但願宇宙長如春　聖明天子千萬歲

墻上難為趨行

弱水不可以航石林不可以車人生貴守分墻上難為趨茫茫八極內徯徑交通衢紛紛皆轍迹擾擾論錙銖隻原詭齊鍾龍頷奪探珠片言取卿相盃酒與剪屠機事一朝露妻子化為魚林間有一士蓬蒿蔽窮廬種稻十數畝種桑八九株有酒且飲之無事即安居孰知五鼎食聊保百年軀悠悠仮心身後

事汲汲復何如

少年行

駿馬孤白裘王勒黃金羈賓從如浮雲顧眄生光輝朝馳紫陌塵暮醉青樓姬但見花月好寧知霜雪飛荏苒世途異雙凉瑶草衰園田皆易主親友盡睽違學書特旣晚弱祿力已微歲晏寒風生倚檻聽霹擁逝水不可挽枯蓬安所依佇立為爾歎感我淚沾衣

獨漉篇

獨漉復獨漉月明江水濁水濁迷龍魚月明復何如楚國皆濁屈原獨清行吟澤畔哀哉不平上山采茶下山采蘗心在

腹中何由可白豺狼在後虎豹在前四顧無人魂飛上天珠玉委棄不如泥沙驊冠歎嗟萬古悲嗟

換懷歌

白鵠養雛時夜夜啼達曙如何羽翼成各自東西去昨夜霜風起入户復吹帷兒啼母心酸母愁兒不知養兒圖養老無兒生煩惱臨老不見兒不如無兒好食蘗苦在口食蓮苦在心苦心無人知苦口淚沾襟男兒初生時蓬矢桑弧弓老大却思家懊惱無終窮

王昭君

漢庭不賞徼功士昭君却向胡中死昭君辭漢入胡中胡女悲秋漢婦春含情欲訴當語誰手彈琵琶淚沾衣披庭辛從此絕巫山有路他生歸殷勤說與上林鴈好在明年再相見漢恩如海長自深妾自生來命如絲賤妾一身何足惜可惜當年劉敬策遂令上策重和親欲倚紅顏消塞塵只恐妾身先草露漢宮無復如花人

塘上行

塘上何所有有蒲與荷花蒲花難開荷易落使我歎恨長嗟嗟鴛鴦來戲我後鷄鵝翔我前四顧不見人淚下如流泉淨淨遂深井寄身滄江滄滄江不應竭是妾命如許朝淚灑玉臺夕淚沾羅衾采荷得見蓮中復含恨苦心廣逆列肴疏好者即

美味恭葵有時芸松葵有時萎秋風吹秋林蕙蘭化為草於色今可憎芳菲故堪好行亦私自憐坐亦私自憐願為天邊月流影玉堦前

君子有所思

晨上龍首山徘徊望咸京交衢錯萬井甲第連公卿轂馬相照耀冠蓋如雲行扈從金宮歸賜酒銀盃盈前庭列騶騎後先羅傾城寵極妬心起歡餘驕氣生田竇巧相奪蕭韓互推傾快意在一時報復延戈兵苑雖捍杀舌攘侯去彊贏寧知幽燕客按理奮雄鳴茫茫前車轍遺跡猶未平胡為不自悟坐使丙魏并二疏獨何人千載留今名

上山采蘼蕪

上山采蘼蕪山峻路迢遞下山逢故夫悲風生羅袂憶昔結髮時願得終百年變故不可期中道相棄損遺實生叢中石榴生路側未嘗掛齒牙中心豈能識上山采蘼蕪羅袖生芳菲因君贈新人莫遣秋霜霏落葉辭故枝不寄別條上白日無回光誰能不惆悵

雙桐生空井

雙桐生空井井空桐葉稀葉稀不自蔽鳳鳥將安歸雙桐生空井井泥泉不出桐根日夜枯何由伐琴瑟

美女篇

南國有美女粲粲玉雪顏眉目豔華月色勝清秋寒粉黛不敢涴佩服惟幽蘭一朝備選擇得廁金宮班貞心恥自銜望幸良獨難況復衆女妬倩笑誰為歡恒恐芳桂枝寂寞雲露溥素手發瑤琴冷冷奏孤鸞宫商合要妙遺響風珊珊大音世罕識日暮空盤桓安得託宵夢兼君瑤臺端相思不可極躑躅起長歎

玉階怨

長門燈下淚滴作玉階苔年年傍春雨一上苑墻來

秋思

梧桐生碧砌密葉暗金井驚心昨夜月照見棲禽影

長門怨

白露下玉除風清月如練坐看池上螢飛入昭陽殿

宛轉歌

星稀月白河闌干飢蟲顉號莎草寒美人望月歌宛轉瀟湘水碧蒼梧遠愁魂一夜不得歸化作斷雲天際飛

長相思

長相思在沅湘九嶷之山鬱蒼蒼青天蕩蕩林木暗落日虎嘯風飛揚欲往從之水無航仲尼有德而不用孟軻竟死於齊梁松柏摧折桂生蠹但見荊棘如山長長相思斷人腸

雉子班

雉子班飛翛翛鳴鷕鷕跟蹤出沒灌莽中袞裳煒爗顏曨睩野人挂弩潛置媒和聲相應無驚猜黃間一發激流電錦綉披裂委草萊林棲野啄本無累曾欲沉溺禍所胎君不見天池鳳凰食竹實逍遙至和永終日

明月行

明月何朧朧照我綺窗中窗中美人不能寐起看玉宇生秋風秋風颯颯吹木末纖雲捲盡懸明月明月隨風出海來海水蕩漾龍鱗開寒光貢浸碧落外白浪湯作金銀臺何處悲風怨羌管誰家舞榭笙簧腰長信宮中漏水長昭陽殿裏更籌短漏長更短總含情開窗坐視河漢傾廣寒宮在何處欲

往從之渺煙霧青雖汗漫不可期桂華如雪東方暗

大墻上蒿行

墻上蒿方春擢秀何芃芃炎天六月旱無雨枝葉枯死成飄風世情翻覆不可擬人生有身莫依倚君不見樊將軍一朝函首西入秦又不見劉越石仰天長歌搵中壁三士自殘因二桃子胥終棄吳江濤世人見機苦不蚤何不看取墻上蒿

鷄鳴曲

日將出鷄先鳴千門萬戶聽鷄聲美人錦帳愁欲曙壯士苦心煎百慮人間百年能幾日日日鷄鳴催日出一朝過了後一朝白髮蕭蕭此生平齊妃播淑德咸彼蟲薨薨周宣悟姜

后功業光中興亦知國家共如此莫怪鷄鳴催早起

邯鄲才人嫁為厮養卒婦

邯鄲有才人豔色如朝霞嫁作厮養婦雲鬟埋泥沙憶昔趙王全盛日夜夜綺筵張寶瑟中山美酒盈羽觴一咲黃金滿千鎰繁華過眼如轉蓬故宮禾黍秋芃芃明珠白璧走函谷陵替遽拜空悲風人生寵者是衰老白首無歸向誰道暮門夜來月光寒卧聽駑駘齕枯草

出塞

居延風高榆葉空狼烟夜照甘泉宮將軍授鉞虎士怒蚩尤亘天旗尾紅麒麟前殿催賜酒已覺此身非已有猛氣逐將日逐吞壯心肯落嫖姚後雁門城外沙如雪玉帳霜濃鐵衣折長劍須拔瀚海雲表猶莫怨天遙月北風烈烈刁斗鳴回看北斗南方明驚箭離弦車在坂不勒燕然終不返

入塞

狐裘蒙茸沙磧裏望見玉關驚且喜関門候吏記曾逢白髮相看淚如水歸來放馬咸陽原舊遊今有幾人存斜陽條淡照離落閒看鄰翁戲子孫

孤兒行

蓬頭跛足誰家兒滿面塵埃雙淚垂爺娘棄我不待老骨肉無人但兄嫂兩身一氣不相知陌路茫茫向誰道清晨采薪

日入歸殘羹冷飯難充飢欲言問兄兄不顧嫂是他人更奚訴人生一世為弟兄同根自合同枯榮爺娘在日曾眷戀顧兒回看死人面

病婦行

夫妻結髮期百年何意中路相棄捐小兒未識死別苦啞啞向人猶索乳箱中探出黃金珥付與孤兒買餈餌不許瞑目歸黃泉泉下常聞兒夜啼低聲語郎情不了願郎早娶憐兒

小

淮南王

淮南王好神仙潛心鍊煞守自然收拾真一歸中圓化為五

色黃金丸來風駕景飛上天飛上天逍遙遊入紫微拔龍髯
騎虹蜺繽紛夾綵旂上窺九陽下六幽回頭大笑武皇帝栢
梁桂館空清秋

蜀國弦

胡笳拍斷玄冰結湘靈曲終斑竹裂為君更奏蜀國弦一彈
一聲飛上天蜀國周遭五千里峩眉岧嶤進玉壘岷嶓出水
作大江地若天浮戒南紀舒為五色朝霞暉慘為虎豹嘷陰
霏翕為千峰雲雨入嘘為百里雷霆飛白鹽雪消春水滿谷
鳥相呼錦城暖巴姬倚歌漢女和楊柳壓橋花簇舡紛采翠
氣通青蛉碧雞啼落天上星山都號風寡狖泣杜鵑鳴咽愁

幽冥商悲羽怨聽未了窮猿三聲巫峽曉瞿塘噴浪翻九淵
倒瀉流泉喧木杪樓頭仲宣聲旅客故鄉渺渺皆塵隔含悽
更聽蜀國音不待天明頭盡白

昔昔鹽

楊柳正萋萋門前碧草齊別離如昨日白髮滿春閨飄花燕
淚落行雲逐輦迷綠苔凝履跡粉汗浥書題夢到龍沙北魂
銷馬邑西卷簾雙燕入開鏡一鸞啼腸共吳江繞眉將楚岫
低攀枝憐並蒂窺沼妬雙棲躍水寧無翁通天亦有犀那看
明月夜登樓感馬蹄

東飛伯勞歌

南飛鵲鵲北飛鶴黃昏鳴鶵白日燭珊瑚石上栽兔絲蔦蘿
獨宿枯桑枝末夜凉蟾入羅幕蟬翼不如秋鬢薄寒塘露蓮
千葉紅可憐零露空隨風

雙燕離

雙燕營巢時雙飛復雙語輕盈掠陌風振迅片塘雨巢成近
繡幃雙宿更雙飛為家主人愛不信有睽違四月溫風起榴
花發紅蕤拾蟲逐哺雛出入無停翦五月數雛飛繞巢舞烏
衣側避蛛絲過斜縈柳線歸六月雛翼老分飛各相依脉脉
傍珠簾依依集蘭綠世事有轉旋陵谷一朝遷昆明延劫火
甲第化煙塵帶雛驚飛出風沙兩相失死生不得知燕燕從

茲畢回看舊主人粉黛成灰塵天高塵渺渺海闊波鱗鱗荏
苒朝還暮焊焊向何處毛凋半夜霜淚滴三春露露寒霜又
濃憔悴不成容同心諒難隔魂魄終相從

烏棲曲

霜華着樹成秋薤樹頭棲烏驚夜起起向幽閨啼數聲閨中
美人泣到明
吳宮烏啼夜已分宮中不聞人盡聞夜深風落茱萸子沉沉
漏斷啼烏死

三洲曲

三洲洲上花柳春三洲浦裏多商人酒旗紅相明工閣客舡

只望洲邊泊
入月風吹洲上樹樓舡却向江西去紅粧送別各沾巾驚動
新來江北人

武陵深行

武陵溪一何深水有射工射人影陸有毋蛇長百尋嗟哉武
谿不可臨溪之水深且闊鳥不敢飛龍不敢越海氣連天日
月昏黃霧着人肌肉裂嗚呼丈夫寧能沙塲百戰死有骨莫
葬武谿水

遠如期

遠如期近別尚云可遠期能不悲憶昔辭君出門去手種庭

前松栢樹樹今成器人未歸澗旁白髮秋霜霏高原有梧檟
有檟待君北邙山石下

大堤曲

大堤女兒顏如花大堤堤上無家家東家女作西家婦夫能
棹舡女沽酒春去秋來年復年生歌死哭長相守君不見襄
陽女兒嫁荊州撞鍾擊鼓烹肥牛樓舡一去無回日紅淚空
隨江水流

明月子

朱閣綺疏曖作戶明月照人秋獨苦桂花吹冷眠不成誰家
高樓絃管聲倚樓空望別離處唯有清光自來去月固正好
欲復催人生見月能幾回

短歌行

來日苦短去日苦長日長不自覺日短令人傷君不見望後
月又不見霜中莚清光縱好魄已虧芳心欲動根先死少年
不知老可悲衰老却憶少年時

長安道

長安道送盡芳菲到枯槁人生衰盛苦不常何异長安道傍
草漢家將軍初拜官門前上客車班班一朝世衰烟散歌車
輪無聲馬啼絕明年有詔封冠軍依舊車馬來如雲

隴頭水

隴頭水征夫淚征夫之淚滴隴頭化為水入秦川流水流向
秦川嗚咽嗚不已何因得天風吹入君王耳

秋宵吟

玄蟬催秋入湘簟芙蓉露浴胭脂淡銅烏吻木漆夜長碧草
斂愁歸寞寞羅帳無人五更兩梧桐驚啼白楊語春光爛熳
不得知霜露凄凉奈何汝

車遥遥

車遥遥馬揭揭不知何人始作車長與人間載離別回風吹
起羅帳塵低頭恨殺作車人

陽春歌

帝車東指淑景昭台容冉冉生寒條枯根相頳一時起陽森只在霜雪裏枝頭候禽鳴滑滑暖烟日夜催花發蜂喧蝶兢方及時風雨宿昔成離披人間但見陽春好未識春陽有枯槁

鳴鴈行

雝雝鳴鴈鳴且舉冥相逐拂雲漢平原漠漠生野烟鴈飛只向江南天江南十月多禾黍一半輸官半供饮明年二月歸養雛雛成又望江南去

獨不見

暖烟漾春林色紫膩雨摧紅出花蕋蝶飛撩亂燕飛輕叟鳴

相應俱有情有人抱瑟上高閣坐對粧臺彈別寉曲終顧影遂徘徊東風自吹羅帳開

梅花落

種梅長江邊歲晚花始發東風為愛桃與李却使孤芳坐銷歇美人高樓深紫薇卷簾一見長嘆嗟世間有榮即有悴君不見海中碧樹終無花

折楊柳

去年送君楊柳青暖風晴日花冥冥今日思君玥思綠柳條又綴黃金粟君心却似條上花隨風飄蕩不思家妾心已作科上槁縱得春光為誰好折取長條寄遠人人生四十無青

春

秋夜月

秋夜月黃金波照人哭照人歌人歌人哭月長好月缺月圓人自老

東下何蔡蔡行

東物作花時蔡蔡臨路岐八月東成實纍纍離離朝日晏花蔡蜂蝶翻東實累累無人滿園嚴風蕭瑟枯葉飛蜂蝶不来人亦稀

白苧詞 二首

鏗華鐘伐雷鼓青娥彈絲白苧舞文竿迎風雉振羽長袖香

廷君雲舉博山霧合春濛濛玉缸揺火生長虹翠蕩紅翻如在夢中

暖香結暝嬌青春翠鈿珠壓光照人鳳簫十二煙霧勻鴻驚燕嬌波龍舞玉觴交飛酒如泥門外斜陽在林杪宮中沉沉天未曉

蛺蝶行

軟芳稀霽春鮮妍上有蛺蝶飛翩翩暖風扶瞑撲天起翠重紅輕迷欲死東園無花留不住相隨又過西園去沉沉斷夢失韓憑却抱霜華怨秋蝺

鈞天樂

君不見天穆之山二千仞天帝所以觴百靈三嬪不下兩龍
去九歌九辯歸杳冥我忽乘雲夢軒舉身騎二虹背六羽指
揮開明闕帝閽環佩冷冷雙風雨明月照我足倒影搖雲端
參差紫鸞笙響震瑤臺與我欲聽之未敢前空中接引皆神
仙煙揮霧霍不可測翠旆金葉光相射鯨鐘虎虡鏗鴻濛撼
昆侖兮殷崆峒揚天桴兮伐河鼓咸池波兮析木風遂升泰
階朝王帝側身俯伏當璚陛訊曰太極析裂為乾坤紛紛枝
葉皆同根胡為妄主水火金木土自使激搏相熬煎臣聞三
皇前群物咸熙熙衆子戴一父睥睥無偏私忽然元氣自瀉
湑變換白黑分賢癡蚩尤與黃帝從此興戈矛流毒萬萬古

爭奪無時休骨肉自殘賊帝心至仁能不憂帝不答臣心迷風
師咆哮兕豹怒銀漢洶湧天雞啼飆輪撇捩三島過海水盡
是青玻瓈神奔鬼怪惕驚起遺音渢渢猶在耳夢耶遊耶不
可知但見愁雲漠漠橫九疑

周小史

姣孌周小童冶容敵花紅鮮雲委綠鬟明星爛雙瞳來蘭澧
水湄挾彈長陵東擲果鬧春市卷衣嬌金宮流盻溢華彩言
咲生芳風常恐秋露零瑤草成衰蓬食桃坐翻覆倚笑徒為
工繁華豈不好不知身所終吾聞濟川楫乃為植鰭翁悠悠
萬世下德業光無窮

結襪子

昔有信陵君乃在大梁城親為貴介弟位冠諸侯卿傾家待
國士倒屣延豪英詣門謁朱亥虛左上侯嬴袖椎奪兵符救
趙紫英聲河外走蒙驁宗社賴扶傾于今不可見寂寞傷人
情

拔蒲三首

拔蒲清川渚水淺蒲不長自非排風羽莫羨凌雲翔
拔蒲江水湄終日不盈把嫖姚紫鴛鴦雙戲蒲葉下
拔蒲復拔蒲織作波紋簟無處寄相思秋風露邅淡

從軍五更轉

一更戍鼓鳴市上斷人聲風吹鴻雁過憶弟復思兄
二更月上城照見兜鍪光側身望山川淚落百千行
三更悲風起樹上烏鵲鳴枕戈不能眠荷戈繞城行
四更城上寒刁斗鳴不歇披衣出戶視太白光如月
五更星斗稀霜葉光爛爛健兒爭先起拂拭寶刀看

前有尊酒行

前有尊酒芳以飴舉杯欲飲且置之丈夫有志可帥氣胡為
受此麴糵欺禹惡旨酒而玄德上達桀作酒池而南巢是棲
商辛惡朱以白日為夜糟丘肉林相枕藉瑤臺傾忽成灰塵
流毒猶且遷殷民夫差酣而納施楚國酣而放屈姑蘇臺上

麋鹿遊鄒郢宮中狐兎出灌夫罵坐楊延魏其竹林稱賢神州𦵔藜亡家破國有如此酒有何好而嗜之前有暮酒醒以清酌之白日成晦冥眼花耳熱亂言語元氣耗散肝膽傾乃知酒是喪身物衛武之戒所以垂休聲

公無渡河

丈夫不愛死成仁心所安殞身徇無故來哉徒自殘水能殺人人共知公獨茫然狂以癡黄河渺渺無津涯乃欲絶流而渡之公也溺死人誰悲世路如何險惡實多平地倏忽滔天風波利涉欲餌孰知其他不見不聞縱横網羅固不必如公之癡可推以魚中之鼓亦不必如公之狂可龕以伏甲之鋒眼前言咲百媚出寧知兵刃羅心腸公無渡河河無津箜篌一曲愁殺人

隔谷歌

戰鼓咽悲風弓折不可把弟兄隔谷不相聞咫尺人間與泉下丈夫誓許國殺身非所憐兩心本一氣何能坐相捐登埤四顧望慨慷肝膽裂不見敵兵來但見繞城鐵甲光如雪飛禽在羅罔尚或念其飢身為高官焉食粟忍見手足吾重圍相彼鴻與鴈亦各顧匹儔挽弓射一猿群猿擁前聲啾啾為獸且有情人心獨何尤嗚呼田家紫荊雖微木不忍聽君歌隔谷

步虛詞 五首

太微啓靈宇紫殿含祥風圓光照無外梵炁來冲融仙人魚鱗次羽葆朝當中離羅讚霄臺縹緲浮太象泰階平六符文昌位三公北斗運元化軒轅成歲功稽首玉陛下逍遥樂無窮

鬱華開赤殿結鄰炫黄文歲耗爛霄漢照耀下土墳東華躋鑾駕西崦洋音氛神行甫臺璽象化陶甄爾景風調块北王嬪煥烟煴冥茫窈刎閒欻忽幽朗分萬靈仰無私九真告成勲

重陽裴幾闕森羅拱高垣寥寥太虛庭巍巍無極尊白帝伏

右騑青龍承左轅玄武後發跽長離前騰騫黄靈正當君萬有歸一元希微眇稀栗浩蕩彌乾坤高卑各莫位神化無窮源

步虛歸太一精心觀樞庭浮浮回極運湛湛規中清五神謹訶衛六位肅敉寧東溟升陽曜西海生陰靈炎光燭玄室瀩醴液朱陵駭赫燄攘除綿綿淳粹凝妙用無邊方耕身游帝青

焚香禮玄梵肅駕朝紫宸浮雲結華盖鮮飈翼飛輪披煙上閬道佩月舉鉤陳服食丹霞漿歘嚥甘露津琅琅歌洞章要感虛皇頻飄飄廣莫風舒嘯青林春沉潒六合外求與無始

降

氣出唱

今日不樂振策遠遊東上泰山巍何循循道逢仙人要我同
仇羲霞為粮黃玉為蓋玄英素絲光華亭流日觀霄消能華
九州令我從之身輕若浮道以五鸞為翼以雨虹朝翔玄圃夕
止蓬丘謁見王母雲肩月髻青娥三千或舞或謳風吹瑱珥
聲如鳴球雜花並開莫知春秋洪崖先生勸我此留自揣凡
骨非仙者儔七情交煎一觸百抽又病積悴無藥可療崇崇
清宮蕩蕩無涯輒列仙如沙不少一漚王母咲聽拜謝扣頭歸
来山林骨標骨鉤熙熙泰和長樂無憂

班婕妤

昭陽秋清月如練笙歌嘈嘈夜開宴長信宮中靜聲人獨倚
西風詠紈扇傾城自古有蛾眉紅顏失寵何須怨冷冷玉漏
掩重門一點金釭照書卷

神絃曲

紫桂飄香九萬里三山地色如凝水水妃骨冷不能眠金鑰
素指敲氷絃冷冷玉泉滴貝闕閟蛩發鮫泣幽碧青燈小聲
歌紫霜霜飛風起江低昴曈曨紫歎出海樹天清月落空相
望

短歌行

涼風西来天氣清雲飛水落山崢嶸鬢肩剝削稜骨生鮮芳
恭悒成枯莖百蟲哀號百獸鳴凡有形色皆不平成之孔艱
壞敗輕易人含愁起夜行列星滿天河漢横繁星横心劇五
兵天高何由達其情歸来託夢通精誠

長歌行

秋夜夜長月照軒夢見天神與我言曜靈揚環周四垣四時
迭代成寒温枯榮生殺相為根我於萬物何怨恩生丁其時
命所存六滿洶湧無鍵閉由其弗約離其魂春芭散披夏實
繁外美中瘁誰能捫風霜涸寒肅不騫斂華收真歸本元掃
滌浮穢夫何冤我今語女開女昏生生殺殺無窮源斂女貞
蓄守女門扶桑赫赫升朝暾

燕歌行

霜飛動地燕草凋沙飛石走天蕭條江河倒影陵谷摇白日
慘淡莫為宵美人迢迢隔雲霄青冥無梯海無橋魚枯鳥死
星芒消沉沉思君不自憀愁如驚風鼓春潮歲云暮矣山寂
寥梧桐葉落空乾條崑崙層城阻且遥蒼梧九疑煙霧遥瑤
田瑤草芳菊荑江離澤蘭成艾蕭登高望遠肝肺焦安得羽
翼搏長飈

江南弄七首

江南細水湘綺波江南絲女離鳳歌凝顰引睇紆青蛾紆青

蛾舒窈窕網軒綺戸鎖嬌春不放杜鵑來木杪
雄龍呼雌江底鳴山搖谷殷江波驚餘音不斷隨風征隨風
征入湘竹截玉鑽星吹向天楚江六月無炎燠
湖波澄明日色鮮畫鷁相隨出來蓮嬌紅曼綠鬪春姸鬪春
姸倚徘徊今朝花盡且歸去明日更有新花開
河曲懸匏涓濱竹碧鮮削出藍田玉輕翎參差飛羽謖飛羽
謖幽簧含冊櫻瑤筍調清吹月明紫鳳來毿毿
采菱女子木蘭船翠裙紅袖青玉鈿搖光蕩影惜嬋娟惜嬋
娟愁夕舉棹蒲歌斷鯉魚入歸去芰荷香滿衣
江草萋萋春渺渺江皐出遊多窈窕輕霞衣裳碧雲娟碧雲

娟紅日斜鴛鴦飛過綠渚去東風吹落菖蒲花
巫山岧嶤巫峽長瑤姬出舞朝雲翔翠葩婐娜金支光金支
光冉冉䙛寶雞為使鳳為驂去雨來風樂無極

步出夏門行

步出夏門遙望滄海九河茫茫碣石安在魚龍滉瀁日月晻
靄三山何所弱水浼浼羲和曷徂鰲極孰牢發鳩之羽其心
不改安期不死桃實可待悠哉沛乎歌以永慨

丹霞蔽日行

彤霞何煌煌蔽此白日色炎埃被九野照灼后土赤朱陵開
火府熺爛相蕩射山蒸𠀤紅氣川瀉丹砂液穹玄更光耀衆
草相烜赫迥迷河林脩高李昆侖碧鬱華不能神睟烏已化
魄女媧在青天歲莫還鍊石

烏生八九子

樹上烏一生八九子相呼啞啞聒人耳何不學銜泥燕和鳴
集桃李又不學鷹與隼奮翅高飛碧雲裏胡為巢此庭樹間
啄腐吞腥饕物莆少年挾彈如流星禍機潛發不見形翅翎
摧折身首磔螻螘傷殘誰女惜

猛虎行

君不見昔者牛哀病七日化作猛虎形皮踆既衣裳佩帶換毛
尾棄置衽席眠茅茨怒牙出吻目閃電頃刻不識妻與兒昨

日燈前相笑語豈意今朝化為虎嗚呼世上茫茫化虎人秪
恐化心不化身

行路難 二首

君不見水上漸往來倏忽隨波移又不見花上蜂東枝飄落
尋西枝世人食葵不食葉莫倚結交心匪石君不見避席武
安人即是當年實家客
君不見白日光不照幽草心又不見石上雲膚寸遂成陰世
間會合良難得況有巧言能爍金伏波薏苡讒碑仆當時豈
是非知音智謀啓疑忠逆耳乎地反掌生崎嶔行路難愁最
深

野田黃雀行

野田雀觜啄啄朝食山下禾暮食山上粟千百為群藂薄裏忽然驚飛若蜂起飛飛却落稻田中衆口齊啄稻為空農夫力田望秋至沐雨梳風盡勞瘁王租未了私債多况復尓輩頻經過野田雀鷹隼高翔不汝擊農夫田父愁何極

何當行

念離莫悲歌悲歌傷於哭思鄉莫望遠望遠傷心目九疑迢迢隔湘川空山落日啼杜鵑梧桐摧折鳳凰去蛟蜃出沒波滔天令我四顧心茫然涙如懸崖瀉流泉樊桐有路到玄圃何當飛墮王母前

射虎詞

長戈如林夾弓弩言向深山射猛虎貙兒豢鷄走如風所過犬羊皆為空紛紛散入人家宿丁男上山婦女哭前行聞虎心先畏一虎當頭萬夫棄折弓墜刃委如土却向人前作威武

苦熱行

雞不可使守門狗不可使司晨騂車梁弱水日暮空悲辛我欲乘風謁閶闔虹蜺彌天雲霧合九關虎豹森駭人長跪陳辭閽不荅錯石作奠燔鬼神驚見欺截梁為楫櫓舩齧拊膺涙交頤衝風結玄冰道惡不可發巫咸上天去澤涷神著兖

我欲竟此曲此曲多苦聲鴻鴈向天北因之寄遐情

起夜來

微月就沒銀河欄城烏啞啞夜將半憂愁不寐攬衣起仰看明星坐待旦咸弧歷落連天狼兩旗欲動風不揚槐根王侯夢未覺豈知雞聲堪斷腸

長相思

長相思妾在天南君在北紅顏未必無人知封非不羡君王食相思迢迢隔天河長夜不眠愁奈何欲憑魂夢到君所君門九重虎豹多長相思向誰道涼風日夕吹桂枝可惜馨香暗中老

無愁果有愁曲

君不見陳家天子春茫茫後庭玉樹凝冷光樓船江上走龍陣宮中只報平安信酒波灩灩荼粉香暖翠烘烟妬嬌豔無愁老夫貂鼠裘降旗搖動臺城秋生綃束縛檻車去始信人間果有愁

妾安所居

憶昔嫁君時紅顏豔春華今與君別離明珠化為沙文兒嫁夫願偕老何異青松纏菟草一枝一葉俱有心生死長當兩縈抱誰言妾心君不知芳蘭委棄同蕭艾妾欲有言君不見君車遙遙妾空戀君家大宅荒路隅可憐棄妾妾安所居

放歌行

鴻鵠搏紫霄鶺鴒守苞桑豈惟異所志羽翼有短長玄陰變
白晝闇塵侵太陽一鹿走中原熊羆競騰驤植竿成蟲蠭蠆
秋為搶攘叱吒倒江河虓闞撼山岡犬牙據險要瓜瓣割土
疆六奇誇曲逆三略稱子房磨牙各有伺裂眥還相望龍蛇
未分明智力正爭強孔明魚得水毛遂錐脫囊霧豹始變
海激鵬乃翔嗟爾獨何為抱巳自摧藏

鴈門太守行

赤符復漢祚褒德先侯封陽燎熇蠶鏃霜嵯山鳴鍾馴雉集
中牟乳麑去弘農抱鼓夜無聲桑陰翳芃芃循良一何多謳

歌滿兒童賢哉洛陽令阜鄉相繼蹤遺愛若明神外猛中有
容正欲除煩苛平賦寬畸零黎民拜恩惠吏卒服至公身殁
德不泯絃歌祠廟崇望美安陽亭頑懦興廉風彼哉肉食者
輿馬愧盲聾

[illegible]歌行

亭亭松柏樹結根幽澗隈高標拂雲日直幹排風雷曾經匠
石顧謂是梁棟材明堂未構架厚地深栽培熒星入天闕武
庫一朝災搜求到櫟樸谷赤山城垓般爾死無人鉤繩付與
臺路阻莫自致棄之于草萊天寒斧斤集歲莫空摧頹三光
無偏照四氣有遷廻斷喪在須臾成長何艱哉孰知真宰意
悵望使心哀

門有車馬客行

門有車馬客云是故鄉人執手前借問鄉語知情真自云別
故鄉觀光京國塵經商涉代北薄宦徂西秦繡鳳錦箴鸞金
鞍紫騏驎結交貴公卿出入擁衆賓劇孟氣方銳郭解家不
貧但見三春花寧思秋露晨斷蓬失其根風沙欻漂淪前途
塞虎狼故里荒荊榛昔為橫海鯨今為涸轍鱗話言未及竟
涕泗各盈巾居家倚骨肉出家倚交親何當在異縣見此舊
里鄰閭巷如蠻茸市酒若醴醇悲歡且棄置生死同苦辛短
歌有深情情深難具陳

煌煌京洛行

新調且緩唱吳趨亦停聲請君傾耳聽聽我歌洛京京洛何
煌煌卜宅自周王五服晝九州茲為土中央用文四戰地恃
德不恃強叔世道雖微靈源滯流長漢祖殪秦項定都由子房
馬上得天下繼周焉敢當光武起白水龍飛掃欃槍應天順
民心戡暴安痍傷冕旒正宸極圭組崇俊良功臣列爵土循
吏勸耕桑詔書報戢馬玉關閉西羌周嚴播高風卓魯樹甘
棠廷無乳扇伏邑有馴雉翔涓涓醴泉液燁燁朱草芳繼體
更賢能守成不踰常南郊尊上帝宗祀觀明堂辟雍養耆德
靈臺觀禨祥南宮畫元勳東觀昭文章詩書母后訓湯傷蕃

封防百年天再闢四帝日重光傾昃自滿盈宴安生怠荒剎
官竊威柄義士死道旁虆積千里草栝成一星黃犬命始不
摯餘暉尚悠揚典午亦有初言治稱太康用人混哲否尊弄
出蕭墻兄弟相吹食同氣成豺狼金墉豈不固清談沒洋洋
妖星入太極胡雛登御床銅駝荊棘沒寢廟狐狸藏落日照
西坡寒雲歸北邙轢轢無人行伊洛廣且長褰裳若旦蓁道
德信金湯殷勤京洛篇厥鑒不可忘

升天行

太儀轉神樞日月飛兩丸榮華如電火瞬息無留顏誰能與
蟪蛄爭鳴秋草間中夜集五靈步虛欻天閽擺脫塵土累郎

落真境覓玉髓充晚食瑤霞足晨餐妙合五色光化為九轉
丹洞朗照無極逍遙出入家象載六蒼虬翼以雙紫鸞耀足
北河津弭節蓬萊山伶倫歌九韶眉連舞七盤浮丘吹參差
宓妃鳴佩環娛樂竟日夕還歸玉宸班

長安有狹邪行

大道坦蕩蕩狹路能摧車大道少人行狹路爭走趨狹路險
以捷大道平而迂所以狹路間壘足不憚劬峭岐磨為光窊
坳窪成渠峻滑無澁踵攀緣有牽裾騶騷蹠踦嶬僕從頳肩
呼清霜晨入狹白露夜沾襦擾擾極追奔營營競須臾窮通
乃定命得喪豈異途君子遵義路詭御非吾驅戕趾禍難悔
素履戒勿踰邪能慟阮籍何用泣楊朱長安有狹邪雖捷焉
所如

飛龍引

軒轅黃帝上天時五龍齒髯下接之後宮綵女咸相隨雲輕
龍從不可追綵女化作黃金芝千年一作花花光五色明朝
霞扶疎蕤甤映玉皇家沉精降液為丹砂鍊丹砂成水銀水銀
流汞浴火輪火輪照耀十二辰黃龍歸來天帝嗔

春思

憶昔東風入芳草郁綠花紅看總好今日風吹陌上塵鶯啼
燕語俱傷神愛來感人淚沾臆未必春光不如昔

靜夜思

靜夜思一思腸百轉啼螿當戶聽不聞明月在庭看不見方
將入海剸猛蛟復欲度嶺斂飛猱胸中倏忽亂憂喜得喪紛
紛竟何是靜夜思思無窮天雞一聲海日紅滿頭白髮吹秋
風

華山畿

華山畿芬芬渚別棄父母恩相隨黃泉去男婚女嫁當及時
摽梅不見周南詩王風蕩蕩散荊棘帷薄日夕生狂癡當歌
悵然有所思華山畿何足悲

冬暖行

孟冬十月暖桃李花盛開胡蝶草間出飛上花枝来蝶知愛
花為花出不知冬暖無多日霜風一夕花作塵墜粉飄黄㕘
殺人

節婦吟

叓玏後叓玏綠萍初生池水竭簡根壓霜芽不苗春風冷冷
遂秋月蓁蟲食苦甘如酒卷蘿雖生心已朽楊州青鏡蝕土
花玉匣瓊臺後何有君不見人間日月如飛梭地下相從慈
始多

登高丘而望遠海

登高丘望遠海長風鼓浪高於山蓬莱宫闕無光釆雲霧蔽

陽谷義和安所之鯨鯢作隊行鱗鬣如朱旗精衛啣石空有
心口角流血天不知登高丘望遠海弱水浩蕩不可航一望
令人玄髮改

江上曲

江上風吹沙石走江中濤浪如牛吼鄂君繡被寒無香江水
不如殘夜長

北風行

城外蕭蕭北風起城上健兒吹落耳将軍玉帳貂鼠衣手持
酒盃看雪飛

銅爵臺

高臺突兀連蒼穹中有艷質如花紅君王已作西陵土繐帳
王座空秋風向陵舞罷寒月白蒼狐夜啼松泷滴冢中枯骨
寧有知翠袖珠袍為誰色當其奮臂謀許間手揮群雄如刈
菅横矛賦詩逞豪傑猛氣可以移南山寧知暮年壯心死遺
教但聞令賈履唏嘘涕泣兒女態遺臭至今猶未已君不見
永安宫中顧命時天下英雄人得知

薤露歌

蜀琴且勿弹齊竽且莫吹四筵並寂聽聽我薤露詩昨日七
尺軀今日為死屍親戚空滿堂魂氣安所之金玉素所愛棄
捐篋笥中佩服素所愛凄凉掛悲風妻妾素所愛洒淚空房

櫳賓客素所愛分散各西東雖者自相扶親者自相悲有耳
不復聞有目不復窺譬彼燭上火一滅無光輝譬彼空中雲
散去絶餘姿人生無百歲百歲復如何誰能將兩手挽彼東
逝波古来英雄士俱已歸山阿有酒且盡歡聽我薤露歌

沐浴手

沐髮不如清神浴身不如洗心仁義非外鑠冶容防内淫登
山望漢京樓觀蔚嵌岑軒車擁衡禹几杖尊雄歆著書擬周
孔吐論嫓淵參青衿來濟濟白日去駸駸驅車泗水曲攬轡
長淮陰悠悠黄石冢杳杳天風吟盛時不可再感歎為沾襟

秋閨曲

天上傷心月秋来情更親那能照幽獨不照遠行人

蓮塘曲

落日下蓮塘輕舟赴晚涼偶然花片落飛出两鴛鴦

蒿里曲 三首

澗草萋萋泉汩汩紫蘭香老宗聚發山中無人松栢寒卧聽

狐狸嘯明月

白楊樹頭風慖慖寒烏悲啼 山月黑磺宮冷落清夜長銀鴨

金鳧不堪食

山花寞寞啼子規烏銜紙錢掛花枝 山中遊人莫相咲君到

此中當自知

促織詞

草間小蟲名促織夜夜隔窓鳴不息小兒側足潛聽聲雕籠

鏤柵閉爾形金錢繳門爭相妬得勝轉多裯轉固高秋九月

嚴霜飛開籠却放枯蔓歸舊宂無蹤故帷去生死悽凉向何

處

銜泥燕

銜泥燕尾涎涎銜泥點汚几席間更捉飛蟲撲人面銜泥燕

人言爾巢長滿尺主人倉廩多畜積借爾華屋好安居年年

雙巢生爾雛

秋思二首

蕙草芳已歇候蟲寒不鳴相知惟白髮日夜滿頭生

露出階苔光風生庭樹冷帷愁捲明月不忍見孤影

寒夜曲

蟒車軋露迷圓景金井轆轤僵素綆孤鸞叫破海天雲嫦娥

淚滴方諸冷十二樓開春醉醒千年断石生曾青林霏散漫

紫府曙白沙黄葛空殘螢

古鏡詞 并序

金陵武生於勾曲野人得古墓中鏡李桓先生辨其欵製

燕石上有元康年字定其為漢時物今雖不能灼見其非

晋而漢然其来之不近則明矣

百鍊青銅曾照膽千年土蝕萍花歷想得玄宮初閉時金精

夜哭黄鳥悲魚燈引魂開地府夜夜晶光射幽户盤龍隱見

自有神神物豈肯長湮淪賴借蟾蜍騎入月將與嫦娥照華

髮

琅琊王歌 四首

駿馬須好鞍彊弓須勁箭將軍不知兵健兒空自健

香羅金縷衣采花弄春暉花高折不得空步綠莎歸

出門無情親大道行亦窄寄與遠遊人屈貧勝為客

四通八達琅琊道快馬如龍踏烟草草萋萋煙漠漠陌頭風

起桃花落

長相思四首

長相思在瀛洲蓬萊之山忽沉浮弱水無風亦倒流鯨魚一吸吞九牛旋淵呀呷鳴其喉青鳥飛去天悠悠嗟我欲往徒離憂

長相思在蒼梧九疑愁雲隔明都湘神淚滴湘水枯冥冥霧雨啼短狐楓林沉陰天色晡鳳皇不食鵷鶵呼嗟我欲往空長吁

長相思在昆侖黃河怒浪射天門天開石裂龍鬬奔羲和驂車光未暾峨峨雲埋蜀帝魂流沙千仞沉鱣鯨嗟我欲往難窮源

長相思在玄冥寒門六月天雨冰天閼凍折天柱傾女媧鍊石補未成石鱗迸落如流星黿蛇上訴愁帝青嗟我欲往勞心形

殘絲曲

玉樓十二春如綺日暖清池躍魴鯉空閨無寐者孫情罵遂殘絲撲天起天南河漢天西流豈知少年能白頭便唤姮娥栽桂樹花時相約月中遊

拜新月

月生花始開月圓花漸落花開人少年花落人可憐女兒拜新月望圓不望缺未圓望不休既圓應更愁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雲鬟愁不綰思君如轆轤倏忽心百轉

美人燒香詞

翡翠釵梁雲作葉臙紅深暈桃花頰玉奴纖手捲蝦鬚繡羅襪小不勝扶低頭背人整裙帶神前獨自深深拜琴袖輕廻香霧分細語悠悠聽不聞門外遊人空駐馬冥冥白日西山下

築城詞

君不見杭州無城賊直入台州有城賊不入重門擊柝自古來而況四郊多警急愚民莫可與慮始見說築城俱不喜一朝城成不可踰挈家却向城中居寄語築城人城高固自好

更須足食仍足兵不然劒閣潼關且難保獨不念至元延祐年天下無城亦不盜

畦桑詞

編竹為籬更栽刺高門大寫畦桑字縣官要備六事忙村村巷巷催畦桑桑畦有增不可減准備上司來計點新官下馬舊官行牌上却改新官名君不見古人樹桑在墻下五十衣帛無凍者今日路傍桑滿畦茅屋苦寒中夜啼

賣馬詞

驛官亭鼓鼕鼕打驛使星馳買官馬府官奔走群吏趨呵叱

縣官如使奴一時立限限鄉役馬傾損增無處覓賣田買馬
来納官買時辛苦納時難縣官定價府官減驛騎也作駑駘
看歸来村肩向隅泣門前索錢風火急

神祠曲

路傍古廟壁半斜雨滴香案堆坭沙槎牙死樹當道卧樹上
紙錢猶未化春秋祭祀知幾時烏鵶得食號相隨人人飲喜
得好珓低昂拜跪山花飛早知禍發在旦夕空村無煙堆死
碑廟傍烏鵶亦不来獨留土偶眼蒼苔

雨雪曲

北風吹塵沙雨雪日夜深三足之烏毛毿飛不遠白晝慘淡

成幽陰青天冥冥不可覩水有罔象路有虎平民避亂入山
谷編蓬作屋無環堵回看故里盡荊榛野烏爭食聲嗔咨
賊官軍齊剽掠去住無所容其身嗚呼彼蒼何日回春陽比
風雨雪斷人腸

苦寒行

去年苦寒猶自可今年苦寒愁殺我去年苦寒凍裂唇猶有
草芽堪蔽身今年苦寒凍入髓妻啼子哭空山裏空山日夜
望官軍燕頷虎頭闘不聞

遠客歎雨

遠客暮春年筋力衰入門無家出無馬冷風一夜雨瀟瀟平明
道上泥没膝簷下濕薪不生火敲氷取水指欲墮僕夫怨怒
呼不前終日忍飢掩関坐憂来傷心令髮白人生百身莫為
客

久別離

久別離別時小兒未解語今日眼踏庭下来向人問爺決如
兩兒知有爺未曾識爺有母在愁何極明庭不奏采薇詩久
別離當語誰

苦熱行二首

南風吹雲不成澤朝霞暮霞山谷赤赤松羽人借大荒火府
朱陵氣相射翡翠翅貼不能翥蒼兕眼枯口流液遠客魂銷

長絲絡
憶昔伏波南伐時穿岸為宮避炎氣青草茫茫起瘴煙吹蠱
合沙總堪畏人生惜死非男兒但有馬革可裹屍武陵之曲
何傷悲

梁甫吟送鄭希道入京

老翁生長平原里但見平原路如砥謂言路平無險巇車輪
不摧馬如飛今日驅車上梁甫回頭却憶平原路梁甫吟愁
我心

望遠行俟後舟不至作

望遠行日日望来腸欲斷數過南風下水船愁中白日偏難

晩順風順水不易得欲去又愁来者遠望遥行一望令人白髮生

女兒割股詞為徐勉之作

女兒少小幽閨裏深捲重簾學針指施朱傅粉有母憐一朝無母將焉恃青燈昔壁月當户峘山之禽夜啼苦冊元訴天天為愁淚洒長河作飛雨嗟兒與母同為身母子分離何苦辛抽刀割股股不血一念自感皇穹仁吾聞孝慈出天性人心至誠天必聽兒股有肉母所育母生兒死兒亦足

巴陵女子行

巴陵女子天下奇石作心肝氷作脾生平見義不見已杖淚

恨殺襄陽兒臨終裂素寫怨語生氣猶能起風雨君不見虎符繫頸東海檣令人愧死巴陵女

秦女休行

秦家女兒美且都齒如編貝唇如朱有生不幸遭亂世弱肉强食官無誅兄朝出門暮不返家人悵望空倚閭女休聞之肝膽裂奮臂不惜千金軀援矛一擲白日蔵仇血上濺天模糊市人驚譟塵土沸邏卒奔走馳金吾有心殺人寧惜死観謂女吏何其愚婦法長姦誰所致舍生得義吾何遣精誠通天天為惻赦書一夕来宸極路旁觀者咸歎嗟女休出門無喜色君不見景升本初之子空是男亡家破國令人愁

蠻中歌 二首

小兒負薪早已歸大兒采螺崖不回海上檣竿齊入浦山頭雲起颶風来

祝融廟前稻欲齊椰子如瓠壓枝低烏鵲亂叫祟鬼罷桄榔樹裏鷓鴣啼

閨詞 六首

戍馬關山隔空閨鬢髮華將何寄消息江樹總無花

昨夜三更夢分明見所思覺来驚枕席心跡兩相疑

塞鴈南還北江湖西復東佳人不可見霜雪萬山空

剔却燈花蕋從教汚翠鈿幾回虛報喜誤妾不成眠

小小雕梁鳥雙雙入畫樓樓中人怨别愛爾不知愁

欲寄音書去書成乏便郵持書上樓望淚洒鶺鴒来

烏啼曲

可憐烏鵶烏鳴聲不喜人如何好强聒故惱主人嗔

五雜俎

五雜俎原上翩往復還小販客不得已滹沱麥

五雜俎百衲衣往復還燕雙飛不得已賦式微

五雜俎市賣果往復還郵傳馬不得已死坟下

春江曲

江上風帆日日歸獨自狂夫音信稀無因化作鶺鴒鳥隨着

郎舡到處飛

公子行

王勒金鞍照地光駝裘珠帽繡文章平明上馬歸來醉他日清朝作棟梁

仙人詞 三首

玉府仙人氷雪姿生來即遣侍瑤池五雲隔斷塵凡路說著人間總不知

上帝宸居鐵蕭森九關廂豹立崟崟群龍自有三珠樹不見扶桑水淺深

東海鯨鯢白晝游南溟風浪湧吞舟三山亦在滄波裏自是神仙未解愁

黃鵠曲

黃鵠雙飛中路分關山風雪隴頭雲雲深雪暗知何處哀叫声声天上聞

吳歌 五首

儂斂春花正少年郎傚白日在青天白日在天光在地百花誰不願郎憐

承郎顧盼感郎憐準擬歡娛到百年明月比心花比面花容美滿月團圓

便道逢春花合開誰知穠艷有人猜山鷄不入家鷄侶野果難同園果栽

蛾眉二八不曾愁有色無媒郎不留月裏蟾蜍推落地幾時再得廣寒遊

栽花園作看花人誰料花開不及春昨夜狂風今夜雨為花落得兩眉顰

采蓮歌 六首

十三女兒白似脂向人學得倣嬌痴折得白蓮頭上插苧蘿山下賽西施

十五女兒花正開隨群逐伴采花回濃粧比似花嬌艷引得黃蜂隊隊來

采得紅蓮愛白蓮更撓扶轉怕人先爭知要緊翻成慢菱葉中間絆却船

芍藥爭春衒彩霞芙蓉秋晝却榮華有色有香兼有實百花都不似蓮花

女伴相隨出芰荷莲船比較采蓮多擡頭忽見遊人過櫂入菰蒲水拍波

晚涼風定却回船望見新月在天邊放下荷花深深拜翻身忙整翠花鈿

竹枝歌 十二首

人間日月去如梭快活無多辛苦多欲識江南古來意請君

聽唱竹枝歌

相思無益莫相思贏得霜鬢換黑髭明月自圓還自缺蚌胎瘦減有誰知

陽臺雲雨漫荒唐巫峽啼猿枉斷腸莫向蒼梧山下去九疑愁色滿瀟湘

瀟湘江水接天河第一傷心是汨羅斑竹岡頭聞鷓鴣黃陵朧上艾蒿多

榮華未必是榮華園裏甜瓜生苦瓜記得木邊梧桶樹也曾發葉吐鮮花

若要開花須護持花枝怕雨怕風吹抽條結蕊千辛苦移上

埋苔一霎時

彎彎月子似簾鉤掛在梧桐樹上頭月裏姮娥知何處人間離別未為愁

昨夜星光照濕泥五更依舊雨淒淒懊惱人心難測度說道東方却在西

杜鵑花開不着忙石蓮花落却恓惶壚頭酒盡休懸旆栽衣無尺莫思量

莫見乾藤道是香莫見白石道是羊布帘賣酒誇好甜辣須還到口嘗

龜鼉在水鹿在山登山入水早防閑別有一般真叵耐蝦蟇生在月中間

望帝無端化羽毛無朝無暮口嘈嘈見說天高三萬里吻乾舌出也徒勞

江南曲七首

江北雷楊未爆芽江南水綠萬重花北人盡道江南好江南纔到便為家

金陵好是帝王州城下秦淮水北流惆悵江南舊花月女兒盡作北歌謳

洞庭湖色碧於藍瀟湘日融花欲酣黃雀樓中留醉客懶人天氣是江南

錢唐勝地作南都綺綺如雲隘廣途想得燕山風雪夜斷魂相語怨西湖

桃葉渡頭春水平莫教城上曉鴉声中原無限英雄淚併入江南送別情

無情白日去如梭有限青春可奈何江北風沙人住少江南秔稻馬來多

生長吳儂不記春鄉音旋改踏京塵丫頭小妓相偎坐乘裏矜誇是北人

前溪曲

前溪送別溪水滿石楠花落蒲芽短春風無情看復秋莫學

落花隨水流

長門怨

不學周南詠小星空悲玉殿鎖娉婷黃金漫買相如賦猶勝無辜送掖庭

山鷓鴣 六首

女兒未始會穿針將去高麗學語音教得新番鷓鴣曲一聲准擬直千金

鸚鵡能言百鳥驚鷓鴣呌噪阻人行珊瑚軟語呈嬌媚不似斑鳩得拙名

溪深不比海子深一物從來有一心野鳧趁魚溪上去鷓鴣飛過野鳧沉

黃茅壠上雨和泥苦竹岡頭日色低自是行人行不得莫教空恨鷓鴣啼

鷓鴣元是嶺南音嶺北無人識此禽南人唱歌過嶺去北人相向淚沾襟

山禽一樣一般聲不是鄉音便動情多是江南子規鳥天津橋上對人鳴

浣紗女 二首

嫋嫋腰肢玉一圍妬紅嬌綠淡春暉莫教名字傳宮掖終道詩人刺綠衣

卧薪終夜泣孤臣落月飛霜幾度春能使姑蘇聚麋鹿誰知却是浣紗人

雙帶子 四首

嫁時雙帶綉麒麟翠葉金花色色新寧教塵匣蒙蛛網不肯將來別贈人

結得同心欲寄郎還將雙帶刺鴛鴦殷勤祝付西歸燕一紙書緘淚兩行

合歡雙帶繡蜻蜓一度看來一淚零雪裏芭蕉心長在春来不改舊時青

莫言長夜便無明莫道雖鶼不合并天上星辰能化石黃河千歲也澄清

雞鳴曲 二首

霜飛月落天崢嶸咿咿喔喔鄰雞鳴龍蛇雜遝寰海沸誰知此聲非惡聲

莫厭晨鷄相應啼中原千里絕晨雞一匡自是無管仲坐談不用謗曾西

丟姑 二首

昔沒行蹤草沒堤滿簾紅日一鶯啼天涯那得真消息不敢逢人問磧西

腸斷龍沙信不通夢中長怕醒時空夜來忽得榆關報却憶

傳聞是夢中

湘簾衣裳手自裁寄君親付與郎開錦衾角枕期宴交燕寘
無人莫寄回

春曲二首

春天不雨亦不晴楊花飄盡池萍生庭鳥雛成巢燕雌惟有
杜鵑啼到明

春晴野煙生綠塘春遊綵女船華光碧雲日暮去何處紅猗
白蘋他自香

楊柳枝詞九首

多事垂楊管送迎長條折盡短條生不知幾許東風氣猶帶
輕烟冒晚晴

漢將營中萬樹春朱旗曉色動星辰可憐烟雨章臺路半綫
斜繫走馬塵

楊葉凄凄隱畫樓楊枝嫋嫋弄輕柔鳴鳩叫罷黃鸝語肯信
年華有素秋

憶昔春風白下亭桃紅李白柳青青繁華一夢今何在露葉
依稀似淚零

長干橋邊楊柳枝千條萬縷斷金絲人來人去爭攀折無復
青青映酒旗

淮水春晴碧簟紋楊花楊葉總成雲錦帆零落美人盡枝上
沉鶯誰獨聞

二月番楊綠葉齊無朝無暮子規啼飛花衮衮向東去却被
東風吹向西

枝上穠花吹漸稀樓前楊柳正依依春風解釋佳人恨故卷
繁陰放燕歸

長江春水去悠悠亂絮輕花取次休落日高樓愁橫笛寒鴉
飛盡暮蟬愁

宮怨二首

沉沉煙雨掩孤闈可惟東風到得遲今日晴明上樓望不知
花謝已多時

何處春風拂苑墻飛花片片入昭陽多情尚有池邊柳留得
啼鶯伴日長

女兒子

女兒二六月上弦嬌羞長在阿婆邊阿婆惜愛女兒子女兒
只愁阿婆死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十終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十一

後學麗水何鏜編校

歌行

送陳庭學之成都衛照磨任

君不見岷山導江戒南紀實兩臺雲九千里瞿唐劍閣鎖重關錦城花繞成都市雄藩作屏鎮羌夷列郡五十爪牙之長夏雪山連太白玄冬熱海蒸坤維聖皇握符御宸極煙塵不起鯨波息鳳凰麒麟在郊藪川后嶽靈俱效職壽過樓上羅俊良况子敏學年方將將軍幕府曾試用驊騮熟路宜騰驤大艑揚帆泝江水東風漫漫吹蘭

芷綠衣鶴髮對長昏有酒盈尊井且旨吾聞岷嶓上與井絡通風氣隔閡華與戎九夷八蠻瀰帝澤廟堂已得攻心策

為王翰御郎中題雪灘寒鴈圖

雲茫茫水浪浪林木脫葉無稻粱烏啼鴈叫天蒼蒼歲云莫矣江山長有竹有竹在高岡三株凍折兩復僵小禽悲飛不能揚蒼梧悠悠隔沅湘欲往從之川無梁願拔寒翮見朝陽勿令嗷嗷傷我腸

漁樵問荅

樵問漁江湖風波惡何似采薪人無憂茹蔡藿濯春樵山中何所有未若擢扁舟得魚即沽酒

題王元章梅花圖

會稽老王忱且癡能畫梅花稱絕奇春風走筆生古怪中有窈窕傾城姿人生得閑真是好得閑不閑惟此老布袍闊茸殺不撫一生只被梅花惱天生梅實可和羹爾梅有花結不成世間花實總尤物不如畫圖終古無枯榮

琴歌贈劉元明

龍門獨樹冰蠶弦空林霜清鳴暗泉姮娥抱桂寒不眠離鸞愁啼風滿天碧潭殷雷龍起蟄月落太陰山鬼泣湘江秋水一劍明帝子歸來聞珮聲扶桑浪翻碣石改東海魚飛入西海白雲去盡天茫茫十二王樓深夜凉

二鬼

憶昔盤古初開天地時以土為肉石為骨水為血脉天為皮崑崙為頭顱江海為胃腸嵩岳為背膂其外四岳為四肢四肢百骸咸定位乃以日月為兩眼循環照燭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勿使淫邪發洩生瘡痍兩眼相逐走不歇天帝愍其勞逸不調生病患申命守以兩鬼名曰結璘與鬱儀鬱儀手挺三足老鴉腳踏火輪蟠九螭咀嚼五色若木英身上五色光陸離朝發暘谷暮金樞清晨還上扶桑枝揚鞭驅龍扶海若蒸霞沸浪煎魚龜煇煌焜燿昏幽暗爍爍草木生芳蕤結璘坐在廣寒桂樹根漱嚥桂露芬香菲吸服白兔

所擣之靈藥跳上蟾蜍背脊騎揄光弄影蕩雲漢閃冬爍發葩花擣手摘桂樹子撒入大海中散與蚌蛤為珠璣或落岩谷間化作珣玗琪人拾得喫者腦髓生明豁內外星官各職職惟有兩鬼兩眼晝夜長相追有物來掩犯兩鬼隨即揮刀鈹禁制蝦蟇與老鵶低頭屏氣服役使不敢起意為奸欺天帝怜兩鬼暫放兩鬼人間娛一鬼乘白狗走向織女黃姑磯槌河鼓褰兩旗跳下皇初平牧羊群烹羊食肉口吻流膏脂却入天台山呼龍喚虎聽指麾東岩鑿石取金卯西岩掘土求瓊蕤岩窅洞耆石梁折驚起五百羅漢半夜擲剌衝天飛一鬼乘白豕從以青羊青兕赤鼠兒便從閣道出西清入少

微浴咸池身騎青田鶴去採青田芝仙都赤城三十六洞主騎鸞驂鳳來陪隨神鬼清唱毛女和長烟裊裊飄颻旂蜚旐吹笙虎擊筑罔象出舞夻焉夷兩鬼自從天上別別後道路阻隔不得相聞知忽聞轄山子往來說因依兩鬼各借問始知相去近不遠何得不一相見叙情詞情詞不得叙焉得不相思相思人間五十年未抵天上五十炊忽然宇宙變差異六月落雪冰天逵竈鼉上山作窟穴蛇頭生角角有岐鰐魚掉尾斫折巨鼇脚蓬萊宮倒水沒稍欃搶枉矢爭出逞妖恠或大如甕盎或長如蝮蛇光爍爍形躞躞呼鹿豕呼熊羆熵莫回翔魍魎天帝左右無扶持蚊蝱蚤蝨蠅蚋蜞嗜膚咂血

囫飽肥偃蹇不可揮觔節解折兩眼瞇不辨妍與媸兩鬼大惕傷身如受榜笞便欲相約討藥與天帝醫先去兩眼翳使識青黃紅白黑便下天潢天一水洗滌盤古腸胃心腎肝肺脾却取女媧所搏黃土塊改換耳目口鼻牙舌眉然後請軒轅邀伏羲風后力牧老龍告泰山稽命魯般詔工倕使豊隆役黔嬴礪斧鑿具鎚鏈取金鑄收伐材尾箕修理南極北極樞斡運太陰太陽機撤召皇地示部署岳瀆神受約天皇揮生鳥必鳳凰勿生梟與鴟生獸必麒麟勿生豺與狸生鱗必龍鯉勿生虵與螘生甲必龜貝勿生蝓與蜞生木必松楠生草必薺葵勿生鉤吻含毒斷人腸勿生枳棘罥利傷人肌蜞

蝗害禾稼必絕其蟊蟘虎狼妨畜牧必遏其孕孳啓迪天下蠢蠢氓悉暇禮義尊父師奉事周文公魯仲尼曾子與孔子思敬習書易禮樂春秋詩履正直屏邪欹引頑嚚入規矩雍雍熙熙不凍不飢避刑遠罪趨祥祺謀之不能行不意天帝錯怪恚謂此是我所當為耶耶末兩鬼何敢越分生思惟欻向瘠肓洩漏造化微急詔飛天神王與我捉此兩鬼拘囚之勿使在人寰做出妖恠奇飛天神王得天帝詔立召五百夜叉帶金繩將鉄網尋蹤逐跡莫放兩鬼走遁入嶮巇五百夜叉箇箇口吐火搜天刮地走不疲吹風放火烈山谷不問杉栢樗櫟蘭艾蕭芷蘅茅焚燔炎熨灼無餘遺搜到九萬九

千九百九十九仞幽谷底捉住兩鬼眼睛光活如琉璃養在銀絲鉄栅内衣以文采食以藥其教突出能絡外踏折地軸傾天維兩鬼亦自相顧咲但得不寒不餓長樂無憂悲自可等待天帝息怒觧猜惑依舊天上作伴同游遨

寄江西黃伯善兄弟

我思美人乃在洞庭之陽彭蠡之陰衡波亘天三百里離恨北之應更深揚瀾兜浡左蠡怒白日慘慘玄猿吟欲往從之憤余心黿鼉驍飛不可以駕風縱縱兮雨活活望厭原之飛烟邈匡廬之高岑霞標日觀矗南斗石門雙闕摩嶔崟虹梯兮翠羽昌容兮鳳凰舞敝衣兮隹襟玉笙吹兮紫鸞音望不

見兮悲莫任江水湛湛愁楓林西來文魚曾到海願寄筆札逾燕金

題安仁余氏留餘堂

君不見石季倫對案方丈皆八珍珊瑚夜光視如土寧知汨沒同埃塵又不見李贊皇平生精食滿萬羊中廚烟火宵未吟語書趣使趙南荒金谷名園委蔓草平泉荊棘無人掃榮華瞬息可奈何空令過者傷懷抱世人積金貽子孫一朝金盡難復論古來天道有好還君看漢代于公門

送胡季瑊平江監倉

君不見棠谿沙中金又不見龍門山上桐衝波蕩汩入坎窞石溜漱齧欲雷風梓人桃氏不見顧自分委棄蒿棘同一朝清廟作雅樂授索絡繹奔商工飛廉鼓鑄王爾斲織炭利鑿相治礲朱紘横縆筍簴並鎮圭衮冕齊雍容世間物理有消息累土自可成穹隆司倉雖微君莫棄君不見倉吏當年黃委吏

弋陽方氏壽康堂

先生築堂依林阜繞屋杉松浮翠濤烏皮壓壽扶鶴髮頂有千歲芝香餘小孫跟蹐竹馬戲大孫綵衣花底翔有耳不聆闌闠音有目不識簿領曹鴨嗁燕語日高起羽觴沉沉浮春醪君不見非熊老人釣清渭九十鷹揚亦勞瘁

為杭州鄭善止題蓬萊山圖

君不見大瀛海中有神嶽如崑崙周匝四城五十里石骨鑱繞扶桑根琪華爛日珠炫夜翠樓玉殿虎守閽鍾山燭龍在其北兩眼燁煜如朝暾仙人東王公掌摠天紀弼帝尊長虹為轅龍作馬飄然乘風白日在下弱水蕩蕩無力可負芥自從大禹刻石之後來者寡彼秦之皇其貪如狼而漢之武其欲如虎樓船萬斛空巍巍欲到不到風掣之徐市蜉蝣身乃欲數安期文成五利小竪子芊質鋥使蒙豺皮神仙大笑起濤浪射魚海上夫何為

壽山福海圖歌

吾聞軒轅之國乃在大海之中央其不壽者八百歲壽者乃與天地同久長樓臺縹緲造雲漢赤日繞戶扶桑涼玉泉之水清以香瑶草之味如瓊漿洪崖有時來環佩聲琅琅鳳凰自歌鸞自語青蜺連蜷白雲舞淋漓豹髓浮瑶觴璀錯金盤薦麟脯耳聞楚水泣皇英眼見商郊葵彭祖琪華玉樹宵有光東風入律春茫茫春茫茫樂無極青鸞夜夜月中來廣寒姮娥寄消息

送人分題得鶴山

丁令威乃在崑崙之墟閬風之巔羽衣誤作塵土夢回首人世三千年空中落日松栢冷苦霧慘慘含悲泉萬隨回飈訪瓊田紫雉青鴨遝相憐丁令威將奈何野有矰繳隰有網羅前飛烏鳶後鴟鵂啄腥爭腐聲嘈嘈渺予懷兮隔烟蘿杳冥冥兮倚長歌丁令威胡不歸槐江之山連大魏王樓金嶂中天開玲瓏碧樹鏘瓊瑰鳳凰有閣鸞有臺君胡為兮僻蒿萊丁令威歸去來

寄宋景濂 四首

我思美人乃在仙華之山山前夜半掛河漢天津兩旗俯可攀我欲從之阻河關物平不來白羊死瘦骨蝕蓋莓苔頑風沙蕭蕭隔人間玄霜日夕凋玉顏有烏有烏丁令威側身下上空孤飛女媧石墜鼇脚折海水散作雲霏霏山中有奇樹一華一千秋美人何不折寄我使我歎恨長疑脾深沉洞谷山鬼集陰氣六月冰霜留嗟哉美人誰與儔明年定約赤松子與爾群峰頂上遊

有美一人兮美且仁自我不見兮不知幾春仰玄穹兮勝參辰為合為離兮孰測其因青冥無階兮江海無津風兩茫茫兮蛟龍怒嗔安得羽翼兮致我與隣

有美一人兮美且都青霞為衣兮白雲為裾被秋蘭兮佩珣玗泰和與游兮中黃與居瞻望弗及兮芳歲其徂山高水深兮道阻且紆安得羽翼兮致我與俱

有美一人兮在山中蒼眉黑鬢兮玉雪其容飲沆瀣兮食紫虹濯石泉兮攬清風歘物平兮從赤松超逍遙兮樂無窮安得羽翼兮致我與同

題謝皐羽傳後

阮籍哭窮途墨翟哭素絲賈誼上書期寤主卞和抱玉無人知人生有情不可塞謝生慟哭非狂癡神奔鬼遁天地革龍魚猶虎三辰黑黼裳玄袞換氈裘楔胥羌歌滿中國生也何辜逢此時有才不用空男兒伯益丘壟管仲沒孤根誰扶持既不能擧申胥頭首血沾臆却冀再建荊社稷又不能學鄒衍長號徹帝闕飛霜六月凌燕山空將淚濕荒岡兩添作秋濤撼江浦君不見杞梁之妻善哭夫哭得城崩又何補

夜猿叫罷天晦冥哭聲搖動虛危星蕭湘竹死鳳凰去但見白波連洞庭嗚呼此士今安在金石可銷心不改應將魂魄化精衛銜取南山塡北海

松陽周處士氷壺歌

氷壺者栝蒼周處士之所以自號也夫氷太陽寒水之凝而壺者器也水凝為氷至柔而變為剛天下之剛莫尙焉壺之貴者以玉為之雖粟而氷乎其腹僕切異之於是乎歌以評焉歌曰

陰風吹空寒凛冽玉壺夜半玄氷結十二樓中瓊翠寒太微宮裏懸明月明月流光照玉壺珠飛上天滄海枯青女錬霜

封貝闕媛人嫦犀龍泣血銀河凌澌膠北斗五色石裂媧皇走相看一笑天茫然回首人間三萬年

寶林同講師渇馬圖歌

天廐馬神龍姿目如明星耳如錐拳花蔓毛雲陛雄揚鬐掉尾頹虹飛天廐馬鬪且驕縶以青絲勒以纁渇不得飲瑶池泉飢不得食璵田苜且栗不實中腸枵口不能語足蹙踣天廐馬壯且武食主之食須報主基秣失時罪在牧圉無如宋辯愁不得騎咀茛蕨元戎殄師旅天廐馬爾不聞趙國廉將軍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據鞍走若雲北斬栗腹西拒秦負荊謝藺不為身至今天下稱良臣又不聞漢季劉荊州有牛千斤角出脉吹食十倍於常牛負重不若一牝廐老牖庾江伻楚囚骨肉解劉庖刃游天廐馬飽爾食草間封狼道誅殛威孤㩜剌矢不直嗟爾神駿須盡力他年定遇田子方撫上優游終主德

青蘿山房歌寄宋景濂

若有人兮乃在大江之南淛河之東連山猗拔瀛海上與河鼓天津通億昔四女下天來遺髮墮髻根屬瀉仙筆僻出寂植異望之如雲浮太空嶔崟剡施錙紹不可上蒼樹雜樹昏朣朧虎龍咆號猿鶴叫山鬼呵欻生悲風嗟哉若人兮胡為乎其中梁欐栱兮柱桂楓結青蘿兮以栟櫚不翦不伐兮

不鹽以攻晨嵐暮靄滴晴雨烟條霧葉相紫龍絲縷兮縰纚蓁蓁兮蓬蓬綷緆要紹兮若蒼龍垂胡降玄雩麥麗披離兮若翠鸞振迅飛鞬鵯鶋黃和鳴繇尾應髮髢牙曠之絲桐幽泉發寶錡玲瓏六月赤日收蘊隆陽凌陰蓄春融僻般花潤草紛白紅有特皇勑平清夜騎羊朝帝君瓊鞋羽蓋氷玉珮華月閃爍光成虹松吹笙兮竹舞翿影旆旆兮聲颯颯娛目悅耳兮樂不可言世間塵土何夢夢山有芝兮隰有豈石鑿鑿兮水淙淙猗若人兮美且充飢食倦息兮可以保我躬逍遙兮棲遲又何必訪廣成于崆峒

題仲山和尚群魚圖

濠梁之樂誰能寫麦蛾死後無遺者上人安知身非魚援毫貌出態更殊刻藤素拂秋雲冷眼前驚見滄江水擧尾輕披水上萍玉鱗倒漾空中影前行十二相迴環吹沫煦沫淵淵間最後辟趄儼成列皎若寒霄舞流雪却思昨夜風雨來赤鯉已去隨奔雷鯫魚不作霄漢夢潛心泳暖何悠哉贈言還畫重太息芒鞋竹杖今何適慎勿作海水淘湧龍崢嶸空令素壁凝塵生

為本大師題唐臨晉帖

乾符天子萬機暇宮中邀從多儒冠玉堂開宴出晉帖琴氣湯摇山雪寒侍臣模寫各臻妙碧樹瓊柯相照耀令孜嗟嘆

至尊喜內宮拜舞宮娥笑日斜宴罷歸內園外門有事人不言君不見關東夜飛赤白丸駱陵玉匣秋風酸

題老翁騎牛圖

白日上悠悠竹梢霧已收晴天不易得及時當放牛鄰家放牛多兒童我家無兒只老翁寒衣在機織未就原上烈烈多高風勿言衰老筋力薄有牛可放殊不惡但願天公不相惱牛背閑眠飢亦好

題也先進德祖母徐氏節義傳後進德之祖以戰死時其祖母年尚少

凰乃凰之匹麒乃麟之儔錦衾角枕期白首誰知不得同山丘丈夫兩脚頭烽矢英靈在世何曾死兩龍未合延平津白日無光天色紫君不見青松與兔絲引蔓相纏縈松摧絲蔓斷結根猶作千歲苓洞房含風霜露早孤兒啞啞在懷抱皇天可憐兒長成相見黃泉情亦好

題金谷園圖

君不見石家名園擬黃屋蜀錦作圍金作谷暖香烘日浮紫霄冰紈火布鮫人綃燕釵十二歌白苧珊瑚玲瓏綠珠舞月榭吹笙引鳳凰霓幢傳觴語鸚鵡樂下蠟光宵未歇樓上佳人碎瓊雪空將遺恨寄丹青留作千年覆車轍

初夏即景

前日大熱釋我裘昨日一兩涼如秋寒暄倏忽反覆手冰炭着躰何由瘳今朝初晴又欲暖園中草芽軋復抽嗚呼安得伶倫吹嶰竹四氣不愆同玉燭

畫竹歌為道士詹明德賦

我所思兮在瀟湘蒼梧九疑渺無際但見綠竹參天長上有寒烟凝不飛下有流水聲琅琅中有萬古不盡離別淚化作五色丹霞凉穿崖貫石出厚地風吹露滌宵有光我欲因之邀鳳凰天路脩阻川無梁孰知畫史解人意能以造化歸毫芒虛堂無人白日靜使我顧盼增慨慷玄霜慘烈歲將宴鵜啼鴂叫天悲涼我所思兮杳茫茫山中紫箨春可茹歸來無

使遥相望

題蘭花圖

幽蘭花在空山美人愛之不可見裂素寫眞明窓間幽蘭花何菲菲世方被佩蕭艾施我欲紉之充佩禕影獨立衆所非幽蘭花為誰好露冷風清香自老

送葛元哲歸江西

我昔筮仕筠陽初官事冗東情事疎風塵奔走僅五稔滿懷荊棘無人鋤明堂大開壯梁棟散木不遺椽桷用豫章江上一逢君矯矯雞群一孤鳳城頭月出明星稀閶門望月露沾衣文章繡衣郎談笑天葩飛街句即高歌驚起烏鵲穿林霏

星流雲散隔吳楚有時夢君詩上頭座中百谷含清暉牕外飄風度踈雨我住青山耕晚霞君去蟾宮折桂華別來入見秋雁過忽然會合增長嗟江南二月草未秀雪陣如濤來渚疊枝壺命觴盡文友此樂百年何日又一朝復一朝三歲如過電四牡彭彭子獨賢江東山水看遍人間事莫不齊我馬向南君向西海門日照漁浦白鷗歌欲斷吳雲低橋蒼山臨川水相思迢迢一千里山高高兮水深深極望不見愁人心應將旅魂夢化鶴未夜月明懷好音

題釋驂圖

閩中小兒勇而驍玉帳貔貅三百乘焉知道上十二牛皇天黙佑周同姓絳宮大厲吼如雷墨車載甲光照纓廣騰二陵間鉤鋒白皚皚壯士百戰腦塗地元帥東縛坐草萊侍因有血堪釁鼓自分殘骨染齊斧萬死一生直望外昔慈片言由內主溺爲曾傷兮尚為空拳愁犀兕脫匣出關呼肯回頭河邊解驂徒謫謀舟中稽首心悠悠濟河封尸勿云晚此事終作晉國羞君不見夫差遺子胥空灑姑蘇淚丈夫深戒婦人仁養虎遺患悔莫及

題錢舜舉馬圖

吳興公子雅好奇欲把丹青競天巧花蜂柳鶯看已足貌得驊騮更好浪花滿身蹄削礦兩耳抽出春筍尖風鬃欲拂

九霄霧濕目似掛高秋蟾昨者王良失轡銜封狼咆哮蛇豕閶天開乘黃越在野出車未見歌南仲嗚呼安得此馬背負郭令公掃清四海歸奏明光宮

題王元章梅花圖

道人紅頰欣鬢雪欲與梅花鬭清潔夢魂化作梅花神貌得梅花最奇絕高軒落筆當晴曦北風吹樹寒雲垂九霄露洗珠玉蕊野水影動龍蛇枝勞生苦被煩熱惱見此令人暢懷抱虛堂夜半明月入玄鶴一聲驚絕倒西湖處士骨已槁湖上淡烟迷蔓草石壇日夜長蒼苔紫脫瑤英為誰好羅浮山在何處閩道其間無散木只有梅花三萬樹黃初平在金華

山中白羊許借我與爾並駕凌飛霞

題懸崖蘭花圖

洞庭一夜西風起沅湘美人隔秋水翠鞋玉佩冷不收怨入蒼梧九千里蒼梧之山絶浮烟上與女媧所鍊之石相牽連夜根迸裂石為穿紫莖瓊蘂消飛泉一開一落三千年歳晏玄霜白日昃南山桂枝化為棘我欲采之無羽翼月宮青鸞呼不來卧看月明空太息

題雲汀圖

天迷迷地茫茫雲番日白江水黄鷗鳥凍縮龍走藏雪花如月開樽彼何人斯一葉航手持釣竿詠滄浪詠滄浪倚道

遥天風吹入瑶池去素女素娥應見招

為董楚芳題山水圖

金庭接四明會稽藏禹穴半嶺生白雲如濤湧來勃我住城南隔天鏡朝夕看山見山性是誰模寫作畫圖長向高堂色相映天上寶書緘石室翠栢蒼藤曉藹凝有蛟如龍身九屈林深嶂疊不見日龍氣吐為烟霧出何處被雲香鍋中蓬萊只在雲門東陽崖不留建木影陰澗自起無人風賀知章今已矣湖邊酒船為誰艤赤城霞標通剡委陵苔花開落松子惠帶荷衣歸去來清泉素石無泥滓

寄陶中立郭秉心叙舊言懐

為別未五載恍如生死隔有時長想愁欲狂中夜感歎無羽翼憶昔相逢俱壯年錢唐柳緑花含烟粉墻綺繞子雲宅華燈照幌自昏玄春城飛雪滿地月立馬敲門馬蹄沒銅壺驍箭三十六易坐更换鞭相抱仰天大笑催命觴酒多雪急天茫茫論文握手到爾汝知有膠漆無參商君行却向江東去我亦接淅履文署㝠澤風驚白鴈秋王山霜落青楓暮井邑蕭條刼火餘行人何處問緘書傳聞那得辨真假引領遥望空嗟吁今年飄泊越城裏重見手書悲且喜舊情存錐在舊人非獨立看雲淚如水羨君絳帳開海濱綵衣堂上生陽春穀危大幸適樂土况有主翁賢且仁嗟余數與時不偶盡荒不

成秖頽狗家鄉蕩析身轉蓬棄置田園事奔走豺狼在郊蛇在藪府縣官曹但糊口藩垣又厭邊鄙報旄丘載馳徒疾首郭公子今何如璞中之王可照車委棄土塊慚碔砆往事轉頭同過翼猿鶴蟲沙豈終極南山直幹劈雷電般匠束手無頹色殷勤寄情素會面未有期願言努力各自厲莫遣青髮先成絲

和吳以時秋夜長篇

秋夜長今日何日此何鄉流螢在砌苔在墻明星滿天月照床東西南北路渺茫車何為乎水中央秋夜長今日何日此何鄉

潛溪圖歌為宋景濂賦

金華山水天下希潛溪龍門尤絕奇群峰峻極河漢上一半獨立芙蓉陂先生結廬在其下文追班楊薄賈馬遂令此山增壯觀野有楩楸皆梧檟上清道士方方壺乗興為作潛溪圖丹崖翠麓神仙居東望日出樹如薺溪流穿林遶度谷十里一逹五里伏龍湫吐景生白虹蘼蕪振雨松呼風却憶往時清夜月帝女乘雲下天闕鏗鏘鏗鈎簫鼓發霓裳羽衣飄颯波物平騎羊前導行長翼夔夔飛王霸秦娥吹笙玄鶴舞牽牛河鼓凝寒芒相思迢迢頻入夢夢爲雨露從一鳳骨來毛髮猶爽淅目送征鴻度空碧山有璇木有魚幽澗有泉清

可壽何時上疏乞骸骨寄聲先遣雙飛鳧

題陸放翁賣花叟詩後

君不見會稽山陰賣花叟賣花得錢即買酒東方日出照紫陌此叟已作醉鄉客破屋含星席作門凝香生香花滿園五更風顛兩聲惡不憂屋倒憂花落賣花叟但願四海無塵沙有人賣酒仍賣花

題柯敬仲墨竹花石

紅桃花夭夭綠竹葉嶷嶷水邊石上相依倚恰似佳人配君子奎章博士丹丘生寶書鑑畫芸閣清詠朱湼翠歸墨華收入造化無逃形烟濃風暖春如醉竹有哀音花有淚花枯竹死今幾年空留手跡令人憐

為包與直題太一真人圖

太一真人龐眉須不知所持何代書既不學昴星降精下輔隆準公又不學傅說騎箕通夢寐左右商王陳範謨耶然一葉蓮花春清秋風吹落泥塗紅凋粉瘁不可扶君何為乎以為桴蕩漾九河凌五湖誇耀木伯驚天吳坐令文成五利之輩假借神聖欺庸愚雲旗風翻壯荊符轝鹿無鬼夫何嘉漢宮天祿連石渠金釭銜璧麗綺疏青瑣有缺如芙蕖何不分餉依光夜績之徐吾高堂耽耽縣畫圖作歌一哄敺里閭

為戴起之題猿鳥圖牧谿畫

巴東之西巫山高連峰揷天開犍牢中有懷襄激谷之波濤藤蘿杳冥風怒號人跡不到神鬼逃但見野猿沙鳥群相嘈聱耳百竅搖嶷愁此景可聞不可遭爾何為乎貌以毫毛嗟我用心無乃勞江豎峽束雷雨昏崩崖死樹纏古根玄猿抱兒隨白猿長臂嫋嫋相攀援驕譎詭超騰騫躍何攫石壁且撇上有滿月如顛盆翁齧桃枝寒自蕃嘉實不食鳳高翔但見娥皇女英之淚痕勢窮險盡原野闊落日烏鵶繞雲黑荻花茫茫蘆葉赤前飛鵁鶄後鳧鶖蕭湘洞庭烟水碧驕鷹鷥愁無顏色還君此畫長太息獨立看天淚沾臆

題界畫金山圖

岷山導江入海長金山却在江中央下有地軸連扶桑上有馬道通九陽白波繞之如雪霜杳然浮空或低昂但見危樓嵯閣造牛斗十一似蓬萊之鏘鏘撞金伐華殷朝夕丹甍翠瓴相焜煌巖崖洞谷蛟龍堂斑鱗錦紋頰頷張隱嶙窮嵬變怪虎蹄豹跡萬古不可到海若夜出烟霞香摩尼之珠明月光日連持來自西方謂能驅遣毒沴消災殃轉恐為善向妖祥嗟我欲往不能翔畫中忽見心飛揚涉水有熊野有狼武陵桃花今渺茫浩歌一曲增慨慷

題界畫卧龍山樓閣圖

巍巍乎大海之西浙河之東是曰會稽夏后所封吞雲吐雨

隔躡吹閶闔光景調春冬地平天成五千載職貢長與中華通洞天石室神仙宮香爐紫氣騰芙蓉禹穴窈窕潛蛟龍王書金簡今無蹤但見蒼松翠柏晻曖閉白日俯視斗牖生悲風卧龍何蜿蜒向之離立如孩童上有朱甍碧瓦縹緲浮玄穹流星穿牕月掛戶下視木末光玲瓏多年不見峩臕巖野花自落莓苔中綠蘋香飄楊柳濃漁舟一葉波溶溶黃冠賀老已寂寞滄烟細雨空青楓雁山狂客意匠工能以翰墨偷天功對此使我心神融便欲築室依巃嵸短衣瘦策尋葛洪餌服石髓餐晴虹翩然遂逐浮丘公不須悵古意慘戚伯夷綺季俱蒿蓬

陳彥德以畫見贈歌以酬之

君不見昔者米南宮又不見今時趙學士能將翰墨爭鬼工天下流傳名父子梧蒼處士身姓陳小郎英俊尤可人欲收大地入掌握筆意所到如有神曉携小幅來贈我紅日滿牕花婀娜開軒展視心眼寬如在岳陽樓上坐湖波吹烟入遠山君山乃在湖中間蒼梧九疑隔湘浦孤雲目斷幽篁斑漁舟一葉來何處巫峽雨昏啼鴂暮澤畔行人久不歸沙上輕鷗自飛去陳公子聽我歌深林大谷龍蛇多蓬萊三島可避世欲往其奈風濤何

長平戈頭歌

長平戰骨煙塵飄歲久遺戈金不銷野人耕地初拾得土花漬出珊瑚色邯鄲小兒強解事枉使泥沙埋利器四十萬人非少弱勇怯賢愚一朝棄陰坑血冷秋復春朽骨食盡蒼蛇鱗湮淪長愧杜郵劍廢壘空憶椿侯人故壘中宵鬼神入雲愁月暗戈應泣嗚呼當時豈無牧與頗戈乎不遇可奈何

涇縣東宋二編修長歌

浙東行人過江左正值蕤賓之管吹輕葭陰氣黯黮天地閉仰面不見扶桑鷄谷風哀鳴灌木應雨脚四垂如亂麻崩湍湧渲汨奔會平地硍磍作臼窪便疑桑田變滄海流沫熒眼無津涯菅茅披猖黃竹拜蛙黽狼籍助喧譁滿路青泥雜隕

韡荷縮畏觸蛭與蛇破瓦荒畦舊市井荊榛織與巢鼯鼪
眉蟬螯轉逢夫頹墻缺甃扨火煆善惡禍福不可料貂璫天
閽令人嗟叢祠佛殿總銷歇但見木偶眠泥萁前度長洲縣
短澗奧從沾濕水沒脛寒飈穿惡透衣袖雖有笠蓋那能遮
木邊老鸛學人立鷺鷥侍傍如小姝廢田草結旌旆農夫
盡化為蟲沙布穀不知時事異勸耕終日聲查查晚來兩歇
到涇縣只有萵萩無人家縣官趨迎入公廨筋聲骨解肉半
麻蕭條破竈吟灰灺飢童凍口張唅呀濟泥麥飯那能致新
豐酒醪何處賒古稱悲歌可當哭莫惟哭謔同兒哇夜深月
出照庭樹兔燐一一似青蓮華驚魂逍魄稍歸舍收入志慮無

令邪愁雲苦霧子規叫起坐更聆羲和車

為張生題趙仲穆畫馬

天廐之馬高且肥王孫貌出真絕奇杜陵寒儒恒苦飢枉使
韓幹遭訶嗤渥洼天馬龍象力朝發大冢暮西極豆芻五石
充一食力由食生非外得地黃首蓿美如飴燕以甘泉清肺
脾神完氣定吪止時索養立仗馬恥之高風吹鳳酸棗紅狼
烟夜半通回中為君長鳴起予公斬取郅支歸獻明光宮

為詹同文題浙江月夜觀潮圖

君不見四時平分成歲功以秋繼夏獨不同炎官挾長權天
柄七月赤日熾玄穹蓐收抱鉞蹲白水野氣赫赫擬赮虹陽
侯喘汗河伯呴少昊上訴愁天公會須萬物長養遂期以仲
月建酉中此夜姮娥魄正滿命駕四蟾驂兩虩指揮禺強出
玄渚蕩滌歊熇清靈宮河漢發源牛斗下曲江上與天津通
初看一髮起溟渤如曳組練來於東漸聞殷轔鼉鼓發倏忽
萬甲聲𤃮風天吳擲尾出溟涬馬銜揚鬐招海童霓旌縞帳
鸞羽幢瑤臺十二浮空濛蕊珠仙人乘玉輅騰駕鸐鵠飛翀
毵長庚欻霍扶光耀電母扶龍嘷豐銅炎妃起舞素女從瓊
颯縩縩雲軿轙冰綃霧縠紛颯纚霜旂雪旛高騫空鯨魚呀
呷鮫鰐逍鮪牢哮吼馮夷宮瞿唐巫峽起平地灩澦若彖盎
回瀿先驅已過赤岸嶂後從始發龕山洪商聲奏漸合群籟

浮圖凜凜寒欲凍先生就月坐樓上夜氣澄寂神和沖憑闌
快覩煩著退呼兒命酒澆俠龍自舞自歌歌自作月照白髮
三千總歌聲迸颺林壑應竹樹憂擊絲與桐淵魚躍波棲鳥
作紫桂繞屋清香融君歌曲終響未終我歌激烈留征鴻瞠
昨相視俱老矣兒有痰病來交攻
聖明天子御宇宙威惠與天相比隆首丘倘許謝𨷖絆猶有
古月光朧朧行當唱和三百首未與潮汐流無窮

戲為雪雞篇寄詹同文

我為先生歌雪鶴逸興翩翩入寥廓先生為我詠雪雞扶桑
晝景寒凄迷雪鶴排雲舒六翮長鳴遠逐浮丘伯玄洲巨君

張雨耳婞人踉蹡走如蟻蜚雞欲上蟠桃枝白光爍眼流瓊穢騰身蹋折琅玕樹片片琪華振鷁鷺鶴飛撥刺向逆東海鯨揚波雪半空縞衣攤襬冊頂素九臯月黑猿嗥風雞啼星咿夜方來鶩起踆烏怨金井群仙璟珮響玲瓏十二玉樓烟霧冷憶昔康回觸折天柱特女媧扶天立天維坤維太白作天骨萬古至今長積雪上有雪蛆大數長如轅水蛇雪鼠相毿毿味如餦餭色如乳入口清涼生肺腑炎埃蕩滌邪穢除幽精爽雪游六虛鶴也莫與烏鵶爭腐鼠雞也莫向潸塍拾禾黍雪寒可畏清可欲洗髓伐毛天所王雪可嬿兮水可餐誰其作友三青鸞

題米元暉瀟湘圖

米家父子皆好奇戲弄筆墨如小兒三百年來傳幾手生見銷鑠同春澌冊青馳譽士所耻勉強徇物寧非癡蒼梧之山爵嶔巇重華往矣空寒颸猿啼鳳去竹迸淚白日慘淡令人悲瀟湘洞庭連鄂渚江漢波濤動荊楚不見軒轅張樂時水妃怨泣鮫人語問君此圖何處得中有遠意衆莫識君不見岐陽石鼓字泯滅千載猶為人爱惜

題趙學士色竹圖

竹性本孤直磬折良可憐由來剛介有摧挫歲寒然後知真堅虛堂無人清氣會日滿高林風影碎滌園胡蝶去茫茫今落瀟湘蒼玉佩我思美人淇水隈路永莫致增悲懷雪霜紛糅嘉實晚不知鳳皇來不來

送黄蕨林生伯雲還鄉覲省

生兒須男不須女二十辭家事明主由來卿相出白屋志士寧甘守環堵天上黄宮古庠序濟濟衣冠鵷鷺羽學業須兼文與武濟川期舟早期兩懸髫看書困不眠劬心問道飢忘晡朝來忽覩林間鴉雛飛哺母聲啞啞慨想高堂缺温清稽首　天閽動天聽春烟蒼茫春樹綠木緣芹芽白如玉扁舟蕩漾駛歸風絲脹飄揚炫晴旭盈門弱柳黏黄絲鶯鳴如敍花满枝開門

見兒喜不定問言執手仍牽衣牽衣上堂拜嘉慶籩豆既具殽且時兒前勸酒還蹈舞親戚满筵讙笑語朱顏姚姚映青松鶴髮婵娟照芳醑為子歌一曲送子江之湄到家早來旋勿為兒女慈人生有親樂莫樂兒乃君恩重山岳讀書不可迂檢身不可疎勸子慎勿學世儒變言耻行名為愚君不見良金鑄為器鼎鼐亨飪千將利才全德脩稱大賢報國榮親兩無愧

送姚伯淵之清溪河泊所任

清溪之水通秋浦石白水清魚可數鰷鱨鯩鰋魴與鱮小魚

如鍼大如杵侵晨漁艇浮空来千夫撒網雲烟回鳴榔擊楫
聲如雷水怪駭啄珠宮開課魚使者矢魚急爲曳罾唏龍母
泣琴高赤鯉縱有神何暇超騰作人立吾觀大江之中有壯
魚名曰海豨頭如猪群行九十其朋徙散沫成雨倏欻冒風
俱旌陽仙人上天去巳久平地波濤隨處有春淵潛鱗陟乃
冰特我罔俾虞人後小魚瑣碎類所捐大魚多骨秪自煎君
不見振振鷺白如玉沙頭見魚飢不啄一朝飛上瑶華池紫
鴻黄鵠相追隨俯視禿鶖番六羽還共野鳥爭腐鼠

雙鯉堂歌為唐侍儀賦

君不見魯陽揮戈回白日又不見耿恭拜井飛泉出精誠白

古格皇天如響應聲非異術長江鯉魚龍伯臣三十六鱗紅
錦匀桃丁尾丙宫淵淪乘駕潮汐扶桑津天憐孝子孝不匱
特勑木官宣德意玄冰躍出雙赤鯉頃刻寒谷生春温之子
高堂髮如絲每懷古人心是慕中庭鑿池專種魚魚行圉圉
隨陶朱晨昏膳羞不逐索翠韭金橙鱠肥白中婦奉餐少婦
進大兒登歌小兒拍合歡花開庭草芳忘憂花開池水光凌
晨上馬出門去彩袖披拂金爐香薄暮言歸拜堂所何况有
魚并且旨忠孝由来同一軌努力揚名煥青史

舊在杭時為冷起敬賦泉石歌亂後失之今起敬為
協律郎邀予寫舊作巳忘而記其起三句因更足之

君不見吳山削成三百尺上有流泉發蒼石冷卿以之調七
絃龍出大陰風動天初聞消消響林莽悄若玄宵鬼神語泠然
穿蛭達幽谷竽籟颯颯振喬木來懷帝子來瀟湘瑶環瓊珮
千鳴璫女夷鼓歌交甫舞月上九疑啼鳳凰還思媧皇補穹
碧排扶銀河通積石咸池瀉浪入重淵玉井冰斯相戛擊三
門既鑿龍池高三十六鱗騰夜濤豐隆咆哮震威怒鯨魚掟
尾驚蒲牢倏然神怪歸寂寞殷殷餘音在寒廓歛人淵客起
相顧江白山青煙漠漠伯牙骨朽今幾年叔夜廣陵無續絃
絶倫之藝不常有得心應手非人傳憶昔識子時西州正繁
華箏笛沸晨暮兆離傑侏爭矜誇子獨倘佯泉石裏長日松

陰淨書几取琴為我彈一曲似掬滄浪洗塵耳否往泰來逢
聖明有虞製作超韺英和聲協律子能事冏俾鏗擊專其名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十一終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十二

後學麗水何鏜編校

四言古詩

有泉在山一首

有泉在山爰注為壑膏火自煎一室之熰蔚彼茂林有榧有松有梓有桐可以為車可以為宮　有泉在山爰注為淵膏火之燭維以自煎蔚彼茂林有柞有棫有樗有櫟可以為薪可以為杙

東園之栁一首

東園之栁蔓其黄矣睠彼白日煥其陽矣睠睠懐思曷其長矣　東園之栁蔓其青矣睠彼白日煥其明矣睠睠懐思曷其平矣　東園之栁冉冉其華悠悠行人玄髮辛華睠彼白日維懐永嗟　黄鵠于飛喈喈其音怲怲行人悠悠其心睠彼白日維懐永吟

維澤有蒲一首

維澤有蒲為陳生思禮作也陳生生七歲而父沒母石氏教育之甫成人而母又沒生哀痛不能勝輙發狂欲自盡者四五家人守救之獲免翰林學士金華宋先生為叙其事予聞而深悼焉因賦詩代言其情雖不足以附蓼莪之後亦聊以見天理之在人心昭昭乎不泯也嗚呼悲夫

維澤有蒲其葉濡濡誰無父母憫我獨孤昊天不矜鮮民之痛我罪實詩父母何辜　人有父母如日如月煦之照之弗隕弗越人有父母如玄如黄覆之載之不遐有傷　陟彼崇丘言采其葛望父不見憂心如割陟彼重阜于以望母不見母兮憂心如炙　相彼虎雄亦各有從矧伊人矣罹此鞠凶嗁彼中林爰有鳴烏憫我人斯云何其瘏　父兮見兒孩咲咿咿晨興采炊早念其飢母兮見兒孩咲歡歡草蓐宵鳴早念其寒　既髫既髪絲衣有裳父携母将如琬如琰出則瞻之入則撫之行有匪杌式趍負之　中國有橘誰離其實人無父母曷其有卒中國有梨其實誰離人無父母生也何為　川水東流蒼天悠悠憫我鮮民不知其尤空山寞寞離禽夜鳴憫我鮮民曷為其生

雞鳴一首贈宗文姪

雞鳴朝暉草露未晞巢烏于飛　雞鳴夕陰草露淋淋烏歸于林　雞鳴匪司時烏舉匪有期氓之蚩蚩蓋亦何思　朝露白如玉我不敢躅恐濕我足夕露光如珠我不敢踰恐濕我裾　誰謂河弗廣可航可蕩風波無期不如勿往　誰謂林弗幽可遨可游豺虎無厭不如勿由　中田有禾園有樹麻發石有泉可以為家　中田有麥園有樹核采山有蔬可以為宅

送季德大之文登稅務官任

有客有客駕言遠行天路脩廣鴻鴈寘宜淒風吹衣白日潛
庭有酒在樽可以怡情云胡不飲使我心悍歌以侑之首祿
具并
芃芃者麥在彼原隰悠悠行人既舟既檝海邦孔遐雲霧旅
浥勿謂政難克敬則立勿謂俗殊克誠則輯贈言不多聖企
斯及

有栢一章為吳太常作 太常從吾七世祖節安國宜和中以少卿使金被拘七年不屈節見宋史

有栢有栢霜露灌之栢葉不萎霜露何其　有栢有栢維菜
寘寘歲暮堅氷不渝其貞菾彼北林維榛維棘玄雲四湧白

日晝匿　有狼有狐有鴟有烏長蛇雕豺運牐鋸屑　有虺
其風鼇趭于濱五精相磔江河倒行　蛭蟜于雲龍龜于沙
哀此下民亦孔之嗟　赤堇之金鑄為干將不剸犀兕孰知
其良　沙棠之舟泛于廣津不遻陽侯孰知其神　蹤彼周
行君子躋之猗彼菉竹君子植之顯允君子邦家之紀克崇
厥履施于孫子　巖巖君子穆穆其猶戴其令德貽厥孫謀

黃華一首送葉師仁省兄還栝蒼

睆彼黃花有煒其輝驪駒在路送子于歸　樹彼柔桑猗其
條矣心之招矣維其遼矣　翩翩者鳦亦習其羽攸悠者途
孔脩且阻　執子之手酌子以酒言念言懷勞心如斜　子

有兄弟維賢維懋嗟我之懷曷云能極瞻彼崇阿維雲茫茫
之子之往多我慨傷鴻鴈于征載號載飛兄弟之遠胡寧不
悲　山川遐邈日月逾邁送子于歸俾我心瘵

春夜一首

春夜迢迢微風不興六合無氛銀河欲氷月流素波星回玉
繩孤坐不寐憂思相仍壯年已謝昔非其懲如彼老馬心念
超騰道路崎嶇勤不可能俯撥紅爐仰剔青燈欲與晤語誰
其我應

青陽一首

青陽俶載白日孔昭草生于野華發于條隨氣成形或榮或

翹聰聰與懷中心飄搖麥有雉雊藻有魚跳嚶鳴在樹磬管
簫韶駕言出游以猶以陶暗不可髣髴不可夭自非松栢不
能後彫來者弗畏往者其消

春日一首送吳浩叔大之饒州府通判任

春日載陽鳥鳴于桒與子為別思心洋洋　人生幾何憂念
苦多仰睇浮雲俯觀逝波　有殽在籩有酒在觴無曰不腆
物鮮意長　翽翽者鷂飛鳴戾天企賢則善企聖斯賢　古
人有言立事惟勤克敬勿懈何適不臻古人有言顧畏民碞
幾滔摧山患生不監　駕彼四牡言陟太行羊腸不憤儆在
康莊　感以情生憂由愛甚有酒在尊云胡不飲　春日熙

無芳草菲菲與子為別胡寧不悲　歡言娛娛是謂爽爽君子屢之如矢如刃　忠言諤諤是謂藥石君子好之如金如璧　相彼川水孔淵其澄風以撓之黃濁山騰　有蘭有蘭在彼幽吠無曰不顧其芳維遠　春日遲遲鳥鳴喈喈與子為別胡寧不懷

條風一首

正月載陽二月條風穎彼郊原載青載紅維麥蓁蓁維桑芃芃倉庚戾止有睆其容　二月條風吹彼平林翹翹雉英如藍如綬維麥離離維桑陰陰倉庚戾止喈喈其音　三月鳴鳩爰拂其羽玄鳥于翔載庭載宇有漂者萍亦被于渚睠睠

懷人繫念斯聚　維淵有魚悠悠其逝維隰有蒿其葉湑湑睠睠懷人心焉如擣瞻言則惟惓言則悱　維麥離離宜其食矣維桑陰陰將其織矣翩彼鵻鵻如坐如贊澤雉于雉繡衣錦章　殷殷其雷霏霏其雨睠睠懷人曷其有與霏霏其雨殷殷其雷于以求言于以寫懷

題聞雀圖

有雀有雀亦集于棘無啄　我聞空林多風霜露其淒嫣彼孤芳克貞以完無俾荒蕪以永歲寒　有雀有雀亦集于枳無啄我聞空林多風雨雪有瞪嫣彼孤芳克貞弗替無俾荒蕪以永終歲

秋懷八首

涼夜悠悠華燈有輝凄風動林明月在帷山川迢迢游子無衣瞻彼原隰零露湑湑靡草不凋無木不稀不覩斯波焉知昨非　亭亭南山有蕨有薇黃華晚榮紫芝秋肥歲云莫矣胡寧不歸　陟彼高原望美中陵玄商夕振白露宵凝蔚彼茂草化為枯莛我有素琴玉軫朱繩彈為陽春旭日滿庭愴恨興懷悲來填膺子期逝矣其誰汝聽

嚶嚶草蟲俟俟其股歲莫如何爾獨良苦瞻望日月綿綿我愁如彼逝矢一往不留嗟爾小子時不再得匪繇曷魚不燕胡稷蕭蕭蟲聲烈烈其音歲莫何為秖覺我心

中庭有萋萋其實寒露既降歲事孔疾循彼階軒有鳴蟋蟀豈其感發而不栗烈烈南山峩峩松栢蕭蕭彼蘭斯猶殺枳斯猗安得羽翼載飛載鳴汎濫八荒以終永日

有懷者螢載飛載揚有倬雲漢載炳其章白日易徂玄夜何長繁思矣橫浮念無方慨懷古人中心怛傷離羣寡宜行歷坎而傷循牆以趨雖暫不㞐猛膺雷咆斑文在床妖狐鬼潛虎裘黃黃彼彼多岐蕩蕩周行慎爾馳驅天命有常

夕飧既清餅水既寒浩歌臨風憂來多端懸崖而梯發以為安著茅在門蒙以為蘭黍稷弗勝蕪蘼是奪干將掛壁敬履加冠宛其悲矣能不求歎

瞻彼晨煙亦旻于楚瑟彼枯楊策策其語良辰幾何亦既徂
暑薄彼郊原有禾有黍凄凄風夕與爲殘如雨
今日何日歲聿其秋候鴈北來星火西流懷我故鄉道阻且
脩俯察淵潛仰睇天游孰翔匪鳶孰躍匪魚瞻望日月中心
如抽豈無羨酒焉得良儔矣詩不多聊以解憂

山有喬木一首贈王子章

山有喬木有條有柯人無兄弟云如之何寤寐懷思憂心實
多翩翩者鴇行彼幽草人有兄弟如塤如篪寤寐懷思戢戢
以保惟彼兄弟一本而枝同氣殊心則各有思造次弗念參
商以離莫矜匪父莫哀匪母豈羔之先孰剪之後亞飢悼疾

中心如炙維此哲人秉心不回夙夜寤興二人是懷如彼駏
蛩死生以偕維彼愚人弗念厥紹利火中焚讒兵外挑豆萁
不平干戈是構溫溫恭人如桐如絲宮鳴角應羽振商隨翕
翕雍雍融融怡怡我尊既陳我俎有踐言念兄弟中心弗殄
敬慎威儀以謹婉婉有為有為喈喈其音拂彼叢薄翔于中
林宜爾子孫式昭厥心

有為一首贈袁尚志

有為有為薄言繳之君子至止何以樂之有酒湑湑亦盈于
觴明月照帷清風滿堂我酒既旨我儀有秩言念君子溫如
其日有為有為載好其音君子之洽如瑟如琴有斐有菁
勸有飭古訓是式大猷是力有栗者璧瑕則磨之有紊者絲
色以訛之如彼織紝君子維經如彼鋒刃君子為礪無為孝
吡無為厥施伊我之償亦予之殘此令朋友交相為助匪中
式乎俾好作惡有酒在觴有琴在堂酌言鼓之心焉孔臧有
為有為載翔載飛豈弟君子式昭令儀業不厭脩學不厭多
既酌以酒復相以歌

擢彼喬松一首

擢彼喬松在彼丘阿歲其晏風飄為枯柯憂來傷心云如之
何瞻彼昊天曷其有宜天降滔德癘于下國稻粱黍稷曾子
蝗蜮不稼不穡是攘以食哀此下民曷其有極心之憂矣如

熏如煎喪亂孔底如淵如泉如彼異草孔其以延嗚呼昊天
伊誰之愆有尉者壘曷施于宇胡曾予林覩彼魴鱮小人所
憮君子所與弗詢弗猶曷其有愈君子不畏亂日以熾君子
不憂亂日以悠丕言諤諤諂言諾諾歡言孔怡喪亂所基邦
家維車庶民維輿庶僚維服大臣維御慎爾驥馳俾險作夷
無然汶汶無俾車僨無曰予知民各有思無曰予聖庶民孔
競無競維德四方之則無為回遹以縱狂愚瞻彼高原鬱鬱
其蘙嗎彼大水浩矣無津敷敷飛鳥各念爾群哀我人斯胡
胥以淪莫高匪天莫明匪日何職勿冒何昧勿晰維此聖人
庶民是莫維彼愚人則各有謀原隰之莽夫婦云之閭巷之

呻君子聞之弗聞弗惟則各有恩式誇式詈腑腸以離穀斯
之秕農以為殃匪鷹匪隼曷云能翔維天有船不可以航曉
言顧之心焉惻傷相彼茂草飛鳥依之淠彼深淵魴鯉歸之
靡依靡歸胡能勿悲我有隱憂人莫之知中途有棘庶民伐
之執訊弗篤君子聖之不瞶不聾執塡爾聡靡聽靡顧自貽
伊瞽如彼沸鬵無增爾薪無從爾言以逖遠人邇人煢煢遠
人兢兢弗訊爾心曷其有懲嗟爾君子戒慎爾止靡謀不光
靡盈不毀維山有杞維澤有芷庶民所賴維君子使陟彼高
原維風颸颸靡草不凋無木不刈憂來傷心如焚如柚瞻仰
昊天曷其有瘳

五言古詩

感懷三十一首

閑夜坐中庭逍遙散煩襟素月出高雲清風來遠林仰觀河
漢流俯聆鵾雞吟佇立起長歌感歎一何深
驅車出門去四顧不見人迴風卷落葉颯颯帶沙塵平原曠
千里莽莽盡荊榛繁華能幾何憔悴及茲辰所以芳桂枝不
爭桃李春雲林耿幽獨霜雪空相親
誰云魯酒薄邯鄲被戈矛楚館困兩君乃為馬與萊舉世共
如此太息復何尤振衣箕山頂引領望許由終然不可見涕
淚交膺流
古人盜天地利源不可窮今人盜農夫歲莫山澤空紛紛九
衢內連袖如長虹共咲沮溺鄙各事游冶雄悠悠方自此衮
衮何時終
啾啾草間雀日隨黃鳥飛爭先赴稻粱寧顧野人機便便善
柔子懷利近相依但慕春荑好不見秋霜霏驅車逐走鹿中
路忘所歸豈不愛其躬天命與心違古道今已矣感寤空涕
欷
柔桑生中國婀娜當陽春下滋靈泉液上承膏露津美人望
蠶月傾筐競明晨榮盛方及時秉持一何頻枯根不盈拱何
以禦霜辰復聞芻蕘子磨礪待為薪寔觀成感激躑躅含酸
辛

無恤得尹鐸晉陽以為趙馮諼勸市義孟嘗能不危戰國有
如此況乃商周時漢武任桑羊朘剝盡膏脂向非輪臺詔持
斧空繡衣悠悠復何道咄咄令人悲
伏枕候明發夢遊滄海中中有萬斛船蕩漾隨天風舵師兀
昏睡環視立衆工波濤正洶湧欲往迷西東寤寐惕驚起魂
魄猶忡忡
蘇秦佩六印賓從何縱橫當時機中婦倩咲遠相迎黃金生
意氣蠶蝎見人情豈無簞瓢士今為時所輕
種樹當中庭不識美與惡微陰未盈尺枝葉猶荏弱一朝根

柢成延蔓薇樓閣雖披引剌蚝蒙昧喧鳥雀毀垣施斧斤得
丧亦相若萬事不早謀日暮徒駭愕
東園多桃李擢榦何交加春秋互遞代衰榮競相夸摵摵去
故物英英發新花花謝葉復作空令人歎嗟
翡翠翔江湖亡身為毛羽不如道傍李尚得滋味苦驅車上
太行還顧望梁甫高岡多烈風茂林化為岵空餘凋底藤蔓
龍蔓煙雨
浮萍不依山女蘿不移根草木非有心天道更何言如何三
春子磬折隨涼温朝乘晋主車暮集韓魏門巧咲發容輝馳
騁矜愚昏誰見陶彭澤荒麻滿田園

上山采幽蘭盡日未盈手持贈故交人長嘆不回首蘭花豈
不芬故情豈不厚投之非所好良意翻成醜
峩峩蓬萊山渺渺大瀛水神仙有窟宅亦在玄黃裏大壑多
驚風不辨龍與鯉吹沙乘波出洶若鯨鯢起陽侯貫深淵海
若汨泥滓馬銜恣饞食罔象潜譎詭誰能報王母弱水不可
履羲和近虞淵日暮空已矣
亭亭山上木蔚蔚石底竹諒非懷隱憂胡為自局促振衣陟
崇岡高下睇原陸鳳凰棲枯枝稻粱肥鴈鶩春陽悅衆目風
雨愁比屋人主各有情豈若麋與鹿
射干生曾崖不識寒澗陰池魚貫安流寧知江海深殷王相

版築吾名耀来今後世垂闕閟田野多呻吟
鰕魚湧姑射月暈滄海風鯨鯢吐高浪白日寒曈曨神仙下
天闕左右翳玉虹金盤薦麟脯翠斝擁青童酣歌殷瑱徽魚
鼈相喚嗚忽然乘雲去寥落寒江空
朝登會稽山遥遥望南紀禹穴已無没禹功長不磨惆悵感往
昔沉吟發新歌誰言專車骨冠弁高嵯峨為虺且復爾為蛇
當奈何天門隔兕豹空悲涕滂沱
結髮事遠遊逍遥觀四方天地一何闊山川杳茫茫衆鳥各
自飛喬木空蒼涼登高見萬里懷古使心傷佇立望浮雲安
得凌風翔

芳樹生丹崖綠葉如雲烟上枝蔽光景下根蟠九泉朝涼聒
衆鳥夕陰萃鳴蟬豈不盛容色及此陽春年西風吹白露點
綴庭堦前繁華坐銷歇枝葉空相捐世情多反覆天道有推
遷金屋擅嬌寵長門閉神仙獻賦亦已晚徒悲淚如泉
我有綠綺琴其材出空桑金徽映玉軫音韻鏘琳琅上絃感
薰風下弦來鳳凰世耳不欲聞子期今則亡韜持獻重華路
阻川無梁
孟軻去齊魏賈誼之長沙聖賢良已矣吾道空咨嗟徒言責
松枝不如桃李花太息安陵子知時為世誇
客有持六經翩翩西入秦衣冠獨異狀談舌空輪囷獻納竟

何補荧坑𥴰誰因昂昂揉之士嬀嬀蹈海人能隸九淵外世

復嘆獲麟

白璧悶積礦淪晦同泥沙朽壤生夜光見者咸驚嗟君子分寂寞小人互矜誇枯萃若秋蓬鮮豔如春華狂風忽飄蕩飄

落婦誰家

大道散草澤呻吟在康衢菉葹自縈繞蘭蕙日蕭疏雞鳴出門去膏粱逐走趨進則蚊蟻萃退為失群烏君看拜塵友逸氣凌東都凄涼白首歎千載為嗟吁

象以齒自伐馬以駿受羈猛虎恃強力而不衛其皮世人任巧智天道善盈虧不見瑤臺死未為天下嗤

樆桒寒摵摵羅帳秋風生淒淒候蟲鳴咬咬賓鴻驚美人抱瑤瑟仰視河漢明繇桐豈殊昔古調非今聲沉思空幽寂歲月已徂征

晨登吳山上四望長嘆嗟借問胡嘆嗟狹路險且邪子胥竭忠諫抉目為夫差宰嚭善逢迎越刃復相加守正累則多從人禍亦奢遺逢貴明良不爾俱泥沙

壺公下天闕聊以觀世紛賣藥汝南市時人俱不聞顧此非我徒飄然乘白雲方駕雙亂龍被服九霞文但見北邙阪岩嵬盡高墳

種苗甫田中其葉何離離上天降膏澤溥博無偏私人力苟不至不如茅與茨常恐嘉實晚坐傷零露滋徘徊感節序太息秋風時

詠史二十一首

飢鳳鶵朱夏草木生清凉卧疾滄幽曠白日悠且長散帙觀古人冒焉想虞唐陽春能幾何陰氣多繁霜天道諒悠悠人理亦茫茫詠歌寄深情歌罷增慨慷

神樞斡元化循環運陰陽善惡隨氣異禍福竟何常朱均繼堯舜時事已搶攘至人妙轉移霍睢回晶光祥麟皓大野君子徒慨慷黃星照中原天道逆披猖汗漫千百年流深浩滂滂否泰有傾覆霖雨見朝陽惜無風雨收乘時佐羲皇熙熙

逮大樸澆漓番禾案冉湖去不復歎息空哀傷

野為不養食雞受組與羈低頭銜軛下各自東西馳秦人任法令新艾尊君師六合始一家恩愛已乖離一旦山東客揭竿以為旗斗呼驪山徒天下響應之秦車輾軹道誰復為嗟咨

周昌男庭諍子孫善奇謀王陵抗高議平勃終安劉經權兩不廢道立知亦周煌煌東都士節義明清秋孰知饒佞巧舉足觸戈矛顧此悲世運泫然涕交流

食毒偶不死謂言堇可餐墮河偶不溺謂是天所完修心不自顧利欲紛多端百勝困一蹶名滅軀體殘君子戒微辛小

人樂安患不見殺與羽千載道悲酸
燕昭志報復金臺來俊賢下齊如破竹大耻雪九泉六王死
灰人安可與比肩奈何驕氣盈妄想彼神仙安期不可致即
墨火已然煌煌召公業委棄如浮煙
天狗吠梁野七雄扇妖氛吳徒二十萬剽若狼虎群敢行破
棘壁長驅似雲漢將三十六朱旗燿天垠救梁不本詔太
尉其將軍遂令千載下知人稱孝文哀哉潼關戰百萬徒紛
紛
平居觀群物紛紛爭柔顯口舌不能勝兵戈遂相隨古來豪
傑士于今安所之大運一朝至孰分賢與蚩所以四老人去

采商山芝清風扇六合百世真吾師
景公迎崔鐓晏子稱其仁鰥寡既有室長年不復薪焉知子
王節遺禍逆天倫推恩限目見太息此君臣
田橫不事漢刎頸送咸陽二客既穿冢島中皆自戕雖非中
庸道要亦有耿光英雄久淪沒世俗但炎涼嗟嗟程廷尉傳
慨令人傷
吾聞共工臺乃在崑崙北長蛇戴九頭利吻錯戈戟呿呀恣
啖食抵厥成溪澤嗚呼三仞沮可以警貪得
四七續炎運漸臺殪狂新建侯育褒德本末念生民當恭有
遺老終竟不為臣遂令節義士視身若埃塵前單庾折軸後

欲無迴輪不有錮黨禁何由起黃巾為邪責分本明主宜書
紳
建光悖祖德封爵逮閹豎忠良坐荼毒隕涕泣道路南郡既
不逞妖孽寧久固功成十九侯事已非細故況聞用賞鍾方
以浮陽既中官既世襲山陽曹嫡如時事亦可知君子獨未寤
羨我吳長史衡門掩秋露
當途亂天紀赤帝戀空名寧知辟椽日禍機已潛萌晉主念
私勞苟焉巧相迎撫床竟不寤骨肉成鯢鯨好還實天道徂
詐徒人情
香餌獲死魚重賞致死士自古以為訓世俗寧知此陳湯因

刀筆壯夫皆切齒知何中興主終竟感蕃啟
隋帝易積貫天命以不長唐宗昧治格本支竟推戕聖人有
建節望通亦何常禹湯不同跡萬古皆明王
永嘉昔濱亂南渡馳五馬長江畫天塹九廟及地豈無運
覺人亦有誓江者曾池不揚波靈物棲曠野哀哀黍離淚空
向新亭灑
華門駢達蓄窮奢絕馬跡中有抱膝人琥耦不乞食崇華過
浮埃敝服無慍色敝玉鄙卞和和角羞寧戚天潢不啻雲中
夜起歎息
吾愛閔仲叔幽居野茹蔬應辟思濟世利祿甘其私進當致

堯舜退則老嵩萊馬能犬馬豢以爲天下蚩
美人皎如玉挾瑟升高堂泠泠向長風梯作孤鳳凰曲度未
終竟玄雲蔽穹蒼走獸駭赴林飛鳥號且翔高山與流水日
莫空凄凉
夫差卧薪日勾踐嘗膽時人生各有志兒乃身殘之寧知姑
蘇鹿已與西施期空令千載下痛恨於鴟夷

游仙九首

日月如過翼瞬息春已秋何不學神仙縹緲凌虛游雷霆以
爲輿虹蜺以爲輈清晨登閬風薄暮宿不周長謠層城顛濯
足弱水流俯視八極内擾擾飛蜉蝣

今日何不樂振策登高山深林仰無見藤蔓陰以繁賊騰號
樹嗜黄鵠空飛翻猶轡向西北思欲赴昆崙璚樓十二重豹
虎夾陛閽胥爲去何之誰向王母言徘徊歲華晚感激生悲
愁
岐陽隱孤鳳東海勝蛟蛇不食松栢實而采日及花翻翻柱
下史望望之流沙麻姑何爲者乃降蔡經家神龍集涔滓取
哭於魚蝦
賈生市井兒未嘗識神仙偶然壺中去謂是別有天幻化且
不解真訣安能傳那將食色身妄弃刑賞權果然失符後衆
鬼不見憐

天高河漢清露白秋宵永朝華炫紅芳蟪蛄弔號景餐風露
志帥内攻積心棲涉江無方舟汲井悲短綆歲莫霜雪寒泣
涕沾項領
秦皇熇雷鞭烈烈爆九州平原腥如赭鴻鵠安所棲所以避
世士慨想乘桴浮樓船載仮子去作汗漫游何必蓬萊山遠
人即瀛洲兎視徒逐逐竟死於沙丘
娟娟姮娥女灼灼芙蓉姿一入月宫去千秋閉娥眉涼風清
玉除碧雲生桂枝風歌不可聽長夜有餘悲
晨登女牀山西北望昆崙樓臺似霄漢金碧氣窕窕素女三
千人灼若扶桑暾鸞笙引鳳舞雲旆騎霓旛老童發清歌昌

容戲紫鴛神荼獻丹桃洪崖開玉尊韭麋漫隹鬼建章空千
門
大道久已晦誰能識仙真如何賣藥翁恠語驚市人日月空
明照朝菌非大椿已矣復何道去去生愁辛

感寓六首

暑退生夕涼褰衣步微月風來竹陰動草暗螢光發佇立忽
懷人江河渺難越
庭前金鳳花向晚爭媚嫵但見白露滋豈知繁霜苦芳時良
可惜此物何足數
白露下木葉淒凉江海秋江皋有鳴雁嗷嗷安所求稻粱日

蕭索風雨徒離憂

一日復一夕一夕復一朝青燈向暗壁光彩坐自消嚴霜鍛
六翮絕意於雲霄
嚴霜隕衆草蛇虺去所依可惜蕙蘭花與之共頹萎顧此悲
世運泫然涕交頤
淒淒素秋霜苒苒高原草運窮相值遇熙顏就枯槁浩歎采
薇歌慚愧商山老

招隱五首

浮景無根株逝川不可留昨日瑤草春今朝蓬梗秋服食豈
不美酖毒潛戈矛華軒豈不貴長路能摧輈子胥棄吳江屈

原赴湘流韓彭竟菹醢蕭樊亦累囚何如張子房脫屣萬戶
侯深諳黃石畧去從赤松游
秦皇火六籍黃綺之商山漢帝握乾符羊裘竟不還古來避
世士冥心丘壑間於時苟無用安事空推頹石泉清以芳白
雲寒更閑春蘿雜茸辛秋果羅青殷濁酒晚自酌柴扉晝恒
關嘯歌陟崇岡濯足臨潺湲金馬我何榮羊腸我何艱鴻鵠
翔九霄邈然不可攀
豫章長千仞挺生崇崖陰布葉連青雲交柯蔽層岑結根豈
不固斤斧將見尋有栢生石間屈曲被灌林古根蟠飛溜電
火焚中心大不中梁柱小不堪瑟琴風霜自摇落偃蹇獨至
今
流水千百折白雲三四峯上有噴壑泉下有凌霜松中有一
老人坐嘯嚴間風素長髯兩肩朱顏映青瞳年紀將百齡容
貌如孩童長跪前致辭子非列仙翁哂謂汝孺子語汝使心
通我生不偶俗遺身在蒿蓬結廬白木邊采藥青林中世語
我不接世士我不逢箄瓢我不憂軒蓋我不崇自耕足我食
自息安我躬冥冥絕思慮默默全和冲持此攝吾生仰荷元
化功何必插羽翰遂逐浮丘公再拜受斯言廓然知發蒙投
簪謝知己一去無回蹤
有客欵我廬身披紫雲袍鳴騶列前後從者皆俊髦坐我蓬

蓽下向我談伊皐手斡北斗魁足踏東海鼇高視六合內秦
山等毫毛揮袂起謝客且還飲我醪醉卧不知曉衡門塞蓬
蒿

雜詩四十一首

江蘺生汀洲香氣何清婉欲采寄所思不憚道路遠疾風吹
塵沙山澤蛟蛇混誰復惜芳菲空悲歲年晚
小魚頭如針大魚須如松小大各生育孰私天地功坤靈發
淫怒滇海鼓驚風大魚食小魚陂池為之空陂空水亦竭小
大相吞噉但見灌莽間顱骨成崆巃殘膏飫螻蟻孰辨鯨與
鰍

傒婦厭貧夫常嫌相棄心慨慕東家予年少多黃金輕身效
西託布被襴錦衾寧憶秋風起霜露變後林葉落枝亦盡愁
聞蜻蛚吟
雲月雖不明精魄固長在飛蛾亦何知乘時妬光彩天高多
飄風烟霧中變轉紛紛憹萬棘終竟為何罪
人生如浮雲飄搖無根蔕昨暮青山阿今朝滄海溢風波無
定特淪躓難為計是中苟不爽曷問耿與蹐申胥存楚國仲
連邦秦帝此士雖則亡英名千萬世
渴人常夢飲飢人常夢餐中宵爵旅夢兩脅生羽翰騰身入
紫青吹面天風寒驚覺冥毛髮感我涕汍瀾

吾觀神龍變天地為特異龍成宰元化嘉澤決四溟出山不
飄風入水無震霆枯萎仰沾溉沃若生慈青豈比蛟與蛤犁
石擢驚歷俾民舉疾首抗神燮眉顰
鷹本是鷙鳥爪利翮勁疾胡為化為鳩鈍拙無與匹樓逐荊
棘間粒啄營口實暮啼墻角雨朝啼屋頭日昔為狡為長今
為衆為嗤運命苦不常孰為金石質
愚公志移山精衛思填海山高海茫茫心事金石在松栢見
雪霜秀色終不改春陽照幽林卓立有光彩
急雨漲潢潦溝池成五湖青蛙與耿黽得意鳴相呼自謂樂
無似至足不求餘蓬萊有玄鶴曾見東海枯清夜嘯長風哀

音徹天衢使我起太息黑髮變霜鬢
空庭生夕陰高閣留返照歸鴉集紛紛棲雀鳴噭噭冥思觀
群物群目展遐眺草樹對參差雲霞相輝耀慷慨商山心想
像蘇門嘯大鵬搏扶搖斥鷃騫蓬蒿悠悠共淪泪潰潰堪一
咲
惟豺知祭獸獺亦知祭魚豺獺有報本人道當何如華堂飫
玉食盜賊塞中塗那能不自媿而以糴蘅愚吁嗟千載下枯
骨空尊卑
留藏蟄蟲伏雷動蟄蟲起蟲雷不相期冥契非人使英雄應
有特何異擾致蠖神劍無風胡銅花蝕泥滓

種荷淥池中荷生葉猶紫掠岸逐蛙蝈恐畏傷荷莖荷心有
露珠的皪無泥滓荷根有藕絲纏綿誰得似
陰崖有喬樹乾鵲巢其顛朝食葉上露暮食葉下蟬巢成長
養雛雛飛一何嫽但願本根固風雨得安眠如何就摇落而
不抱愉怡[illegible]
蒼蠅眼晝明蚊蟲眼夜明明眼利口觜晝夜無時停拍死紛
鶺鴒飛來更替替一旦霜風起殺威肅天刑飛者不復飛鳴
者不復鳴雖有太陽光不能煦其生乃知天勝人智力徒闘
筆[illegible]
豺狼食人肉蚊蟲食人血食肉死須臾食血死不輟哀哀露

觔女肉盡惟皮骨誰謂蚊蝱微積鏽能銷鐵
蠶母羽蟲與人無怨尤胡為含毒害吐蚊吼如牛紛紛散
草澤觧觧森文身無辜受螫蠚皮破腥血流獲巢或有今未
懲後鵂鶹
黃鷹食鵝雀山雞食蟲豸蜂食花上蜜蝦食苔間滓兔食茅
草根鳳食梧桐子所嗜由性成易之則皆死寘觀付一咲誰
與窮茲理
晉陽仰擲文義和為紆戀耿恭俯拜井湧液出荒地精誠所
感格高厚靡不至人生亦良難如何殄其類蓬蒿滿天合撕
愧其宰意

在昔信陵君謙勞賓弘度好士天下稀賓客遠傾慕救趙奪
兵符掃清邯鄲霧歸來存大梁秦甲懾東顧魏王木偶人朽
心自成蠹讒言一以入危石不可據日落西河陰歌鐘怨零
露
天鷄巢苗草形軀纖且微不知悚何事直上閶天扉啾啾終
日鳴天聰不可希鐵羽口吻裂落日空悲啼
雉死為從雌鶡死為鬭力蚕蜂死洩憤鶺鴒死求食象犀好
齒角彼豹羨毛色紛紛死相藉殺身奉華飾自取夫豈過外
至良可惻猩猩合族烹柰鶡宜卵殖山林久織畚誰復繼禹
益

天風觸萬竅小大皆有聲律呂與懸匏噌吰同一鳴人情有
所鍾聲氣為之使無知而強聒則亦懸匏耳
珠俗丼朐脛比之芻牛腹殼勤奉賓客自謂敬有餘鵲雛鵠
異貢赤豉誰能袪羅陰蔽女象清渭混汙渠誰能繼夏后再
分龍與魚
大星出西方睒睒如明月兒童驚指示草木見妖孽夜久斗
柄廻人靜涼風發徙倚步中庭空烟散成雪
楚人將適蜀揚帆信江水江闊多西風帆逸行不止日暮入
海濤極目無涯涘鯨魚吹高浪舵折檣竿圮頓足空號呼烟
波千萬里

冲霄雖為羽泛海雖為舟縛羊駕戎輅往志空悠悠晨時失
耕耨何以望有秋决溝盜抜粟屬年不如鳩節華不我與去
若川水流歲莫獨彷徨凜凜懷百憂
爰居避風翔豈冀築牲祀臧孫強自用取咲於君子捨蕤蓍
鳳凰猶以為觀美徒令鸞鷟長長近深林裏
神仙不世出蟪蛄咲蜉蝣嘉禾曠背澤稊稗矜有秋騏驥馬特
爲姓荊棘藩棠丘女陰結嚴冬芳意坐自適鴻鵠從何來哀
鳴聲啾啾顧欲適縣圃路阻迷所投兒我屛幃成引領空憂
愁
桓溫一老兵豈識捫蝨士攤談臨上流竟作跋扈鬼符堅氏

羌豎何能作天子眈眈視中原為有曩略耳知人聖難之求
賢在虛已衷曹豈力敵生死一弾指惆悵後來人慷慨前軍
執
英英木槿花振振蜉蝣羽乘彼三秋露及此六月雨容好能
幾時生成亦良苦十年搆阿房一日化為土涂額作童顏於
身竟何補不如順天命保己良多祜
天地若大甕萬物生其腹人猶腹中蟲蠢蠢隨化育鑽攻無
時休臟腑為翻覆帝青調元氣豈不畏戎毒饞然命滌蕩汗
下蒸湧蛔蛙自狂鬩沸交殺戮何當瞑眩定風止水歸
瀆鑄鐵作鋤犁春耕待秋熟

二儀播元氣晝夜靡停機有生即有死化工亦何私彼狂率
所欲冥行失康逵無航思利涉發此百禍機賊人還自賊擾
擾竟何為
郭南有窮夫黃髮對老妻見人抱兒女仰面看天啼郭北有
宕子鮮服明春閨累累倚門覩琬如之蠶盛年異欣戚獰
暮空嗟勝逢生貴知命胡為苦悲悽咬咬水中鳧谷谷墻下
雞良無返哺望孔抱何悽悽瞑目思此理惆悵中自迷
盜跖飫粱肉原思餒窮閻夷齊采薇蕨儀秦駟高車祥麟殞
西狩尼父空嘆吁天道果福善彼蒼竟何如
老眼昧昏夜見螢以為燈燈螢何足辨所悲老且耄耄老復
何用其心就無能逍遙麋鹿頑所得良已弘
鬼神陰陽精變化無定迹如能禍福人豈向人求食而況天
地心坦坦甚正直祭祀本人情將以昭與稷若歆豈在物馨
香惟明德葛伯信不臧虞公亦何益前王有舊章敬之在無
射
海鯨乘扶搖激水騰九旻退潮觸泥沙露骨空嶙峋猛虎掉
尾行飲血不滿吞跳哮逞雄攫係首八尺繩賦命雖在天成
之亦由人嗟嗟蹙上蛾亦豈厭其身
夷齊值明時餓死西山陽四老生亂世采芝以徜徉本業遇
公孫欲盡反受殃嚴陵辭故人萬古清名揚性也實有命君

子順其常漫漫雲間烏冥冥隨風翔海宇豈不寬六翮有短
長浩歌向日月由盡意茫茫

感懷

昊天厭秦德瑞氣生芒碭入關封府庫約法唯三章英雄不
世出智勇安可當叔孫一豎儒綿蕞與朝綱遂令漢禮樂遠
媲周與商逝者如飄風盛時安得常寂寥增永歎感慨心内
傷
四月陽用事群物咸長榮靡草雖就死王瓜亦復生死生雖
所致時至莫能爭聖人洞神理守分無外營脩身俟天命萬
古全其名

自都回至通州寄普達世理原理二首

旦辭文明門回首望宮闕長雲擁蓬萊烟霧中滄蔚相去不崇朝杳若隔溟渤扁舟指吳雲離愁紊燕月雖懷歸鄉歡復愴知己別裁詩寄悠悠感念深至骨

西風吹青冥征鴻暮蕭蕭一辭都門去便覺京國遥輕霜入秋鬢落英墜寒條念我同年友高踵薄九霄恨我處退遠不得陪晨朝綿綿久要心萬里匪為遼鯤魴赴清淵孔翠依蘭苕飛潛各有適分得無外徼佇立望閶闔傾耳聆簫韶

晚至草平驛

落日照阡陌秬稻生清香好風自西來吹我征衣裳但惜歲

物催不覺道路長肉食韻宜馬足芻康驛吏迎我前拜曉進酒漿要我入山館左右華燈光解鞍待升月星明樹蒼蒼

送僧家奴參政赴河東宣慰使

晨登晉陽山西北望雲中大漠造瀚海重關阻飛鴻昔為征戍場今見車軌同相公奉明詔分符總元戎賦詩勝行雲坐嘯生長風霜濃瑁角清月出黃河空細草叶牧馬羌服韜弧弓天子萬歲壽番拱明光宮

發安谿至青田戎事急不得留有感

雞鳴戒夜裝掛席日尚早風亂沙上雲雨昏江中島士生從

王事瀕賀非所寶但懼觔力微任重蹟遠道苴邁國都青今來江楓老豺狼互縱波憂度何時了朝原恩春今夜船夢登草寸步隔河山悲焉傷懷抱

天壽節同諸寓臣拜于資林教寺禮畢登翠軒分韻得稀字

宿雨霽物節群山綠如洗流霞絢琳宇旭日射冊榮鳴鐘趁梵宮焚香望天陛遥遥蟬螳悦懷悽蒸蒸祝萬年壽長百拜臣首稽玆事陟華軒敢情爲芳醴太師柢園英聰明會神明諸公俱俊髦文藻壓班禰肅雍周縉盖古侁夏追孟虎鳴歌竿莆魚麗詠魴鱧劍氣星有輝珠光海無底嘉會非尋常

令德更宜弟澄心映空曠游處俯清泚看竹風泠泠折花露泥泥舒徐聯濱瀛緬邈想淮濟魏魏世皇業眷槩深根柢蝗蛾亢脊斧砰首堪立俟晨郊卜井歲已喜先抽薦曆機畛北極祥光應周髀中山致萬葬東叒來秋米實論定有期玉缸浮盎醍

題蘭花圖

亭亭石上竹娟娟竹下蘭歲晚各自媚不如霜露寒欲持贈君子路永江海寬空山日搖落佇立起長歎

正月一日公宴分韻得悲字

青陽肇嘉歲白日開春溫起視天宇間粲然生意存高堂建

華蓋北面朝至尊彤雲映扶桑條風吹我幡嗚紘在兩極青
酒盈金罇鞬門號令肅主將詩書教彬彬衆多士矯矯風與
鵬翮奮將其長射狼安足吞援手實斌砆深慙厠璵璠敢矜
鉛刀割所望安黎元俛後首土疆以酬生育恩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十二終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十三

後學鹿水何鏜編校

五言古詩

種橡香

橡香體虛柔本自南土出毛芒散纖葉旖旎怯朝日芳菲挾餘芥辛美更無匹兄能已疝瘕兼理腸胃疾種之近庭階離離看新茁驅童斬竹枝扶植待秋實常恐風雨惡摧折傷蕤質美蓉生道傍延蔓何綿密豈無荷鋤人夕薙旦已出上天意何如感嘆靡終畢松柏多斧斤山林日蕭瑟

北上感懷

條為思一枝攫馬志千里營營勞生心出入靡定止伊余朽鈍材頗拙更無比才疎乏世用嗜僻惟書史雖非濟時具頗識素餐耻既僕蔡氏愛妄意古人企寧知和圓方鑿足難傷趾塵埃百病侵貪窶萬感累艱難幸息肩羈莫稱所喜明時登驥騄駑馬但舐耳自非冀北姿其羨追風駛便欲解衣冠躬耕向桑梓終懷葵藿戀不恭沮溺詭潛陽動原隰白日發蘭芷時雖戒農鳴客子駕行李榮紆越嶽崿浩蕩涉風水遼留具區北信宿滄江汜維時連年歉道路多流徙官司職撫字黔首昔赤子陳紅太倉米豈年所儲符為民備乏困朝廷豈私此推餘補不足茲實王政始臣子宜承承天威不違咫

柰何溥書曹恭慎茂至理荷云出納吞當閔㲉穌死嗚呼草
萊露悽惻溥濱委聞之猶鼻酸見者宜顙泚踰淮入大河宴
涼更難視黃沙淑茫茫白骨積荒墟哀我耕食場盡作狐兔
壘太平戢干戈景物未應爾意者斯人徒縱欲接天紀鬼神
赫震怒咎戾良有以去年人食人不識弟與姊至今盜賊輩
嘯聚如蜂蟻長戈耀白雪健馬突封豕豈惟積山澤已敢剽
城市途行絶稀少空車但擔倚身行須結集一寨四五起牧
民豈無人司寇亦有氏障車不驅馳大田無耒耜邦家祿食
恩豈爲臣奉巳山東古要地燕趙猶唇齒況玆南北衝津梁
通遠邇屬當全盛時四海同一軌廟堂多稷契振舉無遺弛

勿云疥癬微不足成痼痏滔天起濫觴炎岡發星妲覆朝有
分北漢庭頻直指旋夫植嘉穀所務誅稂秕耕耘苟失時雨
露空沾灑咸懷豈異任守令職非卑端能慎黜陟此輩何足
拜故鄉隔山川前途塞荆杞青徐氣蕭索河濟俱泥滓痛哭
賈生狂長歎漆室裡何當天門闢濟問逮下俚

送晉顧子壽赴廣西憲幕

雕縫荆衡南邐迤走蠻徼民風雜佳婆地勢帶蒙詔迢迢商
周前風木絶繳寂後王務廣土棣柔倚攻剽羈縻非本情疲
病復難瘵大明倬日月幽奇靡不照化育之所加欣樂及遼
蹇憲府綴百司遴擇自廊廟備方異習俗賦性實同調培養
自珠途激揚貴知要宴涼溪上瀧鮮魚困罾釣商風吹霜鶻
縹緲棠海嶠頑言崇令業以爍南國召

過東昌有感

夜發高唐壘旦及東昌郭喬樹拂疎星霜飛月將落仰觀天
宇清平見原野廓白楊號悲風蔓草杳漠漠但見荆棘藪白
骨縱橫錯聖道懸日月斯人非魑魅教養旣迷方欲熾性乃
鑿哀季骨已朽清風散寥廓磔轢噬肉爭繇終嗚嵩崖
燃燎資鳴草盜蹕遂今一變變化爲蛇與蠍況聞太行東木
草莽爲崔犯衆與暴客表裏相倚著賑卹付群吏所務惟刻
削征討乏良謀乃反恣剽掠坐令叅奔剃翻成壽暴年

秋租登行止稍有託餘波尚披猖未敢開一塚但恐習俗成
何由返初昨藩宣有重寄胡不慎遠略往者諒難追來者猶
可作歌詩附里謠大猷希聖莫

南陵崔氏思梅詩

昔來梅花下綵服輝清尊今來不見人淚滴梅樹根梅落風
不回淚落化爲石冥冥入幽泉一夜千萬尺

長湍祥符寺

上馬雞始鳴入寺鐘未歇草際起微風林端淡斜月僧房滋
幽寂假寐待明發松徑斷無人經聲在清樾

送鄭希道行省掾瀋之泉州錄事

鄭君廓廟姿才識天下冠若華升朝霞可望不可翫胸中富
文史蔚蔚錦繡段公餘但好客高論幹雲漢遺風散秋慕綴
露收夕案吳雲覓行艸閣嶠入奇觀撫字𢖍深仁剸繁讓明
斷嘉會復何時悠悠仰飛翰

寄題俁世本東溪漁唱亭

落日去曾巒清溪澹輕浪嘔啞戢柔櫓款乃發孤唱初隨飄
風起復逐行雲颺月色照未闌灘聲雜逾壯恐有濯纓人一
聽一惆悵

發安仁驛

鷄鳴發山驛天黑路彌險烟樹出偵聲風枝落螢點江秋氣

轉炎暐濕雲難飲佇立山雨來客愁紛冉冉

發龍游

微飈獻輕涼客子中夜發秋原曠無際瑀首掛高月草蟲自
宮商葉露光可掇狹徑非我由周行直如髮揚鞭望南天晴
霞綺闡越

早行衢州道中

章除生曙色林端收暝煙露花汯帝臉風葉彈鳴絃農家喜
經艾行歌向東阡大道無狹邪平原多稻田客行良不惡敢
曰從事賢

鈆山龍泉

鉉山近南服勝迹冠朱方石貫入海眼地脉通混芊金精孕
清淑水德融嘉祥寒含六月冰潤浹九里長鯨噴伊鴻起虎
口呿呀張發寶既窈窕派渠逐汪洋洞徹瑩玉鑑鏘鳴合宮
商靜含玄機妙動見大智藏養德君子頻膏物農夫望野倉
向我言其功殊匪常飲之祛百邪能使俗慮忘漱照入靈府
喉舌生清香爽沁動毛髮飄忽凌風翔何當揚湛洌盡洗貪
瀉腸

初食檳榔

檳榔紅白文包以青扶留驛吏勸我食可已瘴癘憂初驚刺
生頰漸若戟在喉紛紛花滿眼岑岑暈蒙頭將疑誤腊毒復

想致無由稍稍熱上面輕汗如珠流清凉徹肺腑粗穢無纖
留信知殷王語瞑眩疾乃瘳三復增永歎書之遺朋儔

望武夷山作

飲馬九曲溪遥望武夷峰長林抱迴合丹崖造空濛浮嬋濟
寒翠木末皆聳容薄遊限塵務促景尼奇蹤緬懷紫陽子千
載誰與同瑕佩邈烟霧石函閟遺封爵穢怨幽澗飛蘿冒芳
蔆瑤琴空流泉桂枝徒秋風悵望佳期阻纏綿愛思重殷勤
尺素書頻寄雲間鴻

發白沙至水口

夜發白沙驛亭午至水口中流聲風霧客雨蔽原皁寘濛坡

龍過隱蟒怒雷吼傾欹卧帆席傌翼惑前後畏途生頃刻顛倒亂足手倉皇投山館喜懼劇紛糾攝身整衣帶沾濕及肩肘平生歷道路艱險頗曾受未能外形骸豈敢輕衰朽捐軀匪成仁垂堂不宜狃總轡登前嶺煙雲尚昏黝經阻有旅歷姬文亦奔走

早發建寧至興田驛

雞鳴戒晨裝上馬見初日露液葉尚俯霧重山未出客途得霽景緩步非縱佚𣏌玆歲有秋高下俱穎栗牛羊散原野鵝鴨滿阡陌懷抱既夷曠神情自清謐寒花蔓籬落候蟲響叢薄霞標青楓林雪綻鳥桕實幽覽雖云遐佳趣領已悉我行固無期況乃塵事畢

題武夷圖

崇山莫朱維實維群山圍葱龍瀨光景隱顯變氣候百怪紫虹蜺萬谷蒸饋霤深根入無底峻表切星宿增崚削劍戟窈窕錯綺繡騎雲聲高掌實石室陰晷金雞鳴未晨玉女來自逗琪樹縞玄宵瑤花落清晝美人遊不還霜月怨猿狖宴㝡駕璧槎無沒白玉柩蓬萊與滄海弱水浩泱溜良辰不可捲沉思令人瘦安得豪風翰飄颻逐飛鶩尋源挹孤清寥林摘三秀逍遥觀物化俛仰空宇宙真詮倘可求吾將解吾綬

孔子充相送至鵝湖

懷昨過武夷歎往無與儔今茲逢故人遂得鵝湖遊輕雲翼征蓋翔風當鳴騶古塔冲蒼蒻寺門啓平疇陟徑既紆鬱蹈軒亦樛流雲旗裊香霧金像明清秋昔賢論道處松柏深且幽鴻飛與滄海龍去空靈湫懷人已寂寞對景空淹留畏闌成遠別馬首山悠悠

自衢州至蘭溪

秋初斂微雨霽色澄人心振策平廣路逍遥散煩襟疎桂帶平原薄雲去高岑湛湛水凝碧離離稻垂金蘇苽露始秀玄蟬寒更吟幽懷耿難寄好景自相尋心契清川流目眺嘉樹林欲傳滄浪調曲終白雪音仙山在咫尺早晚期登臨

九日舟行至桐廬

秋秋天氣佳九日更可喜衆人競登山而我獨泛水江明野色來風淡汲鱗起蒼翠觀遠峰次第要清泚汲舍望悠颺岸竹搖旌旆浩滿懷謝公臨瀨思嚴子紫萸空俗佩黃菊漫妖蕊落帽非我達虛罍非我恥扣舷月娟娟濯足石齒齒澄心以逍遥坎流任行止

從軍詩五首送高則誠南征

少小慕曾閔窮閻兀幽棲丘園賁嘉命通籍廁金閨極筆事空言塊焉愧梁鵜不如奮發結束習鼓鞞廟算出帷幄白日收虹蜺鈎光帖滄溟旗尾懸鯨鯢振旅還大藩歌舞安旄

倪拂衣不受賞長揖歸蒿藜
江鄉積陰氣二月春風寒壯士縵胡纓伐鼓開洪瀾長風翼萬軸轍若橫海翰馬銜伏韔門翊衛森牙官仗鉞指天狼怒髮衝危冠
投節肅徒旅神劍宵有聲揮揮大旗動烈烈刁斗鳴仰看太白高俯視滄波平王師古無戰蝎獺安足卒心人言從軍惡我言從軍好用兵非聖意伐罪乃天討運籌中堅內決勝千里道留蹇𥏫蛟鼉雨露澤枯槁俶柔首俾獨延訪及黎老牧羊必除狼種穀當去草凱歌奏大廷天子長壽考
清晨絕長江日夕次海濱北風吹旆旌軍動速若神合散戎

馬閑九陌無驚塵伐鼓震滇嶠揚帆役蚊人鯨鯢京觀築館鹽華蹉春喈喈布穀鳴祁祁農鳴春去子還故鄉悲喜集里鄰荷鋤啓荒萊再荷天地仁撫綏當有望世世為堯民

蛟谿詩

蛟乃龍之徒隱顯異凡質屈蟠深潭寰靈變不可悉清溪瀉百湍漱滌見㓨深寒颯顆離晶陰電瑒幽室超騰雲雷從詞禁見神謐應龍翔中天渙汗濕其畢大江揚渦瀾鼉鼉怒狂論閉藏當有待保養慎無失搜奇竦精魄踏歩迷故術鈐鞬生長風林木暮蕭瑟

題林以仁平反詩卷

木伐豈再植壁毀寧復完讞獄有矜死聖言暫不刊兩造既偏聽無辜遘凶殘況復使其孥流離播寒蠻司牧盡瞠視佐使獨悲酸抗詞動鬼神潤澤生枯乾死者縱不生魂魄亦獲安孤兒雖不夭且得依故山聖人道種德惠及毛與翰云胡任民皆視之如草菅為君歌此曲歌竟起長歎

送俠世南參政分題得虎林

深林合蒙蘢仰視不見日中有白額虎穿吼恣狂猛怒睛谷搖電掉尾原𧿹颶牛羊因攫取樵牧莘爰恤相公鎮方面化獲影響疾百蠱肅號令萬姓悚潛逃昔出晝當朋今行夜辭匹卷山絕悲啼牛來返初質豈獨惠斯邦四海望寧謐

題山水小畫

谿上春始還微波動芳煥樹暖欵生烟山明初過雨美人期不來桂楫徒蘭杜佇立忽懷愁漁歌起洲渚

送田生歸鄉

少年客他鄉還鄉反如客莫驚新井里乃是舊阡陌歡笑集姻親勝前上班白老翁叟英俠慰問至日夕懸憐鄰舍兒魚龍兩縣隔

題李伯時畫淵明歸來圖

江左昔潰亂桓盧遞相尋劉裕起寒微長驅掃欃槍秋草雖未枯霜雪已駸駸陶公節義士素食豈其心我才非管葛誰

能起淪沉所以歌去来塵卧五柳陰攸攸多感激惛恨寄謳
吟哲人貴知幾芳名留至今展圖三歎息懷古一何深

題朱孟章廣學士送別圖後

秋郊一盃酒握手念將離落日照野水凉風生樹枝今朝重
相憶青山如舊時鬢毛非松柏争得不成絲

題老翁騎馬圖

少年遠征役及歸鬢已霜鞍甲寒落盡空餘弓箭旁老馬同
死生嶮路沙磧長故鄉此何極仰看鴻鴈行

明齋詩為湖廣陳進士賦

客從于闐来遺我盈尺璧晶光射雲漢璀璨生五色置之箱

室中鬼魅皆辟易頳持自照身不用持照人

寄題江東閫逸監司瑤芳亭

江蘺悲楚佩叢桂空秋霜玆花特秀絶得非君子堂艷色非
我貴皎潔有餘光仙人美良夜鳴玉来琳琅纖雲淡華月色
映青鳳凰飄飄白霓珮左右參翱翔衆卉不敢傍瑶臺清且
凉閬有千歲實其味如瓊漿願持壽明主天地同久長

題楊伯洪山居圖

黄埃蔽城市赤日燃達道榮華能幾何未若山居好啓扉對
平林關徑入芳草丹崖翠巘映青嶂白雲抱世事幸見遺幽
趣堪獨討新晴景物佳緩步隨野老倚巖聽鳴玹息陰憩華
葆蜂亂覓春稚鴻驚偕秋早無榮謝馳驅有酒任傾倒但願
長兒童稼穡以為寶

會稽張氏春暉堂

喬木生山阿碩實秋離離誰知茂育功乃在陽春時丈夫佩
玉玦壯氣東西馳列鼎未酬歡倚門已生悲君看斷根草引
蔓復何為逝波不可疑感激成吾詩

張子英閑止齋三首

鳥飛止茂林魚游止深淵步止辟跆顛語止絶悔愆蛾赴我
高壁朽蚊消腥泛夸父逐羲和渴死大道邊所以知止者不
為物所牽攊落塵網裏寂寞守自然悠悠觀群動默默全吾

年
閑居安所止自古有陶公柴門蔭高柳左右来清風植籬客
復疎下有黄菊叢摘花泛濁醪酣歌撫孤松翩焉躡長衢視
之如蒿蓬
築室在城市而無闤闠聲非關遠人世應緣境自清圖書堆
几案花竹當簷楹釀酒香滿甕賓至卽共傾無陂吾不知寵
辱吾不驚百歲聊復爾孰為身後名

耕雲詩三首為堵無傲作

青山何迢迢白雲自悠悠數畝幸可耕此外更何求墊耨候
時雨荷鋤適東臯飢風拂蘭蕙林薄鳴鶬鳩我黍既秦秦我

禾亦油油食力分所安但願歲有秋王租及時足尊酒聊相
酬
八月白露零九月築場圃稻梁已歛遂梨棗亦盈塢耕耘幸
就畢一飽諒可取斗酒烹黃雞殷勤會田父但願守令賢邑
里得按堵無事荷安居明朝復相聚
朝耕原上雲暮宿雲間屋雲來動丹霄雲去歷翠麓坐看雲
變化卧見雲起伏斯須不可期飄忽鳥過目濯足臨芙泉息
景蔭嘉木飯蔬勿云惡無憂勝梁肉長歌招隱詩清風滿空
谷

壬辰歲八月自台州之永嘉度蒼嶺

昨暮辭赤城今朝度蒼嶺山峻路屈盤峽束迷晷景谿谺出
風門坎窞入天井冥行九地底高闚群木頂瀑泉瀉其中轍
若溟滓哀猿嘯無外去鳥飛更永僕夫怨跋涉羸馬悲項
領盜賊逞天誅平人遭夾眚佇立嘶嶔岑心亂難為整

夢草堂遣懷

郎事在自得彊歌非正音所以春草句聲價重萬金若人千
載下遺響邈難尋寂寥一池塘賴爾得至今我來當秋秋天
崢瀟滌沆枯荷有餘馨衰柳無殘陰鼓鞞響未已山水意
徒深感時念兄弟惻愴傷我心

在永嘉作

高屋集飛雨蕭條生早寒我來復幾時明月缺已圓浮雲蔽
青天山川杳漫漫狐狸嘯悲風鯨鯢噴重瀾孤雁號南飛音
聲慘以酸頹聽望桑梓慷慨起長歎願欲凌風翔惜哉無羽
翰中夜百感生展轉不遑安枯荷響西池槁葉鳴林端寥寥
天宇空冉冉時節闌舉俗愛文身誰識章甫冠河流未到海
平陸皆驚湍旗幟滿山澤嗚呼行路難

蟾室詩為台州棲霞觀道士作

蟾是蝦蟇精誰令居月宮淒其羇旅身竟作蝕月蟲我心有
螢丹光與日月同子能精鍊之可發天地矇照灼六合外安
夢一室中哀哉爬沙輩局促棲樊籠

癸巳正月在杭州作

春陽動萬物衆草皆已抽嚶鳴亦和悅我何獨懷憂鯨鯢未
翦黿鼉豺狼滿山丘鳳凰竄荊棘烏鳶自相求浮雲蔽蒼穹天
路阻且脩風沙日暮起鍛羽安所投悲來但中懷泣涕縱橫
流

江城陰氣凝積雨春淒涼出門何所見但見瓦礫場新廬谷
有前店舍亦已張市人半荷戈使客盡戎裝回首舊游地悽
淡寒烟黃悵焉念所思惻愴心中傷

徘徊西湖上愴恨有所思所思不可見涕淚下沾衣死生一
瞬息逝者安可追狠瞶信君子李陵非男兒

鍛鐵當用椎析薪當用斧拔蓼而植荼去辛還得苦峨峨九
陽門衛以豹與虎微微螻蟻忱欝欝不得吐

登卧龍山寫懷二十八韻

暮春時雨餘原野皆秀色流雲暖芳甸惠風暢輕翼矣公崇岡
低昂崇岡緬登陟山川糾紛錯疆畎互紆直淒凉神禹穴偏
僻句踐國王簡闕玄緘銅牛啓雄德覇氣浩江河王風散荊
棘感今情轇轕懷古心愴惻東溟尚波濤中原未耕織無能
寧蕭曹妄意追契稷蹇産見屢遷遘邅足循側良辰復幾何
白日忽中昃周流睨圓方俯仰覩動植有水必趨東無星不
拱北宗社固神靈至尊實恭默殷王伐鬼方尚期三年克苗

頑負險阻終竟膺寡殛天戈向無前況乃誅鬼蜮竊聞海濱
民决皆疾在慝苟父思一奮所懼官未識　朝廷鑒往轍中道
誅貪慢王特敦書詩志士願盡力諸公總英俊矯矯百夫特
愚生諒踈拙千慮真一得晨入奉壺漿遲胥殄蝨賊未蕆戒
僕歸伐檀慚素食白雲在青天可望不可即浩歌梁甫吟憂
來憑胸臆

立夏日有感

朝旦天宇清道遥步庭除溫風自遠至綠樹嘉有餘登高展
遐眺萬象各以舒念此客行久感彼時節徂退食恥尸素進
思愧庸駑仰視日月高俯察川原紆顧歎凌風翔周流觀六

虛天路脩且阻惜無奇肱車倚松訛懸崖猶孝思垂茹公叔
實尚寶寧武不能愚何當脫塵鞅歸以園田居

贈柯遂卿一首 并序

今年夏四月余至台聞柯遂卿抗言释誣因事其異而偉
之夫天下之大豈無慷慨激烈之士見義而勇為之者哉
其作也非有私其進也非有求觸于其心形于其言發于
其言信于其事可不謂之大丈夫哉惜其晦而弗彰也於
是乎為之詩曰

霄霆擊神威妖蜃蹶海濱將軍戰敗死王帳空無人腥涎之
所被蛭螾皆蛇鱗天弧不張弦民情爲由申縣請亦令典奉

行在明仁誰令姦宄徒並緣逞頑嚚俄然齒髮變化作豺狼
身剝金既無畏況復枉平民壯哉柯夫子義氣衝九旻曳裾
公府門抗論回星辰坐令霜雪閒朽骨生陽春睨視奪眦兒
精魂散飛塵我忽耳聞之肝膽張輪囷安得似卿輩落落千
百人出應休明時翊贊皐陶臣旌別鸞與梟再使權衡均上
天意茫茫感歎空悲辛

贈周宗道六十四韻

天弓撥其弦平地躍虎狼腥風扇九澤濁霧翳太陽瑣瑣蚊
與蝱亦沸如蜩螗帝閽隔蓬萊弱水不可航螻蟻有微忱抑
鬱無由揚遥遥草茅臣怒切忠憤腸拔衣欵軍門披腹陳否

臧曰走居海隅詩書傳世芳戚荷帝王恩祿食廟朝行走身
非已軀安得緘其吭走有目擊事敢布之廟堂永嘉浙名郡
有州曰平陽面海負山林寔維甌閩疆圉冦不到既倚茲為
保障官司職防虞當念懷善良用民作手足愛撫勿害傷所
以獲衆心即此是仍嚮奈何縱毒滔及肆其貪饕破屋取救
粟芟垣刼牛羊朝出繫空案暮歸荷豈橐子男跳上山妻女
不得將稍或違所求便以賊見戕負屈無處訴來號動等奔
斬木為戈矛染紅作巾裳鳴鑼撼巖谷聚衆守村鄉官司大
驚怕棄鼓撇旗鎗竄伏草莽間股慄面玄黃窺何不見人端
江走倀倀可中得火伴約束歸營場順途刼貨翁又各奪身

彊將吏悉有獻歡喜賜酒觴殺賊不計數縱橫書爲章民情
大不甘怨氣結腎腸遂令父子恩化作薑與蜋恨不斬官頭
剔骨取肉嘗槃槃野田中拜泣禱天皇願得賊宰相飛檄奏
巖廊先封尚方劍按法誅姦贓擇用忠藎臣俾之提紀綱學
遜落鴟梟羅棘出鳳凰尚可存孑遺耕稼納官倉失今不早
討如水決隄防而後事埋築勞費何可當足間疽初生灼艾
最為良燎成施剜割所受動膏肓遂我大重寄得人則金湯
襲遂到渤海盜賊還農桑張綱入廣陵便見跪如羊苟能任
仁智勿使憸邪妨孟門雖險艱可使成康莊走非慕爵賞自
嚮尚來鳶揚痛惜休明時消患無其方又不忍鄉里鞠為狐兎

場陳詞未及終涕泣下滂滂旁觀髮上指側聽心中傷天路
阻且脩不得羽翼翔可憐涸轍魚待汲西江長兄有蛟與蛇磨
牙塞川梁旄丘靡與同載馳徒慨慷嚴冬積玄陰天色慘以
凉衆鳥各自飛孤鸞獨彷徨冥冥麗山雲木葉殷清霜予去
愼所適我亦行歸藏

遣懷

鴻鵠會高風拂翼凌雲霄蛟龍不得水葺鱗困塗泥惟昔望
諸君一戰舉彊齊秦穆伯西戎能用百里奚傅說築商巖太
公釣磻溪韓信寄食飲孔明躬耕犁立賢苟無方鳥問驚與
駑駘駕鹽車上太行峻極不可躋重雲蔽層岑流潦絕荒蹊豺狼

當我噬魑魅向我啼顧瞻望九州欲去惑東西嘉穀委蓬藿
良田委荊棘黍稷黃避跛鼈狐貉驕虎貔誰言縱壑魚竟爲觸
藩羝長夜起痛嘆邪氣凌我臍夢登蒼梧遙望禹會稽援
琴奏將歸日暮增慘悽肓飆正滃勃孤鳳將安棲

三月八日偕徐成中楊澄源李子真吳濟泉董朝宗
黃中立程邦民湯仲謀王文明遊南鎮得禽字

積雨霽芳甸凱風來遠林逍遥出郊郭徙倚散煩襟桂棹蕩
清漣長裾曳輕陰肆覽夏王陵流觀秦帝岑黃熊安所之荒
楚自蕭森仰窺卉木榮俯聆泉石音洋洋潭底魚喈喈枝上
禽昭融見天德滉瀁怡人心况有文彦友温恭比瑤琳獻酬

禮不衘詠歌思彌深良辰豈易得嘉會難屢尋猥作塍與
添無為商與參殷勤屬此章冀以代兼金

送馬生遊京師

東山夜雨急鑑湖春水深之子遠于邁祖帳清江潯白日映
蘭臯青烟起松岑藍舞激回風長歌梟哀音何以慰離懷八
珎盈金籝何以將素情贈言比瑤琳京畿佳麗地多士紛如
林構厦僕櫨柟去疾涓荅參殷勤治安策悃款大寶箴敷陳
草茅情啓迪帝王心斯人難永矣繼之在于今勿羨蘇季子
自修多黃金

別峯和尚方丈題唐子華山陰圖

連山走陂陀太谷入睢暧屋藏深樹中路出巨石背烟雨時
有無澗谷互顯晦輕盈曳飛綃縹緲歛沃浮黛雄譟鱗脩鬣驛
壁駭文螭峥嵘紫霞高屈曲白水匯陰森神鬼宅香迅龍馬
隊風雲氣象寬日月光烟碎借問此何鄉或有損余佩答云
越山陰信美無與對自從永和來燕遊推勝槩佳人去不還
盛集嗟未再唐令實好奇掇拾歸畫繪上人遠公徒我亦淵
明輩會晤屬時艱覩覧增感慨故園沒灌莽舉足蛇豕礙放
歌自太息激烈鬱厚載

送孔世川赴江西儒學提舉

鏡湖荷花發耶溪菱葉生送君何所之去作西江行西江大
藩地卓犖多豪英文能絢雲漢武能壯于城浩蕩吳楚間頽
波障東傾鳳凰不妄集梧桐匪空榮行行勿憚遠處處崇令
名

我辭西江歸倏忽十二秋每望西江雲思心悵悠悠恨無排
風翼安能凌虛游故人渺天末可夢不可求邂逅送子行感
我涕泗流登山有脩蛇涉水有長虬逝者如零雨一落誰能
收

為竺西和尚題鈴山茅屋圖

青山十畝餘茅屋數間足高樹結浮烟脩篁茂深綠孤松無
鄰舍生理不拘束開田種禾稻間以黍與粟中歲辛酉成青

黃被鈴曲危磯與鴻鴈亦各得所欲清秋霽涼雨磵底石如
玉野老時見過杯酒聊與屬但願官長廉吏卒莫我毒耕稼
納王租世世還相續

春谷詩為竺西和尚賦

條風自東來雪消春谷暖荒畦碧草短清池細泉緩谿花明
錦繡時禽響弦管道人閒無事習慣牛頭懶過橋裡杖落坐
石袈裟裡日暮精舍歸燈龕白雲滿

四月二十二日郊外游得水字

草根蟋蟀鳴湖上蒹葭靡繁林翳深綠清池散圓紫雖吾耕
節序陶情賴佳士泛舟出郊甸緩步信所履壺觴展倡酬及

此晴日美譜歌望山川慷慨集悲喜射狼未出鏤郊野尚多
壘鐵衣掛儒冠好爵爽麻縻吾儕幸味苦得似道傍李無思
身外憂適意聊復爾歸雲入禹穴返照射兕委為嘯樹有風
帆過煙生木與畫無各言還月明城角起

題枯木圖

松以直而伐桂以芳而攻瞻此屈曲形擁腫又空中身為爨
煙家根作嚙蟫宮蠹皮化土壤朽腐不可烘輪囷盤石間幾
歲經霜風明堂搆群材梯梁亙豁礲斧斤猶不到凋落遂老
苑知其腹孫子善射殲有窮胥種伏短劍韓彭歎良弓豈如
蟲蟲謨負薪賢蒿萊飢食渴則飲不識王與公白髮死枕席

無事傷其躬贈詩持盡還去尋黃綺翁

五月三日會王氏南樓得激字

褰步屬時艱睽違苦多慼偶寄越城陽頗喜得幽寂炎夏天
象明群山皎如滌況有文獻友同心不離逖雖無咼俎盛斗
酒聊相覓登樓望禹穴慷慨生感激玄珠淪赤水金簡不可
覩崩騰六合內慘淡多羽檄天弧弛厖鼓封豕逃碰鏑惟見
野田中白骨雉尾磔憂來歌一曲客淚再三滴晚風吹晴霞
海色映石壁長詩辟返眺嚴令困勍敵諸公俱鳳麟愧我獨
樗櫟危途知驥騄勉旃樹功績無然學兒女悒恨山陽笛

題西旅獻獒圖

鳴鳳棲至德鎬京作王家萬國戴元后憬來無遐邇遂奚奇
異人占風慕中華蠶服耳金鏤拳毛眼窮窪獻獒越重譯辛
苦涉流沙歸仁自彼心務廣匪予夸謇謇大廷臣忠告猶咨嗟
卜年盈八百分得未為奢云胡叔世主黷武生諠嘩枸醬毒
南徼河源詫西槎橐來萬夫命驪以易驊騮暴蔑文祖訓大
貽天下瑕畫圖漫寫形索意良無涯太康荒婬頭宮闈蚩妖
孽開元厭組繡驪岫荒涼生夫豈不有初蕩心生百邪望美
洛陽都赤符炳流霞王闕閉高門單賓絕相加鳩杖老雞林
廟落藹桑麻煌煌中興業奕奕流芳葩譙光信受益知足復
何差感事重慷古因書戒矜詩

題錢舜舉折枝山茶

歲暮寒氣結百卉無遺榮懿此獨不凋方冬燁紅英有似節
義士特立不爽貞幽居屏紛雜丹鉛寄深情蒸龍翠雲翹綴
以流霞精玄霜避晨鼓華月助宵明坐令桃與李無言愧微
生贈詩勿遐棄責之比瑤瓊

遣興六首

避地適他鄉息肩謝羈束生事未有涯蹔止聊自足南園實
清曠可以永幽獨層樓面群山俯見湖水綠雜英被郊甸魚
鳥得棲宿登臨且慰意未暇計遠矚聖賢有遺訓知命夫何

積雨無數旬天氣涼有餘青苔交戶庭始覺人跡疎地主秀
開園可以種我蔬兒童四五人蔓草相與鋤旣倦則歸休臥
閱床上書無事且為樂何者為名譽
夏日苦太長夜景良可愛華月吐曾岑遥天碧如紺披衣更
登樓稽山正相對澄湖晶空明浮雲去無礙遺榮世何人賀
老今不在涼風吹毛髮坐久增感慨
溽暑百體倦晩涼正堪眠飛蚊何營營繞鬢鳴相煎拍之
不勝多揮去還復前世亂有骨肉逃生幸完全細微何足較
此意誰當傳
綠樹何陰陰良苗亦離離開窓招遠風赤鯉躍清池雲日醲

晴光芰荷有餘姿宴坐偶自得悠然遂忘飢富貴不可求守
分勿復疑
迂踈之世用矯情非所安投簪謝時輩聊得心中寬回首望
故鄉枳棘日以繁譬彼木上萍隨流且盤桓樓頭好山色晴
雨皆可觀未知明朝事且盡今日歡

久雨壞舊園蔬盡壓悵然成詩

曉歲遇豺狼漂搖去鄉土囊橐罄留儲畚甑恒若厭閒畦種
蔬菜撥借荷地主晨興率童稚樹藝躬佃傒瓠實正纍離茄
花亦爭吐魚肉方絕交恃此當臨脯悲風吹江干浩蕩十日
雨凶泉湧陰竇高墉圻㒰堵蒼蔓壓泥沙朱苞埋宿莽凄涼

紫芝芙乃與朝菌腐數奇值時危一飽不敢取天地有窮愁
每望貧家粲青苔滿頹牆日暮空倚柱

題鮮于伯機書杜工部詩後

少陵昔避亂買屋西枝村卜鄰得贊公聊可與晤言四郊鬭
豺虎煙塵塞乾坤中宵望北辰慘戚衰老魂我今亦漂泊不
得歸本根感此一太息歎語聲復吞

次韻和戴因宗道感興三首

索居守貞素久已忘世機晨興夕還寐不知時節遷庭前有
芳樹宿昔容顏非衆鳥去安之寒蟬鳴亦稀居人歎北風客
子歎無衣浮雲結陰翳白日少光輝鴻鴈蹁南翔悠悠在中

閨榮華如流水一往何當歸
松栢守孤直不爭桃李色明星在青天有時化為石春風車
馬塵竟日翳紫陌寧知禾黍地舊是王侯宅蓬萊有仙藥求
之不可得霜風吹林木歲暮徒悽惻
鈆刀方用世掛壁干將閑剪松養荊棘匠石空悲酸驊騮卑廐
犬行日暮多險艱玄冰滕大谷脫粟貴琅玕魑魅攪人魂豺
狼食人肝路遠無羽翼何由得飛還

題春江送別圖

春江水悠悠行人上蘭舟春雲散江樹行人重回顧嘉會未
有期離心渺千里願作還山雲莫作東流水

琴清堂詩

亭亭嶧陽桐斲為綠綺琴緪之朱絲絃彈我白雪音虛堂夜迢迢華月耿疎林鳳凰天上來虬龍水中吟曲罷起太息無人知此心

田家

田家無所求所求在衣食丈夫事耕稼婦女攻紡績侵晨荷鋤出暮夜不遑息飽暖匪天降頼爾筋與力租稅所從來官府宜愛惜如何恣刻剥滲漉盡涓滴怪當休明時很藉多盜賊豈無仁義才可以弭鋒鏑安得廉循吏與國共欣戚清心罷苞苴養民壽國脉

渡江遣懷

東風吹滄江白日照花柳山川半顯晦積雨晴未久青陽好氣候群物競苞剖農夫荷鋤犂各自登壟畝陽鳩鳴相應陂水光瀏瀏天地起戈兵荊榛塞原阜茲邦特按堵庶足慰奔走故鄉有園田委棄没藜莠老母年八十頭童齒牙朽癡兒始垂髫出入寡朋友衣衾雜絮毳美食乏葱韭傫然多病身全家倚糊口那今更遠去憂念成疾首千金聘宿瘤頑謂西施醜鹽車摧太行騂騮不如狗况我駑蹇質困踣畏培塿濟河須巨舫將焉用罍缶朱弦組琴瑟為中洪鐘紐刻畫射犀革空貽養由咎巍巍神祖烈乾坤讓高厚奈茲蛇豕儔乘間

慾孝吼非無熊羆臣土產分左右更張吾豈能習慣彼已狃鹿麋曾傷局背邁龍吉徑瓜瘠言亂心緒忽若醉醇酒踈賤等蚍蜉捐軀復何有爽吾匪每生鞠育未宜負滄恨憶松楸淚瀰瀰蓬鬢垢道途正艱阻進退維窮臼向風一陳情何由達南斗

題山水圖

江上何所有高低千萬峰結廬覆以茅取足聊自容綠樹既蒨蔚清溪亦溶溶地僻無車馬復爲得相從日落沙際明寒煙澹疎松蒼茫雲霞外隱見青芙蓉悠然一舸還好景時獨遂歸來山月出古剎鳴昏鐘

若耶溪香郭深居精舍

上人好山居入山惟恐淺紆餘波淵沄結搆依峨嵯闘外挺拔水木終隱顯其前對鵝鼻突兀正冠冕其傍連禾秉積翠森偃蹇後有獅子巖首崒露齦齶春花炫陽林秋草翳陰畎高通雲雨過側見星斗轉桃源不遠求其願安足踐我來三伏京爵慨忽如炎談經道心融聽瀨俗慮翦踈窗夜深啓孤月掛遥峴空濛白毫光閃鑠動堐𪩘何當此卜隣永用辭澳涵

大熱遣懷

盛夏火用事長日不可堪熱汗發我膚如泉溢穹嶐清晨登

樓望四野皆紅嵐坡坨會稽山縹緲浮鬱鬱碧何由作雨澤一洗鴨與醉須臾玻璨盤湧出琉璃潭雜氣着鋒旂飄風散空蛤朱光羨九幽天色縞以酩樹木首咸俯鳥獸聲盡瘖玄宜將爲隱側身入空龕龍淵蛇葺短鱗山鬼灼枯髓悍態伏朝鳧困龍縮秋蟄蕉根裂埴斷蠶蟲蚌臃合水井為湯池白蓉成病鎖渡水翅帖帖守門口鈉衲蜩螗哱蜎冥依陰萃楓槲沸渭泊靜寂渠聒亂語談蒼蠅丹砂頭膀飛遂烹脂拍之適汙手驅之死仍號對食懼下吭引飲輒傾甂攜几炙欲燎披衣重猶函慨彼征戍卒荷戟志寢寐葉絶骨肉愛不得同苦辛但聞盜賊熾未見工師戢郊原屠掠遍飢餓那能草况乃陸暑節燕

聲非所諳用兵貴拙速將帥當慄慝洗兵及蒼鼓兩目脂泥湃拂袖招遠風家星燭于南河漢上昭回烟霞遠藍髮且暮辰極明顧視戎馬依雲門連鏡湖林壑清且函豈惟隔埃壒厭足愁負擔惜無五畝宅倔蹇投吾簪

六月十八日自天章入城作

天中山氣涼溪潭夜來雨籃輿度疎峯初日照平楚高林半長烟好鳥時自語煩襟得蕭散似欲忘羈旅何當盜賊息比屋豊禾黍逍遙丘壑間麋鹿以為伍

晚同方舟上人登師子巖作

落日下前峰輕烟生遠林雲霞媚餘姿松栢澹清陰振策縱幽步披榛陟層岑松花離上明茲難少間吟涼風自西來颸颸吹我襟榮華能幾時搖落方自今逝川無停波急弦有哀音顧瞻望四方悵焉愁思深

七月四日自孫谷之靈峰作

平旦出雲門亭午至靈峰山盤澗縈紆谷深巖錯重竹露滴皎皎林霞散溶溶度石首蘚滑披蘿烟霧濃頗喜禾黍成可以慰老農野草各有花懸水似衒容徐行恐觸熱聊憩喧下松時聞幽鳥鳴亦足開心胸慨慷陶隱居丹竈今無蹤千將與莫邪俱已化為龍空餘遠山色蒼蒼青芙蓉

清脩院良上人浸月軒

華池浸皓月高下共清瑩炯如長明燈飛入大圓鏡又疑鉛汞爐伏火發宵映會軒開九秋萬象出昏暝月未池色動月去池色定寂臨足遊適說未見心性珍重無生侶於焉託清淨宴坐六塵空百魔從律令

普濟寺用恭行已上人韻

偶從靈峰來遂作雙峰遊雙峰何峨峨俯映耶溪流炎天正埃霽款往安所投喜見農事成秔稻滿中丘步入古寺門信美無與儔淥池對徑路水木自深幽飛蘿冒松柏上有猿與猴昏襟散煩熱坐挹山綢繆更愛山下泉冷冷洩陰溝青苔閉脩竹覓日涼風留披軒眺西崖煥若丹霞浮神飢去安之

楚望空斗牛沉思終永夜月白銀潢秋

題陸放翁晚興詩後

雄劍閟寶匣中夜蛟龍吼男兒抱志氣寧肯甘萊朽松柟在深谷枝葉拂星斗雖無般匠顧勢自凌培塿昂昂商山翁矯矯渭濱叟林泉不遐遺軒冕亦固有奈何劉伶輩賤身若芻狗徒生天地間辜負髮與手三復詠斯章千載吾尚友

題商學士寒林圖

昔聞商學士水墨稱絕藝今觀寒林圖信美無與儷淒涼霰雪餘皴搨悉輕脆玄冰刮老骨衣被荷纖荔龍蹟綺瓌瑤珞虎爪出鋒鋩鱗皴蝮蛇殼璀錯琅玕帶下有不死石藍汁沃翠髮前有赴海湍漱濯沙土細青烟曳遥渚白日淡荒裔蒼茫浮雲外縹緲惑盼睞梧桐早飄落鳳鳥將焉逝四序若循環歲晏在俯仰衰榮各有時至道惟冥契

題雜畫卷子

山川出雲霓谿谷藏虎豹枯樹縮枝身恠石磈磊貌竹枝如琅玕烟雨昏莽罩梅花雪中開的皪珠磊磈蘭獨稱國香嫮麗最可樂萬織草堪籍傷罩棘能抓宋公學元暉毅然見勝飄老斑性嗜酒藻思發餘酵冊丘泣龍髯零落江湖權顛王食敗筆得米勳盈匳僧明本静者一藝起衆鬨展卷見歷歷聊足解喧啇裁詩慕韓豪瑣細非所較

題宋子章效米元暉山水圖

昔時米南宮父子同畫癖油然煙雨態千里入盈尺近代宋尚書筆意欻欲逼置之几格閒新舊莫辨識應是前後身神會造化迹鴻濛迷日月澒洞飛霹靂蒼崖嶂中斷天闕杳高隔洪濤漲無倪龍虎移窟宅農夫怨昬墊樵牧絶行跡破屋兩三家攲撅已傾側得非杜少陵無乃陶彭澤簷茅委泥滓籬菊没狼藉空江乏舟檝汗漫安所適披圖瞻青冥惆悵至終夕

為賈性之賦松石

老松不構廈磨頂歸后土千年化為石詭怪驚地府鄭都杜輪奐翦截就梁柱嶙峋鋸鑿餘棄置人得取君家赤玻瓈光彩奪朝暾嶒崚鐵心堅璀璨霞色古何當呼吳匠以脩月斧待欵女媧皇天缺或可補

有客来欸我

有客来欸我自謂儒者儔問我胡不出乃来此淹留我笑而不答彼問方未休彼我異所志問答寧相投青山屋外高溝水山下流聽几書一卷寒簷雀啾啾

題趙文敏公畫松

吳興昔王孫能畫世莫及觀其二松圖矯若龍出蟄蟠根破坤輿拔卒崩原隰交加各軒翥羽則芳相倚立鬣張鱗拶森青冡

鬣振颯颯高藏日月氣清澗雲霧汁毒釣者何人短棹非芰
集五湖多風濤蛟蜃頭角觧不如涔澤間取足饘與餾偃眠
松影下百竅清涼入慎勿驚松枝天寒衣袂濕

題三香圖

梅是玉堂花和羹有佳實水仙如淑女娉婷抱貞質山礬宜
而勁野處似隱逸分類族雖三論德性乃一璧室取清夜涼
月白勝日霏霏芳氣交絲絲華采溢琪樹讓良貴翁葦愧私
暱願言永其歡歲晏保終吉

感時述事十首

天王有萬國撫治不能徧百僚分所司控制何方面御寶貴

決洽付託屬隆替易晉苟無恒勤怠朝夕變自非敦氏儔何
官匪鄣傳舛茲世多故罪府希閒宴戎機一以失蟻穴潰臺
殿公庭委簿書奏牘呈新選來者且邏遲在者同秋燕偷安
特旦至退託從私便姦貪遂乘隙民病孰與嗜大臣国柱石
憂喜相連縈反躬既遺闕何以率州縣寄與要津人有舌未
宜蒸

十羊煩九牧自古貽咲嗤任賢苟不貳焉用多人為師行仰
供給州縣方告疲差徭逮所歷冗官有權宜奈何乘此勢爭
先植其私百司並效尤貨賄縱橫飛列坐臨公堂號令紛披
離名稱到輿隷混雜無尊卑正官反差出道路不停馳徇祿
積日月官吏之所希此輩欲何求朘剥圖身肥

世皇一宇宙四海均惠慈盜賊乘間發咎實由官司云胡未
悔禍救焚用膏脂姻婭遂連茹公介棄萱茨袁郊日增壘畏
民死無期天關深虎豹欲語當因誰

先王制民產爲分兵與農三時事耕稼閑武在嚴冬亂咎齊
憤疾戰伐厥有庸邦令異編籍自使殊心胸坐食不知恩怙
勢含威兇特官用世襲生長值時雍豈惟昧韜略且不習擊
劍悍卒等驕子有令亦無從跳踉恣豪横鼓氣陵愚蒙所以
喪紀律安能當賊鋒崩騰去部曲蟻合暴踰蹤時方務姑息
枉法稱寬容寧知養豺虎反噬中自鍾國家立制度恃此為

垣墉積弊有根源終成腸肺壅何由復古道一視均堯封

拳拘不覽御星馳募民兵民兵盡烏合何以壯干城百姓雖
云庶教養素無行譬彼原上草自死還自生安知狗大義捐
命為父兄利財來應召早懷逃竄情出門即剽掠所過沸如
羹總戎無節制顛倒迷章程威權付便嬖賞罰昧公平饑寒
莫與恤銳挫怨乃萌兇賊不須多奔潰土瓦傾旌旗委曲野
鳥雀巢空營將軍與左右相顧目但瞠此事已習慣智巧莫
能爭廟堂忽遠算胸次猜疑幷豈乏計策士用之非至誠德
威兩不立何以御群氓懔慨思古人惻愴淚沾纓

古人有戰伐誅暴以安民今人尚殺戮無問豹與麟溢官舞

國法致亂有其因何為昧自反一體含怒嗔斬艾若草芥虜
掠無涯津況乃多積歛殃禍動輒殊人情各畏死誰能坐捐
身所以生念慮嘯聚依荆榛恭寡悍强梁官政惟因循將帥
各有心覷若越與秦遷延相顧望退託文移頻坐食挫戎機
養虺交蛇醉遂令耕桑子盡化為頑嚚大權付非類重以貽
笑譏鼠穿方取貫和璧非所珍但恐胥及溺是用懷悲辛
五谿舊三苗蛇蚓相雜處其人近禽獸巢穴依險阻起居任
情欲鬭狠競爪距況能識君臣且不顧子父所以稱為凶分
北勞舜禹先朝慎羈縻閑俾來中土胡為倏而至馳驟如風
雨見賊但趦趄逢民輙俘虜腰纏皆金銀衣被俱纁組所過

惡少年改服投其伍農家刼掠盡何人種禾黍盜賊有根源
厥咎由官府任將匪能賢敗衂乃自取奇材何代無推誠即
心膂誰敢倡此討延寇入堂宇割鼻救眼睛於身竟奚補淅
西耕桑地百載安生聚自從甲兵興徵歛空軸杼疲氓真可
憐忍令飼豺虎追憶至元年爰來傷肺腑
虞刑論小故夏誓殄渠魁好生雖大德縱惡非聖裁官吏逞
貪婪樹怨結禍胎法當究其源剪鋤去根荄豢龍由金有蛟
患於後來濫觴不埋塞滔天谷陵頹總戎用高官沐猴戴毋
頭王帳飫酒肉士卒食菜茹未戰已離心望風遂崩摧招安
乃倡議和者聲如雷天高豹關遠日月照不該俱曰賊有神

討之則燹炎大臣恐及己相視若銜枚阿諛就姑息華蔽被
死灰姦宄爭效尤無風自揚埃嘯聚是强力謂是爵祿媒黎
民亦何辜骨肉散草萊傾家事守禦反以結嫌猜慟哭浮雲
黑悲風為徘徊赤子毋不憐不如絕其胚養梟逐鳳凰此事
天所哀胡為尚靡定顛倒陛與頦春秋戒肆眚念此良悠哉
八政首食貨錢幣通有無國朝幣用楮流行比金珠至今垂
百年轉布彌寰區此物豈足貴實由威令敷廟堂著新政蹤
議違老夫悠悠祖宗訓變之在朝晡瞿然駭群目疑怪仍揶
揄至寶惟艱得韞櫝斯藏諸假令多若土賤棄復誰沽錢幣
相比較好醜天然殊譬彼絺與綌長短價相如互市從所取

孰肯要其觕此理實易辯無用論智愚矧茲四海內五載橫
戈殳赤子投枳棘不知所歸途一口當萬喙脣縮舌亦瘏導
水必尋源源遠流乃既藝木必培根根固葉不枯慎勿庸近
言揚火自焚軀尚克詰戎兵丕顯厥祖謨
惟民食為命王政之所先海錯實天物厥利何可專貪臣務
聚財張羅密於氈厲禁及魚鰕鹵水不得煎出門即陷阱舉
足遭纏牽炰烋用鞭箠究痛聲相連高牙開怨府積貨重姦
權分攤算戶口滲漉盡微涓官征勢既迫私販理則然遂令
無賴兒睚眦操戈鋋出沒山谷裏陸梁江海邊横行荷箕龍
方駕列舳艫拒捕斥後懦爭彊奪直前盜賊由此起狼猖成

蔓延先王務廣德如川出深淵外本而内末民俗隨之遷㠯
從甲兵興奄忽五六年借籌討得失耗費倍萬千回憶至元
初禁網疎且平家家有衣食畏刑思保全後來法轉細百體
皆拘攣厚利入私家官府任其愆大哉乃祖訓典章尚流傳
有舉斯可復庶用康迍邅
秦皇縣九宇三代法乃變漢祖都咸陽一統制荒甸豪雄既
鏟削瘡痍獲休宴文皇繼鴻業雷拱未央殿累歲減田租頻
年賜繒絹太倉積陳紅閭府朽貫線是時江南粟未盡輸京
縣方今貢賦區兩際日月窮胡為倚東吳轉餉給畺錯徑危
島不測勢與蛟龍戰遂令鯨與鯢掉尾乘利便扼航要國寳

金紫被下賤忠良怒切齒姦宄競攀援包羞屈政典尾大不
可轉聖人别九州田賦揚為殿中原一何膴所務非所先幽
風重稼穡王業丕山莫夫征厲末晉孰敢專游燕衰哉尚稽
古生齒徒蕃羨一耕而十食何以奉征繕長歌寄愁思涕泗
如流霰

丙申二月别紹興諸公

勞生屬時艱將老萃憂感風塵暗九野何土為樂國茲邦控
吳越名勝聞自昔湖山競奇麗物産亦充斥交遊尚質儉而
不事華飾况有良友朋時來慰岑寂全家免寒餓幾欵忘旅
客胡為復舍此僶俛就行役軒車遠追送酒至淚輒滴還鄉

人所樂我獨愁苦剛故山有松栢摧折為荊棘豈無骨肉親
太半生死隔此語不可聞此景那堪覩愁情如波濤洶洞胸
臆佇立向穹蒼一歎雙鬢白

雨中雜詩四首

久晴思得雨既雨久復厭廣庭屯陰氣平陸疏脅塹淒風吹
人寒朱火熄無燄水衣上高墉泉涸發枯塹青泥没逵道寸
步不可覘慷慨成感傷纏綿積憂念
首夏涼風生朝樹結晚色濛濛細雨交慘慘原野黑衡門長
蓁莽場壁穿荊棘念彼征戍兒沾濕荷戈戟棄家委壑留骨藿
拔雞犬食供輸既乏絶戰鬭何時息巢居者誰子鼠竄延晷

刈田時没疏蒿無處勤爾力旻天高寥寥仰視不可極
多雨損萬物草爛麥生耳青苗獨得時延曼及堂戺長與視
天宇澒溟珠未已君子懼陸沉小人憂餓死寥原大將營鼓
鼙紛亏弛朝廷竟知否盜賊如流水
離居感時節窮寐不遑安青燈晦壁角簷溜如崩湍屈指計
日月殷憂集多端蛙黽爾何知叫噪喧草莞中夜撫余襟淒
淒陰氣夾風風鐵羽翼早飛避鷦鷯撫几一長歎聲出心已
酸

次胡元望郊行詩韻

誰言公館清晨氣晚未散豈乏樹蔘芊尚有花爛熳美人隔

巷陌可念不可喚温温夜光璧幽艸潛璀璨鄙夫競喧譁廷士善大觀世情如秋蓮零落風中擲少年昔紛紜談笑輕絲灌進取務出奇周詹非旨慣逝水難重迎芳時愁坐撫元臣鎮方面邊戎仰成算應憐四郊外荊棘滿耕畔慢慢夙宵安惻惻撫床雖與懷增感傷展轉過夜半起行視青天星河色凌亂安能作野馬脫略謝羈絆

秋夜感懷柬石末公申之

不寐知夜長起視天宇闊散漫草上風颼[illegible]含鳴蟀樹黃葉墮階闃俛仰觀群物惆悵不敢發誰云螻螘壞能使泰山頹蒼鷹鐵六翮狡兔營三窟何當威弧正王旅得辭

伐筒籜雖微材尚可施羽箸豈意風浪舟心猶隔胡越士生非金玉有足難自達周發不恤緯楚放常懷關平生[illegible]情忍與霜露缺玄冰滕坤軸非君孰能幹申章謝繁辭悲憤不可遏

次韻和石末公用元望韻道與見寄

鵓鳩勸春耕桴鼓帖宵邏捕循餘暇日珠玉生咳唾時擬青陽初天子在左个布德順木令萬国罔不和祿食自紛紜撫字誰最謀幅負若金甌缺影無璺破滄溜可權山機柄不在大中夜登高樓遥聽太微座乾坤淋寥落日月飛鳥過憤惋空有心盛時嗟已蹉

以野狸餉石末公因侑以詩

野狸性狡猾夜動晝則潛禁之籠檻中耳弭口不呥當其得意時足爪長且銛跳踉逞俊捷攫噬靡有厭貧家養一雞異用易米鹽宵黠弗自食尋聲竊窺覘破檻舔肉血淋漓汗毛鬈老幼起頓足心如刺刀鑷東鄰借筌蹄西鄰呼徼徐繫餌緊嚴藩設伏抽除鈴彼機斂已發此欲方未飲縣繩急經鎖四體如鵜黏野人大喜悅不敢私烹烽特來請科斷數罪施剜劓使君鎮方面殘賊職所殲械送致麾下束縛仍加箝腥膏忝污鉞羶觸或可瞻芼芳和稽昔頗賜饕不廉黄雀利螳螂碎首泥塗炎為鴟碉腐肉咀嚚身受淹此物亦足戒申章

匪虛誦

和石末公種棘用胡元望韻

力役困年侵種棘代遮邏豫防苟無失有地孰敢唾風條曲抽乙雨葉細垂个是時春載陽土脉如膏和分疆督藝植勤惰各有課揮鋤綠烟披轉石蒼蘚破稍看萌蘖長漸覩根株大結蔭肩長堤開花映高座律公不敢窺豁子那得過慨慕陶公言罔俾分陰踒

得今字

句芒發陳根斗轉東柄眾星各參差威弧何時正好生雖聖心明刑亦王政哲人慎謀始斯焉獲終慶從吉兩階舞可

以懷逆命不見三危山萬里竄梟獍世德異唐虞民情好爭競那無附扁鵲而有膏肓病波濤地軸飢虎豹天關見爾露當春滋風霜及秋勁誰能奉明主順天行號令

正月廿三日得台州黃元徵書有感三首

世亂網恢恢斯人亦淪斁數奇當何如窮途難為計百風振喬木碩果失其蒂扇豹落機檻坐服與阜制玄珠迷罔象白日慘陰曀漲水水有蛟入山山有蒺藜焉感須無直道懷柳惠青冥無羽翼悲來夜迢遞

結交無疏戚艱難見平生金石苟不渝萬里如兩楹重山非云遠邈若遼與荊燕娥豈不懷蛇虺正驕獰手持故人書心

念故人情開書問故人淚下如雨傾

客從何鄉來遺我尺素書道路險且艱故人情有餘妖氛晦宇極黃濁混龍魚何苦不為猶何辭不為鯤鼓動故人心炯若明月珠按之千丈泥萬古光不渝安得致閶闔以照君王車

次韻和石末公春雨見寄

愁陰沴陽景孟春猶苦寒勝雲湧巖岫落霰散江干衝衢溢黃潦井谷生狂瀾蚓蟻蛙黽室中有蛟龍蟠復參秩棄日坐為黃濁淪顧瞻望四郊側足不遑安卻恭暮春遲存齊想田單玄髮雖向改壯心終靡殫小人務苟且君子惜素餐而身對多塾肉食徒王官周綱雖云弛一匡賴齊桓莫恝為潸涕盈雨息當自乾

次韻和石末公春日感懷

下澤廣潦集幽林光景遲鳴禽有哀響榆葉無半萎梁稊不同畝世事久當遺便欲駕扁舟泛彼湖上漪慨懷祈招賦愴惻感遐思流光逐飄風去若六馬馳干戈尚雜遝舉目多可悲步登西城憐還望東城陴近悼春陵吟遠傷鴻鴈詩未能已悠悠怒焰熾防哭嗟頗有賢大夫直道人不欺相期各努力共濟艱難時

紫虛周道士還俗多年而貧老如故元帥石末公憐其無依復令歸觀就養

白鶴棲青松顏與人世違松高風露寒卻向人間飛江湖無稻粱歲莫將疇依稽首浮丘公涕淚灑毛衣浮丘憐老鶴解語既往非浴以丹池泉照以若木暉翛然骨髓清還向青松歸松葉烟茸茸松華霧霏霏可棲復可食其樂天下稀如何從鴟鶩喋呷圖身肥

偶興

勞人怨長途壯士悲老別那將望鄉心對此傷神月淒涼寒風至惆悵芳草歇瑤琴無子期絲絃為君絕

雜感

可窮傷往事晚莫悔前非流光不相待逝川那可追佳期隔
河漢日夕千里思鴻鴈西北来安能從之飛佇立望明月天
霜夜沾衣

黃慎之自閩見訪夜坐對酌悵然有感

故人一為別七見秋夕月今日見故人故人鬚髮新世情如
鬚髮故人當識察車輪東北馳車轂終不移
俛暑伏管蒯白汗如流瀉開門見故人謂是天上下新人各
自媚故人何為者斧斤入山林松柏化灰燼寄語風胡子莫
怍金躍冶
煌煌華燭輝扇扇飛蛾翼羲和倚扶桑恨無夸父力大鵬雖

有能萬里亦一息可憐千斤牛坐受鼷鼠食
故人髮猶黑故人心尚赤人生一世間幾見駒過隙南山有
喬松翠鶴鬪顏色般倕不收錄野火恣焚炙枝枯幹亦折雪
霰交洒淅中心有流液入地化為石遺之五百年猶堪補青
天

鄭同夫餞別圖詩

江上潮始白林端霞半紫微風颺歸帆紅葉聯行子芳醪恥
金樽清歌猶在耳馬鳴不見人愁来若流水

旅興　五十首

初秋積雨過蔆綠光如濡莎雞啼高樹蟋蟀鳴堦除時物已
改故芳年從此徂榮名非我願守分敢求餘暮樓眺遠郊肆
目望天衢明月出雲中照我華髮疎還歸掩關卧夢到園田
居
憶年二三十笑人不能勤誦書欲萬言落筆飛煙雲有朋自
遠來講論窮朝曛一藝恥不知高蹈躡前聞寧知有衰老耳
聾目如熏身世且未保況敢言功勳
老不與懶期身老懶自至懶不與傲期力憊難強事茫茫視
天宇忽忽心如醉勞生諒何補顧為形所累弱水隔蓬萊安
得生兩翅
秋風肅萬物百蟲競號鳴蟪蛄最可憐切切悲其生屐履步庭

除素月圓且明歡之不可掇渺焉忽西傾回身掩房闥愴怳煩
盛盈太息以終宵展轉難為情
徼福非所希避禍敢不慎富貴實禍樞寡欲自鮮吝蔬食可
以飽肥甘乃鋒刃探珠入龍堂生死在一瞬何如坐蓬蓽默默
觀大運
紫燕來我簷營巢養其雛拾蟲撲我衣銜泥污我書雛成復
生子風雨同安居一旦捨我去睠之起長吁死別不可追生別
那可思悼往恨節促待來恚時遲
人生百歲間苦樂相牽攣念生復念死何時一開顏登高望
八荒目睇飛鳥還有願不克遂淚下空潺湲

秋氣雖可悲秋色亦可悅寥寥天宇曠皎皎縣象晰鴈來山
葉紅龍臥江潭絜彼美黃金花含英耀窮節佳人不可期明
月圓復缺空庭夕陰盡露草白如雪佇立望四方觸使憂念
結
窮巷屛人跡開門見青山青山似故鄉客子何當還蟪蛄日
夜鳴綠樹亦已殷白日駛西征浮雲不可攀安得生羽翼奮
飛出玄閭
雨來群山暗雨過群山明山明後鳥喜山暗後鳥驚歲暮陰
風起白日西南傾寒蟬枝上號夏冬草間鳴人生非草木能
無感中情

赤霞變玄雲風起烟霧塞颼颼木葉響曈曈原野黑青泥沒
委巷閶塞生咫尺水深蛟龍怒山濕鳥獸栖留滯荷戈人艱
難去鄉客翹首望太陽憂思萃朝夕
望舒乘空車潛蝓躍重淵二儀烟霧交九澤風雲連丘陵月
漬潦溝澮成通川鶴鸛失其巢號後鳴可憐蛙黽一何樂喧
呼聒宵眠
西岑掛朝隮東嶺啣日脚突突垤鸛鳴蹻蹻淵蝓躍淒風拂
喬樹密雨翳林薄煌煌籬下花槃槃黃金萼含英不自衒守
分卉寂寞願持獻美人恐貽觀者愕
昊景無還轅霜露淒已繁松柏坐榴翳桃李更何言旦夕悲
風起黃沙蔽平原萬物盡凋落芳華誰復存我願化為鶴不願
化為猿鶴鳴聲聞天猿鳴烟雨昏空林夜寥寂幽蛩傷精魂
西風吹碩果萱茅忽索栖槭槭卉木零唧唧寒蟲號百川日
夜流泰山何其高沉浮自有定汲汲無乃勞
久雨得晚霽豁然如醉醒幽花銜餘紅遠峰出孤青獨坐無
與娛蜻蛚吟空庭良辰能幾何逝者忽如傾歎歎欲自慰欷
覽遠傷情
微風振簷鐸泠如環珮響登高看秋色俯見明月上木落天
地寬冥散川原廣來者不可期逝者日已往離居苦無悰惆
愴宗遠想

日暮登高臺流目眄雲間雲間有明月窈窕美容顏光輝被
四表萬古一往還惜無騰化術仰之不能攀
江上秋風急天寒鴈南歸客子睠長途中心一何悲顧瞻望
四方有懷當告誰霜露日夜零百卉厭其枝衰謝不待期榮
盛安可追太息復太息愴恨涕沾衣
薄雲斂微雨返照涵空煙黃葵間紅蓼爛若濯錦鮮老病若
無歡坐為憂所纏自恨非松喬不能還少年援琴寫此曲曲
盡心茫然
少別無慘容老別有苦心筋力已非故憂思諒難任春風吹
郊原雜英滿園林物生無巨細各以類相尋人情曷能忘級

乃衆病侵勿言愁可量滄溟未為深
翔鵾搏扶搖九萬一舉翅辟驪驥康莊騁息千里至谷鮒穴
坎窞鶺鴒棲蓬蔚偪仄豈不憐飲啄亦何忌夸父空有勇精
衛良無智豈折海未枯身僨杖徒棄何如抱區區保己遺世
事
倦鳥冀安巢風林無靜柯路長羽翼短日暮當如何登高望
四方但見山與河寧知天上雨去為滄海波慷慨對長風坐
感玄髮皤弱水不可航曾城岌嵳峨淒凉華表鶴太息成悲
歌
病身如朽木蝤蠐群萃之生意已無多雨露空相滋蔓與莪

庭除足莠莪不持論年未應爾胡為遽如斯大塊播萬形一
軀非我私暫假終必還但有速與遲君易以俟命聖言豈吾
欺
上古人一心生榮死同哀末世自為心骨肉多嫌猜沉沉十
日雨漫漫百畝苔苔深車輪沒平路生蒿萊嗚呼張仲蔚衡
門何由開
踈庸厭人事疲病長交淅得閑頗已愜敢有分外求開門對
鍾山山翠盈我眸日中市聲遠草綠空庭幽登臨觀萬象玄
理足可搜誰能走逐逐自使生悔尤
別離多苦懷三年當百載來者非所知往者今安在浮雲豈

夕起白日埋光彩天地亦有形豈能長不改去去東園公紫
芝猶可采
晨興梳短髮庭樹生秋風萬物有容色與故各不同碩實隔
老成天柔態童蒙英英黃金花旎旎淅霜叢歲暮等淪落
何異蒿與蓬
庭前草華發夜凉螢火流有懷不能寐起望女與牛那無一
葦航繫念空悠悠淥如霄露零散漫不可收
四月陽用事群物咸長榮靡草雖就死王瓜亦復生死生誰
所致時至莫能爭達人洞神理守分絕外營脩身俟天命萬
古全其名

忡忡坐虛室晙晙日向暮空烟斂曾岑暝色半高樹䌹邈起
遐思逍遙散輕步嬋娟天上月的皪草間露物情豈異昔人
事殊非故芳歲不可淹衰年況多慮誰無彭鏗術稱齡那能
駐
夭夭芙蓉花向晚猶婚嫵娟娟明月輝粲粲當庭戶寒衾敢
長夜憂深空自語勞生遘六極老病在羈旅將思訴穹玄恨
無搏風羽
大火沒西南晝短宵已長志士鬱慷慨老年總淒凉蕭蕭堂
虫鳴肅肅蒼隼揚物情各有定人意苦不常蹕步陟崇丘流
目睇康莊寧為欵段駕勿作騏驥良欵段駕鼓車道里有限

韋驥驟被重甲力盡百戰場死骨賣千金雖貴亦何償
人生如浮雲聚散無定期驚風一飄蕩各自東西之槩槩陵
苔花萋萋寒露時浮雲不可駐顧眄空齋咨
青青瀟湘竹猗猗被寒水遊子如飛蓬佳人曠千里登高左
右望但見黃塵起鳳凰翔不下梧桐化為枳傷懷不可道愛
念何時已
吾觀穹壤間萬變皆有窮何如順天道原始以知終消長
衣起絺綌生秋風雝雝鳴鴈來灼灼敗葉紅悵焉念所思悲
感集予衷佳期在何許垂草成枯蓬佇立望日月勞心極愴
惻

少年不信老惟聞老人言忽忽老到眼却憶少年怨逝川莫
回流烏兔日夜奔憂思集方寸齒髮如雲屯試為少年道聽
之亦茫然顧謂少年子聆我爾汝篇爾未及我老我曾猶爾
妍勸爾無我厭勿令人爾憐
今日復明日明日能幾何壯心隨索盡感念但苦多引領望
故鄉川路猶且長巢燕已北飛賓鴻亦南翔我獨無羽翼懷
慨中自傷
烏鳴朝啞啞鵲鳴暮啾啾聞鵲既不喜聞烏復何憂世人務
苟得君子絕外求滄浪迅風波無風即安流胡為自求疚以
貽達者羞

厭風華群有蠅蚊亦無多所憎雖去眼若此歲晏何中夜攬
衣裳起視星與河出雲未還山落葉早辭柯況思不成寐大
息繼以歌
寒燈耿幽慕蟲鳴清夜闌起行望清天明月在雲端美人隔
千里山河杳漫漫玄雲翳崇岡白露凋芳蘭願以綠綺琴寫
作行路難憂來無和聲絃絕空長歎
秋山青如烟秋月白如水登高俯空曠咫尺見千里悠悠孤
雲行婿婿涼風起涼風吹客衣客心隨風飛願作滄海潮朝
來莫還歸
泊舟嚴子瀨遙望仙華山中有騎羊人皓齒顏玉頰參贊歡

沆瀣坐石灘潺湲長嘯起天風落日為之還悠悠隔雲雨杳
杳不可扳
日落天氣涼逍遙步庭墀蟋蟀已在宇鴻鴈來何遲少壯輕
遠遊衰老傷別離念我親與友各在天一涯音容兩契闊悲
歡絕相知鍛羽懷舊林枯鱗思故池百年能幾何逝者死還
期俛仰增感歎有懷當語誰殷勤託宵夢聊用慰所思
久旱草不生一雨青滿地新莢與舊粹好醜各自媚喈喈黃
鸝吟習習玄鳥至閑庭人跡稀白日澹清氣平生孟公綽厎
足無妄覬但願長若斯擺置身外事
江城夜來雨雷音亦何研今晨視郊原草木皆發榮變變布

穀兒來我墻上鳴園蔬猶可藝無忘及時耕倦翮得安巢感
荷天地生

浮雲西北起飛雨東南去微微若輕烟靄靄如薄霧卧疾少
出門不知春已暮芳年復幾何冉冉征鳥度花落有再開水
流無回注坐念入杳冥明月在高樹

秋高潦水涸旻天亦凄清枯篺響悲音驕蟲振餘聲商飈落
日曄慘慘游子情風林無定枝駛車鮮安旌自愧匪賢達怨
默嗟其生

山鬼處幽壑自分不見天寧知無私照及此暗井泉倦鳥思
故林窮魚思故淵感荷實難忘庶其保終年

鎩羽畏高風疲馬厭長道玄陰促暮節何物能不老自非松
栢質敢與出衆草登山臨流水及此晴日好春芳藹蘭蕙秋
實栗秔稻黃精肥可食石泉清可濯榮名何足言息心以為
寶

感春六首

種桃望食實種柳期成陰春風應時至雜英滿園林黃鳥多
嘉聲鳲鳩亦好音勿言荏苒質不如松與柏託根信求固豈
乏歲寒心

孤坐不自適興言出行游凱風吹衣袂白日光悠悠來牟秀
彌野荷芰葉已抽行游豈不好顧盼無與儔回身掩門坐隱
几聞鳴鳩

日暮東風起滄江水微波水深不可涉路遠將奈何靡蕪葉
已齊故鄉隔山河盛年難再得芳意其蹉跎

朝采山上蕨暮采澗底薇雖無粱肉味聊可以御飢燕芊蔿
美酒飽食同藜藿玄廬苟未閉彼此誰是非

春風既和柔春日更皎潔夭桃紅如錦繁李白勝雪黃蜂與
紫蝶亦各競時節人生有憂樂譬彼天上月顛言良其背無
使心自蘖

人生多憂患死去百患消但恨不便得無由脫覊鑣浮榮衆
所貴何異椋草夭一生與一死一夕復一朝屑屑忽盈滿老

子戒矜驕園林無恒芳江海有回潮委心從大化庶幾乘逍
遥

遠遊篇

三山六鼇背弱水扶桑東雞鳴上海口海面玻瓈紅仙人騎鸞鳳
呼我游雲中雲中有金闕謂是天帝宮明星列兩藩琪樹光
玲瓏太一坐端門白髮映青瞳授我玉篆文赤蛇蟠九虹出
入元化先壽命齊老童因逢青鳥使遂造東王公素女如蓮
華歌喉絃管同顧盼動環佩振迅若輕鴻化為五色光倏然
隨長風

秋夜聽吟協律弹琴分韻得夜字

秋清衆籟寂華月耿遙夜玉琴奏瑶席逸響凌高樹微微風
入林稍稍泉出罅關關黃鳥春嚶嚶玄蟬夏幽又北鄙語赫怒
西楚咤初疑廣寒府和鑾起仙駕忽驚龍騰霄雷電奔犇
晏京漢宮女萬里異国嫁逍遙商山老芝歌意閑暇斯須變
瞳涼要妙奪造化終焉返淳朴瑚璉在緑綺鄭衛失其淫儀
秦失其詐虎狼失其攫鳥鳶失其嚇大音信希聲餘美井如
蕉持此滌塵心来與箏笛謝

雜詩七首

趙女工妙舞秦娥善清聲同入楚王宮各擅傾城名宵陪綺
席宴夙侍金輿行常恐他人至得寵分恩榮涕泣奉顏色怡

能隨風生願為松栢枝莫作日夕英開花不結實坐傷秋露
零
白露出草根顆顆如明珠黃華炫金錢亦復盈堦除閑居無
尤物翫之聊可娛衡門不必扃此非衆所須但恐成慧戉千
載令人吁
服力徇稽事矻矻望有秋凌晨荷鋤出日入且未休中夜看
星辰旱潦切所憂西成告豊歲珠璣滿田疇飽食幸可期喜
色歘盈眸寧知霜雪早零落不得收荒畦黍稷穗穰離掛空
疇斜陽照白髮短褐還飯牛天命固如此汲汲復何求
李世罕上壽百歲為長年軒皇不可見顏冉復誰憐安期乘

彩虹裝門駕紫烟朝游蓬萊島夕宿曾城巔常恐聲風枝摧
折滄海田徒令瓊山客想望稱神仙
月明棲鳥動月暗棲鳥定穿嶋潛枳枸大眼掛宵鏡皇天生
萬物一物畀一性遂令蓋壤間擾擾事爭競喧啾窮日夕豈
不恩天意化工雖云巧為法秪自病况思令人嗟歎問誰與
應
蒼蒼山上松濯濯庭前柳亭亭拂雲起矯矯含風久佳人皎
如玉曠世難為偶長歌鑑以歎去為盡回首昔為瑶草華今
為蕭餘杻棄還勿復道華容不如醜
速成非良器驟得難久好桃李望春舒亦復迎秋稿蘼英耀

朝日未夕委萎草飢農種植禾自慶得食早歲暮寒栗剡衝
門淨如福瀛洲對方壺弱水為池沼不有千年花安得如瓜
棗餘市駕樓船輕帆迅如鳥仙人倘可見常恐三光老寄書
附文鯉碧雲空縹緲

旅夜四首

月光天上來入戶清如水游子忽思家披衣中夜起徙倚步
回廊烏啼夜未央歘飛無羽翼零淚濕衣裳
昨夜起觀星月在楊枝上今宵不見月星影空搖漾利蟲飛
拂戶燈吐孤火壯佇立掩衡門愁来獨惆悵
客愁常突兀今夜燈花生雖知無喜報愁亦暫時平解襟成

獨寢留燈待天明喜固不可求客心恒長愁六街馬憧憧鍾響聲暫歇兩星光灼爍中有如眉月既見月如眉還看月如鏡月光自有恒人心長不定

遣興

春至日色好白水生青烟江梅已堪折園柳亦可憐鳥鳴山芳菲魚躍波漪漣人生覆載間與物共推遷守分絕外求何者為憂煎但願有酒飲無事數晝眠即此是至樂安用松喬年

送葉景龍之通州同知任分韻得勲字

泛泛水上鳧飄飄空中雲俱為無根蔕搖漾隨絪縕北風厲

玄冥霜雪下紛紛送子陟長道鴈聲不可聞盛年復幾何逝川去沄沄朔方沙漠地雜沓駝馬群吞齧接太行華貊所由分陰山茹毛國未嘗識耕耘自古所擯斥比之麋與麏汴京失其馭冠裳倒玄纁否極泰則來天生聖明君揚旗指大荒梃頸落胡氛玉帳萬貔虎爪牙天將軍子行勿歎勞襲芳衣必薰君恩重山岳矧敢負以蚊丈夫有壯志肯問武與文不見傅介子盛烈光典墳奉子一盃酒別離安足云矜哉諒有會勉旃樹功勲

送張孟兼之山西按察司僉事任

平明集冠蓋祖帳清江濆天雞鳴曦日山湧崖上雲大船發中流碧水龍鱗紋宿雨霽初伏川原無垢氛脩楊翳深綠禾黍氣如饋稻秫響微風鸛鶴鳴相聞市酒雖云薄情至心自熏贈詩雖不多芳意同蘭薫丈夫樹遠業兒女徒紛紛農夫務去草稊稗職所耘蒼鷹司搏擊梟鷙懼其分利劍斷犀兕不數雀與鴳廟堂有廟筭將相茂奇勲魏魏太行山蒼崖浮絪縕萬古戒華戎峻極通天文老羆當道臥氣讋狼虎群引領望征旆迢迢隔河汾營平耀前烈定遠揚後芬制勝在兩楹豈必疲三軍功成早歸來華衮昭玄纁

送胡生之定遠教諭任　為陶中立參政作

青陽啟嘉盛萬物生華姿柔桑吐綠英新柳揚黃絲祖帳送行人大船艤江湄管絃發清音芳醴溢瑤卮叙情既已暢繾綣申以詩丈夫生世間出身事　明時有材必有用譬彼桐與椅縆之朱絲絃彈以格神祇一奏獸率舞再奏鳳來儀校官職數教佐小任匪卑棟梁自勾芒翔霄起陂池仕學猶兩翅對舉不可遺努力慎保愛勲名以為期

送駱起原之新城知縣任

憶在越王城與子共翱翔子實才俊士舉止安且詳溫如春雪消日照琴琳琅一別二十年塵沙翳玄黃凄風拉梧桐霜露摧篔簹浮雲變白黑各在天一方邂逅忽相逢悲喜交肺

陽故情豈不懷　王事不敢違倏斂復為別安得不慨慷西
江富文彥其俗淳以良念我別未久愴恨增感傷英英江梅
花皎皎晞精揚折以贈子行術之以短章章亦已生鬢髮
在高堂征鴻漸于逵振翮陵八荒行將儀大廷鵷鳳參頡頏
陵遐必自邇永矢莫相忘

送江陳子晟師古齊詩　二首

祥麟踏蹻數王道遂湮淪秦坑扇灰炧六籍失其真茫茫宇
壞間談舌紛輪囷鶬鶊指為鸞杞梓斯為薪所以尚志士慷
慨思古人造行擬淵騫吐辭追孟荀不羨季氏富而甘原憲
貧不棄桃李春而效西施顰臨川該清淵味道剛淳珍誰云

泰岱高布武期必臻誰謂江漢永利涉由遹津有為亦若是
是此語非徒申衛武陳抑戒審聖書芳名呂公著冊書君臣
同顯榮伯玉顏寡過使者知其情柳惠志直道身匿德乃盈
古人如良金百煉彌剛貞悠悠萬載下日月同昭明聖人有
遺訓可畏在後生服膺慎勿替寫此於老彭
西風振枯柯涼月澹光景門前馬蹄歇室虛心獨靜焚香對
六籍耆味知雋永懷人若在眼酌潦何必泂尼父訓九思子
輿明三省康莊無他岐車馬日馳騁捷徑善推輪此意當默
領

題李太白觀瀑圖

憶昔李謫仙泛舟彭湖東遂登廬山頂直上香爐峯遙望瀑
布水自天垂白虹大聲回九地浮光散虛空萬木震辟易千
崖殷鐘鏞清涼入肌骨如歸廣寒宮賦詩留人間至今響渢渢
丹青擬寫代玄造功逸駕不可追舉頭睇飛鴻倚歌無
人和引袖乘長風

劉宗文萊窩遣興

歲暮寒氣冽今晨頗和緩登高眺原隰覺生意滿目色照
地黃墻影看漸短草抽識土青魚出知泉暖吾生亦天物安
得不樂衎且復攄其疏獨酌慰寒晚

新春

昨夜東風來吹我庭前柳柳芽黃未全草根青已有鶺鴒屋
上鳴勸我斟春酒我髮日已白我顏日已醜開樽聊怡情誰
能計身後

送醫戴原禮歸金華

岧岧金華山上屬匏瓜星紆餘帶江海窈窕儲仙靈陰谷泉
夏冽陽崖草冬榮帝女降清夜龍鸞夾雲軿旭昱五色光天
葩播芳馨初平剝元氣騎羊遊玉京宗公秉節鉞稜威憎邊
庭呂子傳聖學出粹樊六經陳生挾英才雄辯權五兵至今
文彥士綿綿若連城子芳抱奇術為人駐危齡運鍼號二豎
敎膏泣三彭歲晚趣歸棐日照千山明澗阿多石芝玉色味

如錫可以實肌腸化骨為瑶瑛或可分餉否相從翔紫清

怨詩

屈原沉汨羅不忍棄其宗萇弘志存周寧為一巳容申生顧父安殺身以為恭子事守明信殉死安所從之人豈不賢摽道猶過中卞和獨奚為抱玉售瞽聾刖足實自取怨泣情何鍾文狸隱曲林無人識其蹤誰令貪雖鷲以觸弋與罿麋身獻厥皮為人作妍容娟娟芳蘭花託根千仞峰下有孤飛泉上有灌木叢歲晏不改色霜清香更濃韜光遠人禍奚命安天窮道得復何怨老子其猶龍

秋懷八首

東風吹晨霞初日番白足濕烟乜簷棟飛雨鳴樸樕厭厭棄就黃萎萋草返綠索居謝喧囂庭絕車馬蹋念來多所懷追往不可復頹隨老共至病與年相促省躬慚寡尤守分無望福鶩駘立阜櫪敢慕騏驥逐

秋熱喜稍退秋雨又成霖涓涓屋溜瀉汩汩街泥深清寒中筋骨濕氣薄衣襟嗜言靡與同孤坐難為心俯視青苔積仰睇玄雲陰羇質昧聞道乃為憂所侵寘寘至終夕悄悄成孤吟

空堦走穴蟻荒埕泶巢鵲陰氣方騰達寒荀巳彌漫沉沉野光景昧昧感昏旦林鴉濕休飛簷雀饑相喚眭步隔關河四望空慨歎懷懷衣裳早戚戚歲年晏微生如石火徒勞斯質時焕永瘠爛柯人萬事一夢幻

清晨捨罪坐微風動游龍雖雖墻上花切切砌下蛩嘤嘤自成音灼灼各有容四序迭推移衰病情所鍾身羸足巳弱有願不得從愧負天地生恰恨填心胷

蟋蟀巳在宇鴻鴈方來賓天秋風露寒陰谷何時春歆為雨聲欸恐驚梁上塵衡門掩仲蔚燕用存吾真

飽食無一事一日復一夕倚門望圓穹白雲在空碧來鴻與去燕歲晚各有適英英黃金花粲粲好顏色采擷肯及時霜露巳盈積掩門還獨坐浩然懷往昔惟有故鄉夢可以慰岑寂

雨息殘暑退涼氣何淒而羇人倦遥夜明月光在帷展轉不成寐披衣步前墀春芳不再穠夕露空華滋泯默對青燈悵焉心自悲

薄雲散高風天色青如染盈庭露輝輝當窓星錟錟寒來愛蘭缸着往卻鈎簟憂思浩無際起坐數更點晦明相代謝避盈乃無歎未穿陵孟門誰識行路險買害豈無因戒之在懷琰寘懷何可長用之以自檢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十三終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十四

後學麗水何鏜編校

七言古詩

為祝彥中題山水圖

高軒玲瓏不受暑半幅輕綃宿烟雨白屋玄壁生空明似聞水聲繞庭宇松髯拂天藤蔓垂枯根瘦石相因依寒濤不驚虎兕卧嵐翠欲與蛟虬飛空江悠悠一漁艇渚白沙明萬魚靜武陵桃花何處尋落日微風片帆影

徐賁深華山圖

華嶽插天七千丈丹崖翠壁開仙掌壁間擘出黃河流大禹以之分九州河流衮衮赴溟漲華岳拔出天河上雲宮霧窟疑本無石室金臺儼相向玉泉高通玉井津中有蓮實如車輪世人肉食未羽化可望不得聊相親高堂晚晴圖畫展服明一見心自遠世間塵土今紛紛吾當拂衣卧山雲

永康胡元鼎白雲樓

少年辭家往京國蓬根一斷無消息有時長想白雲飛江海茫茫波霧隨歸來拜母悲且喜悔作他鄉遠遊子却起高樓對白雲綵服翩翩足其吉昔時望雲煎百慮今日看雲樂無度却憶天涯望雲日平生心事從此畢

贈醫士黃元之

先生軒轅之子孫手拔萬物生死根神功微妙不可狀能使元氣回遊魂饑中木芽抽粟粒丹光照耀三彭泣銜珠不受脩蛇報采藥常令白猿拾結廬殷巖吳山阿赤松玄俗時相過更向蓬萊下神水併與人世清煩痾

中峰末先和尚醉墨圖

老先行脚遍天下五湖七澤胷中吞淋漓醉墨落人世恍惚目擊瀟湘存蒼梧飛龍去不還洞庭赤沙流木渾九疑竹枝餘淚痕澧蘭沅芷化蕭艾古木雨炫寒烟昏雲帆縹緲向何處波浪頽洞驕魚黿我生胡為羇旅間感時覩物生愁怨還君此畫歌一曲悲風慘淡來崑崙

夜聽張道士彈琴　道士字君度

白燭含光月照簾梅花入簷珠的皪蘂宮道士彈七弦明星在樹霜滿天鏘如暗泉發幽竇悄若空山啼哀猨霧雨寒吹松柏響波濤怒激蛟龍鬭神奔鬼怪入杳冥霧孤鶴暮風冷泠湘娥哭翠竹枝泣紫鳳曉啄梧桐鳴悽悽斷還復續啼鴂一聲春草綠寥然清商行素秋落葉灑地蟲啾啾擲余聽之消百慮夢逐行雲自來去九疑連天洞庭遠海闊煙深不知處蘂宮道士聽我語世無子期誰識女桑間濮上方施行白雪陽春棄如土

辛卯仲冬雨中作二首

江城積陰愁玄冬千家萬家雲水中烏啼黃昏鴈叫夜鼓角
慘澹愁悲風青燈無光掩關坐飢鼠相嚙啼過我讀罷殘書
有所思凍雨霏霏淚交墮
歲云暮矣風蕭蕭木葉脫落惟空條雲濃雨細白日短慘慘
不辨昏與朝雨中行人乏斛餗去與公家製戎服中原豺虎
正橫戈天寒風急奈爾何

悲杭城

觀音渡頭天狗落北關門外塵沙惡健兒披髮走如風女哭
男啼撼城郭憶昔江南十五州錢塘富庶稱第一高門畫戟
擁雄藩豔舞清歌樂終日割腥進酒皆俊郎可惜閨人氣驕

逸一朝奔迸各西東王侔金杯散蓬葦清都太微天聽高廟
略龍韜緘石室長夜風吹血腥入吳山浙河悠蕭瑟城上陣
雲凝不飛獨客無聲淚交溢

夏夜台州城中作

江上火雲蒸熱風歊雨不雨天瞢瞢良田半作龜兆拆杭稻
日夕成蒿蓬去年海賊殺元帥黎民星散劫火紅耕牛剝皮
作戰具鋤犁化盡刀劍鋒農夫有田不得種白日慘淡衡茅
空將軍虎毛深玉帳野哭不入轅門中健兒鬪死烏自食何
人幕下矜奇功今年大軍蕩淮甸分命上宰麾元戎舞干再
見有苗格山川鬼神當效忠胡為旱魃還肆虐坐令蒼沴傷
和中傳聞逆黨尚攻剽所過丘壠皆成童閫司恐畏破和議
斥堠悉罷雲邊烽殺降共識有大禁無人更敢彎弧弓山中
悲啼海中哭蜃氣繞日生長虹古時東海辟孝婦草木枯瘁
連三冬六月降霜良有以天公未必長瘖聾只今幅員廣無
外東至日出西太蒙一民一物吾肺腑仁者自是哀鰥恫蒼
梟鴟鳳天所棄誰能抗疏回宸衷夜涼木末掛河漢海嶠月
出光玲瓏仰視皇天轉北斗嗚呼愁歎何時終

老病歎

我身衰朽百病加年未六十眼已花筋攣肉顫骨髓竭膚
剝錯落與病人皆愛我饋我藥暫止信宿還萌芽肺肝上氣

若潮湧舊劑再歠猶淋泳有眼不視非我目有齒不齧非我
牙三黃苦心徒自瘵五毒荒胃空矛戈因思造物生我日脩
短已定無舛差豨瑣不能使之少盧秦焉能使之加攻犀監
朽各有分兔悲鶴悼何繆耶不如閉戶謝客去有酒且飲辭
讙譁

題松下道士携琴圖

道士抱琴松下行松風入耳清涼生石梁苔滑不可上潭水
冷冷學琴響琴有意兮水無心水中有龍能聽琴琴聲要斷
水流咽月滿空山落松雪

錢王箭頭篇

鴟夷遺魂𢪛餘怒歙取吳山入江去雷霆劈地木群飛海門
扶胥浸氛霧英雄一怒天可回肯使赤子隨鮫鮐猶摔五丁
殺神弩見物碎易腥風開三百年來人事改濤落沙平箭空
在石梁飲羽未足誇蜀國三犀漫欺紿近聞黃河水亂流青
徐一半悲魚頭安得壯士斡地軸為拯斯民塗炭戾

次韻和石末公七月十五夜月蝕詩

招搖指坤月望日大月如盤海中出不知妖怪從何來惝恍
初驚天眼眹兒童走報開戶看蛾角𨍭鳴聲未卒蟾逃兔遁
漠無蹤璧隕珠沉一何疾丈夫愕視踰街巷婦女宣呼動圭
篳鏗輝稍辨河漢沫耿耿漸明荒冢亦百官相勿群吏趨伐

鼓撞鉦仍設鞞赤木難令罔象來渴池莫効相如吃升詹吏
閤到空曠嗑捲氛祲珠靡畢蠹桂樹刼火熾借問嫦娥有
何術今年下土困炎沴草木焦枯野蕭瑟蒜號喝死龍甲㱿
赤熛當衢樹淬實光芒照灼玄武爛誰復項珀憐蚌鷸今夜
愚作最差異天道幽微孰能詰太陰配日宰臣象無乃常刑
多縱軼近來聞壘徧宇内羽林悠澹空鐵鑕荒郊厲市何所
見蠻罔蛟蛇蕪蚕蟊此皆在地不在天未若蝦蟇狡而猾黃
文結鄰上訴帝賜以小戎驂牡隨剖蟇洗魄還月光再赵咎
繇明典秩迓蟾歸兔復織阿萬古游塵避清蹕

再用前韻

廣淵洽研納歸日金樞生月相承出初離積水看若飛稍映
微雲時猶昳是時暮收聲視攻淼難振羽嗚蜩卒姮娥覩桂
覲王帝坎軻中途罹禍疾旅人苦熱愛清涼快覩光輝滿蓬
蓽願開寶鑑照覆盆豈擬擁麾昏點滌隋珠慙固重華櫃和
璧嗟茅秣葦鞞吳罡樹折不自謀織阿焉弱無人叱三足蟾
蠶入坎蓬八竅兔走罹且畢團女戒霏設傳方肴王楯凹空
著術雷公駭惺髏靈敢湘女幽憂含鳴瑟故老謂是蝦蟇精
潛伏姦妖書口實羲和尸位罔聞知可以人而不如鶴往歲
戚弧弛其穀蛇豕陸梁誰復詰高牙大纛擁潘垣腸斷吞聲
受陵軼江淮洶湧湖淅沸骸骨成山連鬼領萬姓魚喁釜裏

魚百官蠢蠢祥中殽黃茅白葦棄賢良赤綾玄紫龍俳猾吳
雩示變盍警畏惟德動天天有隲況今旱魃又為厲東作西
成不平秩安得鍼砭伏閭闔聖主如聞應駐蹕

聽蛙

既舍荒池底且酐鼃蛙齊候鳴雷社已知地氣上如炊更覺
石泉沉若瀉衆頭王燭煥陽明踢之汙泥悲士直半夜條風
入綺牖清晨細雨霏簷尾梁間紫燕舞参差枝上黃鸝語悲
姹揣形肖貌均有生感氣傷情號瘖瘂初聆衙衙雜更鼓漸
聽嘈嘈成傜多猶持堅白較同異似坐俎豆談稷下村童叫
喋盡學究悍婦物噗喧姊姐西域胡僧彈般若齊東老生矜

及騄逸帆觸岸彝蕪蔑醉答馬蹉枝畢年吻咬誰辨騄兒哇
綸耆乍開貸吏㕦怒牙齶舔悖羅呑嫌言詁昏驚宜樹徒今
蹉使能詈齊朱蘗蔡巫上詛芉光離傑侏紛覗髮帝樂虛張
洞庭野處貌奚暇調笙琴周暫爲由分鄭雅旅人懷安寶無
窮遺此彊聒胡爲者待非作義謀蝕月無赤聚訟購誰設晉
聞周公立典教蛔氏專司鞠灰灑常疑聖人茂育物獨何微
梟炎寬假乃今知其非瑣屑款問官司乞餘蚍鳳皇蕤猶蠢
昔希白雪陽春和偏寡蚊蠅蚤蝨多秋氷鑽嗟嗜鳴紛聒紙
覗蓁幸不含毒螫何苦吹號爭兕訶烏鳶逐腥蛇聽音寧泯
入腹生瘕痕賦詩却笑柳柳州忍使腥臊飛寢鮓

贈道士蔣玉壺長歌

先生清如玉壺氷神閑志一精粹凝玄黃健順六子承和氣
坱圠鴻濛澄冲虛滄滄廓以弘冥茫沕穆恬無能大爲入海
陰液升鶴蛇受約不敢騰東縛龍虎如寒蠅虛無黃堂帝所
憑四方上下齊絢繩比幽羅酆對朱陵玄夷鼓歌王母應瓊
宮夜半張華燈金巵碧葉紅氍毹素霞觶滑玄雲叅沆瀣厭
浥淪泉與牽牛織女來相仍用之不㓕亦不增地官錫福天
官徵老蚌迸殼耀珠升太一象輿驂八鵬翼以六蜺前五騰
風輪蕭蕭生夏炎參旗九斿茂緹縢二八青蛾美目矑翠粧
交翟翱翔稽屬車九九如連繩最後雷軺子所乘沆蘇勃窣
舞鋒膺蹁躚駮馬騊駼蹭蹬霞踏霧碎綺綾天津閶闔鞠躬
候歸來瑤臺十二層月光照耀玫瑰棚下視瀛海波濤矜龍
宮蓉窅冥兢兢歸塘暘谷清可憑鱗甲鏡瑩鰐與鮫湘妃鼓
瑟氷絲粗撚金戛玉萬宄灑琅玕風吹殷峽漕琉璃雲母龜
貝朋琳房璧甍理階陛素鸞振迅霜女矜璇題瑣牕青簡韻
洞光曨朗晐透骨痒肌砭髓瑰歘窕忽然浮空墜香骨骸馳
電燿羽脫肱天衢阻遐世網嚮昏昏日月敲交蒸句曲之山
崒硱磳楓杉檜栢樠桂杉蘅蘭杜若蕙蘪蔞綠岡披嶺春磡
脛大地浪井漆棘瀲弃頭縝繪芙蓉凌鼍虬蚴蚪千年藤蘿
絡薜荔蜂蘼蠆毅蕃秾披菲芬芳斮㘅翩雌雄鴛鴦舉換歘

君嚴岑崩奚黃螺蛣蟀犯嫉嵐餐霞飲嗟岌嶇先生皮冠衣
絳綃桃枝七尺穿龜騰三茅真君共嗟稱星根地頂時同登
黃斑黑虎陡降凭石踞耳漿溢若澠神芝吐馥如賀餐食將
動機保不矜軀斥猖瓊除瘢瘢睟光照座生紫稜舉觴引滿
鯨喉飛鮮后見之喜莫勝揚眉抵掌開紫顙人生嘉會安得
恒晴恭正直天所矜作詩持贈匪妄詆

右歌 三首

紅葵高花高以妍清晨方開夕就蔫美人迢迢隔山水可望
不見心茫然花開花落日復夜惟覺新年非故年人生百歲
花一度何不作樂令人憐

舊花歆落新花好新人少年舊人老佳人見此心相憐髮觴
勸我學神仙我聞神仙亦有死但我與子不見耳秪言老彭
壽最多八百歲後還如何

雙燕雙飛入我堂銜泥養雛何太忙養得雛成却飛去雙雙燕
雙飛復如故東園桃李春萋萋白華烘露生紫莧一朝背熱
付人採葉枯枝折空成蹊

道士周玄初鶴林行

鶴林道士軒轅徒以飈為輪雷為輿開山養鶴作騏驎上下
二儀周六虛雛成洗髓扶桑窟縞練羽毛鐵骨堅飄若落
玉清楊影拂太微雲蕺沒末夜月明風滿林竹柏戛擊笙簫

音云是旌陽許縣令蹁躚佩劍來相尋摩挲西枝揺倒景借
去林間兩丹頂伐蛟北海莫玄冥斬蜃南詭封泉井上窮列
缺旁九閫却過度朔山中歸歸來贈我桃樹枝朱衣赤郛手
所持今我鞭龍扶虓虎攜縛麟騣如奴僕授我丸時松子訣
轉睛出電霹成雨鍾山秀色連冶城百花繞屋風泠泠茯香
獨坐誦眞誥墜露點滴流華星土伯駿奔從號令鶴鳴聞天
空谷應寒陽賓殺歌步虛河漢當窗回斗柄豎子衰朽雜病
攻盈顛素髮吹秋蓬空餘硬骨如瘦鶴因子致意浮丘公

送李叔允修撰致仕歸鈞州

憶昔两京祖二疏都門供帳羅長衢金張許史集軒盖弾琴
鼓瑟吹笙竽頳顏鶴髮映霄漢萃松翠栢紅珊瑚道傍觀者
皆慨歎此士足為天下模先生胄蟠五車書雍容進退安且
徐披香朝侍　紫宸案珥筆晝入
承明廬引經論奏動
天聽
天語親授非臚句老年謝事歸里閭　召見特許兒童扶
臨軒　賜膳侑金幣尚食供來黃門趍夜來微雨清郊墟綱
黃陌柳鶯相呼風吹暖烟逗白日露濕芳草留驪駒雖無昔
酒嘉殽蔬短歌一曲聊踟躕浮雲流水無根蒂人生何者為
驩虞嵩高少室衆美與素石如玉泉如酥時清四野樂耕稼

雉鳴麥秀千華敷親朋會合各慰意况有令子知勞劬揮金
買酒沐
聖澤怡情之外吾何須西飛為鳫東飛魚相思迢迢天一隅
贈言有盡意不盡努力善保千金軀

松葉酒歌寄梁安宅

道人贈我松葉酒味以瓊漿色瑤玫瑰之骨爽神魂清令我壽
同金石久我生踈懶無所能瘦皮黏骨危峻嶒病來咳藥猶咳
水瘦寐恍惚風中燈常聞徂徠有嘉木玄醴淋漓黃露沐上
有兔絲揚翠旂下有茯苓蹲白鹿咀華嚼葉揔以津歲久定
化腸為筋便從僊佺覲黃帝身騎肉角青騏驎我欲求之百

憂集滿眼蚊蝇隨出入跂鳥箭逝織阿急日暮空瘖鄧林泣
道人此酒還有方我欲與子同徜徉世上神仙亦何限留侯
辟穀應未晚

枯樹圖

道傍古樹身半枯白蟻穴根蟲穴膚風摧雨撼霜雪凍斷石
鮑硊無人扶憶昔句芒華初政百卉騰達隨呵噓新柯茬苒
舊柯壯霧露膏沐光如濡黃鸝翡翠語嬌滑葉底載勝鳴相
呼白鶴來巢鹿止蔭匠石愕睨爭歎譽字知幾寒心生旦夕野
火倏忽起不虞燎原烈焰難嚮邇孰問柞櫟杉與樹枝幹葉
燬根半赤朽鬱膏液非特須山林搖落歲方晏耶以莽蒼為
衣樹鳥呼廣廈棟梁具委棄草莽同薪芻　皇天未必督生
意更盼王燭回暘烏

正月十五夜燈花大開作

燈花如嘗紅且綠燈花有意憐幽獨夜寒衾冷涌楚頭臥看
瓊枝綻金粟涼蟾入戶四壁空地爐宿火天無風祥煙抱日
麗碧落驪龍吐珠欻紫虹人言此花專報喜勞生短髮絲垂
耳无望之福非所希無事惱懷吾足矣呼童添油引良夜九
衢燈月光相射漫沽濁酒餉離魂豈必忘憂惟樹萱

為韓克銘題畫石鼎聯句圖

軒轅道士軒轅孫昔隨飛龍陟崑崙乘騎六氣遨乾坤上窮

混沌無涯門下扶若木扶桑根旋雷舞電訛晨昏批斑虎豹
號帝閽提挈河鼓牛騰驤摘虹織煇絢澤原三足老烏不敢
瞰迷離缺兔駭且奔羲和顲號訴至尊謫降下土嘗丘樊結
猴長頸古貌存如鶴如鵠如龍蛇詰屈不作人間言滂唏落
地生蘭蓀驅叱碣石歸河源螌蟞屏騎雙挾轓擎挾象齒愁
育賁山玄木蒼琮琥瑞離羅璀錯輝燭墩笙鏞琴瑟虎與壎
五音兼鋅珠瀉盎吹為栗烈呵為暄扑扶罔象笞魍魎饑鰐辟
易徙厥也束縛魑魅魍魎魂乘昇赤郭丸朝飧妙用欻忽無
留痕嗟哉二子豈曷兗如井谷鮒當化鯤嘤嘤草蟲呼阜螽
欵與蟪蛄語涼溫不知風霆掣墻潘江騰海躍香嶽翻鬼物
喘汗相濡欸奕籠漂搖失所蹲敬克変森精魄悟低頭拜代
警再論暘春二月花滿園掩關獨坐舒許謳按圖索意聊滌
煩菱君軒轅之後昆浩歌一曲期勿諼

寄贈懷渭上人

老僧懷渭字清遠曾嚮文史三千卷靈精太白王為峰月出
藍田金作礦少年挾策走四方要看蓬萊水清淺燕山帝京
龍象會瑤臺寶林發關鍵橫空鵰鶚撤高秋縱轡驊騮逸長
坂麗眉老宿皆震驚觀者解頤陪者赧奎章學士虞邵菴嗜
嗜稱誇枯舌本連床咲語到晨雞走筆贈言何款悃轉頭霜
雨四十年萬事茫茫不堪忖江湖欵淚客舟寒地爐宿火僧

房㞗我來邂逅一見之憶曾相識嗟成賤世士如公良所希
方外只今還有限我如野馬貫藪澤絡以羈韁知必跳老來
耗耄百事違况俾三廬宅愁眼甚欲歸依白蓮宇其奈素鬢
非力墾寄言聊復寫中懷白石清泉猶未晚

金碧山水圖

武陵桃源今有無展盡渾如夢中見青螺作山綃作雲白日
蒼茫暖芳甸雄梁跨壑矯脩虹走瀑懸崖激飛電紫鳳雙鸞
梧樹枝青雛曉啄桃花片鳥啼長是鹽陽時草色寧隨霜雪
變衣冠尚存周典則租稅不輸秦郡縣山中肉芝美堪食澗
底石泉清可嚥安得此地結茅屋寄書漫託雙飛燕

雪晴偶興因以成篇

玄雲四垂天黯黯大野蒼茫飛雪糝北風刮面利如刀海氣
昏昏迷遠覽若華東光封客霧比屋無烟色慘慘天姥沈陰
禹穴閉扶胥海濤渾不撼愁埋朱鳳入杳冥凍縮赤蛟深坎
窞徒犹來號咽蠛谷鴻鴈驚啼亂葭菼壯士金戈鋩鍔凌將
軍王帳旌旗黔師徒百萬盡熊羆幕下從官皆燕頷馬蹄蹴
踏坤軸震夜半入蔡何人敢蒼山野客拙且懶旅舍蕭條坐
無毯頑童汲井十指直稚子敲氷兩髩髧今朝出日照梁棟
樓外遠山皆菡萏初驚急溜瀉源泉漸看懸澌挂旒紞那無
美酒洗胷臆空有新詩吐肝膽先人敝廬松柏在墻角早梅
應可掣蝮蛇張鱗虎掉尾平地倏忽成深壑落闇官曹厘隸
食忍以黔黎為醢醯天民日望天愛憐破瓦頹垣最悲慘晨
家啻仰二麥成且喜土膏滋九坎清晨樹上啼布穀柳下碧
波漪滄浪安得扁舟泛五湖莫使中心攢百感

題群龍圖

世間萬類皆可覩茫昧獨有鬼與龍此圖畫龍二十四狀貌
詭譎各不同得非物產有異種或曰神變無常蹤一龍捷尾
欲上木足爪猶在霧泫中一龍出穴飲澗底頭上飛瀑瀉白
虹前有一龍已在雲顧視厥子揚雙瞳浪波魚鱗杳從日
車央北天無風中庭兩龍忽相逢須眉葩毿如老翁便欵角

觝爭雌雄西望積石接崆峒白龍挈石窺流淙河伯遠遁虛
其宮屈蟠躇者何龍鍾老物用亢時當終峡外六龍得以兇
矜牙舞爪鬪戟攻歘鱗鬌甲合鋸鋒陷胸折尾波血紅之兇
弗悟人誰恫一龍引吭將欲從迴環睢盱未敢通最後一龍
蔵於壑睥睨勝敗非愚蒙無乃有意收全功雲中美珠勞爾
躬不如卧沙之從容龍子學飛力未充母在下視心憧憧何
物一角額準隆觥然出洞若蛇蟲有龍接之自龍從恐是翟
窮王鮪公皮骨始蛻形猶蒙兩龍歸來倦不酬癡龍挐石身
已瘁物蚪蜒蹇欵騰衝螢蝗攫躍鬐鬣茸岐呀奔擊曲如弓
百態並作何紛龐是耶非耶孰能窮畫師昔有僧繇工能令

真龍下虛空安得伶倫截竹筒吹之呼龍出石鉄使我一見
開昏曹

為丘彥良題牧谿和尚千鴈圖

往時惠崇畫蘆鴈對之如在江湖游只今此圖又精妙中有
千里瀟湘秋乃知浮屠性多巧意匠不與凡夫儔吳松江長
具區闊天目虎丘青一髮西風九月秔稻黃蝴鴈飛來夏相
聚農夫苦飢鴈獨飽此意畫師應識察近者分明辨羽毛遠
者縹緲僅秋毫或乘飄風入烟霄或驕落日沉隄濠起如武
侯布八陣集如萬舞回旌旄眠沙卧草鳴且翔喋呷藻荇亂
蓬蒿禾空穗盡却歸去紫塞漠漠春雲高我家南山限蒼嶺
鴈飛不到川路永深林大谷蛇豕盛愁向他鄉撫遺景人言
鴻鴈比弟兄我有兄弟隔兩城題詩春暮謝客去無使感愴
傷中情

雨中寄用章上人

月盈復魄已過五不見白日長見雨美人娟娟隔巷陌會面
不得徒延佇若邪當門泉滴瀝仲蔚蓬高塞環堵陰風向人
作秋氣芳草日夕成宿莽玄圭上天禹穴閉倉木使者今何
許玉京群仙驂煙霧弱水西流隔玄圃女夷鼓歌不自覺朱
鳳翅濕那能舉自從干戈起淮甸天下無處無豺虎徵斂頻
煩轉輸急更有何鄉為樂土驕桀餓人誰復數思家遠客空
僕楚半生身世付浮雲獨立看雲百憂聚晚來天南橫絳虹
雨勢未已愁雷公井蛙谷鮒俱得意氾濫潢潦登穹隆方外
文章誰最好後有嬾公前笑老裁詩忽漫寄中情萬事茫茫
聽蒼昊

王潤和尚西湖圖

大江之南風景殊杭州西湖天下無浮光吐景十里外疊嶂
湧出青芙蕖百年王氣散荆棘惟有歌舞留歡娛重樓峻閣
競鉛黛娟柳嬌花使人愛老僧不善兒女情故作犄豪見真
態想其泚筆欲畫時高視畫工如小兒千歲萬壑吾意匠夸
娥巨靈吾指麾却憶往年秋雨夕盡紛衡烟度空碧蒼茫不
辨雲與山但覺微風響蘆荻須臾冷月迸深霧特見松杉半
昏黑開尊命客彈焦桐扣舷大咲驚海童鮫人唱歌魚龍應
水底影動雙高峰只今倏忽成老翁可憐此樂難再逢愁來
看畫欲自適誰知感生愁轉劇

顧閎道山水圖

憶昔晉時顧虎頭能畫聲名塞穹昊千載而下繼者誰君之
耳孫字閎道江南山連滄海碧水遠山長愁絕倒興來走筆
如有神潑抹皴皵無不好前峰倚天自太古知是天台是天
姥烟開浪波插浦漵草滿江洲樹如羽山迴兩崖夾幽谷小
橋俯映抵蒲綠扁舟何處不見鱸魚滄浪水寒空濯足柳邊碧

石明素沙茅廬似是陶公家衡門晝掩雞犬寂誰人共采黃
金花我屋雙溪松柏裏清泉皎潔無泥滓鳳皇不來鷹隼逝
白日鵰鶚噉桑梓華表柱頭丁令威風臺頂洞何當歸感時
對景重回首不知人民今是非

題富好禮所畜村樂圖

我昔住在南山頭連山下帶清溪幽山巔出泉宜種稻旣屋
盡是良田疇家家種田耻商販有足懶踏縣與州西風八月
淋漈盡稻穗櫛比無螟蟊黃雞長大白鴨重尾聳琥珀香新
篘芋魁如拳栗穀赤獻能地主還相酬東鄰西舍迭賓主老
幼合坐意綢繆山花野葉插巾帽竹筋漆桃燕麥旣酒酣大

咲雜語話跪拜交錯禮數稠或起頓足鞾傑儒或坐拍手歌
甌窶傾盆倒榼湿醯醬爛熳沾漬方未休兒童跳躍助讙譟
孰遁逐走同僕因出門不記舍前路顛倒扶掖迷去留朝陽
照屋且熟睡官府亦簡少所求寧知宴安含酖毒未稍一變
成戈矛高門大宅化灰燼蓬蒿荒棘塞道周春燕營巢在林木
深山露宿隨猿猴三年避亂客異縣側身天地如浮漚親朋
阻隔童僕散疏食水飲不自謀有時倘恍夢閭里驚覺五內
攢百憂君家畫圖稱絕妙鑒别曾遇柯丹丘想應臨摹出秘
府筆意精到世罕儔村歌社舞自真率何用廣樂張公侯太
平氣象忽在眼今我感愴涕泱流近者鄉人來報喜今歲商

下俱有秋豺狼食飽卧窟穴軍師已還招安奏人情自古共
懷土況乃霜雨壞松楸神龜且被預且困予所弗念天我尤
積薪厝火非遠討誰能獻納陳嘉猷長江波浪接淮泗白日
慘澹騰蛟虬天下農夫總供給雕敝不得安鋤耰市中食物
貴百倍一家之價過於牛羔鹽菜菓未賣米官幣束閣若贅瘤
朝餐僅了愁夕膳誰復有酒澆其喉循環天運往必復邪氣
漸至不遠瘳此生此景須再覩引領悵望心悠悠

題湘湖圖

君山洞庭隔江水彭蠡無風波浪起明窓曉晴圖畫開興入
相湖三百里湘江兩岸山縱橫湘湖碧繞越王城越王城荒

陵谷在古樹落日長煙平游子天寒孤棹遠七十二峪飛雪
瀟浩歌不見濯纓人沙鶴野猿相對晚湖東雲氣通蓬萊我
欲從之歸去來蛟鼉蟄川陸有虎兩臂無翼今心哀

為啓初門和尚題山水圖

天下名山隨處有畫圖流傳亦良久張園道人展横幅觀者
稱誇同一口蒼梧九疑高插天卷而懷之不盈手巨靈驚呼
盤古怒地軸块圠崑崙剖太陽出海開杳冥嶓冢岷峨大如
斗華軒無人清晝閑恍然置我匡廬間金輪迴出牛女上遠
近羅列千雲鬟江花野竹青錦斑嵌巖斷石蛟鼉頑岡盤谷
轉絕徑路但見湖水迴環白沙洲暖春風起南船掛帆北

艤艤吳波不盡芳草外楚岫半入長烟裏夜深小龍行雨歸
宮亭月落彭郎磯旌陽步孟廬老和雖佩散作虹蜺飛百年
塵世真憂寐回首旌旗塞天地舊游何處成渺茫一曲狂歌
數行淚青丘弱水迷方壺武陵桃源今有無瑤臺三島消息
斷安得羽翼歸清都

題趙學士松圖 白塔

趙公拈筆作古松平地躍出三青龍蜿蜒不上霄漢去奕颯
長留烟雨濃前朝美人鬪草處猶有當時數株樹江亭六月
凉如秋應與此圖相對愁

題李陵見蘇武圖

中原無書抵不乳羝來蒙茸奈何許老身漢節死生俱地角
天涯見明主金鞍駿馬空故人相看一哭增悲辛悲來風冰
吹上馬河水東流日西下 空一作吾

雪鶴篇贈詹同文

有鶴有鶴丁令威碧玉為骨玄霜衣層城十二身所依千年
伐毛一度歸洗髓織女黃姑磯瑤臺雪花大十圍食之神爽
肉不肥秉風振羽芳菲菲冊砂結頂燁有輝咳唾璀錯生珠
璣朝遊明星夕大魁騰光躡景超巍巍驂六驂乘虹蜺騑蓋
宮仙娥項帝妃鎔雲鍊雨成變葳蕤晃晝夲扶桑輝離騑閃
爍不可睇回旋撥撥翼縞旂白旄毅觫艮厥腓鸑鷟鳥鴻鶴
鵠鸞鷟鸑鶴鵠鷞與鵷鶵促縮脰潛崎嶇惟有皓鶴從之飛
竦翮夜過東皇識玲瓏洪樹覆金微碧然長鳴驚海圻海波
噴作煙霧霏馬銜閃象蹲若鱗鯤鯨天矯相噓唏銀河腹堅
膠峽稀王母桃花凍不緋五色石裂女媧譴祝融上訴開九
扉帝命養之青鎖闈賜以沆瀣餘甘腴朝朝暮暮朝太微翅
翎披拂天香霏北斗粲爛星依稀翠椒抱日露未晞圓肮脩
趾逸且頎蹌蹌蹈舞羅以揮散仙引領空相希嗟哉清峻天
下稀勿歎遊東城郭非桂華宵霪井露豈味美遠勝商山薇
顛英為羞堪咀嚼比之琅玕亦無譏盤空硬語去腊韋歌以
贈君君莫譏

贈杜安道

憶昔天兵伐荊楚舳艫蔽江齊萬櫓誰聲激烈似雷霆猛氣
忽然爰鼗虎拔拋皖城猶俯拾探穴九江無險阻明年大戰
康郎下日月块丸相吞吐馮夷蹋浪群水飛巨鼇掉首三山
舞雲隨太乙擁鋒旗鼉為豎旌作靈鼓將軍金甲箭攢蝟戰
士鐵衣汗流雨火龍燔燧絳天衢燧象燧煙崩地府鯨鯢既
戮挽搶落草木燃陽魚出谷當特從臣皆俊良近侍共推徐
與杜或操陳子之刀鋒或負伊公之鼎俎艱難出入矢石下
輷猶盡力無推阻夙興夜寐事
一人小心不忒

帝臨女只今四海同車軌葑菲罔遺遵往古璞瑶亦帝造鵷
行牧馬禄食光門戸天雖一聲金闕啓
龍顔有喜常先覩顔我愚哢憂患集病骨峻嶒蒸溽暑薄來
懐舊倚長歌星星兩鬢絲千縷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十四終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十五

後學麗水何鏜編校

五言律詩

旱天多雨意五首呈石末公

旱天多雨意雲日氣恒陰草木焦枯盡蛟龍伏匿深移家愁
地僻經國恨年侵已失商霖夢無人解作霖
旱天多雨意炎夏已清秋虛牝空蒸鬱高圓迥獨浮下田應
脯蚌深樹且鳴鳩向夕星河影稀疎恰近樓
旱天多雨意散漫起重陰漸變峰巒狀還摛錦繡文能應愁
病眄鳥亦念將焚碧落高無極人間叫不聞
旱天多雨意炎燎發洪爐事急徒號梗謀窮漫祷巫王征𢙣
節制民望失來蘇原籍看如赭哀今卤掠無
旱天多雨意雲起旋隨風滓氣沉沙白山嵐過野紅乾坤愁
吞吐日月戰塵中漫説生生理如何亦有窮

次韻和石末公旱天多雨意五首

旱天多雨意雲合又還晴苦熱逆三伏微涼入五更青山黄
葉遍白木紫烟生旦夕霞標起依稀對赤城
旱天多雨意霞起衆山光日月驕陽道雷霆伏大荒躍淵無
黑蜧在牧有夷羊萬室俱如燬何人尚閉戕
旱天多雨意一望百憂侵海沸蒸和日山藏傳説霖南河犀

可决北斗不能斟歎息還搔首淸商已滿林
旱天多雨意悽惻望鈞陳衰顏何時逢愁眉盡日望乾坤三
島浪歲月兩淮塵莫問和調事嗚呼畎畝人
旱天多雨意陰電繞空湫恭客馮高壘良農死桑立千文猶
未息災沴復何尤畛望成衰疾那堪數倚樓

憂懷

傷離驚歲晏引望起愁端落日烟中小孤雲雪外寒浮生無
限恨垂老異鄉看掩淚觀棋盡中心分外酸

感歎

聞說蘇州破倉皇問故人死生俱可惜吾道一何屯北去應

無路南遊自此貧悽涼轉蓬客淚盡浙江濱

題鑑湖送別圖

曲岸扁舟艤澄湖祖帳開雲生秦帝碣雨暗越王臺荷氣淸
瑶席波光蕩玉盃情深不忍別欲去更徘徊

次韻和王文明雨中雜興四首

積雨累十日平湖添半篙風連箕畢動雲傍斗牛高木鶴巢
林木池魚上野蒿農人愁餓莩採擷到溪毛
白日迷陰陸濃雲沒大荒雨深芻草潤風度葛衣凉虎豹歸
林濕魚龍赴壑長波濤渺淸落悽惻解鳴璫
濕雲看欲薄陰氣未全收日月昏昏見黿鼉頷頷浮雁蒼騰
肪蟹巢壁湧蜉蝣幽獨無人問含情試上樓
青冥不可見朱夏已無多雲木光浮沒川原氣盡磨荒蕪一
將略浩汗五湖波去去滄浪水君聽鼓枻歌

題太公釣渭圖

璇室群酣夜璜溪獨釣時浮雲看富貴流水濯鬚眉似應非
熊兆寧爲帝者師軒裳如固有千載起人思

稽句嶺

白日隱巖壑千崖氣勢豪溪流穿女關山入少微高危石天
欹側長風谷怒號千戈方自此行役敢辭勞

淳安舟中遇雨遣悶二首

一夜青山雨平明黃濁喧亂流翻地軸高響落雲根斂羽投
林鳥啼飢抱樹猿轉懷正愁絕感物重銷魂
溪雨細如霧北風長夏寒汙池不赴壑井谷自成湍蘭崖春
香盡魚龍世界寬斜陽在林樹特復捲篷看

丙戌歲將赴京師途中送徐明德歸鎭江

疲馬懷空櫪征衣怯路塵那堪遠遊子復送欲歸人月滿西
津夜花明北固春論文應有日話別莫悲辛

過南望驛守閘不得行

客路三千里舟行二月餘壯顏隨日減衰鬢受風踈蔓草滇
句國浮雲少昊墟愁心如汶水蕩漾遶青徐

發景州

滄滄夕風作蘆葦鳴林間衆鳥息河上一舟行海近雲常濕天虛月更清神京看漸近且緩望鄉情

泛海詠霧

海上苦多霧北風吹更長疑交積水氣已翳太陽光淡亂洲渚色深迷鴻鴈行神姦偶出入君子慎周防

殺氣

殺氣乾坤黑陰氛日月黃已成心曲亂不復鬢毛蒼夜哭城笳裊朝烟野戍傍扶傾無郭李何地尚苞桑

遣興 二首

白日下西岑空庭生夕陰郊原過雨色鐘梵隔岩音有感愛思積無能老病深露從河漢落不覺滿衣襟

月是今宵滿花從昨夜開看花空寂寞對月且徘徊白髮添無數青春去不回莫思人隔世聊樂酒盈盃

四月十二日發揚州

幾見明月滿猶嗟行路難時平恥無用身賤敢偷安天地山河闊風沙道路寒旅人元有淚不必雍門彈

濟州太白樓

小運迂行客危樓倚酒星河分洗水碧天倚嶧山青昭代空文藻斯人竟斷萍登臨無賀老誰與共忘形

送僧象奴參政赴河東宣尉使 二首

雲中形勝地關塞接天長白草連沙漠黃河入晉陽老臣持節鉞大閫壯金湯昭代思賢佐須公在廟堂

大閫諸藩上元戎朔漠間天低馬邑塞河入鴈門關落日旌旗靜高風堡障閑旬宣推碩望喜色動龍顏

送人赴德清稅

鏡湖木葉落震澤水波生鳧鴈銜人起笙歌送客行鹽津魚蟹集茶屋霽餘明王稅隨時足吟哦待太平

題釣雪圖

雪暗洲渚白江清蒲柳寒悠揚發短棹汀渡一魚竿忽憶滄浪曲因悲行路難蛟龍正驕恣還為賦長歎

將曉

愁多不更寐寒天將欲明雪風吹海樹霜月照江城衰病丹心在艱虞素髮盈殷勤東注水渺渺若為情

不寐

不寐月當戶起行風滿天山河音靄裏寸斗白屋邊避世悲商皓居時愧晉逢徘徊懷往事惆悵感衰年

秋感

老病偏多感宵長室亦衣冠方謝著枕席已淒凉往事錯心在新知過眼忘離浮槽栽菊歲晚為誰黃

秋興

天淨山月出水寒沙鳥鳴孤燈秋後思短笛夜深情江海空
哀鬢乾坤未弭兵清都隔河漢詞禁有開明

曉思

返照吳山外歸雲越木頭空捐白羽扇却看黑貂裘草暖鳧
鷖渚波香杜若洲艱難愧生事汗漫想扁舟

望孤山作

曉日千山赤寒烟一島青轉心霜下草生態水中萍黄屋迷
袞野蒼梧隔洞庭空將垂老淚灑恨到滄溟

青絲馬

蹀躞青絲馬艱難赤伏符窮陰歲欲暮落日鬼相呼見爲愁
心裂看天淚眼枯殷勤夜深月還照旅魂孤

十二月一日

秋秋夜不寐源源愁思來歲餘三十日腸定九千回江聲風
初發天昏月未開白頭真合得非是楚猿哀

古戍

古戍連山火新城殷地笳九州猶虎豹四海未桑麻天迥雲
垂草江空雪覆沙野梅燒不盡時見兩三花

客路

客路秋風裏扁舟夕照時渚鴻魚復陣江樹井陘旗衰朽嗟
誰與恩家荷帝慈山中牧羊千歲莫爾相期

逢熊文彥 二首

相離已隔世相會豈忘情識面非親貌知心只記名夕陽荒
野闊秋水大江平往事無勞問空令萬感生
憶昔相逢處湖山錦繡春筦絃喧夾巷花柳隘通津離別人
非故推移物自新愁來重回首涕淚下霑巾

五言長律

錢唐懷古得吳字

澤國繁華地前朝舊此都青山彌百粵白水入三吳艮嶽銷

王氣坤靈肇帝圖兩宮千里恨九子一身孤設險憑天塹偷
安負海隅雲霞行殿起荊棘寢園蕪幣帛敦和議弓刀抑武
夫但聞當宁奏不見立庭呼鬼蜮昭華袞忠良賜屬鏤何勞
問社稷且自作歡娛秔稻來吳會魚鹽出具區至今嵗北關
多士樂西湖鷁首馳文舫龍鱗舞繡襦暖波搖槳積凉月浸
氍毹紫桂秋風老紅蓮夜露濡巨螯擎擁劍香飯漉雕胡蝸
角乾坤大鼇頭氣勢殊秦庭迷指鹿周室嘆瞻烏王馬違京
輦銅駝擲路衢含容天地廣養育羽毛俱橘柚馳包貢塗泥
賦上腴斷犀埋越棘照乘走隋珠吊古江山在懷今歲月逾
鯨鯢空渤澥歌詠已唐虞鷗鳥愁何極羊裘釣不迂征鴻暮

南去回首憶尊鱸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十五終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十六

後學麗水何鏜編校

七言律詩

寄題昇元觀綠筠軒

帶郭軒楹映綠筠八牎瀟灑總宜人風生容葉蛟龍舞露下寒梢翡翠勻不待剪裁調律呂若為惆悵憶伶倫五城雙闕煙塵隔且傍林巒寄此身

送李子庚之金陵

舍下微波湧碧鱗湖邊草色可憐人也知使者徵書急莫厭輕舟出郭頻春酒盃缸清似水時魚帶子白於銀山桃野杏餘紅紫醉眼相看意自真

欣懷亭二首為脫因宗道賦

欣懷亭子湖山上山色湖光八面開恰似崑崙積石圃湧出王母閬風臺驪龍夜靜擎珠上神女天寒委佩來何日扁舟一繫纜高躋絕頂望蓬萊

婺子山亭湖水中雜花脩竹合蒙龍三春錦繡花迎日十里笙簫竹度風菰飯炊來勝雪白鯉魚釣得出波紅浮生無事當為樂應許閒人一醉同

送趙元舉之奉化州學正

東風吹雪作春波送客中流發棹歌酒至莫辭狼籍醉情深

無崇別離何天童山杳嵐光暎佛手江長海氣多洋水繁片
香可攬倚看待佩祭菁莪

次韻退和尙上人

絶頂浮雲鎻石關曲途危磴阻躋攀他年甲楯孤臣泣此日
齋鍾老衲閑夜永星河低半樹天清猿鶴聳空山干戈未定
歸無處擬結茅廬積翠閒

題王起宗御史江山烟靄圖

繡衣御史乘驄暇貌得江山烟靄圖日落風雲連萬極天寒
波浪隔蒼梧魚龍縱壑深無底猿鳥歸巢暝不呼羈旅傷心
緣百感可堪回首憶吾廬

二月二日登樓作

薄寒踈雨集春愁愁極難禁獨上樓何處山中堪採藥幾時
湖上好乘舟街泥客燕聊相傍泛水浮萍可自由見說蘭亭
依舊在于今王謝少風流

感興

赤城霞氣據天台上界仙宮此地開滄海有波容嘯傲石渠
無路入莓苔當時王帳銑羅綺今日縣綸到草萊傳語疲氓
聊忍待王師早晩日邊來

發嵊縣至上虞道中作

磴滑泥深去馬遲蠶叢青嶂不多時荒烟蔓草中郎宅叢右

清谿烈婦祠日落風生嶋水樹野寒雲濕渡江旗宣光事業
存書史北望凄凉有所思

次韻和謙上人秋興一首

山雲滿地起秋聲凉葉驚風下九皐藥籠空閒收馬勃弦歌
豈復用牛刀草間狐兎營三窟天上龍影昧六韜周漢中興
還有日載歌亦伏詠嵩高

聞高郵納款漫成口號

聞道高郵已撤圍却愁淮甸未全歸
聖朝雅重懐柔策諸將當知虜掠非先帝封疆元蕩蕩世皇
功業甚巍巍忠臣義士同休戚縱欲偷安總禍機

春興

近聞丹詔出天閽
聖主鳴謙下士知豈意豺狼猶桀驁未隨干羽格庭墀四郊
多壘忠臣恥百戰無前壯士規寄語總戎熊虎將莫教長蜺
伐樹詩

再用韻答嚴衍二上人

負郭無田生事疎微官已謝不須除散愁漫入高僧舍乘興
還過野老居草冷蟲聲悲杼軸霜餘蕉葉碎緘書黃花素髮
相將暮獨立淒凉憶往初

又用韻答嚴上人

中夜登樓望紫微北辰不動衆星依由來赤日行黃道多事
玄雲變白衣雪下蓬萊三島隔濤翻滄海萬魚飛
聖君宵旰惟恭己早晚陽和斡化機

次韻和孟伯真感興詩

避難移家適遠鄉憂時一夜百回腸徒聞鐵甲連戎壘未覩
鉤車蹙賊隍不共班超爭食肉欲尋木羽學休粮磨崖可勒
中興頌努力諸公佐有唐

妙成觀用何逸林通判韻

我訪仙家溽暑前青楓綠柳暗晴川竹根露濕登山屐沙際
鷗迎渡水船雲氣長留屋白室丹光直上蔚藍天純陽道士
重來日為問蓬萊是那邊

得胡仲淵書歡喜成詩奉呈石末公兼簡三元帥諸

故人忽寄一封書愁眼還明病亦無風滿高林蹄猛虎月冷
古塚散妖狐大廷職貢當遄復戎馬資粮不再輸更喜元侯
契天意良苗得雨應時蘇

次韻和石末公秋日感懷見寄二首

郊原如赭已無秋况復干戈未肯休肉食不知田野事布衣
深為廟廊憂輿章淪落悲芻狗覬餉倭遲想木牛禮樂將軍
今卻數豺狼滿地待虔劉
秋陰竟日似黃昏夏旱良苗不半存敢望魚雞充臨監尚期
松菲作饗殘烟壘滌滄黃公石雲氣蒼茫紫極垣作楫濟川
須傳說九關虎豹向誰論

重陽日使者持詔用韻柬石末公

中元悲斷義和報九日歡迎詔使來紫禁羽林分壘壁清秋
辰極照中台願從黃石明三略莫使詩人賦七哀蟻垤牛涔
休沸瀉泰山喬嶽甚崔嵬

夜坐有懷呈石末公

西風白露下清苕岸柳江蒲取次凋諸將旌麾非一統大藩
衣服變三苗雄豪竊據皆屠狗功業興亡總緝貂幕府獨知
懷故櫪天涯涕淚北辰遙

次韻荅石末公傷用三苗之作

罔用苦勞功有赫唐通回鶻禍無訾幽歌郢曲非同調楚服
秦鈴貲胄馳安得着鞭先祖逖趁陪前躍學姚期扶持聖主
中興業整頓乾坤去說隨

石末公家人自台州來以詩問之

委羽山前海水飛赤城霞色亂斜暉過庭且喜諸郎至懷土
休嗟眷業違李廣孤軍終獨捷杜曾百戰竟安歸丈夫事主
心如石去殺勝殘自有機

次韻歲菊

風霜搖落愈傷神黃菊枝子意自親遲莫長存君子操凉

不厭主人貪天産沆瀣流清氣月過青冥動細淪此夜空庭耿相對春花夏蘂總埃塵

次韻和石末公歲除送窮之作

五夜雪霜清沴氣三陽玉燭照芳春願聞馴象來林邑復覩封牛至罽賓川后山祇爭效職淮夷海徼悉歸臣君王垂拱明光殿聖敬如湯日日新

次韻和石末公春晴詩

幽禽嘖嘖語朝陽細綠毿毿入女桑天上深宮調玉燭人間和氣應句芒赤縣青犢終何在白馬黃巾莫浪狂將帥如林須發蹤太平功業望蕭張

次韻石末公題桃源卷

飛花逐水縈紆入不覺清溪路淺深執手問名驚見面論新話舊各傷心壺漿餽餉飧加璧館穀温存贈有金似此情懷良匪惡何嗟歲月去駸駸

再次韻時閏九月九日菊

秋來有菊即重陽曷問他鄉與故鄉愁見飛蓬垂雪鬢笑拳落蕊入霞觴陶時莫訝逢餘閏追興聊圖不末傷歲晚移根深記取勿令紅紫間中黃

再用前韻頌菊

天遣幽花駐獨陽移根應自白雲鄉釀成甘谷千年液濡泛瑤臺百寶觴人老容顏猶可返歲寒霜雪復何傷得時無用空妖冶愧死姚家宮樣黃

次韻和石末公聞有詔使不至

祈招旦夕動遐心疾首西歸望好音鳳下丹霄雲杳杳魚飛碧海霧沉沉從言雨露無私潤誰謂陽和未溥臨何日六師能電掃周原依舊載驍駸

和石末公冬暖

總謂浮雲解作霖豈期雲氣漫成陰何人莫璧頻瞻仰有客悲歌數毒淫項帝權移天局定神龍用亢海徒深掩身未服先賢訓向日空懷寸艸心

望江亭

柳拂江亭舊畫欄望潮人去地應閑寢園寂寞秋風裏行殿荒涼野草間白塔盡銷龍虎氣荒城空鎖鳳凰山興亡莫問前朝事江水東流去不還

發紹興至蕭山

落日牛羊下綠坡微風短樾拂晴莎窮愁白髮直相得悲感青春最苦多木睒敲蕭沙鵠集月明洲渚傍人歌此時忽漫思身世柰爾桃花滿眼何

宿螺螄菴俊上人房

城外春江動客愁江邊細草綠悠悠還將短髮臨岐路畏向

東風憶舊游紆日遠天歸鴈急薄寒孤館落花稀青燈不放
還鄉夢一夜腸回一萬周

二月七日夜泊許村遇雨

漫喜晴天出北門還愁急雨送黃昏山風度水喧林麓野樹
翻雲動石根宿麥已隨江草爛新泉休共井泥渾魚龍浩渺
滄溟闊澤畔誰招楚客魂

嘉興寄王昌言學正

去年相別鴈來初今日相思柳拂渠對酒放歌難再得登高
作賦近何如黃華燁燁輕煙裏碧草油油小雨餘欲棹扁舟
尋逸少為愁妨寫換鵝書

感懷二首

新晴楊柳散春絲長路行人有所思愁上容顏青鏡識寒生
亭館落花知高雲送雨來無定獨鳥驚風去自遲悶對亭前
紫荊樹同根那得却相離

不到西州又十年青山白水獨依然徒聞雞狗供輸盡無那
干戈逝還延天上九霄空玉燭人間萬井共貪泉草中攫取
雲中送坐待連茹紫闥邊

寄臺郎張質夫

春愁忽得故人書喜極成悲淚滿裾異野驚騎歷伯樂舊門
鐘鼓駭爰居全家蕩析飢寒切病骨支離志慮疎敢以浮名
誤知己緘辭寫意愧何如

水西寺東樓曉起聞鶯

日上高城柳影齊風軒臨水看鶯啼初來木杪鳴相應稍入
花間聽却迷芳草自深句踐國行人猶隔槩兒溪思家每恨
無輕翼可對繁華木慘悽

茶園別朱伯言郭公奭

細水吹烟送客舟離情恰似水東流此時對酒難為樂何處
尋春可縱游去雨來雲天渺渺輕蜂亂蝶日悠悠絕憐短髮
無聊賴一夜如絲白滿頭

二月二十三日自黃岡還杭途中作

日照江邊春樹林繁花亂葉感人心花間蛺蝶浸多事葉底
杜鵑非好音舉目山川成皓首側身天地一沾襟鮮憂惟有
尊中酒疾病年來已厭斟

晚泊海寧州舟中作

春霧今宵氣稍清空江一舸客心驚東流滷浪衝山動西望
長虹似月明不有龔黃為郡縣從令未郡化戈兵薄天何處
非王土無地安身愧此生

憂懷

群盜縱橫半九州干戈滿目幾時休官曹各有營身計將帥
何曾為國謀猛虎封狼安薦食農夫田父困誅求抑強扶弱

須天討可恠無人借箸籌

春興七首

柳暖花融草滿汀日酣烟淡麥青青枝間好鳥鳴求友水底
寒魚暖負萍異縣光陰空荏苒故鄉蛇豕尚擅腥感時對景
情何極悼往悲來總涕零

忽聽壓角鬧晨鳩起看園林綠漸稠小雨霏霏滿日過新梁
細細入河流殘花斷柳屋歸計遠水他山聚客愁鴻雁南飛
限蒼嶺傷心何處問松楸

於越山城控海壖春風回首忽經年憂時望月宵迴懷土
登樓白髮鮮江上波濤來湫湫雲中鴻鵠去翩翩暮寒細雨

餘花落夢遶天涯到日邊

會稽南鎮夏王封薮日騰空紫翠重陰洞烟霞輝草木古祠
風雨出蛟龍玄夷此日歸何處王簡他年豈再逢安得黃美
休戰伐不令竹箭困輸供

卧龍山莫越王都群水南來入鏡湖苦姪桑田非舊跡滎蕪
雉堞是新圖白波翠靄浮天際綠樹青莎到海隅便欲投身
歸釣艇不知何處有蓴鱸

深春積雨感年芳暮館輕寒透客裳翠柳條森先改色紫蘭
花冷不飄香山中虎豹人烟少海上樓臺蜃氣長燕子新來
畏沾濕一雙相對立空梁

憶昔江南未起兵吳山越水共知名蘋蒲日暖遊魚出桃李
風和乳燕鳴紫陌塵埃斷步景畫船歌管列傾城于今征戍
誅求盡嗣對鶯花百感生

雨中遣懷

青春苦寒雨太多野水極目似秋波湖上芳草生已遍山中
美人愁奈何思家無計離荊棘避地只恐觸蛟鼉落花零亂
晚風起坐看城頭烏尾訛

送岳季堅入計籌山

陽羨先生故將孫拂衣高蹈入玄門甕盈五粒松花酒食有
千年枸杞根自得詩篇留客誦頻來猿鳥識人言浮雲富貴

非吾愿此意陶公可與論

為實性之題山木圖

不見唐朝王右丞世間畫史少知名何人貌得烟雨意靜聽
如聞風木聲遠岫帶雲纔隱約斜陽照樹却分明清泉素石
堪來興欲買扁舟過此生

題雪竹圖

雪壓江邊脩竹林沅湘晚色起愁陰川光蕩漾空清闊山氣
玲瓏太白深未得稍雲邀鳳宿可能吹木學龍吟無人谷裏
吹春律直節虛中恐不禁

題脩竹圖

九疑山下湘江畔多少篔簹復碧湍自有清陰堪解愠也能結實待棲鸞濛濛暖翠晨烟合顆顆明珠夕露溥長日焚香對圖畫青冥風雨共淒寒

題畫蒲萄卷子

西域蒲萄也自奇畫圖端見墨淋漓迎風翠羽幡幡動帶露玄珠纍纍垂此日散愁思釀酒幾回病渴想如飴春愁隱几成幽夢應共張騫到郅支

蕭山山行

積雨今朝天氣佳山亭曉色上林花未須汗漫思身世且可逍遙翫物華偶值斷橋妨去路却隨脩竹到隣家籬邊野鴨驚人過撥剌飛鳴落遠沙

蕭山任氏山堂

新堂結構倚巖阿地僻無譁樂事多日上黃鸝鳴翠竹雨餘紅鯉躍清波消除暑氣憑松栢舒卷煙嵐任薜蘿珎重主人能愛客衰顏聊復爲君酡

以紈扇贈奎上人并寄 以詩

新裁紈扇如圓月寄與靈峰奎上人不共青蒲爭巧拙好將白氎伴清新薰心炎暑誰能敵應手凉風自有神莫怨秋来藏篋笥明年朱夏更相親

靈峰寺棲雲樓

靈峰之中樓倚山山雲日夕棲其間九霄雨露隨高下六月風雷迸往還青嶂曉光浮藻棁銀河夜氣濕松關天台向上無多路鸞嶺烟霞此可攀

題瑞上人山水圖

上人性僻耽山水應是王維第二身蘭渚流觴新到越藍田別業舊通秦驅馳翰墨迴龍虎敷奏風雷感鬼神羈旅相逢聊自慰莫忘天地有烟塵

普濟寺遣懷

江上西風一葉黃莎雞絡緯滿叢篁物華乘興看都好時序逢愁還不妨露下星河光瀲灩月明巖谷氣清凉願聞四海銷兵甲早種梧桐待鳳凰

崇福寺侍上人看山樓

爲愛山中世事踈看山終日坐茅廬林花澗草春無際翠壁丹崖錦不如禹穴風雷翻石鶴耶溪波浪動金魚此時應寄幽棲樂底用凌雲獻子虛

宗上人溪山亭

湖上清溪溪上山山亭結構倚人家窓中樹色宜晴雨門外灘聲自往還鍊藥井寒玄鶴逝采蓮舟去碧波閑春蘭秋桂年年好憔悴風塵浸厚顏

題水墨草蟲花草蟲

為愛江頭紅蓼花秋來獨作草蟲家尋香粉蝶應隨夢采蜜黃蜂不趁衙絡緯語殘涼露滴蜻蜓立困晚風斜畫圖水墨驚初見却似扁舟過赤沙

題山水圖為寶林衍上人作

雨過秋山日欲曛白雲如雪擁山根高松浥露和烟冷迸水穿沙出谷渾擬向蘿陰緣石徑却尋花片入桃源畫圖應有通神處他日相從子細論

次韻和新羅巖上人秋日見寄二首

露冷風清木葉疎蓼花莎草沒階除子雲詞賦空投閣仲蔚蓬蒿滿索居群盜只今齊得意故鄉從此遂無書鏡中短髮非松栢歲晚看看不似初

愛汲精藍抱翠微青松綠竹共依依鳥臺落日明霞綺蛙并寒潮長石衣銀杏子成過雁到木犀花發野鷗飛鍾殘禾夜禪心定一任秋蟲促杼機

重用韻答巖上人

坐見風霜百草疎却憐光景漸消除萍蓬飄蕩三年客松菊荒涼五畝居陋巷蒼苔封蟻垤空庭黃葉帶蟲書江楓恰似知人意強學芳菲二月初

江水東流西日微閑身不繫獨何依塵埃爽颯枯葉黃霜露淒涼破衲衣百粵雨餘山翠合三韓雲淨海青飛滄溟自古通天漢夢繞黃姑織女機

再用韻答巖衍二上人

厚祿故人音問疎天官不擬介推除莫思浮世塵埃事好共深山才石居月滿高樓留客話燈明寒榻課兒書城頭鼓角沉沉夜腸斷鄉關入夢初

暮草遠迷野色微嗷嗷鳴雁欲誰依殘花露浥胭脂濕落木霜凋薜荔衣萬國舊聞車軌一九州今見劫塵飛總戎安得英雄將不放龍蛇起殺機

復用韻答巖上人

閉門無事往來疎窓外從他草不除食肉已忘三月味謀身

欲去九夷居人情自古懷鄉土天下何時罷羽書莫向西風苦惆悵白雲流水只如初

西風吹鬢夕陽微斥鷃鵾鵬各有依幕府三年雙短鬢鄉關千里一沾衣江淮渺渺人烟少梁楚茫茫鬼燐飛誅暴保民黃石略將軍莫自失戎機

仍用韻酬衍上人

多愁只覺世情疎愁極憑誰與破除江海烟塵羈客淚雲山桑梓別人居高風斷雁催將恨衰草殘螢不照書世亂弓刀方有用休誇新句過黃初

歲莫天寒生意微空林鳥雀自相依有情霜葉欺花貌無用

風荷象客衣西塞鼓鞞山岳震東郊羽檄海波飛停閑有詔
嶺南服早晚陽和幹化機

又用前韻

樹頭寒月影扶疎天上清霜下玉除紫塞風高鴻失路青稽
枝冷鵲移居虎頭癡目麋倉五年腹中霄說帛書只說抱關
堪避世稗官猶可學虞初

西風吹面雨霏微片片浮雲木上依鴻雁群翔營口實長無饑
對立借毛衣關河慘烈時將晚原野蕭條葉自飛慚愧江湖
一萍梗厭聽呼卯響牌機

題寒林圖

搖落江邊秋樹林凄凉久客二毛侵藤蘿岸暗龍蛇蟄蒹葭
天寒虎豹深流水斜陽人遠近青烟白草雁飛沉桂花自在
山中發悵望西風起夕陰

題訪隱圖

忽憶山中陶隱居杖藜衝曉謁茅廬林花浥露紅無比澗草
含烟綠有餘金鼎冊光經日月銀河流水到堦除松間白鶴
通人語長向瑤臺寄遠書

宿賈姓之市隱

今年冬雨不作雪屋頭鳥聲渾似春桃花雜草色綠鋪地可愛
梅花白照人時物已迎新歲換交情空向異鄉親忽思昨夜

殘燈裏錯認還家夢是真

題陸放翁湖上詩後

放浪江湖一老翁若耶溪上餞春風門前流水斜還直籬外
開花白復紅甚欲賦詩追杜子也能縱酒學陶公細看墨蹟
成懷古歎息他鄉類斷蓬

次韻和孟伯真感興四首

五載江淮百戰場乾坤舉目總堪傷巳聞盜賊多於蟻無奈
官軍暴似狼綠水青山人寂寂長烟蔓草日荒荒弟兄零落
音書絕腸斷春風一雁行

無用文章豈療飢勞生筋骨巳支離窮愁杜甫家何在落魄
陳平計未奇草澤狐狸三窟固江湖波浪一帆危故園春色
年年到綠葉紅花好為誰

平時盜賊起成雲厚祿能忘愧庶民樽俎自高廊廟策經綸
不用草茅人思家遠道風塵惡年食空山虎豹嗔莫怪洛陽
年少客持書痛哭向楓宸

多事繁花白映紅無愁細草綠浮空春秋迭代人先老天地
生成意不窮鳳鳥長辭西嶺樹鯨魚自起北溟風幾時學得
玄真子箬笠蓑衣一短篷

次韻張德平見寄

漠漠長烟野色昏霏霏細雨濕衡門乾坤象緯㒺常轉江海

波濤日夜翻賈誼奏書來自哭屈原心事苦誰論近逢使者
徵遺逸說道巖廊納讜言

題承天觀

吳山頂上承天觀玉牒金符鎮地靈百尺樓臺依斗極九霄
風露出窻櫺江聲洶湧蛟龍闘雲氣虛無翡翠屏見說蓬萊
恰相對仙凡只在隔滄溟

感興三首

病骨愁寒懶見春及覩春色却愁人轉添細草當門徑不惜
穠華委路塵去國杜鵑紅淚盡傷時庾信白頭新風波滿地
鷗鷺鳥相趂倚魚飽一身

二月江南雪片飛吳山寒色動征衣莫尋花徑防泥滑且掩
衡門待日晞弱柳先舒應自損蟄蟲已出更安歸乾坤屢覆
旌旗滿肉食何人問采薇

春院微風細葉香朝寒坐看雀爭枝娟娟墜雨拋蒼蘚點點
輕花赴綠池景物關情悲自老江山滿目惜時危長生應有
真仙訣謾把黃金駐黑髭

可歎

風雨蕭蕭聽曉雞忽思世事一悲悽當時重禁求藏才戟今日
呼令學鼓鞞未見爭鋒曾奏捷徒聞却走不先迷胡灰日夜
飛相逐隨處空林有燕棲

柯橋靈秘寺即景贈基上人

盡日陰陰風墜花樓前瀨水發芹芽青春院宇僧房好白晝
豺狼客路賒對坐蝦鬚廻鮮燕出門鴟尾立飢鴉相期握手
何時再五月芙蓉陰若耶

次韻和石末元帥見贈二首

雨過前溪晚色新山城草木靜埃塵殊方貢固猶蝸角此地
偷安賴虎臣高閣綠蘿相對晚疊闌紅藥不勝春誰憐衰病
兼疎拙漂泊東西一旅人

元戎玉帳擁旌麾武畧文韜並出奇樽廈可堪無大匠安邦
曾見活危棊此時山斗歸民望他日龍彰簡帝思我輩迂狂
平世務趍風執御更何疑

雨中寄季山甫二首

山雨隨風去復來南明晚色動樓臺猶憐伏節中郎在不見
乘槎使者迴感興詩成聊自遣忘憂花好為誰開偏憐近水
多螻蟈永夜喧呼聒夢回

長夜雨多泥沒車白日閉門人跡疎階下水衣看上壁庭前
簷溜欲成渠閑花自發無勞種惡草從生不遣鋤想見幽棲
張仲蔚蓬蒿如樹塞圜廬

五月二十九日喜雨奉賀石末元帥

使君設醮天皇格道士陳章玉女開遂遣赤松來作雨更教

玄武下乘雷凉飈細拂花間入潤色新從草際回豈但農夫
堪一飽野人亦有酒盈盃

用前喜雨韻寄呈石末元帥時戍卒有不執謀叛者
未發公治之以意卒遂返正故發之以言且并志祈
雨有應也

將軍渡水流澌合太守彎弧巨石開但覺誠心通日月不知
生意在風雷恩專未許歸張翰結草終當報杜回可惟踈狂
謫仙子無旬浪飲六千杯

題紫霞觀用周伯溫韻

少微山直太微宮山下樓臺起半空丹井石床經地絡瑤壇

翠戶出天風傳聞仙子常時到應是神霄有路通會待九秋
明月夜高吹鐵笛上青蒼

題紫虛道士晚翠樓

晚翠樓子好溪南溪山四圍開蔚藍微陰草色迷平地落日
木杪生浮嵐岸竹柏密先映池中芰荷香欲酣聞說仙人
徐泰定騎鸞到此每停驂

兼叔安南溪草堂即事

溪上草堂盈十尋踈楊密竹各成陰綠烟繞舍春畦靜白水
當門稻遂深過雨忽翻金碧影涼颸亂發管絃音此時不省
愁何在坐到鷄棲月滿林

妙成觀北亭用何逸林韻

最愛雲山滿目前更憐亭樹俯清川草深林藹迷樵徑花落
巖扉點客船碧澗金芝新出地丹崖石穴舊通天神仙應在
樓頭上翠羽霓旌下日邊

以梨餉石末公侑之以詩

山人見餉含消實青紫相排箇箇圓共道解煩同絳雪也知
止渴勝甘泉種從漢武樊川得名並張公大谷傳珍重使君
方閔雨急須走送滌熬煎

遣悶柬石末公

綠楊落盡白楊枯坐石徒今歲月徂尚想藩臣知忠盡豈期

驛使似投巫當時秔稻通遼海今日風濤隔具區射獵可堪
專節鉞衣冠何以拔泥塗

次韻和石末公中秋不見月詩

一年明月中秋好萬里長空此夜陰雨暈青燈昏遠思蟲鳴
黃葉亂鄉心見愁盜賊氛猶惡莫怪乾坤氣尚淫便欲把杯
上天柱九霄風露恐難禁

次韻和石末公七夕詩

天上傳聞會兩星清秋夜色湛玄冥蚌胎隱見銀蟾窟鵲翼
高低玉女輧一水經年繞邂逅七襄終日豈神靈勞生厭事
惟思睡獨卧無心覲帝青

再和倒用前韻

天官垂象煥空青會合徒聞帝子靈三武夜開千石黛兩旗晨轎七香輧房帷瓜果紛祠祀霄漢雲霓隔晦冥惆悵多愁江海客登樓獨自看台星

病足戲呈石末公

旻天容我作支離病瘧纔除足就羸跬步不妨猶似跛蹣行那得更憐夔抱珎猷楚何堪再斫樹收龐亦未逢寒叟于今知匪禍周雖從此免為犧

遣悶呈石末公

公庭春樹秋重綠但見鳴鳩日日鳴不雨正當三伏熱看雲

無柰百憂生草間群盜俱縻爵天下何人尚力耕漢法幾時還再復白頭猶得詠昇平

庭前萱草花落已久至秋復開感而作詩東石末公

露下蛩鳴寒氣催蒹葭葉響鴈歸來鬢毛已為憂生白萱草何須晚更開娟娟悲風吹落木炎炎赤日走黃埃干戈未了仍飢饉人事天時總可哀

次韻和石末公閔雨詩

騰雲降雨指龍功況復山川祭秩隆豈意愆陽為沴氣忽逢炎夏到秋風祈年旁洒儀徒備登穀嘗新望已空手把末應無報稱可堪不穀待時豐

再用韻

旱魃為妖殄歲功田疇龜折徧汙隆無多過雨鳩鳴葉不定行雲又逐風芟草荒烟秋杜迥黃沙白葦暮江空愁來漫覓浮于祝却愧靈祇享祀豐

妙成觀道士劉雲心挽詩

少微星下埜神仙白玉樓中迓翠軿弟子焚香玄鶴逝天官肅駕紫鸞翩金丹縹緲空山月鐵笛淒凉遠樹烟溪上故人如見問碧桃花裏過年年

次韻和石末公聞海上使命之作因念西州愴然有感二首

巫閭析木天空濶桐柏終南水亂流邑里蕭條無吠狗田疇蕪穢少耕牛蔓蔓春草隨人遠淡淡殘陽向客留遲莫飄零偏感舊幾迴垂淚盼神州

弟子與尸漫有師圯橋誰共老人期龍魚並出應難識攙槍無庸幸見遺每上樓臺瞻北極願聞波浪帖南陲吳山越水元相接莫更中流下鐵椎

驛傳杭台消息石末公有詩見寄次韻奉和并寓悲感二首

被讒去國終思楚厚貌深情漫劇秦未識麗萌真老賊妄期侯景作忠臣池魚幕燕依棲淺軒鶴冠猴寵渥新何處荃蘭

不蕭艾種蔬猶得養閑身
長亂如川未有涯悲風滿地是蟲沙裹邊兩脅從生柳疾病
雙眸但隕花暗萎寒蟬秋色老冉楓紫菊夕陽斜頗聞西國
思郇伯尚想詩人賦木瓜

再次韻二首

南州昔日稱三楚西國今聞又一秦有爵與麋亡命賊無才
深愧具官臣青冥鸞鳳風塵隔黃省貔貅服色新悵望令人
憶李郭誰能匡濟想捐身

深秋蔓草接天涯極目飛鴻沒遠沙綠水青山長送目汀蘭
岸蓼各生花風來西塞雲陰合濤落東溟蜃氣斜欸乃笙歌

舊亭館殘垣頹棘老王瓜

次韻和石末公感興見寄

使君學術似文翁奕世流芳緯武功亦布青衿未燕喜黃童
白叟望車攻筆端波浪翻三峽旗尾龍蛇動八風慚愧湖才
多謬譽憂時獨有此心同

次韻和石末公無題之作

秋風嫋嫋作商音落葉枯荄日夜深已為抵烏投白壁從勞
點鐵與黃金軒轅未必迷襄野夸父終當死鄧林吠撫東籬
菊花藍天寒歲晚爾知心

次韻和石末公九日見寄

去年見鴈思鄉里今歲還鄉鴈不來此地還應逢九日何時
清切睹三台第茅夜冷聲蛩急禾黍秋空鳥雀哀辟難無勞
效桓景與君閒處屢崔嵬

陳太初充兵慮點作詩戲之

無俠無羞一老儒數間茅屋近通衢忽聞巷長呼排甲急換
戎裝出荷戈就列敢辭長拱立隨群獨作沒增趨西風鼓角
秋宵永明日青衿是白鬚

次韻和石末公閒讀有感

百年萬國奉王正相業蒼綱屬老成山海君時共職貢如原
何處有戈兵廟謨可使歸禮斥祖訓由來重要更欽呼天關

無羽翼精心長嘆不勝情

秋夕有感東石末公

獨立西風聞莫蟬起看時物愴流年星臨野樹輝輝動露出
庭莎的的圓無奈素絲侵綠鬢卻嫌黃菊似金錢烟塵滿眼
難回首惆悵高堂坐細鐘

次韻和石末公自訟之作

綠耳驊騮不服驂王良造父亦難堪奏君名重中台上勳業
終光北斗南露井晏風殘綠少霜林落日亂紅酣侯封職在
同籌算延爵無勞阿伯男

立冬日作

忽見桃花出小紅因驚十月起温風歲功不得歸鎔頊冬令
何堪付祝融未有星辰能好雨轉添雲氣漫成虹蝦蟇蛺蝶
徧如意旦夕蜚鳴白露叢

丙申歲十月還鄉作七首

溪上寒山淡落暉溪邊風送客帆歸故家文物今何在平世
人民半已非華髮老翁啼進酒蓬頭稚子咲牽衣自憐薄質
行衰朽未覩明廷賦釆薇

風急霜飛天地寒草黃木落水泉乾千村亂後荒榛滿孤客
歸來杖淚看野宿狐狸鳴戶外巢居烟火出雲端黍苗風靡
思陰雨王粲詩成損肺肝

故園梅菊依時發異縣歸人見却悲花自别來難獨立人今
老去復何之未能荷鍤除叢棘且可隨方着短籬等待黃鳳
暄暖後枝間看取實離離

手種庭前安石榴開花結子到深秋可憐枝葉從人折尚有
根株為客留枳枸悲風吹白日若華翳影隔青丘壞垣懸蟀
知離恨長夜淒凉弔獨愁

含圯草池寒已枯草中時復見菰蒲溢泉飛沸無留鮒弱濼
蒙茸不繫鳧綠葉紅花空代謝春蛙秋蚓任喧呼窺貽最憶
琴高鯉騰駕風雷定有無

小舟衝雨清溪上雨客溪深宿霧昏游子到家無舊物故人
留客歎空尊荒畦蔓草纏蒿草落日青猿叫白猿語罷不須
深秉燭耳聞目見總銷魂

五載辭家未卜歸歸來如客鬢成絲親知過眼還成夢事勢
傷心不可思且喜松楸仍舊日莫嗟閭井異前時修文偃武
君王意鑄甲銷戈會有期

冬至日泊舟戈溪

日薄雲陰雪在山野寒溪靜客舟還乾坤數蕩逾三載風俗
乖張似百蠻廢井衰蕪霜後白空村喬木曉餘殷獨憐節序
逢冬至不得安棲學閉關

次韻和石末公紅樹詩

紅樹漫山駐歲華玄冬驚見眼生花井陘旗幟軍容盛汴水
帆檣御氣賒春草凄迷金谷障夕陽照灼赤城霞誰將冊木
扶桑裏惆悵誰乘博望槎

次韻和石末公元夜之作

八表流雲澄夜色九霄華月動春娥條風細細吹旗影香霧
微微引漏聲河漢虹橋應斷絕滄溟鼇足漫崢嶸愁來更聽
漁陽操獨倚闌干坐到明

石末公再賦元夕見寄用韻酬之

東方月出魚龍窟北極雲開虎豹關渤澥青丘金作木崑崙
赤岸玉為山風光豈減常時好燈火嗟逢此夜慳聽盡殘鐘

成不蘇邪無飛羽入玄閒

丁酉七月十四夜望月仍蝕且既而司天報亦不至因感去年作此寄石末公

山城望月中元夜天運循環四序周顧兎又從銀漢滅蟾蜍空抱玉川憂清臺視祲當箕尾仙使乘槎隔斗牛安得寄書憑去鷰爲言桂樹不勝秋

題烟波泛舟圖

嘗遊憶鼓湘湖櫂日淨風微江練平小艇由穿花底出遊魚相伴鏡中行別来漫想心徒切畫裏重看眼亦明素石蒼松是何處願從巢父濯冠纓

為王彥和賦槐堂

晉公庭上三槐樹千載流傳是德符今日耳孫思繼述昔年手澤敷荒蕪當窓欲看乜雲葉夾徑先栽帶雨株會見枝頭金粟蓋秋風大送上天衢

社日偶成奉呈石末公

昔聞同社燕雞豚今見揉戈競一村松栢空壇飢鳳出枌榆落日亂鴉喧地連吳會嗟何變民是周餘不半存睞嫺潭愁閑世事洽聾有酒漫盈尊

次韻和林彥文劉山驛作詩

青泥九折度危峰翠木千章集迷風欲為流雖安堡障寧許

辛苦涉嵩蓬梧桐葉落無棲鳳荊棘枝寒有怨鴻旦夕升虛聊望楚何時重賦定方中

次韻和余嘉賓御史見寄

二紀相思欲奮飛百年心事苦相違風塵跋涉容顏改豺虎縱橫信使稀忽枉緘書如見面不勝悲喜却沾衣有懷欲語無由寫騎馬天涯幾日歸

次韻和石末公月蝕見寄

凉氣開秋桂未花青天見月没咨嗟玉毫撲搠此中兎金背熒煌何處蟇百鍊精銅纔照膽連城白璧底生瑕誰能鼓劒披氛祲莫道東郊馬飲沙

即事有感呈石末公

葵藿傾心仰大明參商瑣瑣只尋兵娥眉欲擅三千寵魚鼈難通九萬程貝錦空簧鴟鳥瑞明珠猶玉泰山輕兩階干羽聞來格分北猶勞　聖主情

次韻和石末公感懷之作

鳳去梧林鶖在庭西風回首故山青杞人炭炭憂將殞楚國茫茫醉不醒自覺艱虞多錯午誰憐耗斁祝寧丁金芝玉蕨甘如薺歲晚吾從董五經

聞盜過界首季君山甫亦蒙訪及以詩唁之

妖星何故犯奎躔鶴上雲霄鯉入淵竄退喜聞曾子友書焚

尚賴伏生傳甕酸併與青麴去爪苦空餘綠莄辛慚愧杜郊
湯博士白盐赤米數相憐

次韻和石末公中秋翫月

一年二六團圓月此夜光輝獨耐看銀漢波濤三島接玉京
風露九霄寒方欣酷暑隨時去只恐清商促歲闌更上南樓
瞻北極那無鴻雁報平安

次韻和十六夜月

纔圓又缺中天月猶自寒光媚老蟾承露仙人珠落掌別風
樓觀雪生簷玉階桂影鬖鬖薄金井苔花漸漸添坐久城頭
聞夜柝牢愁清興苦相兼

再次韻

未夜涼風吹碧落深秋白露洗明蟾金波瀲瀲將流瓦玉牒
熒熒恰近簷貝闕寒生魚鬣減龍宮氣爽蚌胎添從軍不厭
篇章事倚賴元侯智勇兼

次韻和劉宗保秋懷二首

眼見賓鴻去復回可堪雲霧暗瑤臺黃花自在山中發青鳥
何由海上來墻角蟲號亦草索樹頭禽噤栗房開涼蟾照幌
還清夜慚愧千村野哭哀

蛩螿啼露作悲愁鵰鶚搏風樂素秋莫訝繫匏長不食亦知
神劍解相求翰林白髮三千丈吏部回腸一萬周借問何如
青白眼酣歌竟日為身謀

次韻和石末公九日無菊詩

離菊無花冷夕陽西風空送雁還鄉已妨少昊頒時令更阻
淵明泛酒觴生意猶孫深自識年華逝水去誰傷愁來最愛
霜中葉滿眼殷紅間淺黃

野行偶見紅樹悵然有感呈石末公

紅樹傷心夕照前漫山映水為誰妍樹當搖落人尤惜人自
愁愁樹不憐九譯未通青鳥使四郊猶漲綠林烟野夫病足
思休息賴有樓槽擬晏眠

次韻和石末公紅樹詩

岸柳江蘋總厭施柏林辛苦擢金支廣寒人詫見炎官傘候騎
訛傳產將旗照水熒煌空衒貌因風飄落竟從誰應慙若木
生暘谷長駐踆烏燭崦嵫

次韻和石末公悲紅樹二首

乾坤何處非王土根著誰令滿大田未稱綠林千嶂裏遠看
紅樹九秋前吳宮露冷蟬何在漢苑風悲鶴自憐却羨魯陽
功德盛揮戈回日至今傳

霜與秋林作錦幃一朝霜重却全稀坐看繡蓋成塵土應惜
浮華易摘機烏鵲月明難自定猿猱歲暮欲何歸猶憐有客
期檢賞太息斯須志頓違

詔書到日喜雨呈石末公

將軍鐵馬高秋出使者樓船渤海來甘雨恰隨天詔下凍雲應與地圖開枯黃昔日紛紛落細綠迎春苒苒回悵望山中多病客坐看烏鵲遶庭梅

感事呈石末公

前飛鴟鴞後鵜鶘天闊風高奈汝何不羨焦頭居上客空憐舐痔得車多深山虎豹來城市落日鼪鼯出薜蘿薇蕨可羹魚可膾白雲長自在岩阿

贈西岩道元和尚

西岩寺裏雲巢子不到人間幾十年杖錫野猨迎路側談經山鬼拜燈前塵飛劫火青春夢雪滿長松白日眠近得淵明入蓮社興來時復有詩篇

題王伯衡縣尹桑陰圖

漁陽太守之官後種得桑陰比召棠麥隴風微雲委甸蠶簷日暖雪盈筐倉庾過去青枝動戴勝飛來紫椹香千載先生同此意為君重賦兩岐章

次韻和石末公漫興見寄二首

王侯古有與屠狗郎吏今無善牧羊青海風波騰附象紫霄氛祲蟠搖光江寒逝水東流急天遠冥鴻北去長莫笑烏鳶惡毛羽翻飛齊得遵鴻行

濟世何人希管樂隱居無處覓求羊扶桑未換暘烏彩腐草猶爭熠火光百載承平戎馬佚七年戰伐文管長沙遷客能流涕一日須垂一萬行

聞鵓鳴有感呈石末公

郊原過雨東作始枝上鵓鴣鳴可憐此地巢居猶葺卑他鄉去子望歸田匪時勢異民思漢憂國心隨鴈到燕逝水自流人自老倚楹長憶至元年

戲和石末公催太初畫山水之作

春蠶吐絲作成蠒辛苦為人身上衣畫史等閑揮彩筆文工頃刻倚空機高堂素壁峰巒出暮雨朝雲夢寐歸可惜唐朝杜陵老瘦妻短褐有光輝

和石末公冬暖

世亂干戈日夜尋可堪災沴又相侵烟霞出地皆成穫雷電飛時肯作霖祝蜴漫勞遵故事問牛誰復軫憂心小蟲未蟄年光晚猶抱枯荄學苦吟

雨中呈石末公

去年三冬暖不雨今年孟春寒有餘大雲垂垂壓宇宙密雪袞袞飄庭除安排白水與泛舸醞釀青泥容汝車辛苦陌頭楊柳樹含顰等待太陽舒

和石末公見示育字韻

長想天涯皆內地忍看閭外即他鄉扶生可惜豎無幾數死尋堪見在盲郡縣誅求應到骨乾坤戰伐徧成瘡遼東華表雲開鶴相見相思總斷腸

次李子虞韻

風落餘花春事非愁心烟雨共霏霏溪雲不作從龍起山石何須學燕飛籬下舊存彭澤菊林間新長首陽薇夜闌忽復聞啼鳥腸斷天涯信使稀

早春遣懷

正月餘寒未放春漫空飛雪舞隨人新年對客情何限濁酒於予意獨親澗底流泉渾似玉門前細草總成茵鶴歸自愛

山能靜豹隱方知霧有神

雨中遣悶

雨漬愁雲重不飛山蒸冷霧襲人衣亦知屏翳空多事只恐義和失所歸歲晏波濤東逝急天寒鴻雁北來稀殘燈永夜清無焰坐聽飢猿響翠微

聞猿有感

猿響秋山夜向闌白雲如雪擁林端鐘儀楚奏雖成調蔡琰胡笳欲罷彈澤畔離騷餘怨恨巴東涕淚想汍瀾唯應華表歸來鶴明月清風共歲寒

漫成

老去知心更有誰愁將短髮對花枝花殘更發新春葉髮白空留滿面絲縱酒放歌憐往日倚闌聽雁立多時若為化得搏風翮汗漫東西信所之

感興

百年強半已無能愁入膏肓病自增千里江山雙白鬢五更風雨一青燈繁弦急管誰家宅廢圃荒畬昔代陵不寐坐聽雞唱盡素光穿牖日華升

夜坐

殘釭背壁翳還明坐擁衾裯聞五更雲捲星河垂永夜霜飛鼓角靜嚴城飄搖莫計餘生事老病都非舊日情想像故園

歸夢到愁來轉使夢難成

蔣山寺十月桃花

王母桃花此地栽風霜搖落為誰開琳宮玉座同黃土絳萼丹葩自綠苔度朔烟霞遙夢想武陵雲水悠歸來殘蜂剩蝶相逢淺黃菊芙蓉莫浪猜

寒夜

月上前山夜寂寥江城鼓角殷寒宵魚龍木落滄溟靜鴻雁聲來紫塞遙風物自應隨律轉霜毛爭得見春消青釭冷暗愁眠怯樓外頻移北斗杓

漫成

愁悍短髮逢搖落漫把殘燈照寂寥兩地身心悲夜鶴五更
鐘鼓夢春潮驚栗栢葉番番靜何日霜華汲汲消悵望烟塵
滿長路紫芝空長故山苗

題秋江獨釣圖

秋風江上番綸客知是嚴陵是太公細木浮風天與碧斜陽
衰面臉生紅形容想像丹青在歲月荒涼草澤空日暮忽然
聞欸乃蓼花楓葉忘西東

題墨竹

蒼梧山下無窮竹盡是湘妃淚種成煙雨不銷千古恨颯環
屢度九秋聲見愁饒豈乘時伐可待伶倫孚鳳為獨立凄涼

對闕書為君惆悵一沾襟

雪中有懷韋三益葉叔淵

歲莫懷人雪滿天飢烏病客對凄然地爐無火同誰坐石硯
生冰盡日眠栗里何時歸白髮茅簷幾處起青烟稻畦麥隴
看春及士青泉漱識有年

白髮

白髮應同春草萋風吹一夜滿頭生欲收浮鬚歸根柢故遣
芳菲寇老成君看曉霜憐支嫩紙窗宵月妬分明梅鞍上馬
非吾事頻爾粧嚴意不輕

愁感代哭

燕鴻北去又南來斷雁荒岡哭切哀慈母碑寒風露木冥天
石老雨添苔江流定與天河合客淚還經地底回未必養光
便銷欲白華猶發燒殘梅

冬至

冬至微陽幹化機閉關獨坐正相宜白楊風掃經霜葉黃柏
水凝泣露枝日轉天南林影覺春生地底水泉知物華過眼
成今古愁絕看雲有所思

黃州圓湖董氏鏡心樓

圓湖四面開明鏡中有高樓接泰清蜂氣往來蟾影入碧光
浮動日華生雲間感鳳孤飛下空裏游魚作隊行安得尋耕

呼弄玉金銀臺上卧吹笙

寄黃仲美

二十年前別故人乾坤何處不風塵玉缸阻對簷花多景
益同野草春榮枯星辰空有象青史波浪杳無津歎華過眼
成今昔若憶元方淚滿巾

春城

春盡江城不見花似知白髮長韶華數年故習俱無賴長亂
餘生未有涯三島虹蜺昏日月二儀風雨化龍蛇何年百谷
歸滄海尋取河源泛客槎

舟中

雨翳青烟靜客舟輕寒只戀敝貂裘漫山薄霧穿船過激石
鳴泉拍枕流身在壺中天萬里夢驚華表鶴千秋愁來滴淚
都成血直到滄溟水盡頭

至婺州聞官軍自溫處之江東所過皆空遂從間道

還鄉

聞道人家總避軍我亦獨穿豺虎群莫思身外路多棘且喜
雨晴山出雲林端石磴鶴自占澗底風松猿共聞他年想象
或夢到兩鬢白雪應紛紛

遣興

白露如珠滴素秋啼蛩絡緯寂然收烟開碧水浮天遠月帶
銀河入海流豔豔霜林張錦纈琤琤風葉落鳴球此時旅客

篝燈坐無寐黄昏一餉愁

搖落

搖落江天氣慘凄野黄雲白亙東西可憐飢鳳當人立無奈
寒鴉向客啼杳杳夕陽葭浦闊茫茫秋水稻田低銷魂何地
歸衰疾觸處烟塵沸鼓鼙

秋夕

柏葉蕭踈柳葉黄露華如玉綴空廊丹心欲共燈花結白髮
偏隨漏水長月色故園同窈窕蟲聲此夜獨凄涼寒鴉莫更
啼金井衰病能堪幾斷腸

感興七首

昭代仁聲洽九夷野無矛戟有鎡基誰言濱海孫吳寨却犯
宮庭制禮時廣路駪駪周四牡陰風蕭蕭漢靈旗吊民伐罪
元戎事旰食宵衣上聖思

清時不樂道干戈鼯鼠其如虎豹何淮海風雲連鼓角湖山
花木怨笙歌紫微畫省青烟入細柳空營白骨多惆悵無人
奏丹扆側身長望涕滂沱

衣冠共喜際雍熙豈意豺狼負盛時禮樂百年忘戰久風雲
八陣得才遲神謀不是閭閻識廟算誰聞翰苑思慚愧無生
嬾無用江湖愁望鬢成絲

將軍意氣薄丹霄欲把孤航截海潮藉武節來無忌死岑彭
營恩子陽驕鴟鴞詩奏忠誰白松柏歌成恨豈銷悵望天涯
一灑淚歸觀冏象雜三苗

落日悲風雲滿川家家閉戶少炊烟也知渤海無難遂漫憶
邯鄲有骨連三尺青萍思出匣數莖白髮望歸田請看如鏡
南樓月此夜清光最可憐

天狐不解射封狼戰骨縱橫滿路傍古戍有狐鳴夜月高岡
無鳳集朝陽琱文畫戟空文物廢井頹垣自雪霜漫說漢庭
思李牧未聞郎署遣馮唐

天上九閽森虎豹人間七澤起龍蛇塵埃不辨風雲色雨露

全歸枳棘花秦國有人迷鹿馬周郊無土載蟲沙淮濱何日
歌常武腸斷嚴城戍鼓撾

越山亭晚望

越絶孤城枕海湄越王亭下景遲遲雲埋夏后藏書穴草沒
秦皇頌德碑鑿齒未馴虞禮樂弋船猶駐漢旌旗春風淡蕩
吹楊柳哭看吳鉤有所思

謁夏王廟有感

一片宮垣紛嶻新前王陵廟在松筠玉書金簡歸天地貝葉
曇花詫鬼神滄海波濤紆職貢山川草木望時巡苗頑未稽
虞階舞空使忠良淚滿巾

寒夜忽然有懷周紫巖先生遂成口號奉寄且以酬
黃梓之惠

柱下先生住紫巖倚天愁嶺氣嵯峨客來每託青猿報書寄
還憑白鳳銜日上泰光生水石月明蒼翠落松杉旅人珍重
黃梓贈愧乏瓊瑶荅素緘

冬暖

今年南國天氣暖十月赤城桃有花江楓未肯換故色汀草
強欲抽新芽野蛙落日舞殘蝶小池過雨喧鳴蛙城上幾時
嚴鼙析愁見海雲蒸晚霞

漫成

春雨日日送愁來雨中百花渾未開青山不見神禹穴碧草
已滿越王臺魚兒美水浮還沒燕子尋巢去却回頭白楊雄
懶殿賦衡門從此掩蒿萊

夏日雜興七首

眼見青苔上短垣忽看碧草翳衡門西來急雨寒聲壯東望
扶桑曉氣昏征戍誅求三載外詩書禮樂我家存天涯地角
風塵滿極目雲霄漫斷魂

愛此南園僻有餘依稀景物似郊居風軒自舞蒼筤竹蓮沼
雙遊赤鯉魚釀酒剩收元亮秫換鵝特寫右軍書人生縱意
惟疏懶莫遣門多長者車

聞道中原沸似糜倚檻長嘯不勝悲百年城郭連烽火千里
桑麻委蒺藜南國文紆方叔旆東郊未返魯侯旗五湖何處
堪垂釣腸斷松楸入夢思

故里無書問遠遊他鄉萍梗漫淹留盲風怪雨蛟龍喜秋楚
寒無燕雀愁天上古今星北拱人間日夜水東流誰能走報
西王母乞與還丹駐黑頭

層樓迢遞俯清郊天際群山檻外交日暖木禽鳴啅子風輕
沙燕語尋巢綠荷雨洗藏龜葉翠竹烟寒集鳳梢可嘆仲宣
歸未得苦吟終日倚衡茅

夏至陰生景漸催百年已半亦堪哀茸鱗不入龍形象鍛羽

何勞燕雀猜雨砌蟬花粘碧草風簷螢火出蒼苔細觀萬物
宜消遣寥落無無濁酒杯

菱葉荷花漸滿池紅榴綠篠正相宜天邊日出園葵轉地底
雲生柱礎知長夏未應炎暑過薄寒恰似晚秋時朝来若住
雙青鬢綠向風前學素絲

夏日訪王友文留飲贈詩

長夏園林白晝閑高軒留客雨漫山傾壺竹葉沉沉綠落樹
楊梅顆顆殷檻外新街摇木佩簷前弱柳舞風鬟醉来帶月
浮舟去忘却塵埃世路艱

題江村風雨圖

日落千山風雨来野昏林黑鳥飛廻風吹烟霧連天起雨送
雷霆入地回龍母斂綃雲半濕巫娥貝闕夜深開春寒燕子
歸華屋愁絶餘花委碧苔

次韻和岳季堅見寄

塵埃不見望諸君江海誰憐鄭廣文雪裏一節穿虎出竹間
半榻與僧分無人問字朝眠穩有客論詩夜坐勤𢇛鬢年來
等黃土金章紫綬漫浮雲

次韻和天童良上人見寄

不辭塵匣掩青萍顧見天邊隕落星白日有時容黑子紫微
終古照玄冥輕風淪靈歸鯔泥細雨涵春入草亭但得此身

强健在江山相見眼長青

靈峯寺松風閣

靈峯寺閣倚松風風細松高閣更空何處流泉生石上有人
鳴玉下雲中花飄霧露春香滿影動龍蛇曉日融安得身如
列禦寇翩翩高舉出冥鴻

次韻高則誠雨中三首

短棹孤篷訪昔遊冷風淒雨不勝愁江湖滿地蛟螭浪杭稻
連天鼠雀秋莫惟貫生偏善哭從来杞國最多憂絶憐窓外
如珪月只為離人照白頭

霖雨蕭蕭沉客途歲華冉冉隙中徂不知燕趙車千乘何似

嵩邙飯一盂露冷芙蓉捐玉佩天寒薏苡結明珠東鄰夥子
如堪惜去釣松江巨口魚

吳苑西風禾黍黄越鄉佬客葛衣凉楸梧夜冷烏驚樹霜露
秋清蜂閉房天上出車無召虎人間賣卜有王郎干戈滿目
難回首夢到空山月滿堂

次韻和謙上人秋興七首

一自中原萬馬奔江淮今有幾州存龍韜豹略疑兒戲稂莠
天桃猛士門廢壘秋風銷戰骨荒郊夜雨泣冤魂江湖愁絶
無家客佇立看天淚眼昏

東海波濤激迅飈西風氛霧虎狼驕髙牙畫戟尊方伯繡段

黃封出內朝無客金文椅鬱齒有人玉帳舞弓腰武陵日暮
桃花盡何處林泉可採樵
霜飛大野氣淒清日落荒村少客行投筆班超空食肉登樓
王粲獨傷情海壖雨霽旌旗影淮甸雲埋鼓角聲巾夜起聽
天北極髮毛蕭颯憶神京
淅江流水繞東吳佳麗猶傳故國都紅錦漫山春雨後黃雲
壓樹曉霜餘嬌鶯遂暖歸牙帳征雁銜寒送羽書惆悵南園
鈎舟子蒺藜滿地不勝鋤
繡幕香幃隱日華金鞍玉轡巧矜誇深山霧雨豺生虎大海
波濤虺作蛇樸樕有枝寒集鵲梧桐無葉夜啼鴉涼風嫋嫋

吹游子何處松楸是汝家
故鄉知已不曾逢滿目雲山恨萬重斥堠霜清寒夜柝譙樓
風急曉城鐘此時遠樹憐烏鵲異縣携家想駈蛩獨向晴簷
問梅藥救枝和雪為誰容
江上悲風起白波山中芳草奈愁何紫荑青荇鮫人舞翠篁
蒼藤木客歌曠野煙塵迷虎兕長亭泥濘沒駞騶濁河日夜
東流去腸斷霓旌影婆娑

法華山弘上人

可愛寒潭似鏡清清光爽氣襲軒楹草根流水泠泠出石上
潛魚箇箇橫翠鳥棲風和露滴白沙得雨聽人明故鄉近報
猶射虎愁對滄浪詠濯纓

自天衣還城贈伯言

城上餘寒曉氣凝湖邊春樹綠層層一山獨表秦王望衆水
皆朝夏后陵白服嗣宗終嗜酒青鞋子美謾尋僧仙都石室
烟霞裏早晚相携策瘦藤

為黃元徽題畫松

黃子宅邊松十尋兩株相倚自成林半空鸞鳳翻清影長日
笙竽奏好音豈但茯苓能卻老更有琥珀可安心風塵澒洞
還相憶霜雪高軒恨最深

秋感

日白天青木葉凋雲山漫漫故鄉遥石床墜露珠光動碧砌
幽花玉色銷十載故人俱土壤五更歸夢負漁樵懷來憶往
成惆悵莫聽寒蛩對寂寥

悼廢園殘菊

舊菊猗蕪尚有根高秋相顧默無言芳心不共青莎死生態
猶欺白露繁要待靈均餐落蕊從教元亮耻空尊何人解識
淒涼意分付寒蛩仔細論

侍宴鍾山應制　時蘇州方奏捷

清和天氣雨晴時翠麥黃花夾路岐萬里玉關馳露布九霄
金闕御雲旗龍文騕褭驂鸞輅馬乳蒲萄入羽卮衰老自慚

無補報叨陪儀鳳侍　瑤池

題李息齋墨竹

李侯貌出蒼筤竹葉上湘妃淚未乾烟雨晝迷丹鳳翔風秋勁碧琅玕脩莖擬截伶倫管和氣潛驅嶰谷寒此意秪令誰賞識高堂素壁靜時看

雲門寺作

若耶溪頭過新雨雲門寺前芳草長好將薜荔紉衣帶更取辛荑結佩纕綠鬢朱顏非昔日茂林修竹是他鄉東風且莫吹花盡遠客傷春易斷腸

次韻和朱伯言自雲門之天衣途中作

即看梅蕊發江南漸見柔萁可浴蠶日鑄雨餘峰似髻雲門煙合樹如藍青袜不避游人過碧澗能消宿酒酣況有山僧頗解事何妨聊駐使君驂

送陳子晟省親歸連江

連江此去三千里綵服趨庭及早春閩嶺白雲迎馬首建溪碧水渙龍鱗題橋免顧留南徼戀闕丹心照北辰鶴髮正須三釜養鳳城雨露四時新

送黃生泣祀福建

九重發政懷川嶽使者承　宣下紫宸玉璽黃流敷帝澤碧雞金馬出神珍風清五嶺烟霞爾春到三山雨露勻歸路

武夷溪九曲棠梨花映綠楊津

即事

春半餘寒似暮秋掩門高坐日悠悠樹頭獨立知風鵲屋角雙鳴喚雨鳩芳意自隨流水逝華年不為老人留浮花冶葉休相咲自古英賢總一漚

遣興

江上潮來風捲沙城頭畢逋烏尾訛燕泥半濕昨夜雨蛛網忽粘何處花孤坐日月自閑暇出門岐路空交加漫將白髮對芳草目送去鴻天一涯

乙卯歲首早朝　一

奉天殿東翰林　大本堂諸友

枝上鳴嚶報早春　御溝波潛碧龍鱗旂常影動千官肅環珮聲來萬國賓若乳露從霄漢落非煙雲抱翠華新從臣才俊俱楊馬白首無能媿老身

元夜

玉漏遲遲出苑墻星河晬淡月輝煌送寒梅蘂清香細報喜燈花紫燄光金闕曉霞來若木瑤池春色滿長楊君王注意防驕佚萬歲千秋樂未央

次韻和劉彥箕憶山中篇

句曲峰高倚太陽不風巖谷自清凉四時嵐彩霏瓊雪百道

泉流湛玉霜雅稱采芝遺綺季尤宜散髮學嵇康龍鱗碓錯
松當徑鳳尾攙槍竹過墻月上海門蟾早覺露寒天宇鶴先
嘗仙人阜劍降魑魅道士書符禁禍徃實氣舟光生夜寂黃
精白术引年長芽君虎卧瑤壇上蕭史鸞棲碧殿旁桂樹寒
山遠謝客桃花流水憶劉郎徒録任占青蘿帳薜荔從生綠
石床世難有身空自累詩成無鴈倩誰將欲憑錦瑟傳幽思
才理朱絃意已忘

彭澤阻風

風急雲飛江倒流請君聊且駐蘭舟浪翻彭蠡蛟螭橫雲壓
匡廬虎豹幽懷古謾尋元亮菊望鄉空倚仲宣樓五更歸夢

三千里一日迴腸九萬周儷侶山棲憐野鹿伴人水宿感沙
鷗中元都府神官會上界星辰積氣浮地軸西南連少昊天
關東北鎮暘侯兩峰對擁青螺髻孤月初生白玉鉤龍甲冷
欺倖蜃市蚌胎光奪牆龍聍春撞急杵滴熬椒滴瀝真珠霰
洒凋枯樹掛崖眠復起老藤牽石墜還留宮商調合靈鍾夕
鋩鍔稜高峭壁秋鏑披焚香寒悄悄僉環扣瑟夜悠悠竹枝
鵑恨傳巴女木客長吟荅楚囚不寐殘缸猶閃滅動情鳴櫓
數啞謳蒼梧鳳逐重華去赤水珠無罔象求大宅高門荒町
疃頹垣敗塚鬧鵂鶹塵埃漠漠城笳怨蘆荻蕭蕭戍鼓愁鬼
火碧穿燐火去狼烟黃入燒烟道紫芝可茹林多蛢紅鯉堪

嘗澤有虬蓠囿鋤犂俱劍戟入陵松柏讓戈矛哀哀野哭乾
坤慘踽踽途行面目醜永憶盧敖翔汗漫願隨慧遠學清修
瑤臺青鳥歸何處玄圃琪華爛莫收滄海未容精衛塞蓬萊
定許偓佺遊故園梅蕊相將發倚賴春陽慰白頭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十六終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十七

後學麗水何鏜編校

五言絶句

題梅屏二絶

樹杪過流星輕霜落半庭疎花與孤客相對一青燈

獨酌梅花下簪花與鬢同折花還插鬢顛倒笑東風

題小畫

庭前緑荷葉香氣凝衣酒疎雨忽飛來的皪明珠走

春曉

疎雨隨風過輕寒薄暮歸循階數花朶辛苦駐春輝

遣興

於越三年客思家一百旬如何今夜月却憶鏡湖春

歲晏

歲晏悲風急空江白晝陰黃蘆與紅蓼無處不傷心

途中見去鴈

昔與鴈同歸今來鴈北飛殷勤祝過鴈來往莫相違

漫成 九首

春曉正堪睡嫌他牕上明無端雙燕雀又向屋頭鳴

明月圓復缺春風去不來淚隨花雨落點點在蒼苔

昨夜三更裏還鄉夢却成朦朧半驚覺連喚小兒名

日暮庭陰合斜陽復照簷不禁風絮亂寂寞掩重簾

病身勞應接長日掩雙扉燕子來何晩春歸寒未歸

炎赫迎新節絺袍洗未乾那知一夜雨更作九秋寒

萱草花空發丁香子又生浮雲無處所孤月不須明

淚為看花落愁因對酒多良辰不再得莪莫欲如何

題墨竹

望帝千年魄聲聲是淚流空庭無竹樹省得一春愁

風梢舞空烟露葉滴晴月折取寄情人感此歲寒節

六言絶句

題山水小畫三首

鄂渚輕舟未發瀟湘倦客多愁可恨一江春水無情日夜東流

碧草桃源路斷紫芝商嶺雲深高樹月明啼鴂一聲一度傷心

題畫竹

葉間重露猶滴林表寒烟未開想見沅湘江上月明環佩歸來

七言絶句

題畫梅

夭桃能紫杏能紅滿面塵埃怯晩風爭似羅浮山礀底一枝

清泠月明中

讀史有感

千古懷沙恨逐臣章臺遺事最酸辛可憐日暮高唐夢繞盡
行雲不到春

分贓臺

突兀高臺累土成人言暴客此分贓飲泉清節今寥落可但
梁山獨擅名

漫成

階下青苔砌上莎春深烟雨自相和幽蘭生在空山裏欲有
清香奈爾何

春雨三絶句

春雨和風細細来園林取次發枯荄古墻芳草無生處一滴
還成一點苔

蕎麥黄花爛熳春蒼顏皓首別離人相看一咲渾成夢又見
汀洲老白蘋

一兩如膏五日泥長烟不散草萋萋殷勤分付墻邊柳為挽
流鶯自在啼

秋興二首

嫋嫋西風起白蘋妖紅媚綠看成塵九衢車馬如流水盡是
邯鄲夢裏人

梁間燕子去悠悠絡緯寒聲管領秋誰遣莊周化胡蝶不勝
憔悴為花愁

題梧桐折枝翎毛圖

瓊柯碧葉兩參差又是西風白露時鳳鳥不来嘉實晚小禽
啅上最高枝

題竹根小禽圖

竹露無聲墜碧柯小禽相對喙秋莎江湖鴈鶩肥粱稻矰繳
連天雨霧多

題畫猫

碧眼烏圓食有魚仰看胡蝶坐堦除春風蕩漾吹花影一任
東郊鼠化駕

過閩關

天上絲綸啓王封歡聲雷動八州同閩江渺渺通滄海添作
恩波到日東

題竹木石圖 二首

凌霜傲雪無人問拂木梢雲意自閑願就姮娥借明月卧看
鸞鳳舞空山

古木蒼藤傍木隈鳳凰飛去不飛回坡烟細看蒼茫葉知是
湘君淚濕来

題蟹 二首

殺鬬犀函手鬬兵沙堤潮落可橫行稻根香軟蘆根茭未老

江山酒興生

攙搶橫行氣象豪渾疑縱恣是波濤能令吻角流饞沫莫向

尊前笑老饕

題枯木圖

幹排風雨三千尺根老冰泉八百年不用江頭哭元緒何妨

湖上識神仙

題陳太初畫扇

炎天王榤木銀流琴上薰風可解憂不負吾皇舜趾意只今

誰是富民侯

詠史

姦雄盜竊革傾危只道冥冥便可欺想得民心思漢日正當

楊子劇秦時

遣興

一炷清香一卷書此身安處是吾廬綠槐翠柏宜長日門外

何須長者車

題明皇幸蜀圖

斜陽慘淡照霓旗石棧縈紆僕馬羸想得林間子規鳥斷腸

青壁亦相隨

裂帛聲中發禍機白華歌斷草菲菲可憐蜀道三軍恨不記

他年武惠妃

題柯敬仲墨竹

蒼龍倒掛不入地回首却攀雲上天夜深雲散明月出化作

倚空舞翠烟

移梅亭

貫石稍雲一樹梅誰教移向畫堂栽月凉夜色清如水其那

樓頭玉笛哀

題趙仲穆畫眉圖

有美清揚婉且閑橫雲吐月鬬嬋娟平生不識張京兆却對

妝臺寫遠山

含簧茹管細相和語因春風意更多驚起佳人應有恨雙蛾

歛損不成歌

題畫山水

滄滄輕烟暮半林涓涓飛瀑瀉遥岑偶然坐石觀流水不記

遥山路淺深

題石末元帥扇上有陳太初畫松

老松根幹如鐵石般匠不知空谷深朱夜高風吹萬壑商聲

滿地作龍吟

題渭橋圖

百戰平城憤未銷武皇赫怒爲天驕可憐陵樹秋風後貂帽

駝裘拜渭橋

皆春亭

草色青青日色黄暖烟烘露百花香曉窓夢入桃園去驚覺
啼鶯在緑楊

題小景

江頭日日起西風江樹驚寒葉變紅天濶雲低何處鴈一行
飛下荻花中

題梅花小禽圖

三鳥翩翩海上来一雙飛去入瑶臺可憐鍛羽空山裏獨立
寒枝怨野梅

題湖山烟雨圖

湖上青山烟雨寒湖中一棹欲歸難白頭自老東風裏腸斷
黄昏獨倚闌

若耶溪上雨聲来秦望山前霧不開欲渡鏡湖尋禹穴蒼藤
翠木斷猿哀

次韻和王文明絶句漫興十八首

芙蓉湖上夕陽低楊柳枝頭一鳥棲獨倚闌干看山色白雲
飛過若耶溪

年華如水去堂堂何處無愁不斷腸天上群仙風雨外人間
明月夜淒凉

觧印淵明柳映門床頭酒盡卧空尊怒風吹破蕉皐夢閒看
山雲起石根

竹根草葉香書帶苔面蝸涎學篆文坐到博山香燼歇不知
新月出微雲

眼見繁花開滿林即看嫩葉緑成陰杜鵑啼落西山月一夜
相思萬里心

瀟瀟輕風冷透衣冥冥細雨客思歸若為化得遼東鶴遠逐
浮雲汗漫飛

天邊雲氣来須女湖上輕雷起少男一陣微涼疎雨過滿池
蓮葉緑如藍

風翻竹簳空林響雨綴蛛絲落葉懸長日掩關無客到一眉
山水對嬋娟

江北江南幾驛亭可憐殭半草青青夜凉月白西湖水坐看
三台上將星

獨游何處渺煙蘿幾度相思夢玉珂莫向天涯苦回首野猿
木客怨經過

東海鯨鯢倒百川西江波浪阻征舡誰能散髮空山裏學取
希夷石上眠

夢裏分明到廣寒夢回月落斗闌干碧桃吹盡無人覺滿袖
西風涕泗潸

曉晴何處一黄鸝飛上花枝欵欵啼獨坐小窓欹枕未偶然
悵古憶祈奚

釣得槎頭縮頸魚隔墻有酒貫錢酤近来酒價如珠玉獨飲
千錢不要扶

樓頭新月鬬弓彎樓外青山對客閑淅夜忽然思往事夢隨
孤鶴遶雲間

一自江淮作戰場城池無處不金湯轅門須識黄公略莫與
蕭娘競粉粧

草廬不枉遶官車長日惟消滿架書聽足北窻清似水數聲
殘角起城烏

故鄉蛇豕蒲柴荊異域風塵嘆此生至竟迂狂成潦落可憐
天地一浮萍

題美人書紅葉圖

紅葉隨波豈自由綵毫空復寫綢繆無人解識詩中意天上
塵間總是愁

送鮑生之閩中

青青芳草夾長堤漠漠輕烟送馬蹄他日相思建溪上棠梨
花發鷓鴣啼

題米氏小景二首

陌上春風紫翠重烟含汀樹淡空濛夜来水漲溪橋斷應是
雷霆起蟄龍

春靄昏昏雨散絲溪流拍岸小橋危筱帘鳥斗山鬼出正是
行人腸斷時

題安石蒲葵圖

東山導騎出巖阿能使枯蒲貴綺羅却恨卞和無禄位中宵
抱玉淚成河

題滄江獨釣圖

山繞滄江一釣舡又隨斜日下長川小魚不食大魚去風定
遠林生白烟

題二喬圖

江上桃花紅粉腮偶然吹入玉堂来東風日暮和烟雨多少
飄零委綠苔

題小畫

夕陽山下水鱗鱗一葉輕舟釣白蘋說道江湖堪浪跡荻花
風雨更愁人

惆悵二首

紫薇花樹小樓東日炙霞蒸似錦紅過了春風到秋露可堪
零落碧苔中

與君為別幾清秋為鴈来時輙上樓今日倚樓無鴈過斷腸
風水隔瀛洲

次韻和石末公見寄五絕

梗楠割截爲樵柈歲暮掄材到柞薪悵望無因見夏后再平
水土敘彝倫

廟略能回十萬夫詩書卻殺近來無何由入奏明光殿措黜
山河一統圖

春滿郊原樂意融野花庭草競纖穠惟餘陂上青青柏不向
東風改舊容

越溪清水淬干將鬼魅驚啼畏夜光不共鉛刀爭利鈍何妨
玉匣且深藏

漢殿千門錦繡開不堪一夜柏梁災曾被骨朽蕭何死腸斷
無人爲取材

過蘇州 九首

姑蘇臺下垂楊柳曾爲張王護禁城今日淡烟芳草裏棲鴉
猶作管絃聲

姑蘇臺下垂楊柳落葉蕭蕭日暮風天地山河有真主迎來
送往總成空

憶昔吳宮無事時滿城楊柳鬥西施如今柳盡西施死恨殺
當年陌上兒

陌上清歌最可聽誰知此是斷腸聲就中更有楊枝曲恨殺
昏鴉及曉鳶

虎丘山下月朦朧閶闔門前動地風子夜一聲琴一闋杜鵑
聲在碧雲中

燈映前窗紙不鳴四隣無語犬號聲南陽已起爲霖手何用
人間更得名

滿地寒風滿面塵荒烟白草舊通津晏安酖毒俱亡國可但
西施解誤人

成敗由天衆所知烏江扳劍更何疑誰言碧海剸蛟手也學
館春井底兒

小雨如膏漬陌塵一溝寒碧曉生鱗餘年已自無多子更向
途中見早春

題畫萊菔呈石末公

列鼎烹羊厭膾肥園官萊把莫嫌微年來騎士工驍突此物
人間亦見稀

漢世祖

白水龍飛紹赤精鴟梟盡入太官羹三驅只貸樊崇死侯印
應慙不義名

涼夜

瀟瀟涼雨瀉簷瀧聒聒鳴蛙似吹篪惟有露螢憐寂寞卻將
光景到書牕

五月十九日大雨

風驅急雨濕高城雲壓輕雷殷地聲雨過不知龍去處一池
草色萬蛙鳴

次韻和石末公二絶

橐裏金多瘦自迎殼中珠滿蚌能明文犀亦有通靈角天上
龍影盡可摸

徒聞彈鋏怨無魚未見燕程貢蟒書四海城池總完璧只今
誰是藺相如

白塔寺

物換星移事已迷從來此地感東西可憐如鏡中天月獨照
城烏夜夜啼

題風中水仙花圖

凝妬封家十八姨不爭好惡故相欺沅湘日暮波濤起翠蒲
跬翻欲渡遲

送醫士賈思誠還浙東二首

西風嫋嫋水鱗鱗一曲離歌淚滿巾殘柳數株鴉數點夕陽
江上送歸人

落木長亭獨客回蹇驢聊可當鴛駘還山須種千株杏等待
仙華道士來

絶句漫興七首

一歲三春好景光紛紛紅紫競芬芳芙蓉亦有傾城色不見
東風却拒霜

風散螢光夜未分隔窗涼雨落紛紛秋衾不與還鄉夢征雁
南來獨自聞

碧瓦涼生月欲流露蛩楓葉共啼秋城烏半夜驚飛起只為
離人白盡頭

多事池邊促織兒聲聲哀怨旅魂知千戈滿地無機杼長夜
辛勤說與誰

伐木丁丁谷響傳楩楠樸樕共成烟扶桑不是人間樹因見
滄溟變稻田

愁極每將歌當哭歸來不覺笑成狂蓬山縹緲鯨鯢外一夕
相思九斷腸

末夜西風嫋嫋來露華如玉委蒼苔碧雞啼落山頭月腸斷
槐根夢不回

憶昔二首

憶昔上林花發時黃蜂擣亂蝶參差如今花落枯枝在付與
秋蟲掛網絲

憶昔揚州看月華滿城絃管滿人家可憐今夜中秋月獨照
寒蛩泣細沙

呼燈

溽暑蒸人百體柔中宵揮汗想清秋西風一夜吹庭樹驚起

呼燈問敝裘

磨石岡作

磨石岡頭雲濕衣謝公墩上雨霏霏西風忽捲殘陽出臨水
登山忘却歸

夜坐二首

露泣寒螿啼斷魂風驚簷鐸語黃昏羇愁悄悄成危坐看盡
空墻上月痕

蟲響莓苔葉響廊月光如雪露如霜銅壺管領催華長一夜
應添百刻長

送別

送別江頭日欲沉落潮風急鳥歸林秋雲恰似人情薄秋水
還同客恨深

無寐

夜長無寐待鳴雞及至雞鳴夢却迷驚起朝陽斜照屋一簷
殘月在天西

棲烏

歸雁將秋入楚天薄雲開月伴愁眠露寒葉動棲烏起一呼
千聲落枕邊

羲和

斷梗枯莖付野蒿冷風涼雨剝征袍羲和只在嵎夷宿自是
金烏未發毛

紈扇

樹頭風露咽玄蟬錦褥新張竹簟捐紈扇團團霜雪色好藏
篋笥待明年

漫成二首

沉水香銷金博山月滿樓臺深夜寒瑤琴弦絶不可彈葉落
烏啼夢寐難

江水如天月如水落葉蕭蕭夜風起一寸愁心千萬里不見
行人應未已

詠史

六雄糜沸攪天綱天下嗷嗷望禹湯多事秦皇能一統却教
人憶楚懷王

天與聰明作大君應天在實豈虛文重瞳若解行仁義不枉
芒碭五色雲

有感 七首

物換星移事已迷重來舊處感東西可憐如鏡天邊月獨照
棲烏半夜啼

焚書千古詬嬴秦逃難茫茫走搢紳尚憶商山近京洛白頭
容得採芝人

甲楯孤棲死不疑那將宗社換西施想應嘗膽秋風夜恰似

無忘橋李特
鴻鴈來時月滿天客途僮僕自相憐荒村觸眼惟茅屋榆柳
蕭疎起暮煙
黍穗高低菊有華廛居恰似野人家夕陽日向西墻過只為
微生換鬢華
魚鹽充牣稻粱肥誰㨿繁華是禍機日暮無人啼亡國寒雅
猶帶夕陽飛
漫漫陽春不見秋人生得意總忘愁茱萸謝盡芙蓉發清夜
吹笙月滿樓
送金華何生還鄉覲省　五首

金華山色翠亭亭曾駐仙人白玉軿羨汝結廬松柏裏卧看
鸞鶴下青冥
尚想高人何北山談經論道此山間汝家文物依然在似汝
須歸玉筍班
漫漫東風吹綠蘋行人江上發歸軒想應今夜春山月華髮
蕭蕭正倚門
樓外桃花紅錦披當花把酒映花枝慈親飲酒看兒笑記摘
桃花洗面時
送兒出去望兒歸看盡雛鴉弄夕暉清曉開門兒却到蠨蛸
飛上老萊衣
春日雜興　八首
采石磯頭春水平長干橋下暮潮生誰能載酒尋芳草楊柳
堤邊信馬行
過雨柔桑綠綫新涵風細麥碧波匀鷓鴣語燕聲相應又是
人間一度春
春霧宜貪木葉稠蒼鷹拂羽化為鳩莫將松桂誇桃李柱下
先生早白頭
日自西馳水自東落花飛絮總簾風舊巢燕子今何處烟雨
庭臺似夢中
花競嬌嬈草競芳縱橫只是為春忙夭桃穠李先飄落不及

薔薇與海棠
細雨冥冥晝掩扉更無芳草有垣衣人生一世那郵夢老病
無眠夢亦稀
雨隱滄江霧隱山卿關迢遞寄書難病來只盼春風到不擬
春風曉更寒
日出江空曉氣柔白蘋風起渚烟收夜來一餉三更雨送盡
飛花入海流
題陳大初畫扇　三首
一道滄江隔戰塵白蘋風起浪鱗鱗新亭滿眼神州淚未識
中流擊楫人

泛湖浮海雨如何滿地悲風起白波爭似乘槎隨博望玉繩
光裏看山河
水中沙明一葉舡釣絲牽月過長川五湖何地宜生理我欲
從之問計然

七月七日

百年佳會幾今宵脉脉相看一水遙漫道天孫觧事巧却教
烏鵲為成橋

夜泊桐江驛

伯夷清節太公功出處非邪豈必同不是雲臺興帝業桐江
無用一絲風

即景二首

江城五月冷脩脩細雨微風拂面愁汀蓼不知猶是夏競開
丹粟滿枝頭
薄寒輕雨細如絲風滿長川棹去遲漠漠野田將暝色纖纖
汀草欲青時

御柳二首

御柳青青陰綠池迎春擢秀不違時 皇恩天地同生育雨
露無私爾最知
漫漫春風入舜韶綠楊舒葉亂鶯調 君王不為娛聲色無
用辛勤學舞腰

苕溪皇甫秀才幽居二首

玄晏先生一草廬萬竿脩竹五車書日高無客來敲夢自謂
公侯總不如
天目山前苕水流野華啼鳥自春秋滄浪清濁君何預坐聽
松風咲許由

遣興

萋萋芳草掩重門幾樹斜陽照斷魂坐愛微風起蘋末月明
簷鐸語黃昏

梅花七絕句

風林凋盡碧琅玕的皪梅花好自看霜白月明殘雪夜一枝

危拂斗杓寒
群山積雪際晴曦石裂玄冰萬木披不是孤芳貞不撓陽和
爭得上枯枝
紫府仙人萼綠華暫拋瓊苑到天涯斷魂應化為蝴蝶夜夜
歸來阿母家
稀疎寒玉小樓東骨冷魂清五夜風惟有孤禽憐寂寞一雙
相倚月明中
蓬宮仙子媿雲鬟姑射神人薄鍊顏借問高標誰得似白頭
蘇武在天山
瓊粥玉葉兩依依搓落空山物色微青女不知幽獨意忍寒

猶自妬芳菲

微陽稈綠未能還四海昆虫總閉關只有梅花見天意先將春色到人間

雪中三首

竈下孤烟帶曉炊簷前寒鳥啄枯籬瓊瑤滿地無行跡正是袁安獨卧時

一夜雪深一尺餘平明鳥雀噪堦除移床漫向明牕下閑得清光好照書

漠漠隨風結遠埃輕輕糝地集枯荄春前有意呈三白知是陽和次第來

雪後遣興

朝寒布穀應時鳴起向回廊獨自行殘雪未消簷影寂滿庭幽草看春生

絶句二首立春夜聞蛙鳴作

鬼門竹管動輕灰春色先從地底來月落江城聞畫角五更殘夢一時回

輕輕細雪點枯池蝣蝣東風拂樹枝春到草根人未覺夜來先有蟄蛙知

絶句九首

異鄉風景不知春滿地蒼苔一病身睡起無人問幽獨杜鵑聲在綠楊津

花自飄零草自榮何須惆悵獨關情高軒日永成危坐隔水風來聞鍛聲

雨餘烟柳約青絲風過芹塘濬碧漪正是愁來無着處綠陰庭館暮寒時

一樹猴華半夜風平明枝上十分空黃蜂紫蝶紛紛去留得蒼苔藉碎紅

槐葉陰陰覆短墻微風細雨麥秋凉如何一歲三春景不及閑牕午夢長

淮水東邊舊六朝瓊樓翠館白雲銷于今只有蕭楊柳猶似

當時舞細腰

花落江臯宿雨晴野烟消盡見蕪城鳳簫一去無回日不及年年綠草生

天塹長江似海深江頭山鬼哭埋金東家釀酒西家醉世上英雄各有心

暖風吹帳日光遲恰似清和四月時黃鳥不知人嬾起未明啼上綠楊枝

半山寺二首

王家廢寺僧閑名荊棘花開鳥自鳴深夜狐狸穿破塚佛燈爭似鬼燈明

奸邪变法事多端氣燄與妖膽自寒漫道諂諛堪媚佛竟將
佛作麼人看
絶句漫興十一首
風光何故惱閒人我欲乘槎一問津滿地綠陰迷斷夢五更
啼鳥不勝春
兎葵燕麥舊人家曾唱南朝玉樹花寒暑又隨風日轉東陵
誰種邵平瓜
莫道花開便是春莫言沙漲即成津南風過了東風起愁殺
江頭待渡人
新鶯枝上語如絲似與離魂話所思不用登樓看草色白蘋

香散已多時
相思縈目萬重雲燕去鴻來杳不聞漫說黃金能得士只今
誰是望諸君
五湖風雨夜番綸一葉扁舟一聚身至竟吳濤歸大壑烟波
還屬釣魚人
病客無錢試藥方出門聊復信行藏爭知頭上蕭蕭髮却與
遊絲較短長
池面新荷貼小錢荷心點點露珠圓開花結子應堪待亂荇
空萍正可憐
嫋嫋江風轉白蘋輕花亂蕋看成塵誰能焚取生犀角來石
磯頭照水神
日落群山返照餘槐陰夢覺夕陽初夜閑不及更籌短收取
流螢映讀書
白鷺洲邊白鷺鷥一雙相對立攡褷日斜隔水分明見不分
人間有別離
漫成三首
八駿茫茫去不回白雲歌曲使人哀鮫魚風起鯨鯢湧青鳥
何由海上來
瞿塘怒水激天風回首童顏變老翁落日長年鳴櫓過白鷗
飛出浪花中

微凉生袂一登樓落照歸鴉點點愁誰似孤雲獨無事隨風
直到海西頭
不雨遣悶二首
朝霞不作黃昏雨瞑靄徒為白晝風日上高林啼布穀聲聲
只在短墻東
池上芹泥即漸乾梁間燕子拾蟲難綠窓無限傷春意看盡
斜陽更倚闌
雨餘
枯池得雨鬧群蛙蠶蠒含桑總有家為愛微凉宜曉夢不知
晴日滿庭沙

無題絶句二首

花自飄零水自流無情有恨月如鉤十年一枕三更夢廐得
風烟滿地愁

後夜娥眉約淺黄河邊徧騎王繩光不知何處藤蘿上全見
姮娥一面粧

春蠶

可笑春蠶獨苦辛為誰成繭却焚身不如無用蜘蛛網盡
螢虫不畏人

晩興

腐草餘光滅又明微風不起夕凉生絶憐一餉池塘雨只得
青蛙半夜聲

睡起

濃緑當軒日上遲病身只與睡相宜覺来却怪莊周蝶繞盡
殘枝過別枝

喜雨寄夏允中五絶

好雨知時五月零豆苗瓜蔓一時青老夫亦起中庭立兩眼
看天似醉醒

隱隱輕雷不起風濛濛密雨遍長空枯根發秀新莖長小草
那知造化功

渙汗如蒸被體流日高强起倦梳頭多情一夜千山雨消盡
人間萬斛愁

水鶴長嗥應九陵山雲處處上如蒸定知谷斛從今後不向
西江乞斗升

江暗天低雨脚垂屋鳥蒼瀉入枯池却憐似鏡新荷葉不見
魚跳鷺落時

無題

桃映高樓柳映堤風来唯有鵲先知長應別殿黄昏後記得
金宮妬寵時

將曉

月落烟餘白練光滿天清露結為霜東風可是無情思吹出
新楊一樹黄

江行雜詩九首

采石江頭山插天江泉激石鳴湘絃十年戦血污江水水中
鬼神應醉眠

三生磯上星滿灘白烟如雪浮林端水妃夜解玉佩去清淚
滴成紅木難

馬當之山中江中其下乃是馮夷宮良宵月出江水底行人
喜甚天無風

九龍山西西日沉江雲壓地生層陰汀洲無人蕭蕭響咆虎
一聲風滿林

皖口孤城江水傍城上猶有愁雲貪豺狠魑魅相食盡忠魂
白日長垂光
桑落洲邊春草生宜城九醞空傳名百年世事同醉夢秋聽
野猿啼到明
江盤峽束雷彭浪孤山如筆江中央坤靈不效厚地裂柔應看
潮汐通扶桑
長江水濁湖水清石鍾滸擊鯨魚鳴山頭出雲山下雨楊瀾
左蠡何特平
江州太守文儒宗罵賊就死真從容天翻地覆元氣在斯人
萬古其猶龍

鍾山作十二首

紫桂吹香媚小山月華的皪滿林間坐來涼氣生虛室知是
山雲作雨還
松露滴堦星在天草蟲相吊響如絃寶公塔上西風急半夜
林鵶不得眠
九月江南葉未黃空山松栢夜深涼玄蟬且莫催徂景留取
幽蘭作晚香
玄武湖中草白秋石頭城下水長流繁華過眼成今古更與
牛羊競一丘
春去秋來榮復衰花殘葉落總堪悲誰能句曲山中去乞取
茅君一鶴騎
北斗闌干夜未央鐘殘虛牖出天香佛燈相對坐宵寂墜露
滿林生白光
一炷清香一卷經世間無事是山僧何須更卓飛空錫長使
時人恨不能
月落山空霧未開風生咆虎響如雷樹頭鸛鶴相呼起欲下
還飛一百迴
白鴈蕭蕭楓葉紅野花開盡六王宮空餘一道秦淮水著意
西流竟向東
策杖登山信早涼山花澗草總能香捫蘿抱木歸來倦不掃

蒼苔卧石床
嫋嫋西風散白蘋冥冥落日起黃塵青娥不分秋容寂故染
楓林似老人
槁葉含風彈夜絃蟪蛄凄哭苦寒蟬雞鳴埭上繁華子莫向
秋霜惜盛年

有感

浪動江淮戰血紅羽書應不達宸聰紫薇門下逢宣使新向
湖州召畫工

題畫魚二首

為愛濠梁樂有餘故拈兔穎寫成圖秋風忽憶銀絲鱠腸斷

松江隔具區
九罭無人詠鱒魴河墳有客歎牂羊不知生意能多少爭得
鯤鲕滿尺長

無題三首

一片浮雲萬里心海波無底未為深虞淵險迫羲和疾空使
傍人詫鄧林

玉樹沉沉結夜愁金陵蔓草沒荒丘誰言錦纜江都去不見
金陵蔓草秋

黃鵠高飛雲路遐野鳧謀食但泥沙山中樗櫟年年在看盡
西風木槿花

題墨菊

綦綦金英美可餐九秋風露與清寒墨君莫妬天然色終遣
靈均怨子蘭

題沙溪驛

澗水彎彎繞郡城老蟬鳴作車輪聲西風吹客上馬去夕陽
滿川紅葉明

過閭關九首

關頭霧露白濛濛關下斜陽照樹紅過了秋風渾未覺滿山
秔稻八閩中

峻嶺如弓驛路賒清溪一帶抱山斜高秋八月崇安道時見
棠梨三兩花

建溪激箭向南流石齒如鋒鬬客舟篙手踏歌渾不畏行人
遙望替生愁

驛路高低度嶺關兜離人語雜夷蠻江花巧似駝茸白山果
渾如碼碯般

蟻淅香醪酒歛霞驛亭到處只如家征夫但恐咨詢關莫向
天涯戀路賒

漠漠輕雲結暁陰依依斜日掛遙岑炊烟忽起桑榆上散作
鮫綃抹半林

道上黃埃撲馬鞍汗流如水透中單忽驚疎雨林梢過急換
羅衣更怯寒

劍水悠悠南去深黃茅苦竹自成林日烘溪霧生秋瘴風攪
山霏作晝陰

嶺上高秋生火雲任雷送雨忽紛紛鷓鴣更叫空山裏総是
無愁亦厭聞

題畫紅梅

水晶宮裏玉真妃宴罷瑤臺步月歸行到赤城天未曉冷露
飛上綠銖衣

題扇面牡丹花

沉香亭畔月華流掌上孤鸞鏡裏愁舞罷春風却回首六宮

紅粉總包羞

題扇面荷花

玉井芙蓉紅粉腮何人移向月中栽高軒忽漫香風裏疑是
昭陽曉鏡開

秋日即事 十五首

秋風吹雨冷脩脩堦下金錢爛漫秋鴻鴈不來燕去草蟲
辛苦獨知秋

楊柳新栽半出籬夜深烏鵲自驚枝露凉月淡空煙暝啼到
金鷄報曉時

九月東風露不寒蟪蛄相應語簷端野人便擬開荒徑剩種

忘憂與合歡

搖落江臯草滿煙秋光何處不堪憐夜凉銀漢低城闕卧聽
蛩聲似筦絃

春華秋草兩悠悠素髮多情却滿頭落葉自隨流水去遠山
空帶夕陽愁

垂垂密雨濕脩楊點點青苔繪短墻不是鴈聲天畔過爭知
今日是重陽

秋氣蕭條宋玉悲西風唯有鴈相宜秦淮岸上青青草想見
繁霜未落時

寒星無數月如鈎槁葉呼風入敝裘人世可憐唯有老鏡中
憔悴夢中愁

掛壁青缸照不眠相看到此亦堪憐露寒霜重殘螢盡腸斷
秋風憶往年

病眼昏昏四顧迷獨行渾似雪中鷄花開葉落真成夢愁聽
門前過馬蹄

槿華數樹夕陽時收拾秋光在短籬自紫自紅還自碧秖應
獨有暮蟬知

滿天星月一庭煙坐擁衡門思悄然漫想明珠成薏苡却嫌
黃菊似金錢

昨雨鳴簷月在雲馬蹄初歇夜將分鴈行却向城頭過何處
砧聲隱隱聞

江上秋高暑未歸短書猶有數螢飛東風可是憐游子不遣
看天憶授衣

北風吹鴈過蕭蕭旅館青燈共寂寥蓬鬢一時成白雪老來
禁得幾秋宵

題木墨海棠鸜鵒

隴山鸜鵒白霓衣欲語誰聽只自知漫漫東風吹不起海棠
花上立多時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十七終

後學麗水何鏜編校

詩餘

河傳　江上作

江上風過水生紋煙裏斜陽半曛雨聲不堪客耳聞紛紛夢魂迷斷雲　夢斷天涯歸路杳天欲曉殘月窺窗小木蘭舟蘆葦秋汀洲藕花相伴愁

滿庭芳　詠荷花

楊柳煙銷梨花雲散瑤臺別是風光翠霞深處誰拜白霓裳三十六宮向曉風綃攤紅粉成行珠簾外風翻瑞葆旌起紫鸞鶱　含情空悵望金寒鄂渚佩冷瀟湘怨凌波塵襪不度銀潢只恐青娥嬌妬相將見蕭白芹黃淒涼也一天墜露明月在池塘

玲瓏四犯　台州作

白露點珠明河生浪秋光看又一半翠衾知夜永清夢冷孤館南樓數聲過雁西池桂花零亂歎序如何江山若此羸得鬢霜滿　傷心謾回愁眼見蛩吟蔓草螢度荒畦淚隨黃葉下事逐浮雲散滄波衮衮東流去問誰是登樓王粲菊綻籬邊賦歸來恐晚

江神子

霏霏輕雨弄秋光野煙蒼曉風揚征雁將愁分付與寒蛩聽外聲聲啼到曉人不寐夜何長　滄江波浪去茫茫莫思量使心傷籬外黃花只作舊時香歌罷歸來深對酒今古事總淒涼

浪淘沙　秋感

江上曉來風煙靄蒙蒙白蘋吹盡到丹楓流水落霞衰草外離恨無窮　極目楚雲東愁見歸鴻拒霜相倚夕陽中露重月寒芳意歇知為誰紅

浪淘沙　感事

天際草離離鴻雁南歸冷煙凝恨鎖斜暉胡蝶不知身是夢撼上寒枝　惆悵倚闌時總是傷悲絕憐紅葉似芳菲清露自凋楓自落沒個人知

淡黃柳　白城秋夜

江城夜寂何處吹羌笛城上月高風淅淅翻動林梢敗葉一片琅玕下空碧　倦遊客鄉關暮雲隔謾回首盼歸翼想柴門流水依然在白髮參軍青衫司馬休向天涯淚滴

調笑令四首

秋雨秋雨窗外白楊自語夢回月在空廊燈影朦朧夜涼涼夜涼夜涼露冷芙蓉花謝

沙燕沙燕別去幾時重見汀洲芳草纖纖細雨微風捲簾

捲簾捲人與碧梧俱晚
白露白露點我庭前芳樹樹中有箇棲鴉啼到銀蟾影斜斜
影斜影照見羅幃夢冷
紅樹紅樹粧點天涯秋暮淡烟衰草黃昏露冷啼聲斷魂魂
斷魂斷明日玉臺霜滿

菩薩蠻 越城晚眺

西風吹散雲頭雨斜陽却照天邊樹樹色蕩湖波波光藍綺
羅 征鴻何處起點點殘瘢裹月上海門山山河春杳間

漁家傲

江上秋來惟有雨江城九月猶炎暑泉湧中庭苔上柱深閉

戶莎雞露泣寒螿語 征戍誅求空軸杼千村萬落無砧杵
丟悵悠悠閑白羽愁正聚亂鴉啼破樓頭鼓

小重山

城上高樓接海皺疎林葳不盡欲棲鴉回廊曲檻別人家征
鴻外風冷夕陽斜 燈暗鼓三撾望中煙隱樹月籠沙白雲
如夢繞天涯梧桐雨和淚滴寒沙

虞美人 有感

秋來日日煙含雨不肯收殘暑小桃錯認是春回盡把枝頭
紅綠向人開 白雲流水青山遠門掩蒼苔晚草間蜂蝶未
須忙後夜雲英和月結成霜

喜遷鶯 秋夜

畫角斷篆香清斜月淡疎櫺露寒霜冷鵲頻驚歸夢不曾成
湖上數聲沙鳥河漢漸低木杪起看北斗待天明莫白日
華生

水龍吟 次韻和陳均從吹簫曲

秦臺人去無蹤空餘綠樹連天表瑤京路遠緱山夜永離愁
縈繞露咽玄蟬霜棲白鶴月寒煙臭想孤鸞舞罷碧桃花盡
長是怨多歡少 夢裏軿車過處見蒼梧九峯青小脩篁染
淚滄江流恨年年不了廣莫風悲昭華玉冷聲沉雲杪又扶
桑日上靡蓱光散蓬池春曉

水龍吟

雞鳴風雨瀟瀟側身天地無劉表啼鵑迸淚落花飄恨斷魂
飛繞月暗雲霄星沉煙水角聲清梟問登樓王粲鏡中白髮
今宵又添多少 極目鄉關何處渺青山髻螺低小幾回好
夢隨風歸去被渠遮了寶瑟絃僵玉笙簧冷冥鴻天杪但侵
階莎草滿庭綠樹不知昏曉

浣溪沙 處州葉叔安溪南草堂

細草香楊村巷幽白沙素石引溪流青苔磯上有扁舟 門
外好山開暮畫屋頭新月學簾鉤窗風一榻似清秋

長相思 晚興

晚風清曉雲輕雨意將成又不成斷霞天際明　舊恨盈新恨生立到樓頭河漢傾無人知此情

踏莎行

瓶水知秋池荷怨曉有人樓上吹清管月明夜寂却堪聽可憐剛被風驚斷　楚澤吟悲槐根夢短江山處處傷愁眼欲憑青鳥寄殷勤波濤無地蓬萊遠

江神子

西風吹樹籟涼切露如珠月如梳鴻雁無情不帶半行書謾倚闌干成小立人老也倩誰扶　中庭梧葉待霜踈有棲烏夜相呼門外一池寒水落芙蕖為問閑愁還幾許多似草不勝鋤

青杏兒

獨自倚闌干西風起玉宇清寒夜深月轉長河曲踈螢度竹啼螿依草涼露漙漙　莫把素琴彈冰弦上商冷宮殘萬年不撓東流水悠悠碧落茫茫雲海疊疊愁端

摸魚兒　傷春

問春光尚餘幾許傷心前夜風雨夭桃豔杏都吹盡閒館變成荒楚春欲去但渺渺青煙白水迷津渚多情杜宇有恨血滋宵來音破曉千呌一延佇　蓬萊路遠是鯨濤間阻神仙縹緲何處瓊樓玉殿深留景不見下方塵土誰最苦暝色滯

雙飛燕子歸無主那堪訴與又暗壁殘燈重門轉漏嗚咽夢中語

虞美人

桃花半折胭脂蘚鶯語東風裏坐來簷日轉墻陰時見黃蜂帶粉出花心　長煙不散萋萋草人與春俱老知人老去願春遲無奈滿庭風絮促春歸

沁園春

白芷生香綠蘋抽葉還是清明有殘絲絆雨危芳怯露梨雲困蝶絮雪迷鶯髮短心長時殊事異覩物如何不動情愁來也怕東風無賴鶗鴂先鳴　莫思身外虛名綿綿荒田草樹平任龍蛇歌怨桑榆煙盡山枯石死畢竟何成富貴浮雲窮通定命守分安常百慮輕和誰說又鵲樓高栁月照層城

惜分飛

蝶醉蜂迷鶯不語門掩一庭花雨春事無多許野雲江樹誰為主　縱有垂楊千萬縷難綰教春莫去愁到傷心處數聲杜宇青山暮

沁園春　和鄭德章暮春感懷呈石末元帥

萬里封侯八珍鼎食何如故鄉奈狐狸夜嘯腥風滿地蛟螭晝舞平陸成江中澤號鴻苞荆集鴇轍盡平生鐵石腸凭闌看但雲霓明滅煙草蒼茫　不須踽踽涼涼蓋世功名百戰

場笑揚雄寂寞劉伶沈湎嵇生縱誕賀老清狂江左夷吾關
中宰相濟弱扶傾計甚長桑榆外有輕陰乍起未是斜陽

憶秦娥　次石末公韻

陽春月蜂喧蝶競芳菲節芳菲節風狂雨橫魂消心折　鳳
凰臺上簫聲絕長洲苑裏光陰別有人愁歎淚珠成血

驀山溪　晚春

清明過了簾幙餘寒淺芳樹不勝風任流水飄紅去遠煙昏
雨暝天襯海雲低鬥意懶蝶魂銷花盡成秋苑　遊絲落絮
特地相縈絆無計綱春歸漫贏得遮人望眼登高凝睇欲寄
一封書鴻路阻豹關深日暮空腸斷

憶秦娥

春雨歇庭花撩亂飄紅雪飄紅雪一川芳草數聲䳇鴂　長
煙渺渺青冥闊江湖波浪行人絕行人絕雲山迢遞夢魂飛
越

念奴嬌　詠蛙

池塘過雨有許多蛙黽為誰强聒乍寂還喧如聚訟覷緣官
商爭發嘔啞蠻歌兜離僰唱煩齒相鼓戲可人幽夢驚回天
水空闊　最好白石清泉被渠翻倒作蹄涔丘垤蚯蚓螻蛄
無智識相趁草根嘈囋坐井持頤當軍怒目幾欲吞明月子
陽安在至今莫辨優劣

八聲甘州　詠蛙

問青蛙有底不平鳴真不為公私向污泥曳足蹄涔接甃缺
甃持頤斷續儀同歌吹羨沸綠萍池鍾鼓難成響而況埳甕
曾記江湖煙雨被枕邊蘆渫刺耳如錐擁輕衾孤坐愁到
曉雞時道巴猿聲聲是淚細看來不似此聲悲應知得灑灰
著今千載無疑

倦尋芳慢　詠雨

翠霞映日柱礎生雲衣袂先冷石燕飛時天與亂山俱暝稍
見如絲隨風細漸看客濕滄江迥倚闌干恁昏昏過了清和
光景　小樓外榴花間竹可恨紅英飄墜苔徑寂寞陽臺杳
悄夢魂難醒階下央明蛩爛死草根得蓑惟蛙黽正蕭條又

沉沉戍鼓夜涼人靜

渡江雲　初夏即景

麥秋晨氣潤嫩涼院落細雨乍晴時定巢新燕子穩起雕梁
對立鬢烏衣庭空晝寂但盡日簾幙低垂歸去來不堪重賦
兩鬢漫成絲　傷悲斜陽難繫逝水無回想佳期應未愁正
濃如何消遣惟有心知瑤琴調苦弦先絕任冷落玉軫金徽
凝望處啼鴉飛上高枝

阮郎歸

曉寒楊柳綠如濡園林新雨餘紫苔成暈上階除日高庭院

虛　宦况懶世情踈斷腸芳歲徂暮雲不見北飛鳥路迢遙

寄書

蘇幕遮　次韻和劉宗保

日斜時山盡處綠水朱霞隱映雲間樹鴻鵠冥冥烏鵲暮海闊天高翼短迷征路　路多岐情汲緒想極生悲欲語難成句忽憶登樓懷土賦愁着心頭淚落如零雨

八六子　晚思

到黃昏悄無情緒凄凉又掩重門盼草際殘陽易盡雲中征鴈難憑浸勞夢魂　淵明三徑猶存白鶴不歸華表烏鵲自滿荒村念過眼芳菲總埋泥土縱然回首可堪疑竚傷心處

處逢萬壑并時時煙雨暗後更何言蒼苔漸深淚痕

攤破浣溪沙　次劉宗保韻

燕子巢成倦不飛綠陰鳴鳩靜頻嘶拄杖獨尋芳草徑立多時　池面紫錢荷點點枝頭青彈杏離離更愛葵花紅粉靨似崔徽

江神子　同前

沅湘煙雨夏生寒怕江干有離魂蕙圃蘅皋蘭蕪有誰看愁絕洞庭雙帝子風颯颯珮珊珊　釣天虎豹守重關隔人間寄音難腸斷春光正美却凋殘聞說桃源今不見何處好把漁竿

燭影搖紅　重五

筠粉初銷海榴花外絲絲雨青槐綠柳又新蟬寒咽黃鸝語煙草蒼茫何處想當年三閭故楚蕙蘭蕭艾蘅芷蓬蒿裝無數　細葛香羅有人衣袂隨風舉游氛不作太官羨金粽空雕虎永晝庭陰自午一時間愁情萬緒寸腸柔脆末了傷今那堪懷古

生查子

楓雲輝墜疑柳露鮮啼眼深院有佳人坐惜芳菲晚素手理瑤琴曲罷空長歎佇立望青霄愁來青霄短

長相思

山悠悠水悠悠水遠山長處處愁那堪獨倚樓　悵歸休怎歸休細雨微風冷似秋綠陰啼栗留

驀山溪　詠螢

晚晴池館月淡煙籠水草際却嬉微漸游揚隨風四起拂雲穿霧搖亂玉繩光高又下滅還明點綴林梢葉　漢宮遊夜鑑影深羅綺莫近繡簾飛滿階皆無人有淚透簾冷冷留取照章編天祿閣校書時藜杖清輝似

滿江紅　次韻和石末元帥

華表孤雲還應是當初相識回望處煙塵滿地燕鴻南北過眼浮榮胡蝶夢黎身齊宦猩猩屐笑村童不認主人翁呼為

客 鯨鯢起滄溟拆藩籬外生仇敵帳高門麼屐鹿場蹤跡
大澤猶纏蛇豕氣暘烏未放乾坤白細看來還自有青山長
如昔

阮郞歸 題畫扇

白蘋風起夕陽微小舟衝浪歸江湖却落釣魚磯天寒紅葉
飛 彭澤菊首陽薇不知今是非山林朝市事相違紫芝韻
肉肥

怨王孫

滿消人靜星稀雲淡煙柳成眠露蓮半頷何處月色飛來滿
樓臺 微風入袂仍吹領愁都醒好个清凉境紅塵自迥河

漢應有仙槎待還家

鷓鴣天 題梅花圖

玉骨冰肌萼綠華騎龍飛下太清家衣飄碧落星芒動珮拂
玄冥月影斜 江水闊嶺雲香香魂散作歲寒葩畫圖驚見
春風面眹覺精神冷不邪

醉花陰 夏日

溽暑炊人肌骨軟夢繞南柯遠驚起却依然碧樹連天風雨
溪山晚 人閑已自成疎懶事往誰能挽去去紫芝翁白石
清泉日夜青苔滿

滿庭芳 二月十一日壽石末公

嶽氣鍾嵩星精降昴五雲光映麟書綠明紅媚風暖日長初
金闕斜開洞府群仙擁翠佩瓊琚收拾盡乾坤淸淑爲瑞在
扶輿 文韜兼武畧南陽諸葛東海穰苴有貔虎龍蛇深護
儲胥制勝不妨談笑鼙聲裏旗影徐徐行看取非熊應兆沙
路擁高車

醉花陰

樓外斜陽低半樹雖好難留住樹裏有鳴蟬似訴中情哽咽
風前語 碧雲不是蓬萊路青鳥今何處莫更倚闌干愁上
心頭無計推他去

如夢令 題畫

草際斜陽紅委林表晴嵐綠靡何許一漁舟搖動半江秋水
風起風起擺入白蘋花裏

南鄉子 八詠樓作

鳴雨過庭除病骨崚嶒不自扶強倚闌干成小立蕭疎立困
依然作寒子 驚覺失華胥樓外青山落照餘誰似莊周能
化蝶蘧蘧心上閑愁一點無

踏莎行

冷雨籠春淒風催晚杜鵑哀怨黃鶯懶蛛絲柳絮總輕狂可
憐春去無人管 碧草連天青山遮眼側身四望腸千斷愁
如溪水暫時平雨聲一夜依然滿

摸魚兒　金陵秋夜

正凄涼月明孤館那堪征鴈嘹唳不知衰鬢能多少還共柳絲同醜朱戶閑有瑟瑟蕭蕭落葉鳴莎砌斷魂不繫又何必殷勤啼蛩絡緯相伴夜迢遞　樵漁事天也和人較計虛名枉誤身世流年袞袞長江逝回首碧雲無際空引睇但滿眼芙蓉黃菊傷心麗風吹露洗寂寞舊南朝憑闌懷古零淚在木秋

點絳唇

雲淡秋霄夜寒月過軒窗冏雁聲相應人語長廊靜欲寄離情夢短天涯末休臨鏡舞鸞孤影怕見菱花冷

眼兒媚

烟草萋萋小樓西雲壓鴈聲低兩行疎柳一絲殘照數點鴉棲　春山碧樹秋重綠人在武陵溪無情明月有情歸夢同到幽閨

更漏子　詠雁

塞門雲湘浦樹畢竟故鄉何處楓葉渚蓼花磯水深矰繳稀　蓬萊闕扶桑島極目茫茫烟草蘆荻老稻粱空月明江上風

怨王孫

翠被夜冷碧梧風勁蛩語將闌鴉棲不定開戶月在枝頭恰如鉤　煙波縹緲瑤臺路人何處黃葉連天雨夢魂此際繞盡越水吳山白雲間

謁金門

風嫋嫋吹綫一庭秋草天際夕陽無限好斷腸芳樹老　塵世茫茫難料有酒便須傾倒落葉滿階從不掃醒來新月皎

鷓鴣天　冬煖

窗外群蛙久不鳴夜來忽聽滿池聲客心且喜逢冬暖天意猶當放晚晴　塵勞事莫關情清風皓月共忘形夭桃應妬芙蓉色故發鮮花照眼明

驀山溪

簷鈴風過晛晛閨中語月上海東峰冷光浸澄清玉宇幽人此際輕步繞回廊蛙鳴沼鵲翻樹露滴松梢雨　蘆花粗老也學楊花絮袞袞趁流塵半沾泥半飄陌路不須看覷且自買芳尊巴歈曲婆娑舞醉飲朝還暮

長相思

霜華清月華清清逼衾裯冷似水那堪砧杵聲　雞已鳴鐘又鳴天若於人還有情如何不肯明

長相思

鴈南歸人未歸寒信先來家信遲容顏只鏡知　曉風微曉星稀正是愁闌欲睡時隣雞莫要啼

臨江仙
予在江西時與李耀以莊善以莊嘗賦詩有曰淚如霜
後葉摵摵下庭柯鄭君希道深愛賞之今鄭君已卒以
莊與予別亦二十年夢中相見道舊好覺而憶其人不
知今存與亡因記其詩屬為詞以寫其悲焉
街鼓無聲更漏咽不知殘夜如何玉繩歷落耿銀河鵲驚穿
暗樹露墜滴寒莎　夢裏相逢還共說五湖烟水漁蓑鏡中
綠鬢漸無多淚如霜後葉摵摵下庭柯

憶秦娥
風淅淅月明何處吹長笛吹長笛拂雲來鴈遶天蘆荻　繁

華過眼成今昔滄波浩渺空潮汐空潮汐淡煙衰草六朝陳
迹

蘇幕遮
白雲山紅葉樹閱盡興亡一似朝還暮多事夕陽芳草渡潮
落潮生還送人來去　阮公途楊子路九折羊腸曾把車輪
誤記得寒蕪嘶馬處翠管銀箏夜夜歌樓曙

蝶戀花　蔣山寺十月桃花
度朔移來天上種絳蕊丹跗王母親曾弄青女素娥為侍從
嬋娟獨擅三千寵　回首歡娛誰與共荒草寒烟沙落秦源
洞閬苑風高迷彩鳳斷魂飛入韓憑夢

過秦樓
暖日蒸紅濃煙烘黛又過一年春半鶯啼鏡掩桂老蟾孤芳
草為誰如剪何處燕子飛來入幕穿簾似曾相見問前朝王
謝風流安在雪消冰泮　還記得翠幄籠花瑤闌搭柳鳴佩
響和清管圓光易缺急景難追回首夢迷天遠綠蘋青蘋是
他玉樹亭臺金蓮宮苑且高歌對酒趁取韶華未晚

踏莎行
雨過山明煙生川媚佳人初把羅衫試玉驄嘶入柳陰中漾
漾日蒸花氣　簾幕低垂闌干獨倚一池春浪魚鱗起寥
寒寂寞掩重門怕人問道歸期未

隔浦蓮
朱簾不捲晝雨弱柳愁千縷事與孤鴻去空相憶同誰語雲
水迷翠羽人何許玉佩沉湘浦悄凝佇　春風到處白蘋香
滿洲渚淚塗自老目盡野田平楚未用天涯悵間阻回顧斜
陽猶在高樹

生查子　惜花
東風為愛花著意吹原野穠豔正堪憐何忍輕吹謝悶損玉
樓人獨立花枝下微蹤斂雙蛾紅淚和花灑

江神子
春晴楊柳囀金絲有黃鸝任高枝正是佳人無語倚闌時不

理雲鬟尋斷夢消瘦損雪膚肌　海棠飄玉燕交飛草芳菲
水渝淸怕見輕蜂小尾撲香歸　滿鏡容顏憑酒染還慘淡對
斜暉

滿江紅

風淡寒輕又還是淸明時節幾處處舞茵鋪繡碎紅堆纈滿
街綠陰堪止渴漫山黃霧松花發背畫闌獨立檢韶華聞啼
鴂　懷往事空悽切思不斷腸千結想繁華一瞬夕陽明滅
玄武湖邊楊柳月雞鳴埭上棠梨雪到如今何處覓遺踪泉
聲咽

江神子

綠絲纖雨織黃昏掩衡門黯消魂贏得滿頭華髮照乾坤天
上神仙三島外空虎豹守重閽　河林落日隱崑崙望中原
杳漫漫白草青蒿無處著啼猿風去不來誰管咽心裏事共
誰論

長相思

桃花開李花開小白長紅越女腮春風巧剪裁　蜂徘徊蝶
徘徊飲遍淸香未肯回莫教飄綠苔

憶王孫十二首　集句

花明柳暗繞天愁趙女乘春上畫樓樓上黃昏欲望休月如
鉤檻外長江空自流

亂山凝黛色高低江雨霏霏江草萋三月無人自鳥啼綠楊
堤笑殺山翁醉似泥

遠書歸夢兩悠悠閑倚南窗盡日愁手捲蝦須上玉鉤淚難
收紅葉相隨何處流

盧家少婦鬱金堂日日春光鬪日光勾引花枝笑凭墻睞晉
楊不是愁人亦斷腸

當時我醉美人家肯信流年鬢有華海燕西飛白日斜對殘
花莫怨春風當自嗟

情愁無意整花鈿萬事傷心在目前錦瑟無端五十絃月明
天繡被焚香獨自眠

濕雲如夢雨如塵客舍青青柳色新一片花飛減卻春勸行
人莫向天涯金繞身

郎心如妾妾如郎一度相思一斷腸塵滿金爐不炷香向斜
陽離恨空隨江水長

為誰零落為誰開小白長紅越女腮漸老逢春能幾迴看花
同一日須傾三百杯

水紋如縠燕差池斜日悠揚在柳絲故國平居有所思倚闌
時卻是同袍不得知

鬱金蘇合及都梁不是金爐舊日香懶對菱花暈曉粧細思
量欲話因緣恐斷腸

滿庭芳草易黃昏摘索花枝料峭寒坐見新池落舊痕愁王孫深院無人獨倚門

浣溪沙　集句

花壓闌干春晝長碧樓紅樹倚斜陽入門惟覺一庭香　絶壁過雲開錦繡水絲彈月夢清京鸞歌鳳舞斷人腸

浣溪沙　集句

沙渚煙銷翠羽空楚歌重疊怨蘭叢樹頭樹底覓殘紅　三百年間同曉夢幾家臺榭鳳城東露桃猶自笑春風

青玉案　春思

昨朝出日今朝雨望不見愁來路徑滑泥深妨欲去美人何

鬟花謝誰為主　離絃不繫鳴箏柱但滿眼相思淚如綫關塞迢迢音信阻千重雲水萬重煙樹心逐征鴻去

長相思

煙茫茫草茫茫人去人來來去忙滄江空夕陽　鳥飛翔鴈飛翔天路冥冥川路長月明蘆葦涼

生查子　集句

他鄉別故人拭淚攀楊柳此物最相思皎皎當窗牖留取作秋香出入君懷袖萬里故園心天地同長久

生查子　集句

青山欲暮時暝色生寒樹不那客愁多復送王孫去澗戶寂無人暗谷疑風雨耿耿夜何長月落聞津鼓

生查子　集句

開簾滿地花風起春城暮悲妾似花身暫向花間語落葉不歸林驚鳥從橫去獨立傍銀床點點回塘雨

生查子　集句

春風能幾時柳色看猶淺胡蝶夢中飛跡與孤雲遠明月照花枝入夜愁難遣形影自相憐不及銜泥燕

生查子　集句

新年舊燕歸似與羇魂語不見帳中人空見相思樹水上覓紅雲片片隨風去薄暮欲如何背泣西窗雨

生查子　集句

思君君未歸向夕千愁起兩淚忽成行滴滴空階裏垂柳覆金堤蕙草生閑地少壯莫輕年白日如流水

生查子　集句

愁多夢不成坐對銀釭暁輕袖拂花粧驚起雙棲鳥出戶獨彷徨煙裏暮鴻小日下四山陰轉轉傷懷抱

浣溪沙　即景

語燕鳴鳩白晝長黃蜂紫蝶草花香滄江依舊繞斜陽　泛水浮萍隨處滿舞風輕絮霎時狂清和院宇麥秋涼

青門引　晚春

數點松梢雨還被曉風吹住兎葵燕麥幾家春殘花斷柳難記舊游處　斜陽滿目空凝竚鬢影三千縷是他枝上蜂蝶紛紛帶取韶華去

漁父詞五首

采石磯頭煮酒香長千橋畔柳陰涼歌款乃濯滄浪來往煙波送夕陽

白鷺洲邊好月明賞心亭下暮潮平紅米飯紫蓴羹自是無愁過一生

江花江草雨悠悠隨意東西懶即休黃犬根綠珠愁定應不上釣魚舟

釣得鯿魚不賣錢篛篷引滿看青天芳樹下夕陽邊醉骨飄花雪滿船

朝辭蓼渚暮蘆汀自有沙鷗伴醉醒塵世裏一浮萍不着羊裘動客星

賀新郎　愁思

碧秀天涯草怨王孫雕輪去遠玉驄嘶老風雨餘春無覓處絮亂花飛夢香斷魂與行雲縈繞赤木珠沉迷象罔船塵深不見長安道今夜月爲誰好　他鄉事事傷懷抱更那堪荒煙殘靄晚虹斜照千里關山勞回首苔徑殘紅未掃又恐怕梧桐秋早王母宫中青鳥使想歸來已近蓬萊島竹葉酒且傾倒

如夢令

鶯啄垂圓黃透蜂抱碎芳紅皺睡起北窗風處綠滿庭如酒回首回首想見那人消瘦

眼兒媚

芳草簾櫳夕陽紅鶯語綠陰中王孫何處碧雲千里青鳥無蹤　玉笙吹落天邊月離恨滿西風恐將清淚化爲零雨滴在闌叢

虞美人

紅榴花下宜男草色與人俱好佳人重色愛新花只恐東風漸急夕陽斜　豈知浮豔難長久看見花枝瘦眉總是啓愁花空不覺玉顔憔悴減春紅

玉漏遲　初夏

海榴花似火看看又見麥秋時候枝上鳴蜩斷續一庭金奏翠沼風漪未定看葉底明珠圓溜苔徑蚓蝦須掛處有人消瘦　緬想那日歡娛是鴻雁來初芙蓉開後甚草青無但覺暗愁依舊欲把相思寄與霧煙慘不堪回首凝望又寒鴉自啼疎柳

踏莎行

破暖輕風做寒細雨冥冥飛過空江去客中無物可消愁綠

陰蒲院黃鸎語　琴斷朱絃香銷翠綫連天碧草人何處欲乘斜日望長安傷心煙浪迷南浦

菩薩蠻七首　集句

洞房昨夜秋風起江清露白芙蓉死豈是遠行時與君生別離　千山鳥飛絕隔想彌年月思婦夜鳴砧君聽空外音

東風吹綠瀛洲草去年人到今年老老去願春遲凋傷感所思　攀枝長太息倚樹疑無力正是憶山時愁容鏡獨知

文牕繡戶垂羅幙江南綠水通朱閣花髻玉瓏璁單衫杏子紅　高樓悲獨守日色濃於酒不敢怨春風屏幃向月空

珠簾暮捲西山雨離魂不散煙郊樹暝色赴春愁行藏倚倚樓　玉繩迴斷絕臥見雲間月悄悄夜寒生月高風滿城

東流江水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見少別離多浮生能幾何　梧桐相待老常恐秋風早萬恨在蛾眉傍人那得知

東邊日出西邊雨孤帆夜發瀟湘渚雨浪細無聲烟斜月轉明　清猿不可聽楓落吳江冷更欲向芳洲水深難急流

孤雲目斷蒼梧野無邊落木蕭蕭下歲歲已蹉跎其如芳草何　玉階生白露病骨傷幽素夢好更尋難相思錦帳寒

浣溪沙　即景

雲壓斜暉照樹黃風生木樹綠陰涼渴蛙得雨鬧池塘　紅焰射人榴火炫青絲罩地柳條長捲簾明月滿迴廊

菩薩蠻　集句贈野人

林中獨酌鄰家酒門前學種先生柳灌木自悲吟風梟清道心　獨行潭底影蟬噪林逾靜渡口欲黃昏殘陽歸掩門

浣溪沙

布谷催耕最可憐蛩聲只在綠楊邊夕陽江上雨餘天　滿地蓬蒿無稻陌幾家桑柘有新煙戰場開盡是何年

卜算子

春去蝶先知花落蜂難綴草綠庭空不見人愁共天無際　鑿沼種荷看水淺荷錢細惟有青苔最可憐欲上人衣袂

金錢子　五月五日作

雲淡風微江雨欲來還去倚闌干吳霜千縷白木青無是征鴻歸處望盡天涯夕陽猶在深深樹　艾葉榴花又上阿誰門戶悄空梁燕雛自語王謝亭臺香不知何許獨立蒼茫亂鴉啼滿城鐘鼓

梁州令

雨過羣山翠楊柳含烟如醉畫簷雙燕引雛飛風動榴花點點猩紅碎　對花莫把闌干倚心亂難為理夕陽江上滿眼清波總是愁人淚

最高樓

今宵月還照別離愁愁上最高樓九霄無路青冥闊玉京風

露冷拎秋寶刀裁不斷水東流　誰知道黃粱炊未熟草過了洞天三十六塵土事幾時休　廣寒桂樹清香好冈光恰滿又成鈎笑階前萱草浪語忘憂

花犯　秋夜

夜何其星移漏轉凉蟾照無睡寶箏絃斷金鴈與青釭相對憔悴塞鴻過盡人千里餘香怨繡被但蒲眼碧雲紅樹闌干空自倚　階前暗蛩最殷勤悽悽似向我說他情意泣露冷相將到曉霜開葢惟應有素娥未老曾幾見桑田成海水任浪語愁來堪遣君看明鏡裏

西江月

紅葉無風自落黃花過雨猶香床頭塵甕肚空腸添了愁城萬丈　閱世身如萍梗懷人夢繞瀟湘應知此恨不尋常豈在眉間目上

卜算子　詠雨

摵摵度蓮池漠漠昏松隴却過西園拂柴塵柳蕊花粉籠泥潤燕衣沾粉膩蜂須重極目滄江不見人波浪兼天湧

蝶戀花

春夢岑岑呼不起草綠庭空日抱嬌鶯睡暖吹飄香三萬里殘綠青斷天沉水　寶瑟絃僵誰復理梅子青青苦在心兒裏蒲徑蒼苔花糝地杜鵑口血閨中淚

摸魚兒　晚春

悄寒生沉沉院宇不知春在何處逢春漸老能多少惟有暗愁無數春又暮但碧草和煙綠葉漫飛絮盡燕語還是舊音聲烏衣巷陌轉盼變今古　天涯路流水青山如故離魂長在郊樹夜深月暗杏梧遠化作杜鵑歸去人不見桃花自落空階上東風未許吹夢過藍橋關河蒲目波浪渺南浦

玉樓春

春來觸處花成綺春去可憐花委地催耕布穀猶知時去國杜鵑空有淚　雙魚不見人千里落絮牽愁和夢起芭蕉多半惹東風故作雨聲驚客耳

惜餘春慢　詠子規

瀧水沉沙巴猿咽雨淚盡瀟湘竹死多情怨魄何處飛來聲在萬重雲裏腸斷行吟放臣去國佳人地遠天遙悄空山月冷風清惟見野棠如綺　記向日瓊戶珠簾櫻唇貫舌吹商呵徵朱顏尚在十二闌干回首不堪重倚滄海桑田有時海若未枯愁應無已到明朝蘸得浮花滿樹錦般霞碎

金人捧露盤

水如藍山如黛草如絲正去年雙燕來時衡門晝掩日長惟有睡相宜午風吹破北窗夢簾影參差　李花開梅花謝榴花放杏花稀枉教人兩鬢霜垂憑闌竚立空將愁眼盼斜暉

斷雲迢遞趁征鴈直到天涯

水調歌頭

雨過百花盡綠葉白成帷倐然驚破殘夢何許一黃鸝獨上高樓極望不見陽春去處惟見草離離且喜雕梁燕還傍舊巢歸　理紈扇清竹簟試單衣莫思身外閑事有酒便須揮螻蟻王侯同盡何用名標竹帛留與後人疑坐久暮天碧月在綠楊枝

玉樓春

江城雨熟黃梅後樓閣清高塵未盡階前夕露寶珠呈葉底夜蟬金石奏　蒼苔不受殘紅覆市徑沿墻欺組綬老來於

物總忘情漫為青山開北牖

歸朝歡

紫燕成雛辭舊宇紅日滿庭雞唱午披襟起踏北窓風綠楊葉底聞鶯語故人音信阻白蘋吹盡滄江雨倚闌干悠然獨笑暝色下平楚　浮生百歲真羈旅富貴繁華萍梗聚重瞳隆準等丘墟紫髯桑蓋俱塵土坐來天欲暮烏鵲立遍城頭樹看雲頭金盤湧出身在廣寒府

傳言玉女　詠蝶

為問韓憑何事化為胡蝶妬風羞雨一身輕似葉園苑晝永麗日晴烟相接舞回柳眼拍翻花頰　嬋粉迷香困酣猶自未愜錦雲深處更愁濃露浥何況素秋枝上曉霜披亂祇應無奈翠銷紅歇

好事近

雨過却斜陽虹外遠山猶濕獨擁槁梧高坐待北窓風入　可人嘉樹有清陰蟬噪一何急倦暑盼秋來又恐芳時輕擲

虞美人

東風過了南風起節去如流水日長門掩燕交加可惜紅葵落盡雨中花　人間只顧花長好花謝人催老老來空有愛花心無奈斜陽不為駐光陰

訴衷情

相思日日上高樓還是去年秋無情梁上雙燕棄我忽如讐　蟲嘖嘖葉颼颼夜悠悠闌干護倚塞北江南何地無愁

御街行　秋夕

梧桐滴露鳴金井夜耿耿如年永月明棲鳥數移柯有似佳期不定華年迅速碧霄迢遞別恨空心領　青鸞怕見單棲影任綢繆盤龍鏡盈盈一水隔雙星腸斷羽迷蟻膜消愁憑酒惟應無奈酒與愁同醒

浣溪沙　權花

可惜西園木槿花朝將孤艷鬬輕霞不知門外夕陽斜　應有斷魂隨蛺蝶豈無悠恨寄寒鴉那堪橫被綠苔遮

玉漏遲　詠鴈

渺長空萬里西風動地鴈來無數早發榆關暮入楚江煙雨逝水浮花去遠但滿眼黃蘆飛絮腸斷處雲渺夢澤月寒湘浦　樓上有个佳人悶倚遍闌干翠眉雙聚淚濕鵜鶘化成素絲千縷一望一回惆悵又煙暗網蟲垂戶天路阻誰知此情愁苦

滿庭芳　重九

雨歇凉生天高氣爽又是一歲重陽鴈聲來處雲白草茫茫黃菊知人無酒也不惜撒死幽芳龍山上西風暝霧落日下牛羊　登樓何限興一齊分付絡緯寒蛩把古今閑事莫更

思量坐到銀河蔡戶城角盡月轉空墻凝睇久驚烏蜚起零露濕衣裳

花心動

墻下紅葵向斜陽猶開那時顏色半捲繡簾獨倚雕闌淚眼爲誰長滴九疑煙霧連蓬島蜃魚去渾無蹤跡舊游處空餘滿地綠苔堆積　百歲真如過客待落蕊重榮不知何夕鏡掩素塵香歇羅衣此恨怎生消得夜凉月轉梧桐影青燈共蛛螢寒寂正憔悴鐵蟲又嚙暗壁

小重山　詠月

始映西軒似玉鉤想應容不得一些愁娟娟斜倚鳳凰樓窺朱戶應自半含羞　今夜正悠悠玉池金岸總是瀛洲人間天上一般秋銀潢水何事獨西流

一翦梅

機杼無聲絡緯多天淨雲收月在銀河相思迢遞隔關山鴈短人遙可奈何　身世悠悠似逝波愛裏嗟呀鏡裏婆娑欲回西日掛扶桑惆悵陽公不解揮戈

南柯子　詠蓼花

汀杼青絲盡江蓮白羽空翠蕤丹粟炫芳叢總把秋光管領屬西風　點敵秦川錦鮮欺楚岸楓鯉魚却下水仙宮肯放斜陽更向若華東

如夢令

昨夜五更風雨吹盡一汀紅樹瞑野寂無人漠漠淡煙荒楚日暮日暮誰與暝鴉爲主

六么令　詠雪

淡雲收盡月在蒼龍角霏霏似煙非霧空裏無聲落漢殿仙人掌冷桂影飾高閣玄蟬皓鶴相呼相喚夜榮華滋笑冊藥寒蟾不分命薄求夜鷺離索絡緯也共莎雞吟盡傷心曲只恐韶年易晚辜負蓬萊約秋容寂寞憑君看賞采取楓林賽紅萼

憶舊遊　詠煙花

正良宵過雨玉漏傳聲羅幌無風夢覺青釭裏有金葩璀璨纓蕤瓏璁翠翹隱映丹鳳搖曳碧雲中似瑞靄含星輕霞裳月霽景搗虹　離人最多感况四壁蕭條惟有吟蟲想像長門緘怨佳期氷泮芳意煙空强將片影相對清淚濕鉛紅但暗自灰心朱顏判却成老翁

聲聲慢　詠愁

無蹤無跡難語難言依依只在心曲雨冷雲昏日暮海涯天角輕衾夢回酒醒夜悠悠蟲響燈殘事去也縱相憐不是那時金屋　鏡裏清揚婉娩凭朱檻知他爲誰凝佇鳳老桐枯慘淡九峯青蓋湘江淚痕未盡有哀猿相伴幽獨向此際更

那堪懷古送目

念奴嬌　紅樹

霜風弄巧把秋林一夜吹成春苑炎帝驂龍來絳闕紫鳳三千乘鸞電幟揮雲火旗燄雨搬佩隨瓊蕊碧山流水宵然迷却劉阮　堪笑舊日隋園綺羅叢剪綵蝶與蜂俱怨對此令人心耿耿如在齊華宮殿若木重暉扶桑四照日漾驪珠暖急高疑赭赤城相去不遠

採桑子

鴈來不帶天邊信莫上高樓新月如鉤一度看來一度愁人間無限傷心事覆水難收風葉颼颼只是商量斷送秋

夜飛鵲

中天舊時月還照元宵山疊疊水遥遥碧雲日暮去無際王人何處吹簫東風尚憐故苑儘鶯含脆管柳舞纖腰憑高望斷旋添清淚作春潮　欲問廣寒音信鯨浪湧魚箋不到層霄芳徑蒼苔漸滿瓊軒珠綴空掩蟰蛸幾時再得海棠花底候鳴鑣但長煙綠樹青蕪暝靄相對魂消

賣花聲

門外綠楊堤有个鶯啼聲聲傳恨入幽閨鬧裏佳人驚睡起淚濕眉低　莫把此情題天也悲悽滄江東下夕陽西華髮不知人別苦隨意萋萋

阮郎歸　愁情

河梁携手愴離分悲嘶聲入雲長門疎雨滴黃昏邯陽歌吹聞　懷故國叫愁魂淚花紅欲焚蒼梧苦霧壓湘筠猿啼不見君

搗練子

煙漠漠日陰陰山色蒼茫草色深客裏不知春又半倚闌無語聽鳴禽

阮郎歸

寥寥庭館暮寒時四簷鳴雨番博山沉水吐遊絲玉釭花燼微　蟾影淺漏聲遲愁多成夢稀客行雖好不如歸有家當

語誰

賣花聲

樓上倚闌干月在雲端輕煙蘸盡碧綃寒腸斷夕陽芳草外山海漫漫 柳嫩不堪攀欲寄應難 盤龍塵匣怨孤鸞可惜嬋娟今夜月好共誰看

長相思

風颼颼雨颼颼風雨淒寒似九秋釀成千斛愁 花事休春事休漫把花枝揷滿頭勸春須少留

玉樓春

東風白下橋邊道不見百花惟見草陰雲結暝燕來難宿雨

留寒春去早 渚蒲汀荇無煩惱舞絮吹香隨處好相思一夜楚江空滿地綠苔蜂蝶老

醉落魄

東風太惡夜來盡把花吹落餘寒燕子烏衣薄對語空梁似歎人離索 江山滿眼今非昨無情芳草年年綠霧雲不見遼東鶴野烏聲聲只叫思歸樂

解語花 詠柳

依依旎旎嫋嫋娟娟生態真無比細腰宮裏和煙重組繪滿園桃李佳人睡起畫未了橫雲嫵媚輕步還憐掌中身不自勝紈綺 長想渭城雨後恨繁絲難綰陌上征驂陽關歌罷香塵遠枉把翠柔折寄鴉啼向晚羅幕掩數行清淚一任他化作浮萍漂蕩隨流水

蓦山溪 詠蟋蟀

夜闌人靜鳴玉傳聲小歷歷透紗窗悄空闈衾寒夢杳淒淒切切如共旅魂言流水咽過雲停一日腸千繞 金塹月轉烏尾訛將曉欲斷又還連沙烟霄羇鴻相吊憑誰細寫此意入朱絲呼郢客招湘靈添作江南調

梅花引

曉雲凝晚煙橫煙草茫茫雲樹平杜鵑聲不堪聽別淚暗傾良宵空月明 水蠶絲斷琅玕折湘妃竹死青冥裂短長亭

幾千程歸計未成愁隨江水生

浣溪沙 秋思

細雨斜風拂面來草黃雲白雁聲哀滄江東去幾時回 楓葉有霜繞可愛菊花無酒不須開百年多病莫登臺

憶舊遊 聞砧

掩重門夜靜庭戶幽幽驀地聞砧杳不知何處是雲間過雁空外傳音故鄉未卜歸日樓薄愧飛沉漫對月興懷臨風起歎惻愴傷心 登高盼來鴈想此際孤幃幾度停針想帶圍寬減向誰人借問無計追尋但將數點清淚滴在紫羅襟更倚遍朱闌滿頭素絲應自今

浪淘沙 閨思

白日墮林端庭宇生寒黃蘆風急鴈來難階下露珠眉下淚相賽汍瀾　寂寞掩重關坐到更闌月華雖好不堪看積恨新愁都有幾地窄天寬

望江南

黃昏雨滴瀝四簷聲陡爲衾裯添宿潤都來肺腑作愁城惟覺寐難成　單棲鳥幾度繞枝鳴金獸有烟飛不起玉蟲無燄翳還明誰識此時情

擣練子

人寂寂夜沉沉風滿中庭月滿林欲挽銀河瀾淚眼銀河清

淺淚痕深

臨江仙 閨怨

織女機邊如鏡月夜深長照空幃玉笙簧冷鳳孤飛苔階行遍霜露剝裳衣　華表柱頭雙白鶴不知何日來歸故山今在故人稀沉思似夢香涕掩朱扉

尉遲盃 水仙花

凌波步怨赤鯉不與傳緘素空將淚滴珠璣脈脈含情無語瑤臺路杳環佩冷江臯荻花雨把清魂化作孤英滿懷幽恨誰訴　長夜送月迎風多應被彤闈紫殿人妬三島鯨濤迷天地歡會處都成間阻淒凉對冰壺玉井又還怕祁寒凋翠羽盼瀟湘鳳杳篁枯賞心惟有青女

滿路花

山烟掠草低江月披雲濕闌干宵未了鍾聲急寒鴉何事獨在枝頭立老來諸病集客裏光陰駛如馳馬難縶　懷新思故記一長遺十頹墉圍廢宇憑誰葺階前冷露似向離人泣歲暮蛟龍蟄干將掛壁任他苔鏽生澀

喜遷鶯 梅花

凍雲初啓看的皪梅花俯窺清泚膏澤無加鉛華不御應與素娥爭麗艷浥藥宮露冷香引瑤池風細夜耿耿想飛瓊欲下縞衣搖曳　驚慨猶記得月榭春宵錦障開芳砌倚樹聯

詩擷英浮酒左右翠翹珠髻今日故人何在腸斷白波東逝向此際但含情獨立爲伊凝睇

水龍吟 夜聞銅缾湯響作

玉釭開盡丹葩畫簷深宿蟾蜍影門掩清宵聲來何處堂空人靜如竹㧐風如荷過雨如泉發井向羅幃細細如歌如語還如暗蛩相命　緗被沉薰正暖夢雲車紫鸞雙鞚洞庭驩野九韶齊奏鈞天笙磬別有娥眉鼓琴彈瑟江鳴山應待倐然睛覺爐存餘炧雞啼窗冏

雨中花

月入疎松光的皪淡烟瑣江城夜寂問何處無愁人間今古

莫作他鄉客　月裏青鸞空有冀杳不見姮娥消息但北斗從横銀河清淺重露成消滴

菩薩蠻

氷凘着樹成雲朶林稍白月欹將墮户下有啼烏如悲良夜徂　蘭芳銷翠被淒惻驚眠起起坐待天明飛霜入鬓清

怨王孫

鱗羽路阻佳人何處木落山寒江空歲暮明鏡飛上青天照無眠　海風裂地鯨魚死三萬里水擊蓬萊徙不禁清淚暗裹灑向孤燈結成水

錦堂春

簷角含霜樹靜樓頭作雪雲垂鈎簾鵲噪空庭曉坐看月來時　異域書迷雁足幽閨鏡掩蟲絲一宵兩地腸千轉惟有夢魂知

浣溪沙

煙慘雲昏天雨沙葉疎枝冷啅棲鴉峭風凝霧作瑰花　澄浦空損遊子佩河源不返客星槎夜冷坐聽鼓三撾

玉燭新夢歸

羈魂悲別久但悶曉夢昏感新懷舊任他萬壑千峯阻徑度不勞回首樓臺側畔記向日新栽花柳斜照裏一帶青山山前翠浮瓊溜　佳人倚笑來迎有野舞村歌亂童舡叟故池半凭風葉動攪亂數升科斗周章未了早畫角吹殘更漏翻惹起無限愁端中心自受

臨江僊

樓外西風將雨過重門又掩黄昏金鴨香息被無温繁思牽宿恨愕夢繞離魂　往事都隨流水去傷心欲共誰論故家喬木幾人存相思芳歲盡霜雪滿乾坤

清平樂

春風欲到小草先知道黄入新黄顏色好圖遣王孫歸早興來策杖微行枝間布穀初鳴喜見兒童相報墻根薺菜先生

錦堂春

鵲噪輕陰乍霽鳩鳴冷雨還來不知春到多時了渾未見花開　老景夕陽有限華年逝水無回相思一夜蘭帳敧清淚濕瓊瑰

蘇幕遮

雨瀟瀟風嫋嫋柔夢相牽不覺春寒曉鴈到衡陽回去了鏡裏離鸞獨對琴臺老　楚天長秦樹杳山疊愁眉江舉回腸繞滿地苔煙連碧草弱水三千人隔蓬萊島

蝶戀花

白水茫茫煙渺渺原野高低觸處生芳草草綠花紅人自老

有情爭似無情好　夜亂餘身歡意少腸斷江山不肯留殘照門掩黃昏寒料峭角聲吹起雙棲鳥

洞仙歌　春夢

濛濛漠漠杳不知根蔕蕩漾春光去無際盼神仙縹緲烟靄蒼茫身到處惟有天風引袂　故人千萬里葉地相逢忘了關山路迢遞聚散未分明雨眩雲酣空回首已迷塵世但擁被追尋恍如遺懵不覺雞鳴若華東啓

風入松

一天煙靄釀愁陰庭宇沉沉畫梁燕子來何晚薄寒猶戀羅衾但道青春未謝不知芳徑苔深　少年歡笑夢中尋落得傷心蒼梧鳳去幽篁死斷絃空繫瑤琴莫更登高望遠杜鵑聲在雲林

祝英臺近

問青青河畔草能得幾時好春去難留鏡掩鸞空老淒涼深院黃昏新愁陳恨趁風雨一齊來到　霧雲香沒有千丈游絲那堪繫殘照羅幙寒生哽咽子規叫斷腸只是緣愁柔腸數寸怎禁得許多煩惱

摸魚兒

斷腸花已隨流水青苔空鎖深院知人不似花重好莫花為花留戀花不管任啼鴂悲鳴霞錦成霜霰水遙山遠淚滴翠

綃寒滿天風雨寂寞送書鴈　傷心事縱是生來見慣那堪芳歲先晚孤雲目盡蒼梧野留得竹枝歌怨鱗莫捲斜照裏荒烟白草愁何限情長意短蟲響又黃昏沉沉夜永惟有月華滿

小重山

月滿江城秋夜長西風吹不斷桂花香碧天如水露華涼人不見有淚在羅裳　何許鴈南翔堪憐一片影落孤房百年浮世事難量空回首天闊海茫茫

點絳脣

昨夜三更井梧葉上聞鳴雨夢魂空去不到思量處為問燈花底向愁人吐花無語星河滿樹白髮三千縷

菩薩蠻

月華泛灔秋塘草野蟲露泣芙蓉老空館夜聞砧難為客子心　故鄉何處在雲白天黏海天海共蒼茫何時還故鄉

一萼紅　送別

白蘋洲有蘆花似雪人在木蘭舟祖帳方開驪歌未闋斜照半入江樓話不了纏綿意緒早歸鴻相喚落沙頭紅蓼丹楓青煙碧草總為供愁　此去幾時重見悵穠華易謝零雨難收落浦波空渭城柳盡欲歌還又回眸恨只恨無情海水趁歸風輙向西流畢竟難留一宵長似三秋

生查子

蜘蛛網盡簷一日絲千轉紅爐落寒缸心死無由見湖上采
蓮歸苦意知何限引領望佳期征旆天邊遠

霜葉飛

簟涼宵永紗窗外琅玕飄墜金井欲眠深恐寐難成強起看
星影悄不覺天回斗柄封狼弧矢相輝映對此默消魂又露
落青宜漸漸濕透衣領 河漢有客乘槎清都非遠可惜無
羽無定桂花吹散廣寒風兎老蟾蜍冷但唧唧飢蟲啼暝中
心撩亂誰能整坐待雄雞三唱颯颯霜髭怕臨青鏡

浣溪沙

半畝荒園自看鋤雨中時複擷新蔬不須彈鋏歎無魚 早
息機心勞役少懶聞世事往來疏清風明月總癡餘

擣練子

雲淡淡月娟娟雲月朦朧照不眠寧是不眠休作夢夢時歎
舊覺時憐

擣練子

吳苑樹楚江楓一樣秋光兩不同莫道衰榮長定在落花終
古怨東風

江神子

城頭吹角夜沉沉有棲禽出疏林衙落滿庭珠露滴衣襟參

在吳江家在越南北事兩關心 人生莫遣二毛侵病相尋
老躍躍護好青山綠水懶登臨千古鍾期今已矣空悵愴對
瑤琴

南柯子 送別

送別滄江永傷心落日曛寶箏絃斷鴈離群最苦愁濃酒淡
不成醺 黃葉凄涼月丹楓索莫雲重來此地却思君但覺
驪歌猶在耳中聞

桃源憶故人

淵明籬下黃金蕋還共空尊憔悴今古這般滋味想得都相
似 牛山落日悲風起回首舊歎無幾長夜清凉如水獨立

星河裏

六幺令

杪秋遥夜人卧群喧息明河漸低庭戶戶有蟏蛸織何許飛
來鴈陣衡入寒煙碧相思何急悲來空自目斷雲霄羨歸翼
青鐙獨照暗壁胍胍羈魂寂堪恨冷夢難長欲見無由得
年少不知過了老去徒嗟惜追尋疇昔愁如流水渺渺茫茫
越潮汐

一剪梅

征鴈來時木葉紅淡淡秋光嫋嫋西風江南江北短長亭煙
草低迷落照中 浮世生涯一轉蓬今日韶顏明日衰翁五

丁難挽逝川回千古英雄此恨都同

蝶戀花

冷雨淒風昏白晝庭院幽幽秋草沿墻秀何處無愁仍有酒
可憐彭澤門前柳　老去情懷難似舊貌殊言異轉使人看
飄漫摘黃金花在手寒煙滿眼空回首

浣溪沙　詠雞冠花

絳幘雞人紫綺裘形㨪欲報五更籌不勝嬌怯立清秋　日
影却穿雲氣入虹光猶帶露華流三千紅粉總疑眸

風流子　詠草

雪盡水平津萋萋處風景最愁人想金勒未歸繡幃深閉玉
顏自老芳意徒新送日挽煙千萬里迤邐際蒼旻蜀魄叫迷
楚魂思殢碧雲如夢眉黛空顰　淒涼長門殿飛花與清淚
共滴華茵惟有亂螢時來夕砌相親恨此身不化柔條弱蔓
暗隨壚雨得到楓宸窓掩黃昏一生幾度青春

蘭陵王

問明月何苦纔圓便缺青冥裏風慘露淒長向人間照離別
玄陰凋暮節瑤井冰澌晴結闌干外河漢漸低星影輝輝動
城闕　重裘冷如鐵看頭上春雲都作飛雪銀釭花落銅壺
咽傷懷已無奈暝鴉多事啼過寒枝未肯歇寸心自摧折
切怛望天末恨正抵滄江煙浪空闊文魚翼短沉書札淚滴

在衣袂盡成清血囑愁恰似庭草枯了又更茁

踏莎行　詠遊絲

弱不勝煙嬌難著雨如何綰得春光住甫能振迅入雲霄又
還旖旎隨風去　高拂樓臺低黏花絮如狂似醉無歸處黃
蜂粉蝶漫輕盈也應未敢窺芳樹

青門引

采采黃金蘂遥見曉山横翠重門深掩一庭風沽來淡酒能
得幾回醉　草黃雲白鴻千里落日寒煙起相憐自有明月
照人肺腑清如水

浣溪沙

不寐淒寒剝瘦肌聞鐘驚起攬裳衣恰如久戍得歸時　銀
漢隔山牽月落小禽出樹掠霜飛濛濛輕靄暈朝暉

浪淘沙

門外幾多春特地愁人紅英都作馬蹄塵只有青青河畔草
一似相親　極目楚江濱流水無津野猿山鳥怨芳辰叫雨
呼雲昏復曉天也傷神

疏影　分韻詠荷花得竇字

琴薰應律有細煙冒雨淚露晞日洛浦波生湘渚風交霓裳
水珮爭出姮娥欲共青鸞舞颭錦幕香霏紈質喚海童齊擁
驪珠鹽色蕩搖鮫室　遥想麻姑壇上翠霞與縞袂相伴藹

瑟妖冶珊瑚柔媚昌宗敢污天然清艷西峯玉井秋河近看
葉底蜂房成窠為君摘向金尊壓倒楚江萍實

花心動

煙雨池塘盻花枝垂垂向人如泣燕子乍歸簾幕餘寒語困
畫梁雙立曉光搖帳驚眠起鶯簧猶澁斷腸處絲絲絮亂子
規聲急　只恐芳時易歇便不待秋風粉銷香浥半捲綺窗
深鎖重門天靜月華將入素琴彈盡離鳳調凄風與愁交
集夜迢遞羅襟舊痕又濕

一　卜算子

何日下層岑青靄生寒水水遠山長不見人月上風微起

何許一孤鴻飛去瀟湘沚欲採蘋花寄所思無處尋雙鯉

瑞龍吟

秋光好無奈錦帳香銷綉幃寒早鈎簾人立西風送書過雁
依然又到　故鄉杳空把淚隨江水夢縈池草何時賦得歸
來倚松對柳開尊醉倒　衰鬢不堪臨鏡鏡中愁見蓬飛絲
繞門外遠山青青長帶斜照石泉澗月辜負夜損嬌傷心處
楓凋露渚荷枯煙沼燕去玄蟬老滿天細雨鳴蛩為花草當
簷臯庭院靜遍聞清砧聲擣擁衾背壁一燈紅小

渡江雲

西風吹楚甸四山爭綠萬籟起秋聲捲簾當曉霽倚遍闌干
悵惻望鄉情紫黍舊菊為誰猶擢金英愁對他一江流水滾
滾向東傾　凄清天邊孤雁甚處飛來到中庭落影雲路遙
歸程難計離恨空縈斜陽冉冉低喬木但暝色搖動簷楹還
又見花間露滴瑤瓊

帝臺春

涼雨新沐秋花遍墻角門對遠山山帶斜陽烟籠相暎明月
今宵已自滿又爭奈素娥幽獨向天涯望月與懷愁多如蔟
年歲促歡去速意易足事難續鏡掩懶重開縱春風也不
解染黃成綠悵首孤雲去無際草上露華白如玉且來下紅
簾倒金樽醽醁

浣溪沙

蟋蟀西風吹草黃疎疎零雨泫花粧驚寒鶗鴂喚人忙　雁
影兩行銜月落蟲聲一部和更長博山煙冷思茫茫

千秋歲　送別

淡烟平楚又送王孫去花有淚鶯無語芭蕉心一寸楊柳絲
千縷今夜雨定應化作相思樹　憶昔歡游處緺目成前古
良會知何許百盃桑落酒三疊陽關句情未了月明潮上迷
津渚

驀山溪

三更又鳴雨濕透桃花臉珠滴未登鈎早飄落徑紅數點碧雲

如夢人去已無蹤金泥鳳玉蟠龍寂寞殊絲披 玄華柔歎
總被秋霜染夜擁寒衾耿青鐙膏燼暈閃銅壺滴水應是接
天河一聲去一聲來空把重門掩

長相思 嘉興道中

草青青麥青青草穗高低麥穗平黃花相間明 山禽鳴木
禽鳴禽鳥與人同有情不堪聞此聲

浣溪沙

春半江城不見花也無楊柳可藏鴉青煙碧草到天涯 過
雨郊原啼布穀始雷池沼出鳴蛙清明寒食客思家

摸魚兒

酒軒窗數聲疎雨霎時驅退殘暑碧江風過龍鱗起天際白
雲如絮人老去但說道秋來先自傷心緒故鄉何處望不見
淵明菊荒三徑盡日漫凝佇 新凉夜兎影澄清蒹渚寒寨
鴻雁飛度莎雞絡緯鬧相妬催得鬢絲千縷芳草渡還又是
蒼煙綠水連紅樹榮名幾許隨分莫求多五湖有路波浪未
應阻

祝英臺近

翠烟收珠露下星漢共瀟洒桂影徘徊白雪繁簷瓦故鄉那
淨青山茫茫綠水又爭奈流年如瀉 嫩凉夜尚有螢草餘
花芳菲萱樹銅篆香殘絳蠟散輕灺謾說花解忘憂憂多花

少更不分披風吹謝

怨王孫

兎魄又滿天長雁短露槿驚寒夜蟬悲曉知有多少閑愁在
心頭 白雲飛盡秋無際花滿砌鐘鼓重門閒前年舊事轉
盻已逐東流水悠悠

二郎神

捲簾邀月漸夜永凉生珍簟看露出青莎煙凝碧樹的皪殘
螢數點老景逢秋兼多病怎免得長懷短念辜負却故園千
山松桂一池菱芡 門掩寂寥滿地餘花紅㶊聽翠披香收
玉鴨爐冷背燈蘭缸自閃馬角不生烏頭難素心似風旗長

颭休旋他敗葉寒螿相應替人悽慘

霜葉飛

鯉魚風起洋渠斷盈盈一水難渡藕花相向白成蓮誰道中
心苦又不覺明星在戶鵲橋橫路黃姑渚怕喜極悲生似那
日匆匆再把歡笑辜負 堪恨桂闕姮娥乘雲駕霧使蹄龍
尾先去碧雞啼罷寒樓早漏聲催鼓盻油壁香車駕了脚
蹤欲上頻回顧但暗滴真珠教向人間散成飛雨

少年遊

清風收雨輕雲漏月凉氣入幽窗亂葉吟朝飢蟲啼夜各自
奏新腔 孤鴻又向天邊落歸夢阻蒼江百結愁腸兩行絲

對寂寞對殘釭

小重山

說道多愁醉瘦人眼中雙別淚怕沾巾白蘋紅蓼滿江濱空搔首何處是歸津 感舊却憐新情懷都不似少年春野花園柳共埃塵盈尊酒取醉莫辭頻

漁歌子 効德儀賦

麥秀蔪蔪野雉飛沙頭新柳葉如眉風滄湯水漣漪正是溪魚上鈎時

二月桃花紫錦香一聲啼鴂萬蜂忙歌欸乃濯滄浪有酒無愁醉不妨

煙雨樓前溪水生少微山下雜花明楊柳岸小舟橫綠陰如幄聽啼鶯

漠漠風花撲面飛萋萋烟草送人歸彭澤菊首陽薇白酒蒼苔獨掩扉

雨聲一夜水漫沙埡鵲長鳴蟻出窠汀荇葉石楠花隨意屏流擁釣槎

蒼嶺松花結子成南明山色翠相迎游客思故人情不是陽關墮淚聲

三寸特魚碧玉鱗一汀芳草綠羅茵楓葉渚荻花津矢殺黃埃馬上人

滿庭芳 清明

積雨沉春昏烟醉晝不知還又清明榆錢柳絮相逐鬭輕盈芳徑莓苔漸滿青蘋與白芷俱生疎籬畔海棠間竹有个鵓鴣鳴 寬心應是酒酒御愁陣彊似奇兵愛星星白髮知我生平底用登樓看鏡誤身世只是虛名空疑佇落花如雪雲霧瑣高城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十八終

誠意伯劉先生文集春秋明經卷之十九

公朝于王所仲孫羯會晉韓不信云云城成周

春秋與諸侯之覲王而惜王所之非其地與大夫之勤王而傷王城之同于列國夫趨事赴工者臣子之所當為至于天子之守則有先王之遺法焉襄王下臨僖公有王所之朝春秋書公而成其為朝諱天子在是諸侯不可以不朝也然不言明堂而曰王所則所非其地異乎先王方嶽之禮矣敬王命城王都而諸大夫有成周之城春秋列書大夫之名氏譏天子有命諸侯不可以不從也然不言京師而曰成周則同於列國而異乎先王作京之意矣然則流水之朝宗蒸民之

向日固人子之至情也而下堂以見諸侯與城郭溝池以為固者又豈天子之盛事哉嗚呼此聖人之所以不責諸侯大夫而深不滿於王室之意歟是故至于岱宗肆覲東后天子巡諸侯之守者然也未聞下勞諸侯而臨于非所之地也王命仲山甫城及東方天子徹諸侯之封者然也未聞請於諸侯以城其所都之邑也乎轍既東周綱解紐歸枋邑易許田而朝覲之禮委諸草莽賦黍離歌東楚而二雅之音变為國風於是霸國興而王道絕矣推原其由豈非天王自失其道而致之哉觀春秋之所書然後正本澄源之意可得而知矣且蛮夷猾夏寇賊姦宄惟是大侯小伯所當攘斥非異人任

則夫城濮之勳因其獻俘而錫命之賜之弓矢以旌其勞可也何至屈萬乘之尊親舉王趾以勞晉侯于踐土乎縱曰輕也亦宗廟何成康之時遐宜不如是春秋安得不以為貶哉然而君雖失禮臣不可以不盡其敬是故諸侯就朝雖無為能為光之盛而冠冕佩玉覲天威于咫尺猶足以明木本源之義謂非東遷以後之美事不可也是故我公書朝以成其禮故曰春秋與諸侯之覲王而惜王所之非其地也孽子匹嫡亂生不爽惟是二三大臣相與僇力以不隕墜則夫定位之後所當夙夜黽畏任賢脩政以圖轉危而為安也何至以四海之廣請城其都以為臣乎德則不競城郭何為周公

之作洛宜不如是春秋又安得而不譏之乎然而上雖失政下不可以不奉其令是故大夫會城雖有弗躬弗親之責然版築雉堞服王事而靡鹽亦足以存宗邦翰屏之典謂非王室亂以後之美事不可也是故諸大夫書名以遂其義故曰春秋與大夫之勤王而傷王城之同於列國也夫春秋天子之事也故其自治嚴而待人恕惟其自治之嚴故周之不振為可貶惟其待人之恕故或成其朝或與其城而無責焉雖然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書公之朝者二而皆于王所則言外之意可知矣書大夫城成周而無諸侯則爲辭之法又可見矣然則二役也謂之免於貶可也而或者謂為美之則豈聖

人之意哉故嘗攷之周室在襄王則有子帶之難在敬王則有子朝之難子帶之難惟書天王居鄭至晉文納王則不書蓋以是為臣子之常也子朝之難始末皆書而以城成周終之是果足以為美哉嗚呼齊桓首止之盛不可及已得如晉文亦庶幾矣至于晉侯午者又文公之罪人也

築郿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新延廐

諸侯與不急之役以空其國而取給于人猶不戒焉春秋比事而書之以示譏也夫國以民為本而民以食為本可不相時而輕用其力也哉莊公安與築郿之役而不計國儲之虛實至于麥禾皆無而當國之大夫親往告糴于齊其事急矣

而明年之春又新延廐何其輕慢國本至于此極乎春秋比而書之而魯之君臣無務農重穀之實而有傷財害民之政可見矣吾聞古之為國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于力則工築罕民勤于食則百事廢未聞以凶年而興不急之役也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九年耕則餘三年之食未聞在位二十八年而無一年之積也魯之莊公則不然矣以峻宇雕墻為無損以節用時使為無益也是故築郿之工未畢而倉廩已空告糴之跡猶新而延廐復作曾謂君國子民之道而若是乎宜其見譏於君子矣且築者剏作邑也城邑所以禦暴非時興制不敢興也況於無故而築邑乎莊公不視歲之豐凶而有築郿之役不知其何為也若曰禦暴保民則魯國無故茍無令德太行孟門且不可恃而況於郿乎若曰專山林藪澤之利則非君人之心矣未幾而倉廩盡竭麥禾俱無無而曰大類粒不存之詞也然後皇皇焉無所措其手足而臧孫辰奔告于齊以請糴焉以千乘之國仰給于他人以活其民可不懼乎不曰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見其情之急也甚病譏矣何足為功適以昭其治名不治實之罪焉耳魯之君臣盍亦因此而加省矣則又愈不知戒以求於人之餘而新延廐夫延廐者法廐也養馬之所也凶年飢歲民食不給而馬廐是新推此心也不至于率獸而食人乎故書新延廐于

告糴之後所謂時詘舉贏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然則莊公之為國也可知矣不然春秋書築者七而公有其四書興作者九而公有其三書無麥苗無麥禾而皆見于莊公之世何耶魯十二公臺池苑囿之役莫多於莊公而水旱螟蜮多麋有蜚之災皆備于莊公天人感應之理不誣矣而公終不寤也身死而妻子不保幾亡其國嗚呼豈他人之咎哉

初稅畝蝝生饑大有年

困民以致災者理之常悖道而獲福者理之變夫天人感應之理春秋之所深謹也是故螽蝝饑饉國之災也魯之宣公廢助法而用稅虐民也虐民而天降之災宜矣故所稅畝之

年蝝生而饑斯非理之常乎百穀順成國之福也魯之宣公篡世嫡以有國悖道也悖道而天降之福異矣故即位之十有六年而大有年斯非理之變乎在他人以饑蝝為變在宣公則為常在他人以有年為常在宣公則為變春秋誅亂臣討賊子之法嚴矣我商書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夫凶人為不善而致譴焉天道之當然也其或反之者庸非異乎是故螽蝝之害法所當書而他公皆記有年之瑞法不當書而獨志于桓宣之兩聖人之旨淵乎微矣且饑者五穀皆歉之謂也宣公以不義得國懼討于人而竭力以事齊水旱螽蝝相繼而起於是國用不足而稅畝之法與焉初

者事之始也稅畝者公田之外又履其餘畝而取之是爲什而取二矣以諸侯而擅改先王之法以國君而行虐民之政由是怨讟之聲上聞于天而戾氣應之秋螽未息冬蝝又生蝝者螽之子也螽蝝相繼于二時嘉穀其有孑遺乎故遂至于饑饉而無以振業貧乏春秋書蝝生與饑繼于初稅畝之後則是災也實稅畝之應而宣公得之非過矣故曰困民以致災者理之常也若夫有年者五穀皆熟之謂也宣公以庶孼之子奪正嫡之位使惡視二子殞于非辜而過市之哭哀動魯國是上不有王法而下不有宗廟王朝不能施殘賊之刑鄰國不聞有沐浴之請而魯國又無石碏之臣矣則惟天

能誅之耳其乖氣所感兩螽而一旱一水而兩饑宜也至于是歲而大有年為有年而曰大則禾麻菽麥黍稷穜稑實穎實栗無所不有是果何以致之哉春秋書大有年于蝝生饑之明年則是福也非凶人之所當有而宣公得之為反常矣故曰悖道而獲福者理之變也然則天道僭乎曰非也宣公在位十有八年而獨是年為有年他年之歉可知矣越明年而宣公死矣獲罪于天者宣公也魯國之民不可盡絕而周公不可推也稅畝矣饑矣而不畀之以有年則周餘黎民何罪乎天非為宣公而有年也夫豈僭耶或曰春秋之法常事不書惟變則書之桓宣之有年志變也則桓宣之水旱螟螽

乃為常矣何以亦書之乎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天人相與之理懼災思患之意治惡人矜小民之道無所不備是故觀凶災之迭見于二公則知天道之不僭而為惡者知所警觀有年之獨見于二公則知惡人之不可容於世而操刑賞之柄者可以知所主矣嗚呼至哉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諸侯盟于扈

伯主能以力治二國而不能以義討罪人春秋比書而自見也夫諸侯從夷固伯者之所當問而弒逆之惡又烏可舍而不討也哉晉盟之時蔡從楚以次厥貉罪也故郤缺帥師伐

蔡而入其國力有餘矣夫何齊有商人之亂則諸侯為會于扈而受其賂何不以所治蔡者治齊乎春秋書伐蔡入蔡于前而不序諸侯於盟扈之後知晉之所以力爭諸侯者不過求逞其私耳豈其知有義哉嘗謂天下之事有重有輕故伯者之治有緩有急是故不能三年而緦小功之察謂之不知務矣宥胄而養一指則為狼疾人矣今也商人弑君告于諸侯已及朞矣伯主無致討之令而大夫無沐浴之請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一旦上卿授鉞韅靷鞅靽出自絳都意其事之在齊也既而義旗不指于營丘之邦馬首乃瞻于淮西之境諸侯不無惑矣師及于蔡蔡人未服則以戊申之日鼓而入

其國都以百里之侯邦倚蠻荆之勢援未易破也今以孤軍攻之而城郭失其守甲兵失其衛使蔡侯泥首受罪以為城下之盟謂晉師不強而若此乎苟以此衆聲齊之罪師直而壯若舉江河以沃炎火商人之血何足以汙斧鉞耶奈何諸侯之會于扈名為討齊實以取貨謂其力之不足乎則入國諸侯非直一郤缺之師也惟其不以賊為賊而甘與賊為徒也是故于扈未盟天下猶有所望而齊猶有懼也及夫于扈既盟然後天下絶望而商人成為齊侯於是變討罪之師為成亂之會是舉諸侯而為夷狄之行矣不亦甚哉春秋於伐蔡而書師師書伐書入則其力之有餘可知盟扈畧諸侯而不序則其義之不足可見而後討賊之功不足以蓋其縱賊之罪矣嗚呼中國之所恃以制夷狄者禮義而已有賊不討禮義亡矣雖得百蔡何益哉厥後遂習為常至于陳夏氏之亂方以會狄為務而楚莊遂為辰陵之盟晉卒無以為伯其來非一日矣今觀入蔡之役不足以離蔡于楚而盟扈之役反足以使魯從齊則晉人見利忘義之效也向使晉當能移伐蔡之師于齊而與缺能推不可以怠之心以納忠于盟扈之際則晉之世伯視文襄有光矣豈其有邲之敗哉噫

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正樂用于別宮而非禮陳于祖廟聖人據事書之以傷魯之衰也夫禮樂者國家之本不可一日紊也隱公立宮以祀仲子而樂舞之數用六用大雖正而獻于妾母之宮則非其所矣桓公與亂以立宋督而取郜大鼎之賂宋賂立賊而納于先君之廟豈不為已甚乎夫君子之事其親也造次必以其禮然則魯人之待周公曾仲子之不若矣嗚呼悖哉夫媵妾不可以為夫人未聞違禮立宮以祀之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未聞昭違亂之賂于其中也魯於春秋號為秉禮而若是乎此聖人之所為懼而春秋之所以深謹也蓋仲子者惠公之妾也惠公元妃孟子既入于廟則仲子無祭享之所矣若

以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而使公子主祭之典言之則仲子非隱之母安得為立宮乎至其樂舞之數則於別宮不敢同於群廟而降用六羽自當時言之蓋以為得禮矣以王制論之則諸侯用六奚取於仲子之宮哉今也六羽獻于妾母之前而群公之廟用八自若曾是以為禮乎春秋因其始成而祀書曰考仲子之宮既正名其為非禮矣獻羽而書初者以見前此未嘗有六佾之舞所謂因事以明用八之僭也若夫太廟者周公廟也魯謂周公而事非禮之祀乎猶有鬼神而以不義之物陳于公前公其無所依矣不孝孰大焉桓既篡兄而立又推其惡以及於人於是偕齊鄭之徒成宋督之亂

而取其賂器置于周公之廟是死周公也不惟褻祖宗之靈而又以教其百官習為夷狄禽獸之行亂臣賊子得志而無忌憚至於此極哉春秋書取郜大鼎于宋取者得非其有之稱又書納于太廟納者不受而彊致之謂曰以戊申深譏之也夫六羽者當用之樂也而在仲子之宮郜鼎者違亂之器也而在周公之廟四方之人將於魯乎觀禮而魯之禮若是哉此春秋之所為懼也因循至于僖公而有禘太廟致夫人之舉文公而有大事太廟躋僖公之事仲子猶別立宮而成風則直致之于太廟仲子猶降用六羽而成風則直用天子之大禘禮樂之紊既不可言而亂倫逆理之事紛紛然於周公之前陳焉何周公之不幸至於此哉周家之禮公所制也而公之子孫若是他國復何望哉嗚呼此春秋之所以假魯史而作也夫

公會齊侯伐萊公至自伐萊大旱

人君以不裁勞民為可危故天應之災為可懼甚矣乖氣之能致異也魯之宣公以篡得國故屈己以事齊今又勞民以會齊而伐萊夫何義乎公既告至而國內大旱庸非嗟怨之氣上感于天而致之乎春秋書伐書至於上以著宣公之罪繼書大旱於下以見天道之應不可誣也嘗謂善惡之事作于下而災祥之應見于上此天人相與之至理也是故僖公

以務農重穀為事而三時之不雨不足以為其害莊公以峻宇雕墻為務而一時之不雨即可以為之憂天之於人各以類應其可忽哉今宣公之得國既獲罪于天矣況於即位以來煩其兵役瀆其交際厚內事外而不恤其民乎則天降之災宜矣齊為不道彼焉思啓封疆故為伐萊之舉其所以召兵於魯者恃其有援立之私恩也宣自會于平州以後奴役于齊非一日矣今又動魯國之衆往為之役以伐無罪之萊外結釁于遠人而貫怨于百姓則是行也寧不危哉幸而得歸反行飲至以告于先君之廟甚哉其怙惡也軍旅之後必有凶年益其愁歎之聲怨憤之氣上徹于天而沴氣為之應

乎是故伐萊方至旱暵已作旱而曰大必至於滌〻山川而不可沮非真倍文不雨之比也春秋以大旱書者抑旱而不雩耶是無憂國恤民之心也雩而不雨耶是見棄于天矣宣公造惡不悛而流毒于其國若是哉聖人比而書之所以哀魯國之民也雖然宣之虐用其民不特此也伐莒取向伐邾取繹改助法而用稅非一事矣天之示變亦不特此也螽之見經者三饑之見經者二至於大水蝝生亦非一端矣春秋備書于經然則為君而不仁不義者亦可警矣故曰天災流行必不於有道之國豈不信哉

鄭伐許鄭伯伐許

諸侯之陵虐小國春秋狄之于前而罰之于後皆以著其惡也夫春秋之法有加貶而後見其罪者有直書而罪自見者惟明乎屬詞比事之意斯得之矣鄭人為許之小弱也每肆暴以伐之皆罪矣故我成公之三年書鄭伐許以其一歲而再動干戈為惡已甚故稱國以狄之所謂加貶以見其罪者也及其明年襄卒而悼立矣喪未踰年而復伐許其惡非不甚也然自鄭伯而不貶所謂直書而罪自見經之書爵又見其釋服從戎有忘親之罪焉由此觀之春秋之法可知矣嗚呼王澤竭伯功淺小國之迫于大國春秋深傷之也許以太岳之胤家邇于鄭〻莊恃其詐力託為鬼神不逞之詞入其

國而披其地其所以不遂殄其宗祀者東遷之初尚以滅國為重事故未敢蒙首惡之名然而寘逐其君置許叔于東偏而公孫獲處其西制其死生之命雖有存許之名亦何異於滅乎其後許叔因亂竊入未幾而齊伯與故得保其遺祀以俟他日鄭人蓋以許為僕邑久矣特畏大國而未得逞其志耳以義言之許者先王所封之國鄭安得而虐之哉今鄭襄既背中國而事楚遂藉強夷之勢肆虎狼之心一歲之間再加兵於許國不思已之見陵於晉楚者亦惟國小而弱之故可不自反而以是施於甚弱之男邦乎是與夷狄之所行無以異矣春秋狄之所以誅其不仁之心也襄公既沒悼公所

宜改惡從善以自新也柰何父喪甫葬遂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以肆其毒于許夫許之與鄭非有不共戴天之讎何至伐之若是亟哉忘喪非禮陵弱不仁干大國之怒不智卒之訟楚庭以中國之君而聽于夷狄之大夫然則鄭伯之自伐亦甚矣春秋於襄之伐許雖書之于公子去疾帥師伐許之後而其惡未著故必貶之而後見若夫悼之伐許則上書鄭襄公而繼之以鄭伯伐許則其罪已明不必貶矣故曰惟明于屬詞比事之義斯得之矣大抵春秋之法既貶則多從同是故晉之伐鮮虞也既於昭公之十二年狄之矣至于十有五年荀吴之伐則直書之蓋與鄭伐許鄭伯伐許之書法

同矣雖欲許獨無可議者乎苟能修德行仁以保其國何畏乎一鄭而乃恃楚以為安他日楚有亡鄖之禍而鄭遂有滅許之師而棄夷白羽容城之遷俱無益焉嗚呼觀遠臣以其所主棄中華之禮義而附夷以為安夫何社稷之能守哉

陳侯使袁僑如會陳人圍頓陳侯逃歸

二國背夷以即夏乃不量力而陵小國又不守義而叛伯主此春秋之所惜也夫為國以禮其可不慎而輕舉哉陳之成公背楚從晉而使袁僑聽命于雞澤之會可謂知所嚮矣至于哀公乃與圍頓之師以挑楚人之怒及夫于鄬有會諸侯方急于陳而又效匹夫之事脫身以逃則其舉不中禮甚矣

是故書陳侯使袁僑如會見其背楚而從晉也陳人圍頓見其無故而怒楚也陳侯逃歸則又背晉而從楚矣五歲之間一來一往君子蓋有取於成而深不滿於哀焉是故袁僑如會而稱陳侯之使致其志也圍頓而稱人貶也逃義曰逃〻者匹夫之事也由此觀之乎奔見矣嗚呼陳以有虞之裔列在三恪雖其國邇于楚然春秋之初楚患已及蔡鄭猶未至于陳也齊桓之伯陳無事于四隣故獨倚齊以為安桓公卽世穆公首生厲階以倡于齊之軟則延盜入室職陳之由由是而取侵夷由是而圍宛丘則陳實自取之耳尚賴晉文之興而踐土如會得以自拔于蠻夷之汙不幸而有靈公之禍

中國無伯而陳遂專屬于楚亦可哀已今也晉悼復文襄之業實中國之大幸矣陳侯厭楚之暴而幡然改轍雖不能躬來聽命於壇坫之間而袁僑之使亦足見其向華之實以二十餘年服楚之國一旦不召而來春秋能不與其出幽谷而遷喬木乎彼楚也怨陳背己則未敢聲兵來伐而姑使頓間陳者何耶侵欲之暴其曲在己故未有詞以加陳也為陳計者修明德政堅事伯主而睦四隣蕞爾之頓亦何以伺其隙哉不知自反而肆其兵威以圍頓不思頓小于陳而陳小于楚頓固非我敵也而我豈楚敵哉昔在穆公嘗以頓故受得臣之圍矣今而圍頓無乃寢其覆轍乎遂使楚人得以有詞

于我而陳國從此不遑寧處伐而繼之以圍陳雖嚬蹙亦知無及然當是時晉君方明諸侯聽命始之以戍而繼之以救未嘗頃刻而忘陳也今又合諸侯于鄬亦惟陳故之以苟能完守以老楚伏信以待晉猶可為也奈何以千乘之君效匹夫之舉背先君之成德棄儀衛而逃奔是下喬木而入幽谷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荷負春秋至是不得而不責之矣蓋嘗論之春秋之時陳與蔡鄭皆困於楚之國也而其受患之故多在於不量力以召侮是故鄭之見伐始于侵蔡而蔡之被圍由于滅沈不思小國之見陵于我亦猶我之見陵于楚也惟不能推己及人以至于此是故陳人圍頓獨加貶焉蓋圍

國非將卑師少所能辦而書人焉其貶明矣雖然晉之與楚爭者陳與鄭也自于鄢以後而陳遂然于從楚悼公之志蓋自以得鄭為足矣晉人曰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晉人曰陳不服於楚必亡論而至此則陳之不能自拔為可矜而不能拔陳於楚則亦伯者之罪也

城費叔弓帥師圍費

大夫役民以殭私家而無以制陪臣之橫可見其出乎爾者之反乎爾也甚矣上行下效之捷于影響也季孫宿為政于魯無故役民以城費不過欲殭其私邑以弱公室也豈意至于意如而南蒯據之以叛叔弓帥師圍之有如敵國其效豈

不添切著明矣乎君子曰所惡于下毋以事上所惡于上毋以使下觀季孫之所為亦可為不能事君者之戒矣夫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所以示強幹弱枝之道而弭亂之所由生也昔者季友受費于僖公至是九十年矣未嘗有疆埸之虞也無故役民以城之且當農事方殷之月何其急耶是季孫宿之欲斵喪公室惟恐其弗及也是故秉叔仲之媢已而與版築之功君且不顧於民何有哉一旦百雉之城溥彼東土而魏家之景如兩國焉由是而三分公室有其一由是而四分公室有其二惟其所欲而為之夫孰得而制之哉而不思南氏之世為費宰亦猶季氏之世為魯卿也彼南蒯之欲出季孫亦猶季孫之欲僭其君也叔弓以國卿動魯國之眾環而攻之則向日之溝池雉堞反為他人之守亦獨何哉出乎已者之反乎已不可誣也春秋書城費于襄公之時而又書圍費于昭公之世所謂屬詞比事原始可以知其終矣故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夫三桓實分公室而子孫以微何耶下陵上替雖令不從此其效也或曰春秋不登叛人南蒯以費叛而不正其罪何也曰謂春秋法不書內叛但書圍則叛可知此胡氏之說其或有未盡歟按左氏南蒯語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邑于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則

蒯之叛叛季氏也非叛公也季氏無君之人安得以叛名蒯春秋亦安得以叛討夫謀去意如者哉不然公山弗狃以費畔召孔子而子欲往何耶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杞伯來朝邾子來朝築郎囿

夫倩駐于外而逸樂肆于內觀春秋比事之書可以知望國之所以衰矣夫國家閒暇乃脩明政刑之時而勞民以自奉則豈君人之道哉成公之末年至自朝晉而晉侯即使士匄來聘大國睦矣既而杞伯邾子相繼來朝小國睦矣四鄰和睦國家無故不於此時立政立事以新其國乃役民以築庭

囿夫何為哉君子以是知成公之終於不振而已矣嘗覩成公在位十有八年之間國内多故甚矣方其即位之未幾也赤棘有盟而東會于齊戰鞌幸勝而南宰于楚比年朝晉而汶陽之田終失于韓穿之言僕僕從役而沙隨之會又中於僑如之譖會葬而見止來聘而及盟其所以困心衡慮者亦云至矣何獨無憤悱自強之心乎幸而晉悼新立務脩公之舊政復文襄之故業推親親之心以仁我是以公之如晉至不暖席而士匄之聘踵及魯庭以伯主之尊報礼於魯惟恐或後晉之待魯非復昔日比矣於是杞伯邾子之朝項領相望自吳伐郯之歲曹伯来朝之後諸侯不至魯庭者十年謂

魯之不見重于大國也今而驟来甯非為晉重魯之故歟大國来聘而小國来朝公之可尊至此可少殺乎則當居安思危鑒已往之不速圖將来之日新明德脩政懷保小民維其時矣不此之圖而築樂傲息如恐不及當農事之方殷役丘民以築囿囿曰鹿囿者養鹿之所也虞山藪之利以奉耳目之娛而不知國政已落二家之手雖有臺池苑囿其能獨樂之哉春秋比而書之義自見矣厥後昭公之即位也曾亦未有事也七年而公如楚八年而叔弓如晉九年而仲孫貜如齊大國睦矣而郎囿築焉無乃效成公之尤乎詩曰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築囿未幾而周公之胄為季孫之胄矣他日定公亦築蛇淵之囿于墮三都之日卒使聖人去魯而一變至道之國終分崩離析而不能守叔孫有言曰無囿猶可無民何為而魯之諸君不悟也哀哉

蔡侯鄭伯會于鄧公及戎盟于唐公至自唐

徳不脩而懼外患者為可鄙身不正而結外交者為可危夫天下莫大於理莫強於義也會何會盟之足恃哉蔡鄭與鄧為楚逼而懼則相與為會于鄧而不自省其徳之不脩也不亦鄙乎魯之桓公篡其兄而立則徃與戎盟于唐而不自念其身之不正也不亦危乎是故于鄧之會特書于經而于唐之盟謹書其至聖人之意見矣嗚呼方叔元老克壯其猶吾

聞蠻荆之来威矣未聞私相會聚而懼之也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吾聞戎狄之是膺矣未聞刑牲歃血以要之也而况於時會殷禁行人掌其事非列國之所得專司盟之法太史藏其約非諸侯之所宜用也哉今也蔡鄭之為會于鄧不過謂我之封境密邇荆蠻而篳路藍縷之衆實蕃有徒惟我有邦所當協比以為輔車相依之勢自常情觀之其策未為失也君子則曰惟徳可以自強苟有令政則湯以七十里無敵於天下矣何不師之而安其所以危乎車醜徳齊莫能相尚而徒以會聚為能事陋矣哉三國之所為也春秋直書其事雖無貶詞而鄙之之意自見于言外矣若夫魯桓之及戎盟于

唐得無謂已得國本以不義而狼子野心之種實遂東郊我
位新定所當脩睦以市繼好息民之譽自常人言之以為不
足責也君子則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彼諸侯之
甘心同惡者無可望矣安知禍之不在此乎要言既畢友行
飲至以告先君之廟幸矣哉桓公之此行也春秋先書及以
志其欲在會終書至以志其幸而得歸而危之之意見矣觀
之諸侯已不能自強矣觀之望國又有甚焉則夷夏盛衰之
勢判矣嗚呼濫觴不塞必致于滔天之憂履霜不謹無惑乎
堅氷之至他日盟于齊而戰于泓次厥貉而盟厥慘甚而至
於問鼎於周室則楚之勢愈盛向使蔡鄭之徒能思所以自

強吾固知其不在此也異日侵滑西而為魯患阻懲貢而遂
曹君極而至于敗劉康公之師則戎之抗莫過向使中國無
間可乘吾又知其未至此也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爰
國者蓋亦以禮義為尚不然何華夷之足辨哉

鄭人侵宋宋人齊人衛人伐鄭荊伐鄭會齊侯宋公

云云同盟于幽

貳國背好以啓華夷之交爭外夷猾夏而速諸侯之從伯此
世道之所以變也夫夷狄之陵中國豈無其故而列國之成
為伯亦豈無其由哉故我莊公之時鄭人棄二鄄之好而間
齊以侵宋於是諸侯有伐鄭之舉未幾而荊亦伐鄭則華夷
之爭鄭非由鄭人侵宋以啓之歟荊既伐鄭而後于幽之盟
出於諸侯之所同欲而齊伯成矣然則來齊楚之爭者鄭也
而成齊桓之伯者荊也比事以觀豈不信哉師人有言國必
自伐而後人伐之也其鄭之謂乎又曰為淵驅魚者獺也為
叢驅雀者鸇也其楚之謂乎我莊公之十年齊宋實始為郎
之次其年荊亦敗蔡于莘儼然有與君並與之勢矣越四年
而荊入蔡於是乎有二鄄之會諸侯之心蓋已凜凜畏楚而
思倚齊以為安矣鄭何為者王帛之好方同而干戈之念又
起間諸侯之有事于郳而侵宋潛師以掠人之境何名也是
時宋方睦于齊師而加宋齊必救之鄭豈不知此哉而侵宋

為是謂自作孽以動天下之兵也未幾而諸侯之師至矣以
一旅之侵易三國之伐鄭之為謀疎矣不思既睽于齊而又
取輕于楚遂使荊尸乘廣之卒鳴鍾擊鼓公然問其幾告之
罪而豢陽京櫟之間自是多故向使鄭人能守二鄄之好則
脣齒之勢方固楚安得而輕犯之哉故曰貳國背好而啓華
夷之交爭也若夫齊之圖伯固未能卒有諸侯也北杏之會
宋人旋叛二鄄之役鄭又貳心屢會而不敢為盟知人心未
可以強一也及夫荊患至鄭則天下諸侯皆有無厭及我之
慮矣於是大國若宋衛小國若滑滕遠國若陳許望國若魯
無不皆來而鄭伯亦不敢不親至矣於是相與為盟且謂之

同而無不從齊之國矣向使楚患未至于鄭則桓公之伯烏得而遂成哉故曰外夷猾夏以速諸侯之從伯也春秋書曰鄭人侵宋責之也三國伐鄭而書人將卑師少也荆伐鄭狄之也盟于幽而書同同欲也諸侯書爵與之也不書我公諱失信也聖人予奪之意見矣嗚呼以列國而主天下之政豈春秋之所欲哉不得已也則世道之變可勝言哉雖然吾於齊桓伐鄭之事不能無憾也鄭突以篡而有國當討也使桓公能請于王而正其罪不亦美乎而公之志止于得鄭而已耳伐鄭以討其侵宋執鄭詹以問其不朝於天下之大義無與也論者謂召陵之役不問楚之僭王而問包茅之不入蓋

伯者之苟且大抵類此不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其功盛矣何仲尼之門羞稱之哉

齊仲孫來齊高子來盟

外臣之來望國其受命同而所行異春秋因其得失而予奪之也夫以道事君者忠之大也仲孫高子皆齊大夫仲孫之来名爲省難高子之来名曰謀魯其受命而來也皆非有定難安危一定之辭也春秋略其君臣之常詞而不稱使無以異也然仲孫不勸其君急于討賊而俟其自斃高子至則平魯難而定僖公使魯國頼之以安是仲孫不能匡君以義而高子則能權而合宜故春秋一則直書曰來而不言其故一則美而稱子且曰来盟則二子之得失可見矣仲尼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謂之以禮則不可為私也謂之以忠則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也然則仲孫高子之得失豈不昭昭矣乎夫齊之與魯親則甥舅且鄰國也魯國有難齊其可以坐視之乎而况於盟幽之後既以伯主自任昭大神要言焉於是乎按之諸侯將何為耶天禍魯國莊公即世而嗣子弗終無所歸紛魯之臣子方將有討而力不足則大國是望而已矣桓公不脩述職而有乘亂取國之心乃使仲孫來魯陽以省難為名而陰行窺覘之計伯主之義豈若是哉仲孫之言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則既知罪人之

所在矣則勸其君共行天討不可後也乃曰難不已將自斃固將坐而待之乎雖有務寧魯難而親之之言不足以蓋其幸灾養患之罪矣卒使巨姦稔惡無所忌憚而武闈之禍再作向使仲孫能勸桓公早為之所豈至此耶春秋不言其故而止曰来則其来之無名可知矣閔公無祿魯國無君桓公又使高子將南陽之甲至魯而謀其國其所以命高子者想不異於仲孫矣而高子則不然君之命我雖無一定之言而我之事君豈可不引之以當道哉與其取魯而失天下之心孰若安魯以昭吾君之令德哉於是制其閫外之命魯未有君我是以定公子申之位魯難未已我是以有鹿門吏門之

城曾民未安我是以和其不協而為之盟使周公之社稷賴以不墜而齊侯獲存亡繼絕之名於天下嗚呼事君若高子真所謂大臣哉若仲孫者可謂具臣而已矣故春秋特褒之而稱子且曰來盟見其權在高子而高子又能行權而合乎善非若仲孫之比矣或曰仲孫以省難來安知其陰行窺覘之計乎曰觀桓公之問曰魯可取乎則知之矣曰然則仲孫何以稱字而不貶乎曰仲孫雖不能勸君以討賊而亦未嘗納君於惡也故曰君其待之非也而曰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則是矣故以仲孫方之高子則不足若加貶焉則有勸桓公乘時以取魯者又將何以罪之哉此又輕重之權衡也故

曰春秋非聖人莫能脩之夫豈可以苟言哉

晉人執虞公

諸侯徇利以失國乃其自取之也夫有國家而以利徇人未有不失之矣其虞公之謂乎虞公貪璧馬之賂而從晉以滅虢虢亡而虞亦隨之春秋書曰晉人執虞公言以衆人執獨夫也夫以千乘之國爵為上公而晉人執之如一夫然非虞公自取之乎觀聖人之所書可以為貪利者之戒矣夫虞太王之昭也晉於是乎滅虞矣則不言滅而止言晉人執虞公何耶蓋滅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上無明王下無方伯諸侯而有壤地褊小困於強暴力不足而失其國非其有以致之則書滅以見滅之者之罪如譚遂弦黃之類是也若夫虞公則異於是矣以堂堂上公之尊君百里之地夫孰得而犯之哉今也重貨財而輕兄弟信邪說而違忠言璧馬既入而滅虢之師遂起不思下陽滅而虢不能為虢虢滅而虞不能以為虞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宮之奇言之夫而不聽是不愛社稷不如垂棘之璧而視同姓之親不如屈產之乘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非獨夫而何哉以千乘之君而身為獨夫其亡也非不幸矣春秋不書晉人滅虞而曰晉人執虞公若曰虞地之緼於晉久矣虞公之死命制于晉而已矣故左氏曰罪虞且言易也穀梁曰其曰公者猶下執之之詞也嗚呼

利之能亡人國若是哉人亦有言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其如虞公矣或曰晉之於虞同姓也衛侯燬滅邢而生名之虞固有罪而晉得從末減何耶曰滅人之國其罪易見而貪利以失國其罪難明下陽邑也而以虞晉滅之為文晉之罪已見矣今又執虞公爲虞公天子之上公而晉人擅執之是無王也而得為無罪乎春秋不以梁亡之法書之則亦不以恕晉矣若夫滅同姓之惡俟何待於貶耶

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伐國而圍人之邑與救患而入人之邑者皆王法之所不容

也夫兵春秋之所惡至于乘勢以為利尤有所不當為者矣
我襄公之十有二年莒人伐我東鄙而圍台書伐書圍是罪
之在莒也季孫宿受命以救台不受命而遂入鄆書救而遂
入是罪之在季孫矣莒固不義而魯亦豈為義哉春秋比而
書之所以著二國阻兵脩怨之罪也凡書伐者皆惡其稱兵
以為暴也伐而圍人之邑則又甚矣凡書救者皆善其恤患
而解紛也救而遂入人邑則救不足言而入為罪矣是故叢
爾莒國敢伐我而圍邑患自外至者也君子固為魯憂之季
氏強臣因救邑而生事患自內作者也魯國之憂至是始大
矣嗚呼龍旂承祀奄有龜蒙魯周公之裔胄春秋之時惟晉

倚其甥舅之故而轉為仇敵其他若宋若衛若晉若秦皆不
敢以一矢相向者畏周公故也今以僻陋在夷之莒乃敢執
干戈與魯周旋庸非魯人自取之乎于鄭之役季友敗其師
而俘其卿莒人不敢報也僖公屈千乘之尊嫁女于其大夫
而自主之又降班失列下與之盟封境之間雖得無事而辱
國亦甚矣宣公以不正之君貪功徇利以啓爭端莒猶未敢
致報畏魯之有齊援也襄公不務德政而屬鄫以為私卒致
莒人滅鄫而侏儒有狐駘之敗由是魯之不能為人所料而
莒始敢稱兵伐我矣至于今而圍台乃莒人伐我之三役也
間諸侯之有事背盟好而興戈矛今又伐我而圍其邑莒之

罪不可勝誅矣季孫受命以救台者我之封邑受諸先王
有民人焉不可以不救也師至而莒圍解振旅以歸復命可
矣乃乘時而遂入鄆無乃怒蹊田而奪之牛乎尤而效之其
罪與莒同矣而擅權生事不有其君非細故也其患豈直伐
我東鄙而已哉春秋書莒人伐我東鄙圍台所以著莒人之
罪繼書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帥師救台可也而遂入鄆
不可也遂者專事之詞入者不順之意則季孫之罪不可逃
矣故嘗論之莒魯之爭每不利於公而利於季孫厥後乘亂
取鄆者季孫也而叔孫當其討伐莒而取鄆者又季孫也而
昭公受其辱其事蓋權輿于救台入鄆之舉矣故曰莒患不

足為憂也而大夫之患深可為魯憂也詎不信哉

衛人立晉

為臣而擅置其君為子而專有其國則皆得罪於王法矣夫
春秋為正名分而作也衛有州吁之亂賊既討矣其國人不
請于天王而立晉是擅置其君也晉雖諸侯之子無王命而
遂立焉是專有其國也春秋書曰衛人立晉則衛人與晉之
罪皆無所逃矣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必有所承爵位土
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稟必承國於先君者所以重父子
之親必稟命於天子者所以正君臣之義天下之大倫於是
乎在而可以私亂之乎衛州吁以嬖人之子弒其君而自立

諸侯連兵欲定其位而衛人不以為君凡經八月而殺之于濮謂衛國之無人焉不可也柰何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乎此聖人之所深惜而特起衛人立晉之文也歟吾嘗觀衛人之殺州吁而知春秋之初人心之天理猶明也及觀衛人之立晉而傷春秋之時人心天理之壞亦自此始也何也擊鼓其鏜踊躍用兵介先君之寵擅百里之權弑其君而嘗用其民有宋魯陳蔡以為之黨其勢未易取也然而敢即圖之使一往而陳人遂執以請涖以一告老之大夫主其謀而國人無不使諸侯無敢沮非人心天理之猶明而若是夫柰之何討賊之後遂爾相率自置其君而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天子俔

周室如無人焉則不顧先王之典而陷其君於無王之罪矣彼晉者宣公也縱不足責而石子賢人也亦不念水木之有本源乎無他狃於見聞之習而遂以為常也賢者而若是矣人心天理之壞可勝救乎觀衛人立晉之文繼于衛人殺州吁于濮之後其為深惜之可知矣是故衛人書立立者不宜立也所以著擅其君之罪也於晉絕其公子言其內無所承也所以明專有其國之非也晉也既立卒於不令以亂衛國大抵不正其始者必不能善其終蓋亦必然之理矣或曰春秋書立君者二此年衛人立晉及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也彼則指其立之之人而此則言衛人何也蓋立子朝者尹氏之私意也朝不當立而獨尹氏立之也晉雖不當專有其國而實當立故衛人之立晉特不請于王為可罪而非君尹氏之私于子朝也此又輕重之權衡也吁聖人之筆嚴矣哉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春秋紀陰陽之失節所以示人君不可忽天道也夫春秋常事不書惟異而後書之震電雨雪常有之物而以為異何耶蓋周之三月乃夏時之正月陽氣未大發也而大雨震電陽失節矣震電既發則雨雪不當復降越八日而又大雨雪是陽辟而陰復肆也陰陽之交失若是安得不以為異乎天人

一理有感則有其應觀春秋之所書而隱公之失政可知矣愚嘗求之洪範庶徵之論矣君人者所以建皇極而納民于福者也是故雨暘燠寒風之若否由之而應於是乎有恒寒恒燠之罰焉人君知之則遇灾而懼雖有其象而無其應不然則應復為感而灾咎之來必矣是故震電者陽精之發而雨雪者陰氣之凝震電則發于燠雨雪則凝于寒不可並行也隱公即位九年于玆不聞令政而多凉德以諸侯而不事天子以國君而不撫庶民軍旅數興政權下替君道之失久矣今以建寅之月未當啓蟄之時而大雨震電陽氣之運已過于早矣雷電既發于癸酉之辰而雨雪復作于庚辰之日

陽不順令而動非其時故不能勝陰之兆見矣故震電而曰
大雨震電雨雪而又曰大雨雪則皆非小變矣為隱公者盍
亦反躬而自省矣德不脩歟政不舉歟讒邪之未去歟善人
之弗用歟抑小民之失其所而祭祀之不共歟何上天降災
之若是也我其夙夜畏天之威而思所以自新庶其免於戾
矣公則藐乎無所警也方且伐宋取邑會鄭入許揚揚然自
以為功而鍾巫之難作矣春秋所書雖然不言其應而事應
之符昭然不昧故曰非深明夫天人之理者不可以言春秋
也抑嘗攷之于經凡書雨雪者三而兩任冬若以夏時言之
則雨雪冬所當有春秋法不當書而況二百四十二年之間

豈止兩雨雪耶故知春秋之以周正紀事而書冬之為建酉
戌亥之月無疑也此夏時之正月則以震電雨雪無作為異
且又大而過常則皆為不時矣嗚呼讀春秋者不以全經貫
之而欲因一句以求義安能得聖人之微意哉

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大夫輕身以親淺事而專命以抗公侯春秋書之所以責其
重以失己而又輕以失人也夫禮莫大於正名分過與不及
皆罪矣而況於一出而兩失之乎今公子結以國卿之尊而
下媵陳人之婦是以所重臨乎禮之輕既失己矣既而以大
夫之卑而專事以及齊侯宋公盟是以所輕干乎禮之重又
失人焉然則結之不知禮也甚矣春秋能不深惡之哉吾聞
之易曰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故以微者而視大夫猶
以大夫而視公侯也其體之不敵猶堂陛之有級截然不可
犯矣今公子結以諸侯之子為當國之卿固將任出謀發慮
之寄以匡社稷庇民人也今乃縱一己之私情親媵婦之淺
事是謂以尊臨卑而亂上下之等威矣至於齊侯者太師之
胤東州之方伯也宋公者先代之後天子之上公也夫豈列
國大夫所可敵哉乃不自揣而敢上要之盟無乃以卑抗尊
而紊君臣之名分乎故以公子而媵微者之婦是以冠而為
屨也以大夫而盟齊宋之君則舉足而加首矣不特此也人

臣非君命不越境鄄衛地也以私事而出不可也大夫無遂
事盟者有國之大權不稟于君而專之不可也然則此行也
豈特失己失人而已哉又有不臣之罪矣春秋據事而直書
之結之罪其可逃乎是故牲盤之好方講于秋至冬而三國
之師至于西鄙故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其公子結之謂
乎雖然會則失矣齊亦未為得也彼結之求盟其從其否固
在我也何至以二國之君而輒從其所欲哉既盟而後伐之
非矣厥後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求盟而齊侯弗及之盟
夫以商人之不義且能卻行父之請而況于堂堂伯主之尊
乎嗚呼結不足責也吾獨深為齊桓惜之

公會齊侯云云盟于牡丘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婁林

伯謀不協而與國貳此外夷之所以得肆其志也甚矣齊桓之伯有始而無終也牡丘之役將以救徐而先為盟固可見其不協矣誓言方新而宋人有伐曹之舉大功未立而自携貳將何以禦外患耶遂使楚人得志而敗徐于婁林中[illegible]之勢於是乎衰矣由此觀之非桓公不能敦不息之誠而至於斯歟常謂齊内以治外者善謀也慎終以承始者善道也故外夷之進退未嘗不視諸華之彊弱而諸侯之向背又豈不由伯心之怠歟我是故桓公之始伯也鄭侵宋則合宋衛以

致討荆伐鄭則率魯宋而往救分災討貳諸侯與關故能壯中國之勢以服四夷召陵之功符為五伯之盛誠可嘉也使其嘗存是心不亦善乎奈何葵丘既會震矜遂生由是楚伐黄而不救以次陘犄角之助反貽隊命亡氏之悲則桓公之不足以宗主諸侯人知之矣不然以密邇山東之徐楚人何敢踰越險阻以伐之耶今楚而敢伐徐則以不救黄而覘桓公之不能矣公能於此而振旅焉猶可及也奈何八國諸侯萃于牡丘則不鼓行直指淮泗之間以拯徐人於焚溺而方且刑牲歃血以詔鬼神諸侯君實有之何庸盟焉則伯謀之不協可知矣使敵人得以忖度其情而淹留不退誰之咎耶大夫之救不聞有功而伐厲之師徒為黷武未幾而無役不從之宋遂敢致怒于伐屬從齊之曹雖曰弱曹不賴齊矣不知牡丘之盟何為耶外寇未弭内志已睽俾好惡同之之國翻為仇讐而不能禁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今不然矣中國之虛實在楚人目中矣於是荆尸乘廣之旅遂合彖突以敗徐于婁林則向日為齊取舒之人今亦無以庇其民矣使三十餘年之功業一旦掃地豈不哀哉嘗因是而論之齊桓之伯業有係於宋不小也方其始也宋公推戴以為盟主而伯業以成及其終也宋人背之以伐曹遂卒無以制楚昔者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曷嘗倚人以為勢哉譬之於水有本

者其出無窮若夫蹄涔溝澮得雨而盈霽則涸矣嗚呼此伯者之功烈所以如彼其卑而君子不願為之也夫

齊侯襲莒

大國用兵以掩人之不備春秋特書以著其罪也夫兵以禦暴非所以為暴也而况以詭詐行之者乎齊為不道乘莒人之不備而替師以襲之不仁甚矣春秋特起襲莒之文而專目齊侯則其包藏禍心之惡何所逃哉先王用三驅而不掩羣君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待物且爾而况於人乎凡春秋書用兵皆在所惡然亦有聲罪伐人而駐兵不戰以服之者矣未聞有以襲書也彼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已無故而加之

兵已有陵弱犯寡之罪况以陰謀閼計出其不意而掩取之乎此春秋之所必誅而不赦者也齊莊背澶淵之會盟而助叛臣以伐盟主不義甚矣入孟門取朝歌無損於晉也動而無所以生悖心於是襲莒之念興焉銜枚斷鼓出莒人之不意自謂一鼓可以得莒矣而不虞其謀之不遂也且于之門傷股而退蒲侯之遇杞梁授首亦何益哉人亦有言抑君似鼠晝伏而夜動其齊侯光之謂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編此為特筆蓋用兵之中其罪為尤甚者也而齊獨有焉他日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而鄭罕達亦帥師取宋師于嵒滔蹤跡何人之間以相傾覆流而至于戰國殘民以逞若

艾草菅然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今年未能得志明年再興伐莒之師構怨未已而不知倘盈惡積變起蕭墻未幾何時崔氏之難作矣故曰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嗚呼若齊莊公者尚誰懟哉抑嘗攷之于經凡特筆以著其恭者多在于齊故在襄公則有遷紀郱鄑郚之舉在桓公則有降鄣遷陽之文不特此也春秋未嘗書滅國也而滅國亦自齊始發揚蹈厲之志以成從簡尚功之俗蓋其流風之未泯歟

誠意伯劉先生文集春秋明經卷之二十

築臺于郎築臺于薛築臺于秦冬不雨

力役務興而民困故天降之異為可憂夫固國莫大於保民而保民莫切於備患也魯之莊公不知務本而節用故即位之三十一年春而築臺于郎矣至夏而再築臺于薛其秋又築臺于秦三時而築三臺是謂妄興力役無故以勞民也其冬而有不雨之異夫民力困矣而重之以天災寧不深可憂乎是故一歲築臺而至于三則莊公之虐其民者可見一時不雨而書則聖人之憂民者可知矣吾嘗觀于莊公之經矣公之二十八年一興築郿之役而遂至于大無麥禾則其不能務本節用而無豫災之備可知矣築郿之歲未嘗聞有水

旱蝗螟之災也而至于倉廩皆竭况于連築三臺而重以不雨之變乎嗚呼此春秋為之深憂而謹書之也古者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夫豈以為觀游之所哉今莊公去國築臺于遠則是為耳目之娛而勞民矣勞民以自樂使百姓見其車馬羽旄皆疾首蹙頞而相告其何以為國乎故當卒歲于耜之時既已築臺于郎矣至舉趾條桑之月又築臺于薛焉侈心一肆遂不可遏又役草萊及穫之民而築臺于秦何至若是數數而不憚煩也哉財盡則怨力盡則懟怨懟之氣積于下而陰陽之氣沴于上是以不雨之

應遂見于二年之冬嗚呼天之愛民甚矣豈使一人肆于民上而濫從其欲哉今茲之譬良可懼矣是故一時不雨非大災也春秋猶謹書焉所以寓愛民之深意也抑嘗論之魯於春秋以周公之故而為天下諸侯之宗莊公值齊桓之伯宴安無事苟能立政立事以保乂其民周公之業可復振也本也不然及此時盤樂怠傲不亦深可惜哉三築臺而不雨矣明年之春又城小穀是以民力為不足惜而惟其所欲為矣身雖終於正寢而嗣子卒斃於亂臣之手其國幾亡嗚呼使天假之年吾恐莊公之憂不在其子孫而在其身矣

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諸侯連兵以構怨又結言以固黨春秋所以直書于前而貶之於後也夫征伐會盟已非諸侯之所得為而况以不道行之者乎鄭伐魯之後已而挾齊衛之君為郎之戰是謂連兵以構怨非義甚矣既戰而為惡曹之盟又結言以固黨矣何義乎春秋存其爵於戰所以見其實貶其爵於盟所以正其罪聖人之筆削嚴矣哉嗚呼九伐之法職在司馬王者所以討不庭盟載之法掌於司盟聖人所以待衰世有天子在夫豈諸侯所得而私用哉彼齊者太師之胤衛者康叔之後而鄭者宣王之懿親也我周東遷子孫日失其序惟是一二伯父叔舅所當戮力以為藩屏豈如弁髦而因以斁之今也不念先王先公而私相樹黨以侵敗王略使宗周之卑日益滋甚其何罪大焉嗚呼此春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也且郎之戰何為耶魯桓天下之大惡人人所得而討也彼鄭伯既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齊侯則繼會于稷以濟其姦衛亦坐視而不問也則皆與之為徒矣今乃以周班後鄭之故合三國之君親將戎卒壓周公之封境以快心於一戰尚為知類也夫是故春秋列序三國之爵而曰來戰于郎若曰三國之志為此戰也則其動衆無名殘民不道之罪可見矣鄭伯主兵而先齊者所以治惡黨猶衛州吁主兵而先宋也惡曹之盟又何為耶方其來戰也既曰同心以從事于兵革矣復何嫌隙

而結盟哉蓋其合也不以義則其中不無疑矣於是刑牲歃血質之以鬼神矢之以約誓將以固其黨與而求其所大欲而不知信之不由中盟何益哉徒足以長亂耳春秋於此貶其爵而稱人賤之也若曰無道之君不足以當王爵也則其慢見神犯刑政之罪可見矣是故始不書爵則不知其為三國之君後不書人則不足以殊三國之惡故前書爵而以來戰著罪後書其盟而以奪爵示貶屬詞比事之教不亦深切著明矣哉厥後不出三年鄭伯果合紀魯而戰齊衛明年齊衛又聽宋人之言而伐鄭誓言果足恃乎卒之連兵結黨惟利之從今日取賂而納突明日納朔而歸俘使兄弟之倫君

臣之義委諸草莽而不存也然後王綱斷盡而天下變為伯矣吁春秋深貶惡曹之盟其有以也夫

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云云于戚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黨大惡而治小罪此晉伯不競之所由也夫伯主之所以能宗諸侯者以其能明天下之大義也今衛孫林父逐君而立不正大惡也晉人乃合諸大夫于戚以列其罪人于會矣至于石買之伐曹較之林父非小罪乎晉則因其來使而執之無乃不能三年而緦小功之察也乎觀春秋書于戚之會於前而書執衛行人石買于後則晉之所以為伯主者可知矣

云云昔者桓王不討宋會而伐鄭以致繻葛之敗王綱始大不振而春秋譏其不天為其不知輕重之倫也今有以臣逐君以弟纂兄則相與為謀以成其亂而欲以威力禁與國之爭吾知其無益矣故曰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其斯之謂與是故孫林父衛之強臣也昔也不能事君而出奔晉又介於大國以歸其國非定公之所欲也其於先君且然矣於嗣君乎何有丘宮之盟殺三公子尹佗之追庾欲以一矢加之君臣不帥職而增淫發洩罪孰大焉晉悼惑師曠之邪言及中行偃之妄議不能共行天罰而反為之合七大夫于戚以定其所立之人其何以為訓乎遂使亂臣賊子得有所恃以縱其惡而無所忌憚也不亦甚哉若夫石買之伐曹非無罪也然而毀兆之怒起于孫蒯當是時也衛侯在外未入而宿竊之剽猶立于位也使晉平因曹人之愬治其舊惡告于諸侯俾衎廢剽執孫林父而戮之不亦善乎今也舍此弗問而執石買從以伐曹之故伯討宜不如是矣春秋先書于戚之會既出林父之名而繼於衛侯出奔之後後書晉執石買而貶稱人且曰執衛行人則晉人黨大惡而治小罪之失可見矣嗚呼買可討也置林父而討買則不可也於是乎可以知春秋之權衡矣故以悼公之賢而伯止于蕭魚至平公而遂有溴梁大夫之縱則皆黨孫氏之效也諸侯之

貳豈必假羽旄之事哉向使晉人以會戚之大夫而討逐君之罪以執石買之怒移于孫氏則晉之伯業未可量也而不能焉惜哉他日欒盈入於曲沃而趙鞅入于晉陽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大夫相繼而起其患不減于林父三家裂晉而靖公廢為家人其禍不止于衛侯故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又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推原其由則于戚之會可勝惜哉

吉禘于莊公作僖公主

禮失於亟而後失於緩春秋所以病望國也夫喪祭之禮各有其時緩與亟之失均也何謂亟莊公喪制未終三年而闋

文公之失不可蓋矣送死人道之大變而不謹其禮履霜堅冰之兆也其可以為小失乎嗟夫禘者天子之祭也魯僭天子以為常不可勝書也作主者事亡之常禮也不必書也今皆見于春秋之經矣為國以禮而祭祀又禮之大者而至于如此此時之魯尚可為周公伯禽之魯乎又其甚者禘太廟以致妾母躋逆祀以亂昭穆魯之禮不可言矣周家之禮周公所制以周公之子孫而壞周公之法度吾於他國又何望焉嗚呼周公其衰矣

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賢者之後能不失其去國之禮春秋所以著其美也夫聖人

不以常事過褒於人臣其有所褒者必其有以取之矣是故大夫去國待放而後出奔常禮也曹公孫會能行之于春秋之世則既賢於當時之人矣而况又為子臧之後乎春秋特因其出奔而書曰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鄸者其食邑也自鄸而出奔者待放也曹大夫鮮有以名氏書其曰公孫賢也而又賢者之後也一人而二美具焉可不書乎古者大夫有罪待放於其境三年君賜之環則復賜之玦則去是臣子之常禮也時入春秋君臣道喪久矣故臣子能專其邑者無不叛其國能使其衆者無不要其君以臧武仲之智而據防以求後况其他乎今有人焉語其世則賢人之子孫也觀其所

公遂行吉禘之祭無乃太早乎何謂緩僖公即世十有五月而文公始作練祭之主則又太慢矣先王制禮以節人情亟與緩同為不敬魯為秉禮之國而若是焉可歎也夫古者三年之喪畢致新死之主于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於是大祭于太廟以審定昭穆之序其禮有常期也諸侯既葬則反虞虞主用桑期年而練祭練主用栗故特祀之於寢而不同於宗廟以昭其孝思之誠其日有定數也今閔公既失之於亟而文公又失之於緩一緩一亟皆以己意行之先王之制蕩矣聖人愛禮甚矣寧不為周公之魯惜哉自今觀之吉禘于莊公在閔公二年之五月莊公之薨至是二十三月則三年

之喪未畢矣喪未畢也而可以行吉禘之禮乎禘非魯所當用姑置未論今先君方祀于寢而非宮廟遂用盛禮而行吉禮三年之愛忘矣為子而忘三年之愛是不有其父也是事也一舉而三失禮也故春秋禘祭不書因其亟而書曰吉禘見其用吉之早也曰于莊公明其于寢也而閔公之失不可掩矣作僖公主在文公二年之二月則僖公之薨十有五月已過乎期三月矣過朞而猶未作主可乎生事死祭禮之大節以先君練祭之主而作不及時以為微而忽之慎終之意蔑矣事父而蔑慎終之意不可以為子也是事也積慝之原也春秋於他公作主不書以其緩而書之且謹志其日焉而

行又有舉乎當時之人則君子又烏得而不錄之哉若曹之公孫會是已夫公孫會者公子喜時之後也喜時者何所謂子臧是也子臧者曹宣公之庶子宣公伐秦而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而使喜時逆曹伯之喪負芻乃殺太子而自立子臧將亡負芻懼而告罪乃反致其邑焉及晉侯之執負芻也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弗立而奔宋曹人所謂社稷之鎮公子也今會之出亡也雖不可知其故然當衰亂之世獨能行古人之禮故其去也不即走于他邦而居于鄸則非有大罪也明矣居鄸而君不賜之環矣然後徐徐焉自鄸出奔宋其進退之間雍容不亂隱然有子臧之遺風焉可

謂不墜其世德矣觀于子臧已如彼而子臧之後又如此子臧其不泯乎春秋之義善善也長而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而善善及其子孫安得不特書以著其美也哉故奔未有書自者而書自鄸則知其為待放也曹無大夫唯公子首以鞌之戰特書以示貶此則特書公孫則知其與之也不書其入于鄸則非叛也自鄸出奔而不以鄸叛之書則與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者不同也由此觀之聖人之情見矣抑嘗論之國之衰也未嘗不由親小人而遠賢臣也是故維鵜在梁刺于詩人乘軒三百數于伯主其來久矣故子臧賢公子也致邑與卿而不出公孫會好禮者也去國而入于

宋然後白麾來而公孫彊出矣且不得以亡國之善詞書于經嗚呼悲夫觀魯論記太師以下踰河蹈海而知魯觀春秋書子哀來奔而知宋吾於公孫會之去也而又有以知曹矣

秦伐晉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彊國並起而伯勢分春秋所以深為世道慮也世至文公中國衰而外夷強矣是故秦有伐晉之師而狄亦為侵宋之舉二強並起遂使楚子得以乘間而挾蔡侯次于厥貉以與晉爭伯春秋狄秦于前而爵楚于後然則成楚之強者秦與狄也觀伐晉侵宋而次厥貉書于一年之間諸侯之無伯害哉嘗考春秋之時倚方漢之險以憑陵諸夏者楚也據崤函之

固以抗衡伯國者秦也特豺狼之爪牙以逞其貪婪者狄也桓文不作伯業不振無歲不有秦狄之師無國不有荊楚之患春秋不以秦狄之患為憂而以秦狄黨楚為憂者何哉蓋當時天下之所倚賴者一晉而已今荊既威于南而秦又起于西狄又跳踉于北三強競爽不弱一个焉晉之世伯不易守矣是故秦人伐晉而楚遂滅江秦晉戰于令狐而狄遂侵我西鄙楚師至于狼淵而狄又有侵齊之告何其不約而同耶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如綫可不懼哉況於晉君沖幼不在諸侯於是起范山之邪謀生覬荊之禍心救鄭不及楚人遂有以覘其不能聘魯而倣楚人遂敢以試其倔強而北

方之圖堅不可破矣彼秦者晉之姻親也令狐之役晉不謝秦固不直矣而秦納不正豈為無罪乎猶不悛不顧義理之是非而惟以報復為事興兵伐晉以取北徵當楚狄交亂之際而秉時肆暴陵轢諸侯之盟主是以夏而為夷之行春秋以狄待秦者晉之失伯秦為之也由是狄患遂肆而三恪之宋首被其侵雖曰潛師以為侵掠而豺狼之毒寖不可遏是役也非特為宋患也將天下之患自此始矣於是楚人知中國之多故而乘勢以與厥貉之次以臨宋也臨宋所以圖北方也而宋果以狄雖不能禦遂道以田孟諸夫以蠻夷猾截不容之罪人儼然入于中國驅諸侯而奴役之天下之變有

大於此者乎故楚從此遂得書子同于中國以其強之成自此始矣春秋狄秦于前而進楚于後豈無意哉觀楚秦相與滅庸相與盟于蜀而他日呂相絕秦之言亦謂穆公即楚謀我則秦之黨可知矣自是以後楚伐麇而狄侵於楚圍巢而秦戰河曲新城之盟僅僅收拾而齊又叛晉人置不敢問不欲更生一敵以為東顧之憂也而不知文襄之業堂堂然去矣嗚呼狄不足責也楚亦汚於荊蠻久矣秦之先死于王事有功於周室者也穆公以于崤之敗出悔過之誓言聖人錄之使其由是而進于善則其伯豈止西戎而已哉奈何連兵數歲不能成尺寸之功而徒以成楚人之暴抗嗚呼春秋狄秦而至于再其有以也夫

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諸侯連兵以為暴而敵國又乘其後春秋所以交責之也夫兵聖人之所惡而况以詭詐相報復乎宋衛聞鄭師之在外而乘虛以入其國既入鄭矣又召蔡人以伐戴則其阻兵肆暴未有若此之甚者也而不虞鄭伯之起乘其弊伐而兼取其師焉夫宋衛固不義矣而鄭亦豈得為義哉春秋書入書伐又書伐取則為交責之也可知矣周官九伐之法大司馬掌焉列國而非王命不敢擅運其兵也東遷以來王綱不振諸侯各自為黨以奸詐為仁義視殺戮為尋常侵奪紛紛莫

之能禁其罪可勝誅哉今鄭師以伐宋出宋人知其國之無守也於是挾衛人以擣其虛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之謀也果然造鄭國都如入無人之竟是宋衛之得志於鄭矣二國既已入鄭而驕故以伐戴召蔡借曰鄭有舊然戴何罪乎不過乘時徼利以凌弱而犯寡耳則其阻兵安忍之惡極矣而不知鄭莊之計又巧也方二國之入鄭也鄭師已在郊矣不還師以自救而委國與之避其銳也及其既伐戴而圍之擊其惰也是故駐師于郊多方以誤之彼宋衛狃於入鄭之役謂已實無敵矣而不虞鄭伯之亦擬其不備鄭攻其外戴應其内一舉而三國之師盡沒亦可為好兵毒衆者之戒矣

嗚呼宋衛以是施之於鄭而鄭又以此反之其民何罪而魚肉之若是耶然則宋衛蔡鄭皆不可以逃王者之刑也春秋比書其事而四國之惡彰矣抑嘗考之春秋之初以詐用兵莫甚於宋鄭也前此宋人伐鄭圍其長葛鄭則輸平于魯而不之救長葛見取於宋猶不顧也宋人自謂無能為矣不知宋魯之黨既離而郜防之取繼至則宋已墮鄭之術中而不寤也至此又蹈其前轍焉卒於民不堪命禍發蕭牆嗚呼若宋之殤公所謂自取之也夫

齊人鄭人入郕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假王命以逞其私忿抗王威以肆其不臣甚矣鄭莊公之不

道也夫諸侯而不知有王惡之大者也鄭伯憾郕之不會伐宋於是託於王命而挾齊人以入其國入者不順之詞也則其假王命以逞私忿者可見矣既而以不朝得罪於王王帥諸侯以討其罪乃敢用兵交戰于繻葛王非諸侯之敵者抗王威以肆其不臣其罪又何如哉春秋於入郕書人書入以著齊鄭之罪於伐鄭不言戰敗所以存天下之防也嗚呼鄭者宣王之懿親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則鄭實王室之藩屏也柰何寤生以小人之雄連諸侯以逞其不義東遷之初實為無王之首是故伐衛而專征伐之權盟石門而亂司盟之法溫麥周禾君臣道喪取邑易田滅紀廢典則其不知有王也久矣至是以兵入郕果欲尊王室哉觀繻葛之一戰可以究其貪雄不道之心矣夫郕者文之昭也當魯之九年鄭人伐宋名郕而郕不與非郕罪也鄭莊以其嘗為王之卿士而託於王命以致諸侯於是合齊人以虐郕而誣以違命之罪干戈戎馬造其國都而王臣不行王師不出則其矯假之罪已明而猶未也一旦王奪其政遂懷忿而不朝以致天王奮然躬師三國以伐之此舉雖非天討而鄭之見伐于王尤足信其入郕之為矯矣不然鄭方糾逃王愿何至自受王師之伐也哉王師既至乃不俯首請命而敢執干戈與天子周旋繻葛之後至以一矢加之乘與逆理悖道而有若此者乎春

秋不言其戰與敗所以為王諱而存天下之大防也雖然鄭之所以敢抗王者未始不由入郕之役致之也易曰履霜堅冰至矯制入郕而王不問然後大假王命以制諸侯於是而入許於是而納厲志得意滿遂有繻葛之舉矣自繻葛以後而王命不行伯圖遂啓故夫東周之不振皆寤生之所為也論而至此鄭莊之罪不容誅矣而齊以太公之裔賜履之命非不重也乃不能以義制鄭而從其所欲然則祿父者亦寤生之徒與

杞子來朝公子遂帥師入杞

事人而失其禮者固可責責人之失禮而加以兵者尤可罪

夫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而仁者為能以大事小也若杞者可謂不知而魯亦可謂之不仁也歟夫杞不朝王而朝魯非禮矣況以中華而用夷俗以夷變夏杞之罪容可免乎魯之於杞有婚姻之好焉誨之以文告加之以訓辭抑豈不可而公子遂帥師入其國則太甚矣春秋交著其罪故杞本伯爵而貶稱子狄之也公子遂帥師言其用大衆也入者不順之詞也而二國之罪皆無所逃矣昔者太王之事昆夷以小事大者也其詩曰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曷嘗自外於禮乎湯之事葛以大字小者也其書曰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曷嘗以失禮而遽伐之乎春秋之時人心殺壞天理不明故小

國安乎僻陋而無自強之志大國矜其威力而無仁愛之心於是并吞並起弱肉强食然後禮義衰而干戈橫行中國微而夷狄暴横莫之能禁夫豈無故而然哉且杞者先代之後先王以之備三恪而作賓者也今而棄命廢職忘先君之所事守不能君其封爵亦可鄙矣縱以微弱之故欲恃大國以鎮撫其社稷則有先公之遺法在何至以夏后之子孫用東夷之胥俗投章甫而襲左衽變禮樂而言侏離已則無禮以汙大禹之明德其何罪大焉春秋因其來朝之用夷禮遂從而夷之以見杞之自絶于中國也由此觀之杞則誠有罪矣奈何魯以周公之胤周禮所在彼小國不能自振而倚我大

國以為援其情亦可矜也而况於伯姬在杞甥舅之好庸可棄乎彼之來朝豈不有慕於我而為是僕僕也乎威儀文詞之不類進退揖讓之或愆胥教胥誨以引以翼以繼武王周公興滅舉廢之心可也今也不然來朝之車甫旋而上卿授鉞直造東樓之國曾曰有罪何至於此彼以其卑我以吾嘉善而矜不能之意果安在乎春秋書公子遂帥師入杞繼于杞子來朝之後則杞之失禮可罪也而魯之不道不亦甚乎抑嘗考之桓之二年杞嘗朝魯未幾而魯亦入杞則杞每以朝魯而受其兵何哉桓不足責也僖公號稱賢君而亦若是耶禘太廟致夫人而嫡妾之分失愛季姬遇鄫子而閨門之

防亂況又從楚盟齊乞師於楚使天下淪於塗炭魯之為魯庸愈於杞乎不省已而以責人嗚呼微春秋不仁者得以文其惡矣

及晉處父盟公孫敖會宋公云云晉士穀盟于垂隴

受人之非禮而效其尤者罪在望國待人以非禮而貳其過者罪在伯主夫大夫不可以抗諸侯禮之大節也今也文公朝晉而及晉處父盟是晉以非禮加魯而魯受其辱矣奈何垂隴之盟宋陳鄭之君在焉而我以公孫敖會之晉又以士穀主之晉既貳過魯亦效尤遂使君臣之分從此大紊於天下誰之咎耶春秋於處父之盟沒公不書而處父去氏於垂

隴之盟則據事直書而罪自見矣夫司盟之法已非列國之所當專况於以大夫而與諸侯盟乎周道衰微王綱解紐及邾盟蔑隱公實肇其端至于浮來之歃降尊從卑于折之盟以下援上則亂常失序皆自我魯為之寧不重可歎乎齊桓翁伯而以公子結抗盟為討于防之歃魯又不拜直至從幽之盟齊伯大定二十餘年綱紀粗立抑何幸歟晉文以諸主諸侯而翟泉之役首為厲階王臣且不顧矣况與國乎襄公當國家多難之時不知以禮信屬諸侯而以不朝來討文之伯也未能改物何遽至此我文公不能以周禮自守而畏大國之威奔走聽命辱莫大焉晉侯不念同姓之誼而蔑棄周

公之裔胄以宣示其侈慶父大夫也敢盟天子之公侯乎臧紀廢典以干先王之法序其何罪知之春秋沒公以為魯諱魯人恥之君子亦恥之也至于垂隴之會宋以三恪之賓陳以虞帝之後鄭以宣王之懿親咸與在列而晉又使士榖主其盟是晉襄之待諸侯皆以大夫當之矣一之已甚其可再乎晉不足責也魯亦可以省矣人以大夫盟我我之辱也教也何人而使上敵三國之君辱於人不戒而亦此辱人夫效尤禍也不知政權下逮自此始矣是故有慶父之盟而後有垂隴之盟晉有慶父士榖而魯有公孫敖相視而起相覷而化三家六卿之禍萌矣春秋嚴謹始之法故深貶慶父而書

隴之後遂列二子之名氏非但直書以從同而已也若曰大夫之交政于天下自此始也由是而大夫皆得以名氏書于經矣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由是晉有趙盾魯有仲遂紛紛迭起而桃園之事過市之哭継見嗚呼濫觴之不塞孰滔天之可遏履霜之不謹知堅冰之必至他日昭公遜哀公走靖公徙乃其效歟然後知春秋正名辨分必謹于始為後世慮至深遠矣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　云云　救鄭楚子使椒來聘

外夷猾夏而中國失禦侮之道故外夷遂強而用中國之禮焉此夷夏盛衰之大機也夫外夷之所以強皆由中國不振

而已矣當我文公之時晉靈少懦不在諸侯楚人師于狼淵以伐鄭是以此嘗晉之能否也晉大夫以五國之師救鄭而緩不及事春秋貶大夫而人之以見中國之不振自此始歟由是楚勢遂張而使椒聘魯乃以爵書而君臣並見然後華夷無復辨矣可不為之寒心哉嘗謂夷狄猾夏未足憂而中國之衰為可憂何哉當齊桓創伯之時荊始入蔡而伐鄭其勢張矣桓公同盟于幽之後荊始來聘其進不過書人而國號且未改也既聘之後屢稱伐鄭而改稱楚不駸駸乎強大而將不可遏歟然而次陘之伐振旅于前而城濮之戰獻捷于後終桓文之世不得以爵見經以中國之有人也城濮以

來焚人不敢北嚮者十有五年今而忽起伐鄭之師豈不謂中國無人而可以逞其願乎是役也實華夷盛衰之大機也晉之執事不思折衝禦侮以消外患雖起救鄭之師而逡巡畏縮不即赴敵遂使鄭國失三大夫不得已而及楚平誰之咎耶春秋於伐鄭之楚猶以人書向使晉能遏之於此亦何致遂成其強哉惟晉人不識事勢而坐失其機然後荊楚得遂其志而越椒來聘公然以中華之禮行乎皇國覘其以玉帛而來固異乎執干戈以從事推原其心豈誠知義而慕之者哉不過借此以為窺覘之計耳春秋於救鄭之役貶諸大夫而稱人而中國之失策自此始也至于來聘之役遂進楚

而稱子以蠻荊之得與齊晉並肩自此始也由是而次厥貉由是而侵陳遂侵宋無乃濫觴于伐鄭而滔天于聘魯也歟甚而至于辰陵之盟于邲之戰首足遂倒懸焉然則晉靈趙盾長亂之罪無所逃矣或曰來聘之舉傳謂嘉之今子之云得無異乎曰君臣並書固與之也而寖強之意見焉不然何以從此而凡役得書爵耶愚請為之說曰滕子來朝自是而皆稱子若曰滕之淪于夷狄自朝桓始也楚子使椒來聘自是而得稱子若曰楚之進于中國自聘魯始也吁聖人之旨微矣哉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

禮施於不當施之人者人事之失瑞降于不當降之國者天道之變也夫聘結好常禮也而以為非何哉魯桓以不義得國王法所當討也今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茲非人事之失乎自穀順成嘉瑞也而以為異何哉魯桓以不義得國天理所不容也今五穀皆熟以有年茲非天道之變乎在他君以聘問為禮而施于桓公則非在他君以有年為常而降于桓公則異聖人之旨微矣哉嘗謂春秋之作無非為存天理正人倫計也人事舛則倫不正天道僭則理不明聖人上奉天時下立人紀故有賞刑之權而有燮理之道焉春秋天子之事也安得不於天人之際交致其謹也哉是故魯桓簒奪而

奄其位人倫之大變也執之者無罪殺之者無禁暴明其惡恭行天罰宜也魯之臣子義不戴天而莫能討則鄰國之所當舉法也況於太公實受賜履之命齊可以不問乎奈何不脩方伯之職乃使其貴介弟將玉帛以脩好人事之反其常未有甚於此者矣春秋書曰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所謂禮施于不當施之人也桓弑隱而有其國天理之大變也不有人禍必有天殃旱乾水溢疾疫饑饉宜也天下諸侯視以為常而莫能討則惟天能誅之耳況於豊年之瑞當應于有道之國魯何以致此乎奈何不有凶災之譴當其即位之三年乃獲五穀皆熟之慶天道之反其常未有甚於此者矣春秋特

書曰有年是謂瑞降于不當降之國也春秋深明天人之理安得不以為非常之事而謹書之哉厥後宣公之惡猶桓也元年齊侯與之會于平州以定公位則亦僖公修聘之類也十六年而大有年則亦桓公有年之類也人事之失天道之變春秋特於二公備之聖人誅亂討賊之法嚴矣哉雖然第年來聘齊之罪也而有年之瑞天亦僭乎以桓公在位十有八年大水螽災每見于經而僅一有年則他歲之歉可知矣桓公之罪可誅而周公之遺民不可殄也天為民而有年豈桓公有以致之哉不然彭生之難亦不異於焉氏之禍何耶故曰天定亦能勝人不可誣矣

考仲子之宮築王姬之館于外

望國以非禮為禮春秋書之所以正其失也夫知其不當為而為之者天下之大罪矣故仲子惠公之妾也不當祀以夫人之禮而隱公成其父之邪志為別立宮以祀之蓋自以為得禮而不知其非禮也齊者魯之仇也不當為之主婚而莊公忘其父之讐為築王姬之館于外亦自以為得禮而不知其悖禮也由此言之豈非故為其所不當為者乎此春秋所以深惡之也古者庶子在父母之室為其母不禪所以厭於尊慈母與妾母不世祭所以降於嫡此禮之當辨者也況以妾母而敢立宮以尊之乎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與同國九族之讐不同鄉黨此義之當行者也況以父讐而敢築館以主其婚乎今隱公忝嫡庶之分而莊公忘父子之親天理絕而人倫亡矣春秋安得不深責之哉且仲子者桓公之妾母也隱公承先君之邪而讓非其所當讓將立其子而先尊其母特以孟子既入惠公之廟則仲子不得與之並享則非不知仲子之為妾矣故特奉之以別宮自常情言之則不敢致諸太廟而別立宮焉疑若稱也由君子觀之則謂公雖不敢祔仲子於太廟而立宮之禮亦非故春秋因其始祀而書曰考仲子之宮考者始成而祀也不曰夫人而曰仲子正其名也而隱公之以非禮為禮可知矣莊公之於齊不

共戴天之讐也天王嫁女于齊而使魯為之主害義甚矣為莊公者泣血以請辭焉而勿從之可也柰何藐然不顧而遂受命焉然不館之於國內則非不知其不當為也故特築王姬之館于外自常情言之則築館于外不失居喪之禮疑若可也以大義言之則公也方當寢苫枕戈之時而與仇人主婚姻之禮不亦悖乎故春秋特書築王姬之館于外則莊公之以非禮為禮又可見矣夫考宮常事也其得為者不書而考仲子之宮則書以其亂夫婦之倫也考宮書于上而繼之以初獻六羽六羽尤非仲子所當用則隱公之罪不可逭矣魯主王姬久矣其得為者不書而莊公之主齊婚則書以其

忘父子之倫也築館書于上而繼之王姬歸于齊歸齊則非魯所當主而莊公之罪不可逭矣斯二者三綱之所繫也春秋安得不深譏之哉嗚呼魯之禮若是耶而曰猶秉周禮也然則當時諸侯之於禮可知矣

會于蕭魚秦人伐晉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伯主既服貳國而不能制外患此春秋之所惜也夫功不在大而患不在小也惟不慮患于功成之後則未有不失之者矣晉悼公叠三駕之勞以得鄭于蕭魚之會此中國莫大之功也奈何秦人繼之以伐晉借曰秦晉仇也蕞爾莒乃敢伐我東鄙而圍台彼固有以覘晉之怠矣而當悼公之世有是

焉寧不深可惜哉故自蕭魚而晉伯衰矣吾嘗觀于齊桓公矣方其伯之盛也攘夷狄恤與國糾逖王慝知恐弗逮何其勤耶至于葵丘既盟息心遂肆由是楚狄交熾公不能抑君子傷之以為有始而無終也然而緣陵之城救徐之役功雖不足猶有事焉而未至如晉悼之遂自晝於服鄭也人徒知葵丘為桓公盛衰之會又孰知夫蕭魚為悼公勤怠之機耶何也悼公之入國也逐不臣七人以治內圍宋彭城以治外而復伯之權與已在此矣由是而睦諸侯和戎狄三分四軍以待來者其勤為何如耶故鄭人之未服也申之以五會震之以三駕屢盟而屢叛屢叛而屢伐公亦知服人以威之未

盡善矣於是乎肆眚圍鄭聊以張吾三軍而納斥候禁侵掠旋繼于行成之後講好會而却擒盟推至誠以待鄭使反覆之人不惟面革而有服其心庶幾乎王者之氣象矣奈何服鄭之後遂自縱弛秦虎狼也寔楚而來謀我莒亦須為之防乎今也徒知一鄭之服為可喜而不知外侮之至為可慮蓋蕞有毒况敵國乎秦人來伐乃使士魴以孤軍禦之卒易秦而不設備于櫟之戰不敢以告諸侯亦可耻矣比及明年僻陋在夷之莒亦敢興師伐魯而圍其邑夫魯晉之同姓事晉最謹而莒敢陵之豈徒弱魯而已知晉之怠而不畏也觀春秋書蕭魚之會而繼書秦人伐晉明年又書莒人伐我東鄙

圍台無乃與盟于葵丘而繼書狄滅溫楚人伐黃之事類乎雖然蕭魚之會晉悼之終也諸侯賴之稍獲息肩當衰亂之世亦可謂之小康然以聖人之王道律之則不然矣悼公以清明之資而止于此寧不深可惜哉悼公沒晉伯替矣推原其由悼公之政大抵以大夫分之當其盛也有荀罃魏絳之良及其衰也伐秦制于欒黶而會戚惑于荀偃師曠然駸駸不振而湨梁之兆見矣無競維人豈虛語哉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列國互用詐以相殘春秋直書之亦可見出乎己者之反乎

已也夫兵聖人之所惡也而況於以詐謀交相傾覆者乎我襄公之九年宋皇瑗帥師取鄭師於雍丘越五年而鄭罕達又帥師取宋師于嵒夫取者悉虜而俘之也成師以出而使敵人得盡取之則敗者必有不備不虞之失而勝者必有出其不意之計詐謀並作仁義塗炭寧不重可悼哉觀春秋書宋鄭互相取師之文可以有所感矣先王用三驅而不掩群君子鈎而不綱弋不射宿待物且爾而況人乎時入春秋諸侯放恣干戈相尋靡有寧歲用詐逞奇紛紛而莫之禁以奸宄為仁義以殺戮為尋常在王法不可勝誅矣今鄭大夫欲外取邑以與嬖人於是乎有圍宋雍丘之舉其罪豈不大哉

春秋乃合鄭人之圍邑而專著宋人取師之罪何也夫敵加於己自反而有禮焉則脩文告以却之不得則告于天子諸于方伯必有能伸之者今也不然則圍鄭師于雍丘曰塹合以合壘是宋人之志在於盡剗其衆而異於解罔祝禽者矣則不仁孰大焉故春秋不書鄭之伐宋而但曰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言取則無一人得脫可知而鄭之戀軍深入自取敗亡之罪亦可見矣佳兵不祥之器出乎爾者必反乎爾矣不越五載而鄭罕達又以取宋師書于經夫向果欲盡平元之族而圍嵒亦猶鄭人之圍雍丘也鄭罕達救嵒而圍宋師亦猶皇瑗之救雍丘而圍鄭師也則鄭人之志亦在於報宋必欲悉虜而俘之矣彼以不道施諸我而我又以不道報之以怨易怨當何時而已乎春秋亦不書宋人之伐鄭而直書曰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則用詐之罪在鄭而宋之不備不虞以取喪敗之罪又可知矣夫國以民為本君子之愛民也如保赤子不時且不敢使況以私忿小怨驅而納諸陷阱之中使其肝腦塗地骨肉離析至此極哉有伯者作且不可容律以春秋之王法皆當服上刑矣抑嘗考之春秋之初書曰宋人衛人入鄭而繼之曰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是二國之以詐謀相掩非一日矣桓文迭起而取師之文不見于經至是乃兩見焉而又出于宋鄭宋以先代之

後作賓王家而鄭以母弟懿親蕃屏王室而壞法亂紀至于如此可勝誅哉嗚呼觀宋殤鄭莊於春秋之始而知天下之無王觀宋皇瑗鄭罕達於春秋之終而知天下之無伯始而諸侯終而大夫又可以言世變矣

仲孫羯會晉荀盈　云云　城杞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

伯主以天下私其親故命使施禮為可鄙而衽身要信為可賤也夫惟義可以率人苟以其私則無以令與國矣今晉之平公以杞出之故合十二大夫而城杞役諸侯以私其毋家罪莫大焉是故既城之後而使士鞅來聘來聘所以拜城杞

也未幾而杞子又以來盟至魯來盟所以拜杞田也比事以觀則其以不義動人而有不慊於心者可知矣然則晉之失伯不亦宜哉夫伯者所以合諸侯而匡天下也苟以德命誰敢不從是故齊桓公以諸侯之師城邢封衛天下翕然以存亡繼絶之美歸齊不聞桓公之遣使以謝諸侯而亦不聞邢侯衛侯之親往結盟于諸侯也而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其功為何如哉惟其心在於公義而非為私也今晉侯以奕世之伯號令諸侯非弱於齊也而城杞之後僕僕焉來聘來盟之不暇寧不可鄙賤哉何以言之晉平之母杞女也杞於是時非有外患如邢衛之在齊桓時也德則不競而介於大國以

勞諸侯夫諸侯者天子之諸侯也非晉國之役也昔者平王不撫其民而戍母家詩人有束薪蒲楚之刺君子傷之而況於晉乎今晉臣罷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於是乎合十二國之大夫勁厥築于東樓之杞文之伯也未至敗物何以有此棄同即異不仁役人以私不義不義不仁何以為伯主當時魯鄭大夫有甚乎之嘆而不敢違也則天下皆知其不當為而晉亦自知其不可矣城杞之役甫旋而士鞅之聘踵至謂區區禮文之末可以蓋其愆而收諸姬之心乎則其鄙也不待貶而自見矣既成其國又治其田使晉命之出于公魯何敢不盡歸乎今齊魯以肥杞乃以卿大夫相繼于朝府無虛月之故則晉之所以令諸侯者利而已矣來盟以固歸田而以國君親其事且不守中華之禮而用夷俗焉夫以土田之故親勞于人是徇利也以先代之後而變于夷是棄禮也禮虧利勝其能國乎嗚呼晉以城杞之故而來聘杞以得地之故而來盟則伯主之所以為伯主杞子之所以為諸侯皆可知矣春秋於城杞則列序十二大夫以著其勤衆之罪而繼之以晉侯使士鞅來聘又繼之以杞子來盟杞稱子賤之也蓋晉政於斯時天下甚多故也吳楚交政于中國此何時耶平公棄七世之伯業一朝付之於楚自謂可以莫挽而君矣不知于虢之會再讀舊書乎申之役楚主中夏俄月將

通少習之言一出而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如事天子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夷夏侮其外而大臣叛其內晉國卒剖而為三則皆平公之罪矣城杞之役可勝歎哉

楚人伐黃楚人伐徐公至自會

外患自遠而至近春秋危望國以見伯業之衰也夫華夷之勢不兩立伯業衰則夷狄強矣當齊桓之暮年楚人伐黃而公不救然後楚復伐徐夫黃遠國而徐在山東與齊為鄰非外患自遠而至近乎是以牡丘之盟春秋始書公至自會而桓德之衰與國皆有可危之勢於是因魯以見其餘也楚之為中國患久矣東遷以來僭號稱王憑陵上國尚賴齊桓扱

伯以攘夷安夏為己任是以有次陘之役而中華之勢復振
抑何幸也柰何葵丘既會驕矜遂生一念之怠前功遂廢使
強夷得以忖度其心而前日相與周旋之國悉蒙其患自遠
以及于近豈不駸駸乎剝床及膚也哉觀春秋僖公之末亦
可懼矣且夫黃自貫澤受盟于齊於是有陽穀之會相為犄
角以牽制楚人之肘腋用能致屈完之來盟則黃實有功於
齊也今楚人敢興兵以伐黃無乃討其前月從齊之故與黃
以從齊見伐于楚則楚師之起乃所以嘗齊也齊既視黃而
不救然後浸淫而及徐鳴鐘擊鼓將問徐以何罪不過為其
附齊而取舒也借曰黃遠國也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徐在齊

之宇下可不被髮纓冠而往救之乎始之伐黃則坐而不恤
繼之伐徐則救而不亟則桓公之不競不足庇與國可知矣
是故春秋凡桓公之盟會皆不書至安之也至于牝丘之盟
始書公至自會夫楚之患自黃而及徐矣徐之去魯不遠也
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寧不有無厭及我之患乎嗚呼豈獨魯
也天下之從齊者莫不岌岌乎殆矣春秋魯史故至公以著
其危而他國從可知焉商書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吾於桓
公見之矣厥後公卒未幾而楚遂至其國都以盟齊鄭陳蔡
越八年而以師伐齊取穀至是則盟貫取舒進次于陘之憾
悉報無遺嗚呼向使桓公敬不息之誠當楚人伐黃而援救

為天下事豈至此也哉或者謂桓公初致江黃之時管敬仲嘗
有言矣桓公不從而卒貽禍于二國吁仲之言是也而未知
道也使其能引公以正心脩身而行王道則豈無自彼氐羌
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之道事乎而仲不能也使小國貫
君欲自援於蠻夷之汙而不克遂其志君子蓋深傷之不然
仲之器不小矣

吳入郢於越入吳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於越入吳

強國每逞方於外而不虞敵人之乘其後觀春秋書吳之事
亦可以為戒矣方吳之敗楚而入郢也師猶在楚而於越乘
虛以入吳亦可懲矣至于黃池之會方與晉侯爭長何不虞

於越之又入其國耶春秋始書於越入吳于吳入郢之後再
書於越入吳于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之後則其虛內事
外阻兵安忍之效豈不深切著明也哉嘗謂以力勝人者人
亦以力勝之此理之必然也春秋之季吳國天下莫強焉長
岸雞父之戰滅巢滅徐之文經不絕書猶曰以蠻夷而攻蠻
夷也及其勝楚則遂及齊而及魯及晉若火之燎于原不可
嚮邇自以為莫能敵已不知禍亂相尋罔有紀極東南又生
一越為其腹心之患一之已甚而至于再姑蘇之棲兆矣豈
不可為陵人而不顧已者之大戒哉自今觀之吳乘楚之得
罪於中國而伐之雖曰因以復怨猶有名也至于五戰而遂

其國都係累其人民鞭棰其冢墓君居其君之寢大夫處其
大夫之室兼約肆淫恣行無忌暴横未有甚於此矣方且揚
揚然自以為得志也不思國内空虚而於越之兵攜其不備
入其巢穴如造無人之境無乃出乎已者之反乎已也乎春
秋書吳入郢而繼之以於越入吳比事以觀可謂深切著明
矣吾意吳人為是恐懼而警省也豈意夫勝齊伐魯之後復
駕晉而爭伯黄池有會方將逞其狗雄以長上國不知句踐
之又躡其後也死灰燃于會稽而太子斃於姑蘇所得曾何
不足以償所喪春秋書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而又繼之
以於越入吳何其蒙患于前而又不戒於後也嗚呼吳以力

勝楚而越又以力勝之吳以強陵晉而越又以強陵之天道
好還豈不信哉闔閭之時猶曰不備不虞而已矣若夫差何
其愚耶春秋因事而比書之垂戒之意遠矣是故觀入郢而
會黄池宜吳之盛也而於越入吳敗亦隨之譬之蛇豕螂蜋
卒以自償不亦可哀也哉雖然吳不足論也吾於此而為中
國諸侯悲也當入郢之時特以晉不救蔡而吳得假之以為
功其與而晉遂失伯檇李一敗北鄙之圖稍輟而諸侯莫之
省也齊衛方勘叛臣以撓晉魯方有事于邾而晉則惟納蒯
聵伐鮮虞之是務也而皆不以吳為憂遂使伐陳會鄫執焰
大職而齊晉大國俱受其患庸非自致之耶然後吳越爭衡

而春秋終矣其可歎也夫

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齊人宋人
陳人伐我西鄙

大夫越禮以生事而貽患于其國春秋據事直書而自見矣
夫矢也矢人惡之招也今公子結以國卿下媵陳人之婦既
失已矣媵婦之後遂專事以及齊侯宋公盟公侯豈大夫之
敢敵乎是以挫軟徒陳而又以致三國之伐然後生事病國
之禍見矣結可責也而齊侯宋公亦不得免焉古者大夫之
出疆也受命而不受詞有可以安社稷利民人者專之可也
未聞專命而非禮以致患者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國

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皆由已以致之況於已為大夫固嘗使
其君安富尊榮而民無侵陵之患也今一舉而害及其國其
罪豈不大哉是故公子結者魯之卿也媵婦淺事非大臣之
當親今乃縱其私情去國踰境以媵微者之婦則以尊而臨
卑奉上下之分矣彼齊侯者太師之後尊為東州之方伯宋
公者先代之後爵為天子之上公夫豈列國大夫所可敵哉
今結也因媵婦之行遂及二君為盟焉夫盟者有國之大事
也乃不稟命于君而專之外有以卑抗尊之罪而内有以臣
專君之惡一舉而二罪併焉其可乎哉他日西鄙之伐魯國
殄民果誰之所致乎則結之罪不可逃矣是故媵婦淺事不

嘗會而春秋特書曰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陳人微者既見其重以失巳矣而繼之曰遂及齊侯宋公盟遂者專詞及者所欲又見其輕以失人也至于西鄙之師而書曰伐見三國之有詞于伐也然則三國義乎 曰曾則失矣三國亦豈義哉夫以伯主之嚴上公之重誰得而犯之最爾大夫而求盟其從其否誠在我耳訓之以禮義道之以名分不與之盟可也孰而治之可也何至以二大國之君俛首與之共歃既歃之後而以兵亦臨之夫抗尊求盟者公子結也西鄙之民何罪慢鬼神而食詁言虐無辜以顯威武不義甚矣吾嘗觀乎文公之經有曰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夫以

商人之不義且能却大夫之請何桓公乃不能慎之于始而悔之于終乎然則結也不足責也齊為伯主於是乎有慙德矣

公圍成公至自圍成築蛇淵囿

君命不行于陪臣而勞民以自樂甚矣魯之不競也夫佚游從欲已非人君之當為而況作於患難之時乎是故成曾邑也而彊臣據焉定公欲墮其城而親帥師徒以圍之卒不能克而返是正恐懼警省之時也奈何告至之後乃役民以築蛇淵之囿尚可謂知務乎春秋書公圍成公至自圍成于十有二年之冬而書築蛇淵囿于十有三年之夏則定公之失

君道可知矣嗚呼魯自宣公受國于東門氏而祿去公室矣成公失政而政逮于大夫丘甲之作費邑之城三軍之作中軍之舍不絕于經三家競爽不弱一个焉孰知陪臣之又專制其後哉至于孔子攝相然後費郈繼墮公室可為之兆巳見于此使其終用聖人魯可以為政于天下矣雖百成何能為哉今定公不知二邑之墮出于仲尼之化而以為巳功也於是親帥其師以圍成而不知公斂處父之徒無君之人也於公何難哉是以無成是無孟氏之言一動彊臣之心而深溝高壘堅守弗下以封內之邑而用師圍之有如敵國已見魯之失政矣況以堂堂國君之尊伐一陪臣而不能勝卷甲

而歸亦可危已吾意定公因是而懼改前轍以自新安國聖人之不暇也奈何恬不知畏告至之後反自肆于驕樂當舉趾條桑之月役農作之民以築囿焉夫築者創始之詞而囿者育鳥獸之所也當閑暇之時且不可為也而況於蕭墻之憂未弭此何時耶而自放於盤樂怠傲無乃安危利菑而樂其所以亡乎置民人社稷于度外而以奉巳為重顛倒錯亂未有甚於此者矣春秋先書公圍成而繼之以公至自圍成危之之意巳見至明年之夏而有築蛇淵囿之書則定公之不足與有為也明矣卒之女樂至庭而聖人以燔肉去遂使一變至道之國日淪于微弱而大野之麟卒罹其雁悲夫吾

嘗觀乎春秋書築臺及囿凡六見莊公一年而築三臺當齊桓方伯四鄰和睦國家無事可以有為而不為也故魯自是始弱及莊公告終而遂大亂國幾亡成公之時內政歸于強臣而外屢辱于大國末年晉悼復伯稍獲見重而遂築鹿囿昭公溺於季孫之術中而築郎囿卒以客死今定公不以先君為鑒而又覆其轍焉嗚呼無囿猶可無民何為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是誰之咎哉

取汶陽田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藉勢以復地其利國也為甚微致賂以從夷其辱國也為甚大夫為國而不知以義為利未有不受其咎者矣魯之成公

恃晉之勢一戰勝齊以取汶陽之田以亂而易亂也其利國亦亦微乎遂從楚人以此藉口而為陽橋之役公也乃屈千乘之尊會其大夫于蜀致賂納質以求免焉則其辱國大矣觀春秋書取汶陽田于前而書公會楚公子嬰齊于後則魯之所獲不如所喪為國而不以禮其致豈不深切著明矣哉嘗謂天下莫大於禮莫強於義是故諸侯修睦以事天子不敢失也而後蠻夷順令以事中國不敢違也今也友邦冢君亦不能和協而使外夷得以借此以為猾夏之階不亦甚哉觀成公之所以勝齊而辱於楚者抑亦可以為戒矣且夫汶陽魯故田也而見奪於強大之齊致於建邦土地之圖者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不敢失墜所當告于天王以正疆界不當擅兵以取之也不然侵小得之則固有興滅繼絕之義於固不得而有亦豈魯之所當有哉今魯之戰齊也以大夫之忿而介於大國幸以獲勝則藉郤克之言以取汶陽而不使一介告諸天子是惟強力之恃而於君臣之義蔑矣雖取故邑與奪人之有何異哉而不知我以強力陵人人亦以強力而陵我矣未幾楚人遂有侵衞侵我之師以問伐齊之故甥舅之國翻為仇讎而使蠻夷得以為詞亦已甚矣而又不能親賢修政保固疆圉乃以國君之尊親會公子嬰齊于蜀而為僕焉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君降班失列以聽

于夷狄之大夫豈不哀哉惟其不能以禮為國以及此憂也故曰藉勢以復地其利國也為甚微致賂以從夷其辱國也為甚大也季孫行父為國上卿固當上使其君保安富尊榮之位而下庇其民使無辛苦墊隘之禍也而乃不忍一朝之忿殘民以逞其私汶田之歸揚揚然自以為功而辱逮君父不顧也方將立武宮以宣示其侈而不知他日韓穿一言復束手以歸諸齊而所得者為虛文不足以償所喪然後知不以義為利而以利為利乃有國家者之大患而春秋譏取汶陽田之意遠矣

誠意伯劉先生文集春秋明經卷之二十終

重刻誠意伯劉公文集後序

誠意伯劉公文集固括一方文獻實
為
明百代文章勛業之宗儒先理學之統
也刻自永樂杪王太史景後凡三易
梓矣歲久寖堙論次歲盩海內學士
大夫誦說睹慕公者每嗟咨焉嘉靖

己未公鄉達斗山樊侍御嘗刻於北
畿延院東南俻辭士人尠得覯覯且
經義删遺似非全集隆慶壬申春豫
章純峯謝公持斧按兩浙丕崇正學
風厲人文行部至括握劉公簡籍惻
然曰集殘缺矣士君子有志用世明
道舍是何所法程我廼檄烈搜討遺
文重手校而鋟焉公諸遠邇意甚渥
也刻成授烈序諸末簡序曰烈自操
髮讀書即致嚮公勛業文章為古今
殊絕人物恨不一至其地為之藻藾
奮感依憑茲猥以謭薄承乏公郡獲
瞻儀刑章典復辱掛名文字中以自
託於尚友豈非疇昔之願哉夫天將

開一代文明之治則必篤生名世之
臣以應昌期遘會風雲翊主佐命贊
謨決策撥亂揉夷輔成皇王之化未
始不本之於道德文章道德文章精
神心術之微也古之君子若伊尹於
商呂望於周其阿衡鷹揚事業已定
於莘野渭濱之時子房始遇沛公運

籌決策以成帝業亡一不酬孔明卧草廬與先主商推孫曹因蜀之資以圖天下終身不易其言公天挺人豪鍾稟特異固伊呂之亞子房孔明之儔也生丁元季阨塞抗憤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撰著郁離覆瓿諸篇章言雖椎渾奥容閎辨激壯體

裁殊而攄忠闡性則皆所以鋪擲其拯世救民之心釀醞夫禮樂法制之教出入造化機變鬼神卒澤於道德仁義之懿及其明炳物先克識

真主起從而受心膂之寄柄帷幄之籌殄漢殲吴驅夷奠夏指授諸虓虎熊貔柱石之臣以成

高皇帝大一統之業滌穢濯瑕復還三代之華何其偉歟嗟嗟樹開國之勛猷昭傳世之文章與古先豪傑兼休並顯於千百世之後公蓋出有所為而生非無意者矣豈章句之儒虛誦讀守空文罔效尺寸已哉是固烈之依憑嚮慕之私也謹序

隆慶六年秋七月朔後學建安陳烈頓首書

陶學士先生文集二十卷

（明）陶安撰

事蹟一卷

明弘治十三年項經刻遞修本

陶學士集二十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陶安撰。安字主敬、當塗人。元至正八年中浙江鄉試。入明、官至江西行省參知政事。事蹟具明史本傳。其詩一曰辭達集、一曰知新近稾、一曰黃岡寓稾、一曰鶴沙小記、一曰江行雜咏、本各自爲集。此本分體編次、與所作詞賦共爲十卷。其文亦十卷。而送人之序引居其半。或以安文章宿望、人得其贈言以爲榮、故求之者多耶。又安以儒臣司著作、於郊社宗廟典禮、皆有奏議。若明初分祭南北郊、及四代各一廟之制、皆定於安。又刑律亦安所裁。而集中均不載其文、殆以朝廷公牘、同署者不一人、故不復列入私集也。世言祝壽之序、自歸有光始入集者。此集已有二篇、則不自有光始矣。安聲價亞於宋濂、然學術深醇、其詞皆平正典實、有先正遺風。一代開國之初、應運而生者、其氣象固終不侔也。

陶學士先生文集序

先生姓陶氏諱安字主敬太平當塗人也元時嘗以親老養艱辱爲書院山長歲乙未起從

太祖高皇帝爲太平興國翼元帥府令史尋陞都事丙申爲江南行中書省左司員外郎尋陞郎中辛丑爲黃州知府尋知饒州吳元年爲翰林院學士尋以重臣出叅江西行省政以卒其學以濂洛關閩爲師讀書守居敬持志循序致精之法博涉經史尤精於易所爲詩文甚富其存者在元有辭達類鈔在中書有知新近稿赴武昌有江行雜詠守黃州有黃岡寓稿在桐城有鶴沙小紀揔若干卷今刻置太平郡齋則前守嚴陵徐公時中圖其始今守嘉興項公誠之成其終當塗學諭鉛山張君天益校其譌次其類而郡倅董君德美張君瑞夫辛君公應李君宗漢守儀皆與聞其事焉盖距先生之卒已百三十餘年矣嗚呼帝王之興必始於得士士當變通之世亦必擇夫可與興帝王之業者而後事之若伊尹之就湯呂望之歸周張良之從沛公鄧禹之赴蕭王彼豈苟爲自市者哉所歸而人從之所言而人賴

之盖其負救世之才藏待時之器
而繫天下之望也久矣當元之末
南士類擯不用先生為貧而仕低
徊散地其精華果銳之氣一寓於
文辭而不得見諸設施此蓋
天厭夷德將啟我
國家文明之運而陰蓄異才以為之

輔也及
聖祖渡江之初先生首率父老迎謁轅
門
龍姿鳳質決於一見慨然以身許之
其在易即乾之五二同德相應可
謂千載一遇矣于時豪傑並爭地
大兵强者相望然皆嗜殺好貨取

快朝暮非有撥亂救民之志
聖祖既得先生喜其謀而用之渡江之
明年定金陵據形勢遣使者旁招
俊彥置之左右諮訪治道
王師所加主於吊伐不殺降不鹵掠
不燬民居根本既固威德日隆數
年之間全有江南遂成

帝業蓋
國初才智之士乘時奮身以效其尺
寸者多矣而實先生為之倡我
聖祖興自南服而致華夷一統之盛自
開闢以來所未有而實先生肅其
衷也由此觀之先生之出處事功
視古之君子豈甚相遠哉先生嘗

自謂謀畧不如劉基文學不如宋濂治民之才不如葉琛章溢亦庶己推賢猶房杜之於王魏耳然惟悭之贊襄黄鐃之惠政

聖祖深嘉而屢賞之輪充之設所以崇文治也而先生首膺學士之選語當代之名臣或未有出先生之右者矣胡君子之論贊獨遺先生而弗及耶先生志於道德功名其所樹立固不待文而傳然以其僑往之端生蓄之富凡筆之簡札者類皆深醇醲郁辭備理正固宜登名於文章之錄也古稱文如金玉即埋沒於一時而其精氣光彩不可晦蝕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茲集過二守而傳非此類也夫覽者慕其人而論其世則知斯文參天地之化為不誣而儒者難與進取之說陋矣

弘治十二年歲在己未春正月既望

賜進士及第儒林郎左春坊左贊善

國史　經筵官兼侍

皇太子講讀鉛山費宏序

陶學士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四言古詩

詠匡山 并引

詠當塗張縣尹善政 并序

詠張同知 并序　詠盧牛 并引

五言古詩

送呂經歷 并序　送于遊道 并序

送程子厚 并序　挽方君政 并序

贈程希孟 并引

寄題依綠亭　贈李盤居

贈風鑒雷霆電　贈斗數梁月淵

夜行至香魚館　送常伯昂

述寓　秋風辭送梁生

訾伯元孝義

仲春雅集分韻得嘉字韻

九日登高翠微亭分韻得滿字

題鬧春　題何氏心遠樓

題萬年江樓得樂字韻

登蓬萊山分海字韻

次雲巖尊師竹杖詩韻

題通微齋　送周生顯 并引

已上辭達集

癸卯閏三月十九日奉

旨代祠贊公過環中予於山中送余出

寺余止之環中予曰不出圍悟闡因

續為句

次韻劉彥炳典籤感秋 七首

次黃觀瀾韻 二首　看松庵

煙雲萬頃亭　唯天在上亭

苦熱

已上知新近稿

偶述　秦友諒元帥邀飲

服藥　新晴有感

見月　抹茶

細草 二首　書事 三十韻

飛蛾　述懷

墻頭草　蛇蜒

苦疥　酒

寓意 四首　當門小山

石湖方池　江色

龜頭山　晚凉
芒種前兩　黃老
示後　悼故妻翁氏　以上黃岡寓稿
秋夜　病體
夢覺　桐城雜詠四首　已上鶴沙小記

卷之二

七言古詩

送易知事并序　送夏弘叔并序
送秦君用并序　菊泉并序
李氏孝義并序　徒氏世德并引
廣陵楊節婦　題柳如庵小影
陶培之中堂試詩送其歸
送文元燦遊學杭城
經歷張景中泮橋觀蓮索賦
贈趙道昭　吏者于姓考滿贈
送劉生仲孚
至正戊子下第南歸與同貢黃章仲珍
雷燧景陽同舟仲珍賦詩因走筆次
韻
途中懷古述事再用前韻
五月旦日與黃仲珍雷景陽酌於惟陽
抵暮出城曉至泓洲有懷同貢金景
蘭桃坤誠扁于一林元凱相約不至
更次韻爲詞以寄拳拳之餘意
送石仲芳
題張縣相辛巳試院唱和詩卷
送徒伯淵　送易德輝
送學正[illegible]　齊山吟
送唐田僉事
次董參政楊揚季常詩韻
題鸂鶒竹雀畫堂圖
次韻畫松四首　已上辭達集
壽詩　送沈竹泉并序
送孫別駕赴江陽
送妹師逕少微山并序
送僧芳蘭谷住持明招寺
送別　紀事
十月初六日夜作

病中友人寄詩遂以次韻　已上知新近藁
次楊舜中教授韻
次韻答孫秀宇天祥　已上黃岡寓藁

卷之三

五言律詩

送王克敏赴安豐錄事兼簡元中宣差
題孔隱君輓詩卷
輓明威將軍孫都監公
輓發蒙師何益甫先生
題楊生詩集　送易長卿二首
次宿遷　途中偶書所見
出宿遷至義塘　東莞道中
入臨朐境　自大關至小關
過臨朐　臨淄道中
客途感晚　次東無棣
送篤彥誠赴官紹興并寄徐國賓
送人赴幕職　送人赴浙東
富春山僧隱居　題劉稷道行卷
大本監郡以詩見悳次韻二首答之
書事五首次郡侯韻
幽居十首次監郡韻　已上錄途藁
偶成四首　啜茶
送汪朝宗四首　昰在山庄詩以示意
壬寅二月二十五日昰生朝作
三月二日歲生朝賦詩
送汪一初歸淳安二首
送林彥明回括蒼柬劉伯溫胡仲淵
哭胡通甫參政　哭用和郎中
苦齋二首為章三益憲僉賦
病後　送薇
自遣　秦淮寓舍
習靜　晚晴
自樂　述懷
寄孔僉憲二首　寄人二首
寄題浦高亭為章三益賦
夜歸　龍灣餞師二首
自效　鳳池
癸卯九月二十一日作
立冬　懷友

賀人生子　霜露
冬初　寒夜
免答　釋疑
遣悲　聞上江消息二首
寄豈叔良二首　寄錢彥良二首
寄潘章甫二首　寄示從子昱二首
寄示馬揚希穆　寄陳一乘
省中夜直　讀易
阿墉二首
與員外黃觀瀾李彥章試士西掖
冬暖　紀志
野叟二首為掾史李仲仁作
已上知新近稿
癸卯仲冬望日登舟秦淮翼日過龍灣
出大江　晚過三山
烈山　檣港
繁昌　板子磯
荻港　石窩
丁家洲
管生時順昔從子厚今為曆官同舟西上
銅陵二首　過銅陵述事
過池陽　過池口驛
次安慶　入彭澤境
小孤山　次彭澤寄范元禮
登觀音山　彭澤縣
極目　蘄州道中
使客　過道士洑
泊巴河　泊沙口
風雨　晚至武昌
倚柂　公子二首
野人二首　文士二首
武昌城西觀戰　寄示晟昱
二月十六日喜晟至武昌　已上江行雜詠

卷之四

甲辰二月守黃州二十二日初至作
黃岡寓所　三月五日晟別東歸
郡寓偶成　雨過
久雨　憶二子晟昱
憶孫阿墉　苦雨二首
追悶　偶閑

立夏日紀事　寓所
窮民　旅寄
縱步　郊外
望家信不至　喜家人至
聞立中書省命左右相國
寄董正則諮議　寄羅復仁諮議
述事　已上黃岡寓稿
夜泊蘭溪　過五郎磯
盤塘　彭澤懷古
過小孤山遇鄒師顏即別
空庭　送客
晚生　遣興 三首
念孫　湖鄉 二首
西風　觀大龍山
懷原夫　懷中生 二首
懷友　憶呈
寄呈從兄松雲翁　遣興
深秋
九月朔得呈所寄藥物
九月七日雨　秋祀三皇

秋夜　人生 二首
蓋蚓　蟋蟀
九月蜂蝶　霧
晚風　秋雨
夜永　雨館偶成
遣懷　夜雨
呈至樅陽喜而有賦
寄示晟 二首
十月七日再歸樅陽時遷往桐城舊縣
晚宿官渡　泊松山湖
過山家　發松山湖
晚至白兔河　登陸往桐城縣
至桐城縣　桐城即事
燈花　甲辰仲冬五日甲子
甲辰仲冬望日　冬至
官廨北澗偶步
聞除代者及召還之命
臘月六日雪　呈至桐城二日別去
臘八日發桐城　歸途紀事
宣港即事　過樅陽

泊池口作　江行新霽
早發　過天門山
望青山　泊慈湖
入境　已上掲沙小紀
五言長律
送朱仲良四十韻
己丑九日南軒山長許聚夫邀學官及
諸生登高翠微亭分韻在座諸生有
得開字者余為代賦五十韻
蘄總管新任　追輓主簿汪古學
喜雨為蘄太守作　已上蘄述集
追輓樂天王慶士五十韻　知蘄近稿
卷之五
七言律詩
喜秋雨　輓方蒕山先生
送牟景陽　送沈掾還鄉
呈謙齋内翰　次韻唐仲文登黃山
釆石晚渡　輓嚴厚齋
次張孝夫述懷韻　次韻秋聲
郡史林景山見寄廣濟縣尹王廷杞詩因
次韻二首一簡王尹林掾所自述
送師魯倅廬城　送劉仲彬
送艾秀才赴京二首
送奉使宣撫護都右丞
送天門山長孫伯明歸富春
探梅　輓戴母劉氏
題賢母傳　登高凌歊臺
題青田劉氏園亭詩卷
送李生赴金陵　輓師魯監郡
輓陸茂元　歲暮即事
凌歊臺　蛾眉亭
觀瀾亭　釆石
四望亭　謝公池
太白墓　蒜和觀
三湖　碧雲亭
江東道院　姑熟溪
慈光磯　泊吳興
登尊明閣　宿還義塘暑行
郴城客館晚宿
至沂州訪同知彭允誠夜飲鄒平仲馬

元德善仲良在焉
沂州紀事　山東山行至絶頂
過穆陵關　次張夢臣學士詩韻
次蒲臺　滄洲五龍池
次鯨川　立春日至霸州
歲除日至都城　嵩溪詩會
次韻嵩溪悼馬　瀑布泉
鶴籠　秋江雁影
鴻門　貂蟬刷
晩渡　送毛公禮
送小毛秀才
御史大夫帖木哥公致仕
送李好古赴西臺御史
送張太初赴西臺御史
送哈德卿赴内臺御史
送曾道士　送集慶教授傅淵泉
送江子宜赴京二首
送陳唯道赴廣東憲史
秋日述懷　登樓
送賀憲史赴廣東　送文質赴内察
送張庫使　送趙心德赴番禺令
送邵克忠赴武岡照磨
送姚秀才歸桃源　贈江有源
送朱竹志
淥水湖鄉夏末述事二首
館中山朝元觀作　鎮守太平陽侯致仕
次韻徹通理秋日驛中二首
送鐵元起監歸州
送李國用赴宗文山長
送東川山長張彦澤
寄宣城學正徐伯初　魏湯子允
送黄文敬長岱山　送樊照磨
次韻二首并序
三月三十日黄安中山長告别走賦
甲午六月旦日登嶼山觀海
送豐竹良　送戴生
送胡北憲僉亦普剌金
送太平路同知王廷珍
送馬仲雲　壽大本監郡
賀郡守靳廬宜病起

清和

壬辰清明日用杜老二詩次韻　已上蘇逵集

金陵望茆山　過平江

岳王墓　寓姑蘇半塘寺

虎丘　毘陵道中

復至金陵　除教職

秋滿避亂　世氣久未息書悶

重至金陵喜朝建都

送孫伯融總制赴括蒼

寄劉伯溫宋景濂二公

喜伯溫景濂輩至新京

哭孫伯融　龍江閱兵

康郎山應制　駕幸鍾山應制

送夏允中總制浙東并巡撫　已上蘇逵集

卷之六

七言律詩

戊戌新春同遊蔣山即席

寄董貫道

次韻賀汪炳炑董貫道二典籤同寄諸

博士余学夔兵曹與博士應隔一辭耳

壽詩　送陶伯仁

送張復亨

庚子三月十七日

上登忠勤樓幕佐文士皆在焉因命各賦詩

一首

茅元帥國寶

上命賦詩送樞判吳國興回鎮建興并寄其

次權伯文韻并以送行

秋夜懷友寄泰伯容太守等貴人

寄林彥明　寄董貫道

送清涼寺長老凱翁住持義烏双林寺

贈鎮撫田典翁　送別

故人劉彥英見過喜而賦詩

偶見　憶別三首

雲巢　雪洞

寄吳左丞二首　時雨為平章公作

四月與黃觀瀾員外傅仲珪都事同訪

華德甫憲使不值

贈孫希孟　癸卯孝廉病中

感懷　贈人
送朱允升　暮秋紀事
夜歸　寄胡仲淵
萬戶趙禎見余訪罪惡使不遇之作賡
歌四章雨中來謁因賦以荅
石頭城　風生晚望
鍾阜晚烟　秦淮
贈友　已上知新近稿

卷之七

七言律詩

蟂磯　江上大風入泊楷港
移舟　蕩槳
次管時順韻　馬當磯
晚發彭浮　黃麻灘
同使者船過九星十三磯
漫興　陽邏堡
風雨中過陽羅堡磯
新年　黃鶴樓
大別山　鸚鵡洲
烟波亭　昭君閣

秋胡圖　四皓圖
白蓮社圖　青松社圖
登瀛洲圖　遊月宮圖
太真翫月圖　次韻荅徐志仁
已上江行雜詠
過張氏廢宅上人稱花園張
四月望夜見月　次楊舜中教授韻
次韓子魯見寄詩韻　已上黃岡寓稿
過蘄州　泊江
過湖口　重過小孤山

樅陽寓舍　客子
偶題　撫迹
中秋　寄示從子旻
寓况　重陽二首
樅陽感舊　秋館書事
散懷　清夜戲題
官舍漫題　千秋節
野性　默坐
冬曉　望皖公山
東望　桐城書事

秋浦雪中　夜泊采石
慈姥港　慈姥磯阻風
天　鬼神
浩氣　首尾吟六首
首尾吟二十首　首尾吟七首
有省　學易
學書　學詩
審慮　已上觡沙小記

卷之八

七言絶句

四皓奕圖　倦繡圖
鄭城叟　次西無棣二首
次韻溪居六絶　和張景中經歷三首
次江教授見索芧术詩韻
捕魚圖二首　題墨梅風烟雪月四首
送劉生二首　題袁氏臥雪堂二首
題畫　淵明醉歸
渡江　見飢民
早行　旅夜聞雨
途中别友　初歸

冬晚　野老
秋山晴色圖　爲劉博士題畫二首
題畫二首　竹松二圖
鴈鵲二圖　懷友
送何令歸江右　送劉生省親三首
過田家　過吳江
舟中望虎丘　惠山觀泉
詠史十五首幷序　志喜
閱兵奏凱幷序
題江陰侯杜安道宅畫馬　已上謙達稾

龍鳳己亥秋九月
上於建龍閣儀鳳樓雜寫金陵山川六慶命
僚屬各賦絶句走筆立成
庚子二月二十七日
上在姑孰遊靈山無相菴時僕與汪朝宗都
諫王思文理問俱侍行
王賦絶句三首因次其韻
次寶公韻　奉賡
御製中秋詩韻恭議李公次前韻二首見示
賡歌奉荅

奉賡
御製詩韻三首送茅山宗師
題范氏文官花二首　題畫應
制　墨竹
一　已上知新近稿

卷之九
七言絶句
曉發　鄉舟
漫意　牽舟
晚山　揚山磯
大通望九華山　風逆
秋浦西鄉　問友人壹溺
曉發　那吒石
李楊河　攔江磯
趙老洲　濁酒
至安慶問廖玉溪憲副等東下
發安慶二首　竹枝詞四首
趙畦　蓮花洲
儻来洲　雷港
望東流　即景二首

娥眉洲夢覺　晨起
曉望　烝火磯二首
彭郎磯　補陀巖
寫情四首　雜謡六首
汪江三首　金釵谷
柘磯　湖口二首
漁問　樵答
棹歌三首　漁歌三首
石屛磯　宿老鸛滓
早過江洲　潯陽道中二首
夢興雲山　先祖生日
讀貞觀政要　官屛夾夜宿二首
過城子頭　過馬頭
偶成　當池遇順風
夜泊蘄州城下　過黄州
泊新生洲　遣意
晚行
夜夢作詩二句覺後續之
朦月四日　望武昌
追述　已上江行雜詠

信步　馬
聞驢　新晴
歎晴仍晦　桑柘
方晴又雨　三月晦日
竹杖　四月十六日夜月
九月甲子晴　已上黄岡寓稿
望廬山　次安慶
次樅陽　遥夜
十六夜月　遣役
訪梅　已上鶴沙小紀

卷之十

歌

大明鐃歌鼓吹曲二首
重登鳳凰臺戲歌奉進時歲剪除群兇
殆盡喜而有進
駕幸獅子山應　參
制　奉
旨賀平章鄧遇春諸將平定中原四
壽寧國李公
閩中王指揮報捷來金陵就送其歸
石假山歌　望夫山
天門山曲　凌歊臺行
弔虞雍公廟　月餘次張誠之韻
送僧靜明復住持天宮寺
樵隱　五花馬
河如帶　澗底松
大風起　鹿
御次韻石城秦淮二首

賦

大成樂賦　孔廟賦并序
大成殿賦　栢山賦
天爵賦

詞

水調歌頭九首
送汪教授
送宗文山長孔子充秋曉
送天門山長馬王相
贈王義庵　贈醫官徐齊山
贈參醫張氏　秋興
言懷　偶述

水龍吟 三首
壽青溪主者
送李國用赴宗文山長
送人出使
木蘭花慢
送趙按汪彥臨
大江東去
送段伯文赴太平帥府經歷
金縷曲
夜宿省中有懷賀久孚

敬次
上所賦漁家傲
西江月
六月二十日初署書事
太常引 六首
壬寅季夏即事
晚景
連陰書事
偶述
書懷
松風

序
送劉仲彬序
送毛公礼序
送金梅窓序
送劉仲脩遠遊序
送周彥升歸兗陵序
送游景達序
送胡達卿序
送游教諭序
送趙生序
送潘仲升序
送總管賈昆山序
送張生序
送李景祥序
送縣尉程宗成序
送謝宗玉序
送教諭夏仲符序
送張符原序
送黎仲賢序
送燕林義序
送斡勒彥文序

卷之十二

序
送周彥升北上序
送易生序
送醫者鄭岡才序
送照磨馬克讓序
送馮生序
伊洛淵源錄序
送教諭張彥聖序
送海漕官徐師顏序
送丹陽山長劉彥質序

送趙致端序
送天門孫山長序
送王子楚序
送經歷張景中序
施山長挽詩序
送張誠之序
送馬彥誠赴官紹興序
送蔣茂功序
送王生序

卷之十三

序

送李儀伯赴西臺序
送安思善赴西臺序
送張太初赴西臺序
訾毋高氏慶壽詩序
行臺訾勾訾德明壽詩序
送崔文翼序
總管說學詩序
張景遠詩集序
送教諭潘君序
送學録吳仲進序
送訾德明赴刑部序
送王秀才序
送陳秀才序
送畢仲和赴廣西序
送天門劉山長序
送東川山長張彥深序
送林景山序
送劉秀才序

卷之十四

序

送黃文敬長岱山序
送司獄易元允序
送采石山長濮友文序
送浮屠慧師序
送教諭彭景先序
送汪教授序
送醫官黄與任序
送黄尚明序
送黎仲良序
送馬仲雲序
送張文泰序
送許經歷序
送程子舟序
送豐丱良序
送梁教授序
送易生序
送程推官序

卷之十五

引

送楊廷玉引
送曹秀才引
送申振之引
送谷美之引
送劉生引
送李國用引
送馬師魯引
送田克誠引

送白生引　送朱從善引
送梁生引
送高鵬舉赴新安引
送高進道引　送吳生引
送陶培之引　送秦君用引
送嚴明卿引　羅君禮送行引
陳生送行引　龍典史詩引
姚江類鈔略引

卷之十六

記

勗齋記　方壺堂記
慶安堂記　省心齋記
深省齋記　志樂齋記
樂山齋記　周氏同居記
斡勒氏家傳記
集慶路達魯花赤善政記
詩盟記　擢賓記

卷之十七

記

重脩娥眉亭記　游龍鳴山記

騰雲樓記　聽雨軒記
驛戶餘粮應役記
青山酌別記　梅竹蘭蕙菊圃記
萬萬戶軍功記　姑孰閱武記
監郡珊竹元振招安記
太平路同知仲禮功績記
繁昌縣監邑鐵仲賓功記
瑞麥記

卷之十八

說

張誠之名字說　徐伯仁字說
黃氏三子名字說
程炳元字說并銘
張文道名字說　宋生彥中字說
高忠名字說　秋田說
耕薇齋說

卷之十九

墓銘

故宛顏判官墓志銘
周廷瑞墓志銘

行狀
故文林郎江北淮東廉訪司知事費君行狀
代朱城述母行狀
代叢潛述父行狀
哀辭
蘇長卿哀辭
蔣茂仁哀辭
壙志
代孫某述母壙志
文
代叢源祭父文
代蒲讓祭父文
惜逝文并序
卷之二十
雜文
太平路摠管胡侯遺愛碣
秋江侑酌文并引
謳山頌
答天門山長馬玉相啓
袁氏義學請師書
釆石書院聘訓導書
與蔣伯威書
高節書院紀略
答楊彥常書
書陸符經後
書彭伯誠所著字說後
書李育之行卷後
書趙道昭擬挽自序後

陶學士先生文集目錄

陶學士先生事蹟
乙未夏六月
上率衆渡江取太平路耆儒李習陶安率父老
出城迎
上安見
上狀貌謂習等曰龔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
有主矣
上召陶李與語時事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
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長雄然其志
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

安天下之心今
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
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言與
上合
丙申秋七月己卯朔諸將奉
上爲吳國公以元御史臺爲公府置江南行中
書省
上兼總省事以陶安爲員外郎
洪武元年正月辛巳中丞劉基學士陶安
言於

上曰適聞做元舊制設中丞今欲奏以太子爲
之
上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苟惟不善
而一槩是從將欲望治譬猶求登高岡而
卻步渡長江而迴楫豈能達哉且吾子年
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
習經傳博通古今識達機宜他日軍國重
務皆令啓聞何必效彼作中書令乎謂詹
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勲德老成
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賢

者亦選擇參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
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賢人各盡職故
連抱之木必以授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
拙工同對曰
陛下立法甚思之意實深遠矣於是以李善長
等兼東宮官乃諭曰昔周公教成王告以
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
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
貴溺於安佚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
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

丁亥
上御東閣中丞章謚學士陶安等侍因論前代
興亡之事
上曰喪亂之源由於驕佚大抵居高位者易驕
處佚樂者易修修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
修則善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
亡卿此論深有契於予心古者今之鑑豈
不信歟
上與儒臣論學術學士陶安對曰道之不明邪
說害之也
上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
人鮮不為所惑自非有豪傑之見不能決
去之也戰國之時縱橫捭闔之徒肆其邪
說游說諸侯諸侯急於功利者多從其說
往往事未就而國隨以亡此誠何益夫邪
說不去則正道不興正道不興天下焉得
而治安曰
陛下所言深探其本
上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
仁義之過夫秦襲戰國之餘弊又安得知

此
二月壬寅朔中書省臣李善長傳獻學士
陶安等進郊社宗廟議其圜丘之議云云
今當遵古制分祭天地於南北郊冬至則
祀皇天上帝於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
歲從祀方丘之說云云今當以經為正擬
以今歲夏至日祀方丘以五岳五鎮四海
四瀆從祀宗廟之說云云今擬四代各為
一廟廟皆南向以四時孟月及歲除凡五
享孟春特祭於大廟孟夏孟秋孟冬歲除
則合祭於高祖廟社稷之說云云今宜祀
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從之
己未學士陶安等奏古者天子五冕祭天
地社稷諸神各有所用請製之
上曰五冕禮太繁今祭天地宗廟則服袞冕社
稷等則服通天冠絳紗袍餘不用
御史言陶安隱微之過
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由知之對曰
聞之道路
上曰御史但取道路之言以毀譽人以此為盡

職乎命黙之中書省臣進曰御史職當言
路言之有失乞容之
上曰不然夫植佳木者必去蟫蠹長良苗者必
芟稂莠任正大者必絶邪人凡邪人之事
君必先結以小信而後逞其大詐此人當
有所言朕不疑而聽之故今日乃為此妄
言夫去小人當如撲火及其未盛而撲之
則易為力不然則害滋大矣竟黙之
九月戊戌朔江西行省叅政陶安卒安字
主敬姑孰人少敏悟有大志博涉經史尤
深於易元季嘗試於有司為明道書院山
長
上渡江至太平安率父老迎謁語合
上意即留叅幕府拜左司員外郎從克金陵陞
左司郎中既而得劉基宋濂章溢葉琛四
人
上問四人者何如安對曰臣謀畧不及劉基學
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
上多其善讓後克黄州思得重臣以鎮之曰無
逾安者遂命知黄州至則寛賦稅省徭役

民悦服之尋移知饒州時方征伐急軍需
安勸諭誘率其民民皆樂輸而用不乏及
寇至攻城安諭父老率子弟固守後援兵
至擊走之諸将以鄉民多從賊欲屠之安
曰民為所脅耳奈何殺之由是民皆得全
上聞遣使往勞之明年入朝命復守饒州民懐
其德建生祠事之吳元年初置翰林院首
召安為學士凡國家制度禮文之事多安
所定擬及還江西行省叅政汪廣洋于山
東乃以安代之追封其祖父母為姑孰侯
并夫人至是卒于治所病劇猶草時務十
事上之
上悼惜親為文遣使以祭之時年五十九
右見 國史
太祖自和州渡江至采石太平儒士陶安首先
來見
太祖問曰爾有何道教之安曰即今群雄並起不
過子女玉帛將軍若能反群雄之志不殺
人不虜掠不燒房屋首取金陵以圖王業
願以身許之

太祖日諭克太平撥安太平興國翼元帥府令
史陞都事後
太祖得建康等處全有江南遂成帝業安贊佐
功多官至翰林學士江西行省參知政事
右見行部侍郎劉辰所進　國初事蹟

江南等處行中書省龍鳳四年十月二十
四日參議府左右司等官奉
鈞旨仰本省首領官掾史分派房分掌管
事務奉此參議府左右司官圓議分派到
各房事務開坐各各職名稟奉
鈞旨仰照依後項事同署文案分科掌管
各守乃職毋紊法度日生事件照科掌行
奉此省府除外今委自本職與本省都事
王徵事公同提調掌管兵房一應文字為
此今開前去合下仰照依上施行須至劄
付者
事件
守禦各翼　關防盤詰
調遣征進　各項功賞
招諭榜文　申報公務
守禦門禁　軍前報捷
勾取官軍　設置急遞鋪
右劄付都事陶安

令旨付陶安
皇帝聖旨
吳王令旨陶安可授黃州府知府宜令陶安
准此龍鳳十年二月　日

令旨付陶安
皇帝聖旨
吳王令旨陶安可授饒州府知府宜令陶安
准此龍鳳十年十二月　日

御賜詩
匡廬岩穴甚濟濟　水怪無端蠱彭蠡
鱷魚因韓去遠徉　陶安鄱陽即一理

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於戲水之有源事乃有因朕之王業
孰知其由乎惟朕有臣前翰林學士陶安
幼而志於學長而明道未能施用因天下
亂朕自西渡江東來其安率父老迓朕駐

姑孰首言曰方今海內鼎沸群雄蠭爭不
過子女玉帛耳非民之父母也將軍至此
有何道哉朕曰爾所言者何也安曰願將
軍反他雄之所為據王業之度招賢納士
首取金陵駐蹕於此以臣天下安願以身
許之朕遂諾後不數年間大江之南盡為
我定初安屢奉牘後守鄱陽鄱陽之民果
勁而頑及安至賊乃叩城安與守將謀禦
之項而縛賊賊乃息撫之以風化山民遂
無亂者於戲水之源事之曰王業之由惟

安之謂乎至建國紀年之初詔入京師授
以翰林學士今兵入中原得山東朕欲少
鍵者開省山東經理諸事以南昌郡西省
參政汪廣洋者其人不貪而純粹可職山
東惟安有適可署西省以代廣洋者詔卿
速行導吾民以良於戲惟天生賢為國民
實安縣學之正以誠格天慎之戒之可中
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宜
令陶安惟此洪武元年四月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蓋聞國家之立也必有一心之臣尊
戴匡輔用能張其綱紀植其表儀正其位
名善其詞命基圖以大自古皆然朕之初
渡江也江南之士杖策謁于軍門者陶安
實先即以帝王事功期於始見之際贊襄
兵務多歷年所宣歸令則軍民信議禮刑
則体要成建陳之論以忠出納之命惟允
雖寮難繁劇一不以動其中真為一心者
焉至於牧民而民安治吏而吏服捍城禦

侮寇惑成擒列郡寔宗其勞則著肆朕君
臨大寶念此翊運舊臣老當優之不欲久
繁以政務者關翰苑以崇文治立學士以
冠儒英重道尊賢宜俾為長尚其論思以
盡己獻納以告君綜理人文明揚哉敷副
予眷注以臻治平可翰林學士嘉議大夫
知制誥兼脩國史宜令陶安准此洪武元
年四月 日

御賜對

國朝謀畧無雙士 翰苑文章第一家

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前人積德衍餘慶於孫枝後嗣立功
推隆恩於祖考爰篤勸賢之義用章報本
之誠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
政事陶安祖父陶大宥賦性循良爲人倜
儻兄弟敦其友愛鄉黨服其老成再世生
賢詒謀有素乃際興王之運實爲佐命之
臣旣視草於內廷遂陞華於大省著此勳
庸之茂致于基業之成宜有榮封及有爵
自歆此綸綍之重永爲泉壤之光可贈嘉
議大夫尚書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
姑孰郡侯宜令准此洪武二年正月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朕當臨御之初爰舉追封之典恩旣
隆其大父禮宜及於重闈中奉大夫江西
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陶安祖母杲氏
天性柔嘉閫儀端肅起家本於勤儉睦族
盡其慈和善積于躬慶延于後爰有孫子
爲我儒臣佐運宣勞以身許國茲用頒夫
大誥俾勞及於前人惟爾游靈歆茲殊渥
可追封姑孰郡夫人宜令准此洪武二年
正月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父子有親合此過庭之訓君臣主義
體其陟岵之思用廣至恩特頒明綍中奉
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陶安
父陶文興存心懿實造行直方奉親則甘
旨如富家撫幼則義方有遺訓致其嗣子
爲朕名臣首諳轅門大業籍謀謨之重陞
參玉鉉分垣贊佐理之能且際會於風雲
每興感於霜露茲加封爵以及嚴親尚冀
英靈歆此榮寵可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
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姑孰郡公
宜令准此洪武二年正月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子考思報常懷寸草之心母也霑恩

令錫五花之誥念劬勞於旣往舉彝典於
斯時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
政事陶安母徐氏資稟嚴明行能端淑事
舅盡其孝敬睦族致其謙和全四德以相
夫法三遷以訓子遂達興運大展奇才居
翰院而摛文陞省垣而執政每念倚閭之
望兹封上郡之榮惟爾有靈克昌厥後可
追封姑孰郡夫人宜令准此洪武二年正
月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創造邦家必賴良臣之助輔佐君子
實由內子之賢須以殊恩同其峻秩中奉
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陶安
妻喩氏幼遵姆訓長肅閨儀奉姑得其歡
心主饋守其常法且服勞於蘋繁思警戒
於鷄鳴德有可嘉壽胡不永弗及見夫名
爵之顯良可憫也兹行卹典用錫綸音肵
以上郡之封正以夫人之號用昭盛典永
賁幽扃可追封姑孰郡夫人宜令准此洪

洪武二年正月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家道之成必資於內助恩封之典宜
及於中闈兹用褒嘉以昭恩禮中奉大夫
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陶安妻陳
氏早自望族嬪于慶門婦道肅雝恪守閨
門之訓德容婉順克脩蘋蘩之儀相爾良
人成此功業佐正王堂之署職參華省之
垣夫貴於朝妻榮於室事理爲當品秩攸

同爰須鸞誥之新永作魚軒之貴可封姑
孰郡夫人宜令陳氏准此洪武二年正月
日

御祭文
皇帝遣江西有司致祭于故中奉大夫江西等
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陶安之靈朕念爾
生長姑孰秉性聰明習先聖之道兩目皆
通當胡元科舉之時惟爾造中鄉選出群
儒之上使閭里增輝爾祖宗亦陰悅奈胡
元疑吾漢南雖有道之士不居要職俄遇

朕渡江慨然相副于今十有四年曾負勳
勞今年授爾西省參知政事朕思當此英
雄展志之秋文章光耀之際其聞聖賢之
學正在今日奈何天不假年如水之東逝
使朕歔欷而淚襟者何也蓋不忘同患難
於至今故耳特令有司列牲祭之明文以
諭靈之不昧尚
享洪武　年九月　日　右見太平府志
為善陰騭書陶安惠政陶安字主敬姑孰
人少敏悟有大志博涉經史

太祖高皇帝渡江至太平安率父老迎謁即留
參幕府拜左司員外郎從克金陵陞左司
郎中後克黃州思得重臣以鎮之曰無逾
安者遂命知黃州至則寬租賦省徭役民
悅服之尋移知饒州時方征伐軍需安勸
諭誘率其民民皆樂輸而用不乏及寇至
攻城安開諭父老率子弟固守後數日援
兵至擊走之諸將以鄉民多從賊欲屠之
安曰民為所脅耳從賊非本心奈何殺之
由是民得全事聞遣使往勞之明年入朝

命復守饒州民懷其德建生祠事之尋召
為翰林學士遷江西行省參政以疾卒於
治所
太祖高皇帝親為文遣使致祭追封其祖考曾
為姑孰公侯祖母母皆為夫人顯榮光耀
鄉者榮之
大臣受君命宣力一方苟能保恤民隱全
活生靈未有不身享祿爵終始顯融者無
他天道至公為善降祥自不誣也陶安嘗
元季兵起率父老迎謁

太祖高皇帝於太平其歸順之志可嘉已及知
黃州寬省賦役而民悅服移知饒州民樂
轉輸軍餉給足至於固守其城寇竟以遁
諸將欲屠鄉民則諭其不可而民之全活
者甚衆饒人懷德乃建生祠事之尋蒙朝
廷賜勞顯擢及其卒也恩寵褒嘉榮及先
世嗚呼為善之報有如是哉是宜表而出
之以為世勸詩曰
黃饒二郡稱賢守　惟有陶安最著名
見說當年遺愛處　吏民猶自荷生成

又

善惡昭昭不可欺　冥冥積德有天知
識看郡守陶安事　三代褒封世所奇

陶學士先生事蹟終

予曩以職事預脩
憲廟實錄得竊窺
國史因知儒臣受知
聖祖者莫先先生其後同年史地官文鑑以永樂中行部侍郎劉辰所進
國初事蹟見示而先生迎禍之事實名卷首
妻兄濮太史和仲先生邑子也又為予言
獲見先生之孫華所藏
聖祖冊命其德先生也甚深顧近日彭司寇鳳儀楊司諫方震紀錄名臣皆弗及先生予竊怪之茲既偕序先生之集因備錄所知事實如右以寄張學諭天益俾別為一卷置之集首蓋以一代
聖賢相遭之盛有不可沒而予之所以頌先生者亦庶幾有所考信云鉛山費宏謹識

陶學士先生文集卷之一

鄱山張祐校編

四言古詩

詠皂山并引

皂山送賈公也公家武崇儒術入官應省憲宥府朝選清望領菑司由行省郎中為兩浙轉運使政令煥新其廉灣寡欲尤人所難既滿而歸故作是詩以送之

皂山蒼蒼魯邦是瞻篤生哲人踏德有嚴雍容儒紳典教于學政府遴才資其謀度河渠有書兵戎有樞逈振憲綱逈秉倅車開省東南坐籌賓幄股肱碩輔闓言是諾浙司之鎮國賦倚重帝睠老臣副于寵用煮鹹于海民勞不咨公善理財毋敢或欺匪銜盈平匪鏹盈明利周于物帶貢于京視彼貪虐斂害于民怨詈滿途亦獨何人豈弟君子不忮不求豈弟君子不剛不柔庶瞻仰止遠遠我心駕言旋歸懷其德音

皂山十章章四句

詠當塗張縣尹善政并序

古者為政躬行率民不待刑罰威令而所感自孚以天理在心人所同也況縣令於民最親寄命百里苟善其治雖當俗降政弊之後豈遂不可復乎古觀於張君可知矣君之治當塗也凡宿弊梗民及民所欲而弗遂咸除而舉之廷訴者誨以姚辭桝釋訟去然法所宜直彊誣莫能投其詐窮弱得以伸其鬱故人無觖望焉縣負郭帶江當南北要衝供億繁侈不立威而事集人免於擾憲臺新令發跪寄田君逵病不視事吏胥奏設罪皆欲捶民入無慮數千戶衆惶駭君出焚案易吏令民自實類田于籍賦役用均民甚安之其操守廉潔內無纖介私撓弊服羸馬臺常充如開戶無豪猾靜坐若人所難堪而居之自裕自蒞事逾歲大穰水旱不為災蝗飛不入境務以德化下用是皆恥犯法鬬競者寡部使者考覈案牘寥寥無幾父老賀曰吾邑入職方民七十年未嘗見此賢宰郊野間無少長閭梱縣令每頌掌擊歎及代相與齋沐弗釋以是觀之張君為縣能得匹夫之心蓋由躬行率民無愧古之賢大夫矣君名允字文誠湖南人登進士第余性介直弗阿見其官三載表裏始終常一致也故序其縣頌以詩曰

有美君子嘗觀國光賢書載登赤紱斯煌再命
陟爵来于荆湘尹茲百里編甿樂康　理涖于
心道積于身克施有政民德亦新耕桑被野雨
暘曼旬衆庶而豊侯儉而貧　民有雞豚我盤
蔬茹民有紈帛我衣布素閔厥士女瘵瘼是撫
瘵瘼既瘳我體完固　公綽不欲滕薛非長子
産恵愛刑書靡良侯兼其德政有紀綱三年化
行嘉猷孔彰　英英白雲遠瞻是謝遡歸于南
承顏有懌願爲時雨均此下國維茲邑人永思
無斁　五章章八句

詠蘇守義妻齊氏　并序

烈女齊氏者安平縣新莊人也縣隸真定晉州
齊甫笄適同里蘇守義事舅姑勤僃婦道至丙
戌孟夏守義病篤謂齊曰我病度不愈幸有兄
養母爾年少改適後人可善事之齊曰忠臣烈
女不懷二心守義死哀慟幾絶謂家人曰夫垂
卒囑以善事後人吾甚恥之願即死徇葬以明
不它家人驚駭相與守視緩少緩遂自經即夫
喪日也有司上聞旌死節于門復其繇役保定
張肅道通守太平來止泮林進教官諸生語其
事余爲之詩曰
幽燕之南晉趙之疆刀鋤劍桀其人勁强安平
故邑村有新莊懿彼貞女曰齊之姜求嬪于蘇
功容並良孝周舅姑禮謹閨房夫遘危疾永訣
在牀謂汝改適憐其早孀齊遽卅誠執心孔剛
誓無辱身寧甘自戕夫目遽暝妾命乃長胡能
獨生曷若偕亡金石可朽言弗忍忘岡陵可移
義弗忍傷九原當見以死自明永謝膏沐魂離
室堂欻撫何及舉族悲惶行高千古事昭一鄉
守宰嘉歎思使蔫揚捷命自天門閭有光衛身
執義夏侯德彰刎目示信房虛性咸誰能捐軀
同穴而藏恒山蒼蒼厥高莫量烈烈令聞能與
之京張侯好學稱善洋洋激勵孝忠增重綱常
作此雅歌亘久彌芳

詠張同知　并序

田賦歲供始於斂輸終於漕運事煩責重爲政
者難之夫斂輸集於倉廩漕運達于畿甸得人
綱捴則利入於國害不及民故行省遴官平其
出納焉至正丙戌冬姑孰貳守張侯以省命監
斂三縣租視事倉廨剔剔宿弊均一斗石剔風

沍寒藏星出戶昏夜始歸遠郊外邑舟車蒙霧如期紛至躬驗露積蔽麗精鑿吏無以售其姦民得以節其責仁厚之意藹然被物歛輸既畢省委視乎江漕運馳驛遄往自春徂夏海艘綿聯變振山峙額七十萬準量合制漕夫聽令惴無譁譁乃相謂曰是姑執監租則弊勤事者其可犯乎由是倉廒晏然市肆不擾其民曰是曾仁厚彼民今推而及我抑何幸歟又飭防闗周嚴無合合竊逃羸餘二萬四千石有奇由其眾官在京倉庫漕司故今宜於其職焉侯稚耆經籍學〻古學尘立遷退禮習熟每居府看題決壅滯退食延接士論執將古今性諮如也教官儒流喜侯還治所俾為詩以詠之侯舊游京師聞譽起慕今均見其人信有符於前聞也其何說以辭侯字庸道係定人言行政績之可徵者豈獨歛輸漕運而已哉既述其事頌以詩曰

有頎之英令德在躬禁闈清華鼓舞皇風命服鞶組寵任游陰先猷是經象理貫融乃釐江東臨民敬忠庭訴自簡倉儲載豊匹馬翩〻霜月在天勤敢謂勞王事縶焉三吳故墟征賦于田有命轉輸寄委則專南風巨艘平達于幽待哺林〻以樂代憂國廩既充經費是庸侯官南邦不有其功

題畫牛并引

畫形易畫意難觀此圖也老不忘舐犢之愛可以會其意矣爲之詩曰

坤道生〻爲子母牛貌其性情載行載休草茂泉清從犢後先恐其渴饑愛蒙于天

五言古詩

送呂經歷詩〻并序

新安呂穀之長府幙於太平太平為江左名郡贊其理者宜有簡靜之德以鎮其俗敏達之才以施於用斯為善矣蓋其民習澁厚寡於爭訟府侯端居堂廡肅清幕僚不煩於案牘坐鎮勿擾而已郡地當要衝迎送需給日代乎前金穀之浩穰刑罰之重輕學校之教養營造之經費經歷総諸書以就緒焉呂君蚤由簿書積勞陞官蒞靜敏達皆有之矣府隸江東憲司密邇行臺集慶寧國太平境相接也政治得失聲實陰誇易著聞而是郡官無失職事無失道非善

賀其理者歟秋滿送以詩曰
姑孰古藩韓漢山綠城郭出類還重臣分符荷
侯齊黃堂清晝開蓮香鶴青幕芙蕖南土彦聲
名素昭約嘉言吐清婉奇搜破窔漠簡牘日豈
無蘇咲為裁度貞姿潤畔松高情雲表鶴源光
何荏苒新霜點華鬚辭篆促歸期還憶舊林壑
江湄渺孤蓮春風郁卷落才獻時所慕行矣寄
殊歷壯心老不渝雲路參寒扉

送于遵道 幷序

學以師古為貴不以戾俗為迂也往聖立心備
道妁於大中嘉謨盛行經綸事物炳炳方策間
儒者務學法此而已古學冢聞士習乃降于時
場屋餌近利襟唐聲靡然莫知其所止當是時
也國有古學之士其不駭然而咲也幾希無怪
乎斯文之微矣以予所知若遵道于君之學其
師古者歟來錄學事於姑孰忘其素富貊寓空
齋閉門終日攻討理致纂述忘疲居不泛交暇
不出遊港泊其心堅定其志侃侃論辨不改方
直况味恬靜若與世忘不求合乎今而求以師
乎古士類賢之世俗迂之予與遵道同時泮庠
交契深厚詩以贈別幷序作詩之意云爾
撫有鉅都會能處形橅橅文獻華其間群方賓
僊餞之于邦之彦高情寄儒冠詞林被膏潤華
實美以完歷仕司刹蜂官與我俱寒生忘染肉
味甘此首皆盍簪居閑賓客好宴夜漫漫道契
三古心筆意宗王韓秋滿動行色送別江之干
西風吹白雲心目送生撫相期敦古道力行詩
非難勗哉追前脩萬里高飛翰

送程子厚 幷序

真神於天文流運矣日月纏緯之躔見著災書
夜之變遷聖人濟其心智推驗幽怪使天文無
所秘其神裁成範圍之功益神矣自庖犧畫卦
具二十四氣炎帝分八節以紀農功軒轅迎日
推筴而調曆作若分至啓閉之官建於少昊重
黎天地之司命於顓頊式序三辰帝嚳有碼曆
象曁衛唐虞先焉夏稱昆吾商稱巫咸周官設
以太史而分保章馮相卜師筮人眡祲挈壺之
職其制遂詳時至春秋魯有梓慎晉有卜偃鄭
有裨竈宋有子韋齊之甘德楚之唐昧趙之尹
皇魏之石申皆掌天文以佐國治而巫咸甘石

其學尤著五行之說明矣後世沿襲支干星度推人壽夭吉凶悉本五行要必有其理也新安陰陽家程子厚明於天文得古遺意雖天地氣化渾淪綿邈乃操寸管尺圭約而窺之卒莫逃有焉若也嘗教授鉛山陰陽學調太平其談演理數推人平生事曲中焉余觀史遷以陰陽家與道墨縱橫並列然帝王以陰陽參國政定民時其法肇於上古是知道墨縱橫之說皆可廢而陰陽家不可廢也意者程君於聖人之神知所求哉乃賦詩以送之詩曰

於穆蒼靈元化無始終垂象炳躔遠積閏成歲功茫茫萬古餘生致理則同清臺璣玉管窺推候律曆教道分列郡設官做儒官新安萬山深閉戶象教攻青袍客江上賓友藉文風望氣登危城占星指遙空泉清壺漏滴夜正陽晷中寒種餘慰藉杯酒聊自充風高白雲飛煙波送歸蓬佳哉泉石墟樹色環青葱鳳皇御書來招遨游紫宮掃清黃道塵曉望扶桑紅

挽方君政 并序

至正初余訓導姑孰郡庠青陽方君政來江學事遣其子若孫執禮受業於余[illegible]天門于湖滿考聽銓吏部余遊[illegible]詣借乙酉仲春過君京城南僑舍相距數步因[illegible]寒守睢禍風沙中遊覽都市至大明殿陛瞻宮禁之神麗未幾予被禮部符南旋君尋除無錫州教授冬復抵姑孰舊寓怪其飲減杯至輒辭丙戌二月會飲余家後數日其三子至自青陽是夕遘疾疾甚猶致書於余俾予君孫詣余卒業三月十二日卒去會飲僅匝月所致書乃絕筆也經旬諸孤發櫬負歸葬君軀幹剛癯自[illegible]受族辯難抑象論闡一辭中理則改容靡從寧諭信之永豈枕之於潛歷學正升教授惜其未任客死志莫獲遂遂作挽詩三章以寄余之哀思焉

大化何茫茫生死等朝暮兒面未幾何出明已殊路人皆勸君仕況未年迫暮哀哉萬里行朝命惜虛費雖有善教才不得一遂布六旬命非促豈不見晞露

如命儉亦樂聞道死乃安平生嗜欲薄既逝寛氣完念昔久締交文飲意最歡握手龍墀上天

風颯高寒歸李忽永訣不復登林盤盂輟事始
定長夜嗟漫〻
雲間九華秀君志豈能忘親朋亦別久終不返
故鄉諸孤泣訴我〻亦淚浪〻東風三月暮送
柩出津岸歸舟駕言發佳城在青陽所期賢子
孫勉嗣先業光

贈程希孟 并引

新安程希孟失怙於孩提母張氏撫孤孀居蓄
無貲臨希孟蓄教既有成卒游泮庭姑執孫待
辭叙養其親聘于所謂雖有婦要其志崇也託
物成詩美其寧焉
喬林有烏巢其枝以爲依巢鷇既生烏父去
不歸慈母勤鞠育而勤暫時遠適會日以飛養
翮日可乘換如鸞鳳文矯若鷹隼或油然反哺
心真純乃天機崇基霜滿樹翔鳥遠高翥不然
應實衛榮光訖王幾暴出日希孝衣歸星正稀
可思報劬勞母志如春暉

寄題休寧亭 太平縣汪處

黄山衍餘秀雲巒結層城溪泉繞林麓蒼莖有
餘清肯堂賢主人歸林松竹環作亭宅幽勝開
國蒔芳榮被光照嚴凡天影涵空明依舜亭何
如聊以濯吾纓漢水鴨頭色錦江春碧晴向來
遠遊處恍惚當軒楹仰視金芙蓉千峰聲崢嶸
丹崖浮紫氣上接白玉京仙人騎雲褐下顧如
有情翩〻鶴書來開戶儼出迎俛首玩淡泊但
覺軒冕輕棲心晏然息肯世鶤鸞洗耳慕高
蹈深居惟無營

贈李盤居

有客骨氣清南來自仙都愛此山水地相逢意
交孚游神於先天理象窮六虛炯然雙瞳光爲
人辨榮枯流觀文物蒔妙洞造化樞上有星斗
垣下有龍穴區甲子起上元萬古數不逾所論
探其深奇言如貫珠憂余久嚴壑澹素以自娛
坐視歲月逝不忍棄詩書朋遊或要津喚我猶
癯儒于來茶丹書胡當應時需旋前共尊酒談
笑忘朝孤天高秋氣爽鴻雁來賓初去意不可
留贈之之瓊琚嶽然小山徒招隱上亭衢猶彼
盤中人寧久盤中居時至諒毋失江左看驂駒

贈風鑒雷霆電

雷迅乃成霆先機爍飛電震動江海間洞燭魚

龍変君術亦如此駭怖翁神見舌端辯欲鼓目
光照人面心與造物游其名匪徒炫滿〻遊髮
斑客踏猶未倦欲亭封山色餘翠落團扇秋風
凄以高郷心逐歸燕

贈斗數梁月淵

璇璣斡元化列宿總綱紀不待衡管窺理數契
玄旨人命有窮通如出其意使平生鑑物心寒
月照淵水乞渴茅山下開總把蒼紫波流送雲
槎博望慈溯兵仰視北斗光秋雲接伊迹奇論
入青微尊酒疏磊磈涼颸颯短袂微雲濕黑帶
問子去猶之長揖挈行李

夜行至香魚館在洪川嶺州

目送寒日墜暮色變蒼黃近頓已昏冥前店安
可望游子且宵征苦恨晝不長雪深迷古道車
殆心愈忙缺月未出時粲然衆星光四無雞犬
聲瓊田白茫〻忽逢人夜語為我指康莊漸至
香魚館叩門燈照林主翁起迎勞飲以壺中漿
哭問來何遲吹火煮粳糧因知造物心不使罹
害傷命途此可卜力善何能量

送常伯昂

蔽雲鬱嵯峨形勢拱北京土厚人勁毅慷慨意
氣傾一有溫恭儒翹然擢奇英夙秉濟物志而
無阿世情西江賛風紀頃步懷庶平嶺海雖氛
翳湖湘亦澄清尋登南膺院愛此霜月明中臺
有鐵書共說選擇精春殘掷飛紫送别金陵城
子行勿遅〻時事方營〻平生報主心不為利
攖嬰致遠自今始側耳聞佳聲

述寓長明道書院作

夙志慕角距琴趣悅難續棄來曾賦歸云何效
奔遅慈親日向老無以孵駒育明經不取士奉
養心未足謝家寒秦淮薈吾薇荒屋年豈公廩
虛半載不沾祿妻子樂從儉朝夕共饘粥毋心
受兩娛每食分鳥肉自憐頭上巾與到無酒漉
怡然生趣下一哭對秋菊

秋風辭送梁生

涼颸蕩平野遠送賓鴻翔蕭颯西北來草木忽
變青不惜草木黃寒透客子裳曉憑凋鬢影夜
空擣螢光值此素節晏令人懷故鄉援琴賦將
歸吾兩翁有旁盼望掃積陰下土見太陽明當
吹羽翰高飛反穹蒼

警伯元孝義

齊國有奇士卓行由性真覇餘俗尚利忽見三代民兵荒家不殘貨充庶羆陳視義重丘山黃金輕一塵疾疢難任親痛實切己身拜醫奉湯藥昔養謹夕晨鐘愛賜厚資誓與兄弟均居畏隱推制錢纂泣蒼旻田屋讓同氣舉族稟其仁博慨割腴產惠利飫孤貧庇衰救疫動宋清獎恭頻元振給葬費三人罕儗倫今乃兼能之是義周鄉鄰孝友萬善原任恤與睦婣全德古所難事狀聞史臣旌褒光宅里眉壽餘八旬象賢惠唐賓龍秩緋魚新綠庭侍藝善兒席生勝春潛[illegible]濟河流入海去無垠福澤同其深永以遺後人

仲春雅集分韻得滌字

出谷行春門山明烟霧斂平湖芳草生野水綠娛樂園亭桃李次相映丕澂漲秉風登白紵石瑞不峨險大江遠湧慢浮雲開舟々絕頂尊俎別緩酡入腮臉山價煮茗迎松下門半捲穿林中仙洞瓊章惜斂愉釣臺更留酌真樂意無憾因差久城市不覺時推移今日良宴集蘭亭規何忝同行皆俊彦冠佩羅整儼臨溪詠而歸悠然憶曾點

九日登高翠微亭分韻得滿字

山川甚雄麗積雨為磨滌天開秋氣清遊娛共蕭散石徑接峨巖興到行不懶微霜護新晴景日送餘暖層巔猶高寒境勝世所罕蒼茫四無極自恨目力短危亭基蘚殘麋鹿荒町疃居然龍虎勢城郭在平坦崇阿吊離宮老木蔭僧館松雲引徐步蘭露入清盥況當重九節野菊相留款賓朋咲語聞文理謝雕纂好風襲尊俎為鳥呼絲管人生光景速每恨樂事稀嘉會幸一逢何辭累觴滿

觀瀾齋詩

水德靈且長滔滔向東奔怒馬成湍激洪瀾滌坤紫盤勢洄洑浤溝聲驚喧畫海天日光暮蒸雲霧吞齋居在川上寓目悉幽軒顧瞻發深省因知來有源道體諒如斯妙契鄒孟言力學當漸進逆此入德門泝流窮其本功勤矢弗諼譬彼遠入海萬里何憚煩

題何氏心遠樓 餘姚山中臨家舍旁

山深泉噴穿而有太古風西南起高樓居者恬
以沖咲傲浮雲上俯視滄海東邀我天地闊在
我方寸中草木有生意樂此遺世翁脫彼事物
役求道有始終所以平日志不與淺近同神交
羲皇前高趣誰能窮

登舜江樓得換字韻（時左兵營在此參政思宰兵有明州李進士畫舫宗國結髮編氏年）

承平八十載河海既清晏越東在遐荒武備奉
宸斷股肱二三臣坐鎮防變亂網羅得名士兵
機技成羣下焉舜水濱官吏服能幹寸心每勤
勞百壯免茬歎與客閒片時登樓愛奇觀惟攔
盈澹妙振衣在天半諸峯繞城邑萬室夾江岸
綠疇息狂沸龍泉入請玩霽晴風日佳暢望百
里渺因憶京華春盃酒曾共奈別來會聚難
乎歲換旅中得追隨相顧笑一粲

登龍泉山得海字韻

蒼峯倚重霄萬古色不改神龍去已遠蹤跡隱
然在高面常出泉土脉本通海寶坊起樓閣氣
清地爽愷佳游金藏雖古木青暎霧鬱歷行復
坐瑤草鮮可採賓朋觴詠酣氣味似蘭茝談咲
有雅趣叢墨被光彩嘉會有幾何不醉復何待

次雲觀尊師竹杖詩韻（壬辰春）

騎馬京城春久矣棄鞭策丼心曳節竹扶持常
助力步履得平穩隨身共遊息夙慷冰雪操文
彩炯然出豈無靈壽杖優老榮祿食刻鳩仍處
號寵賜瞻几席遂令衰朽質無意乞骸骨何如
知幾士逍遙在衢陌世路漸艱險老境亦遍疾
與爾且從容免為物所役向來經行處風雨長
荊棘出門今不遠携以慰朝夕相從憩松澗壓
枚枕蘚石雖知有此能穿穿倚空壁摩肇惜良
材造化閟靈物用舍自有時散遠與何極

題通微齋

道體本無迹至隱不可見彼美方外人達此君
遂眩寸心造幽玄穿然該衆善真機忽顯露妙
用生萬變

送周士顥并引

倉官鄭明可覺非先生之子文藝可重携東倉
周士顥過余且曰士顥年富志勤篇冊游于四
方貫殖為養親之資自以疎於定省將歸閒于
而願見畫為詩以既其行余於士顥未締交而
為鄭君所與不敢泛以貨殖者視之贈以詩曰

幅負大浥々混一年已久丈夫有遠志萬里事
奔走楚氛起西南軍壘峰刀斗嗟我行路難歸
許不可後太倉東海瀛寶貨萃洲嶶州民已安
居船兵或相隊要飛芬山巔容子重回首還家
信可樂再拜爲祝壽江魚鮮研鱠園杏新薦酒
薰風摟舘清論文集佳友爾願成德藝勿用矜
富有平康如可見待時宜靜守努力及壯年儲
名期不朽 示木四月五日　已上辭遠集

癸卯閏三月十九日奉
旨代祠寶公遇環中子於山中送余出寺余止
之環中子曰不出關悟關因續爲句
不出關悟關已入清淨境長松閒虛巖閒坐乎
孤影我行實珠林聞君萬緣屛意將叩玄奧未
敢輒呼警童子倚馬睡侍卒息驄騁飛亭攬空
翠木末瞰萬頃氣然忽我即握手語高嶺朓凝
人世外豁若春夢醒遐霏棲沉寥幽雲蔭蒼冷
萬籟殄遠香半天覺清迴山水多勝事與到暫
同領嘉君匪逃儒然几聊冒解形迹若異塗一
理內自省樓閣起太空先見常炯々沸海掐龍
濤神光破溟涬惜無浮生閑共此白晝永下堦
踏重鮮倚欄瞰方井天地一逆旅誰宜歎萍梗
送客臨虎溪餘情詠佳景何當從之遊慰此心
耿々

次韻劉彥炯典籤感秋七首

涼風灑庭戶愛此山氣幽森然林間葉倏爾水
上浮維天有四時高爽眞若秋中情苟恬晏無
勞慕丹丘

我本隱逸人手種籬菊黃養眞亦好遁忽已五
十霜夜凉不能寐稽古燈在床天明驅馬出林
與滿江鄉

英雄逐秦鹿諸兵日相侵義師獨編素感動天
下心三傑功名顯亞父終陸沉時方求善策不
封陳平金

孤桐倚絕壁長衣材所所栽爲焦尾琴奏成白
雪辭倘非爨下聲知音復誰尋物固有佳遇待
時何足悲

名爵待困易設施爲甚難房杜居黃閣功業彌
兩間志士釋遺經有得心自歡一朝乘飛雲龍
鱗或能攀

切直嚴汲黯孤忠憫湘纍懷才若盡展賈誼寧

不濕每思湯武興能用伊吕為君子處心正何
歸迹遠遁
九月霜未降青溪尚瀰漫鷲磴颯蕭椒蒼桂秀
闌々倚杖覩白雲孤飛時往還窮達聽天命怡
然絕憂歎

次黃覩瀾韻二首

治古薪在鄒山氣結丹氣渟風雯禾黍列國幸
吞併秦隋雖富強莫與仁義競所以王者興四
海蘇久病埋金地脉寬選擇巷邊聽大致文武
才捻握造化柄江漢日以濟嘉魚鷹芳訂邂逅
有君子知我遵天性
作室貴杞楠炊茶資釜甑雄才萃天策六合遐
黨併古今一說仰維人信無競勿言識云喜學
老無疵病高飛擇不棲好音動清聽右披蒼柏
陰揮筆司文柄時相家好賢招邀共觴飣偶幸
接微吟獨斷野夫性

看松菴 此以下三業高三孟嬉為

太古有積翠怪虬託窟宅皮鱗老閱歲鬚髮硬
如戟爪學屈雲開夜攫明月食傲睨天可依忍
冷冬不蟄蹈絕人罕到一士臥空壁每徑晨昏
邪終日對森碧相看久無厭稚子笑成癖昔自
初覺時萬松皆歷々涼陰篩窓几深意滿巖石
無乃肉眼覩玩物猶滯迹通來坐庵中一松了
無覩不在形色求然以神氣得堅朴藏太用後
獨秉天德幽懷與俱化此境遂真適好風忽相
過清音起寞寂

煙雲萬頃亭

化工出奇變誰我執其樞山川氣忽凝陣一
色敷大海起雪濤究在平地鋪烟耶果雲耶霧
底萬頃餘漠々低壞湊悠々忘卷舒舞鴻豆森
野奎忽窺八區南北知幾阡東西幾陌錢錢
町畦隔訊討安可拘身登太素上清曠聊自娛
但見三兩峯頂露青芙蕖泊然脫世氣喜與天
物俱或言近雲湫疑是龍所噓長飈生樹杪天
地廓如初

唯天在上亭

一境懸太虛雲木皆朧洒去地隔幾塵結亭稱
吾雅扶桑浴朝暾每在几席下仰視獨蒼穹更
無最高者笑撫嵩岳頂渤澥一杯竿飛猱不可
越無怪來者寡自非毛骨爽胡能此陶寫我歎

對明河清露濕九野沉寥興之朋白榆手可把果能遂此懷石揭問君假

苦齋 [illegible]

染指求鸮炙悦口嗜杯酯滋味非不甘過咎終自取宴安懷酖毒豫極萌變蠱所以古聖賢身勞心志苦陶漁困山澤胼胝平水土克虞戒逸樂東征弗寧處嘗膽興粉參含茹不可吐矢迂嗇積稼飽暖免空簽壯士不解甲血戰拓疆宇力學在辛勤才識觀今古譬如適遠國歷險冒寒暑客有居深山阜行稱業侶苦節勵志操苦藥清肺腑焦思廢寢食堅忍能自許旨美於此得勿為艱難沮始信荼如飴何殊蕎膏乳我生清苦多薄命天賦予耐守久自安相顧樂無語

已上知新近稿

偶述

粵茲古黃國蘄史昔見書開郡領三邑環境千里餘淮漢錯犬牙大江倚郭郛亦有郛于城近在東北隅岡巒起千疊蒼峭夾井廬頗許前朝意乃視遐壤如瓦之既謫守于嶠亦謫居竹樓冬聽雪亦辟夜憑虛遠為此地幸因之作名區至今江山間光采被禽魚我才慚慚陋未富情思舒共後撫瘡痍野外懇荒蕪努力礪名節庶不負所需

秦友薛元帥邀飲

我帥忽踵門拱手向我語兒從金陵來江魟截酒脯請公飲一觴陪坐無雜侶但有守鎮官新晴共雞黍老夫慨然諾策杖至其戶豈痛已丞列費行間樂府不意窮寅演乃有此樽俎勞民方凋瘵貧家受飢苦安得皆醉飽豐年歡屢舞

服藥 [illegible]

服藥功亦奇藉以益五臟聞世五十三頗覺元氣壯鬚髮白散莖熟者固無恙先醫神聖蹟遺言豈我誑精神苟內守血脉自和暢厚本塞病源邪沴不敢向吾儒大使方又出醫家上集義體自充寡欲心不放慎言節飲食延封戒流蕩達則民瘼蘇窮亦身粹益道德永昭垂後天不凋喪

新晴有感 [illegible]

今日復何日見此天氣晴上帝憫下土欲遂苗稼生民久苦陰晦再遇白日明愧我初守郡惠

政未能行頗聞近年來差歸事匪輕三時勤農
務冬藏不滿籯赤子空嗽﹅使我淚如傾仰視
蒼空高無雲蔽太清吾當詐真宰早致天下平

見月

一月不見月却在屋西頭童子喜來報還我故
玉鈎

棟葉

棟葉疊萬珠碧重拔亦偷驚聞此討因白晝霧
如雨

鋤草二首

鋤草攻奇勞根連土如鐵草深固蓋殘還疑伏
蚯蚓
鋤草壓屋基更劃故瓦屑拾得古銅鈎着聲不
唐哉

書事三十韻

離家仲冬望沂江至鄂渚淒風裂重裘大雪樓
行旌蹉跎歲華晏洲邊感嚶鶴今年春二月署
書命守土兩日抵黄州又值連月雨披榛古尼
場誅茅創廨宇四招復業民瘡殘必摩撫事簡
卑得暇偃閣得心腑參發開道上喝水不得語

覺後山月西孤影在荒堵新晴雲霧捲南方早
炎暑夏衣家未寄盡汗生腋股對客捫蝨談羅
幾翻成善土無締綌貴亦有之資與空存麻城
名不見製白紵赤日爍闔閭弁服多困窶一物
差可意美竹產村塢削皮為秔簟織巧類織組
涼光泛斑璃病後雅寢處此身不足惜所願六
事舉閭閻絳變餘民命滿荆楚可怪近日來虹
兵忽暴桀快葉暴洪濤劫貨殺物主登岸掠鄰
亭伏莽棄商賈巴河遇二人挾之急流去一人
得水還赤體無寸縷彊域幸開闢道路乃齟齬
偶逢使者歸封書聞政府敢陳晉鼓言天高聽
常俯蹄跡懸幽遠庶效詭埃補

飛蟻

巨蟻挿兩翼形與蜂蝱類群然穴我室蠹肥若
錐利爭鐘行案几乘間穿衣袂童子塞罅隙又
出毛滿地有時忽飛揚喧鬧爭意氣高或登棟
梁近或棲衿被或落頭面上或依墻壁華見者
輒愁憎予獨無害意念其造物生似知君臣義
但令掃常潔迹遠自清致

述梳

有客寄書来遺我白瓷椀古人物加殆感兹意
何婉旅舍乏此物童僕欣淋漓分送两同僚無
則視為罕歎效銘盤盂飯頃亦自勉飲食勿過
飽注水戒盈溢豈獨口腹計去道庶不遠

墻頭草

墻頭草三尺借稱野紅各幹脆皆芒刺葉亂多
歆斜托根亦何危疾風日相加眼前変蕭洒苦
被此物遮一時芟夷盡幽景即滿家𪊑垢蔽人
首誰能不梳爬從是翦在門尚云鋤去住

蛇蜕

平生惡蛇虺不欲見其形長蜕忽掛墻陰風動
餘醒昆蟲乃有此含毒性不靈一蜕一長養速
刈積草青蠶蜕繭盈箔蟬蜕離汙濁龍蜕氣乃
神陋爾留殘殼螫手急觧脫為害古来惡剱斷
奚瀆興劳擊中丞卓深山大澤去慎勿冗城郭

苦疥

奔走二十年一身事鞅掌潔素無瘡瘍但覺肌
膚長自從去歲来晝夜苦疥癢爬搔血滿爪手
足生勞攘㩳巫穴皮肉蠹我沓所往恐是心火
炎精神減清爽盃恭服苦參效驗不可强何况

民瘼多元氣待培養當使疾痛除臨風動遐想

酒

人以酒為甘我以酒為苦平時愛靜重酐後輕
言語客儀漸不莊咳唾且頻吐目眩散萬蟻細
字卒難覩事重忙亦輟面赭羞自術大禹疏儀
狄阮籍儕惡侶聖狂天壤殊可以警千古

寓意四首

鴉 吉鵲也凶

世俗惡鴉鳴每以為不祥或稱亦報吉两說皆
渺茫禍福人自致物豈預度量君子循善道自
然天降康萬一遭不虞有命莫可據小人悖理
義鬼神罰百殃僥倖或安寧氣數弄其常泛觀
未定天倒置如未藏事久天者定曾何爽毫芒
飛鴉存長喙適意自鳴翔默坐澄萬慮聒耳庸
何傷

蝎 惡也

昔年館北方壁上蝎數箇體圓尾螫人肌膚慘
如刲今年黄州居黑蟲几前墮長股類螳螂雙
鈴悠掀簸隸卒走撃死我斥其太過卒曉前致
辭敢違使君座土人亦稱蝎一螫皮肉破朝痛

抵暮夜酷毒難坐臥飲食不能寐更長忍饑餓急候雞一鳴痛止入家賀此物不可留見之當擊撲我聞如此語咨嗟顧賓佐讒口更傷人古人遭速禍

鱵 鱵魚也

孟夏魚苗生纖纖滿波內一瓢數兩千似有游泳態江頭聚城市買者動還歎歸家放池中看養情必耐每朝飼飯餵至午投藻菜長育日向深洋洋可人愛其中有鱵魚恣意張巨吻身長多氣力來往食同隊但見魚漸稀將謂晦童子入水觀唯有鱵魚在養魚是養鱵湖池利俱廢用將莫用貪邊民生怨悔雄威肆吞噬繁刑更可悴冢冢棄青苗遙遙投北塞國計果何如今人發長慨

蟇 蝦蟇也

蝦蟇汝何物形狀無可取舞舌熱青虫怒目腹如鼓忽爾肆大姦食月不肯吐飽腸撐異物廣寒清虛府投匆上青冥我怒且斬汝奪取明月還死骸投下土杲杲太陽出當午爆為脯制藥能療瘡功神小兒女更有目上酥解使瘡瘍愈其物固可憎其用或如許却笑蚩蚩民貌恪哮今古在世一生長酒食灌腸脯視物有不如終身竟何補

當門小山

山脚踏墻頭全身畫呈露殆類知己人豁達吐心腑秀色排闥入意多默無語曉來白霧起對面不得覩夜坐屋簷下惆悵失佳侶曉翠忽舒顏為晉早開戶

石砌方池

石砌小方池四面皆一丈僅同碧箪舒未易測深量地底泉脉通江海發清深光涵汝漾飛星河滓橫蕩譬如方寸間瑩澈萬里鴨移林翔清泓宛在盤湖上

江色

竹屋晨登闕江色直飛入空碧歷凡叢陰陰西壁燕玻瓈作天地冷然手可挹萬象隨升降元氣動呼吸臨岸步觀漲石堦沒千級岷巴與湘漢衆水大會集合流東北去海水亦起立

龜頭山

我聞龜頭山乃在麻城縣東離八十里高峻遠

先是伸頸向南行欲栖仍俯頷巨吻徐舒張穹
春坼破現鋸峯尾突揚爭朧足深戕戴石被介
界噓雲零雨霰彷彿洛書出岬瓦海蠶作蟒延
地一舍巉嶮行不通形貌肖靈𤣥活動生尊變
不知在何時傳自舊侶諸稱倉太倉米官耗歲
常塔冀田東義州豐肥最淮甸天心惡餓暴猛
風激雨雹霹靂振頓下鑿去唇一片地靈鎮跌
瓜骨髮永不轉至今涎沫凝石乳方氣扇文皇
避暑亭過此暫留毒試釼斬石裂馬跡尚可辯
揮寺傍龜峯兵大燹樓殿羅漢遺脚彩錦綉生

采䖒虎虺猜泉湧飛瀑日光炫耀碧千年松不
盈一尺長石面闊小蓮或白或如茜佳草解百
毒重樓梟金線二級四樓垂三級九絲練雌雄
駢發癡孽草悖曼莛有蛇白巷紋剛尾揷石健
直立長丈餘吐氣毒熾熵飛禽觸即僵隨吸下
供饍又有鼈皮蛇禍闘頪街面尾尖首如狗吠
絲草頭纏心行犯其絲逐咲恐所便曾遇五攜
犬一犬被其螫腹飽癡不動四犬怒䶩穿野人
舁來市山海經未傳白艾最可燃土産入貢獻
低葉拂婆娑大葉展蒐精草深妨長茂萩藉如

治佃端午官採刈壽藏蒐祭壇精製似純綿滿
疾勝腹眩一炷火力透骨串速如箭暖具作罐
禱祟膝瘡寒僂偕名張化主靈響起塔院遂名
佛道爻且可充贍饑此事徧之誰舉剝吏陳愿

晚涼

孫茔屢明瞋長飈驅溫暑幽枕聳虛窓夜聽竹
閙雨

芒種前雨

氣節天氣蹋硫磺爆鹽坼山嶷致移秧三日歸
甘澤

黃老

神武變化機黃帝堯舜氏垂衆民自化制作稱
盛美皇風與帝德軒轅會終始上衍羲農業下
籍唐虞理斯文昌聖統大法建人紀末世怪誕
流放蕩言辭詭膝行崆峒山問道廣成子鼎湖
畫升天冉冉乘龍起群臣攀髯墮抱弓哭冠屨
乃爲方士祖繼者彌睢耳秦漢稱黃老淸靜遠
做此聖人亦人類有生必有死安得脊爲翰儒
尸青冥東宣尼替周易三聖同一轍騎老儒諸
黃無乃傷鄙俚或云黃石公倒置尤非是㘆使

鄒孟出排闥豈得已醫家桐有熊既與方伎簡
我久厭借談一刷萬古恥

示後

救爾諸子孫切勿慕富貴方冊與田園功勤有
滋味

悼故妻喻氏

世治壽為福唯恐不百年天下兵興時病中福
亦全行年四十七伏枕竟不痊非天亦非壽正
命賦自天夙昔性婉娩志操仍冷然父兄富田
宅姑妹豐貲錢嫁為貧士妻殆類少君嘗貲送
物固華潞素乃所便身不服錦綉首不飾珠璣
心不好暇逸口不嗜肥鮮乃爾閨閫儀恥為紛
黛妍先母未五旬性嚴常見憐緝麻躬機杼具
膳進几筵燈下勤補紉宵晝分遑眠篋空無私
鐵有即獻姑爾勸我廣儒業日夕當乾乾居內
理家務因得力學專充貢赴南宮黜歸辭幽燕
檄作書院長金陵坐寒氈為我奉母來承顏意
稱度賓朋常滿堂酒食羅俎豆再調餘姚山孤
蹤涉長川在家能色養母心免懸懸江南開大
閫幕下叨備員石城奏雄捷衛命使淮堧風塵
寒道路百里如數千慈親念行子加飧氣氣纏
氣氣奉湯藥深夜更煮饘心勞不可救慟絕蘇
莫宣慎終禮必誠浅土封亦堅庶冀良人歸中
心無悔慈移家指鳳臺華省初依違臨行輟膏
沐其母問何緣再拜悲致請方今烽火連郊野
難安居願隨母問還未能報劬勞不忍更柔指
母意似未俞挽之強登船其族後遭兵母獨遐
葬歸送終畢大事篤孝情勤拳生長兩男兒教
以攻商編急逐必切責不為私愛牽日用有節
制時祀常潔蠲忽我病二載將謂難久延何意
壬寅冬瞑目在我先是時領公務夜宿郭北田
意若待我別氣息猶悲咽達旦望不來長逝魂
縹縹日午及到家偃臥面覆綿頭髮如漆黑容
色猜婉婉憑牀喚不醒揮淚深徹淵不得親永
訣東勝疚如穿慘慘夜無寐鏡破可安圓輔翣
衛輀車相送城南阡身雖不及老生來少憂煎
時危不識兵歲飢不斷烟禮義足自防又合七
誠篇有子供在侍有孫可紹傳生順死亦安無
憾入黃泉姑孰小佳山骸骨終當遷同穴在異
時述此垂罔去

已上黃岡寓稿

秋夜

秋分氣初爽燈火新照夜蟋蟀在我宇鹿豕過
簷下商飈憂松竹聲樂旋韶夏旅人歎空室聽
此精慰藉四時寒暑代秋凄殊可訝山川變寂
寞草木動哀謝況乃尙殊方未得稅星駕自非
疆寬爽鬱結負傾寫命途有或然意欲問造化
蒼然默無語列缺芒彩射漫漫未能旦天地一
邸舍

病軀

病軀異疆年徂除即欽華丹心雖故吾奈此老
丹丹血氣虛衰棄節行寡或歡愛復古松柏不
事柔荏染卒吏意未諳笑視太清捨舉拄疎酒
看沒井煮菱芡持守固一定所處隨夷險卑昔
軍旅中磨蓄乘文撿將相相後先旌旗互明閃
萬馬被精鎧環車載驕儉執弓陪射耦裝矢迂
刻刻近歲違康寧伏枕謝丹臉臞勸漸可憎眷
顧雖久忝借無智勇資偏功舊光誅又無康濟
才事業垂疏疾恐與秋草零行路得譏貶尙覬
素志豁一勺助瀲灩

夢覺

夢覺山雨來萬點擊虛瓦泠泠玉磬音墮我爵
枕下回飈撼松濤曲奏迭高雅此身臥鈞天傲
睨洞庭野造物慰孤寂作意爲陶寫殘夜破幽
閑心耳傾洒洒清吟答洪調勿謂和者寡

桐城雜詠 四首

寂寂山之阿佳蒨發崖谷人言采其英延年且
明目紫蕭間雜生脩莖客不曲蔭此婁婁葉見
蕭不見菊笑人求靈蓍指蕭即其屬刈爲五十
籌捧之進玄櫝尊閣潔室中焚香致恭肅解韜
左右分假爾吉凶告恐此或未神撰取無乃達
金貌豈不芳一時意未欲悠悠歲云暮凌寒挹
幽獨

仁杏兩巨株夾立門左右栽植多歷年幹直枝
葉茂雨淮兵禍烈邑屋殘燬久歲徵戎艦材窮
谷斧斤走居然脫戕斃疑有神明守此來築室
居乃喜見騈秀西株戈戟張東株車蓋覆又如
衛士嚴猛氣出介胄主人愛護之從此保眞壽
物遇自有時不必計遲驟

晩窓坐未久忽若松風鳴問言何所鳴答云澗
水聲我來已再旬不聞此聲淸今夕特爾殊瀞

漫復錝錚豈非冬寒候萬樹淒風生飄蕩震原
野壓覆雜沓〻羣響有時輟原泉獨流行晝夜
無息揔天然䕫韶英去為江與河洪濤播大瀛
因念古君子名揚恥過情美德有根本廣譽久
垂榮

舍北有廢園灌木深且蓄蓊鬱忽明豁有物峙
草間瓌頎似人立乃是石假山汲泉洗宿翳三
峯各巖顛亦鍾神秀質似無斧鑿痕此地山既
多層巒繚周垣煙霏媚朝暮晴雨皆可觀云何
昔人意假遂遠真思欲歷峻頂峿嶁恣下陳
森華在我闢浩與家廓郛

已上鶴沙小記

陶學士先生文集卷之一

陶學士

七言古詩

送易知事并引

易彥昭南陽人蚤游京師試太常掾選長秋歷
太平路知事位在郡幕蚤掾六曹之綱贊一府
之治任甚重矣其性情忠和不為崖絕之行不
要詭字之譽法行而政舉郡附轄一闔三載式
者至為詩以志別焉詩曰

青山之陰江之濱郡城晏晏民淳淳使符煌〻
來貴臣幕府替盡多佳賓君兮寔為精神中
原人物何彬〻臥龍岡頭月如銀清氣鬱嶓鍾
在人壯游燕幾登要津聲光上徹天之宸宗祧
禮制得具陳長秋法政功不湮恩袍綠映宮袝
春袖中勑旨如絲綸上承侯伯諧同寅所喜境
內無諍嚚清風吹遠棨牆塵芙蓉香冷波粼〻
米天紅光日吐晨乘馬上府參來輪藹絲歲賦
五百鈞十四萬石米滿囷省命胥隸毋擾民屢
嘉勞績超等倫蹊樓峯巒連翠旻風帆倚此盃
中醇歡騰排莩紫紛〻咲看佳兒雙玉麟忽聞
書考去志伸襄陽洲野毋遠巡願言壽分堂上

親顧言顯要早置身綠衣揮耿金魚新

送夏弘叔并序

入粟拜爵之令始於秦而盛於漢唐權宜應變以佐國用間有異才出乎其中若張釋之卜式黃霸皆以貲登即選晁錯有言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其意有由然矣至正甲申中原饑饉天子恤民阻饑賑以府庫全藉循漢唐舊以爵募粟由是夏弘叔任巡檢於草市弘叔雖長富室自庠畝然其父貞夫延師家塾以教之遂涉經傳學文戢詩精琴操良於翰札焉草市隸今天臨岳志稱其地有舜遺風人多純朴王黃州碑謂瀟湘為洙泗荊湖為鄒魯弘叔巡警盜土保安居民清肅閭境乃其所能今將泝江流浮洞庭南擔於湘潭瞻衡嶽望五嶺以攄其文氣以耀其武倫有日矣其鄉儒師林遠之錢彥良造予門持綠軸求文為贈遂述其事系詩於左云

洞庭之南雲陽墟祝融靈峰照天衢青衫萬里游炎都我歸小試羅兵艾草市聚落鱗瓦鋪畝此譽邏來文儒當逢名家千里驅祿陰如雲庇屢趁毫端春莚五采數光搖金壁珊瑚珠宅鄰橫望高爵紆三十六朵青芙蕖憣然膺詔羲廉躇猿匕白髮連櫓輪贏民含哺旋昭蘇勅書褒寵金章朱碧湘秋澄冰玉壺宦途南逐鴻飛遲花村月夜驚吠無笳鼓聲起葵穰浦仰瞻王帳金虎符繡斧飛霜遂兔狐塵關官舍宴日晡嶽雲出翠烟樸湖長沙酒香呼木奴醉眠琴榻虹蹴龍載雲旗兮飈控車蘭櫱桂醑招三閭咸池音杳龍尾徂湘妃鼓瑟懷蒼梧客鄉哦詩不可摹寫入瀟湘八景圖

送秦君用并序

秦為當塗著姓豐稽累世君用祖父皆敦良確慎氣無驕盈習無紛遝可謂富而仁者也君用得繼承之道家法尚儉於周郵國饑無萬焉乃歲當關達濡灘齊魯燕晉饑朝廷遣使分道賑民聽入粟者拜官君用遂發儲積方舟以載浮于江達于淮選部注實慶路新化縣蘇溪巡檢君用赴官而南其地隔大湖邈在邊徼雜夷粵之俗然閒居族聚火耕水耨者皆國之赤子樂生惡死性所同也撫綏弗寧豈其心哉由激

之寡術導之不素衣食匱而禮教無聞幾何其
不相胥而犯法也雖嚴於事果足以盡禦暴之
方乎余嘉君用應詔不違敬也施惠於遠義也
壮而效勤忠也既富而仁其善又如是宜有以
華其行故作詩以送之詩曰
萬山丹翠俘楚天熊蹲龍奔隱雲烟長沙零陵
相後先一水走碧維湞川地饒黍稷麻麦田疇
不爲瘠暑不熏蘇溪僻境民受廛蜂屯魚貫紛
牵連草荒公廨屋數椽鼓角聲截天南邊奉君
下馬盡袪鮮官閑晝永如神仙今嚴兵伍乗捧

懸平蕪月白犬熟眠出自富家真㚑賢視經
書嗜視錢平生周急心所便況乃募粟給青宣
尭湯曾遭水旱災從古有饑無此年聞之殊覺
心惻然我發我廪實且堅瓊粳滿載江上船饋
疏不日經滩瀕鶴形久病成羸瘥報以美秩天
官銓御煤香爆黄錦戕手彈冠塵理腰纏春風
溪亭乘梛綿銀筝倚酒喧維筵帆開水驛弓控
弦洞庭浪噴蛟魚涎巍峯隱匕飛鴈旋岸口迓
卒森戈鋋峒猺怙伏無警傳滿蘺日色藁蘭荃
公田飯飽跨錦韉入城爲訪濂溪泉

菊泉并序

菊能輔體延齡根莖花葉皆可服或曰南陽酈
縣有甘谷菊生被崖大菊落水得其滋液泉爲
甘馨谷人飲而上壽辨者曰諸花之根唯菊淺
露水源既遠香豈由菊設使以花得香不過秋
冬之交爾夫水甘淡鹹苦各因其源安知無菊
味者故酈泉之芳匪因菊發予嘗折衷其事以
謂地產宜菊則精英之氣流通土脉與水相感
古法季月採以上寅春曰玉英夏曰容成秋曰
金精冬曰長生是精英之氣無間於四時若大

菊落水與辨者之説或未然也番易黄德輔業
醫號曰菊泉訪余求詩余亦感其善療賦詩寓
意以菊泉之德歸之不專美於物焉詩曰
中央氣和連混茫金精共煉秋花黄靈根絡
澗谷旁真英聚入幽泉香山中百卉不敢芳日
華月魄凝銀潢冷然入勺風露凉乾坤甘滋流
肺腸山人童顏壽且康七十八十猶云殤番峯
老叟醫師良何曾足跡游南陽情甘隱遁與世
忘澹然迹踈紅紫場心淵澄瑩波不揚濯纓不
必求滄浪舊家留得軒岐方刀圭奇驗清膏肓

發開千古金匱藏丹蟠龍鳥芙蓉光重亡者存
弱者强惠澤及物何可量此菊生意盈藥囊此
泉味比醍醐長所願仁壽均八荒臨彼鄉潭居
一鄉瓢〻霞佩雲錦裳攜兒過我登溪堂是時
東籬天雨霜寒雞照水金輝煌授我寶訣期栄
昌神舍內完絶外戕身輕儒可八翼翔蓬萊弱
水天風剛

李氏孝義 并序

甚矣天道付畀之重不可失也秉彝義理之良心萬善從出人具有之良心之存莫大於仁也良心之發莫切於親也人以眇然之躬配天地三才而異於物者此也予雖不識李良夫聞其孝篤於親義周於族推其仁而有序其母宮氏令德貞節類古烈女良夫幼失父長而造行不群母訓有素也予念夫孝義之實根於良心也孝義之名足以勵俗也故樂道其事傳曰仁者必有後尚絅果以文學顯天將豐報於後人尚源〻也嗚呼懿哉乃作詩曰

魯之爲國多秀民禮教遺俗醇乎醇中有孝子
全性真務學唯先厚天倫骨肉之愛始自親厚
義能施睦宗姻母氏亦出虞公臣秉節操心異
乎人夫也竟終關幕賓江東客途孫惰神歸家
奉舅顏和間舅今不知兒隕身不將臉照桃花
春栢舟爲誓甘苦辛燈窓課讀勤績紡漸見四
子英蛙〻重闈鶴髮餘九旬孫枝滿眼皆儒珍
盈門弦誦延縉紳簪笈遠至咸循〻表厥宅里
壘嶙新光映岱嶽黃河津良也孝義蓋有因積
善有報植梓頻後賞思齊世號仁河數久長鼓
與鈞

徒氏世德 并引

徒氏出自姑孰徙居漂上三世矣仲清通國字音聲爲姑孰學錄館穀于其從祖家予嘗識仲清之父彦和及其兄伯淵今見行卷諸作則知徒在漂者多文士予視之尚鄉鄰也爲述世德詩竊取比而賦之義爾

青山昔年有鳳凰移巢中山瓊樹蒼鳳凰凌雲
去渺茫鵷鷺遺族皆文章金玉爲羽錦繡腸渴
飲河漢吞奎光中有一雛在高岡衆目爭光覩
嘉祥噰〻幾聽鳴朝陽音如重譯流宮商出林
沐浴雨露香思欲聞韶舞巖廊振翮一飛回故

鄉𪊍然照影姑溪旁一朝瑞采生我堂驚看異
物來何方撫此靈質詢其詳乃匪物也人之良
手採詩軸出錦囊始見一家文氣昌牸姪昆弟
翰墨場鯨鳴玉奏聲鏗鏘我聞君家世德臧天
降百福紛穰穰肴祖從吏筆飛霜狴犴生死分
毫芒彼何人斯怙富强虎呑無辜如犬羊父子
誣服情可傷獄成忍使膏鈇鑕獨以智識燭姦
猖確言當庭折巧簧暮夜萬緡投萌贓屬聲正
色厲門墻瞑飛音實無遁藏一鞫服罪甘斧戕
官民共喜冤疑彰不矜不伐如尋常野服歸隱
亨壽康無心雲路騰飛黃階除繽紛五色囊玉
樹競秀芝蘭芳我識庭和溫且莊伯淵積學眞
賢郞仲淸篷羽鵷鷺行敢見其餘猶未嘗溪窓
炯月琴在床寶坊敎席松風凉客來烹茶當酒
腸甑炊紅粟虀爲糧鳳兮鳳兮千仞翔覽德而
下情悠長聽歌此詩非楚狂飛上太淸朝玉皇

廣陵楊節婦

堂上舅姑嗟老苦膝下兒啼未能語孤鸞何心
鏡中舞綠鬢年才二十五甘旨供餘勤鞠撫舅
姑歡顔兒飽乳誓有一心無二主本欲同歸九
原土手抛粉黛獨紡組燈照空帷淚如雨發居
守義能自許彌日鬚難不憂沮夫天寒凋栽寒
署兒有文章輝藻擷竹西綺羅炫芳年翠笏朱
蘭闈嬌娥五方雜僣日殊古貞烈無聞世何[illegible]
人秉德天賦與乃以三從鑄肺腑春官旌名眞
盛擧共看光采生門戶丈夫明理蹈規矩鬚眉
蒼蒼本翹楚爲臣不辜遠險阻忠國立身當審
屬爵禄才欲輕一羽大節或虧何足取嗚呼大
節或虧何足取不及閨中賢婦女

題楙如菴小影 (此雲[illegible]之眞畫人家神醫可用方行於世)

如菴神醫妙天下後來安有如翁者我恨生晩
不識翁形神已落丹青寫漆瞳雙炯雪髯豐
頤黃顔意瀟洒丹臺玉室本仙流藥聖醫人自
天假宛陵翁季人中龍相見情懷卽傾瀉家藏
醫書千種餘奇論名方歸取舍(公[illegible]其二子最[illegible][illegible]技乃吳王[illegible])
([illegible]) 硝黃用少參苓多指點孫嘗
聞見寡鳥紗籠髮青霞衣何心朝服金犀鑄塞
駒綬策引新駒何心雲路如龍馬擧頭自有天
爲鄰富貴於吾猶土苴一笻一笠隨處入[illegible]
溪山幽雅僕夫喜色望歸塗落日池濱樹[illegible]

元名黃池演一六丁下取可用方造化莊〻入吾把
三彭勒除清不寐霜杵聲中剔紅灺丹砂鍊養
艷金卷玉靈精英挹瓊第高情追逐羲皇人豈
特餘功及尻課還君此圖三嘆息兩袖〻風颯
秋野

陶培之中堂試詩送其歸

硯池斗墨飛雲煙樓前迅灑春容篇主司撫卷
賞才美況乃與學窮先天紅蛾雲際焊黯然忽
看翠展雙嬋娟川靈錯愕感嵩錄詞情飄逸如
謫仙天上文光現斗躍旗鈴佳信人間傳便當
秋香分老桂瑶臺玉宇飛翩〻大府侯伯爭下
賢兩酒賓揮豊俎籩簪卷小作杏園宴罷以文
錦榮歸旋兩冷湖軒夜如年聖賢心法宜積研
少年高科古所戒勿為利祿情牽〻

送文元榮游學杭城

錢塘繁華甲天下兩齋湖山翠如畫朱樓人醉
綺羅春緗帙誰請燈火夜一時見君真拔俗千
里尋師遙瞻駕生長富貴厭膏粱儁㗖經書如
膾炙采鳳鳴陽出丹穴蒼隼凌秋飛太華柏坦
編斧風烈存椿府屛車光寵亞名賢奕世妙有
傳赤箭南金貴無價閉門功比螢雪勤入室氣
與芝蘭化自喜高懷孤月朗頗厭辯口懸河瀉
詞林驚見𥊐春葩聖田待穫豊秋稼寸心莫逐
汗湧場萬里當會神明舍客中昆弟共綢繆歲
杪杯盤聊慰藉香濤海口越風霆吳阜城心起
臺榭蓮衣紅映歌艇蓮椰絲青拂鈿車怕遞今
此志生蠱惑何異興知歸署穫直須意氣擴交
遊而況習俗多浮詐策勳行矣當盛年展卷浪
然了清暇詔書今日科制復文星徹曉光芒射
相期才器擢明廷早植棟梁成大廈春風吹上
杏花枝天衢飛鞚青雲靴

經歷張景中泮橋觀蓮索賦

幕中自有紅蓮香愛蓮還復臨泮庠石梁臥波
虹影落水花晚色留繩床掀髯咲語雲錦鄉對
此不覺炎敲忘誰言姿容如六郎安知君子之
德芳紅者不妖羞倩粧白者冰玉生輝光緑雲
為蓋霞為裳亭〻何畏乎驕陽夢魂不落繁華
場若耶游棹西湖觴玻璨在處碧瀉塘何為獨
愛依宮墻頭逢知己為發揚便欲乘風歸帝傍
先生才猷贊黃堂有如千頃陂汪〻心通幹直

意緒長案塵不染清如霜蓮之淨植可比方倚
欄駐目聊徜徉話中題品衆美彰無為心苦綠
玉房藻芹助喜翠歆翔菁莪樂育仍相望清芬
送客將昏黃秋隨短袂天風涼

贈趙道昭

十五載前曾識君壯我詞氣凌青雲十五載後
復相見頓幟年鬢髮變人生嘉會苦不多江海
茫茫奈別何清宵悵人獻予獨目送老月飛銀
河東風鼓棹姑溪上乘興敲門一相訪奇言鑠
鑠驚座人包括周天衆星象知音者稀誰與論
惓持寶琴立齊門幾見杏花紅雨落歲寒梅雪
又黃昏天借片時談笑並追憶從前恍如夢厲
聲落枕促登途驊騮銜轡霜巷重我別中山不
記年為我訪問藍橋泉一朝當路有知者相見
恨晚毋歸田

吏者于姓考滿贈

隆古治具在典墳申韓刑名躁妖氛漢章唐律
有定制斷以明決輕重分云何吏曹昧大體往
往刀筆煩其文世道日降事貪刻天性敦厚頗
見君高門陰德有餘慶子孫愈遠揚清芬當今
簿書出身者置之要路陸爵敷況子才氣能出
群得標可不煩耕耘明時需才意甚勤誰甘白
屋老無聞乍看奇駿馳青雲且聞瑞鳳鳴朝陽
金陵郡府隸臺閣蒼柏霜雪寒雰雰從容幕下
出片語案牘叢中能解紛郁山迎客翠蛟舞金
芝佳氣蒸氤氳錦袍詩仙招遠遊荒城烟雨江
之濆朱門棨戟牧守貴笑撫白髯生餘欣客窗
雞聲梅月曙官庭燕語槐風薰幾多勞事笑談
了群工斂手觀郢斤歲月苒苒憶桑枌田廬舊
宅宜飛蛟方知宦海渺無根驛亭別酒成微醺

送劉生仲孚

當門一帶溪流奔左為青山右天門蒼林鬱市
松亭館滿天清氣習平吞牙籤鱗動書萬軸古
鼎香烟晝凝氳父子兄弟自師友天倫至樂其
家獨世路黃塵飛不到理窟游心在深造雲圖
桑梓隔重湖離子如飛波浩浩（劉生有三兄皆能文學）（[illegible]）

至正戊子下第南歸與同貢黃章仲琢雷
燧景陽同舟仲珍賦詩因走筆次韻

鳳城酒美燕姬歌禁苑紅纓金水河雨香翠島

春畫蝦魚龍陸海揚風波天門咫尺到不得柰
此颷摧雲翼何時乎未至應有待壯年不必傷
蹉跎君看松柏成大材歷歲雪霜誰見過拂衣
南出揞歸路回首京闕山嵯峨日高原頭紅霧
散潮平沽口青銅磨牽船泝流狂吹逆登車避
鬧飛塵多黃樓憑河遠眺望身如冥鴻超網羅
客塗笑語說彝思記鋒捷出如揮戈天生人才
必用世豈無文藻宣金科鸞臺鳳閣揔華要不
然玉署聯鳴珂丈夫小挫未爲辱正氣畝畝非
有它匣中古硯助神變銅蟾飽水手屢摩隨身
亦有熏業鏡依然照我顏色酡與君今日動高
與買酒共酌曉天和

途中懷古述事再用前韻

太風掃空垓下歌昔年分爭絕隔河鴻門酒酣
赤帝子回首四海流恩波空荒戲馬春草綠羨
人一去傷如何匹夫豈是萬人敵事業不競空
蹉跎山川靈傑千古在石洪奇險勞經過半天
危樓兩蘇迹蒼烟粉堞猶巍峩輕舟卸帆傍堤
泊老翁出匣臨流磨長篙蘸碧接淮浦鷺喜江
南鄉景多杯餘吟嘯興猶況華箋萬象光森羅

英雄過眼俱寂寞畢際斯世休干戈同行佳友
得豪傑俯視餘子當麻料咳唾隨風發珠玉冠
蓋有日鏘環珂立身志節當自許紛紛富貴皆
過它譬如野雀匪凡鳥翅輪入雲高戛摩吾君
氣岸亦孤峻厭見小妾桃顏酡我歸拜舞爲哉
壽萱花香裹春暉和

五月旦日與黃仲琛雷景陽酌於惟揚樓
暮出城曉至瓜洲有懷同貢金景蘭姚仲
誠周于一林元凱相約不至更次韻爲別
以寄拳拳之餘意

蕩舟竹西闇好歌飄如仙槎泛銀河青樓傍市
捲朱箔舞裙綠皺如春波香消紅藥采鶯去其
如青鏡寂寞何金盤露清筍牙白小佳半日非
蹉跎雪乳泉茸醒午醉瓊花霧散與客過吹簫
玉人杳然迹橋亭拂榔空峩峩櫓聲帶曉出城
去初月光吐新鏡磨梅天雨歇黃潦漲瓜洲渡
近青山多我懷初歸有髦士金姚學富精蒐羅
閩南周林師友盛未見入室操吾戈賦妙能追
司馬聖策高反黜劉蕡科荊門有約久未至回
望不見玲瓏珂黃君雷君吟嘯共瀟然行李餘

無它客途分襟心暫苦詞場秉筆看還摩江流
如許送孤棹離觴不辭頻易酌佳哉璞玉當見
遇肯使抱恨同卞和

送石仲方詩 并序

昇泰淮之南有庠舍突然新麗者江東書院也
郡書院四曰明道南軒昭文曾先賢遺迹或老
屋廢垣勞於補葺或基構庠陛與編戶華或貧
無蔵入之登養之資獨江東後與揀宇堅完昇
堊碣炫崇嚴靚深不勞於補葺而無庠陛之饑
賈業出納豐儉適宜登養有給是乃郡士仁齋
王君之創造而草廬吳先生之所規制也始長
教者四明程氏敬叔以考亭讀書法啓誨後覺
文風大振近歲石仲方來長教事恪恭厥職剛
介不阿優禮賓師招徠弟子負析理學倫建橋
星門甃石購材華麗得宜宮牆改觀過者見而
生敬矣程氏去官二十餘年獨見石君如此初
君論晉陵創造廟學紳錄京口泮宮代庖學事
復設產數千畝今江東考滿將典郡教益當弘
敷聖謨鍾鳴鐸徇轟聵譽遠其功必有過於斯
矣告別歸毘陵遂酌之酒而為之歌曰

延陵季子之舊邦林麓秀蔚泉流淙文物萃美
如瑶玒隱居示許慕老龐涵潛理海心在腔書
帷永夜挑燈缸去家不遠覩大江江邊龍虎盤
洪厖泰淮抱城鸞石玒精舍卅碧臨齊瀧莫言
無筆長如杠文詞力健鼎可扛論堂考鼓醒愚
惷法言琅琅金石撞上窺鄒魯驅雜哤異學不
發摋戈鏦子衿環拱心自降取友必端戒弄逢
飛鴻謨咲月在窗川后屏息無浪浪欄前松竹
翠羽幢雪點吟鬢秋蓬雙旁府薦聲如撞酌
別纜繫堤椰橘倖米載歸紅滿缸迎門喜動花
陰尨泝河北上乘蜂艘天街雪晴馳駿駹

題張源相辛巳試院唱和詩卷 其年揮爲考簾官

仙凡相去咫尺間弱水隔斷蓬萊山鵲飛星散
夜色皎寒随天風生佩環簾動波紋燭影開寶
兔噴落紅霞斑三場校對時有暇咳唾珠玉遺人
寰我賦浙江徒手還折桂可望不可攀後來戰
藝始得儁南宮轉覺功名慳大省銓衡新檄須
金陵邂逅生歡顏得錢沽酒慰寂寥時出險句
驚神姦袖携衆作無可删故人各已登朝班見
君此卷動餘興行聞臚唱開天關

送徒伯淵

城心官帑楮代錢聚於山積流於泉納舊出新日萬千市人四合爭欲先中山才子吏律研迹來莞庫廉而處意氣能與長貳聯太史平準操微權寶貨滿眼衆所便衆是凡夫君是仙坐令美利散列壓民得資財俱禁遣飛壓障紅炎日煎紵袍雪色風翩翩斯人本爲儒者賢舊家出自姑溪遷祖有陰德寃獄滿子孫三世居溧川過庭能以詩禮傳出有車馬食有田族中文物紛嬋嫣橋陰滿屋埴麗宣淵兮吟詠三百篇青春翠華生雲烟往歲過我圭華前歛襟拱袖忙拔鞭示我以文長淵幾緊然藍玉溫夷蠕齋窓清話共狙蓬論情縫綣久乃旋別來荏苒知幾年忽然邂逅錢塘堧我時南游北赴燕于方戰藝雄戈鋌大江湖頭高沃天捲簾樓望吳兒擢樅陰涼浮茉莉從東陽官酒西湖蓮六橋雨霽山蛲蠑銀蟾照影秋娟娟人生離合亦可憐回首異路心茫然塞余萬里行役牽意擬科名蟻慕羶陸走齊魯諸山巔冰雪積冷砭重綿都城宮闕雲霄連兩見黃牓光黜曜春風三月紅杏

妍金門咫尺登無緣歸來空室如磬懸齋居懷友情孳孳三湖東隔張碧漣五鳳樓閣凌虛玄幾欲夜棹訪戴船携家就掾依吳鍾金陵翠首喜欲顚惠我畫扇漢隸鐫始知從吏抛禁鉛槧正爲豐親全故山在望歸與端墻角短檠毋棄捐文夫有志鐵硯穿未可斷方肯就圓聖經萬古日月懸妙道浩浩何淵淵經濟功用彌八埏學之有要宗必窮達用舍所守堅不曰富貴浮雲然

送易德□

全鵝噴火炎塵紅晝長兀居圖史叢有客過我如清風忽驚秋涼生坐中詞㘅分得西江雄少年於游江以東鉄歌聲斷索未空自喜知已多名公吟邊蕭條物態工鳳臺烟雨山空濛綠鬢曉映青鏡銅出門路與雲海通翩然野鶴起樊籠便欲献策明光宮夜夢慈親淚兩瞳更有祖庭垂白翁遙遙千里心有忡寄書不見南飛鴻秋阜一葉飄梧桐飛雲在眼催歸篷到家問安獮獮充重壁香芸辟蠹虫翠筠繞屋声玲瓏直節亦材無與同截玉上献妙有功協律不下嶰

谷第一吹瑞鳳降碧穹再吹三吹和氣融四吹五吹年穀豐六吹成奏帝德崇終于九奏四海唐虞隆

送張學正 并序

國初徵用儒雅在位者舉其所知故起自草澤接居侍從林立相望共建太平之基逮元貞大德間布衣被薦猶得登翰監司儒臺典郡教厥後限以資格受命者寡然四海髦俊雲翕闕下思效能于時者益衆或遇舉主則又板學官於行省亦可小試其才矣漢番陽苗裔曰源相者居信之龍虎山嘗觀光京師其所交游多大官名人言路倏其行能交薦于臺事聞中書傳檄江浙行省署為學官歷台州奉化學正調金陵源相盡董正之責其德剛而方其儀肅而安諸生望輒畏敬月有書季有考凡廟祀之脩庖饍之供與有力焉至於挺身特立抗論公道不為物所撓不為勢所懾尤人難能今考滿矣使其在國初或元貞大德時則受薦不止為卑官必能接武諸賢吾不得而高下之也於是賦詩為別其詩曰

天星執法環太微選仙上界霜髭飛先生面帶虯虎威五色文燄騰燕幾使過先朝名必稱共佐鴻業高巍巍旅游經年塵滿轍華路遙望交龍旂固宜從臺趨彤扉不然玉堂依紫薇白雲飄翻傷遠違摛檄又作江南歸霞城淩空淮紺緋當窓芹浪香菲菲秋宵官燭照棘闈對讀詞義無訛非爾東學今垂絳幃誦絃成風人具依貳教昇泮忘輕肥館下弟子英而頎酒邊撚鬚華屢揮燭如銀河雲錦機屋頭鐘山蔚烟霏疎鉦月色竄金徽功勤投㪍竹簡韋坐令秦淮如泗沂柏垣羣公鷹隼尊謂此美績前所稀卷中試藝觀珠璣一朝話別生欷歔自憐寸草孝春暉有祿及養猶庶幾還家未容隱釣磯驛騷雲路行騑騑歷身顯秩榮親闈秉琦更舞編襴衣

齊山吟

徐卿結屋齊山陰邀我為作齊山吟浙江以東古甌越諸郡環境山嶽峯三衢峯巒甚巍麗旁走石麓猶千尋虬昂虎矯蒼骨老奔若馬騰飛若禽山多草木虫獸品亦有王札丹砂金松根苓光凝琥珀叢間童影潛人參霞屏烟藪有仙

隱遷扉楮牖無塵侵繞庭清泉助湯湲當着鋪
竹紛球琳青龍甲乙書滿架山人長哦濟世心
方扶衰朽除夭閼藥籠生意春藹藹齊山之土
能活物齊山之雲能作霖先生之德與山等名
因齊山人所欽白鶴相招來翠岑飲精晦迹眠
空林天風吹起橙花襍幾葉聲奏圖當今雲端
孤飛靈鳳翼撫上猶帶清霧音六朝故都佳麗
地騎馬踏遍秦淮濱官舍蕭閑共酒對卷有新
詩匣有琴囊探神劍奏工巧指拔病脉評浮沉
鐵冠相逢權親厚民物司命精鍊濟世奇勳圖
當有待功名從與來暖暖壽山之陰森山林為
言非予其誰任

送廣田僉事

廣田使者乘軺車閱徧太史洞渠書挽江農民
西引領幾采此吾其蘇傷心今歲夏秋月甘
雨不降禾苗枯海潮東回救不得老稚無異涸
轍魚最從官軍過州境編戶奔走類供需討訟
斂錢築城去役繁未見民力紓正逢稔歲亦饑
饉遠此乾曝窘室廬往年有詔甚寬厚恩澤至
今流海隅既墾湖田、三尸米亦減不深長慮租

皇華光臨浙江左忍視瘡痛無完膚曉霜方寒
問道路冬雨未霽行泥塗我願歲豐水旱無公
賦早輸私有儲國家富足民歡娛且免使者勤
馳驅

次董參政送楊季常詩韻

總戎戡定稱雄豪帳下有客如枚皋筆端霜氣
塞關口貔貅萬隊無譁囂山環壁壘擁節旄民
亦捍敵持弓刀平生意氣感知己國步如此憂
叨叨宰臣動喜片語褒兩眼如月鑒履操燒原
雞番獲兔完海濤不撼游龍艘人生當念閫外
勞不獨相業歸蕭曹時平弊殄拜闕下遙聽虎
豹天何高

題鸂鶒竹雀萱塘圖 爲江□王□□作

珍禽文采明金沙相顧似憐毛羽嘉託鄰喜傍
君子竹忘憂更有宜男花良工筆意何處好林
雀哺雛心使飽北堂留得此圖看依舊春暉照
幽草

次韻畫松二首 爲陶大本氏作

鐵幹宛如韋偃筆誤令工匠施刀尺陰森黛色
千古淋髣髴霜痕半天泥穩鶴清音枕莊庭龍

虎白骨堅如石從知能事不易成盡水猶云日
踰十 杜詩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
蒼標當入淩烟筆拂去青天不盈尺獨持勁節
冬雪寒長帶恩光朝露濕廻枝忽變老蛟形託
根不向懸崖石按圖必求如此材待搆明堂價
增十 已上辭達集

壽詩

月當秋九屬陽數二九佳辰值初度乾龍神變
出長淮五岳生雲共環護海門羅起雷滿天大
魚長蛟相後先曉江浪潤一飛渡甘雨灑向東
南邊鍾山亦有龍蟠勢帝命控臨佳麗地沿々
江漢作藩維吳楚諸峯扼著犁武臣拓境持節
鉞文士經邦佐功烈勝前羅拜豈尋常類々驪
珠是明月重九節後再逢九氣聚九陽開九有
老人星現酌北斗遙對中營獻天酒魯閣大椿
奇論自莊周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願公永
與椿相侔又聞瑤池有蟠仙所植三千年開花
三千年結實願公此蟠頻得食更願招賢勳業
茂禮樂光華漢唐右撫育生民仁澤厚天長地
久南山壽

送沈竹泉 并序

醫稱橘泉已疾菊泉延齡未聞以竹泉稱也論
竹者曰淇澳曰渭川唐六逸有竹溪夫竹託於
泉水之上滋養發榮翳為莽薄蔭乎流泉而泉
益清雅殊勝幽人潔士棲息覽遊助成高致醫
家濟物無特乎此按瑞應圖曰竹裏有泉色白
自出飲之令人上壽嘗聞鄱人言山中產異竹
高十餘丈其徑盈尺截而為筩往々得泉甚甘
山人亦多壽考余謂竹雖植物操堅節貫四
時而不改歷百歲而能存有壽者之質焉中虛
而能容蘊涵真氣沖和融液注為靈泉盈溢滲
漉嘉惠及人蓋天地自然之神劑故治其味者
靖於眉壽與國休祥而世不常有者醫之致用
神聖工巧驅五臟之病調六氣之疵務納人於
康寧以全其壽而已桐川沈景淵儒者也家以
醫傳六世聘至金陵遊於相府諸大帥之門療
治奇驗言論造理洞究病源自號竹泉然則沈
君不徒美其名而具夫竹泉之實其亦時之休
祥而世不常有者歟為賦竹泉之詩曰
吾聞鴻濛之野元氣厚產出異質為蒼筤千竿

活翠濕胥漢百年老節淩風霜腹中空洞含太
和釀成清泉深蘊蔵朝陽幾度鳴鳳凰飛來精
頭不得嘗忽然靈源雖自秘流膏凝白生馨香
吾意此竹上摩天乳之星芒吸得甘露萬斛凉
下通髓究鍾陰陽時〻挹注瓊瑤漿帝令昭蘇
下土民噓𠲿一勺消百殃赤龍運水一時下玉
嬰仰視朱吻張不待鉛汞九轉功挽回夭閼成
康強滌腸湔髓淸膏肓暑不煩渴寒不僵神全
氣爽欲輕擧三十六帝參翺翔沈君何為獨有
慕於此號為竹泉名姓芳平生雅抱君子操虛
心直節成文章活人陰功在天下如水潤物源
流長狄公籠中生意遠昆蟲草木丹砂光東山
相望桐汭旁清溪碧繞琅玕房叩門急傳使者
至聘書来自中書堂紵袍飄〻佳麗地戴笠出
入兵戎行相君英雄少許可揖而進之坐客床
掃清内病與外戕俱入丹丘不死鄉轅門晝靜
塵不揚相君留飲談岐黃揮筆大寫竹泉字龍
鳳飛舞勢矯昂持来窩幕作佳話獨我才拙慙
諸郎先生不登名利場丹顔漆髮雙瞳方壽曰
湍踣歸計忙慈親應倚門閭望煩君更以竹泉

旋八荒躋民壽域如虞唐

送孫別駕赴池陽

青蓮居士之後身音節連篇古樂府便從大雅
論正葩猗那為宗舜皐祖兩都三國差可數南
朝綺靡徒纖組陽江玉樹夜無聲巖谷風生闌
嘯虎神交直到開元上光燄摩天出天語飄颻
雲海超八極金銀臺闕群仙侶忽聞帝遣熒惑
星火斧虹旗鎮南土來向轅門拜明主曉日麻
衣光楚〻幕中慷慨坐談兵何況傳家有孫武
紫薇花下月滿池斗酒當筵珠玉吐朝政方勞
往史記王衮正賴賢臣補人生會合苦不常驚
見旁星在門户醉踏輕舟泝江去楊柳飛花望
牛渚兩崖烟霧濕天門九朶芙蓉照秋浦秋浦
郡縣待摩撫吏者師模民父母雖云官至刺史
榮半刺才能當獨步兵火瘡殘極哀苦仁恩存
心百廢舉襦袴歌騰歡鼓舞千里桑麻沐膏雨
勤數治道追往古再見唐虞運當午挽河洗甲
天宇清坐聽絃歌響鄒魯

送李鍊師還少微山 并序

楚樵真逸養病于泰溪拘陰凝神沖寂求無為

之宗夕陽在戶闔有剝啄聲啓關視之有一童
子手玄錦靈篇致仙華君意曰平川鍊師仙李
之南消也廬少微山游心于清虛窈冥最望紫
氣赬霞起自龍虎之都岷波東環浩如蓬海疁
雲而來逍遥琳室日華月英流光內照道幾成
矣今將乘廻飇指故墟飄飄而南子曷宣祕趣
吐鏗辭聲其所懷清夜驂鸞俾衍長歌雲漢間
滄溟揚塵尚與王父洞章宮商吾上異時邂逅
蘂羅握手話及玉齒皓粲爾其張本爾無遥闓
仙華命落然病釋善色駸駸顏根不識平川莫

蘩摹肖藤床暝臥想像高唐臨風浪然而唱曰
雲間蒼湖飛紫龍吐煙光怪生芙蓉鐵鬚化作
綠玉叢仙都幻出天南峯倚嵯李下白髮翁神
交頓作玄玄宗通開鶴骨方兩瞳少微星窺冰
雪胃頗厭膝行訪崆峒喜與柱史仙源通黃芽
徹夜氣吐虹瓊鳥曉躡飛霆形高翰掠過豹九
重清都樓闕浮瑤穹羽衣大會珠泰中璇車御
氣搏飛蓬玉姬為酌碧琳釀侑以三秀蒼玲瓏
鳳凰盤遶戛金鐘衆中凝瞻帝之容帝咲而言
朱汝童紫陽雲錦開囊封右招金母左木公中

間稽顙青牛宮賜飲解瀨元氣充帝令下主广
三蟲倒驅海水懸半空電光繞劒奔靈濤沛然
澤物頃刻功臥聽四野歌年豐石頭撐雲蟠鬱
葱大江萬里銀濤雄五城雙現金碧融特來蓬
此千文松玄虎上舊鉛在鎔忽驚暗室光曈曨
故隐竹石懷舊躍于溪過雨摩青銅翩然鳴瓏
嘉客從鶴背鐵笛橫秋風三天儻可一咲逢指
顧太始開鴻濛（辭諸山詳山學遵士也 華山脩嗣山群者朱居）

送僧芳蘭谷住持明紹寺

幽蘭之生在深谷不以無人而不芳鉢盂朝采
璧露飲青蓮落蔔侍馨香谷中空明若圖鐫灑
稱璟海日月光傲睨天台高鬱蒼五百癡衲嚴
宄藏小乘留戀不死鄉何緣比肩大法王後代
演經談渺茫天花紛飛七寶林遠窺正覺如望
洋伊誰面壁文字忘獨棲金華山滿房定中趺
坐歲月長聲音色相等妄幻自謂學佛非荒唐
冰壺石筍出雲漢飄然淩虛覷十方龍蟠法界
氣紫黃渡杯如電江聲涼偶然乞得袈裟地已
被東萊建道場桌茱先隴布武義非為檀福主
天堂正緣人家有興廢寺觀經久願力彊金坊

寶閣鍾鼓震馬鬣肯使樵蘇傷我思儒門經濟
業發育萬物隨翕張存心養性樺所宗浩氣剛
大仙揣量空玄衍訛元有自勸人作善來百祥
雖云離倫絶世故恃此禮樂扶綱常何必火書
廬其居然後鄒魯文教昌東萊雲車自天降撫
掌應哭吾言狂

送別

我思南溟不可見曾孫一朝來自宣問之云是
正甫子溟眶秋碧堆清漣黎公穎悟乃鼻祖以
字為氏百世傳玉堂學士瀛洲仙佩聲鳴向尺
五天驊辭不下瀧因所棲前驚倒陳龍川天門
夜開玄鶴去鑾坡吟落黃金蓮一家侯伯八九
葷封胡羯末仍駢肩雕刻烹龍炮鳳篇亦有氣
雄如馬遷自從兵革踰十年驚心文物晨星然
湖光樹色雲錦鮮明珠躍出驪龍淵薊丘高閑
繡蓉褥墨君動若生風煙青女裁霜作輕林下
馬長趨紫閣前是時江南漸平定土貢金帛豐
貨泉捧牘內府贊利權長官舉得卿中賢薇苍
清露滴翠磚點染物態婦媒箋不待除書先捧
臂未霜楊搦迎溪船南湖竹石無恙否紅鐵紫
虹不直蛾雨晴晚林黃滿田醉呼壹埣來詩莛

紀事

壬寅十月初五日陰雨傳空天未夕江城曖氣
鬱蒸人蜂翼溮蒙汗沾濕輕雷數聲生變化火
鼓轟山電流赤長飆西來吹海立飛雨驚鳴建
瓴急勢如萬騎怒衝擊對面相呼聽不得掩關
漸是一更時燦眼金虬破昏黑蓮花碧璉迸出
泉官市波濤傍三尺方當閉塞蟄蟲俯頻駭龍
蛇離窟宅怪得秋冬未降霜無乃天時有差忒
陽氣至此本潛藏發泄狼措不能審或占水旱
在來年俏興災異當脩德須臾河漢現躔星天
地無聲本來寂小窓獨坐對殘燈尚有寒蛩語
空階

十月初六日夜作

昨宵雷電送雨來今宵又聞天上雷紫電照窓
銀竹立初冬有此甚異哉天公仁慈萬物祖陰
慘陽舒時不誤年年秋半雷收聲何乃致此非
常恐恐非其時太重複驚起昆蟲死平陸天譴
殺機今見之正賴賢君調玉燭惕然省身思過
咎是日頒書肆寬宥與民更始物維新和氣春

懸似靈囿天心警戒猶未已要在事々循天理
更以仁恩蘇赤子天心轉移俄頃功化為瑞雪
年穀豐

病中友人寄詩遂以次韻

蕩象變幻道是宗望而未見心有仲斯時講禮
闘義聖西塾得師如馬馳蘆亭短燭風雨夜坐
久談論意氣雄鏗詞婿藻心所厭要使付物比
化工姑孰感容老將至喜持圭玷求磨礱痾餘
思是元氣劣絶與調理民瘼同何當躍入安樂
窩先天尚友太古風誰言群聖逝已遠天地上
下流颯々

陶學士先生文集卷之二

陶學士先生文集卷之三

五言律詩　　鉛山張秸校編

送王克敏赴安豐録事兼簡元中宣差

同入南宮試逡巡愧不才郝城留字别昇郡寄
書来寒雪森松檜春陽活草莱長官煩問訊東
楚憶持杯

題孔隱君挽詩卷　居鄱陽

墓木年來拱庭蘭日有芳與君雖不識聞誉亦
堪傷田宅金淵在源流泗水長禹鈞陰德厚遺
緒未茫々

挽明威將軍遜都臺公

酒罷萇英杜宮辭上將壇厖眉年冉々幽宅夜
湯々芝砌生餘馥蘭亭鏡舊微傷情人不見塵
鎖虎皮鞍

挽發蒙師何益甫先生　諸友同

晚從古城東清貧四壁空乾坤同逝水林壑老
西風大麥超浮世行眾在泮宮嗚呼今已矣揮

淡寞寥中

題楊生詩集 字子直

洙泗既刪定漢魏漸浮華貴不失情性當知有正葩楊生吟調古老于喜容加白髯磨来堂何難成一家

送易長卿二首

南仕衣難緣東歸鬢歆皤儒流誇贊佐宦事徽吟張春動芝蘭砌秋澄蓝苕波長官前進士阼揖禮客多

椿庭山不老棣館禄方新顧我知名久逢君問話親琴書藏舊物碑畫撫奇珍烟浪垂虹晚東吳見故人

次宿遷

過盡長淮北黄河繞故城順風催客去新津出舟行酒薄情偏洽魚肥價轉輕沂州彭别駕賜境誦廉明

途中偶書所見

碾輪臨古道橋柱臥枯壕墻曝乘皮紙鍋炊稟肉糕賣魚蝦網褒牧馬絆槎槽别有傷神處屋空人已逃

東莞道中 沂水縣

魯地多黄壤沂源出碧岑雪殘靴跡淺沙軟轍痕深蒿火烘蕎餅麻耜護絮襟過山方入縣雲冷日沉〻

入臨朐境

宿遷離半月方度穆陵關到府八百里驛車千萬山路雖多險峻身不倦騎驢沽酒投村店相看一破顏

自大關至小關

山徑多盤折無勞怨苦辛深巖不見日凍雪幾經旬衣薄肌生粟輪馳眼厭塵想應慈母意日日念行人

過臨朐古驛邑

瀰橋臨古堞驛邑擴平坡行到無山處方知有路多客遊何慷慨覇業久消磨蝴樹斜陽裏遥聞晚唱歌

臨淄道中

晨起不梳髮出門天未明路迷尋轍跡村遠絕人聲淄水滔滔逝齊城杳杳迎兩層高白塔不似霸基傾

客途歲晚

風雪一年殘功名半紙難心勞杯量減腰瘦帶圍寬草棧牽驢飼蒿薪煮鄉饗鞾泥聊拂去旅宿且求安

次東無棣 二首

土屋老荒苔壁年亦可哀塔暮飛十級城址擁

孤臺雪積驅蹄陷雲輕鳥翅開縣庭貧少府舉酒更樽才

送萬彥誠赴台紹興并寄徐國賓

省榜名同薦雲泥卻殊文章動明主字牧選英儒蹤桂榮珂里迷浦盤湖壓詆應感惠好是磯廬隅

問訊徐高士京花州幾春白衣聽座主赤子盡慈親月露篇章在雷霆號令新故人歸舊隱不得寄書頻

送人赴幕職

浙西第一縣幕下總諸曹興逐雲山遠心忘案牘勞窮詩嘲月兔呼酒擘霜螯應有寬民策方知贊畫高

送人赴浙東

處儉愛薑淡嗜經如蔗甜香爍浮硯沼短燭照書簾結岸漲春雨鯖潮沃夜蟾十年交誼厚兩地別懷添

富春山僧隱居

林壑幽閑處烟霞卜築纔寸心空萬慮丈室現諸天香掬曇花露清啜茗樹泉冥飛逃世網尚

友于陵賢

題劉縉道行卷 處州人太平儒學正

分得梅溪泒湖皋潤澤深藻烟照書閣芹雨沐儒林白髮寒氊夢青山故國心園亭好花竹幾度望佳音

大本監郡以詩見惠次韻二首卷之

治功思渤海文氣愛相如架插牙籤軸家藏玉璽書有恩施郡邑無暇問田廬武備新嚴整民憂頓掃除

守土逢多士哦詩得自如威行軍壘服名在御

屏書膏雨滋禾隴炊烟起巷胸懷花酒落窓草
不變除

書事五首次郡侯韻

耕耒田野近戎馬路途長有職居危地無心入
醉鄉良民新習戰役戶重遭傷正待汾陽革功
膺積李唐

戈船明粉黛羽撒叩韓門苗卒蔵呼色彰營掠
近村錦綾裁袴窄銀鋌滿囊存時事今如此何
人不斷蒐

古昔兵農一方今此法成忠動爭禦侮字牧必
留情牛酒行郊勞熊羆聽鼓鳴倘非明紀律未
見有功程

郡境多供給官車屢往還金錢輕似土芻粟委
如山隨處無生意憂人損壯顏月明依舊好城
下照溪灣

海道人多變高郵使不還招安須爵祿懸德重
丘山志士空懷憤生民每慘顏幾回思隱遯結
屋釣江灣

幽居十首次監郡韻

幽居無限好托興在雲林蘭氣山軒坐捲陰石
逕深霜葉肥研玉臘酒滿浮金對景皆成樂逍
遙物外心

幽居無限好松竹翠成林放鶴高天濶尋仙古
洞深棲身三畝宅絶念四知金舒卷隨時異非
無愛國心

幽居無限好猿鳥語高林歲月催人速烟霞得
趣深葱裾曾纖翠荔帶已圍金富貴尋常事安
能動此心

幽居無限好談咲坐書林邊塞軍聲遠漁樵友
義深靈芝鋤紫玉老桂嗅紅金湛勘真何似明
蟾照水心

幽居無限好夢不到瓊林菜甲珊瑚脆松根琥
珀深勤催耕隴犢頻費買山金不逐浮雲變能
堅鐵石心

幽居無限好流水繞蜂林教子書囊富留賓酒
盞深閑添詩裏畫儉有俸餘金石上聞琴操悠
然太古心

幽居無限好爽氣挹蒼林採藥穿雲遠烹茶汲
井深林存題卷筆筒出滿書金時有馴鷗狎忘
機靜此心

幽居無限好倦鳥喜投林野韻思高古公文厥
刻深冉燮三代器酒食二疏金目送飛雲遠還
存濟物心
幽居無限好萬物揔林々地僻琴魚樂門閑草
木深文光分北斗人品重南金門外鶴書至恬
然不動心

已上辭薦書

送汪朝宗四首

越東無敵壘海右駐王師相國徵書至郎官匹
馬馳婺溪吟月露萬里撫瘡痍指日山陰道風
流玩墨池
王夏諸賢俊煩君寄好音數書飛示我千里見
同心賓幄謀猷遠紹箎啓沃深金華山水地何
日共登臨
東浙多佳士才名我所知居然晉風度重見漢
威儀別久心相憶年來鬢已絲此行勞問訊共
約佐明時
蕭相收圖籍功成有足稱聖謨雖不墜王業勃
然興辟蠹芸常在登龍士必徵諸公若留意文
會盛金陵

鬪茶

穀雨茅方茁色香俱絶佳中泠汲江水上品到
山家不見周公夢何煩陸羽誇精神太淸爽終
夜別燈花
天地有淸氣古今無此奇幽人耽不寐浮世八
深思舌本餘香在牀頭古易知松風猶滿耳眞
樂有如玆

偶成四首

文何爲小技理有未全明妙在無奈靡悠然寫
性情句泉常瀉泊五味揔調成蛩老方知此議
予必後生
八埏羅水陸五采繡文章美矣孰無好用之非
可當古今天地運晝夜日星光何必驚人眼相
看共久長
淸河追鈷鉧光牧步潮州全氣有虞子餘風把
靜脩居然成典雅正不在雕鏤更有神交處淵
源泝魯鄒
情學草廬翁還存荆陸風歐黃皆後出繩墨足
良工南土文華盛中州景慕同九原不可作我
亦老江東

三月二日歲生朝賦詩

上巳前一日生辰頒百齡乾坤章賦質晝夜必研經纂禮承高弼韓文挹遠馨分陰尤可惜餚業寄幽庭

送汪一初歸淳安二首

地雖隣陰要天獨厚仁賢兵革十年久祖孫三世全雀橋雲出水難崇兩肥田已遂南歸討今人一黙然

繼粟養君子倚閭煩老親家山頻入夢泮水再逢春人傍綠陰去沙明錦色新請名留省闥時至道遲仲

送林彥明田柘兼簡劉伯温胡仲淵

爲客二千里離家五六年詞垣開省掖賓席擁樓船築水栽花地蒼山種粟田歸心何浩蕩執手重留連

伯也溫如玉仲兮清比淵懸知佳晉近煩以遠音傳同郡成三傑懷人共一天贊興邦國業幸有主君賢

哭胡通南參政 名文緒

步戰勞江北仁聲誦術東妖兵生肘腋行節盡哀恫列祀忠臣廟無慚古將風青油戎幕在虎旅氣仍雄

哭王用和郎中 名霆 姑執人

苗頑迷逆順草竊陷忠賢寂寞金華省凋零綠水邊有兒同死難無路得生旋建業南城外傷心指墓田

苦齋二首 爲章三益累食賦

先生於此樂舉世最難堪堅守心無變方知味轉甘檗皮冰共嚼熊膽劑能諳大任從天降勤劬稟宴酣

襄陽有高節涑水更清脩愈病思良藥勞生遂遠猷匏瓜綠篠架橄欖共茶甌見說齋中叟年來蔗境遊

病後

飲水味吾易秋江亦謙請寒初身欲蘇病後髮重生乞米視書帖淹茹未備鬱高天風露滿庭菊晚含英

送薇 因中薇蘭黃枝富稀五月各開盡八月乃己相對日久惜其凋衰作詩遣之

益依華省地未結玉堂鄰樹石借餘韻夏秋常一春故添荒境靈似掩老夫貧時物還遷變臨風感戲新

自遣

支炷乾尨㵼蒼莖老盃神病多疎世故欲寡樂吾真秋祀鄰賒酒晨炊婢析薪捲書休目力枸杞薦茶新

秦淮寓舍

官久忘羇思門幽類隱居幾圖天地象斟酌辟常王書秋徑霜前菊朝盤雨後蔬西風吹短鬢歸夢雁來初

習靜

雙園曉來闊一天秋氣清兩溪分硯水風木厭黙聲習靜調沖氣晚書老此生上官鮪近候片語對真情

晩晴

江上秋陰薄晩風生樹顛高塵捲蒼靄歸鳥度青天牧馬平蕪野捕魚斜日船千村新稻熟茅屋起炊烟

自樂

廣大者天地中間着此身道從無意得心與太初鄰呴息㝠氣從隨時尺蠖伸步行騎從遠林叟或相親

遠意

誰謂羲農古朝朝眼底人青天不改色滄海幾揚塵靜看松梢月孤吟石洞春年餘不飲酒構水味偏淳

寄孔僉憲二首

驄馬出門早天清霜滿林奇官審白筆無欲賤黃金愛此雙溪月知人一寸心同條得佳士來聽杏壇琴

元凱春秋癖愚溪鈷鉧遊遺文照千古之子逼前脩別久思刮目愛來獨倚樓倚樓人不見江兩雁聲秋

寄懷二首

經照秋鋩霹帷開白鷺車騣山遠天來消息近
來時慷慨安邊策公平考績書猶行勸同挹欽
息勤哥庭
瞑日貪吟惡祈猶添景華遲期大雅作頌聲暖
春花未重梅千樹綠晴月滿家登樓尋入宮席
哭背人詩

寄題清高亭為韋三益賦

不受塵所獨應無物與齊一天秋月爽千峰蔬
雲怡泗木紅堪飲乘風扶獨踏起然胸次遠境
勝場白樓

夜歸

黃昏出華省禁鼓起高城孀婦鄰西泣棲烏枝
上驚一窗疎雨響半夜薄寒生感客不成寐違
風鹿馬鳴

龍灣舟師二首

江水西南急樓船十丈高英王令自將甲士氣
俱豪天濶雲帆展龍光掣寶刀繽紛過鸛鶴呼
吸息鯨濤
周郎戰赤壁楚羽刎烏江江漢為南紀柯將入
大邦龍驤逆雪浪翼以萬貔貅士為壞城虜要

兒孽組降

自效

出入兵戎裏揮毫代執戈病餘身易老日知事
偏多山月出青霧江風生白波心專圖報效才
薄恍蹉跎

風池

秋冷風池波凭欄照影歸乾坤渺無際老覺此
身多霜雪浮青壁江湖夢綠蓑干戈何日罷玉
燭四時和
癸卯九月二十一日作

立冬前一日雷電蟄蟲驚雨氣蒸人暖湖頭觸
岸平 君主敬天變宰相訪民生權稽菜蕩圍
千村正望晴

立冬

乍寒冬氣應此日電雷收風力生東北天兵済
上流憶 君親沐雨愧我已重裘只待青天霽
聊寬下土憂

懷友

霜月清無際溪山翠滿庭英風摯蛇茀標致挾
鵬經一自東南去千巖草木青知心人渺渺添

[illegible]

其二

霜霙應時降年〻生客悲長懷舊塋域不得省
松楸落日青山遠雙風老淚流繫心皆國事無
暇為身謀

冬初

木落山多石霜嚴水不潮一時何凜〻兩鬢易
蕭〻驚鵲巢難穩寒鴻路已遥街頭新炭貴冷
室意無聊

寒夜

書几殘燈在房櫳清夜徂高鴻叫雲冷明月照
人孤銀箭遥傳漏紅金不到爐擁衾纔瞑目飛
夢繞江湖

免咎

舊帙丹黃昧新蓄碧綠淹藉茅期免咎咽李恐
儘癃病邊仍求藥神清少食韭每迮同志語相

勉律身嚴

釋疑

人喜聞人過我唯攻我疵狐迷疑自釋魚木樂
相知官府新文積邊城遠檄馳長沙言切直前
漢賴扶持

遣愁

默守此心定仰看孤月明〻來多為國老去豈
偷生將校乘時奮乾坤有日清新霜寒太緊舊
絮晚來輕

聞上江消息二首

義旗西指鄂不戰沛仁恩拓地荊襄漢降王祖
子孫未盈通澤國圖籍會韓門全據長江陸京
陵勢愈尊

歸義諸文武隨軍到里閭城池今異代妻子復
同居全國兵家尚安民治體初英雄平海宇仁
厚是權輿

寄豐州倅二首

見說郊居好行吟野趣多溪魚留上活山鳥酒
邊歌雪屋炊紅米秋江老翠蛾田時序換奈
此別離何

阿咸九月到寄我尺書看盡日未釋手空江頻倚欄鄉山撤雨外客夢一窗寒遥想林泉處無憂寢食安

寄錢彥良二首

静群憶鄉里知子應艱難博士官三考空齋食一簞江風吹鬢亂竹雪照衣寒情氣相酬酢潮正耐看

瓊亭舊時月兩地照分離歲久無音信人來每問知蛙喙息烽火鷗渚淨漣漪縣郭茅茨密遺民喜得歸

寄諸章甫二首

每懷文學掾絶類玉堂仙家有愛孝記書經五世傳風摇秋桒燭露洗曉池蓮古巷存廬舍無時不誦絃

摇角真英物回頭已壯齡文生新句語動合舊儀刑廉雪松梅在朝槃菽粟馨聖模勤玩索吾老重叮嚀

寄示從子旻二首

舊居數椽屋昔別八經霜兵後琴書少城南畎畝荒家傳存朴素兄老喜安康久病吾衰矣唯期汝自強

東郭多佳卉西風息戰塵故家丘隴在經亂舊封爲親歲久尋公遠霜寒節序新無由親拜掃拱望淚沾巾

寄示馬錫希拚

昔當童冠日從我久留連轉首二十載游心光後天別未幾歲星悵望舊山川遥想寒窗夜読書不廢眠

寄陳一飛

月訶荷荅歷秋香桂子林相違三隔歲未得一論心巾笥應藏業書籤不貯金敢忘黄鵠母舍惜白駒陰

省中夜直

長廊群椽散從者羨茶供寒兩遠深夜清灯照疲客明生白雪辟響度順風鐘松火炉中煙神清睡不濃

讀易

理自然形著辭因有象陳冰霜寒闢野天地膺回春位衍生々數著存七々神吾心如腹合顕物不爾紿

阿墉二首

阿墉方四歲學誦五言詩頭聳骨如角情鍾翁
所奇候門迎馬到哭妹感人思夜〻灯前看竟
懷有此兒

時〻思祖母啼向素幃前近者吾衰甚聞之淚
泫然一心期汝長八世嗣家傳幸有書業在成
才望老天

與貟外黄觀瀾李彦章試士西掖

王業興家國人才薦廟堂風簷留譽刻冰鑑照
毫芒列坐清儀肅終篇欬論昌頤言登用者一
一是賢良

冬暖

貧室無衣褐常憂雪霰零天心憐赤子日色盎
玄冥擾麦便温土觀梅立小亭北山如媚客聊
可散踈襟

紀志

讀易四十載玩心毫髮間追尋千古派流入五
夫山述旨情徒切勞生事不聞斯文天若佑暫
免綴朝班

野叟二首 為祖史李仲仁作

作史居官府休心類野翁不將文勝質獨與古
同風將相咨詢後山林夢寐中此身雖案牘幽
趣滿簾櫳

避世潜山野輪君隱市朝行年今欵老大朴未
全消竹屋觀晴嶂茶鐺煮午潮獻芹心正切未
得友魚樵 已上知新近稿

癸卯仲冬望日登舟秦淮翌旦過龍 大湾江口

舟發秦淮暮西風正面来朝從大江濟風轉兩
帆開白鳥晴逾潔黄蘆吟未摧湖平行正穩幾
度見烽臺

晚過三山

寒江浸天影暮色接蒼茫帆落波迎棹船虚月
到牀新磯成豕突平渚衍蛇長黄帽齊宣力如
吾去意忙

烈山

空明無所有何物抗吾篙地底雲根湧波心貝
闕高四時榮草木千古任風濤挺立不揺蕩巋
然一俊髦

檣港

昔年游此地市井雜人烟水驛官船鼓茶林酒

閱紘重來盡蘆渚何異變桑田回望墟煙在隴
流觸悵然

繁昌

午過繁昌邑山雞語近郊戰場枯白骨行徑老
黃茅官廨新臨水人家類結巢鳳凰山獨好寒
翠動吟嘲

板子磯

山連陣雲勢飛出大江干亂石鬬如鬬驚濤影
共寒鑄蛤倖清夜龍口來驚濤愛此瓊瑤窟持
杯子細看

荻港

空垣霜蘚濕雞犬四無聞怪樹作人立斷碑經
火焚溝魚爭雪水山鳥噪朝昕信步不知遠風
林蕉運斤

石窩

荻港廢驛東數步山面奇石列如案屋
中含隙地絶宜作亭予名以石窩詩紀
久之寥莫能去

飛鑾立萬石正面俯清波心喜到佳處吾將營
此窩江燕烟浩蕩野竹暫婆娑凍雲相看久忘

機慮共多

丁家洲

李世輕邊備姦臣豈將才妖金聲動地炎火冷
如灰營壘已陳迹山川猶壯哉水流嗚咽處過
客每興哀

管生時順昔從予學今為曆官同舟西上

撫圖窺聖秘鳳曆授人時大禮占新歲同行遜
舊師烟塵千里淨桑梓寸心思西謁軍門後舒
州訪故知

銅陵二首

縣市無城堵坡陀枕水濱銅坑寒鑿鑛炭户曉
燒薪兵後蕫芽少巖深箭竹新沙蹊浮石子憂
壘礮聲頻

石路深窯鳥碑御曲類蛇平山立荼垓小港隱
漁樵田廢多生荻池湮不應麻獨存胡鬼殺未
有縣官衙

過銅陵述事

偶見郷長使詢知縉斧翁登程先數日何事滯
孤蓬遥想銳秋浦高吟醉晚風快須牽百丈追
逐與相同

過沈陽
[illegible]齊華實三載守名邦我偶經秋浦興幽若
春[illegible]烟雲滑短樹雪月照空江倚樟西南去瘦
漸過羅叟
過瀋口驛
[illegible]征[illegible]田野見風塵忽見端山雪因之識
[illegible]大[illegible]達遠注海來樹暗藏春他日重來處幸
[illegible]兩[illegible]
[illegible]夜[illegible]塵
[illegible]地美類承千斧屋漲新尹江流繞
富[illegible]關[illegible]同將帥出郊迎天晩烟披[illegible]
行月未明
入彭澤境
壘峰起宮為紆從何處來樹梢山廟出草舍石
門[illegible]分[illegible]高空望遠塵唯回[illegible]令[illegible]此
境盡佳哉
[illegible]道中
[illegible]來[illegible]不[illegible]水一春壘木落千林木新開我
樹[illegible]便江面狹浪擊岸沙摧[illegible]二千里遊
行亦孤我

使客
平生有詩史行藁出巾箱使客皆千里官船共
一[illegible]高雲飛鶴鸛微雨濕衣裳夜靜未能睡清
談對燭光
過道士洑
[illegible]林短髮飛霧濕征袍石漏回流急雲棲客
樹高買魚供早饍服藥出陳醪惜不乘風力吾
行亦甚勞
泊巴河
[illegible]溪行過後逶迤到巴河江狹無磯險沙平春
港多鄰舟同永夜漁火照寒波獨惜年華晏其
如道遠何
泊沙口
漠々寒雲野垂々暮雨天蒼湾龍尾掉紫石馬
肝懸擊火炊陳米分鹽換小鮮疾風從震蕩終
夜自安眠
風雨
剛風吹海立飛雨自天來洶々鯨鯢沸肅々鴻
雁哀行人淹道路君子濟雲雷進止從天意知
幾不蹈災

晚至武昌

行至二十日来臨鸚鵡洲環城屯虎旅伐鼓衛
龍舟新月羞初夜寒雲黯一樓彼間灯影密穩
泊且無憂

倚拖

椗船碇帳蓋縣倚拖只遥看舜上青蠅兩䉛中白
鶴箪同舟人別去對月夜清寒江面蕿風起悠
然夢境安

公子二首

翩ㄷ貴公子年少美風姿座枵金錢豹璽吞芝
面狸彎弓穿射的騎馬造賓揖頭致閧惪孝无
華在禮儀
翩ㄷ貴公子新自塞垣歸鵰翅珠璣帽龍紋錦
繡衣花前牙板按灯下羽觴飛願汝崇清素農
桑業尚稀

野人二首

野人便土物性惝入城中水荇羊鬚白山茶鶴
頂紅開窰分賤炭汲井截深筒酒熟邀人飲登
盤芋栗豐
野人便土物家計日經營弋雁乾成腊籠鰕活
煮羮遲肥亲幹密雨濕菜芽生今歲田禾熟雞
豚養得成

文士二首

文士甘蘇薩林樓閣藏華一衾春自足千細我
何加兩雪欺茅屋乾坤任釣搓今朝炮火睨帶
露摘松苍
文士經綸學時来志或酬玉堂清不夜金盤照
千秋白髮憂民瘼丹心為國謀所期功業盛旨
貴一浮漚

武昌城西觀戰

殺氣豬沙場呼聲動女墻官軍皆虎奮殘虜尚
鴟張火鏃飛孤壘霜戈出萬航哭渠㦲却走垂
成更披猖

寄示晟昱

兄弟年踰冠儒門業貴精別離春忽半生理日
須營汝毋遺清範嬌兒動語聲寸心思念切不
寐到天明

二月十六日喜晟至武昌

偶徬船窗立驚看雪袂来霽懐三月久歛氣一
時回旟米務趨奚延賓舉酒杯從知家信好爲

[illegible]岸花開

已上江行雜詠

陶學士先生文集卷之三

陶學士先生文集卷之四

五言律詩　甲辰守黃州初至作

初入黃州市蕭然綠樹村刈茅低縛屋剖竹密編門桃李花零落山川勢吐吞廛民來一二敬喜為溫存

黃岡寓所

霧雨一城暗黎花三月天空梁春蟻墮跡壁暮蚊穿草窞藏枯井苔荒蝕斷磚關門山色好飛翠落吟箋

三月五日晨別東歸

客中纔別苦忍淚竊言辭背面南行處臨衢目送之心隨江水去入與片雲馳歸坐茅茨底悽然老淚垂

郡寓偶成

江月蕭聲遠城春竹色斑天文鶉尾次地險虎頭關縮綏屾為郡結茅先對山雨晴闌布穀鬧草未蔽閒

雨過

雨過山添色推嵐翠撲衣秋隨新水長蝶趁落花飛江近簷頭掛春從客裏歸沙乾聊可步倚

枝綠陰肥

久雨

十日久陰雨今朝更沛然尺溶深草徑三月似
梅天剗木承簷溜舒瓢挹井泉情懷殊不豁寥
寥對窗前

憶二子晟昱

客窓風雨冷唯有影隨形憂子別相遠老懷愁
未醒春殘鶯聲白夜久一燈青何日團欒處歡
情滿戶庭

苦雨二首

皇天日日雨何不憫吾農冷逼青秧瘦陰添綠
對濃曉來鳴雨急誰與遣有龍斷送殘春去無
心在酒鍾
斷橋春水隔踈牖暮雲昏蔓草縈山郭江濤漲
海門淫陳留鳥跡蘚滋亂苔痕安得悲陰霽晴
暉滿竹轅

追悶

數日情懷惡連宵風雨多憂來成展轉事至屈
吟哦園樹肥朴子煙叢長薛蘿一春不對鏡正
恐鬢絲皤

偶閑

古堞晴觀漲幽蹊緩踏莎挽絲低掛燕兼繭自
成蛾吏散庭苔落朋稀野雀過却思前數載官
事蝟毛多

立夏日紀事

近午生微暖殘雲散積陰朱明新節序綠暗舊
園林慕佐論時政山人獻雅吟南風來應候解
慍快民心

寓所

蓋茅為寓所郡治亦于茲籬外摩寬吏衣中蝎
嚼肥晝長無訟牒與到有新詩早食逢來使齋
厨未再炊

窮民

歎息窮民苦勞心歲不寧家空遭橫斂罪薄陷
淫刑堡寨雄群甲兵繇役兩丁我來新典郡哀
痛淚交零

旅寓

旅寓存時義居安意自如風欺窓紙薄雨透屋茅疎盜息家無犬賓來食有魚綠陰淸晝永安讀枕邊書

緩步

傍市人家聚瀕江草徑遙燕尋曾到屋魚躍未來潮訪友聊乘興扶筇直過橋晩山烟外見重疊翠如澆

郊外

處々多栽竹家々盡結茅客舟封蛎戶蟻垤蟄垂包甕汲泉微涸[illegible]耕地頗磽傍簷蓋草具盤采易山肴

望家信不至

船去四十日家無消息傳江頭人不到客旅服徒穿當暑衣無葛戀期橘有拉何當來土物免使貸鹽錢

聞立中書省命左右相國

相國經邦業中書出治原一堂文武並百辟表儀尊自顧微踪遠今符素志存十年忝侍久喜極復何言

寄董正則諮議

玉署淸揮翰彤扉老曳裾諫人播短髮來使寄長書江樹春彌望山蟾夜共居剛風吹弱木不得侍雲車

寄羅復仁諮議

遠懷羅閣老爽氣蕩淸旻口伐推鄒墨神交厚古人囊慳通尊書華老意淸新前席諮詢處遠知鉅論疎

述事

千村新雨過禾滿綠苗生蠶麥收成速兵農賦役輕紛々挈家室日々到州城訟簡有公暇江山共此淸

已上黃岡寓稿

夜泊蘭溪

津吏臨堤問湖官隔水來乘桴新竹貴築室舊民回暮草蚊飛猛秋雲鳥喚哀長星下天末風露一一襟開

過五郎磯
石聳銀光爛當衝似設關雲陰掛樹走山勢隔
江環絶頂人稀上飛藤鳥自閑富池蒼隴近首
搖枕江灣
盤塘
長峯飛騁突勢欲斷澹江路轉仍無際天高澄
倚窓流催揆拖山港絶徒杠橋上聞鳥舞遊
人甕食雙
彭澤懷古
昔賢才勝福五斗亦雖任帰歓樂柰酒忘彈罪
父琴羲皇上古意青室舊時心我愧過彭澤高
風不敢尋
過小孤山遇鄒師顔即別
江妃新廟下隊伍擢弓刀半載别離遠一宵逢
警勞峯頭掛星溪關口吸雲濤見面即分手舟
行月滿篙
空庭
空庭人寂寂環座竹猗猗山淨秋陰薄林深曉
色遲紫頭蠅豹捷辟竅鼠狼窺慶約邀清致湖
菱雜飯炊
還客
還客辭金馬吟情動草堂公餘秋煮鰠夢覺夜
閑聲静拄着山筠清焚讀易香江湖蹤跡遠何
以報　君王
遣興三首
斫竹落新屏鋤茅闢古蹊地偏松鼠過樹合竹
雞啼信步來溪上遲留到日西移時忽得句遣
興不拘題
鶴立睽晨仗嵳宣聚年衡寓居多澤水吾分合
漁樵未病常儲藥探賦嘗茶從人笑潘岳垂
老更栽苍
近時奉并邑遠跡赤山林每憶
君賜食尚期朋盍簪達文當述理臨政必精心
片語人皆信無煩捷本金
湖鄉二首
泚木新無譬湖鄉頗有年稻田驅夜豕蓮蕩捕

秋編邏卒黄茅屋帰人白板船数家依緑樹斜
日照炊烟
熟處人還聚生涯日斷忙洗魚淹作鮓切藕曝
爲糧野紵栽臨屋家烏浴満塘掩門児女坐燈
下補衣裳

西風

萬樹舞蒼翠西風終日来一凉衣領薄何日客
當回候蟲吟露切秋鶚撃雲開又復悲揺落蕭
蕭獨上臺

觀大龍山

山勢何所似大龍飛入雲隔湖来勢峯未睨隠
斜曛洞掩無兵火林深亦斧斤亭西煙霧鎖凝
望意慇懃

懐原夫

幕中曾對案袖裏秘藏書出處情無異清高我
不如入朝須挿筆進諫憶牽裾江海蒼顔客回
時注起居

懐仲圭二首

天塹古爲限江淮今復同國家當盛日臺閣已
生風獨愧辭朱雀無因望玉驄却思藏省夜共

剪燭蒼紅

四方多取士幾載少知音君子温如玉同心利
斷金空中鴈寄字客裏易沾襟相會何時再堪
嗟老境侵

懐友

分携未一年美秋已三遷執筆螭頭立當廷鯁
論宣近因留遠地獨肯寄長牋五色雲霄上光
分定恒違

憶吴

謝子成久別聞故里生涯初夏出爲旅深秋来
到家江風低宿雁曉日閃帰鴉孤憤情逾切今
人鬢已華

寄里從兄松雲翁

別兄二載久介壽六旬餘清健如還日蕭閑事
故居薄田供伏臘稚子業詩書小筆亦垂老還
思到里閭

遣與

門前蒼嶂列身在白雲棲有地學爲圃無鄰可
乞醯江天孤影鶴山月五更雞自料疑貞外衛
非定不齊

九月朔得晟兩寄藥物

人自金陵至兒封藥物來家書千里達旅況一

時開病想丹砂鼎緣慳玉露杯喜看蕪臨列鄉

味出氣盎

九月七日雨

兩月晴明久昨宵風雨聲寒催秋色老病怯衾

衣輕故壘低雲黑荒衢濕葉紊重陽時節近寒

裏助淒清

秋祀三皇

藏祠當九日大道仰三墳廢邑姑存禮皇風不

在文曉江生白氣秋嶺濕玄雲茅茨土階序地

日照清熏

秋夜

青燈對無語白月透虛櫳乍冷辭蟲響向風山

葉零更長無久睡意到索遺經心境有餘寂秋

聲自厭聽

人生二首

人生本無地隨寓即為家着屐無營壘行蹤轉

印沙征衫飽野露書篋笑滄茶遲勝賜壺金籠

菜無涯涯

人生無百歲功業况乾乾此志不憂國何顏可

見吾道居山邑靜如對至尊前寄語秦淮柳還

勝魏客難

蕭娟

季秋發蟲俯蟻蝴尚守寄蘚寂無多冷室秋過

生熟恣常話蒙殺物各俯信節候誰成晏天

心特好生

蟋蟀

蟋蟀傍吾語秋寒聲更圓蕭蕭風露下切切客

愁苗催得為披織螢回響枕眠揚聲頻吐蟲鳥

乃喜便便

九月蜂蝶

寂寞秋風老紛紜蜂蝶飛年年花落後隊隊日

相逢王翅穿烟葉黃鬚黑客來山中風意好何

必逐芳菲

陰〻似塵起晒色忽成昏綠樹杳無跡青山不奎門着人衣漸濕蘇野豹深蹤遠喜清飈發天開放晩曦

晩風

暮秋連日熱向晩大風寒變態如飜手衰客怯倚欄峰霜中氣應吹月上雲端木葉蕭〻脱凄聲接夜闌

秋雨

秋雨無偏晝暑寒相代時南方謝歸鉛急吹透茅茨萬聲庭前樹初芳野外歸圃藏承潤濟新鐸動爾〻

夜永

山深無刻漏夜永不知更窓白只疑旦月斜稲未明離人江北佳事髮沈閒主孤舘此懐殊斷鴻何處聲

雨館偶成

山中三月雨猶上一種寒對暝雲春樹溪回雪聲滿孤飛迷白鳥叢林淡煮望閒戸空林下蕭條意強寛

遣懐

十朝八九病一世萬千忙未獲康寧福猶馳計慢場延齡変芝朮避官讀耕祟習静心無損餘生業未央

後雨

徹夜雨聲急當門溪㵎高枯蝸艳野蔓寒雀起林蒿罷識新油發風欺舊絮艳邑民應笑我官涼太蕭騷

晝至機陽喜而有賦

宇宙身如寄星霜歳易周客鄕逢兄面父子共燈盡話家知親舊灯前問進脩若兄能守舍此慶普堪留

寄示展二首

汝弟來傳說朝儀熟見聞克家嚴志操事主致恭勤騎射新從武優閒更學文令余沉痼釋覺此老懐欣

今年二十四稼穡識艱難慶約精神瘦居安意思寛星辰天上拱松栢雪中看貧富能無累持身始可觀

十月七日舟發機陽時□□□□

巡官率兵衛父老拜溪亭過扁雲閣白高天雨

後青兩萬楼渾浪幾曲轉沙汀蘆葦風揺蕩寒
聲枕上聽

晚宿官段

村墅人新聚經營晚未閒魚梁滔如栅網户屋
依山鵝鴨喧籬落蒹葭蔽水灣舟中不堪卧措
擬叩林關

泊松山湖

風逆湖波涌維舟傍淺沙松山雙石嶼茅舍幾
人家霜樹明丹菜寒氣長緑芽客鄉今夜月伴
我宿蘆花

過山家

步跡隨深徑春聲接近村魚罾燈掛壁菜炭火
當門燕去留空壘雞棲隔路藩風為夜來殘
屋自春温

發松山湖

朝雨止還作征人去復留輕雲微放日近午始
行舟雙島烟波繞重湖晝夜流白鷗飛遠意漫
漫見渠羞

晚至白兔河

風雨日來數夕陽晴色初聊登沙岸步忽到野
人居白兔何年出黄茶大路衔喜聞郵舍報附
至玉堂書

登陸往桐城縣

經歲不騎馬僧騎因斷河里行三十五岡崖幾
重多野菊香浣秋霜松翠壓坡晡時臨縣郭山
色動春和

至桐城縣

聞使留三日慇懃待我來驕驄數里迓大帥尺
書裁金谷生芳草昆明有劫灰市民雜禾集官
道且重開

桐城即事

東郭溪聲急西藩山勢高井泥淘白骨礎石鋪
黄蒿新廨林霽過虛壘野雉號從兹遠兵燹庶
可息民勞

燈花

卷然鐵如意紅粟結歲蕤十辯團花出孤根寄
綫垂寒風吹不動光燄照書帷黄昏至夜半爾
喜報人知

甲辰仲冬望日

憶自泰淮別今朝恰一年山川詩畫裏天地客
窓前節物驚心換行藏顧影憐屋未寒燗月又
見一番圓

冬至

天統書周朔雲祥紀魯臺陽來第一日山下莖
孤梅與客寄杯酹無人候管灰南窓晴芭歷齋
戒卷還關

官廨北澗偶步

碧澗依山麓蒼松掛野藤泉清見魚泳磴絕少
人登龍井苔封甃鬼田草沒塍舊時豊邑屋廢
址接丘陵

聞除代者及召還之命

年殘動歸思客至報除書海內招文學淮南起
謫居故人存有幾短髮病來疎天朗朝陽出能
無照曳裾

臘月六日雪

臘天初見雪日午已開晴微暖空來滴餘英老
木孽荒城無酒賣疎牖照人明風自西南起遙
知送客程

昱至桐城二日別去

兒曹各西訴吾亦欲東歸陸走百餘里一見復
相違雪晴沙路軟天闊伍鴻飛新年望還舍神
下浣征衣

臘八日發桐城

邑人生慢悽送別郭東門凍木知春早晴風捲
霧昏石橋分古道野燒露新痕行處山農說留
聲到子孫

歸坐紀事

兩岐遵水崎衛卒擁歸鞍灘淺輕舟滯途新步
發雞諸峯雲樹淨百鷺雪翎乾東渡留宣湛相
逢故舊歡 謂叔子安

宣湛即事

水退潛魚露洲寬落雁多巢糧山估集聲鼓野
巫歌紙帳春生夢瓷杯夜酌酡朔風吹雨至行
旅歎蹉跎

過樅陽

樅陽舊游地歸棹此經過明府分迎候遺民感

撫摩魚梁開網罟官廨列兵戈倦客江東去山
川市眼多

泊池口作

氷陸程似夜星霜歲歎更兒孫望人至風雪止
吾行照影遂窓燭吹香土寓炎偶然泊池口驚
見舊儒生 [illegible]

江行新霽

雲開天日明風順水波平造物憐遲暮今朝快
此程優〻坐舟于坦〻履夷庚窮過銅陵後山
從荻港迎

早發

五更霜月白幾度喚長年不識歸心急猶耽向
曉眠南風隨畫舫東日上青天漸見繁昌邑三
山立岸邊

過天門山

石壁朧扃鑰倚空雙觀臺江流開不竹閘閣豁
然開雲表羣仙望舟中獨客回欲揮千丈筆題
鳳記曾來

望青山

三峯江外出千里夢中來神秀還如昨飄零獨
可哀田園先業在秋扇幾時回斜日張帆遠祖
思倚鳳臺

泊慈湖

望隔鼎三舍維舟急再宵欲晴微露日近晩漸
停風試起川神語難𧫴國命招還明當鼓棹帶
月蕩江湖

入境

船頭鼙未唱已過數重磯原野新停雲兒童遠
候歸好山如故友高鳥喚征衣指顧龍灣近無
勞歎久違

己上鷗沙小紀

五言長律

送朱仲良 四十韻

幕府需名掾儒林拔俊髦赤霄麟鳳至華嶽隼
鷹高家譜遺先業功庸在武韜銀符傳爵秩玉
樹秀兒曹鄒邑懷鄉遠鉛山鼓篋勞雨香萱草
砌雲湧墨苔槽實劒精金鑄文繡獨繭繅朝盤
蒼首蓿春酒綠蒲萄詩社鷺風筆書檣繼晷膏
霞生靈鷲屐雪蹬蒸溪舸青眼多知己黃眉又
伐毛扉門陞雅過和璞遂奇遭三語名增重諸
侯禮見褒襟懷澄夜月簡牘析秋毫訪道鵝湖

境承兄熊軾旌水晶明窟宅珠玉紀遊遨來謁
邊江郡久延中土豪青山晨露樹采石幕烟濤
梘舍香嶷戟蓮漪色映艳謀猷裨召杜刑罰尚
蘇阜駿足仍淹棲雄姿望儁脩雖承毛義檄尚
莞子游刀黍綬登高建璽鑄閭舜藪屋身班雁
鶩挺貞出蓮蒿悳署嘉才藝分轄鑒履撩抗章
孫薦鶚接鈞六連蠶要路登風紀新威糾虐饕
竹訟存勁節蘭菊著離騷喜動庭闈綵程催木
驛簹諸公闈歌介列郡息喧嘈烏府霜飛栢臺
門浪漲桃切名來袞々歲月任滔々風俗俱麃
閑泉沙必淨淘宸聰資耳目民瘼解憂勞清鏡
方開匣彤弓已脫弢日斜豺虎遯秋肅草萊薅
折檻應當繼乘驄定不逃論交心正切話別首
頻搔葵火炎飈扇荷盤急雨號聲筵車馬集錦
瑟選芳醪

己丑九日南軒山長許栗夫邀學官及諸
生登高翠微亭以唐人登高詩前四句分
韻賦詩在座諸生有得開字者余為代賦
五十韻

一統江山大羣賢氣量恢客中逢御序雨後踏
崔嵬虎踞城如昨龍蟠分極不摧臺空鳳凰去秋
老雁鴻來天闕騎雙岫神州見九垓六朝歸感
慨萬籟息喧豗鐵甕撐寒霧銀濤鼓霽雷灘田
黃接岸楚樹錦成堆古陌纖如縷遙湖小似盃
千峯無遠近一望悉蕪該獵苑平蕪外漁村別
浦隈風淒沙鳥逝雲冷野猿哀梵殿專靈境唐
宮盡劫灰清涼雖美額辟寞亦荒苔曾是興龍
地堪甲戲馬臺佳辰來宴集幽興寄徘徊我喜
南軒長名登北斗魁同官皆俊傑共樂及童孩
戶履何多甚盤飱儘富哉金蘭深有契玉樹皎
無埃泉石留清賞烟霞作勝陪青天從可幕白
日不須頹草生滕相促觴傳手勿推採茅嗟莒
崖接菊泛香醅餅剩均充饌桃慳過數枚參軍
巾欲墜靈運屐還回遠纈頻生眼微酡漸上腮
性情雖坦率語話絕嘲詼過嶺尋禪榻開軒倒
巨罍老僧心火滅吟叟鬢霜皚身世參寥廓林
巒入喚咍寶坊樓萬佛華蓋擁三台晉塚縈枯
夢梁碑漬古煤楓亭紅點綴蘚甃綠沄洄舊跡
供搜訪新詩費剪裁文華聯鸑鷟駿逸掃駑駘
懷璞逢明世懸金致異才雲霄方消足徑路豈

無媒寶氣生龍劍珠光出蚌胎棲身非枳棘洗髓到蓬萊醉玩瓊林杏清依玉署梅佳期應不遠流俗詎能猜小子慙荒陋茲遊覩壯瑰自憐樗櫟質豈是棟梁材獨傍丘園隱頻驚歲月催萎苍晨鏡對榾柮夜爐煨鶴露常知警鵬風亦欲培麻衣叨與會萊佩更穰災曾結松筠友仍煩挑李栽願言隨步武閶闔九重開

蘄総管新任 字存五

天子求賢守君侯牧此邦四郊多𤕤壘五馬建麾幢西北嶭樞府東南控大江黃堂施獮令赤子解憂僂昔者懷才藝遭時遘厚尾九龍居得五一鶚薦無雙梁棟資名楨圭璋琢美玒早朝隨仗馬夜館讀書缸臺寫綢頻振春官權不呢賦毒心似鐵潤草筆如杠楓葭垂丹陛薇香透瑣窗編衣勞遠使寶舄可輕扛優詔鎮千里洚仁滿一腔岡陵蘇旱畝防岸息奔瀧聲動民謠袴歡浮社酒缸炊烟噓冷竈甘雨活枯樁羽扇揮能使鄉兵出已降苍村皆放犢月野不驚尨泮术招衿佩天河洗甲鋌陂應千頃貯鍾豈寸蓬撞民病憐魚轍途窮濟石矼瞻依今有地道德吝愚忝

追輓主簿汪古學 字虞卿名達辰新安人汪主之族

身爲明時出心惟古學稽方期遺一老胡以澤羣黎回首人何在閭名我亦悽有山埋玉樹無路上金閨憶昔居鄉井逢危動鼓鼙箸深来鳥雀海晏息鯨鯢保產身勤儉治家法整齊教子軻氏母賢有伯鸞妻應世神明胄旌門孝節題父天嗟已隔聖域望能濟雅譽尊徽歎雄詞藻蔚奎居然麟一角駿甚馬攢蹄胥次光澄月毫端氣掛霓輕財好施予引手救顛隮籩豆豐延客甕旅自薦齋中年方仕進遠轍忽東西德兩隊鄰水文風振語溪藻芹魚亦樂枳棘鳳難棲職謝雷封簿躬耕雨龍犂乾坤容放浪軒冕輕塗泥載酒尋苍塢編籬護藥畦禮卑皇孟守詩富錦囊奚物外節隨鶴人間甕舞雞流光催衰衰大夢杳悽々著述留殘藁婆娑戀數篇香墨在琴榻瘖塵迷寧木脩盈拱孫枝蔽若圭遺孫令雪髮高步上雲梯遊管種仍冷論交李屢携傷情歌此曲南望暮天低

喜雨爲蘄太守作

仲夏梅霖少人情若逢陰雨韓再那寄千里念
農切爲阻新秧綠愁看烈日紅霧香深處禱精
意上天通不洒涯龍水俄飛石燕風悠然起虎
才倏爾滿蓋空注地除龜坼翻瓶滴馬鬉火羅
馳列缺雷斧役雷霆漂掛銀絲閙聲騰鐵騎雄
波濤主砌上膏乳漲田中揷蒔高低遍沾濡草
木同蘇來仍客々歡歌尚濛々芋圃添新葉瓜
畦長暗叢閭閻清疫癘老稚解憂忡大慰雲霓
望欣聞畎澮充壤歌渾易接米價頓難窮野路
與黃蔴江湖決來虹桔槔今不用稼穡始金豐

德澤流三縣林徵出寸衷名亭蘇太守憫雨魯
僖公珠玉非爲貴倉箱可待崇從知祈福祉不
在走祠宮郡舍凉陰重溪城瑞氣融買牛如渤
海興學見文翁有此養民惠無非報主忠還當
挽河漢滂沛洗兵戎　已上辭逢春

追輓樂天王處士五十韻 [illegible]
袞々多高位寥々少逸民誰甘棲地僻君獨樂
天真直道追三代行年傍六旬日斜來舍鵩時
降賠郊麟飛掩玄臺舊銘發翠碣新偶然聞[illegible]
渺矣悼斯人公族周家後儒門淅水濵洪鍾鳴

義塾封誥出巖寢累葉承光耀孤摽任隱淪治
生盤谷稼寓意漆園椿徐孺高南郡羅婁禱北
辰堂馨萱草雨庭艷棣華春有諾黃金重無疵
白璧純言溫消忿詐恩厚洽宗姻懶薦弓旌名
常欣簡索親先塋培馬鬣宰木護龍鱗孤竹清
風古三槐世德淳鷺鷥披野雪衣不涴京塵逕
鶴隨吟杖淵魚避釣緡浮雲薄軒冕別墅友松
筠靜奕烏巾皓酣眠華岳陳少微占處士太乙
降尊神栗里遙辭宋桃源久避秦屢豐歡未丈
嘉遯志彌伸理契大虛易歌吹之月為鴻寶說

羅瀨鵠語聽天津句憂仙遊李言排性惡荀夢
忘蕉鹿僞坐狎海鷗馴石髮摩青蘚溪毛洗白
蘋屋烏翔于母塔蟻序君臣方治玩澄君寒蟾
掛燭銀南園苍統屋北海酒延賓采藥攜筐達
看山拄笏頻烹茶浮象腹爐爇噴猊脣樵牧交
盟締兒曹禮法遵龐公不入市孟子願爲鄰措
範傳鄉里威儀列介僎芳蒩芹荀薦幽佩蕙蘭
紉息影林亭樹傷心世路榛聽齋寧淡寂睡節
更持循天運趍演木人生下坂輪龍蛇叛辰巳
烏兔走昏晨永訣年邏壽全歸畢此身嵐霏空

勝境霜露慘高旻行跡留巖壑遺文播縉紳二郎官必做雙節女難倫雅操猶如昨備名愈不湮孫枝聯五桂家學重千鈞作傳良史垂榮等至跡遂昌雲岫吟邊望一沾巾 新近墓

陶學士先生文集卷之四

陶學士先生文集卷之五

七言律詩

喜秋雨 十六歲時作本賞得篇公罰杯西試書秋雨詩用七言律賦字韻

甘雨知時不待求使君心事與天游一時潤澤知無價千里歌謠慶有秋山色洗青當郡舍稻花垂白亞田疇作亭曾見東坡記名筆如今出品流

輓方蕉山先生 名桂 字號

家世淵源漢太常鄉閭德望魯靈光蒼顏白髮今何處老竹枯芸尚滿堂物外瀨窩開勝境摩東小圖寫秋香深衣社裏前脩遠士類相逢重感傷 先竹枯芸燃窩記語

送牟景陽

淸才曾贊玉堂臣婉畫旋登關幕賓蜀郡衣冠家譜舊河陽桃李政聲新驪珠落紙成文富鯨浪飛艎管漕頻正是前賢遺愛地摩挲蒼蘚認堅珉 自註

送沈掾還鄉

華撝風生動四筵公庭禮貌重雷連江南作客千餘里幕下淹才數十年荒徑菊松陶令酒行

囊書畫米家船故山莫訝歸來早粥飯思飽又
著鞭

呈讓齋內翰

累朝耆舊著勳名行處農民藹頌聲清畫玉堂
雄灑翰暮年金昂偕調羹江南久愛溪山好天
上曾依日月明袖有濟人醫國手更聞帛辟召
還京

次韻前進士唐仲文登黃山詩

獻策當年動玉音雲霄蕭路復追尋江山聊寄
登臨興草木猶知撫字心菊意漸香螃蠏實松
陰乍冷鶴猿吟荒巖醉訪歌臺迹兩長苔蘚翠
濕襟

采石晚渡

殘霞遠樹水雲中准甸江鄉有路通沙影分開
晴浪白櫓聲搖落夕陽紅風前宿鷺投蹊葦岸
上征人望短篷幸有娥眉解迎客無勞更歎暮
途窮

輓嚴厚齋 字用

皓首衣冠壽七旬全歸無憾見真淳濟人德厚
黃承事教子功深竇禹鈞月夜返魂香已斷雲
山埋骨地方新忘年交契今難得東望藍橋一
愴神

次張孝夫述懷韻 名□□□州人也

芙蓉池館得歆多踈巷渾無俗客過河朔明星
遙拱極街衢尺雨任揚波豸冠風采當重整驄
隙光陰有幾何坎止流行隨所遇暫時留連白
雲窩

次韻秋聲

忽然金氣撼山林響應天機捷似砧隨處西風
紅觸物當空明月獨知音乍涼不寐偏盈耳靜
夜長鳴雜鼓琴慮是蓐收爐鍛實做成商調杳
清吟

郡史林景山見寄廣縣尹主庭槐詩因次
韻二首一簡王尹林掾一以自述

客中相遇最相知官務紛紜理亂絲井邑近来
多惠愛簿書老去少奔馳換鵝墨妙公餘事拔
鶴籠虛客到時守分不踰為上計世情機巧却
成癡

燈下功勤老硯知何時心緒似遊絲一天細雨
侵人冷半世流光背我馳溪壑且宜捫蝨話海

波來是釣鰲時偶然自得忘言處默坐書叢絕穎裹

送師魯倅虔城

金斗城堅淝水流淮西重地控襟喉屏星動駕當使曉鬢雪新添獨耐秋橋板照波飛騎遠考臺過兩老僧游但令民物沾恩澤田里熙熙共解憂

送劉仲彬

天塹僅同衣帶水雲時搖過渡頭船半廛壓雲月雪捨鍾騶岸江淮共一天鏡裏年華催綠鬢壓西山色擁青鍾月娥裁衍緋衫就桂子風高待著鞭

送艾秀才赴京二首

太岳三山隔碧蘸五門遙望藹金袍虞廷議策要功盛漢殿賢良董策高塵散海橋觀白象酒香宮務薦黃春翁近在詞臣選親聽當朝說鳳毛

天祿青藜照夜深校書重喜得劉歆牙牌帶月趨稜殿馬轡牽春過梆林照眼西山懸屋角近人北斗在天心新年黍預南宮試把酒論文擬

壺觴

送奉使宣撫護都右丞 時由太平

面承天語出京華春滿江南百萬家碧落雲開懸月鏡青山霜晚避雲車 太平之名山曰青山 恤刑究合虞朝典道遠如乘漢使槎原隰咨諏王事畢歡浮玉色見褒嘉

送天門山長孫伯明歸富春

熱官何似冷官尊講席橫經聖道存春雨蛙鳴聞鼓吹晚湖魚上寫盤殘亭松滿翠籠青檝池藻吹香度戟門莫學嚴陵便歸隱詔黃換取[illegible]新息

探梅

東君消息乍來時訪問江頭憶所思踏雪且行新霽路向陽應有半開枝遲知暖意回苔幹驚喜寒香度竹籬又恐重來春爛熳細看蓓蕾最相宜

挽戴母劉氏 旌德縣大姓

梅蒼愁滿雪寒天無計能留住百年禮義防身閨閫肅詩絃盈耳子孫賢銀綃錫命旌高壽玉樹蔵輝慘暮烟烈女傳中名可續詞垣正有筆

如椽

題賢母傳（太平縣志先生作賛）

仙尉曾資內助賢寸心貞潔對青天教兒書積千餘軸守節家居五十年獨對殘燈了機杼不將明鏡照朱鉛老來福慶人稀有善行垂光太史傳

登高淩歊臺

粉堞香消輦路荒雨晴菊意媚重陽長江落木秋無際短帽西風鬢有霜千嶂馬騰環重鎮萬松龍舞蔭禪房英雄多被繁華誤蜀雪湘雲舊悵展

題青田劉氏園亭詩卷（[illegible]）

湖光近接少微星玄鶴飛來洞不扃天雨好苔開桂苑地栽脩竹似蘭亭文魚躍水憑欄看黃鳥吟春隔樹聽江左芹香解留客故山有夢繞鑾屏

送李生赴金陵

長蓬兩過息塵埃馬首纏山隱隱來李絳須登龍虎榜謫仙重上鳳凰臺芸叢蔣萊逢晴曬雪屋灯苍冒分開志士行藏隨所遇豈無當路為儲才

挽陳督監郡

龍節頒恩雨露稀西風吹得髮星星枝民遺澤沮南土開國殊勲起北庭佳菊滿軒開酒燕甘棠隨處蔭碑銘侯封大郡光泉壤窮翼窮荒老淚零

挽陸茂先

異君數日欲相見無端一病竟已亡伯玉行年方五十董仙種德異尋常兩荒庭外江山綠[illegible][illegible]西杞菊莊身後傳家今有托已聞詩禮在[illegible][illegible]

歲暮即事

曾藉梅花暖酒香光陰背我去堂堂驛梅初破兩三枝宮曆唯餘五六行斷送殘年多雨雪逢迎老境是風霜街衢擊鼓驅儺出却喜邦民共樂康

淩歊臺（在縣北黃山上）

西晉山河決勝秋旌旗捲影入滄丘離宮滿眼三千女霸國縱橫數十州塔鶴泣雲傳露迹江[illegible]貴浪洗餘羞詩人興逐巴潭遠不盡森關老

潺湲

峨眉亭 [illegible]

山川一統渺無邊，喜動雙蛾黛色妍。天地氣通門戶闊，江淮境對水雲連。藤烟翠濕靈鰲脊，桃雨紅飄羅鯉肩。星斗入簾毛髮冷，清樽更吊錦袍仙。

觀瀾亭 [illegible]

江頭下馬倚闌[illegible]把[illegible]峨作意看。鯨背風烟詩客遠，酒邊花木醉翁歡。日斜淮浦漁歌近，秋老吳天雁字寒。萬頃銀河生脚底，乘槎何似倚欄干。

采石 [illegible]

絕壁高寒天與[illegible]倚虹樓閣萬魚鱗。獨拓鳥[illegible]騎鯨客，豈有朱衣羅馬人。天塹方今無所限，峨眉從此不須顰。荻芽綠嫩河豚上，呼酒蒼前管領春。

四望亭 [illegible]

松聲如許老桓蓋，白紵纖歌污楚山。南北東西春眼底，古今興廢夕陽間。半天荒井泉蒼碧，千載殘基碣蘚斑。萬壑清風掃遺臭，野僧雲卧竹陰關。

謝公池 [illegible]

鑑天徹底見纖毫，昔日斜翁注硯槽。老虎跑開山頂脉，蟄龍送出地中膏。藥罏謾碧藏星漢，茶竈分香煮雪濤。遥對澄江淨如練，我來漱石亦清高。

太白墓 [illegible]

有別金鑾抵夜郎，江南有夢到君王。酒酣采石風生袂，屋老青山月滿梁。龍管鳳笙遺韻度，筆花羅竹借文章。雲飛荒野苔碑斷，時有詩人酹古墓 [illegible]

森和觀 [illegible]

曾是元暉舊隱居，忽看[illegible]境現仙都。[illegible]瀉畫圖泉根活，蘚冬秋潤石骨[illegible]栗發黃肢。猿嘯子松擬碧冷，鶴温難追人跡羅。芙蓉鸚禁玉蕭橫，風鏡梧 [illegible]

三湖 [illegible]

三澤茫茫一碧連，白蘋風起掠[illegible]樹頭烟滌。浮沉日夜厓星河上，下天蒼長新沙雷雁夢草。舞斷磧堤岐涎何當結屋瓊瑤窟，買取臨堤二

頃田

碧雲亭

橫碧雲閣千嶂開風高廢堞雁聲哀飲殘杯酒
不成醉望斷佳人渾未來幾欲排雲叫閶闔便
當有路到蓬萊地蓮對客應知意帶露盈 上缺
[illegible]

江東道院 即太平府治

福地渾無案牘塵黃堂清靜控江津仙凡只隔
門前米僚吏常如物外人衙鼓晴敲琪樹曉戟
香[illegible]透碧桃春政平訟簡恩波遠勝讀黃庭[illegible]

王晨

姑孰溪

映帶城隅地勢雄昔稱重鎮大江東萬山中斷
飛[illegible]浪一曲西流臥采虹夾岸樓臺楊柳月對
船燈火荻花風釣魚臺下鷗如雪我已忘機似
海翁 溪有采虹橋久[illegible] 有牛[illegible]釣魚臺

慈姥磯

斷隴橫空鐵骨呈舟行冒險客心驚落帆突入
芊江臥綠爲飛來疎竹鳴新港抱山浮樹影怒
濤觸石帶風聲丁蘭廟古人還在世遠猶存孝

子名

泊吳興

屋覆長橋客艤舟玻璃窟宅冷涵秋塔芽雲來
萬松嶂水注城心兩岸樓列肆櫓喧分海錯重
簾畫捲起吳謳王堂翰墨多遺迹安定相[illegible]更
少雷[illegible]

登尊明閣 在浙江貢院至公堂後

中和氣象儼如生下俯吳山一芥輕筆含萬闔
星拱極棘林四面鐵爲城海潮起立風雷壯天
宇低垂日月明桴躡青雲重到此更無弱水隔

蓬瀛

宿還義塘早行

土竈燈殘旋飯盂旗導帶月[illegible]驢脚[illegible]重[illegible]
寒如鐵氣驕騾[illegible]凍結珠荒鷄宿鴉喧雪樹平
田飢鵲啄霜蕪峒㟧漸遠晨光動野店逢人問
道塗

斷城寄鋪晚宿

烟鋪風櫃[illegible]藏華[illegible]酒器酌當供茶[illegible]作菜
甜如芋菜鐵釜盆細雜沙病姬暖煨蘆席炕小
娃夜紡木綿車掩關且擁重衾坐蘇子油灯塵

結花
至沂州訪同知彭允誠夜飲鄒平仲馬元
德善仲良任馬（允誠與李中中同須鄉鴻）
野人慶〻頌能官久别尤當刮目看清話忘眠
将遠旦巨觥連酌不知寒一時賓主歡娛甚四
海交游會合難莫負平生經濟志從来功業出
儒冠
沂州紀事
馬蹄踏雪入沂州山擁孤城水左流瓦甕春浮
黄米酒鐵釭凍結紫蘇油屏車念舊携賓訪圖
幕知名遣使雷酌别東郊人備道餘情未已立
凝眸
山東山行至絶頂
地峻清寒刮鬢毛烟林雪蘖幾周遭乾坤萬國
風雲濶海岱諸峯日月高遠堠忽逢心少慰小
車難坐足頻勞蓬萊不隔千餘里便欲飛身踏
翠鼇
過穆陵關
層冰積雪蔽巖嶤絶頂高寒酒易醒鐵壁重圍
天設險石梯萬級地揚靈國家混一無南北州

境綿聯别兖青俯視人間懸絶甚紫微扌近手
捫星
益都城北三十里有郵亭名白羊鋪壁間
石刻張夢臣學士詩一首乃至大辛亥木
茅時所作其詩曰迢〻長日路途間兩字
功名誤死難豈爲身榮爭奔競正緣親老
逼飢寒雲霄附鳳心徒壯客館無魚鋏自
彈百畝薄田容易辦也應無夢到長安僕
因次韻書事
崚嶒路盡困泥間一步猶如百步難漸見雲關
天日近何嫌歲晚雪霜寒客中野飯身偏健專
上冠簪手屢彈最是慈親念游子久無書信報
平安
次蕭臺
曉㞕集似島按林客搁緑瑙布辣針冷霧障天
雲木暗暖風着地雪泥深濟濁東去長歸海蜀
客西来遠貨金喜遇来江香醪賣一尊兄馭慰
鄉心
滄州五龍池
帝遣神龍變化雄圖淼澄碧隱幽宫天浮片影

星芒動地湧靈源海澥通五色蜿蜒遺舊跡一方潤澤溥玄功我来亦待風雷信燒尾挑苍畹浪中

次鯨川 郎長盧

北来州郡謾紛紜喜見逢禿揷翠雲萬貨叢壓人四合兩州聯境水中分適閤晝擁盟車驛橋左宵邑鼓鼉軍呼酒灯前沽醉後青綾被冷火微熏

立春日至嶺州

陽随脚底積寒消行過平堤十二橋官府迎春牛孽碎車輪輾雪馬行驕草荒高閣存孤壘柳交通衢接九霄從此東君當刮目杏苍消息到非遙

歲除日至都城

緋霞晨現太陽邊遥望金城萬雉堅路枅隆連三百里禁苍香繞九重天喜看太史須春曆但侍慈親守歲筵拂拭霜衣無旅况御堤塵軟共揚鞭

嵩溪詩會

亭樹陰中共倚欄春雲藹藹出毫端嵩泉香透銀箋滑溪月清分雪梳寒官久厭懸亂紐重客来不放蟻觴乾南歸衣拂京塵污喜見驪珠落玉盤

次韻嵩溪悼馬

帝選龍駒不泛常特褒下土遣王良躡雲奔足應先逝戀主真情恐未忘月滿瑶池飛馭遠塵棲金勒舊措荒如君自有方皐眼天駟儲精午位陽

瀑布泉

懸流飛落大峯尖千丈中涵萬縷纖河漢撑空垂雪練石巖户開排冰簾白龍倒噴天邊雨雪浪急衝江底蟾薄暮香炉紫烟散卧聽泠響入松簷

鶴籠

相依蕙帳貯仙禽不似松巢結在林月色穿来寬瘦骨露華飛又戛清音寬容聊息雙輪翅盤促難拘萬里心童子放開欣客至孤山祠下迹堪尋

秋江鴈影

西風不動楚江潚倒浸征鴻帶夕陽雲母屛間

笋列柱水晶宮稟字成行紛如鵲映銀河面孤
似鸞飛寶鏡光對見蘆汀飛起處吟遥數點在
清湘

鴻門

寒侵玉帳酒闌珊鐵甲重圍意度閑真命未應
遭虎口至親猶解護龍顔一雙白璧難歸楚萬
丈朱光已滿關亞父不知仁義主逕令遺恨在
人間

貂蟬冠

尾裁丹黑蟪紋蚕簪插纓垂列廟堂毳毼柔温
擢采弁翼綃清潔附金璫鼗蟻㗺度存遺意獬
豸鋒稜接後行台昇選賢非狗續玉階風露賢
邊隙

晩渡

下馬江頭綠草生蒼童咲指暮潮平得風先送
孤舟渡過岸將為萬里行宿雁隔烟沙際沒寒
鴉帶日樹頭鳴多情㝡是津亭柳歲歲逢人費
送迎

送毛公禮

賢綱如天覆九垓擬看展翮起蒿萊鼎門世重

登龍譽雄賦尺鷟吐鳳才歲月辛勤存鐵硯風
雪浩蕩摧金臺江南鼓篋春岑舞雪夜挑灯卷
螢窗

送小毛秀才

洪塗鎮川雲樹深江南風雨舞沾襟一千餘里
逢為客三喜五蕃嘗究心符用能全和氏璧知
音未遇伯牙琴論文畫柔相忘處棣萼生輝照
棠林

御史大夫帖木哥公致仕

西臺當令耳目臣急流勇退足全身江南開府
曾遺林下休官處一亦辰月旗常功烈藹麟
臺寄几杖情眞勿替輪遇恩元老思莆蒲車出
重宸

送李好古赴西臺御史

天花勇王澡英姿綠萼梅招夢裏詩百二山河
勞跋涉九重耳目寄絢咨錦袍召對金鑾殿寶
墨雷飄太液池正值長安花滿路有驄騰踏響
如絲

送璇太初赴西臺御史

開國功勞出保州武攻文翰世王侯星垣柱史

丞翁命天府神都紀勝遊霜草不藏狐兔穴烟花又護鳳凰樓驚心時事紛紜甚應有封章告遠猷

送路德卿赴內臺御史

曉巷照地轡絲輕烱柳陰中望禁城豸角鋒稜新霜節龍頭文采舊儒英霜飛白簡朝綱肅星拱鑾輿入上京側耳諫垣聞讜論應須有志在澄清

送曾道士

青牛跳月五雲京袖得琳書度上清琪樹陰穠玄鶴隱碧桃香引鶯笙鸞樓錫浪浮天影內昂金丹錄日精小別千年飛馭速清風何處步蓬萊

送集慶教授博淵泉

四蔭科場筆有詩三為博士氣生塵江南學校尊昇郡海內英豪識國人青鏡忽看霜入鬢玉堂行與月為鄰臨岐無限留連意已覺風雲滿要津

送江子宜赴京二首（東莊古心家學 潮州知定山集）

芹餘香接水晶宮光華生蒼氣發雄安定教鐸拜新衣古心家學振江東書開清畫蒸鑑游官滿多年憐鑑空臺閣知名新有薦輕舟北上趁南風

金水河環萬歲山客中隨友看朝班風雷變化魚龍海日月東西虎豹關石炭晨炊倉米老土垈夜的霽謁趨親應有門閭望擇得天書及早還

送陳唯道赴廣東憲史

慶闊相看耐雪霜天南行役許長江編衣香裹廳薛綠莽中月春寒梅樹逸人聽曉騎賓[illegible]簡鬢秋生紅綠貪刺驚時嘉謀遠擇

秋日述懷

寸雞吟寄名邦却愧詩篇燕子雙風送霜華來短鬢秋隨雁影落疏窗耳寒透地晴觀隸缺月宮樓夜聽江佳客相逢當滿座情貧每欠酒盈缸

登樓

吟邊萬象寄憑欄霧柳烟蒲不耐看天地一時秋氣動山川四望客懷寬稻苍能兩搖新齊蕉

葉拂鳳送早寒短褐蕭蕭知已少任無氣食錢
休彈

送賀憲史赴廣東

英才遠用出儒庠自喜鬱承續斧光粤雪夜寒
飛海嶠蠻煙晚霽避風霜紓艳清挹芙蓉水柳
拔茸[illegible]滿子梁北望鳳臺真捷徑先將文采動
遐荒

送張文質赴內塞掾

紫禁東蒲望太微雲霄捧足去如飛秋庭展牘
霜隨筆盈馬趁[illegible]月[illegible]來瓦釜未陳噓石火華
羅灯[illegible]開油幕[illegible]清[illegible]裏行羅燕宜待君懸[illegible]
賜緋

送張庫使

白雲館下舊藏脩薇劉隨身賦遠遊賓婺儒家
傳禮樂金陵官帑試才猷孤山雪月寒梅屋兩
浙風烟畫舫舟最是雙親皆永壽捧觴獻歲栢
香浮

送趙心道赴番禺令

去天萬里海南邊甘露清泠洗瘴烟邑附羊城
民拔堵路通彝國貫開船荔枝雨後千巖[illegible][illegible]

葉雲開百粤連玉節金符皆大府喜聞子賤重
鳴絃

送邵克忠赴武岡照磨

七十二峯樓幕下諸侯賓佐六曹師籌書蹤少
吾詩酒城郭蕭條學鼓旗烟濕猿藤騎馬庶雲
邊龍隱倚欄時蠻溪聲絕官無事月照秋蓮泛
碧漪

送姚秀才歸桃源

客[illegible]隨身一束書凌雲氣似馬相如孤灯江館
[illegible][illegible]聚三月淮鄉多白魚過世豈容淹變[illegible][illegible]
家[illegible]喜奉潘輿桃源雨霽春如錦更望瓊林發
驛車

贈江有源

紫芝雲冷隱臒仙起傍星垣步列躔世學有源
難墜地客遊無處不談天秋窗攬鏡風欺鬢夜
榻評詩月透箋臺閣公卿暫留住幾回訪我話
流年

送朱艸志

閩里古今唯二處新安地望魯邦同諸賢祠墓
遺蹤在兩族雲仍舊譜通山市醉遊春幔綠溪

宻清話夜灯紅歸來又振龍溪業新頳榮光照
學宮

潭水湖鄉夏末述事二首

淺碧湖漪没草萊椰陰坐石浣塵埃疏光屯我
添文債遣暑酬人却酒盃六月魚龍隨浪起五
更風雨送秋來離家見說門無客鳥雀羣飛啄
綠苔（是日五苛立秋風雨大至）
江海機心久已灰白鷗見客莫驚猜天連一水
山浮動地接三州路拆開野竪衝炎耘稻去棹
謳唱晚採蓤田征塗亦有歸田夢意思清豐員
蕭梅

館中山朝元觀作

自出徵租五十日朝元閣下晢頻撞客中苦遇
故驛友秋後自憐蹤布袍老火流空望霧兩西
風入湖飛雪濤爲舟又欲渡江去桂影滿身明
月高

鎮守太平楊侯致仕

金虎橫腰世爵傳功成謝事享高年營家綠野
開方樂報國丹心老愈堅刀劍于今買牛犢赀
發自昔換貂蟬汀城久駐多遺愛軍政承風尚
蕭然

次韻徵通理秋日驛中二首

我年江海擬同聲又隔鍾山一片雲驛路秋高
人漸遠征袍霜重犬頻嘷臺臣鶚薦多知己天
子龍飛舊獻文我亦南宮老詞客何時把臂慰
開闊
驚看冀北馬空羣閉戶探玄學子雲獨念弃家
情未已何心富貴勢如雲典謨擬是經綸事館
閣應需黼黻文安得灯前一夜話平生傾倒卯
奇聞

送鐵元起監歸州

川口通衢熊繹城兒童竹馬走相迎三巴草樹
春浮動萬斛風濤兩蕩平晚市炊烟連白帝曉
山旭日射紅旌政成當入蘭臺選熟路霄霄上
玉京

送李國用赴宗文山長

鷲湖朱陸講道處書院獨以宗文名古今自有
易簡理經註皆同日月明蒼峰曉蒸鉛水黃
簾夜度燭烟輕交承是我同年士爲說故人華
髮生（首山光孔姓李子先余同時友也）

送東川山長張彥傑

去城一百二十里川上化爲絃誦林西學青鐘
三閭歲東籬黃菊獨知心鸞車使者栽霜樹鳳
閣銓曹傳玉音我亦攝襟更清淡喜看雲驟
駸々

寄宣城學正徐伯初

官燭依然淚滿臺望中溪嶂似蓬萊登樓幾度
碧雲合對酒獨看明月來松葉連朝霜後好梅
花喜客臘前開攜鐘未覺如冰冷弟子森々青
異才

送黃文徵長德山

群門烟柳去年時回首文光照島夷年右塚成
司冠像空庠留得侍郎桐生香貫胸分蓋利自
吸行囊少俸資最是郡城文獻地不妨來往結
相知

挽湯子允

故家積德經幾世此老享年逾七旬先向蒲塘
卜風水免看淮境動烟塵雨窓竹石存遺跡月
館琴書付後人不見瘦節扶鶴骨市橋揚揮亦
傷神

次韻二首 并序

慈溪劉中可爲姚江學官去家與百里其父宇
隱之因來視焉天倫至樂藹然庠舍婆娑嬉游
觴詠吟謳句日而歸適余來後不及瞻承而與
中可締交觀唱和諸詩縉紳傳爲美事且教子
入官父之志也得祿奉親子之志也以志養志
俱賢矣哉乃倚歌而和之

雨後芹池長綠波怡然來此聽絃歌舟輿熟路
江頭近父子歡情客裏多春館稱觴衣舞綵晚
窓題句扇裁羅吟看清俸供甘旨奈此廣文官

登徵

程王綸重碧海波山中興在紫芝歌先生闊世
身長健當代求賢意且多老驥獨能諳步驟漢
鴻全不恨苑羅術東文物從前盛如此期頑有
[illegible]

送樊照磨

都水使軺江上駐郡僚馳驛共經過旱田官賦
今獨免屬邑民瘵更撫摩水泮歸舟趁月色山
家吟蓋借陽和蓬萊清淺神仙府歲晚梅花照
碧波

三月三十日費安中山長告別走賦六首

春歸辭海講帷開有客携經萬里來天下名人半知己荒邊冷席獨淹才東湖時雨沾膏壤北斗文星貫上台回望當年舊遊地蒼茫烟封隔金臺　右送安中

去年見客問相知射目如何却中眉安定教條西浙盛尭夫易學授人疑氷晶宫裏風烟異翊歪中歲月馳誰念姚江未歸客蕭口詩鬢絲成絲　右寄容德元

南[illegible][illegible]業新文學姑孰[illegible][illegible]舊世家兄弟從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康儒雪[illegible][illegible]是一[illegible][illegible]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詩[illegible]中夜煮茶去歲相逢[illegible]君别故太千里寄鷓鴣　右寄[illegible][illegible]貫[illegible]

雪春兩宋曾共話錢塘秋半又相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君五色還家知闕[illegible]九重[illegible]欲[illegible]衙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如太史更登龍偶因人去傳消息見說盈門士子從　右寄金[illegible]宣

我本江東一布衣十年鼓[illegible][illegible]京[illegible][illegible]從[illegible]澤[illegible][illegible]路且學嚴陵坐釣磯山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今[illegible]海潮帶雨過晨扉天台客至因留話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興

秋[illegible]

春自[illegible][illegible]曾遊迎今朝有意惜[illegible]行[illegible]春風[illegible]故[illegible][illegible]芳華風塵幾日程正欲圖[illegible][illegible]賓[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倚臨岐[illegible]約相逢應[illegible]到梅梢白　右述懷

王[illegible]逢[illegible]去　右送春

青[illegible]下午六月旦日登[illegible]山觀海

[illegible]在南[illegible][illegible]萬[illegible]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背[illegible][illegible]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是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官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送豐芹良

雨添新水長蒼芹一片書聲隔屋聞講席青氊留故元官倉紅米代耕耘諸矦賞識瑞璵器學子爭傳錦繡文自是冷官難久住出門有路踏青雲

送戴生

姑孰亭前綠藻肥會稽山上白雲飛四郊兵氣頻聞警一榻灯光只夢歸舟子爭潮諳熟路海魚猶饌奉重闈姚江任望渾非遠肯踏孤船訪釣磯

送湖北憲僉亦普剌金

僉斧霜威壓將營烟壓不挖石頭城當朝天子為知己列郡鄉民擬習兵鄂渚山川何日到于湖風浪一時平舟師好渡蟂磯去江上游氣易得清

送太平莅同知王庭珎

隔江塵起動邊聲采石波濤夜不驚台鼎調元延世賞倅車佐守厚民生迨采辟壘添烽火未見天河洗甲兵月滿空船歸思切望中來梓是東平

送馬仲雲

两浙繁華第一州官情吏喜挈家遊吏曹琛苙看揮筆明府相過聽運算雪水晴浮金板舫竝橋昏躍紫花驄羽書近日傳遑警未暇絃歌醉酒樓

壽大本監郡

四月清和當望日壽星光滿太平城香浮燕寢諸侯貴鼎鏤龍形九轉成循吏傳中書治行列仙籍上注長生綠陰亭館薰風裏戎瑁蒞前進玉觥

賀郡守靳慶宜病起

病中猶不廢承宣臥治江城總晏然自是憂民勞守相正緣換骨作神仙雲間老鶴精神健雪後寒松節操堅今日朱轓乘興出歡生童叟擁街前

清和

輕爽新晴皆可人四時佳候一時均渾無寒氣渾無暑半似秋天半似春滿地槐陰連曲徑透簾日色度芳塵伯夷下惠能同調盡永從容樂意真

壬辰清明日客有携酒城東邀陳致中謝行可程子舟馬希穆及余遊月盤洞天偶遇張文泰遂同飲歡甚行可以老杜清明二詩次韻紀事因就韻賦

千門插柳綠含煙陌有輪蹄水有船花下酒盃堪獻酢松間山路更攀緣仙童見客頻留坐飛鳥依人每可憐廚展圃亭殽雜進粥香鄰竈火新然有閑愛結漁樵侶無術能飛子毋錢自笑勞生空擾擾歆求跧樂為延年閉門且免逐西東時事無聞絕似聾幾度千戈

猶不息一春桃李又成空唯餘山水長清翳未見東書遠混同吟節傷神登墓還禁鍾未夕慘江楓青山舊宅南歸後白日浮雲北望中欲效微才今未用滄波其分釣魚翁

出金陵望蒋山

蒋山過後見蒋山翠巘三峯異世家方士虎騎崖洞出伯仙鶴跨海天遷劍光夜照星辰白冊氣春騰草樹珖歎覓隱居吾鼻祖松風樓上聽潺湲

過平江

錫山回望亭亭孤百里風烟遠入吳虎阜雲開晴見塔楓橋月落夜聞烏依依楊柳環新郭渺渺波濤接太湖可惜葬心人去杳大夫遺廟鎮姑蘇

岳王墓

十二金牌發帝宮儘憑讒舌害元功君臣祟土偷安逸父子邊庭屬理空莫掩青山千載恨常懸白日寸心忠英靈只在棲霞嶺塚對無枝偃北風

姑蘇半塘寺

息程來借贊公房暫泊扁舟向石塘苔逕烟蘿浮竹翠風簷花雨散天香僧依法座持仙梵人扣禪機入道場明訪虎丘應不遠雲邊樓閣擁青蒼

虎丘

海湧危峯翠拂天瘞來池劍化旋龍樓臺隱映王珣宅封石荒涼勝羽泉古塚月明無路虎芳林春盡有啼鵑名山勝境關情久秖為尋晝一繫船

毘陵道中

孤帆斜日領舟行遠道無山為送迎沙店蹊蘿堪問酒烟村高樹不聞鶯一灣野水鷗波靜到處蘋香客思清莫嘆飛蓬頻蹤跡成名自昔在書生

復至金陵

望裏鍾山擁翠螺金陵道上又經過韶華信比當時盛親舊原非向日多禁陌塵飛金勒騎紅樓酒醉玉人歌獨憐卞壺名忠節汗竹千年耿不磨

除敍職

矜劍頻年兩鬢殘飛騰每切寸心丹喜持黃紙
新除尋邦厭青氈舊柴寒楊柳脫風嗟客路聖
賢心事付儒冠也知衿佩相親處日與敷宣坐
講壇

秩鴻避亂

衿官竇含幾年避秩淵其如世亂何衿佩有誰
談禮樂民生徒嘆遊干戈歸鬧故里青霄遠臥
病衡門白髮多江上薜蘿烟雨裏何時重聽太
平歌

世氣久未自[illegible]閟

開極覩穰自有初舊章休摸竟何如原頭烽燧
靜無息海內兵戈孰可除偃月堂深資鬼域伏
波寨花須鱗魚噂能一吐平淮策與爾排雲謁
帝居

重至金陵喜熙朝建都

聖王開極坐金鑾整頓乾坤始得安景運河清
弁海晏江山虎踞更龍蟠四方寶貨梯航至百
辟衣冠雨露寬從此昇平千萬載黎民擊壤鼓
交懽

送孫伯融摇制赴栝蒼

遠勞行伍定安危況子才高邀等夷勇息煙塵
今日計道經邦國古人為撫綏黎庶通恩澤押
闕風雲颯矜儀文武功臣頭尚黑熙朝重見太
平時

又

寄鄭伯溫宋景濂二公

水經東原又鼎乾風塵從此浩還東山好慰
蒼生望南國那容皓髮安要整綱常崇黼黻還
將政教萃衣冠聖賢事業平生志禮樂何須戀
考槃

[illegible]伯溫景濂輦至新京

束帛徵賢出碉阿來從明主定山河據才要濟
邦家用為治當調鼎鼐和定見百年興禮樂先
從四海戢干戈當朝輔佐侔伊呂汗簡芳名耿
不磨

哭孫伯融

陸梁未息竟亡身誰為祛除四海塵幣帛敬惟
招俊乂死生端只念君親丹心故國江楓曉白
骨他鄉塞草春不是交游重相感幾多悲戚為
斯民

龍江閱兵

諸將桓桓總虎熊戰船部伍列兵戎白虹光射
腰間劍青鶻膏塗臂上弓千里生民應按堵陸
梁小醜定消除戎衣一着天山定文德由來濟
武功

康郎山應　制

閶闔鳴韶敞羽旄群峯青逐辟金袍臣民喜覩
天顏近卑濕遥臨地位高警蹕飛廉經范刹行
厨光祿送仙桃真龍到處多奇勝風捲雲松沸
海濤

送夏允中總制浙東兼巡撫　洪武初元

九五龍飛始建都廷臣領命出分符要荒將相
施韜畧直使山林盡兎狐鐵騎曉騰霜氣肅玉
笳夜奏月輪孤皇仁遍布東南境綏恤群黎萃
版圖

陶學士先生文集卷之三

陶學士先生文集卷之六

七言律詩

戊戌新春同遊蔣山即席賦

時維正月初五日人在鍾山第一峯石磴輕風
隨馬去寶珠佳氣結飛龍四方文物成嘉會六
代京都覽舊蹤我亦追隨冠蓋後未容蹤隱撫
孤松

寄董貫道

十年不見董貫道一書忽到金陵城越山帶雨
生秀色正月照人知此情客裏東鶯巷空隔世國
初文物類登瀛倚樓幾誦停雲句何日尊前叙
氣頌

次韻賀汪炳叔董貫道二典籤同寄諸博
士余掌兵曹與博士廳隔一壁耳

虎旅傳呼曉坐廳千官如拱北辰星畫長館閣
無塵到時誦文章隔壁聽席上恩光在蓮炬杯
餘風味想茶經諸賢同力扶持處紅日升天破
晦冥

壽詩

天地結成龍虎氣廟堂倚作棟梁材軍民遠近

歛聲動吳楚東南壽域閙大將風行威萬里一老
人星現近三台年々好景逢秋九黄菊香中捧
玉杯

送陶伯仁

白雲已逐東風去挽李曾沾化雨恩江左名都
新作客山中稚子又迎門芙蓉老射落龍咢菊
樹香飛綠蟻蓴奉撥南歸如衣錦一蕉溪月坐
壇溫

送張寶亨

王帛邦交自古然使軺来駐紫薇垣從容受詔
留侯事業問能知伯玉賢鯨海風生喧沸霧鳳
臺月白照芳筵試看南北今如此必有英雄可
合天

庚子三月十七日

上登忠勤樓幕佐文士皆在焉因命各賦律詩
一首即事而成

雨添溪水碧粼々夾岸人家綠色新南國山川
遙在眼東風魚鳥總知春連營揮戟屯堅壁驕
馬如龍踏軟塵上相倚樓頻指顧幾多仁愛在
斯民

上命賦詩送樞判吳國興回鎮建興并寄其弟
元帥國寶

二百年前說兩吳中興功業滿邊隅弟兄今復
為良將英勇俱能敵萬夫怒斥鯨鯢潛巨海平
驅士馬獵姑蘇無心宴樂軍中肅要挈山河入
版圖

次權伯文韻并以送行（時庚子冬之六日也伯文寓山人）

瀑泉噴落大江深滿棹扁舟釣柳陰鶴禁烟巷
春浩々龍門雷火暖駸々路隨山勢孤懷壯鳳
動天樸萬籟吟東閣呼茶清夜話試將寸草叩
淡音

稻田秋雨一犁深江上樓臺綠樹陰使客軺車
來鏘々王侯版籍會駸々精神獨得驪黃外騷
雅元非螗蜱吟左轄才兼文武職拱聽當宁賜
俞音

秋夜懷友寄秦伯容太守等

夜永懷人頻有夢日來作郡到無爲江淮漸見
干戈息草木先承雨露滋家累相忘勤國事郊
行遍閭撫民痍西風依舊秋容好未暇登高醉
片時

我憶西麾劉博士，手提判筆坐黃堂。意高自與青天遠，事簡偏知白晝長。夢裏江環儀鳳閣，望中草長臥龍岡。人生出處皆由命，先試奇才定一方。

寄林彥明

瀛洲學士跨征鞍，巢縣遺民得好官。傍市田疇逢歲稔，隔江風雨動秋寒。庭前吏牘敷陳少，兵後人家巷頓難。西掖叢垂耿予獨，暮雲飛雁幾憑欄。

寄董貢道

蘭寮未從浙水東，蓮燈照入玉堂中。風雲變態兵機速，河漢為章筆意工。淮邑士民求世治，湖田蠶稻得年豐。有才且莫哦松下，督力經營早進功。

送清涼寺長老凱翁住持義烏雙林寺

山前雙樹翠成陰，彷彿祇園地布金。大士除疑馳聖教，老禪說法震雷音。定中隱隱聞清磬，別後迢迢對此心。回望石城煙寺遠，一江風雨有龍吟。

贈鎮撫田無畬

錢馬牙旗將帥才，捷書頻到鳳凰臺。陣雲護壘軍容整，塞月窺窗旅夢回。橫槊賦詩江海靜，舉觴酌客薔梅開。囊書讀罷憑高閣，添歸秋清紫雁來。

送別

將營勁甲氣橫秋，幕府衣冠坐運籌。天下義師同蹴楚，蜀中帝胄已興劉。星軺將命來華省，錦誥承恩過列侯。歸向轅門宣主德，滿城歡意動貔貅。

故人劉彥英見過喜而賦詩 壬寅二月十五日

十五年前遭別離，空江明月渺余思。關關兵後真奇遇，談笑尊前似舊時。自古晚成為大器，當今屢着出殘棋。國家所寶唯賢俊，且使蒼生一俊看。

偶見

前手萬古後手今，天體高明地體深。要識此身超眾物，只緣真理具中心。紅爐有鐵消融雪，黃壞成琛棟出金。杖屨出門行不已，泰山絕頂許登臨。

憶別三首

七年同在省東廳回首征途夜戴星南國建[illegible]
資幕府西山爽氣挹江亭壯年報國心常赤
賢主知人眼爲青鴻鴈未秋音信少每思好語
似蘭馨
龍虎韜雄贊紫樞鳳凰池好占洪都文章光燄
無如李疆域西南本屬吳戡定有謀裨宰輔治
安來策禮眞儒落霞孤鶩江天遠未暇登臨倒
一壺
西掖明刑愼覆操南昌守郡選英豪兩軍爭戰
[illegible]後百姓蘇殘撫字勞新壘入雲[illegible]色長
江護境壯波濤美人縹渺關情處獨立滕亭月
色高

雲巢

舒卷無心太古時悠然深處獨棲遲每依涼影
休雙翮自歛神功寄一枝氣出山川經牖戶狀
如車蓋覆茅茨相看怡悅安居甚風雨飄搖勢
不危

雪洞

太素中含月窟圖鑿開冰玉萬重堅明生虛室
疑無夜冷積陰巖自有天琪樹飛花迷鶴侶石
門掣鎖露棋仙玲瓏相對同高潔沆瀣時服福
地眠

寄吳左丞二首

長沙爵邑舊邦君曾駐臨川壯武勳帝室遙能
宥百粵王孫今復將三軍大旗鐵馬晴觀陣玉
帳銀灯夜話文北望金陵佇舜上鍾山佳處有
飛雲
碧桃春閣武陵塘[illegible]一鏡蒼琼羽高檣
艤擇木形弓遠義即牙[illegible]春郊過雨游氛淨曉
曇摩雲旭日光共識平生心事白每將忠孝振
綱常

一時雨爲平章公作[illegible]

春雲江上[illegible]直爲金草木搖添
蒼潤色乾坤先濟發生心新雷頻送蒼苔細秀
野遠沾隴麥深今日實調達大手蒼生久已望
爲霖

四月二日與黃觀瀾員外傳仲璉都事同
訪覃德甫憲使不値

徐關來訪覃緇使上堂只逢雙墨君小軒雨久
長新樹近午風生驅宿雲更策羸驂尋雪洞偶

香撲字攜泄芹連營萬壘無閒地小謝初晴麥
秋熟
贈孫希孟
孤懷軒豁無滯礙四坐交朋聞咲談若茗甌中
冰清冽綠槐枝上日西南雞豚布野民痍減虎
豹顛江武備譜鯉直復全端厚德賢如汲黯更
何辭
癸卯季夏病中
隴雲溪柳別多年棹入荷花水鏡天心若有愆
知桂枯身能無病即神仙[illegible]時[illegible]國[illegible]蘭晦夢

作詩聚[illegible]秋田老[illegible]
[illegible]碧
感懷
松[illegible]三枝結一實仙子獻時雲關開露突臘寒
[illegible]琴斷簪靜夜靜耳[illegible]本[illegible]海[illegible]皆哉馬放
羅[illegible]臺畫刼灰松葉滿南風自掃天高未見[illegible]
[illegible]春
雜咏
雲屯萬壘擁轅門將帥詢謀禮達尊[illegible]戰霜明
[illegible]夜豹麻麻雨霽樂雞豚吞關阨塞清無警茅

壓跡和遠有思歸覲彤庭畔骨無心期王業固
深根
送朱允升
年亡應召赴秦淮此會留連百日偕王室議成
新制作客窓飛動舊情徐未霜荷葉迎湖路初
月梅花映雪齋更約相逢多勝事御溝垂柳拂
春衙
暮秋紀事
風塵浩蕩老朱衣草檄軍門筆屢揮九日誰浮
[illegible]酒菊十年不採故山薇借來駿馬語人使去
文程奴僮主歸關說舟帥又西上燈前擬策達

彤扉
夜歸
綠水紅薇暮靄分聯裾穿出羽林軍一街月色
行心雪兩馬風前去似雲橋下商船依市宿城
頭戍鼓隔溪聞到家無意梅花帳更作相如論
[illegible]文
寄胡仲淵
共剪秋灯對紫薇椎旗南去從戎樸馬馳射圍
穿銀的花發鄉山照錦衣拔楯每勞朝甲胄臨

鼠高詠唾珠璣別來相憶情無限目送寒雲斷
鴈來

萬戶趙禎見余訪單寇使不遇之作賡歌
四章雨中來謁用韻以荅

驚見連篇錦繡文營中將校罕逢君投壺清致
祭征虜執戟多年楊子雲銀甲行穿江路那丹
心每效野人芹一寘細雨初相識清馥如蘭滿
室薰

石頭城

[illegible]要衝古來設險[illegible]
[illegible]
藩環護帝王宮當年駐馬坡前望想見金陵氣
鬱葱

鳳臺曉望

列峰飛空翠幾重晨光排樹露華濃江南地勝
來丹鳳海上天開起大龍都邑豪華超六代烟
塵蕩滌見諸峯可憐白鷺三山句金谷惟宜罰
酒鍾

鍾阜晩煙

紫翠光斂日欲晡上方樓閣隱模糊歸林高鳥
巢紗幕噴霧雄龍護寶珠點染神功皆造化留
連好處是桑榆凋松掩映同遲久莫對山靈歎
暮途

秦淮

古云天子氣佳哉誰使秦皇鑿地開銀漢西流
環數曲蒼垣中起面三台舞筵霧雨添黃潦更
淤春漪似綠苔因此金陵都會勝兩堤烟柳蔭
樓臺

贈友

一從[illegible]此錦花仙丈華萩霧
[illegible]馬[illegible]書藤秋滿屋月
隨詩步丢為田瑣思新霽留清話唾出驪珠篇
篇圓

已上如新途錄

閑學士先生文集卷之六

陶學士先生文集卷之

詩 七言律詩

螺磯

御風疑是上瀛洲靈瀆生峰倚斗牛海底龍宮隨浪出域中鼇極在空浮川妃護險神南國造物鍾奇抗上流天塹倚如平定日盡船簫鼓接瓊樓

江上大風入泊檜港

底事蘋颷怒不平雄濤起立勢如爭金鼇脊上空山聳鐵騎聲中萬鼓轟使客孤舟先入港水軍高枕羅隆程身遠陰阻心逾定穩變雲霄祇在掌

移舟

南岸風狂北岸輕移舟近北水波平開帆不用爭先去待路何煩冒險行赤鯉似從仙客跨白鷗來結海翁盟人生遲速皆天定却笑狂夫苦計程

蕩槳

雨消殘雪滑新泥風撼枯楊響古堤一霎路經三合遠兩行槳蕩十双齊初晴綠水浴鳧鴈落日空山啼雉雞出得沙汀烟浪闊九華只在望雲西

次管時順韻

四海何人有魯連幾時樂土似堯年錦江雪滌浮雲外黃鶴風烟戰馬前與子飄然同桂楫睢宵怨爾夢芝田從來建業興龍地莫學稽山棹酒船

馬當磯

低棄天宇濕青蒼西走危磯是馬當怒虎脊高盤鐵鎖活龍鱗動閃光芒三更獨月開初曉萬古重關扼大荒應想山靈亦詩答羣巖如削照衣裳

曉發彭澤

滿湖江風捲霧消紅衣扶棹帶霜搖波衝斷石蹲斑豹樹挂懸崖走黑貂亂急闊當陰要壓曈旭日上雲霄竟得長年知水勢應機運棹去何驕

黃麻灘

黃麻灘前雖檥舟無港無磯江直流鬆雲群行似飛於山雪數點如輕鷗舉酒聽歌鸚鵡賦清

波疑繞鳳麟洲六經文字誰當寫到此臨風搔
白頭

同使者船過九里十三磯

臙脂樹邊霜滿巖層巒飛動碧如藍兩船浮流
物七百九里有磯九十三淮甸風雲望遠近岷
江烟浪出西南舊聲揺過急湍去水鳥低飛聽
笑談

漫興

烟運浪檝暫為居爐有茶鐺篋有書晝刻僅存
三十八里程遠涉二千餘星辰分野明黃道軍
馬行營駐綵旗擬向轅門陳大計此來非愛武
昌魚

陽羅堡

劉漢强兵此渡江前朝郡邑望風降中華君相
重開國大地山河一倚窗西楚無人撞玉斗東
都有客賦金釭上流衝要皆寧帖定鼎何須力
士扛

風雨中過陽羅堡磯

石立江中舉棹危風驅浪下建瓴垂㶁川烟雨
王維畫巖瀕舟航杜老詩傍岸徐行方得穩涉
小艇待未為遲借無好酒波閒酌為謝馮夷出
此奇

新年

夜月江聲艤戰船故園杯色動新年想應兒喜
閉門坐每有使來無信傳多病嘉魚未能食少
眠得句忘題遣瓊樓高興縈心曲獨倚東風望
碧天

黃鶴樓

月借金波染素身天風吹度大瀛濱羽衣對酒
蹁躚處綺閣橫空浩蕩春有客乘雲去千載滿
汀芳草長重茵城頭目斷[illegible]傍[illegible]寺樓
望賦

大別山

神秀皆由造化功山因夏史理尊崇關磊ㄴ
當衢要南紀滔ㄴ此會通千古歲寒存老栢一
亭秋興感飛桐我來極目湖湘闊作賦登高效
楚風

鸚鵡洲

綠衣使者到南州處士時從黃祖遊縱筆文辭
嗟好鳥動人音節振鳴璆芳洲過雨生青草感

[illegible]白頭君使才高忠義篤丹心底在[illegible]
[illegible]

招涼亭

[illegible]針日掛亭亭下俯珠宮禁見[illegible]江[illegible]蒼茫
[illegible]闌迢遞暮愁醒睛[illegible]
[illegible]浸石屏未信漁舟能領[illegible]白[illegible]萬里[illegible]
[illegible]

昭君圖

[illegible]月照漢宮詞[illegible]錦衣裘換[illegible]君令和親
[illegible]夫綱定[illegible]死[illegible]移[illegible]王

立[illegible]拜女師[illegible]
[illegible]為

秋[illegible]圖

[illegible]車馬擁歸途來下娉婷綠映[illegible]人[illegible]座
[illegible]許[illegible]金為主眼如[illegible]
[illegible]靜女姝[illegible]事[illegible]看一[illegible]
[illegible]

四皓圖

[illegible]爭[illegible]走角功名眼底浮雲悟甘情有地[illegible]芝
[illegible]遊[illegible]心[illegible]平[illegible]

彌愁聞漢祖盟松下兎罝重白雲季今泉石被
光榮

白蓮社圖

儒墨殊科混雜居忘形擬作虎溪遊苍開米雪
暑不到月在瀍澗天自如塵杯多[illegible]
無時貴暫停車來林山會何蕭酒[illegible]舟春[illegible]
緒餘

青松社圖

天地沖融顯至仁溪頭舞月泗濱春[illegible]林霜雪
高標健在坐晉紳象理循草色[illegible]共[illegible]

華熙[illegible]秀[illegible]陳[illegible]真奇逢足[illegible]師生教
儒人

登瀛洲圖

天策英才聚一堂旗[illegible]清畫海波涼神仙宮闕
金銀色朝士衣冠雨露香飄逸詞情超世出塵
翩躚羽拂雲翔當時下土瞻[illegible]鳳[illegible]木蓬萊隔
仞墻

遊月宮圖

桂影團團舞鳳凰瓊樓究在水中央白虹橋昔
騰仙侶玉兎高端捧瑞光但覺雲霄隨步武不

知風露濕衣裳一場夢幻傷心處胡馬揚塵蜀
道長

太真玩月圖

華清浴後上龍樓得與氷娥共素秋額對粧臺
金照面光涵宮髻玉搔頭梨園催樂承歡暇桂
闕當天為我留翠輦何緣不同到霓衣應是屬
嫦娥

次韻答徐志仁

出山意氣動人多着古衣儀過稿料大府君矦
擬擬譬故鄉文物貴興珂江茗香脉麻姑酒雲
嫌老分織女河槎底從[illegible]共尋因訪直
森阿

過張氏廢居士人稱老圃張

其後殘基綠草新土荒石砌臥麒麟昔年老木
有千種今日子孫無一人富面好山遠隔水鶯
心啼鳥暗傷春薔薇舞冥沾清露還似歌筵酒
在唇

四月望夜見月

半年不見圓〻月或是天陰或病中鏡影偏隨
今夜滿鬢華不與向時同似憐憔仰空落下曾
照婆娑舞劒碑邊想清光千里共見孫對此憶
衰翁

次楊舜中教授韻

摸寫江山愧乏才雪堂不見老坡来炎天素扇
詩題遍晚景朱顔酒執囬與子相依淮甸月棲
身還遠禹門雷客中懷抱方傾倒吏候庭前事
又催

次韓子魯見寄詩韻

自笑平生山澤容豈能奏對大廷中天風穩舉
萬飛鵠江月還憐隻影鴻每懐館閣親三益擬
共船車送五窮應被昌黎嗤我鄙何時一見杜
洪鍾

已上黃岡寓稿

過蘄州

平岡蹕過半江心岡畔城墉上碧岑草舍聚成
新市井梳溪引入舊園林七層塔在禪衣絶諸
寨兵屯使節臨三兩故人留繾綣舟行不待一
盃斟

泊江州

江雲紺綠夕陽邉江水空明海氣連一點遠帆
如白鳥數聲悲鼓隔蒼烟潯陽九派疑無地廬

身千峯直造天清夜開樽詣司馬琵琶亭下月
當船

過湖口

荆楚東疆合衆流微茫天宇一泮鷗山圍古邑
當湖口水没平沙露樹頭處〻茅茨松葉暎蕭
〻風日荻苍秋何時訪友章江上共倚朱簾畫
棟樓

重過小孤山

從古開闢作海門風濤不動石爲根地靈内拱
孤身露水勢西來萬[illegible]天[illegible]日月躔
岑起霧煙朝昏兩[illegible]畫屏雲霄時
帝闕

潯陽寓舍

草木重圍路不知故藏餘暑得秋遲風驚野竹
起黄雀日下晚山開畫眉久客未成歸去計累
官更覺老來癡庭松梅間榆槐绿暫展繩床坐
片時

客子

客子飄零意不憂人間到處爲詩留四山擁屋
天如小百鳥啼秋境未幽古市日斜蚊蚋起應
嘗草合兎孤遊偶閑步出溪亭外贏澀漁家一
葉舟

偶題

地僻車馬違迎少野色溪聲一枕秋繞屋插芭
防虎突臨池開路縱鵝游斫來蒼竹供詩杖候
買鮮魚喚釣舟尚辱天官記名姓不朝移迹向
林丘

撫迹

鸚鵡洲邊送夕暉長江上下萬重波元之暫寓
黄州謫陶令[illegible]從彭澤歸客裏風霜催易老山
中[illegible][illegible]忽相逢青綾被上天香[illegible][illegible]載[illegible]燈照
紫薇

[illegible]秋

乾坤海嶽總虚明照得心胷瑩水精月色只逢
今夕好酒杯聊對異鄉傾素娥耿〻憐人獨鄰
唱曆〻按鼓輕如此中秋能幾度見曹千里各
風情

寄示從子旻

蒼秀鬚眉一丈夫有才能[illegible]此[illegible][illegible]儒家盛業
曾名世老屋殘書尚瑞厨生歲光陰渾易過古

人名節垂齊驅自憐遠泊嶺南更撰楞嚴流趣
竹梧

寓況

樹陰一樓笑寒烟野荻山柴免賃錢病客再經
遇守令外郎令不似神仙投竿浪說連鼇手扶
杖老秀羅馬幾多少可人憐跡邊朔上相見只
寄來

重陽二首

霜鼓西風眼日間一江晴色照衰顏近年獨喜
籽且地幾說登高健上山亂後菊花栽已少病
鋒酒盞飲何任霜鬢王鑰無尋處老樹殘如自
植蘭

客居正有夫龍山又有黃花古市闈九日何緣
歡飲意一身猶自遠鄉關親交對景應相憶像
杯盤家盡不關莫道明年誰尚健茱萸已笑鬢
毛衰

[illegible]陽感舊

街衢樓閣幾千家掩映諸峯布雨涯嶺海路通
來貨貝湖溪水落富魚鹽十年兵火人何處極
目丘墟兔可嗟物盛還衰從可必榮枯但看上
林巷

秋館書事

多年草樹未芟除野豕山麞走傍廬三二吏曹
來捧牘幾回客就羅觀書秋江潮漲霜飛暮
霧鴻征月上初木落風高生遠興思歸意不在
鱸魚

散懷

雁飛久絕故人書路左難迂長者車夜來燈昏
頻起坐曉來髮薄不勝梳王珂金鑰薇垣夢野
月溪雲竹石居自笑吾生無定迹本如仕官本
樵漁

清夜戲題

紫雁飛投渚上蘆錦鳩歸宿井邊梧垂天太白
光先現傍月纖雲淡忽無估客舟航維柳岸漁
家燈火起蓮湖虛庭獨坐明如畫短髮涼新露
氣濡

官舍謾題

壘巷落絲照兵帷山色隨人到縣堦官事紛紜
談笑辦民情深隱揣摩知竹君笑我食無肉松
子堅衣行有詩府帖徵求如雨密軍需田賦不

凭欄

中秋節

龍集甲辰秋九月天公專旦更光輝四方海岳皎相慶諸國君臣次第歸劍葉情同魚水好普同身舊兒貌咸桐城拜聖心逾切遙望金門忽未違

野性

嫌疊賁苍野性娱縱川秋晚岡皆無得閒意到蓮新種常飲神清酒絶沾雨氣四塞浮几硯寒侵窗片起箴蒲烟波朝暮追随處好似扁舟泛五湖

寓堂

庭雲凝如木偶今寔心僅奚窮薄身謀家作客再無累步食居官漸減神仲于秉舟来省視寒冰出筒慰清貧牀前夜語燒松火歡氣融爲一室春

冬夜

嶺夜清霜凝積草新晴東日報切昕山身結嵐露若頂木氣上天成白雲行子愁寒出門懶炊衣幽早負薪勤都輸土室茅簾内擁被遲與指

杜蘇

登皖公山

電如圖畫皖公山偶上崇岡見遠嶺蜂春霧天孤柱立盤頭驛海萬洲環高虛有境藏仙洞咸武如神衛帝關思與英靈共酬酢何時爲爾一騎鶴

舉望

東灣平鷗信頗遙未應老大命偏奇随舟山色曾三過逐客平流合此時曉月柏垣思舊路霜天祷徑待新詩此行採得民間事累積須厚陳

慨辭

桐城書事

舟明翠艇走岑谿獨坐茅廬詠碩寛石鋼溪聲宣夜抱雲分樹影落朝盤浮俗果立頻經亂編户星稀漸符安北峽關開人馬過不開刁斗擊霜寒

秋浦雪中

昔時過此雪晴天今到池陽雪滿船兩歲客途忙易老九華山色美如仙朱輜聯蓋迎沙際黄帽停篙嶽石邊自擁竹爐篷下坐風燈動影照

眠。

夜泊采石

去歲船從采石過，夢中風雨泝江波。今宵不及登牛渚，何日重來撫翠娥。無酒臨流平詩客，有心坐石理漁蓑。鄉城數里身難到，燈下燕書寫意多。

憩滸港

江磯西走向崖堧，曲港東環半壁圓。嘯虎涉川風涌浪，靈亂踰土石為泉。舳艫穩泊雖殊畫，夜安行接後先。被髮道人功獨偉，[illegible]紀亭有

謫鑄

慈姥磯阻風

一片歸心趁鶴翎，江豚忽起怒吹腥。遙山色和雲春攏，上風聲帶浪聽。萬事疾徐難逆料，千艘駛逐却爭停。蕭蕭夜半無情雨，忍使寒欺短髮參。

天

人道蒼蒼便是天，我言天不在蒼天。寸心微赫私難隱，五性圓融善本全。傳說巖居登宰輔，顏淵廟食著仁賢。但令俯仰長無愧，須信吾身自

有天。

鬼神

陰陽聚散在乾坤，萬物初終理一原。形聲還寓跡，森森枝葉復歸根。周流冬夏成功顯，鼓舞風霆妙用存。靈氣充然隨處有，人間承祀禮知尊。

浩氣

盛大流行天地氣，獨主得其本豪雄。狂人善養心何懼，配道無虧體自充。剛直忘私由集義，作為助長不成功。大賢千古常如在，要處先存念

□公。

首尾吟

人生何苦走西東，聚散浮雲轉蕩空。逐路學家經至險，大船驚貨伏真窮。馬行蜀棧高天碧，猿嘯巫山落日紅。木葉蕭蕭時序晏，人生何苦走西東。

人生何苦走西東，翠鬢留鄉舍東，故壟楸梧幾寒食，荒庭松菊自秋風。天涯月色傷心曲，鏡裏年華入鬢蓬。但見知歸燕燕去，人生何苦走西東。

禍福皆由自己為莫談氣數怠偷持壯夫飲酖
難逃死貪者營貨不絶吹貴骨挿身遭斷鑿餓
文入包繫安危兕柙子奪無他意禍福皆由自
己為
禍福皆由自己為古來家國亦如之隱情畢達
羣黎悅諫口緘箝萬事聰漢祖寬仁兼楚地商
辛炮烙動周師興亡未必俱天定禍福皆由自
己為
報應隨心理最真樞機為主此為賓殺蛇曾作
國中相虞暱當冠天下人然火請君先入甕出
門無驗莫容身欲尋善惡須看報應隨心理
最真
報應隨心理最真當存仁厚作賢臣從來出爾
仍反爾無或刑人更殺人但務方知應是偽生
前獨以刻為淳自經淸濟將誰咎報應隨心理
最真

首尾吟二十首

達觀萬象付評量性命玄機孰主張天地無窮
皆一物帝王有統始三皇衮衣制禮興周室科
斗成文出孔堂可喜生民殊皃蛾達觀萬象付
評量
達觀萬象付評量底事虛空一色蒼高大苞倫
包含運行無息繫三光忍令顏路殊脩短偏
遇堯陽久雨暘此意微茫還識否達觀萬象付
評量
達觀萬象付評量今古人間一素王曾孟有書
明道學漢唐無統爛詞章燈淵靜絶風濤險靈
府虛含日月光參透考亭宗旨後達觀萬象付
評量
達觀萬象付評量自昔王畿制四方天設函關
雄百二地環洛邑定中央麾揚西土功成逐鹿
走中原力逆無有德易與無德否達觀萬象付
評量
達觀萬象付評量多少英雄古戰場曾見雌雄
分楚漢從來掛漏只虞唐馬牛謂識歸江左龍
鳳姿容起晉陽天命人心非倖致達觀萬象付
評量
達觀萬象付評量過眼榮華夢一場不把聰明
徇名教枉將心志變荒唐窮經知覲行天日涉
難須經兩物方寸儘能藏宇宙達觀萬象付

評量　上
達觀萬象付評量欲訪丹丘不死鄉天上玉樓
如實事山中金鼎宜良方偷桃誤爾奇方酬辟
穀飄然獨子房群碎三神驅恍惚達官萬象付

評量　仙　三
達觀萬象付評量禪機如是起寶坊喝佛狂談
如有理參禪元生畏無常法傳心印皆文字形
寓閻浮即色香未必真空都絕物達觀萬象付

評量　禪
達觀萬象付評量大化茫茫氣翕張地闢天開
星海嶽春生秋殺運陰陽先王禮樂光三代列
國干戈起四方正閏相承雖又合達觀萬象付

評量　大化
達觀萬象付評量司造神功挈紀綱劃盡劒門
除割據蕩平瀘須作康莊太空日月明無蝕永
夜星辰淨歛芒長願清平天地好達觀萬象付

評量　司造
達觀萬象付評量積石龍門勢渺茫西瀆流長
多潤澤中原地決廢耕桑近年有路通星海終
古無人鑿呂梁貽信槎仙說蔥嶺達觀萬象付

評量　黃河
達觀萬象付評量艫啊由天莫可穰文士壽才
多薄命忠臣仗節或罹殃鱷魚遁跡潮民喜鬣
氣淩寒海市張造物還能變現倏達觀萬象付

評量　鐵柯
達觀萬象付評量氣化參差亦泛常奚矣長松
生澗底時哉幽雉在山梁數年許史榮西漢千
古夷齊餓首陽往事紛紜何止此達觀萬象付

評量　參差
達觀萬象付評量政教流行固未昌皇極居尊
施五福人文成化立三綱世家公子歌麟趾天
下奇才覩鳳凰更有山林安分者達觀萬象付

評量　政教
達觀萬象付評量治日無多亂日長漢火漸衰
三國戰晉疆傾削五胡攘誠忘金鑑成天寶法
變青苗厄靖康一統山河忽如此達觀萬象付

評量　治亂
達觀萬象付評量歷代人材志氣揚佐國大家
鍾鼎貴開邊能將甲兵緩乘時立見功名顯持
滿無如禮法將驕傲讒恭懸絕甚達觀萬象付

評量

達觀萬象付評量惡物番滋苦見妨秋雨稻畦

稂莠長春風苓圃草菜荒滿家厭聽喧蜩蚋當

路鶩鬪走虎狼元氣生 何様雜達觀萬象付

評量 述懷

達觀萬象付評量事遇成全又不長井邑繁華

龍鬪野池臺歌舞鹿游蕩人情正好生離別苓

艶方新遇折傷郊外行春風雨至達觀萬象付

評量 興感

達觀萬象付評量靜玩羲圖理數彰五月黍[illegible]

波蕩弱者陽龍虎戰金[illegible]蝸蝕遊[illegible]天無問鏡

相助神世永康太極更求形上者達觀萬象付

評量 九天

達觀萬象付評量喜有贊秋列廟堂多病疑等

觀槃餌遠遊千里憶松篁昔門湖水涵天闊偶

樹山禽語晝長巖壑軒窗隨所遇達觀萬象付

評量

弁蒼首竜吟七首

人閑衆物莫容心食龍餌奚富不謡得假有如

織霜玉引年無意乞骸金係山麻豕情依舊高

閒麒麟事爲今天爵在躬懷至寶人於物外莫

容心

人於物外莫容心內境神光萬象森柢席巖持

師保訓羹牆亮見聖賢臨游居道闊清平旦耕

穫書田惜寸陰陋巷巖廊俱自得人於物外莫

容心

人於物外莫容心己不求人人自尋莘野得君

亡夏日傅巖起相作商霖鷹揚功在九韜略藏

罪威施七縱擒事業時來皆分內人於物外莫

容心

人於物外莫容心往事驕盈可作箴七葉貂蟬

權位赫五侯蠟燭寵恩深酒肴腐敗飢人死棄

馬肥輕傑士沉損抑自無歆器覆人於物外莫

容心

人於物外莫容心古淡情懷付雅琴山閣松風

貞白夢野窗梅月杜陵吟入廚空貯惟存菜鋤

地清高不拾金須信豪奢非久耐人於物外莫

容心

人於物外莫容心謾有聲華動士林將帥威行

兜走坂君臣道合芥投針琵工不計人憎愛酒

旨還隨量淺深光大青天應未須人在物外莫[illegible]

容心

人於物外莫容心名教無愆我所歡正笏立朝
安進退點書教子細披吟青山渺渺頻来夢華
髮蕭蕭漸滿簪蠶甕茶鐺津味足人於物外莫
容心

有省

順境歡娛逆境悲天公真意有誰知士遭困聲
文適好物到充盈數必虧得失當觀塞翁馬吉
凶勿問卜人龜雲輪變轉尋常事誰把升沉定

一詩

學易

羲畫形生太極函榮龍圖獻泄玄談靜觀太易
九六數忽覺行年五十三卦自蓍求神莫測辭
因象設理當參古來四聖傳心妙絕學重明在
晦菴

學書

皇墳帝典古應應道德光揚事業垂溫洛神龜
聖大法魯堂科斗載遺辭危微精一親傳統揖
讓征誅各有時萬世國家俱盤此存心必治不
存危

學詩

教本閨門始后妃經宏緯密彌生輝辭情感物
多微婉祭享登歌盛典揮古韻自諧何用協序
文有受未全非考亭理趣明如日獨此時時與
願違

審慮

天地生人一眇躬包含天地寸心中本來道義
無窮極要在工夫自積充滿滿原泉流浩浩纖
毫根芽長茫茫公私端緒加精察舜跖從玆路
不同

已上[illegible]少小紀

陶學士先生文集卷之[illegible]

七言絶句

四皓奕圖

安劉事畢返林丘當局機心老未休松下樵夫應暗咲先輸一着與留侯

倦繡圖

困来無力整殘粧采綫何如意緒長纖手欲開開不得要將文繡獻君王

郯城叟

稃屑為饘不滿甌茅柴煖脚綿裘老翁自説因何瘦連歲田禾不得收

次西無棣二首

寒砭肌骨酷如刀雪走風行足力勞攜栗充飢裘襖弊老天正是義英豪

鬢結堅冰斷數莖每逢村墅少紆情僕夫皴手輪遲輾行到日斜方近城

次韻溪居六絶

水長清溪畫濯纓鄰家門巷共新晴東風偶加嘘拂便見開花態度輕

報到韶華太半回庭前桃杏一齊開蝶蜂[illegible]戀多情甚繞到芳殘便不来

紫華無定若漂流何似忘機狎海鷗憐使題橋言不應相如豈不見人羞

簾捲從教燕子歸倚欄閑看浪花飛晚風欲定依然起又鼓狂瀾觸石磯

客来沽酒醉婆娑童子垂綸釣綠波簾外雨晴春樹茂無心句引鳥聲多

曉天張霧結春陰苗片隨波半岸沉病鶴倒蹄飛不起郤輸黃鳥占高林

和張景中經歷三首

未来地黄預難明達士曾逃俗累輕天意去留元自定窮通不必問君平

春晴雲靄微明趁暖遊蜂體態輕滿地□困卑馬静郊風不動綠波平

林外雲霞曙色明落梅點點入簾輕東風有意清殘雪現出郊原似掌平

次汪教授見索茅术詩韻 汪有詩名

清夢相依玉潔堂未應辟穀學張良蔘芝术是神仙藥細嚼華陽雨露香

捕魚圖二首

䌽舟下網水波深幾簇漁家柳樹陰舉目紛紛
爭為利不知誰有子陵心
蓑笠衰翁凍欲僵溪風吹透稚兒裳幾多辛苦
求鮮食何似安居煮菜羹

題墨梅風烟雪月四首 為劉東美作

藹藹餘香散不得倚樓莫怨笛聲吹此情已在
和羹鼎自與東風貽有期
烟鎖空江曉未開暗中顧影自憐才歲寒標格
不可掩消息已從天上來
凍雪塞天陽氣轉幽香飛動老龍鱗平生每事
居人後十月嚴凝占得春
百卉未春先入選玉堂旁遠光侵尋黃昏欲立
無人過唯有素娥知此心

送劉生二首

霜壯湖村橙子黃秫田燒舍未全荒雙親住在
姑溪上却望青山是故鄉
伯兄遠游江北邊仲兄深上舊青氊別後遥知
不索寞梅卷月下玩先天

題袁氏卧雪堂二首

洛城風雪未開門空屋僵眠懶謁人獨向歲寒
持節操始知君子不憂貧
雪滿橫山曉冷嚴華堂帳暖蔽重簾緩然邑宰
來相見不似當時舉孝廉

題畫

鼓罷瑤琴策杖還空山流水聽潺潺夕陽林外
風塵起輸與先生不出山

淵明醉圖

何勞一縣繫閑情五柳柴桑老此生每向黃花
拚沉湎寄奴已據石頭城

渡江

嘗聞五馬一為龍烟水迢迢日自東那信江南
業儒者也夫中土攬英雄

見飢民

佝僂提携面黑黧如柴瘦骨強撐支充饑者欲
延殘命扳上高枝剝樹皮

早行

月光斜墜樹凄迷山路崎嶇信馬蹄撲面霜風
行十里村墟漸近始聞雞

旅夜聞雨

夜雨巡簷滴瀑聲空虛燈暗旅魂驚思家非是

詩歸愛自信雖人變不成

途中別友

岐路霜楓醉面紅君歸浙右我江東青山今夜
看明月兩地相思聽斷鴻

初歸

出關歸來髮若絲故園三徑草離々慰人猶有
籬邊菊强吐秋花満舊枝

冬晚

江上風高雪正深倦遊人抱慰時心柴門不掃
紅來跡挑臉藜床一暢吟

題畫巻

寫梅起幸傳色均枝々紅白為誰新雖然今落
山林下也向東風靜咲春

秋山晴色圖

樹含晴色護林巒重露如嵐滴翠寒禽鳥饒迷
山叟擴来嘗驚怪竹皮冠

為劉博士題畫二首

靜趣無窮悶聖經紅塵那到子雲亭東風吹動
簾櫳雨頻覺郊原草色新

峭壁危崖雜紫霞禪香聲在鄰僧家靜凭窓几
閑觀物無限春光在杏花

題畫二首

隔岸群峰帶鶴汀未添夜雨芷蒲青展書每向
船頭讀風外沙鷗亦慣聽

山鳥山花別有春蒔蘿前屋淨無塵幕啟自有
貧中樂肯逐京華旅食人

竹松二首

兩岸湖雲鎖未開下江湖水緑若苔雖然童子
驚奥遠吹徹瑶簫風亦来

攬莘百不尋奇材歸滿霜皮蝕古苔只恐春雷
驚頭角精陰不復護書臺

鴈鶴二圖

遠塞来賓作不孤半生粒食寄江湖雖然霜雪
頻年少未可巡更少雁奴

仙信遥傳入絲樓橋成天女渡河流不緣帝喜
人爭聽金印當時拜列侯

懷友

別来消息久無憑目斷江東只見雲遥想藝蘭
吟詠處此身豈共白鷗羣

送何令歸□右

故山猿鶴正相招非是淵明悃折腰想見章江
門外柳待君歸繋木蘭橈
送劉生省覲三首
江郭橙香蟹正肥乍寒游子已成衣經書滿架
堪探討底事秋風苦憶歸
白〻晴雲望裏飛寸心日夜念庭闈到家喜慶
承顏處春酒盈巵五色衣
男兒立志聖賢師移孝爲忠遠大期要取芳名
登汗簡加功當在少年時
過田家
綠蔭芳屋樹無苍叢浸田疇已茁芽正是春蠶
成熟後不開籬落響繅車
過吳江
人家住處近菰蒲咫尺風濤隔太湖暫泊征橈
問漁父如今可有四腮鱸
舟中望虎丘
鬱葱縹塔倚斜曛樹色嵐光香莫分今夜名山
當借宿不教閒却半床雲
惠山觀泉
潺〻漏石轉方池衆學稱名第二奇盡向清吟
分半句月圓試煮浣詩脾
詠史十五首 并序
風塵不息有年生民肝腦塗地弗見援而止
息者閉戶憂思古之豪傑自漢以下張留侯
等十五人又莫知何在慨歎之餘爰披傳考
實每爲賦一絶以寓思仰之忱亦望梅止渴
之意云爾
佐漢成功又定儲全身遠害類吾儒也知豪傑
天生世未必黃公授素書 張留侯
算無遺策捷如神規取燕齊席卷秦請看囊沙
并背水古今將帥孰堪倫 淮陰侯
知主非常杖策從務安黎庶攬英雄爰先重擇
追前烈合表雲臺第一功 鄧禹
扶漢如周風所期遺孤委托在艱危出師二表
文猶在伊傅存心世共知 諸葛武侯
雞鳴午夜不堪聽誓取中原一掃清河內終收
歸晉土任他西北現妖星 祖逖
東山高臥聽彈絲正是蒼生屬望時兒子進兵
優破敵矯情鎮物尚圍棊 謝安
主君陰事在初年迎敵金光戟是先柏舞嶺西

皆大捷始終名位保雙全　劉弘基
姿容瓌偉業通書忍作鄉邦章句儒　王佐有才
匡帝德評縁兵法捷虬鬚　李靖
獨收人物厭珍奇創業艱危主亦知更展謨猷
弘輔導商周功業可爲期　房杜
戰無不克算皆全忠義優存智勇先策立功勳
塞天地復安唐室舊山川　郭令公
謀成發縱縱功成持已莊嚴號令明以少覆多
稱第一凌烟閣上合圖形　李光弼
謹畏應能一代人禁兵不殺務全仁位高志下
尤行儉累葉兒孫作重臣　曹武惠
屢塵淨掃穽無譁第一中興不浪許居士晚稱
清隱號賢才弗用用奸邪　韓世忠
寡弱兵能擊壯强天生豪傑信非常長城不使
權奸壞堕手中原復故疆　岳武穆
海鰌奮擊許江濤敵主旋亡戰陣消采石金山
兩稱捷文儒恰似漢嫖姚　虞允文

志喜

黄河千里漾清洄天犬聲傳君怒雷掃淨攙搶
三萬丈乾坤生意此應回去年三月彗星見四月白星見八月望賛仆石如拘那辛丑黄河清六百餘里凡七日

閱兵奏凱　并序

上天厭亂眷命
皇上爲生民主所以開太平來萬世[illegible]首起
淮淀江據始執都建業命將出師取浙左右江
東西兩湖金鼓一動萬方畢書一[illegible]
五春有德昭然可見矣何[illegible]貢豫飛賊謀其主
孫有與上之心乃肆稱僭竊據有[illegible]之地枯
[illegible]務恐[illegible]爾[illegible]荼毒生靈[illegible]無紀極哀閔勤
[illegible]其命於是[illegible]皇赫斯怒親[illegible]黄鉞自將[illegible]
[illegible]
侍從見虎賁之旅鷹揚之帥旌旗矛盾如風如
雲彌望無際駕巨艦千百蔽江而上遇敵於鄱
陽湖凡歷二十餘日戰三十餘合八月虜酋中
流矢斃於舟中俘其衆五萬皆宥釋之奏凱而
旋臣以文字爲職躬臨其盛用作凱歌爲獻俾
士卒歌以頌　駿功鴻烈之萬一亦以暢億兆
人之懽悅情耳
鳥翔虎躍旦連衡江上風雲萬甲光驚駭蚩尤
旗頓[illegible]豺狼何處敢横行
鼓[illegible]左右蠡領干旄百萬神兵湧怒濤戰艦際天

笳鼓震定堪江海戮鯨鰕　右閱兵

負固荊蠻久不庭皇天眷德統天兵戎衣一著
誅𪏰醜萬姓謳歌四海清

聖主親征百府從躬提黃鉞振皇風都嗟貔貅
那當轄萬甲桓匕盡虎熊　三

艨艟山擁塞荊湖百萬貔貅結陣圖火筏拒喉
衝浪壓須臾窟穴盡鼪鼯　右侍使

交鋒酣戰六時過湖面偃屍漲白波一箭流星
酋首殪軍民百萬動歡歌

天皇赫怒靜荊蠻號令威嚴重若山諸將争先
隨克捷六軍踴躍凱歌還

征討兇殘奏凱旋聖皇功德並堯天從今汛掃
華夷淨海晏河清萬萬年　右奏凱

題江陰侯杜安道宅畫馬

洗蹝抛卷浪暖時群空冀北見權奇五卷雲濕
青絲鞋百戰功成不自知

房宿何年寓世間四蹄踣鐵度天山沙場酣戰
詩神駿奏凱歸來十二閑

龍鳳乙亥秋九月　已上[illegible]

上在建龍關儀鳳樓雜寫金陵山川大廈命條
屬各賦絕句走筆立成

秦淮流入大江來白鷺中分水勢開牛首峯前
曾謁望三山遥拱鳳凰臺

庚子二月十七日

上在姑孰遊靈山無相庵時僕與汪朝宗都諫
王思文埜問俱侍行王賦絕句三首因次
其韻

霧斂春郊現燭龍偶來禪刹問真空當門一曲
清冷水物外人間便不同

千騎爭馳樂未央繡衣銀甲映蒼香回看城市
炊煙綠疣恵生民不暫忘（其時賜穀予民）

松竹清陰蔭古庵宛如靈鷲擁精藍相君下馬
行吟久得意賓僚有二三

次賓公韻

馬首千峯翠靄嵐掌中六合握成團天生龍虎
真形勢付與英雄萬國安

奉賡
御製中秋詩韻

光騰霄闕太平年大地山河影更圓今夜清光

滿寔宇桂香先到鳳池邊
參議李公次前韻二首見示用歌奉答
自有乾坤幾萬年月光偏向此時圓秋登玉宇
雲收盡照見神州海外邊
兎臺靈藥可延年試問冰娥乞數圓長願身輕
華髮少台階正在五雲邊
奉賡
御製詩韻三首送茅山宗師
太空珠境豁然開風運瓊輪任往來雨霽丹光
雲外紫繞山海氣隔黃埃
[illegible]曉山[illegible]本[illegible]洞裏白雲
間已久又隨[illegible]上[illegible]天
玉笙聲欲碧窓間金鼎龍砂五色斑時遣仙童
入林去餐芝帶露斷雲間
題范氏文官巷二首
齊木無情似有情九天雨露賜恩榮何緣顏色
頻更換別有春工染得成
荔枝綠後緋還紫金帶圍腰事亦常天遣名巷
作奇識一門數世盛文章
題畫應制
竹囊琴劍二蒼童官道臨馳並玉曲相顧應談
天下事封書同奏帝王宮
墨竹
煙雨迷濛翠影雙滿林清氣逼寒江雲間禁直
青燈夜一片秋聲起瑣窓
已上如斯進呈
陶學士先生文集卷之八

陶學士文集卷之九

七言絶句　　　　　　　鉛山張祐校

曉發

五更慈姥睡雲間湖落推船出港灣風雪滿天寒擁被不知已過二梁山

鄰舟

鄰舟先發到還遲我正蓬窗穩坐時萬事尤於非久計老天試使衆人知

漫意

買得溪魚掛掩樓野翁錯認五湖舟夜來雪水漲晴碧輪與江鳧自在浮

牽舟

石洞玲瓏出水邊牽繩外迤路中穿輓夫飛度山腰去隱隱歡聲起半天

晚山

翠剪雲頭萬朶巻樹擁殘雪伴棲鴉寒風吹得蒼烟斷露出茅茨一兩家

楊山磯

東岸磯頭擁赤霞西邊沙[illegible]兼葭江流盤束如衣帶水急船遲日又斜

大通望九華山

誰道山如九朶蓮萬峯飛舞上青天惜無羽翼乘風去分取丹池一勺泉

風逆

浪激船頭上苦遲無端又被逆風吹桐城山在江西畔三日相隨尚不離

秋浦西郊

天風捲我過池陽飛步郊西千仞岡嘆挹九華顏色好怪來衣似綠荷香

聞友人童酒

馬前曾佩錦囊行咲指風烟一舸輕月冷江天無覓處剩隨仙客去騎鯨

曉發

月出山頭近四更忽呼人起棹船行蕩搖拖漏夢啞去臥聽江聲直到明

那吒石

何處飛來臂有翰峰頭毛髮照波寒不知私是那吒石誤作巫山十二看

李楊河

順風帆過李楊河々北平磯淺淺波快撥輕舟

絶江夫大龍山遠小如螺

獨江磯

朝來東北好風生吹得雲帆似葉輕揺向獨江
磯背過怒濤噴薄不須驚

趙老洲

杯茶未了過黄龍趙老洲平不見村舟子指西
微咲説不消一會到城門

滿酒

滿蘸杯面漾拖茶雪後陽春滿一提醉東君達
年少日更攀北斗酌流霞

至安慶聞廖玉溪憲副等東下

李郭仙舟不可攀我来惆悵夕陽間料得對床
蓬底話順流一夜到龍灣

發安慶二首

城頭雲重月色黑唯見空江如鏡明舟子咲談
諳熟路揚帆夜半趁風行
細浪聲喧畫槳閑游龍載夢過淮山一覺来忘却
江行穩疑在松風萬壑間

竹枝詞四首

昨夜牀頭灯結卷朝来浣女在江浣洗得紵衣

如雪白樓細雪時節到家
□着孤角小樓開別久空登望遠臺邊兒寸得
人罷望到日斜還未来
一去天長音信稀閏上明月照孤幃顧郎一箭
盡殲勞賞得新官騎馬歸
□月□□霜雪飛舊衣補綻待郎歸將軍回凱
大熱□不忍開箱見舊衣

蓮塘

黄雀□鳴野竹間雲昏不見皖公山東風送緑
紅□□過浛江茅幾灣

蓮花洲

絶似蓮花水面浮緑雲香濕立沙鷗何時摘取
蓮花葉駕作中流太乙舟

懷来洲

江上浮来一片沙来時沙上有人家碧波猶自
環仙島莪宅升天路已遐

雷港

高龍奔江勢欲摧涛頭噴激怒如雷多回扶康
生奇險不是風帆上不来

望東流

千峰浮空翠入舟亂雲堆裏指東流無緣結得烟霞伴架屋松風最上頭

即景二首

灘頭偃木似人睡波面小船如鴨浮何况溽陽尤在上兩湖歆不過舒州

白沙如雪撒平地黑樹帶烟明遠臨岸岐江低入去遠山頭一尺走隨舟

峨眉洲夢覺

清夢回時短髮搔百年身世寄輕舠夜深浪靜魚龍蟄天地無聲一枕高

晨起

水國無雞報五更霜鵝籠裏戛然鳴一聲驚破篙師夢檣上疎星掛曉晴

曉望

水氣昏冥擬白烟恍如混沌未開天騰騰冷霧籠初日凍作輕氷一朶圓

烝火磯二首

萬章松檜百年霜石筍穿波翠有鋩鬚得遣烝從此息森麻綠滿纖淨塲

撑破蒼霄頂額巉通身峭石挂玲瓏草木不知危險處直於絶壁長高叢

彭郎磯

巨靈運起霹靂斧斫去嶢巖當面平想爲小孤無伴侶夾江對立一般清

補陀巖

峭壁飛亭起十層螺旋石路小如繩老僧獨坐雲深處山兎衝寒夜剔灯

寫情四首 亦娃情在美剏

海船如山風力輕十日難得一朝行少婦顰眉兩相語幾時到得豫章城

豫章城邊江水清城中新屋起軍營人人盼望妻兒到日日走從江岸迎

新人顏色美如花舊婦携兒今到家閨中同罵郎輕薄何不當初等候世

年少兒郎久不歸營中長夜守孤幃餘糧買得縷紋絹留待妻來裁作衣

雜謠

東南風起水流東折轉雙帆橫使風莫言不及順風速還勝撑篙急浪中

船住堤邊同採薪船行炊飯日初晨衆喜潯沙

船得脫裏鵝醒酒賽江神

新見葛師兩少年默然無語靜行船同来黄帽
欠諸錄每日喧爭話耳邊

兩箇漁舟烟水中見我相逢如燕鴻生怕軍来
覓魚蟹不知船裏載詩翁

來往船兒都趁蓬天公那有兩家風上流不及
下流速要待人心喜一同

兩岸沙磧炫銀色浪打石根如斧痕近口船軍
步登岸松山高處已成村

大灘往江

水落江心露碧沙鐵戈西向拜如麻重来戰卒
尋遺跡拾得苍鏌甲到家

石壁桂船闊淺灘至今畫板沒沙頭寒鴉不管
興亡事飛下霜蕪啄髑髏

敵國兵殘失戰船石頭王氣曉連天當時一戰
雌雄決絶似周郎赤壁烟

金釵谷

何人釵鈿綴沙傍彷彿鏤金兩股長埃護那容
風浪到持来紫纖挹餘香

柘磯

柘磯諸山如馬馳磯畔輕烟飛鷺鷥匡廬隱
望題品應皆詩翁到稍遲

湖口二首

大湖諸水合江流直下滄溟不暫休到此誰能
分界限茫茫宇宙一杯舟

武昌船来湖内停下流兵據上流爭楚暴聲斷
風烟息依舊玻瓈一碧平

漁問

我在江湖子在山山中斤斧我時聞何如吹笛
滄浪上浩蕩烟波任往還

樵答

舉網江心得錦鱗新鮮滋味勝擔薪却欣身與
風濤遠稍松亭茶雪屋春

棹歌三首

雖是澄江鏡面平急流如箭去無聲泝江不遇
東風便十日都無一日程

萬里風吹上水船錦帆腹飽去翩翩不知猶是
長江面只道乘槎直上天

偶得好風行未遙風微帆慢槳還搖雲際飛仙
在何處欲憑青鳥寄書招

漁歌三首

消在潯江萬頃天短衣赤脚踏空船盤渦水東
魚兒聚網得新肥一尺鯿
巽庄挿枝紅蓼苍帰来星月挂枯槎老妻問得
有鱸鱖不怪夜深才到家
蓬上蕭蕭風雨寒蓬庄煮魚供晩餐清波好與
鳳池似我掌絲綸在一竿

石牌磯

山頭壁土立如石水底伏磯寄似蚤西望江州
十餘里崙烟斜日鳥帰時

宿光鶴洪

狭洪寒流殺尺餘停舟一宿即遠廬晩来飯飽
人無事脚踏青泥冷捕魚

早過江州

檣廢循思庾亮床山邊廟是九江王近年割據
人何在一片烟莎曉色蒼

潯陽道中二首

百丈牽船未得開蒼烟白霧渺茫間寒蘆無際
人行久高岸迢遙不見山
水急船遲蕩槳勁微風不動又斜曛可憐行子

心如箭不及西飛一片雲

夢與雲山鴻禪師谷室

戯迹閻浮三十年夢中彷彿類生前正經理有
無生妙只此飫参過去禪

先祖生日

兒時拜舞祖庭前白髮烏紗一老仙四十四年
蹤跡遠幼孫涉世亦華顛

讀貞觀政要

自古開基立戰功無如仁義起英雄遂成社稷
年三百全在親賢納諫中

官牌夾夜宿二首

晝短偏知驛路長黄昏又泊水雲鄉此身莫欤
蓬庇下心逐飛鴻到武昌
汀鴻集侶呼夜靜野火照雲如月明雖是冬陰
星未現波光剪剪自澄清

過城子頭

赤壤黄莎城子頭經霜老柏秀林丘無人獵射
空山裏飛鳥舒徐百不憂

過馬頭

暇日輕風過馬頭石磯重疊鎖江流兩朝不見

青山面驚喜層峰迓客詩

偶成

可怪人心常不足豈知穩處是安寧連日江行
雖是緩却無狂吹但揚舲

冨池遇順風

頃刻天風起自東棹郎齊唱挂雙蓬冨池相對
盤塘近咲語蘄山翠色中

夜泊蘄州城下

黄昏灯火聚江船來泊蘄城古岸邊詩客攜壺
忽相訪開元樂府聽新篇

過黄州

雲簇日光紅散纈山根霧氣白浮烟黄州地暖
如春半不道今朝臘月天

泊新生洲

中流突起新生洲南岸猶稱下蜀洲熟睡不須
愁夜雨曉看黄鶴立雲頭

遣意

急雨打篷還易過薄雲籠樹未全開天公今歲
陽和早先有春風拂面來

晩行

斜陽未暮息風波雨後山嬌刷翠娥江上又相看
無兩舍少行數里勝蹉跎

夜夢作詩二句覺後續之

憂坐山中二十年一朝披霧覩青天出山還似
山中物歲晩霜松鐵幹堅

臘月四日

昨日飄來幾雪花瞻雲飛出一金鴉迤南臘月
東風暖吹得柔青絲拆芽

望武昌

水面遠山浮數點地中老石獻孤根漢陽樹色
微茫裏一寸心飛到辟門

追述

羽檄星流遠度關列曹案牘事如山除非夜卧
寒牕月夢裏題詩亦不閑　已上江行雜詠

信步

斷碑讀罷度蒿萊行傍人家取路回野叟不知
郡太守茅簷留坐供青梅

馬

一匹烏騅一紫騮遠銜風雨出西州久諳驅策
能無棄不惜長途汗血流

閔暵

旱暵呼晴雙暵雨不論朝暮報[illegible]亦解

天公意緒本如挑愧不如

新晴

石徑新晴步屧遲半因訪友半尋梅東風嫌老

春還好開到荼蘼第一枝

登晴州海

山市物華春色新癡雲四野妬餘春蝶蜂自動

[illegible]疏逐[illegible]卷意未伸

[illegible]采拾

饒庭雜拾雨餘肥郊外人來採得太守愛民

對客與且鬪豐熟早成來

方晴又雨

一夜星明朝復雨近來晴意轉艱難青天白日

尋常事此際當為異樣看

三月晦日

三月二十有九日雨聲蕭瑟送春歸薔薇愁損

紅粧面留戀東風未可違

四月十六日夜月

四月既望夜望月雲起天東如湧波坐久靈[illegible]

明月出或占水旱果如何

九月甲子晴

今年甲子皆陰雨九月初旬甲子晴若道古書

皆可信物華寶稼已秋成 已上黃岡寓墓

望廬山 [illegible]

翠[illegible]萬疊舞[illegible]起[illegible]暮色涼五老懸雲

齊見[illegible]白蘋風急棹舟忙

[illegible]雲廬[illegible]

鐵[illegible]三面碧迎[illegible]遙[illegible]枯不開認得君[illegible]

曾到處亂雲堆裏大孤山

[illegible]采[illegible]

白波紅日柘家灣西望潯陽數朶山惆悵歸

歸我去想過秋浦暮雲間

還夜

[illegible]經秋拂雲霄[illegible]來顏[illegible]易凋凋席[illegible]

奪又[illegible]山[illegible]蟀歸秋宵

十六夜月

冰奩照徹寥琉璃此夜重看儘未遲風露滿庭
人影瘦清光元不減毫釐

遣役

棗梢荷耒陣桓已鑿塹營城往六安老子凝情
不成寐挑燈愁聽雨聲寒

訪梅

山市凌寒特為梅霜清綠萼未春開莫愁獨立
無人見勾引詩翁兩度來　已上絶句小紀

陶學士先生文集卷之九

陶學士先生文集卷之十

樂府

大明鐃歌鼓吹曲

自古帝王之興必有著述以紀其盛若唐臣柳
宗元作鐃歌鼓吹曲所以載祖宗之功能是已
洪惟我　聖皇興自戚畝務行王道不十年遂
有天下豐功偉烈侔天地臣安忝侍從親睹
大戰於彭蠡湖雖鬼神莫測其機爰勒鼓旅全
師而歸其後命將出師往無不克臣不文然以
身親是戰謹摭其實竊名而弗遵其制者為三
曲曰出師曰秦捷曰凱旋俾兵旅歌以為容且
伸其意所以稱頌　功德之盛於無窮爾

皇天眷有德
聖君起臨濠定鼎向建業夷夏胥来朝蠢彼爾
兕猶負固蟻聚鴟張敢侵侮　聖慮憂及民雷
霆赫斯怒爰整師旅江之東戎衣一着親元戎
威勢雄爪牙奮勇武鐵貫千艨艟結陣兩戰酣
海濤沸天風六時不解屠戮莫可算鄱陽湘水
皆變紅低飛一流矢首首先殪凶千古奇遇虎
神功天討有罪殲然天衆　左蠡從此遂當廷命

將帥桓桓諸虎臣分符出討罪平吳定浙及閩
中陝關魯蜀咸無外爾天兵塵不驚長驅抵燕
薊望風披靡如拉朽一掃海宇腥羶清王道蕩
蕩邦家寧從此天下萬年歌太平 右出師
皇仁罔弔生靈辜興師伐叛鄱陽湖 左蠡親
將兵百萬旌旗蔽天連舳艫兕兹將師皆貔虎
擁爲忠誠奮威武龍蛇起陸闖閻機猰貐磨牙
互吞吐聲揚奴雷霆氣聚若雲霧勢摧山排空
康郎鶴翻海大地鉉掀簸白日失光彩交鋒結
陣兩鬪戰血濺長江赭波面殲劉殄狂過火席
戮殺羣兇殪飛箭鞭門獲醜五萬多巍巍黃鉞
登壇威撓搶淨掃大慈息洗兵甦歡頌天何其
餘吳國猶掎角叢麾那能抗喬撒浙齊蜀陝諸
想牙烏敵萌纖傲霜電元臣廷受命出則奏
膚功長驅到燕薊栽籍歸天宮際遇風雲數奏
勳到處烟塵皆撲滅十年 魯笑承
丕烈天意人心總忻悅 右秦捷
與臨濠都建康風雲從神龍翔川嶽簸蕩乾坤
低昂扶腥羶正紀綱坼尹整儀
聖皇天與人歸哉四方如日升天萬物光一[illegible]

戰江漢屠鯨鯢伏黃鉞秉白旄奮義威專天機
百辟趨虎與羆太白冥天狼隕摧彼鯨鯢流成
渦江漢平萬乘歸 二解 諸爪牙靖東吳剪兩浙
訖閩區刃弗劉劉全師徒踴躍歡呼吾 廟獻
俘幅員廣黔黎蘇 三解 桓桓雄伐山東狐鼠草
竄潛翠隴右蜀西諸夷莞薙刈若斷蓬烽火息
狼烟空 四解 轉師除赤狄直抵幽燕境旌旗夾
夾來彼竄滅形影被髮而左衽中原弗違聲百
年今復清羶羯氣全昇廣輪際天海與圖屬執
領無思不臣服萬古鎮慈永 五解 右凱旋

重疊鳳凰臺獻壽本
進時歲丙午剪除群兇殆盡喜而有作 之
巳擣孤兔窟重疊鳳凰臺鳳凰臺上
聖人作峥掃六合無纖埃白日出青天闢氛霧
無留痕曠蕩盡九垓但見紫金之山高崔嵬長
江萬里奔騰朝宗來朝宗來 皇圖恢握乾鎮
坤妙斡旋樞回大化造化仁洊洊兩露滋枯槁
摠點蹕烝黎樂雍熙麟麟鱗鱗 聖人踐大寶端
冕臨四方神基永固天同長地同久天同長
聖人萬壽進無疆高臺覽德來鳳凰

駕幸獅子山應製

聖皇應天運出以安民生撥亂反之正仁敷環
泰寧十年天下一劃平紀年定鼎開神京城西
有山極奇峻昂昂雄峙長江汀其山饒秀發祝
形百獸仰伏皆來庭江流其下赴朝宗洶湧昕
夕弁少停 法駕時幸臨乃以觀民風覽民情
匪爲逸樂無事耑空行羣瓊虎兕夯波浪紅霓
騰風帆烟舳商旅互來往秋晴秀吟農父方耘
耕雲霞舒卷芷杜青森羅萬象皆來呈 重睫
顧將值晴霽謂與景界田天成用賜與山雖將
子昭示堅久無窮名吁祥麟出瑞鳳鳴四海爲
一家於穆皇風清肇造勤禮樂興順游偉帆綱
紘武多牙爪文誠股肱登臺陋漢高思士歌
聲乾道複何爲貽謀千萬齡

奉 宣賀平章鄧遇等諸將平定中原回

大明受命眷自天如日上升照八埏 帝皇德
業際穹壤在古無後今無前烽烟到處咸撲滅
無強不摧堅不折中原開拓地掛念 廟謨遠
將當庭闕桓桓羆虎智且雄鳥翔蛇蟠排折衝
戰機陣勢指掌授神兕押闘風雲從雷霆轟天
鼓笳鼓鼙令嚴明壁行伍紀綱韻辭王京天
塹須臾徒飛渡蔡淮小兒不足平齊魯妖孽難
逃生長驅汴洛煩一掃直取幽燕拔燕城六軍
一倒戈胡主逝根株既拔連條肆乃收晉冀廣輻
員更納秦關貢租稅朔漠已靖遼海寧奏凱還
朝塵弗驚一 龍顏霽豫衆復命白日上貫皆忠
誠止有蜀黔何莫爾一箭飛臨猶可強生民安
樂頌太平萬萬年吁 聖天子
閫中王指揮報捷來金陵乾送其婦
矜錦襪俠龍泉豹弢鳴鏑懸玉玦鈎重茲手提
觸髏血濺濺走報捷音丹陛前見君戲首長
天顏喜回春法坐金帶出內帑三級崇賞併加
賞丞還撫輯要解民煩寬毋徒誅夷有爭優恤
恩

一壽宣國李公

月當秋九爲陽數懸弧佳辰值初度欣從
眞龍飛上淮五岳生靈共環觀神化見田龍躍
淵壽雷擊電開風烟長江浪濶竟飛渡并兩洒
福東南天輔佐 聖皇開九有淨掃攙槍拔氐
斗或行拓境作御鉞或任經邦帷可否建都控

臨佳麗地沙陸火城崇勢位十年黃閣尙淸高
吳楚峯巒挹蒼翠河山帶礪誓始終金書鐵券
昭全功股肱元首重今昔奚特殿陛誇孤忠開
國承家華第宅厚錫珍饈列瑤席歡娛青象木
沉香瓊卮紅鸞流霞液嘗聞大椿齊論自莊周
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願公永與椿相伴又
聞瑤池有桃仙所植三千年開花三千年結實
願公與桃頻得食更願夙興夜寐事一人啓土
臣鄰魚水親謨明迪德並堯舜天下仁壽同春
熙〻春

石假山歌

斟住好山如好人旣做不肯來相親是何峯巒
蘊几案數寸氣象排蒼旻我爾好山芙蓉三淸
太嶽有鴈蕩露巖谷一宵神運霹靂斧但見三
十四峯靑立玉翻然飛去十二峯來向君家伴
幽獨忽遇雲間騎鶴侶爲言此事非誇誕更有
祖家對二樓化作游龍渡江去硯屛時映一亭
小蓬壺千巖共昏曉天地骨含千古精收拾精
神不爲小洞天兩窺秘莫窺塵冥眇漠涵天地
須彌亦向芥子納靜中觀妙生神奇幽人拼拭

新詹酒享題烟亦洛陶寫著最不勞追謝公山
同心會忘眞假

望夫山

春風江頭吹柳枝閨中佳人怨別離長城烟草
渺天北重見郎面知何時欲飛向君無羽翮登
山望遠雙瞳碧寸心似石無轉移適體迆搖成
石相思誓與天地久肌骨猶香堅不朽征夫飄
泊終不歸縱活孤憐難獨守岫苔紅暈螺鬟綠
雨雲朝暮足膏沐銀河雲錦織衣裳月光爲鏡
天爲屋嗚呼古劍重鎭姑孰城前後落臣來駐
兵爲臣不忠敢屠戮何如貞女身長存

天門山曲

鴻濛未鑿元氣閉帝遣鑱闢雙闕麗一劈鑱
不復合彷彿閶闔高雲際峨峨如絲來自西極
飈忽驚濤天勢雷驅銀馬蹴兩涯虎豹遁藏闇
者逝向年未曾到此山遙望不知誰把關但見
烟蒼雨黛動顰咲畫出八字宮眉春來湖柳
靑晨郁二梁開顏忽招我一存淮西一江夾
我詩船〻不過船壓天光覺天墮愛惜玻瓈才
斷壁擧杯對月嘗冰玉桂香萬斛淸滿腹夜搬

江妃舞長袖爲君斷作天門曲憶昔充貢兩赴京九重晨啓瞻彤庭慷策空歸名不爲五門撤茫夢中見

淩熇臺

茫病若鬱蒸何處堪欺淩黄山古臺址峻峯何層層周覽無不極我嘗試一登湘潭巴蜀總在目長江濤浪來如崩縈廻一帶繞雲漢天門對立青峻嶒累然暑氣無地着松陰六月凝寒氷所以淩熇名不誣世所稱想昔宋主卜築時工匠庶黎勞事興瑶堦沓錦具金雀樓舩䆁教成粉黛歌白紵吹彈絲管聲嬌嬈無何豪奢逐流水轉眼哀歌茫無徵惟餘清泉白石散林壑雨絲苺苔鋪縣縣銷磨今古罔識榮與辱長年只有山中僧

平虜雍公廟

趙宋累十葉南渡紹興時金主長驅百萬師兩淮胥遁權與綺駕欲航海社稷危鹿艘絶江來氣已吞采石顯忠期不至事勢倉皇急本儒生剛床痛憂國直招諸將赴海鰌鱗舞雙刀陣中出六軍奮勇殊死敵盡艦衝渠半沉溺復遺射敗之僵尸四千餘公親再奏捷露布獻晋俘隨復縱火蕩巢穴胡亦含羞燒鳳車江東西賢宰謳口碑永頌神功德當時微公那能免災厄生民立廟沙洲傍補報四時陳血食只今風塵障日昏想公英氣猶生存咸懷我公不暫舍堂陛再拜奠綢尊安得如公者復見生斯世慰安黎庶清乾坤於手安得如公者慰安黎庶清寰㝢

有蛇次韻張誠之

誰使妖蟇心惏剗王守蟾樓悠吞蝕兎老蟾旋不及走天地須史變昏黑玉川子彷徨於中庭浮泗成冤孫臣雖有寸鐵無由身攝天梯高但見龍窟隱頭角虎衛伏牙爪龜烏既視宕無策金鼓震地空切切夜闌還我嫻銀色天眼如何能昏得飛章達賀廣寒宮皓乘流空照箕翼下界百萬億蒼生永仰清光保無斁

送静明復住持天宮寺

静明復師秀乎儒族胡乃矇拜緇其服終日緇經坐空谷君不見龍飛鳳舞下天目烟草凄涼渺平陸江南玉樹窈無舞喜見叢菴艶西竺月

影相隨湖上宿曉玩雲樓衆山綠苑鹿畫馴巖
虎伏飯飽青精蔭脩竹空外一聲清唄響曾床
演法毫光燭蓮香飛出齒牙問天雨曼陀散珠
王闍道天宮現人世蒼鸞回環梵王屋一朝教
省檄書來主領名山起幽獨釋子遲闍大歎喜
仰待雲間錫飛速從今讚師如禮佛天室天龍
來參屬但令宗說兩通融選佛場中一釘續雲棲地名

樵隱歌 并引

溧川端國用卜築嶢山自號樵隱其子以善餘
昜父德託陳子良來求樵隱之文余亦樵于楚
山者也因謂君之隱善動於懷走賦長歌或乃
鏗情逞蒼暇月想叢薄以舒情招烟霞以爲侶
蒼童白丁孫携後先譜斯歌以唱和之亦山中
之真樂也

隱君家住嶢山麓託與樵蘇生計足得柴既可
編爲門伐木還能結成屋身穿嶢山雲春歇草
樹葉欣々叢披嶢山雨翠濕條枚漸翹楚西風
飛霜天又雪忽見滿山黄葉脫童子相隨采薪
去斤斧丁々在林樾下山留弄三兩聲榛頭風
月生餘響到家一事滿人意咲指瓦窻出烟青

逃名物外絶幽雅厭看市塵飛野馬平生挺々
松柏姿豈同泛々蒭蕘者君不見朝官待漏冰
凝履寒透鷄貂侵骨髓何如取將榾柮爆滿爐
暖聚團另晨未起又不見豪家過冬偏費錢衣
重錦綉擁重罏何如斫得薪榆燒作火團欒兒
女如添綿更有酒樓歌髻鬟任客沉酣呼不醒
不及我樵安靜境澗底青荊沸茶鼎復有爵禽
多餘樣巧覓資財饜魚肉不及我樵心寡欲手
采乾柴煮蓋粥久無買臣富貴心列壑層巒留
賞音清猿攀蘿同晝暇黃鸎求友鬧春吟巢枝
小天地爛柯短古今戴雲冠兮月在襟白石爲
枕蒼霞衾左招麋叟右招牧亦有漁父相追尋
長哥未歸藉瑤草采芝又遇商山老松苓釀醪
顏色好夢蒐飛上蓬萊島

五花馬

五花馬雪腕驕春赤雲勝前年來從冀北野蹄
不驚塵汗流赭將軍見馬筋骨奇不惜千金買
得之持韁使馬或徐疾馬不能言意自知驕向
邊城頻出戰背長鞍花有着前敵兵四合突重
圍救出將軍走如電將軍歸向馬拜謝汝龍駒

脫吾害獨如山豆淵倉收人守飼寒夜長帳下
英賢籌畫妙曾勸將軍勿輕謙智謀仁勇勝萬
人破敵擒王獻宗廟將軍早依如此語免致昌
陰勞成厲感恩在馬不在賢但恐忠良氣消沮
養馬猷利將軍身養賢均利天下民若能養賢
如養馬偃武脩文治道新

河如帶

荒有爪鵬有翼爪擒猛獸威翕張翼奮高雲身
起疾自從軹道稱降王火旗龍馬趍咸陽丞相
淮陰文武並良平片舌推蠻粱闢國功臣定王
覇捲除虐綱民歸化壷關仁義決雌雄馬上安
能得天下且如吏才世常有何亡如失左右手
儻非神計六出奇空陷滎陽虎狼口長樂置酒
朝儀新天子之尊世一人元勳雖是稱三傑鴻
業皆由得衆臣臣有才君所倚元首股肱爲一
體家國巡與每因此若使虎無爪兮鵬無翼橫
飛怒搏將何以狐兎鵪鶉等馬爾高皇念功能
重酬剖符裂土封諸侯刑白馬宣盟辭告于上
下之神祇神祇洋々明鑒知盟若曰山如礪河
如帶地老天荒國長在河如帶山如礪子々孫
々千百世鐵爲券丹爲書視彼竹帛堅有餘金
作匱石作室藏之宗廟何深密分茅食邑布州
郡雖紛衣紫綰紐印拂恩感闕拜且言長與漢
室爲藩垣後來疑忌含怨怨激得王侯屢生變
叛稀醢越夷韓族請𦵏利民翻縶獄漸次國除
真可憐教家能得傳曾玄口血未乾言自食無
怪殘刑有武宣爭如待下推恩德保全功臣族
社稷同家雖不誓山河國與諸侯綿八百君心
誠信能確守帶礪不盟天亦枯君心誠信苟有
虧帶礪雖盟終自欺君不見呂后在前莽撰後
還賴功臣同拯救河流山峙尚依然不似人心
不長久

澗底松 [illegible]

兩崖峭立夾幽澗々底長松生直幹崖高澗低
無路通鐵骨霜鱗有誰看托根若在徂徠野千
尺良材逢匠者拔爲梁棟登廟堂豈容假塞山
林下澗底松安可厭地位雖卑獨無怨不願用
於漢家未央宮不願用於唐室含元殿久無帝
舜作巖廊甘分沉淪羞賈衒自從長養數百年
絕彼斤斧全吾天未央含元雖壯麗四首瓦礫

凄寒烟君不見犧尊青黃木之灾至竟不琢真
奇式

大風起

大風起大風起掃蕩烟塵淨如洗火龍吹蕨成
赤雲鼓鑄乾坤又一新鸞旗豹車過沛里父老
子弟爭迎喜向年離家幾庶民今日還鄉是天
子酒酣情濃思故舊慷慨悲嗟舞長袖復除戶
〻動歡聲千秋萬歲君王壽壯哉親唱大風歌
金石鏗轟奏樂何君不見拔山蓋世骨先朽何
在威加詭雄糾又不見淮陰懸鍾烹走狗何用
猛士爲之守大風起兮雲飛揚不如膏雨流滂
〻咸加海內歸故鄉不如帝德天下光安得猛
士守四方不如王佐之才登廟堂所以讓道不
荒承三王

應制次韻石城秦淮二首

石頭城與雲平朝見紫霞結暮見明月生城邊
年〻春信早御溝漲暖垂楊青駐馬坡前蒼雨
歇江北浮舟渡桃〻巢中營兵笑朗如月鍊石尤
能補天缺氣運推移夜還盡六代繁華應復舊
秦淮水息風浪宛如河漢向西流星斗高環繁

之道域融暢精神流通血脉信乎懷美於虞廷
之韶聯輝於淸廟之瑟矣予獨因而有感焉當
夫尼山降神洙泗闡經屹〻乎生知安行之資
皇〻乎出類拔萃之英巍〻乎聖賢之標準顯
〻乎帝王之儀刑祖述憲章而功著仕止久速
而時行彼革摯之自任暨惠和而夷淸地雖躋
乎至極僅一德之宜榮就愈聖智之全美巧力
之優劣與其爲小成獨奏之一樂曷若爲八音
並奏之大成是以始終條理之取喩形於孟氏
極贊而際明洪惟皇朝教溢八紘鼓至和於兩
間浹仁澤於群生一變制作乎大章百獸率舞
乎明廷間管籥而同樂欣〻然有喜色舞干羽
而格遠蕩〻乎無能名崇儒重道祖述丕承允
舞加封之誥式符雅樂之稱聖主龍飛經筵盛
典中和建極海宇謐寧兼總條貫玉振金聲方
將考大合於周禮而益降大成樂於孔庭宜乎
闡億萬年之太平也

大成殿賦

遭文明之盛世兮流聲教以彌幅員闢虎闈於
辟水兮示彝倫之所先校庠布乎郡邑兮咸在

廟而清躅巍乎大成之禮殿兮巖巖本於文宣
承皇后之嘉惠兮詔徽稱以致崇撫鄒儒之微
言兮盡成德之形容總條貫於金玉兮翕衆音
之始終是曰大成兮視夷惠焉然同者諸名而
有自兮倬制作乎王宮大江之南曰姑孰兮面
蒼翠之三峯溪流繞乎城邑兮藹洙泗之遺風
湛清波之半壁兮循橋門而泳泳蘋藻茵於之人
檜兮發秀色於蒼芹歲冉冉其屢更兮棘將撓
而棟楠蠹淪煙蕪於黃昏兮恐佳期之不吾遇
苟作興之有俟兮亦何恨乎遲暮思美人兮忽

晃兮羲避逅於南土駕五馬之翩翩兮余就之旌
而容與指泮水以弭節兮塞將觀夫靈宇東階
兮肅升酌芳蕣兮薦識華屏歷兮家龍䈎中庭
峩兮綵草生潛觀省兮忘情稱俟心兮靡寧謂
天地之廓大兮惟聖道其服參帝乘龍以無遲
兮儒化罔刻於御而宜崇構以宅尊兮夫豈畢
圖之所堪歲月淹而益圯兮將承宣之我慚萃
繕飾以尚兮恢新制而經營偽靈辰以還主兮
命梓人使效能擢良材於鄧林兮擘巨石於巖
爲百工箴紓以雲兮隱斤斧之霏霏寮屬協心

以贊弁兮曾不日而告成陰殿嵘其山起兮象
紫微之法宮旅楹植立而絢丹兮飛梁矗乎長
虹朱甍采桷翼其如翬兮仰之高而彌崇信乎
不可階而升兮夫何岌嶪而從龍檻木攔而掐
乎夷兮煥玉題與金鋪鏤薺瓶以爲礎兮削文
石以爲礎甃寬平於赤墀兮納光景於綺疏碧
參差其萬瓦兮翬龍鱗於天衢其勢出類而拔
萃兮蓋將與造物而爲徒濤埃風兮排雲覽特
立兮無群于元氣兮絪縕類太和兮萃於一身
赫奕兮輝煌獨攀兮文章倏雲譎而波詭兮

綏神祀之集方具陰陽之闔闢兮與日月其齊
光嚴燎設兮獻殺爾安神居兮啓瑤戶皇剡剡
兮揚靈寧雲霓兮來御爾上公兮列簠簋赤紱
昭自天而下心悒鬱而未舒兮勝焉不能舍也
於門廡以協制兮建雄宏之厦也室晃晃莊束
西兮挹道德之遺芳羅繇彰植於五色兮燦縟
緝於家叢列星布乎東壁兮斕昭昭其來央生
於誠敬有所踰兮懷素王之洋洋重曰春林紛
而復敬兮傷周綱之久陵嘉尼山之纖靈兮胡
度之弗與環遠轍以報聊兮嘅無人爲我階

踣䍐麟於魯郊兮泱泱〻其忽零明王不作孰
宗予兮歸闕雖於道經開世道之陰乎兮示人
主之儀刑惟歷朝之累洽兮躡漢唐而軼三代
帳帝德之如天兮皷皇風於無外建人極以爲
標準兮孰若夫子事功之尤大生民以來未有
斯盛兮亦何啻乎群山之宗岱宜惡心以興學
兮知化原之有在峙壯觀乎江表兮伊斯文之
有賴事畢兮功深丹堊煥兮鴞林登俎籩兮奏
八音吉日上丁兮神所歆嚴齋宮兮集衿佩皆
絃誦兮游六藝雲蒸騰兮雨滂沛漸教海兮鼓

萬世詩曰孔子之道集大成兮新廟奕〻揭揭
名兮厥高造天嶺崢嶸兮龍章當陽儼務請兮
邦之具瞻侯所營兮億載文運日月其明兮

孔廟賦 并序

至正四年朝議以六事課守令增興學之目選
銓時望爲民師帥由是西河高侯子明以才被
選明年守太平始視事朝歷謁先聖廟惟時殿
庭弗葺廡弊門遲從祀位置未合禮度而規制
隘狹縣繪昏翳罹弗稱國家致崇極之意乃建
議改作徵學田積逋贈材鳩工躬自董督指畫

匠石常臨視終日靡憚勞悴寫祗贊役冬無陰
寒逐復開廣基址大其棟宇塑像嚴華備王宮
之制其勢倍蓰曩昔稱江淮之冠矣自侯理郡
善政旁施而是舉尤偉特剏爲斯文盛事蓋圖
盡厥職不負委任視黃霸教化穎川文翁建學
於蜀同一轍焉昔者泮水之詩頌美魯僖修泮
宮廟落成宜有贊述鄉謠孔廟賦用紀成績貽
示無窮雖不敢追蹤作者亦古詩之流也賦曰
天啓文運地獻靈基夷素王之奥居閟靖廟之
弘規法紫宮乎北極抗陽位乎南離美成功於

於惟重報本於明時斯蓋廓乎千古之偏陋昇
一邦之嵬奇者也睠惟姑孰開壤江潯濂溪揚
洙泗之波泮林藹鄒魯之風況當車書之既同
校庠之是崇煥經緯其牖民耀日月於層空詔
大成之徽稱仰垂範之玄功匪夫華構巍雄切
雲而翔□□曷足以尊帝王之師表道德之宗
工夫何堤□□餘哀緖塵凝矩度失稽位序無
徵玩歲因仍廢不遑興丹虹逝兮梁木壞金雀
去兮空飛棱斜詩兮弗承歲〻兮雖勝目爲駭
視心爲惕兢爲非神物之呵衛明靈之倚憑亦

將靡然而撓頹然而陵矣物因蠹而加飾事逼
終而始成洵美高侯受命天子洒御墨於金屏
預宸思於王璽剖符內京守土南紀振策光於
兩髀撫淳偕於千里肇當蒞政之期首嚴告至
之禮乃盥東榮乃服深紫膳堂廡之臨荒省疚
懷而不已於是會僚屬詢賢儒考群筭歷碓圖
繪帑久匱粟廩無儲發游屬邑勸徵歲逋富若
川委捷若神輸協良卜吉定方辨隅授全模於
梓匠遠巨木於林麓刳雲根於壁窟範埏埴於
洪鑪霏屑噴而瓊雲舞大冶躍而金煙噎絕龍

弧之靂兩轅烏輪於天衢斧斤翻翻繩墨錯曰
矯枉而直削腐而堅曉鋒雲合晝杵雷填旁者
忘疲赴者忘旋俄而崇殿傑聳穹址承甍飛梁
奮蜺剛嵯蹲獸欒櫨復結枌橑騰湊丹楹列乎
環材衆桷揭乎纖綱怒螭掀吻於危甍翔龍矯
首於重霤芝栭藻梲之巧繪山楶荷枅之錯鏤
俯深坤於懸絕突中天而致蹤級層階於東西
拱脩廊於左右寨雕甍之雲翼碧瓦燦乎煙鱗
瑣窗納景霞壁璘霧中唐亘砥方塼琢珉風無
纖塵雨無微津流紅光於晨曦颺翠氣於晴旻

格靈星於黃道棲列宿於朱闈視鏤之危設羃
牲之砰存侯乃妥靈塌[illegible]駿奔有赫宣尼負扆
宅尊申申夭夭有燕居之儀誾誾侃侃若在朝
之容建華旒以垂纊端大圭而昂顒予以上丁
衣冠肅恭籩俎既抹豐爵斯崇載鏗鐘鼓廣業
維樅樅以琴瑟間以笙鏞上公配食傳道得宗
列速肖之群賢秩諸儒其追並像設孔嚴威儀
俱盛絢采色之彰施爛紋理其輝映彼蘭陵之
性惡莽大夫之符命宜同削於舒雩愧江都之
醇正偉營濂之簡靈指無極於冥徑豫焉而顏

洛焉而孟閩挺邵張肅奴馬鄭我徽文之紹統
參休光於先聖咸脩祀乎明庭啓衆心之虔敬
爾其繚垣四周澄波半壁杏壇翳翠芹阜森碧
跨蒼虹於橋門曳文綃於衛戟登其堂者恍聞
金石絲竹之音瞻其閾者洞見黼黻珩璜之飾
文風振乎草木教澤被乎井邑青山興而鼓舞
采江迴而蕩滌乾坤交泰而絪縕珉庭環觀而
悅懌若是者豈非侯之力耶賦曰未乃有鴻生英
流方領圓袂自賓階升周旋就位拜手而問曰
方今明主御極登三邁五思皇多士同符乎周

文來章什倫追蹤於漢武聲名文物充溢寰宇
務菁莪之育才挈斯世於隆古家塾黨庠之相
望春誦夏絃之畢舉故建官以闡教豈庇而具
蓋先生莊宮室之壯麗窮葩藻之雕鏤未聞發
揮乎大道不幾馳騁於末流請為我抽其秘而
啓其幽遂喩之曰子來前藏脩游息素有其地
苟廟貌之弗嚴恐禮典之將替今而進德有堂
尊經有閣齋廬爰葺圖書攸託導以窮理治身
之功易以尊主庇民之學使來游之彦鼓篋之
徒遵義進而步武橫仁宅而安居翺翔禮樂之

藪饜飫雅頌之腴考夏商之忠質嘉唐虞之揖
俞犧卦明乎消長麟史寓乎褒誅稽漆書之科
斗剔芸編之蠹魚玩文詞於游夏探道奧於程
朱掃莊列申韓之樊正馬班胖壽之誣是知作
新教化之原以副所任者舍侯其誰乎問者語
塞降階欲辭復挽之以詩曰
形靈形宇高侯所營流離汗漫輝奕崢嶸於皇
文宣集厥大成寔度百王祀事孔明春秋戰國
聖賢道脩々於一時光於萬代日月兩縢雷霆
爾轟宜此報功制盛王宮配食維賢乃侯乃公

壯膽而充犧象有崇非歌謠肸蠁豈融高侯曰
嘗訓女髦士我新是役爾立乃志靡懌講習尚
勉毋墜闡命欣躍敢負侯意既崇仍墻亦浚清
泚藻以嘉樹被以菁藻洋々文魚躍々飛鳥涵
翔上下於樂至道巍兮赫兮禎祥集兮侯之德
兮垂無極兮

栢山賦

繁昌監縣壽卿號曰栢山為作賦曰
有歲寒子出自新甫之境秩重蒼官之封持翠
節駿青龍拂輕霄陵剛風擢脩標之磊砢紫清

韻之玲瓏忽與谷棲高士會於縹渺之擁薈蔚
之叢高士氣象嶷々宇度磁々仰之彌崇即之
靡庸納煙霏於雅抱貯泰霍於巍胷是二客者
勢相埒趣相同方期互為資益幸天假之奇逢
谷棲高士顧歲寒子曰嚮爲慕君久矣乃今覩
喬才於丘壑託厚蔭於屛幪願聞挺特之槩以
攄子之悰豁子之蒙不亦可乎歲寒子曰唯々
吾嘗條支散杜寄神明之蹤危峙蜀祠揭宰輔
之忠堅剛金石之幹夭矯蛟螭之容鬱滃雨之
蒼皮皺撐雲之直躬鼓簫籟兮紆蜒翳車蓋兮

惟蔥介其霜糜白晩雪酷玄冬萬木既脫千林
告空吾乃鶴骨增癯虬髯舊雄葉森翠羽枝翹
碧銅結芳鄰於左紐之檜締交盟於錯節之松
慈梧桐之早綠咲桃杏之春紅後凋興歎於尼
父守義誓舟於衛共翔烏齋臺寔悳之地棲鸞表
孝子之悳彼哭餌之仙翁悟心之禪宗亦恃此
而爲功先生胡不於盛而研窮高士謝曰偉哉
予將語子以飛鶴複嶂之勝疊巘巨崖列岫之巍
撰超鴻濛摩穹窿下昂乍俯或橫或縱形高厚
之德濟裝育之公蘊神充於寶藏呼積翠於靈

宮注筍源彩全屏萬紫駢立萬仞標延入鳴宮
囊其下逶養物之豊豐碑䃣其吐象受人之庇
沖君子體之以安所止仁者樂之以類而從若
夫盤平膓兮百折突蒼峰兮三峯綴二華之□
菩剖五芜之芙蓉是特鍾秀所衍猶爲世之桂
觀予亦嘗聞其始終乎二客談辨未已時有蓑
邑主人來自西此之要衝驕飛晃吐長虹朱衣
墨綬縷鬢方瞳是嘗見王門之素裾瞻天陛之
青楓職封疆之字牧遂弭節於江之東思以致
鳴琴之治成製錦之工甦避蝗之卓茂傚馴雉

之魯恭於是進二客而告之曰柏兮貫四時而
不改山兮亘萬古而常隆冰柯偃蹇匪山曷健
石骨嶢巖匪柏斯童吾當熏其有而玅其中質
惕茂之資寄崇高之渺貿雖異兮吾能通厲貞
勁之操稟靜直之性道雖異兮吾能融嘉將培
千尋之材登棟梁於廊廟出膚寸之雲沛霖雨
於庵洪園宜效扶傾之力聳具瞻之勢妙即物
而擴充布清陰於四野蒸祥氣於九重豈比疇
壤之獻棗蘇之供語未既二客洒然有醉如夢
而寤如聵而聰相與觴柏葉之酒歌嵩高之詩

以爲主人壽韻欲意之和濃請以二者而歸奚
表今譽之颯颯遂乃操觚紀事抽藻思於雕
蟲

天爵賦

赫上帝之有命賦良貴於心官全衆美而光榮
超萬物而尊安蓋是爵得於天之所畀何假分
茅而胙土班瑞而錫璧也維人有心主宰一身
克具天理故曰天君當其大化渾淪沖氣絪縕
質凝胚輝靈秀爲人帝令誕敷付以性眞上帝
若曰咨爾心官聽聽諾哉天地主物元德至大

全體爲仁妙用爲愛畀汝斯爵惻隱爰存服此
寵嘉力行無怠制事之宜其理爲義應酬裁度
裝播剛毅畀汝斯爵羞惡所繫申服嚴詔檢旉
必至維爾心宮然所簡劉尚其毋貳臨女昭晰
行之以禮發榮有節文之詳明之以智截然有
是非之別既畀衷而不遺當參聯而對越然而
與是德者天之道實其德者人之功盡已而忠
則仁義實蘊於其中循物而信則仁義實用於
無窮勉夫善而不倦曾無間於始終益務天爵
可褒可徙咨爾心官以思爲職代天作工爲民

立極敬受爾爵其下無數於是尊居靈臺光闢
泰宇端莊整肅臨之而處以方寸爲所封之土
以誠信爲所佩之紱耳目之司有其統筋骸之
來有其主維孚維幹嚴標欲之權衡如圭如璧
瑩真純之輿府遂乃極高明而爲堂路中正而
爲塗觀民象以行庭御巽風以乘車施廣譽而
代繡積太和而成厨醉以道德之醇飫以義理
之腴家水亦綏未足爲重高牙大纛何足爲殊
凡君臣父子之有倫隆殺等級之異宜揭綱常
於萬世亦必則於爾躬予以爲邦家之光予以

立太平之基則又皆於出於斯也嗚呼時降風
移人爵是炫趙孟斯貴趙孟能賤枉己求合浮
雲歆羡眛天爵之當脩宜鄒孟氏感於世變也
系曰皇天眷秩兮賦德在躬彝倫咸備兮委任
寔隆匪軒冕而自榮兮不品秩而能崇紛吾既
有此內美兮守而不能舍也誓忠貞以自許兮
庶幾因時而待賈也

詞

水調歌頭九首

送汪教授

都城揶絲綵曾踏錦驄遊玉堂紫薇花發不聽
故人留却憶江東雲樹薄采浙西芹藻鐘吟亦
風流移楫謝山下藕葉碧波浮 煮茶鐘題詩
筆度書樓蕭蕭官舍如此蹤鬢不勝秋教雨潤
派名郡愛日晴烘歸路未許久林丘回首五雲
裏鳴玉鳳池頭

送宗文山長孔子充秩滿[illegible]

東魯聖人後流派浙江東一家丼姪兄弟取儁
棘闈中鴈蕩秀分靈嶂蟠開香熏老桂文談爛
摩空講鼓震鈴旱戶展鷞儒風 一角蜂千里
馬九和弓人材超偉如此道出紫陽翁正擬洪
鐘待叩便蹈征鞍歸去多士誦成功再踏玉京

[illegible]

踏射策大明宮

送天門山長馬玉相

江上兩峯立門戶自天開香芹翠繞精舍暢望
美人來麟鳳洲中仙骨龍虎榜中文物絳帳青
英才椽筆幽銀浪澎湃走風雷 錦盈機冰作
鑑玉無埃咳談馳騁今古况是舊經兇培植三
年盛業脩舉兩時賦典回首把離盃老桂吐清
馥飛步上瑤臺

贈王義菴

先生乃儒者有道出義黃袖將琴柱名手種作
杏林芳江月玻瓈萬頃山雪瓊瑤一色開戶把
寒光清氣滿胸臆何况有奇方 鶴凌雲鵬擊
水鳳鳴陽平生濟物心在隨寓寄行藏丹鼎芙
蓉葢艷寶杵芝苓玉屑竪子避膏肓神聖可醫
國功奏十全良

贈醫官徐齊山

柯山倚天碧秀聳浙東南惟公與山齊德結屋
對巉巖門外紫芝瑤草窗下丹爐玉杵元氣此
鍾含藥飲潑露彩金鼎啓玄緘 鳳凰臺龍虎
地騁㳺聘佳聲飛㵎當路瑤冷自能調手握回

生大造心悟成仙秘訣神效過蘇耽雲外鶴書
至衣袂染柔藍

贈臺醫張氏

良醫比良相活物是奇功乾坤萬古生意收入
藥囊中屋上石城雲樹砌下秦淮烟浪掩映杏
苍紅仲景有家學照耀大江東　悟金丹傳寶
訣契參同一方共仰司命臺閣譽何崇談咲香
生蘭室指顧春回茅舍沉痾掃除空行矣展高
志壽域藹仁風

秋興

秋高興何遠爽氣挹星河雨晴山勢飛動樓外
鴈來多丹桂香凝幕府銀燭光揺青瑣試問夜
如何天地大無外老子儘婆娑　寫兵機備馬
政詠鐃歌西風莫添華髮壯志未消磨眼見帝
都龍虎人似仙洲麟鳳留我共蔘坡把酒暫舒
嘯明月借金波

言懷

天地一開闢日月幾東西古今氣化無息萬物
豈能齊春樹啼禽韻巧秋水紅鱗影捷松石伴
幽棲佳景與心會得句識無題　碧油幢蓍玉
佩紫金踐明時文武勳業我亦棄鋤犂志在蟾
頭直筆道在床頭古易奏策濟群黎野鶴忽飛
到清夢繞山溪

偶述

皇天萬物相生氣本冲和忍今古今天下治少
亂常多血濺中原戎馬煙起長江樯櫓滄海沸
鯨波割據十三載無處不干戈　問皇天天不
語意如何幾多佳麗都邑煙草莽平坡苔鎖雨
遮白骨月照園中嫠婦赤子困沉疴天運必有
在早聽太風歌

水龍吟三首

壽青溪主者

先生文武長才五城三島頻來去絳霄蟠室藹
烟煉鶴青雲得路銅狄摩挲琳書披閱玉京游
步想乘牛函谷飛鳧鄴郡今與古同高趣　一
曲青溪迴護似逍遙蓬宮深處黃眉洗髓洪崖
拍手赤松為侶桃實千年芝莖三秀喜迎初度
任九霞觴滿七星車轉看仙童舞

送李國用赴宗文山長

伏以天門為太白游詠之山宗英繼

出鉛山乃文公過化之地精舍爰興
闕教得人視今猶古恭惟國用山長
李君瑞芝三秀威鳳九苞人才如在
治之金陶鎔有待經籍譽行天之日
垂示益明神悟正傳力排異説往應
鱣堂之瑞將弘鹿洞之規車同軌書
同文行同倫世幸逢於一統家有塾
黨有庠術有序化大洽於羣心遂賦
水龍之吟用祝溟鵬之舉
碧天雙岫門開澄淵幽竹環仙境長庚孕秀明
河借灩瀲嶸爭炳疊峰樓前桐君山下幾年蛙
騁説芹池雨化杏壇春滿細卷富青衿整 束
柘鷲湖佳景對清樽且忘鐘冷紫陽螢劫春雷
響震秋出聲靜老屋無塵短檠聽雪寒爐烹茗
看回頭捧得詔黃香墨出中書省
送人出使
酒闌和夢登程秋陰壓待征鞍重似華峯霜隼
禹門雷鯉丹山雲鳳滴露松窗煮泉术昂漉 氷
藹霓向金闉高步羽林椎論便寫就中興頌
主將遠提兵衆細評量古人言動太公韜畧蕭
何國籍孔明掄綖若芙吹香芝英產秀荔文脩
貢更此行妙處訪求賢俊助明時用
木蘭花慢
送教授汪虞議
溪蓮老博士珠照秉辟連城更經筒生香詩酌
寄興教鐸揚聲故家老成文物便攀坡賓炬被
光榮來勺姑溪秋水雅懷一樣澄清 芹宮登
大用革明時主校文衡向玉堂賡詠歸亭上
飛動韻情堪舞盡譽無我又梅邊歸路馬蹄輕
此去關天有日御爐烟裊瑤京
上大江東去
送段伯文赴太平路府經歷
黃嶽香吟着風生銀翰月歸朱箔面有長庚清
潤氣培以老成才學羞蓋波澄瓊苍霧斂夢蹄
揚州鶴案塵不染蘋華飛動臺閣 天上妙選
仙官牙緋懸重旋畫清油幕坐對江山雄覊虛
依舊太平城郭今肅雞豚歡騰雞犬千里蘇民
瘼雲閣路闊一樽試為君酌
金縷曲
夜宿省中有懷賀久孚

庭樹秋聲吟夜迢上漏傳銀箭月明華省最惜
稽山無賀老短燭照人孤影做好夢又還驚醒
風透圖屏青綾薄且披衣立傍梧桐井兵衛肅
畫廊靜[illegible]江湖聚散如萍梗嘆談間雲霄濁足
一鞭馳驛萬壑水晶天不夜人在玉晨仙境說
近日四郊無警兵後遺民歸田里漸栽麻緣映
鶴湖嶺須再見好光景

敬次

上所賦漁家傲

駐馬坡前觀虎踞金陵都會與龍虞共沐晉天
恩似雨芳草渡江邊營壘人家住 御柳映街
麓翠霧錦衣銀甲青驄馭文武百官班選鷺呼
好侶軍門獻納勤來去

西江月

六月二十日初暑書事

久雨相連伏日太陽初變炎天綠槐繞屋未鳴
蟬浴罷新携團扇 子病親臨藥竈童歸巷間
禾田藤床移近水亭邊臥看星河西轉

大常引六首

壬寅季夏即事

江城六月雨聲寒河漢倒雲端白浪淘懷山笑
門巷撑船往還 龍吟水面魚游砌上田野勢
漫漫稼穡本艱難問何事天公太慳

晚景

透雲魚尾縷晴紅縹渺水晶宮人在小橋東看
絲柳輕搖晚風 斷霞飛練遠煙凝紫山勢活
如龍浴罷倚長松愛歸鳥孤飛半空

連陰書事

濕雲宿樹暗樓前湖上綠苔磚煙雨滿江天似
畫出王維輞川 蔓墻蟲篆草池蛙鼓飛溜聒
高眠海鷗眠風顛最穩是溪翁釣船

偶述

對人無語叙寒暄多病似文園學未追淵源空
寫到千言萬言 長江雨歇高天露下星繞紫
微垣山友結馴猿儒占取清風滿軒

書巢

一巢結在萬書叢營營半生功稽古豁然通任
笑迹幽棲此中 鶴居松頂龜藏蓮葉意思亦
相同牖戶敞玲瓏是理窟包涵太空
蒼芸細軸幾周遭身世占清高風雨不飄搖最

相稱先生一瓢　鯤鵬海闊鶴鵠枝上各自逍遙經史雋芳膏似養翩翩翱翔九霄

松風

怪龍湧起半天潮驚破月明宵寐穩自然調来慰藉山中雋家　瑶琴擬鼓茶鐺息沸一片奏仙韶兩耳洗煩囂且莫效當時棄瓢

陶學士先生文集卷之十

陶學士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序

送劉仲彬序

天下之學原於理理然後有氣氣然後有數氣則陰陽五行淨可推數則脩短吉凶乎可測孰主宰是理實具焉蓋必有先天地而生後天地而存者矣儒者爲學務以理勝循元氣也由儒明乎技術推氣測數洞徹奇奧於元氣流行而生成於物也可以與是者其劉仲彬乎仲彬中山人居姑孰別墅紬閱經傳該貫今古詞藻煒然即人始生歲月日辰錯五行生勝衰王推轉參綜錄躔節解其論玄博精暢於窮達壽夭禍福刻期取應又能以七政四餘度分垣布雖萬殊千變判別無爽觀其爲術若大之燭物洞鑒之前知權衡之定輕重仲彬蔵脩于家唯儒素是務未嘗從師以學術而所能若是凡老涉星曆子平氏書餬食江湖業稱專門者莫敢與較能貴人文士競趨而樂叩焉則夫儒而明術者信有異乎常矣哉今將遠遊四方告別於余々意人受形質固皆稟於氣關於數莫有能逃焉

者也君子貴窮理以立命而已自星命之術遍天下遂乃誣之氣數鮮克先力於人事狃者溺俛俾之心儒者惰偷為之志靡然成風但曰我有命焉若是則聖人脩道立教可以無也苟窮理立命以己之天制天之天進退得喪悉安所遇豈不卓然傑出於天地之間哉仲彬儒者知此審矣斯行也其為我以是驗諸人它日歸吾將舉而問焉耶以卜斯世果有窮理立命之人也

送毛公禮序

古之君子出其才智經濟事物風節爾于人勳業光於朝設施皆得其道者素定於未達之時也當其潛晦積學累德含宴安甘勞苦或耕牧田野或羇旅江湖父其師兄其友蒐羅羣善用廣己能下至閭閻艱難未盡細故罔不縈心是以閱之熟而慮之深知之詳而守之堅也甚哉深居情逸獨學寡聞欲冀用於世者第以微寵為志爾幸有美其蘊植鮮克更涉民務不幸早貴臨事處置未盡合宜然則立身應務固亦難哉許昌毛公禮家穎水上杜門稽古不妄言動

於詩易撮旨要有會悟為文豐本近先華本開辭弗耀露所長人莫之識也乃嘆曰今天下同文爲甚異求角立相望曷若外遊擇其光而蕭秦馬荀併慶狃常撰所見聞能幾何哉於是游淮浙歷齊魯自以為未足乃渡淮涉江南至閩吳楚去年冬來姑孰郡侯見而賢之俾館教學書親師取友誦覽脩纂浮涵暢術功十它人弟且量也忽乃辭去將歸許昌余頭居京師幾友遠原之士視昧崇科躐顯級者數其藝能非皆出於措謹也若公禮之志固將行通暢物而達哉或學與百以閱歷千里咨而未能臧覆密於動而不悔者意有在也蓋將素定於未達者歟其所謂閱之熟而慮之深知之詳而守之堅者歟

送金梅窓序

九州之地皆聖人所別無偏重也九州之人皆王者所治無偏私也地有南北猶天有陰陽時有冬夏眾人心之理不隨地而異賜土貫無方惟君子孫南方之孫為君子尚可以南北第其人哉當國初之混一也一視同仁南士擢名顯爵

才烈彰聞相理于佐迹者三四十年始棄逐不用日銷月鑠浸以弗振載名銓書者寥無幾焉夫中原疆域方九千里古今莫可增損若遼陽甘肅雲南女真高麗舉非九州之地西則巴蜀又出九千里外今其人皆得與中原等唯荊揚貢賦極饒文物極盛而朝廷鄙其人當夫奄有萬方曾何彼此之限奚荊揚獨可鄙歟將産其地者盡非可用之才歟舉其尤著則吴季子言游澹臺滅明之賢屈大夫宋玉陶靖節歐陽脩曾鞏之文王羲之虞世南褚遂良歐陽詢蔡襄之書謝安張九齡陸贄范仲淹趙抃之功業周濂溪李延平朱晦菴張南軒吕東萊黄勉齋蔡九峯真西山之理學其他魁勳大節高風卓藝浩乎莫能勝紀若是者果皆可鄙歟況江浙為天下理學之統會而新安者又江浙理學之統會也自晦菴既出名儒繼興窮演著述暢輝而玉粹列聖之心羣籍之道洞無遺蘊挈四海為洙泗者以新安之耆迭出旁派不可忘所自也新安老儒有以梅窻稱於時者姓金氏字維清居京師十五年元老鉅卿待遇有禮坐以南籍竟不獲登諸清聯以太史院薦始受命教授太平陰陽學梅窻讀書博識守其鄉先生之理緒為文有渾厚風尤深於詩寓意悠婉凡星緯地理占筮諸家之學靡不融暢使貫中土者得其一長皆可名世以取顯榮乃獨栖遲隱忍弗訴畀官其廢南人之分焉嗚呼君子所恃以不朽者有德焉爾用不用命也梅窻達命之理德以制之雖不用乎何尤苟吾不朽者存雖不用於一時將見重於後世較其所得孰為多乎於其謝職餞之以文使人知有梅窻之賢而不遇也

送劉仲脩遠遊序

今南北混一遼千萬里之遠若近踰戶閾故行者樂而居者不憂也彼商衒萃其貨力操舟把手湍涉驅車躒乎險峻卒抵於遐陬外徼往來率以為常僅營銖寸之利而已若士之遊於南北志將有所為也遊而學焉可以成其德遊而仕焉可以行其道不資貨力而無端險之勞所獲又非止銖寸之利焉能自已乎春秋戰國天下分裂據非有今之混一而聖賢者亦事於遊顔淵過匡季路問津歎成其德者也孔子歷聘孟

予轍環欲行其道者也遊之云乎駝鶩汗漫云乎哉吾自慶生逢盛時四海如家每思經涉南北周覽疆域之廣文獻之美而杜門窮經彌莫之遂乃獨驚喜仲脩之近也仲脩謂予言族本簪紳思繼其業我不敢不學也家有父母思養以祿我不可不仕也歲月荏苒年漸壯矣未由振拔恒悒鬱於吾心非碩儒宿師之依莫克達於學非名卿達官之推莫克華於仕苟困處岡巷將無所倚成決意茲往必有得而歸也予聞其言而有告焉宇宙間至貴者理而已理自天出力不能以強致詳不能以幸取博而窮之於物約而會之於心心平意定至貴者悉備乎我積之信焉學之本謹言行焉仕之基求之已而有餘復何俟於它求也子行過通都鉅邑擇其人而質之其有戾於予言乎否則駭目而悖神若山嶽海瀆之靈奇焉城郭湟隍之高深焉器服珍寶之華侈焉固能極視聽之娛恢翰墨之氣其於學與仕所資何如也仲脩謝曰先生命我矣遂買酒登溪樓上宴別甚歡贈斯言以壯其遊

送周彥升歸宛陵序

有可施之具由仕而後顯其美遭世承平志畧之士用祿代耕振書以自拔然出處義存窮達命賦或詭遇以要時余素難其人今始得於彥升焉初彥升父周君及其婦翁燕君締交周燕燕受詔脩彥升於家余與燕之季叔義〻厚雖識彥升不甚〻會遇頃同徐仲善來謁余門獲接其言論夜與劉仲彬見過審其性情甚矣類吾叔義也余惜彥升有其具不由仕以顯其美因謂之曰良材之棡困於薪矣夫阿寶器晦蝕於土非聲發下孰見乎間以響動觀聞懸能受知於識者衆其異於世乎子胡不一爆其聲一吐其氣殆將有所合也彥升曰今世謀進者結權要援親黨氣勢陵壓取仕操易若探懷袖物若是者我所無也橐金帛餽饋酹爭求薦達惟恐不躐人之先務快志於時頃若是者我所無也無是二者則美容辭勤奔走恒屈折於輿輿之下逢迎謁請視喜怒之色以為進退苟焉一得外自修炫若是者我又不能也我將歸宣廬先人之居田可稼圃可蔬安其素分不躁求

以妄圖若其秉時有為遂所志顧我固歉之然豈敢必乎吁向吾難其人彥升果其人矣持是而弗變立身成名信可期也余亦知義命而能守若也嘉樂氏父子知入而善處也從仲善仲游請為文以貲其歸云

送游景達序

士之特立於世者其品有三脩於道德者上也發於事業者次也著於言辭者又其次也仁義禮樂養其性孝友忠信達於人安土而樂天足乎己無待乎外雖未及於事業言辭綽然有以自重道德脩之於身者然也得其位行其學功可以濟時澤可以被物振譽於朝廷垂光於竹帛則又視言辭為不暇唯隱處晦阨研經稽古不得施於世乃苦心殫力旁求精思一皆託之言辭顧豈不欲展於事業哉窮達之勢殊也金陵游景達脩蔡考論立言於經傳憲臺以著述薦景達既敏於學知道德不外乎一身勉而脩焉可也年甫壯未至於晦阨期乎事業之發亦可也勞勞焉以著述為事其處於最次如使析理剖疑會其所同辨其所異為世教人心之益其志可謂大矣或貲以求知取仕利其私圖言辭矣可恃乎哉然則景達宜綏其所可能勉其當務者斯可造乎上也於其歸因質諸言尚思繹之

送胡達卿序

國家財賦鹽利為盛民日食鹹其用至切設官以括利莫若淮司為豐也淮壤多斥鹵瀕海煮鹽之饒甲於天下北踰汝息南越江沅靡不取給歲入錢貫為萬者一萬八千朝廷倚重簡才領司事由是河南泰公出踐使焉淮副宿聲蜚今偉績機姑孰郡吏胡達卿為屬曹誠以利源所出宜得人以贊其政也達卿自從吏慨然有遠志不屈下以取容〻觀步趨表〻殊異人以顯仕期之達卿亦自信不疑也郡守魚臺賈公薦于淮司賈公嘗為兩淛鹽使與泰公才譽相望其言見信于時達卿因是得以揚翹吐華於國之財足民之食獻謀長二儀可減額損直少紓東南凋瘵之力以慰衆望庶不負於斯行也予奇達卿氣之揚年之盛果能如其所志也重賈公知人之明泰公任人之公也形諸文以為

贈

送游教諭序

官以教為名師道之所存也自教不領於司徒後世臨縣州郡者鮮能盡其職況在一縣勢孤位下歛然不振教典乃曠師道之不立也宜矣一有以教自任不狃於世習者豈非毅然特立君子哉上饒游起南先生任當塗教官其始至也學宮不治廟貌不肅無斗緡之儲乃規畫興理作新教條畫經傳於序右躬課諸生懇懇無倦弦誦之聲洋溢乎朝夕有庶千里及門者每旦望會多士於公堂深衣講說人莫不飫義理之味退而重自砥礪文風大變蓋其學粹而德厚介義利於秋毫甘貧淡而不厭毅然特立宜夫館廩之易而感乎人者深也舊甞錄識學士子稍譽不衰繼領薦衆方冀其大用而猶教於百里之地尚幸師道獨存學者有所仰式也使其登成均教大郡亦率是焉而已爾秋滿而別吾黨有不能釋於懷故云

送趙生序

求道莫先於得師師之所在無問遠邇必以為歸苟深居里閈溺於宴安遷於流俗而欲學焉以求道吾未見其宜也中山壤地遼密風氣所聚民多富饒其讀書好禮者曰趙族有字寧衛者儉素自持彼其以華靡相高膏粱饜飫之習裹焉佚游之態紛至其前寧衛一不歆於心今諸子姪執贄館禮事嚴君仲容為之師仲容來自四明講經於益請閤弟子翁集趙族聞而慕焉名志民者寧衛子也年未弱冠多其師說若有契於心者耳焉異其聞目焉異其見將效於求道之不暇尚何宴安之溺而流俗之遷耶今歸子懼其方進而或止也能無言以勉其成乎擇交以慎其所趨守正以勤其所勉外之誘者拒之內之窒者廓之約其心於理焉可也率是以往歸求而有餘師於道亦庶幾哉

送潘仲升序

士之世其家學不外墓而稔其業者在今為最難蓋勢利紛華動耳目誘心志操守弗固從而變焉唯寒素靜淡處之自裕使先德不泯推所善以及於人豈不足為賢師哉潘氏在姑孰自拙逸公以行義文詞著名吾友仲升其曾孫也

予所見者仲升祖若父儒雅相繼為搢紳楷
從游之士翕趨其門由拙逸至仲升凡四世皆
處師位於陳氏陳為兩縣名家其子弟務學入
官承諸之教也仲升刻苦勵學脩飭其身有祖
父之風其為文搜奇摘奥窮盡事物之變安於
憔悴專一無所移其業真能世其家學者諸大
族爭奉厚幣歎羅致西塾仲升皆不能獨於陳
氏[redacted]聘不吝於復行也豈教澤之流者深使其
久而不忘默呜呼培之厚者其發則榮伏之久
者其飛必遠教於一鄉日以義理啓導功有學

生之益涵泓演迤充美於中出而措諸事業視
前人其有光矣於其往也申以勸焉

送總管賈兔山序

儒者懷道藝不獨美其身務以致用於時也當
其得位行志勲績顯于朝聲名流於世固足榮
矣至於難進易退持守不渝致政高尚克全晚
節使人嗟歎欽思贊服其賢斯足為光榮者則
賈公其人也公字惟貞家魚臺人稱為兔山先
生蚤受業於孔林仕由教官辟入中書拜監察
御史還樞密都事行省郎中兩衛都轉運使遂

以正議大夫任太平路總管太平三邑簡靜易
治府廨雄麗公事蕭然號江東道院守土者坐
鎮其上尊而不勞又有江山登覽之勝魚米需
給之饒每朝廷優賢必以是郡為選主上重公
宿學舊德不欲煩以劇務特授今官公亦愛其
民俗淳曼敦宜政化千里之疆日被休澤有右
循吏風居歲餘年未七十遽辭職為退休計佐
貳僚屬接踵請視事弗聽耆艾數十輩日候于
門公亦不出於是士議於學農議於野商賈議
於市相率俟其出乃尋懇焉首願毋遽去公慰

寄斫別比省有吏民舁送猶冀少留公命舉
帆順流而下老倪聚觀於兩岸目送垂涕此舉
在公則榮其如人心不釋何彼嗜利者嫌歲貪
位造庭苟怨得去官爲感其賢否何如哉公雖
屢登華要歷事三朝秩正三品爵祿不加於心
安處澹泊仁義忠信形諸踐履求之當代儒術
致身始終完美者如公不多見也公歸視其桑
梓必曰此吾先人之所居也省其松楸必曰此
吾先人之所藏也然後觴酒於耆英之社杖屨
戲台婆娑以娛詩書禮樂傳之子孫是皆公之

素願也雖然光啟典刑人所敬慕論道濟物非公而誰必有安車蒲輪速賁林壑又豈容默而已哉

送張生序

天冀張生東平人也東平古附庸於魯俗尚禮教有洙泗之遺風焉賢才之盛著自往昔入元以來登政府肅風紀接武翰苑掌成均之教君大廷之選著類多東平人勳業文章冠冕中州何其盛哉近年入仕限以資級茂異歲貢著述之法相繼而廢科制亦輟南北士陸沉而不振雖東平亦不復如前之盛矣今以儒進者僅兩途會計於學校爲試吏於郡縣爲其職雖卑非有勢位之援資貨之挾莫由以自達窮經據藝田之無助者咸不得進用張生蓋其類也張乃東平仕族生務學勤敏儒寄南方無禄養親爲臺憲諸公既無所遇需次太平郡史翺翔泮林教經問難剖理屬文突出儕伍後天冀而來者郡府補吏已數輩又獨不遇奉母之東吳行有日予既不能周之以力遂贐之以言嗟乎用舍之命懸於天學問之功由於己在天者不可以力求而在己者可以自致也况靜專毅以大其器也溫厚粹雅以達其辭也謹抑誠莊以持身而應物也循是而無失焉則仕祿之來也孰禦東平之賢才不獨專其盛於前矣其勉哉

送李景輝序

苟有以異乎衆雖深居藪澤不求聞於時而聞者自來之必其心志恬晏才業充積待聘而起或寘之爵位則利澤可以被乎世或處之賓師則善教可以淑乎人所就者異所負者同也今賓師之職曰訓導專學校之教公卿顯官亢勢鈞禮有廩粟之供而無官守之責故爲士者未由爵位以遂其榮或由賓師以養其尊也吾邦世儒最著者爲黄山李氏家學脩五經之傳由左司君之後有菊野先生竹山先生皆表表賢範學者慕之景輝紹其世業居北郭外門巷隘僻車馬罕見憧憧其遠郡庠優以禮幣羅致泮齋戶履景從聞者咸曰李君儀度偉雅文詞沉鬱雅其善以及物抑何幸哉君尤工書翰殘章剩藁人珍惜之持縑帛而購書者爭趨焉再期引退閭里讀書于浮丘稟水間九江樾至亦有

賓師之聘君葬其道能遠行遂泝江而邁非有以異乎衆能如是歟吾聞九江多大川靈山必鍾美於人當有碩茂之資然而長育導誘方有望於成效慎哉斯行應其所需而益有聞於時使其家學所及由江東而西爲則李氏世澤光流于久也可知矣

送縣尉程宗成序

郡縣官制歷秦漢唐宋至于今其名與職沿革不同獨尉之爲官代相襲而不易乎其之於南昌孟德之於北部縣之置尉古矣哉夫尉也捡姦禦寇懲非禁暴雖其弓刀邏捕之煩誠得賢者專其責設施有方則疆域之內潛消不虞晏清無警匪特効力威武固所以翼善冶保齊民也宗成程君來尉當塗修路紫章風動邑境市博者復常業野竊者無濫欺強梗知所畏而攘竊知所差君嘗言尉與令簿聯銜而弗與縣事苟在所宜爲當盡心而不辭其怙吝不率致之有司以詰其慝用是民重犯法刑罰稍簡君雖不侵官然縣事賴以弗冗非賢者而能之歟初宗成居黃岡慷慨負大志從名儒賢大夫游善屬文今[illegible]潛[illegible]南遷其才徹於庠[illegible]因[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侍[illegible]開及入續大統矜念舊人[illegible]以詩賞[illegible]金[illegible]朱[illegible][illegible]特令唯宗成[illegible]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然昔人謂是官者每登朝行舉其[illegible]若[illegible][illegible]之台輔李[illegible][illegible]之西臺白居易之翰林[illegible]時道之弊爲日[illegible]矣[illegible][illegible]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食[illegible]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法不行出[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天下[illegible][illegible]者之[illegible][illegible]則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尚可[illegible][illegible]光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送[illegible]宗[illegible]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天

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貨之資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爲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長流爲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大[illegible][illegible]其富[illegible][illegible]爲[illegible]細[illegible]計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無[illegible]視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者[illegible][illegible]不得不輕錢貨之名外[illegible][illegible]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爲人上者避[illegible]而[illegible]其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之不可[illegible]借曰由[illegible]

書左遷苟善理職猶當取瑜而棄瑕況門□□
仕必掌金穀然後清貪善絀可循以雅幸甫□
豪蕩焉文學又率以事功顯此任子之優長者
而宗玉謝君亦其人也宗玉司税於始孰完飾
廨舍籌會稽覈謂征取定平則人不辭擾察物
遵乘由是用運陞華商貨□屬外□□入□□
進□稅額□□不勞力而盈其數先是征官貿
□□女語市上君儀貌□肅望者敬畏□□
□□舜氣斂迹□□□□□之所趨乃□之
而□□致有司□許□□易給□財考吾□游
□□□所製詞章豊□□□□席□士□□□
□□藹接歡穎□□貫三□不塵濊予□今□□
□□行膺字民之寄則□□□與文□□□□
□□□□□□□□□□□□而□□之□在
□□所致所謂以事功顯者余日□□宗□焉
余既與君交□□教授余君□建□□□其別

送教諭夏仲符序

古之為教慎□持於身今之□□□□□時
慎夫□持其學納而有□□□□□□□□
夫好尚□學□而無□□□□□□□□□

滋遠善教浸微聖賢歸趣貿貿將無知雖迪勉
從事經傳操筆札成篇方役意進取為求脫貧
賤之計故德行廢而文藝棄豈所教者非其方
學者因而失之歟慶今之世雖不能免於訓詁
詞章即訓詁以窮理因詞章以寓道反之於己
求衷文治本末重輕之不迷明而誠焉猶庶幾
乎古奈何教者學者莫此之由也吾嘗親學頹
之癈殆無過于今學弊之極亦無過于今國朝
增置州縣下至小邑必建學設官務以尊儒育
才能而任教責者恒非其優為廩帑之糜費弦
誦之寂寥旦望謁拜而登降不虔也春秋薦獻
而俎籩不肅也學為虛器官為曠職傳舍而已
焉借遷而已焉吾重為學校人才之歎每思得
賢教官以望復於古仲符之諭東流也故以是
言申懇懇之告夫環境百里編甿萬計居教官
者導其人於善毋徒徇時之好尚俾皆慎其脩
持必有忠信之盾懋進於聖學者儻仕有餘力
繹吾言而躬率之其教官之賢也哉

送張得原序

予聞高唐張氏以儒族稱重北方後或從家于

南有守道者文學鳴于浉今當塗縣幕官仲冶乃其從子也仲冶明習吏律子曰得原結髮讀書長益脩飭或勸舉吏俛首應曰非我志也蓋學不饜吾以是觀之知其為有志者矣凡力於學豈但勞誦記窮披尋炫文翰以徼利干寵貴乎志有所立自期以高遠乎爾天下之人孰無志也但人各殊志所嚮亦隨而殊矣志苟定焉嚮苟正焉將何適弗臻何願弗遂無它由己而不由乎人雖子不能以得於父父不能以奪諸子吾既見縣幕自儒即吏能進於仕而又嘉得原變吏歸儒能復其先業也然吾有以卒子之志矣古之人才率勝於今者初非甚高而難及也甚勤而求乎世也不急居之以恬靜持之以堅確成於艱難之餘用於充實之後故其發也浩乎沛然而無窮若良冶之淬礪必銛而剸裁也若良農之耕稼必熟而斂穫也循乎是則異時大張氏者非子也耶子過浉見而從相請訓焉或不異於吾言矣

送黎仲賢序

禾石距郡城垂舍許層巘疊起憑江而出山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逶迤限江[illegible]之[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蜿蜒迴[illegible][illegible]清淑之氣會萃于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地則室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民物阜蕃水馬[illegible][illegible]山焉孝觀江[illegible]諸見之[illegible]吾[illegible][illegible]之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篁哉為趣[illegible][illegible]述之才而罕見其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宦質學充於己不[illegible][illegible]乎外[illegible]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接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為學官乃聞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翮如其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蹴焉與我[illegible]其文詞[illegible][illegible]之制將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取爵位不學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豈[illegible][illegible]若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學由[illegible]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道明也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道衰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為常一[illegible]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自[illegible][illegible]如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間[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可貴於三代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仲賢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素居其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內[illegible]頻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匪直[illegible]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意清[illegible]之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今乳考[illegible]余[illegible]以為[illegible]仲賢[illegible]雖然無它[illegible][illegible]即所居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山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江之[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心契治不以[illegible]之暇則吳茅已[illegible]矣
高遠耶
送蔡[illegible]序
士當治世出處[illegible]用科舉之路非可必取或由
吏進身者[illegible]其學術才行同為[illegible]
蔡君[illegible]英[illegible]學書史業周易古書者
趙秀[illegible]孝文有子[illegible]者議說竟[illegible]
各[illegible]太[illegible]下數十年事變
治[illegible]若[illegible]對[illegible]
於[illegible]學[illegible]
臺[illegible]
錄[illegible]為[illegible]
東[illegible]之[illegible]以今士
先[illegible]二[illegible]者[illegible]之[illegible]
不可貢舉之[illegible]科[illegible]而就吏[illegible]者[illegible]
要[illegible]者均也凡[illegible]科[illegible]者或[illegible]
為[illegible]生或[illegible]為文士或[illegible]為詩人或[illegible]為守
法之吏[illegible]而[illegible]焉不[illegible]與[illegible]科者均當有
以[illegible]之矣夫[illegible]以南去天萬里[illegible]之民[illegible]
知[illegible]朝廷[illegible]

三公之知已往佐幕下庶以厲其操誠以擴其
公莊靜積重任激揚之責風動荒徼則吾黨之
所望也重州義之行者合辭徵文以贈別是為
序

送韓勸彥文序

皇朝官制庶府同秩三品尊嚴於庶府專勸懲
之柄書吏奉郡憲贊佐政刑宜得端潔幹濟之
才以舉其職肅一道之表儀求之於時而彥文
幾乎是矣彥文始祖韓勸氏掌完顏國馬政貌
類其君代死於遼遼帝登遷及賞功罰其長子
請謚二弟卒稱均贊忠于君而棄其身念其
親而先其弟危行著聞綱常有賴軒冕奕葉後
金彌顯大父從淮安王征伐以勞拜官五牧州
郡父典教廣信退隱高尚兄彥時登進士第彥
文自少勵學侍父在信時太守蔡侯元之授為
郡史以其才有足用也謝姑孰買侯惟貞守郡
辟其操守薦陞書吏余與彥文雅交每相見輒
劇談款洽坐終日儒舍空[illegible]無贏餘之資今赴
湖南憲司則勸懲之柄由人而加重又可幸彼
之得吏而憾余之失友也歲晚告別徵余贈言

余惟彥文承世家之休光沐儒林之膏潤置身清要㒺充令德浸致顯達光紹前烈勿以遠役爲𢡟也遂申言以勸其行

序

送周彥升北上序

宛陵周彥升業精五行書以人誕時支干考其生王剋充尺窮通脩短災休之徵悉劾其言纍纍乎百錯雜南北人肖滿高下紛錯不舛彥升從容栽剸分寸毫厘具有微驗其術亦奇矣當留金陵久而未振寓當塗幾三載歸鄉里恐無以自著遂惕然動其遠遊之思仰而嘆曰今夫求吞舟之魚者必涉乎鉅海波濤之深而後獲焉求千尋之美材者必入乎大山喬林蒼莽之墟而後足焉求顯榮於時乃舍處鄉里之安而得乎吾嘗浮大江逾長淮泝黃河而上之過齊魯之郊竟觀岱嶽之雄壯慨然幾觀光於國庭與天下豪士結交吐吾術以感吾人物震撼公卿其或曳裾王門前席宣室庶吾志可伸矣余因其行而有感焉古之仕者才德宜其位彥升乃不得一試以是推之凡守道懷藝困窮不偶者多矣不獨彥升爲然也安得使才德布於位而若彥升者亦漸舉其術測高下無分寸毫厘

之衆也哉吾知茲行將有所遇然以爲之爲道
予獨不見新豐逆旅之尊乎觴之酒以爲則

送易朱序

國朝重惜名爵而銓選優視中州人刀筆致身
者拜宰相出自科舉往往登崇臺參大政才學
隱居輒徵將授官下至一技一能奉授推薦亦
錯紛不難東州人遂布滿中外榮耀于時往南
人見既於銓選者鄙猥有風紀顯要之職差置
而不用往者何寥寥焉山林草澤之士其心悔
進窮理高尚談老莊學故近年四書五經論釋
益辞纂附益精其書燈天下聖賢之道如日月
麗天但河指地輝光圓渾無所不至使來學理
學之緒益盛以昌其淵源有自來也哉以是觀
於今之世南北志於名爵者率往求乎北北士
恚於文學者率來求乎南求名爵有命將不得
來可期也求文學委心窮理必期於得也南易
易生彥惠氣質橫厚生長北方年既冠矣將姑
孰從予究義理爲詞章頗然羣衆中朝夕往來
專勤誠確今告別且歸擬詩成軸請予序其端
予謂生安南來遂於文學者也於學無先於窮
理理萃于四書五經體之於心驗之於身發以
强毅之力居以弘裕之量使行成於內文著於
外既以北產則名爵可翹足待矣嗚呼文學實
而名爵易宜申告於中州之人也

送醫者鄭國才序

在天則元氣統乎五行在人則元氣主乎五臟
太和絪緼充周無間始終庶物存之而生失之
而亡故調理元氣爲醫之本至於療治苟非急
者又先致力於脾焉蓋土氣流通則水火金木
悉賴以生脾氣滋潤則心腎肝肺皆資以養良
由元氣之所繫也然攻病之術衆人所共務序
本之道智者所獨得彼其情欲憂喜戕乎內暑
寒耳沴暴乎外感偏之端不一其元氣弗和均
而已矣是以上焉者通神聖於不言次焉者通
工巧而取效既乎至危而納乎至安知其本之
有在也郡東南之黃池自如菴柳翁以脈劑高
一世而繼者迭興今鄭國才穎拔衆中志在濟
人閱其通典籍知古今事變匪特攻於醫亦儒
之秀者矣其先治難素者十餘世傳有端緒且
參摭柳學於元氣流行天人之理已達其要蓋

國才道則儒藝則醫〻者貴得其本而儒又醫之本也宜能察證病源食不撗罹夭閼越其恩者且多有病劇累醫莫愈者君投劑並群而瘥遂皆稱素求今辭須其能余亦樂道人善慨然而歎嗚呼世之醫者於理宜然則其功讓然求諸調理元氣者寡矣然民者有國之元氣也爲今世者有若君之於醫則民瘼甦而遂其生矣關國才之風將有所感也夫

送照磨馬克讓序

凡存乎位事有職於義者不以利害爲趨避盡所當爲弗二其心而已古君子脩身理物動必以正不詭譽不苟同寧見憎於儒而公議與之以其職於義也道喪風靡容身固寵諂附阿承委曲備至雖見悦於儒而公議鄙之以其傷於義也居今之時立乎位而職義有如克讓馬君殆猶古君子者歟君東原儒家以薄書贊風紀主上昔幸南士知其名行已而爲照磨於太平居幕僚之末郡府監守貴戚顯官勢位隆盛職位貳之近猶不敢出一言立異唯俛首斂舌遜謝而已君乃抗論可否厲聲正色折之以理好善蔽惡指斥無隱退食閉門無貨賄之交是宜以利乎趨害乎避一惟於義焉爾朝臣有薦於上者授資政院屬官北上京師余惟君之端潔確然有守當其在官益乎人者人不知也及其去官始悵然思之識與不識交口歎美天理之存人心終不可泯宜公議之與之也異時大用兆於是行其必始終惟一哉

送馮生序

古之君子學以善其身非務幸取榮富在孔子時三年不志於穀猶弗易得況至于今古學益遠不敢縣以望人也苟窮經書修俟時而達推其才以濟物斯亦可貴焉爾是以朝廷立制使士出而致用其目有三曰進士也曰學官也曰儒吏也州郡吏曹士或不屑從而進士抜一於千百未易得與學受祿爲學官者馮生景文是已馮世居吳江其尊府聘師西塾教子若孫唯景文自幼挺敏嶷如成人曩欲從余受業時予爲親所係于外莫克應其所需去年冬始歸則儲氏禮帶已在余門景文求學益懷館穀于儲以俟受業馮儲世姻皆余懿戚故樂育而成美

馬乃取四明程先生讀經程式做考導六條之
法與之窮繹濂洛以来緒論會歸於往聖旨趣
月循月積未見其止豈專科舉之習而已哉今
景文奉檄需次學官使能恒久勤勵毋渝始志
毋替後功雖進士第可期以発然科舉不足第
人品予厭之且久但以親老之養無階得祿遂
欵舍而未能若夫慕古君子所學則誠本心也
余既強顔充賦鄉省景文亦歸臨别因道斯語
俾以自勉焉

伊洛淵源録序

道在天地間經緯人文綱紀世教無一息不存
其明與晦繫乎人而已矣三代浸遠真儒善治
世不一見聖塗榛蕪爲害滋衆上下千餘年孔
孟遺統泯焉墜地斯道久晦天實厭之於是濂
溪先生特立先覺建圖演書啓導後人程兩夫
子心領正傳遂嗣鄒魯絶響其學以誠敬涵養
本原自洒掃應對貫乎精義入神自靜存動察
極乎盡性至命即物以窮其理反躬以踐其實
擴聖賢未發之秘凡舉言混殽俗學乖陋一掃
其弊悉反諸正時則康節邵子游神先天闡揚
理數横渠張子得於見聞沉潛堯舜之域以抵
羽翼斯道大明於世天下英才接跡及門佩服
師説言行出處散載方冊朱子彙次成編總四
十六人題曰伊洛淵源録所以上泝洙泗下衍
考亭之派可見道無一息不存因其人而明焉
當國朝詩文正公身任斯道傳之右丞耶律公
旗掌胄監唱和伊洛之學使其淵源之盛充溢
四海故爲士者皆知根據理性考精粹而棄穿
鑿其於聞道反若出乎三代之前者蓋有所自
来也右丞之後行已公光嗣家學纂貳志湖北
憲出是編壽梓鄂渚及調江東復命判官姑孰
郡庠値太守子明高侯大新廟學圖興教養之
具喜得其書用廣傳布府推李君仝初協心董
事將俾學者探討服行約諸身心建諸事業歸
宿乎仁義中正矣於人文世教信有補益哉

送教諭張彦聖序

先王仁愛斯民其政尤要者三治有封建養有
井田教有學校三代迹熄首變治養之制代相
踵襲莫能復古所存者唯學校久而益廣誠以
性秉倫理在人至重不可一日不明於世况乎

考德藝美風化又國體之所急我漢齊以下學盛於京師而郡縣無定設唐宋以來學布於郡縣而教官無常於縣倚郭者皆弗克特建附隷郡庠而已今也邑必置學學必命官祿雖輕而道則尊勢雖孤而任則專去民家近禮樂之澤易浹於百里是以儒者試仕頗階乎此有不肎於它歟焉華亭為古名邑倚郭於松江廟學弘麗庠帑豐物稱冡浙右曩余識其文物類皆整飭藉有機雲遺思故議者舉教官爰任為是邑居巨學行省以斯職授諸彦聖張君可謂得其人矣彦聖科第世家也學敏文贍超躐等伍如奇寶橫道趨者樂競奮位賓師于郷校端表儀爾絛約弟子說說推是以教華亭落義理之秘藝浮奢之病新耳目之冒謹身心之備則德藝有不考歟風化有不美歟性衷倫理有不益明歟然余告于君者非以是為是傳曰惟斆學半又曰仕優則學君子之應乎外正以資乎內也于其砥利器馭堅車必得儁于千萬人之場將使科目由已重無使已由科目重廓其用於時是冏君之所志而余之所望也豈徒善論一邑而止哉

送海漕官徐邱頗序

朝廷經國之資仰給於東南貢賦者惟田租也盛荆揚蒞服遠王畿數千里外巨艘山矗歲漕三百餘萬石涉越溟洋達於沽口風潮恬便旬可抵燕視古鑿渠引河勞工力阻湍石困於輸將萬不侔也海漕開府姑蘇品居正三寵以銀章位在列郡上勢埒藩閫其屬千戶命服深紫金符煌煌每督運至京戶部奉旨燕勞錫予特隆其爵豈不為邦有儲峙乃命脉之所寄哉太平為潁江下郡秋租十四萬石今年春夏兩運漕府以千戶徐君秉督事準量適均官無虧遠人不知擾往時漕夫恃豪倉曹恃衆氣不相弱啓釁片語攘臂奮呼黨應蠭午鬬挨擊致延害於民市肆晝閉物情震洶歲常狃習不悛有司莫能輯也比者治郡皆賢大夫重以君之才柄故能潛遏競端勞績彰偉蓋君乃吳門巨室其尊人領漕職風烈猶存則繼美於先世者有由矣諸公名流以君勝任而民咸德之於其行歌詠累牘俾予述其槩竊惟詔旨嘗蠲天下半租

而民力向紓奈之何中原洊歉天子痌兀々猶罹飢溺備德弭災頒庫廩以賑救仍下令蠲全租近京師穀價翔湧公室私家皆以不給憂則夫延頸而望哺者方切々於斯時也君宜速於往以佐其用勿使粒米如珠而重朝廷之慮也

送丹陽山長劉彥質序

姑孰城東南龕兩舍井邑皇華地名黃池其學舍曰丹陽書院老屋數楹歲之常入教官借庠郡庠幾無客託甫至突未黔尋託事去無以振宣文化蹤藥滋久見聞為常禮莅樂嗜莫克扶植余竊病焉甚欲釋余病者惟彥質劉先生而已常端坐論堂舉五典三物之懿誘導諄切開揚朱詩經緯其性情溫柔寬厚人樂親之寓既淺弃空室磬懸唯籩豆自來無金穀出納之煩得肆志於理奧乃考創學之由知自西山真公嚴祭祠報使其餘響遺烈震蕩耳目矣郡侯嘉歎思有以慰先生之心因相其材役崇飭廟堂樹墉浚池規制合度冨軺聞其賢割天門剩儲蕩縉有奇營產以給之積數十年不可興者一旦淳與光華偉哉郡府承憲旨考藝郡庠衆曰持衡公平唯劉丹陽能然禮殷落成于泮衆曰賦以頌禱非劉丹陽不能然每入城市士大夫爭迎承歡盃酒間顧望儀表以自爾也余覽天下事其可興者順勢而成為力寧易不可興者建議而造為力寧難君處難如易昭有全功苟移其能措諸時用則利益無窮不特釋余所病世凡共病久不能釋者猶渙然釋矣劉越人也考滿請余言別故樂稱其實豈苟譽焉而已哉

送趙致端序

十四年前余與中山趙致端居同里學同師洽同經自髫及冠情好甚篤游止與俱其間別久者唯待其尊府尹縉雲時為然餘則無數日不面々輒講討理性評古今文章或倡和成什率以為常其樂藹如也時趙氏自寫使朴隱公寓姑孰市之東巷古屋逼城蕭々然也稍東則廢城之基其地高爽下俯深隍植以苍竹嘉蔬盈畝中時歲寒之亭余生晚不及拜朴隱公々冢嗣即致端尊府字子範余每見其宴坐亭中靜閲書史性高古與世不合再除旌德尹志弗樂仕甫五旬棄官携家西居臨潁致端因別去余

每西望輿懸往来于懷又慳致端氣質豪敏不
拘小節見所接者莫巳若乏規戒磨礪將中道
自輟去年春余在京師遇其從弟致安致本獨
喜問致端事則稱其志獨高才獨進冬許昌毛
公禮遊姑孰屢與余言致端如致安所稱今年
冬致端與其弟致敬来尋先人舊址首訪余相
見驚喜劇談舊事才數日過金陵省其從父子
威君浹旬復来渡江西還徵贈言於余君業周
易請舉而喻焉升象傳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
順德積小以高大夫木由尺寸而拱抱能升自
地者以積而致之也入有所積培植以素進爲
以漸勿棄小善勿貴巳能日升不已道德崇而
才業廣將無施而不可既乎其必積而能升乎

送天門孫山長序

今書院星布海内類多後創教養之具不足甚
至哉無繙翕之入虛額崇而實效微求如天門
果帑之饒佩履之繁鮮有也教官紛列庠社每
措階餌膴祿故視事席未暖輒乞委引去視廟
堂蕪圯墁瓦缺剝漫不經意求如伯明孫君守
任稍勤又鮮有也以天門之山得孫君長之其
果能振揚斯文哉書院建自前代扁以宸翰當
大江上直兩峯屹立栢顔勢抗霄漢宛然戶牖
之象基弘構矗專其地勝遺季世兵擾士浮滯
繽至咸賴給於茲田租石踰二千迩年驚漁口
滋反主匱乏廢始若傳舍有識惆悵每冀得人
光復舊觀嘉惠士子惟伯明在官卓然殫力繼
浙田歲連購材鳩工撤新禮殿翼以崇廡塑圭
冕像百有二十餘閒齋庵招集諸生闡明聖道
以淑人心覩闕鄒魯遺響而君逹考滿積貲萬
緡以接代者於是聽試憲司需選于吏部觀長
是山者未嘗親獲交承其善終如始克蹈全美
僅見君爾行將典教州郡職益重責益隆振揚
斯文當不止此吾又厚期於君也

送王子楚序

有虞世賞岐周世祿獨官不世者人賢否殊也
逮至周官師氏以禮樂德行掌國子之教然猶
考藝進退未嘗兼世其官而必任焉後世蔭補
法行或曰顯官必公卿子弟爲之以幼習其業
熟朝廷臺閣之儀或曰驕驁不通古今無益於
民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是皆偏見爾及考

漢儀二千石以上得任子弟犄茂廉者補令丞其法良而未備今制蔭補五品之上受命于朝降自六品省銓掌全敍第其上中下以歲月為差至滿始受朝命許與民政蓋治民者為國之大端理財者經國之要務特假因仕知學練世故涉艱難以培其才然後授以治民故不得不自理財始此則古所無也王子楚全華人四世祖魯國文定公為許衡相由宋而元世繼簪紳其父兄皆儒仕子楚以蔭補為姑孰征官之貳夫貳也存它官特佐其長唯征稅則操柄規利

勢與長使等君雖日游屢市雜糅商旅中而清質偉觀見者珍慕猶麟鳳接手羽毛之倫也自其風承庭訓受經許文懿公之門遂有成立雖由是以治民而為吏矣難其或薦名文翰接武朝行將以著其獻為既非驕驁又熟朝廷臺閣之儀漢所稱茂廉吾非斯人而誰與江風載薰歸舟言邁持觴列餞贈之以文

送經歷張景中序

銓衡重守令之選而經歷次之蓋不輕以授人也自幕僚不辟於長官而命於朝將以均禮抗論彼可于上此否於下彼非于前此是于後準律而裁之當也據理而行之決也其責任豈易乎哉姑孰郡有幕官曰景中張君執心以公雖疑而不避持身以廉雖貧而不怨議事亦隱長官心服其能不敢越理而肆夫幕僚有三經歷君其長當一郡喉衿綰轄之司茍得其人則息流福衍是則寄千里之命者不獨繫於牧守而尤繫於經歷之賢也然牧守出治者也經歷贊治者也出治得專制之而贊治無自遂之義或不得於守雖欲語而箝其口焉雖欲動而掣其

肘焉經歷之難為蓋有甚於守矣一有弗當其才強者矯戾以立異為能弱者詭隨以苟同為便守以崇貴臨己上必與之異飾譽而已必與之同羅獻而已茍守之所行未中乎理則戾而非矯也中乎理則隨而非詭也或任其偏而贊之乖方此郡政所以不理也若君則不然不怵於勢不屈於私鼓唱公道見義必為無箝口掣肘之患無矯戾詭隨之失三邑士民樂聞其善而稱誦之及去官也數戀思惜欲留而不可得矣君河東人家于浙西其詩文備雄厚清楚之

[illegible]可敬今將入京方當登用是役之時□□□□之賢幕官即異時之良守令也不特陳力效職以忠於君又將立身揚名以顯其親

旌山長遠詩序

人有遠百世而相知者況同時乎况居連壤異域皆同詩也况鄰境乎苟言行中於義文學根於道雖不及目乎貌耳乎辭吾將信其力善而沒有餘思矣無它天理同然人心無間此詩所旌君之設士類不能已於哀者也宜哉至正初余識君之子景中於鄉閭抑□乎其恭也稽上乎其良也余居敬而深期之是歲果與江湖省貢甲申再會錢塘而景中禮益恭德益良蓋其涵育薰摩服父訓不違故植立如是余既因景中知君之賢然未獲一遇以遂所願甫五十而卒觀余友鄭功文狀其行謂君立身本諸孝弟忠信持已以敬善奉親睦族恤孤濟危雖三代淳厚之俗蔑以踰茲余又知君德脩於內則其綴文攻詩裝於培養之素異乎雕組末習矣君家宣之雙溪受辟長初恭書况未及赴任其卒也姑孰郡邑大夫暨在泮搢紳聞而感傷今定有吉卜遂相與聲詩挽什用相紼謳姑孰與宣鄰境而大夫士未必皆識君也顧度悠然寄其哀思豈非力善可慕出於心之同然者乎彼其富家大姓斂怨興謗猝遭變故衆心幸焉余以是益歎旌君之賢不特可知於斯時將有遠百世而相知者矣

送張誠之序

朝廷課守令興學居六事之一屢飭風憲勉勵人才風化之寄有所委屬然而肘教印者撓於錢穀出內正録隳為閑秩遂設大小學之師曰訓導表儀諸生每旦望守令謁廟聽講或憲節按臨舉集論堂獨以師生藻鑑學宮而訓導為職反重於教官矣至正甲申冬江東憲官來庚泮與惟教養弗稱命選訓導教官宿儒合辭進曰有張姓字誠之卷處受徒行義文詞允宜是選監郡子貢尚書郡守仁卿胡侯遣幣致辭誠之遜避再三乃起供職憲官令庭鈞禮郡侯喜於得人士子應學校之不廢焉及胡侯考滿子明高侯視事新建廟學君為考其制度高侯致

政去尚書綱維學務其為人剛嚴少與可吾與之始終三載無違言忤色人以是多之歲大比充賦于鄉且請解職學正臨行需學錄劉彥英登門固需而其意不可矣嗟乎古道浸遠騖於力學者寡勢趺之所歸貨賄之所在紛紜是趨孰肯甘澹靜以自淑其身劉君既有植立推善及人而學校有所賴於張氏其有光也張之先來自安豐居當塗者累葉今為當塗人

送篤彥誠赴官紹興序

至正初科制復興國人增試明經遄迫試期蓋匱場屋者類以未暢全經自暢然積學深純見理明徹則敷繹有緒時彥誠以詩經領江浙省薦試藝京師弗合而歸歲甲申大比又領薦行省乙酉春遂得儁春闈奉對大廷余亦與計偕在京師聞稱右榜之士莊肅端慎人輙以歸彥誠受衡陽縣丞以毋憂不赴改紹興錄事司長官即宇牧正官也今年春余被藝南宮竊都頒久見新進士及前兩科登第求仕者多除宇牧正官彥誠因有是命焉竊觀近數十年朝廷拔文學之士共治天下不過徵求應選也作養胄監也開設科舉也然起自丘園卓有顯效寥寥幾人哉胄監之選歲僅六人至於騎省部臺憲纂脩國書掌教成均布滿庶位下至守郡縣之命凡裨益治體者多自科舉出上意責望不薄也今彥誠之官越上猶故鄉也人情風俗無之有素[illegible]其所蘊施諸政而有餘知其同官諫國賓余曩忝同貢彥誠與之協心莅治其心撫綏越人必被其澤而克上副責望以增大科之光也彥誠既往出此質於徐君以為何如哉

送蔣茂功序

稱學校之盛者非責其全穀豐饒棟宇宏麗在乎得人施教使詩書禮樂之澤涵濡羣心為國家育賢才為斯民美風俗任是責者由於訓導得人也太平學官教授缺員正錄代出內日趨走奉承不暇然教事卒賴弗墜者幸有蔣君茂功以訓導為職耳曩郡侯承部使者命求髦儁為學者師士論翕推茂功無忝是職教官躡門迎請遂謁廟告至官僚寓公薦紳名流羣執賀爵列進德堂賤夫下走亦知為得人日坐公齋敷揚唐虞三代心法治道紬繹微旨及飯洛格

言委曲誘進學者歸心太守高公與繕廢宛錄
庖饍君儲屋于市以居其徒朔望仍會講公堂
不廢常儀今試藝術闈棄職而去衆謂余與茂
功雅文不可靳一言以泯其美余惟君在庠舍
幾三載當監守之親蒞分憲之按臨御史之循
歷宣撫之詢訪能使學校光華稱盛于遠迩尚
不自以為至端誠簡重充拓志業又將展摅才
猷達用於世豈止若斯而已哉

送王生序

宛陵王生廷淵嘗受業於余今從父官奉化同
舍生請曰王及門且久去有離索之歎吾黨亦
戚然于懷願先生賜以辭余因自念弱冠時閉
門獨坐研討經籍頗涉諸家慕古人循詞章為
末達其要乃從朋游間得四明畏齋程氏讀書
日程放考亭六條法及呂舍人規節目次第筋
脈貫使攻儒術者有楷式遂遵效甚畧持循
累歲真若承嚴師而親畏友也既長為童稚師
獨受導以程說十年前分教泮庠廷淵來遊摳
衣弟子列聽演易旨探索象數義理之隱賾諷
覽考聚亹亹忘疲年衛盛猶諮益不已近數載
余東游吳西過淮泗歷燕趙齊魯往回無常廷
淵亦深居寡出姑孰人士敬其德性悅其才藝
舉遣子弟執禮事之既室遂卷勤於訓誨余於
程蓋私淑焉者則廷淵治身誨人其端緒亦有
由也奉化距四明城兩舍程氏教育遺澤在乎
人心子之往也敦求典刑進而不盡博焉以會
其理篤焉以踐其實尚其強勵而惟永終之圖
余既喜廷淵之行而成其學也而自惜不獲親
炙於程逝也又以志余恨

陶學士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序

送李儀伯赴西臺序

國家以諫諍繩糾之任託諸憲臺遴選才德爲監察御史所謂彰善癉惡激濁揚清者所繫特重焉官無崇卑聽其舉劾政無鉅細賴其維持特以廣一人之耳目建百僚之標準稱是職者李君儀伯大梁人也其尊府嘗持憲節君自早歲即以名節自許初通守汝州遷章丘尹以最績聞朝用薦者拜南臺監察御史乃至正戊子守省湖廣連劾大官威震徼外明年讞獄州縣情無冤疑於是憲綱尊肅而政體清嚴矣又明年調西臺御史竊謂今之從仕莫要於言路當不諱之時則忠國惠民之策蘊於平素者無不可施況君心術端粹言動不苟無愧諫諍繩糾之任哉君在南臺其同官李正卿赫彥凱李好古皆時之所重君又與之同官于西臺猶珪璋之交映也猶乎金石之相宣也言路得人於斯爲盛則何功業之不可成也歟將使斯民被其休澤也歟其可賀也歟

送安思善赴西臺序

皇元有天下要荒之外悉主悉臣疆理四方分二十有二道統以三臺西行臺置關內其所屬漢隴巴蜀猶禹貢州境若河西雲南皆氐羌蠻戎之居遠連絕域廉訪司四道既重政刑之柄監察御史坐而鎮行而巡所以飭王澤儆吏治繫民心也安君思善由南行臺監察御史而有是調將以國家威懷之道勸懲之法往彰示乎西土焉方其官南臺也出按江浙行省莅事靜重成憲是率股肱大臣心用厭服及入閩慶讞廉訪咨求隱瘼物議翕善其素性寬厚不立崖峭之行而聞者欽偉文學恬退之士薦揚弗置蓋其登游上庠師承鉅儒禮樂以陶其質德義以養其心經術試藝中高選歷仕端介遂登清要今移節于彼而風烈益峻器度益容則函崤未足踰其崇灃渭未足喻其深也傑聞盡忠所事者勤勞不怨或者驅馳曠邈而偉論令儀有以肅遠人之聽瞻使知朝廷任言責者有其人豈不爲風紀增重哉故序以贈其行

送張太初赴西臺序

出自世祿之家與起身於閭閻藪澤異蓋公卿子弟夙習世業素閑朝儀若天性自成至於四方幽遠物情民瘼利害纖悉鮮克周知其由布衣應時而奮者雖歷世故然多咪迂野率弗適其宜二者恒難於兼有今乃見於張君也君字太初保定人其高祖故南忠武王曾祖淮南獻武王皆以勲勇佐國初征伐其祖恒陽忠獻王又以文學為賢相至其尊府襄孝公與其諸父昆弟俱有顯爵自元有天下而中原世家以功名忠孝輔翊景運王公累葉者未有若斯之盛也君以歷補官拜南臺監察御史寬明恬厚不殘躁以立威不假貸以縱法庶官承風望而聳畏於繩愆糾謬舉善薦賢克盡乃心雖出自世祿之家而能脫略貴介且知物情民瘼若多歷世故者求於斯時亦云鮮哉踰年遷西臺御史往踐厥職君其思盡補報不特為天子之耳目使累善積功而不已豈不為天子之股肱乎如是則先世文武忠孝之澤益大以昌而無忝於祖父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其在於君歟於是昇之士知其果異於人也遂作詩以送之而俾余序之

晉母高氏慶壽詩序

行臺管勾晉君母高夫人壽八十有四歲其誕辰當仲冬二十有四日搢紳之士賦詩為壽惟天報施善人恒稱其宜德之厚者福隨而厚此理之可必者也夫人早有令儀以禮法自持長適名門其良人字伯元善事親護兄弟以田宅仁於闔族濟物樂施卓義聞于時朝賜旌表亦由夫人能輔佐君子以成其美焉諸子訓以義方由是管勾入仕溫雅謙謹以祿奉養怡恭子職夫人雖深居閨閫教令不出于外然觀伯元所行及管勾在官剛夫人之賢可知矣夫人奄室為賢女和夫為賢婦教子為賢母厚德如此是曰宜享康祺登于顯耋聰明強健食息安逸有孫有曾垂裕者盛其福之厚方來而未艾然後知報施自天其理果可必也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又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信有徵矣于時新陽布和綵庭燕集拜舞稱觴承顏怡愉莫不嘉歎夫人之夫婦齊年而樂其子孫之英秀又從而祝曰夫人之壽如松栢斯茂

夫人之福如川流斯續如山如阜如金石永久有命推恩錫封榮侈綿上脩齡其自今始

行臺管勾貴德明壽詩序

凡頌禱美辭必以壽稱天之所祐人之所期莫盛於此洪範壽居福首穎以享有百祿者也是以誕生之辰視為吉旦相與稱觴為壽致慶祝之禮況當父母皆存兄弟翕和有德行以華其躬有爵祿以興其家而又有子有孫此皆人所甚欲而不可以必倫唯貴君德明能兼有之可謂得於天者全矣君居德州齊河縣讀書取仕歷省部臺憲以廉謹聞今為江南行御史臺管勾性度寬厚風儀頎峻出言有章事無過舉宜於其職見者敬而愛之二親康健垂白在堂年皆八十有餘奉養盡禮同氣四人敦於友愛子皆教以儒業而且抱孫焉人謂貴君諸福咸集豈非前人培植深厚而英華發於茲歟抑其賢而力善自有以致之歟何其兼人之所不能兼也乃月吉嘉平時維初度教官多士聲諸賀章僉以君貴如松栢壽之符也然今朝廷求治旌賢臣曾有德音益廣忠孝乃心王室盡其才力必進升高顯則仁者之壽不惟在己上以壽國脉下以壽民命是又衆之所期而亦君之所願也

送崔文翼序

朝廷選官以任憲臺之職憲臺選官以重從事之寄賴其稽律令操簡牘上佐耳目大臣表儀諸道糾正百僚稽法所由出刑政所由平故惟大體是務不以承順趨走為能此從事憲臺者所以異乎庶府椽曹奉行簿書而已也崔文翼歷內御史史江西廉訪司磨調海北廉訪司知事行臺辟為從事沉毅不躁露言動中理遇事明決克稱茲選夫行臺治集慶統江南十道吳越閩楚外薄島夷其地萬里郡縣數百吏治廉汙未易盡知然風紀嚴肅為善知勸為惡知懼法度行而禍亂弭使主上無南顧之憂由得賢以任憲臺之職而贊助者又得從事之賢也竊觀斯時起身由此者類登顯仕或持節一道或歷三臺御史或位至中執法丞不可勝數其或官于省部院監無往而不宜故名臣碩望接迹當代者多若而人也考滿升秩又嘗磁礪名

節服勞王室必有深慮遠猷為國與民建久長之策其志豈在爵以華其身祿以裕其家而已則異時所立益有加於今也哉

總管視學詩序

今天子遴選牧守內則省部臺察外則宣閫憲司歲各舉一人課以六事特增興崇學校之目其委任之法良責望之意深矣由是太中大夫李公思敬以厚德令望出守金陵其地當東南都會統州二縣三崇臺鎮其上庶司隸其下繁劇囂雜視他郡難為也自公蒞政不勞力而治人心悅服其於學校尤所加意亦既戾止郡庠廷聘英儒分教齋序學者知所歸向矣惟是明道書院實程伯子遺光餘化之所被廟庭有祀師生有養其來已久然而宣明勉勵必有待於牧守之良也公乃慕前賢之道德啓後覺之進脩臨視于茲次第興舉豈非斯文之幸歟竊謂牧守之職農桑刑獄錢穀賦役無不兼領而每重於學校者蓋先王詩書禮樂之澤所以厚彝倫美風俗育賢才悉由此出推公之心其與黃霸教化穎川文翁興學於蜀同一致也區區叨長教席瞻承威儀以為昔者魯僖在泮頌禱有詩教孝多士形於詠歌用贊政教之美焉

張景遠詩集序

自朔南同文七十有餘年季朝遺老殆盡斯民長養於混一之世凡詠歌成聲彬彬治平之音矣在昔作者江左宮商振越河朔詞義樸厚當其分裂各隨風氣以專一長逮其末也振越者淫於輕靡而意浮樸厚者流於陋率而味寡今風氣相通無間南北能詩之士傑出相望宣宮商於詞義間況景遠張君又自北而南者乎舊居河東徙家毗陵獨喜攻詩雖遇事糾紛常吟哦有雅致歷覽名山巨川仙墟福境輒吐英藻發其模寫使東南偉觀雄奇靈怪千態萬狀具能托於片辭隻韻及情因物觸嬉娛感戚一寓之詩其或游神沖澹托意悠深則又脫氛埃棄雕琢故體格屢變卒歸於治平之音焉且詩亦難矣苟培蘊豐碩志端而遠氣充而弘則形於詠歌自中律度君髮雖斑造進未已猶當揚厲風雅遒夯高視兩京六朝之上茲又余之所望也

送教諭潘君序

僕幼時師鄉先生勿齋潘公〻諸子唯升闇君秀出昆季間僕兄禮之疑有質過有正其起解起明辨議該融足以廓人之見聞僕既幸受業勿齋公而又幸君啓益之多也勿齋年浸邁而君以文學馳俊聲四方户履以所事勿齋事之自是師道日隆矣勿齋既没君愈自循勵耿介剛直人所欽服嘗科制輟於至元無祿養親寒節益礪遠振髦士為教官時監府咸晚崇貴雅聞君譽命僚佐勸其試藝君英風邁厲未肯還就邦之士夫咸勸君起而為是舉學也君始握翰簡就試遂中首選人謂使科目與所得才能亦豈加於斯人哉初仕富陽教諭脩廣廟學文教煥興其民皆曰教官之賢如此吾邑未之前見也今調嘉興重其去者歌詠聯續僕惡能無一言乎蓋君曾大父真居先生學以理勝大父拙逸先生文以理高累世儒雅子孫多賢至君大振先業屢誨鄉校育才輩出是不私其家傳今又恢闡緒言揄揚休美以惠百里士子則潘氏之學將派衍而未已也僕因思世之為文章者有三古文尚簡嚴故紀述有法時文尚純暢故進取合度人病不能兼有其長君於此素皆優歛而必培之以深潛之功昌之以正大之氣異時登名天府而代言翰苑益以濟美於前人則夫善論一邑者豈足以盡其才也哉

送學録吴仲進序

學有録其職第三上則典教者總綱紀出納專署事之柄下則分教者列居齋官訓弟子員皆有常務闕其中者貳之以正參之以録若無所務權假空室爲況寒窘至者席未暖輒引故去曠瘵歲時或循而遂秩浸弗省所任當何若爲為正録之屬胥也夫官以録名有糾督之寄焉有檢束之責焉官制宰相録軍國重事諸郡城理民者曰録事而於學亦置録雖資級懸異其為糾督檢束義無獨殊尚宜曠瘵也哉録昇學事吴仲進上饒人在官盡所當為不苟焉以庸習自同於常人子處泮庠東廨闢扉四辟立以簡裹目造廩粟僅給楞鉄無餘資忌於失留絶望〻之念若教養若祭祀若月書季考及催科督繕悉得與聞而無侵官之嫌以辦協諜較勞

使功不歸己勿之有意焉爾已終三載不少廢怠其於糾督檢束益無所恨果嘖嘖之可議乎然士有直身行道不阿世徇俗君子好之則小人惡之故謗興而詬隨脩己者不易其心也而在昇郡雖有直身行道好寡而惡多萋菲成風樂傳喜聽不崇朝而遍城郭仲進之守官也吾見物議有嘉而膺人戚走無鼓也又以驗其官無所失也今將謁選行省吾黨同時寓昇者惜其遠別俾序其事以為贈

送砦德明赴刑部序

六府之贊佐在刑部者所繫尤重裁制簡牘議天下之獄使麗其法死生輕重由之而決故中書選主事視他曹加審所以慎邦禁閔人命也南御史臺管勾砦君德明改刑部主事以其嘗為刑部史因有是調命下之日衆論稱宜赴官北上予因語之曰五刑之用天俾爲一下民謂之天討人君猶不得私況有司乎居是職者其道有二明無所蔽則察之精而情不隱敬無敢忽則慮之公而法不濫觀皐陶作士惟明克允蘇公司寇敬爾由獄可知已自申韓刑名之說

與而虞周忠厚之心泯故秦漢以來法家少惡閒有賢英之君豪傑之士亦為其所惑而治道有愧於古君既譯於律令其性仁慈寬平嘗贊卿赴追求臯蘇之意刮磨申韓之習制罰以中令從辟者不自以為冤而致祥刑之效則古治不難復矣又申古訓以告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送王秀才序

濟陽王立中乘自紅都從學於余友許君粟夫許君長金陵南軒精舍拓徠學徒生故聞而有甚客論堂西齋左圖右書晝夜披考常敏為勤劬其進若刑勞山出未見其止意將為君子之儒也或者竊謂之曰夫江都淮海奥區游仕之所趨賈貨之所居水陸珍味可以適口宮室溫旅可以寧其軀擊筑吹竽酌酒歌呼又況服飾纖麗紈袴而綾襦或被薦擢則又拾青紆朱子何孤苦于旅途而棄其所娛不幾於迂哉生唉而不應俛首脩業唯師說之務聽而其志不少渝余每過許君生必周旋下風趨蹌秩如辭貌溫如余心悅之予其優異於初焉歲暮省親歸

廣陵請一言以為諭生以余與其師同年交而視余猶師也可無辭以易諸今夫適萬里之國應山陰祀淛瀫若未易至苟日進百里十旬而可徂矣或乃百里千里其心厭斁遂息焉而不速其程雖假以歲年莫克至其所也生歸承顏之隙汲汲循循究力於學術而以聖賢為楷毋若百里千里而自息者亦猷役來而卒業乎審如是則益嘆或謂之非而有以稱余之所予也

送陳秀才序

天之賦予不靳於富貴而獨靳於賢秀焉蓋爾之區豈貲驕榮爵秩者隨在而有況通都大邑乎若清明靈淑之氣鍾美于人器識超異而德藝崇茂求諸通都大邑寥曠幾何故賢秀者天之所獨靳人之所難得也幸焉得天之所靳宜弦力攻學成其始終不然是自棄其天矣然學貴得師孔子大聖無所不學則無所不師學者非有聖人之資而緩於求師方策之間未易識其向方或乎一編目一寓遽謂道已在是嗚呼道果在是乎淮西學者陳師賢聞希易許君桀夫長南軒書院渡江而東就經從游許君嘗以易經領首薦與余同年而余承乏長教明道亦以易授徒兩書院相去不數十步師友常相會一時文物從盛師賢居儕伍間觀其師闡理象摘詞章心潛意索汲汲忘勞豈非風賦賢秀而將天之所靳乎乃能遠涉擇師不擇於所歸其器識德藝將由是而過人有不自棄其天矣旹別而去其友徵言為贈師賢明易以其所知者語之大象傳乾曰自強晉曰自昭天之行也日之進也無使之者出於自也自強以久其功自昭以擴其蘊聖賢之學舉此乎由子之得師既美矣藉驗而踏其實涵融而領其奧又己之自為而師之力無所施矣子歸同安見其先達仲還汪君參究所見闡并出吾言而評之可也

送尹仲和赴廣西序

銓選重內輕外自古為然今官京師者稱美任宦中原者次之江南又次之接境又次之邊遠尤次之故仕由江南者不得歷中原自中原出邊遠必超進資格用是莫不重京師中原而樂趨之於江南接境邊遠槩視以為擇惟風憲則不然天下分道二十有二其勢均一在內者固

重而在外者益不輕南臺統十道兩廣海北為邊遠之境廣西視廣東愈遠遠則憲府愈尊剏溪峒獠猺負險盜掠職守牧者或不良於理歲常弗寧朝廷遣名臣往鎮厭之寄耳目之任所以宣王化糾庶僚綏郘民也贊憲府刑政者曰書吏擇其才能以導揚威德去憲官最近立于諸侯百司之上衆所敬悚余故於畢仲和喜其行也余與畢無素交中山曹仲德來曰畢在童年肄經籍長而弗偭攻三尺法出入臺閣衛金陵郡吏調秋浦爲廣西憲史今歷歲數千里其志可以有施也余聞其言因念廣西憲府既遠而愈尊又無重內輕外之勢書吏肄奉承簿書亦可貴焉其技自郡吏者一道僅三人得與是列甚難今江淮以南無慮百餘郡吏額不減數千仲和以寀者而登諸三人之列獨非幸歟必將佐其官振紀綱明法度貪縱者伏戾而猖獗者順令使禮義之美昭于遐荒乃憲紀之光華也仲德以余之言可告於畢也遂書以貽之

送天門劉山長序

天之厚賢豈以美秩豐祿崇享於少壯爲一時震赫而已故常假以歲年使練閱久培植深雖艱回滯抑不挠其所守用是心志堅才行充然後無施弗能矣自科制興幾四十載老成儒流有溺頓鄉薦不獲被選南宮猶勤敏不息意將仲道濟物是謂心志堅而才行充者吾於仲愚劉君見焉君鄞人蚤治詩書既悟旨歸又以聖人微權寄諸春秋乃探討筆削遺意博搜諸傳精覈淹暢學者北面而心服至順壬申秋與貢江浙行者後十有二年爲至正甲申再與貢然皆弗合于春官當其得儁千萬人罽而文藝恒有餘豈於三四扳一之頃反有所不足耶故朝議知下第之士坐以額阻慮其遺才悉授學官君因得長天門書院天門東望姑孰城一舍昔宋季地瘞兵警且教養弗輟富士滿庠舍近年以來曠典多矣自君視事崇飾廟庭增廣齋廡日萃諸生以理性之奧彝倫之懿啓迪後覺遠邇翕然風教大行此雖小試其能蓋已動人耳目則凡重任之克負其不兆於茲乎異時敷施治道衣食生民功被當世以垂方來故知天之厚賢其不邇而遠也審矣端代言剸繁秉同貢

之好而相知最深是為序

送東川山長張彥深序

守官而敬其事雖地居幽遠若可曠綫而不怠積業崇功久而自著理勢宜然推是心也雖古忠臣志士何以異哉太平書院四天門采石舟陽皆在歷升據水陸要會憲節循視郡守臨勵使官賓客舟楫車騎往來接迹長教者動於當務不獨可以塞責亦得見知于時唯東川精舍邈焉與區別蓋搢紳無因而前學官寒寂勢寡位下或才德蕪廢則阻茶弗振用是敬其事者鮮矣儀嘗識張君彥深於金陵神表清峻有足動人其教江寧時嘗攝邑令代行尉事臨政通敏整武備禁姦旅驗歲大治調東川山長可謂幽遠而宜曠綫乃劬躬厥職未嘗一日廢使經籍宗旨禮法正論宣暢于藪澤則嚮道深質沉潛聖化者豈無其人乎今年夏儀自金陵考滿歸舟從士林聞譽張君夫東川去郡城百二十里人所罕至也吾愚邦跡遠迹少入市人所罕親也衆口愛憎在所罕同也然稱善則均咸若身至目覩者無他焉因其實而已矣今庠序滿郡縣其嘗循視臨勵往來之衝漠然不加意若不少間彥深之風宜知所愧哉傳曰蘭生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又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彥深有之山主陶氏與儀通譜族多英俊惜其代去遠人徵文以為贈余既慷張君而不遇又喜同宗之好義也惡能已於言君將聽除命於朝矣旅寄京華交際貴要當有薦言良識以越舉聽俾施于世有以固承平之基蘇瘡殘之境毋懷寶以自得焉鴻鵠振羽青冥無拯安得携手於此風徒延佇於停雲也

送林景山序

守令六事其一曰常平得法郡邑建倉置屬以府曹倅久者充優減其考由是林景山與茲選焉景山旌德人貌古而言直自新安遷姑熟鬚鬢斑斑趨蹌黃堂引經援律商討政務列疾納其忠性愛工詩或閒隙或紛遝吟哦常弗輟往來衢市襟帽偉雅宛有老儒儀度人莫知其為吏及調常平乃不以冷寂為嫌欣然受委將以展斂散周恤之策使官有備而民有恃其志亦不羣矣夫常平之名始於漢五鳳間耿壽昌之

請穀賤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減價而糶以利
民及觀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謂歲有數穰
故穀有貴賤民有餘則輕之人君斂之以其輕
民不足則重之人君散之以其重輕重斂散以
時則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令縣州里受
公錢皆籍粟入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
謂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善平糴者必觀歲上
中下而糴之使價平而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斂
中饑則發中熟之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斂或遇
水旱糴不貴□人不散行有餘而補不足齊[illegible]

用二子術國皆富強耿中丞之議蓋本諸此也
然成周養民之制縣都有委積倉廩有分預振
荒恤災具載禮典聖人立法先事豫防俾歲雖
凶而常豐民雖貧而常足則管李之見又豈無
所本哉昔耿壽昌出蕭望之非之元帝時諸侯
多言可罷後漢語曰外有利民之名內實侵刻
百姓置之不便豈常平獨可施於邊郡而不可
通行於天下歟抑亦可以通行而治之者不得
其法歟今制既曰常平得法為守令者可不加
意歟景山居其職要不可不知其法也今糴本

示增直之文輸戶擢倍償之援肘之久則腐而
味變暵之乾則耗而數虧待哺者未沾惠於勺
合而中漁者已不勝其配抑矣景山往盡乃心
變通有方師成周養民之制而采管李壽昌之
所長使國家實利興時下及困窮而不徒以粉
飾治具庶幾成守令之最功是則余之所期也

送劉秀才序

唐虞三代之世皋夔稷契伊傅周召渾然全才
為時輔佐道德勳業標準萬世未嘗有儒與吏
之名也周官稱儒以道得民吏以治得民二者
並立然猶相濟為用秦不師古棄詩書事刀筆
吏始抗儒而反勝焉漢之時習章句者為儒決
法律者為吏判為兩塗純任吏而用其長故有
蕭曹丙魏之能不純任儒而用其短故有貢薛
韋匡之偏世不察此槩謂儒不吏若豈刑名賢
於六經□宋儒者設經義治事齋人之才與駁
駿通古吏本於儒也審矣國朝混一治雖尚吏
世祖稱儒教大宗師則崇儒尤重可知今職
簿書佐官府者通謂之吏先朝詔旨若曰秀才
生員願為吏者俾為之職論秀才為文行英茂

者言生員但廩業於學校者爾文行英茂者必將異於人生員初學何敢棼而伍之然擢吏恒於生員而名秀才者不得與似非明詔初意亦吏弊不諳大體之一也劉秀才者嘗訓導南軒書院繼為太平泮庠訓導寔韶臨郡命郡府辟為吏則與生員者殊矣所謂儒術飾吏事者非獨見於古也余故表而出之且示取吏於儒不專求之生員也

陶學士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陶學士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鉛山張銈校編

序

送黃文敬長岱山序

天下之都邑京師為大天下之川澤海為最大北至于京師東南觀于海皆雄奇之遊或無因而往則想慕而不可饜憾於心者有矣江湖貢士黃文敬去年會試中書今年赴官海上余故喜其有行也文敬居蕪湖自少有能文聲端厚專勤蘊德不伐弟子盈門禮法森整邑大夫舉稱而爭重焉及領薦鄉闈羣情慶愜以其氣清神臞不閑於跋涉風雪萬里將有難色乃慨然長往旅食燕山不特與四方豪俊角一日之長而九重之巍巖萬國之朝覲凡可娛心耀目者無物不備志雖弗合而歸其識則廣矣行省授岱山書院山長岱為海島隸四明渺然波濤之果蔚然林薄之翳精舍數椽命官任教將以文明被于幽遐文敬越大洋登講席吐其剩餘化漸卉服無金穀塵鞅于懷彷徉憑覽挹暾光於未晨睇神州於無際且有琛鑫美錯之貨舶之富可泛視為海之窮裔哉又得往來

城文學儒流星聯駕聚日交接以資見聞至於飛翰驅辭尤足聳擬轅門大府以流譽于時遊之雋奇者兼得之矣余與文敬為同郡人前後俱以易貢為同道復同選為浙東教職在斯文素為同心明年春承乏越上則文敬進脩之功益信僕思夙昔相與之至尚肯為余一来乎

送司獄易元允序

國家立法忠厚嚴禁典者固不貸其辜亦未嘗不閔其命由全有生之理於天地間也囹土桎梏之設尚矣郡有廩庾有醫建獄官以掌視不惟要禁無逸泄之虞且俾矜撫或平反而得其情法之忠厚如此尤貴得忠厚之人以行其法爾易君元允瑞之世儒嘗以簿書贊治于憲府藩閫今太平路司獄人或以君之才猷使得佐郡宰邑則恵澤可以及民獄官之任若不足以淹歲月也是不然夫恤刑好生之德自唐虞三代而降雖以漢唐盛時猶有愧焉今朝廷刑罰務於寬平故獄官所禁視以為重太平固囹圄然比者饑歲加以兵興纍執之徒不能無矣每郡府之推讞憲報之審録莫不嘉君能官豈非忠厚之人哉嗟夫民有訟則陷於獄也無訟則獄無設可也使長民者理之有方導之有素哉不汲汲焉遷善而遠罪訟何由生君秩滿將有長民之責尚其以無訟之本反求諸身哉

送采石山長濮友文序

江南山水雄麗之區以釆石稱樓觀亭祠皆據勝境跨高冥俯清泠可以縱心目之娛覽臨流而屋宇巍華貨貿充溢民業酤醸多致殷富宜有書院闡教敦俗庶俾其入不至荒於遊逸怠于驕奢也書院創自淮陽獻武王保定張帥地當四達之衝往來者陸則車騎水則舟航過而瞻禮者衆焉至正己丑歲余客昇與晉易許柔夫於御史家聞有談釆石書院山長之美者因叩姓名則知為濮君友文中山人也御史歎曰安得與斯人接辭哉明年濮君來昇御史見而傾倒余與許亦在坐此識濮君之由也又明年余歸太平望釆石纔一舍雖相遇不難而相知不淺及壬辰孟春備代矣君在官復浚産曰三江渡歲賦水利供祭祀脩完廟學乃塑獻武像祠以報功自喜錢穀少而出納不煩得以詩

酒彷徉於山水間與天地淸氣酬酢物表亦職官之高致也况能以闡教敦俗爲務儒家子弟尊其師道德藝是習雖欲游逸驕奢寧不警省於心哉君文獻之族才識老成衣冠言動有故家風度嘗歷江寧武康教諭升今官將由是表儀侯泮教行千里之郡其績業有加於此從可知也

送浮屠慧師序

始吾見遊方之外者入空寂出倫理與吾道不類也既而行南北歷名山巨刹時與釋子接或博辯多聞或靜默有覺或記聞能文章皆知仁義中正之旨至其視蟄于上有君臣之分焉不忘所自出有父子之親焉羣居怡怡規諷以善有兄弟之情朋友之誼焉則既與吾道類而又嚴敬其師勤勞不懈一得所傳心領膺服終身不悖而吾黨反難能也從吾游者崔生子元義興人也來姑孰富光孝禪寺寺僧慧師日嚴乃其鄉人因生過余目其威儀則服行戒律者也耳其言論則習聞聖人之道者也其學以無爲爲宗以不二爲法以去死生爲向方以實相具足爲歸宿吾知其有可尚者未幾崔生請曰慧有母在堂其授業之師亦居義興而敬師之誼甚至歲時省視往來以爲常今又將去以其平日好與文士游故賦詩爲贈願先生序之嗟乎天道不外乎人理佛氏功行之餘無擇於巨細况孝敬之心不衰則其天者全矣吾喜其與吾道類且有吾黨之難能者安得不與之言哉

送教諭彭景先序

江東文物番爲盛僕兩入京見南士官館閣翰監或負才學旅遊棲棲以至賓貢春官番人居多比叨籍金陵見仕郡邑掌校庠者復多番人時景先彭君受當塗文學自番赴官便道過余一見如素識言論英發理冨機敏知其學有本原信宿辭去余既歎不獲與君久相從游然獨喜吾邑得賢教官今年夏代歸私慶曰被薰陶君尋滿秩會方新而別已迫固不得不歎歎于懷也襲柄臣奏廢科舉三臺二十二憲司上疏請復不得命御史及各道憲節以文藝試士爲教官時南北學者無階取仕與選則榮炫如擢大科者戰場屋者咸樂就試君以御史舉名占

高等及来滋職掌揭誨語敦厚儒習俾知所尚逢掖敬從学素無帑庾缺禄給晨夕君介守冲澹無苟得意部使者及郡監守知而嘉歎分洋廩充俸著為定令有禄遂自君始其盡心學務勤若理家廟宇齋廬葺治完美創亭宮墻左地幽景曠俯仰山水相忘於物外顏以樂山水亭而理致高遠矣僕已慕番盛文物而君復若是充有光於斯文哉今朝廷屏羣策以綏萬方使在位效力者如君不少曠瘝則臣職脩而王化洽而君之才有可嘉矣其去也貴公使士羣餞溪郭俾僕叙其事如右

送汪教授序

汪氏為神明之胄居新安七百餘年族屬著衍復多賢秀其福澤流被雖久益深而又有若虛謙先生者出君子謂積善之慶果有餘也先生之歷儒官也始諭長洲調長清獻書院升嘉定州教授凡三仕皆久任最後典教姑孰姑孰學校東南稱第三四休於漳明士風淳厚稱小鄒魯先生視事似不能言若不勝衣者及其登講座進諸生導誘淳懇剛翼綱常表章道義使先王遺教之懿入耳而着心寓與郡侯大興堂試倣科舉式所選多髦俊文風乃振其接物和易至於不可則義形於色志莫能奪又人之所難也甫歲餘即引退士子驚愕相與議曰先生倫天下之達尊神氣強健才學精敷乃高舉而去弗克盡攄所能曷有以為賢者之留遂相與力請而其意不俞矣僕等出入泮林望其表儀而起敬知其長育文獻之邦父兄師友漸陶有素故見聞異常人雖老猶不自足視世之苟利禄者往往以去官為戚而印綬不忍去手其所為何如也先生由此佐大府宰鉅邑推善教之心以施於政則功惠及民如春陽時雨涵煦無窮余將側耳以聞嘉聲亦有以慰此心云爾

送醫官黄與任序

歷代陳迹去今懸遠矣論及漢唐全盛時猶使人欣快於百世下況當海宇混一而文明隆熙之治與覆載無極雖漢唐全盛之天下不能比其什一士生斯世身親遇目親覩凡德學技藝充足於己度可濟用者願效力行志自拔衆中舊袂振策趍集京都星拱雲合不特受官可以

為榮得祿可以為養而且水浮陸輾經閱萬里
遐邈如周旋堂室間喬嶽巨鎮之奇大河清濟
之雄皆在指顧又得仰瞻宮闕神麗以至廟廊
列司之崇貴車馬人物之繁華常紛紜而日接
此黄君與任所以兩入京都意有在於玆歟君
儒而醫者也意氣動當道因為醫官歷長林右
鄖樂平陸太平路醫學教授使其在京師擢置
長選累資級以歲清華則與事樹功將無不可
僅官於醫志若未就然而遠游勝歷見漢唐全
盛之所無居其職又足專衛生活物之寄其亦

可矣黄氏家新喻其業儒醫傳已七世君從祖
曉峯官奉訓大夫臨政州縣利澤及民壽幾百
歲詩文成編於軒岐而下諸家之書領悟要旨
秘方靈劑世未知者悉授與任自其未肘教印
郡府官僚寓公多士及閭閻庶民恃以為命切
脉視證究極根源叢草木玉石昆蟲諸品適君
臣佐使之宜或相助以全其性或相制以成其
用易呼號為歡欣起沉篤為康裕然郡官寓公
士民所産之地有北庭焉有西域焉燕魏齊魯
焉江淮荆粤焉稟氣異而致疾不同君隨類應

其脉無溫涼寒燥之偏乃家傳之有徵也今
將别以醫家者流羣請文以為贈余惟黄君以
仁名其齋以同仁名其堂天地生物一元妙化
運行無間全體皆仁人與是理惻隱慈愛之真
隨在呈露醫者功用最近於仁視人疾痛瘵病
皆切於己翊君講求儒術苟克治存養使仁之
性純乎内拯療惠濟使仁之道周乎外由教一
郡等而上之其仁滋浹益遠京都熟路遍復驅
驅則異時之所遺異乎曩時之所遊也

送黄尚明序

凡達於學而豐於文必以極致為歸宿之地所
由得者有二焉沉潛乎幽窔以畜其才也經涉
乎廣遠以充其氣也方其閉戶深居稽經繹籍
雋嚼六藝羅絡百家燈鈔晷閱手不停披口不
絶誦固能沉潛乎幽窔矣然而天地之高廣也
川嶽之雄奇也南北疆域之大也遠近文物之
至美而繁也非寡交罕出者所能悉知而徧覩
於是行四方則視於目者非其所常見聽於耳
者非其所常聞賢可尊而師也善可親而友也
經涉既久其氣有不充矣乎余嘗聞閩浪湯喜

與豪儁伍得其類此者多西江之朋也近歸姑孰識黃尚明臨江人較余所得西江之朋則又欽焉而容敬薰焉而德和益其蚤歲僑者于家有沉潛之功不遽以自足操舟東渡歷吳之郡邑因留姑孰時萬溪馬侯新建義塾招徠學子議選髦士聘為塾師衆以尚明薦遂登講席教事乃振暇則與客躡喬峰俯洪流訪前賢遺迹追逐雲月調嘯於物表今又思維揚為四衝之會將浮游淮海其經涉者益遠矣儻回翔而西則鄉之人士見其學之邃文之豐有加於昔也寧不改容而敬歎也耶

送黎仲良序

友人王克明以上黨黎仲良來謁且曰黎本路之名族仲良在京師奏名為胄監生受鄭州學正精風鑒術蚤有益負自視欿焉於是歷燕趙之疆東至齊魯南游于荊楚吳越將務富其學而充其才遂以益齋自號若其鑒人窮達壽夭奇驗縷出特餘事焉爾今其來也問予有素而請見惡得靳一辭以貢之哉余聞克明言因取仲良齋扁之義而告曰伯益謙讓受益仲尼以遷善改過為益德無盛乎謙尊光而卑不踰其益為何如也君子遷善則過必寡改過則善必增相資交助其為益又何如也上黨隸平陽民俗剛勁而任氣仲良儀恭禮和惴惴如不能言有謙之心哉意其親賢取友於四方得遷善改過之道故無負益齋之名也世之挾技術涉江湖覘貌聽言辯氣察色臆度禍福妄期榮富以徼利於一時俾庸躁之徒生覬覦僥倖之想芒芒滿路而未已不徒無益反致損焉合伯益仲尼之言而加警者仲良所以益己也即風鑒以持正論使人知力善吉而恃德凶所謂相形不如相心者仲良所以益人也今將官于鄭積其歲月受命陞職又當推其益于時未可以技術自待也仲良宜知所擇哉

送馬仲雲序

隆平之時有臺察以肅憲綱征伐之際有將相以統兵政奉承於將相臺察能不失職保有令善則於佐理一邑又何難哉馬仲雲世為薦紳家結髮事刀筆嘗為吏金陵郡臺察薦焉天子耳目大臣坐鎮尊嚴聯案列居霆轟而鶚鷙乃

周旋其下儀度整閑接物無忤郡慢缺僚按君攝其事處置有方羣吏慴服及掌官廩出納田賦數十萬悉稱其平余在金陵見其勞績喜吾邦有人行志於大府受知於崇臺也考滿歸姑孰除長洲幕官適淮甸兵起姑孰濱江迎送供億日不暇給郡府委君贊畫當塗未幾三省行臺官皆以寧執領大將治師江上軍需浩繁責辦於旦夕陵轢摧撼寢食不遑仲雲應變神捷當路咸喜其能不唯免過而已今將赴長洲雖劇縣刑名之夥轇轕錢穀之富蘇倍蓰他處然於臺察將相既親歷其難而其才有為則佐邑無難矣古謂遇盤錯而別利器仲雲有焉余惟姑蘇為東南財賦甲區比歲民力凋弊盡地產有限而橫斂無窮或有詠采徹在上之聽推以矜惻之心濟以惠利之澤使赤子樂其有生亦是治之光華也

送張文泰序

士所願者有文學以美其身有名爵以行其志天下文學所萃者辟廱也天下名爵所出者朝省也張君文泰則肄業於辟廱知名於朝省者也往年鄉試東平衆詡其當擢大科乃弗加意居京師執經聽業趨蹌胄子之列不自滿而遽止一旦去燕歷齊魯大河而下涉淮泝江溯觀于吳楚至正庚寅秋余與之邂逅京口同舟抵金陵君覽六朝故都時與賓從既而訪舊姑孰明年余歸而相遇言論意氣視昔有加所至弟子歸向故居有廬食有魚門有長者之車雖羈旅萬里而觴詠自娛今北上為本業計吾意太學先生及諸公卿皆將即遠遊之所得者可默而不言乎今余祿翔揚之域亡郡縣百僚與太蕭條黎元塗炭紅河淮濟天地血腥貴爭源通乃至分截海上據奪阻塞糧道操重兵者未輒戡定之方有民人者不能撫綏之術財用耗費公私罄竭力役愈橫賦斂公行文武才略可以立邦家太平之基者豈無其人哉或者猶之而未至取之而未盡爾文泰以身歷目擊者發忠讜之議攄樞要之闡宜有濟時長策以副當代渴賢之想由是以文學取名爵蓋非幸倖致也

送許經歷序

至正辛卯春嶓川許君來長姑孰郡幕時承平既久官事民俗一皆簡靜以吏文贊政而有餘值兵起淮西連破州縣姑孰並江相望孔迩城堞久廢軍伍寡弱君謂難於守禦大募民兵明年武昌陷饒信徽廣皆不守行御史臺中丞江南三省平章並領大將以姑孰居要會掛印開府招勇悍集輜重府官多以差遣去故長幕者不充少休董造兵器動以千萬計巨艘良馬武備赫張出師之日鞬弓精鎧虎旅雲趍金鼓震地旌旗蔽空許君亦與有勞焉築城役興時進

善蒙上官聽納大軍征討假道不絕君出入鋒刃間供給不避艱苦暴兵犯寧國界及援瀕水四境日迫勸議拒守之計又明年春淮南省平章將兵來援駐劄城郭供給益繁士馬饑羇累於是援師來者償境內脅從悉降自君到官未久羽檄遝至不得從容坐幕中晝夜奔馳寢食弗安家累隔數千里音問頻絕曾無私憂形於言色唯思盡忠王事而已觀君神儀蕭散世當無事謹抑逡巡似不能任勞劇及軍興隨機應務綽紓擾倉卒意度閑雅何其能也然數十年來南人不得仕省臺院部僅補遠道憲史君因以吏役應海北兩廣憲司除惠州路照磨陞從仕郎太平路經歷嚮使累朝股肱耳目之臣秪率世祖舊章南北人才視之無間俾其君子彙進小人變革而致治之美垂衍無疆夫何妄生區別於一統之朝日益猜忌懷憤諸人亦以嶺表不靖攜黨引類聚於長淮數千里間蔓延江左干戈爛熳亦有以致之也比者悔過復圖初之制產自吳楚者得與中原人等則許君秩滿銓司考績非復向時之待南人者比予故因其

行以卜世道云爾

送程子舟序

人有同室而異心異鄉而同道者其故何哉彼異心者重利輕義易進難退已絕而益附已去而復留雖嘗同室不害其為異心也必同道者愛惡之公正議論之讜直毅而能和通而有制雖出於異鄉而實為同道也僕得納交於程君子舟蓋異鄉而同道焉君世居婺源族人仕姑孰因來視有薦其文學於郡府者遂聘為泮齋之師適僕歸自金陵同時分教而自賀其得友

也列居嫗亭壑旅相應晝則茗飲而葉棊則袂屬而歸每聞君語心用開悟源源清濟之貫濁河也其為人也不可以勢屈不可以利誘義之所在汲汲趍從至於正色斥邪據理折衷卒使公道昭明而異心者不得以同室矣遠近嚮風蚤屨雲翕君得以闡揚經術雖擾擾危急之秋教養不輟學校光采冠于東南君至姑孰之明年婺源陷南望悲嗟及婺源平來者報母夫人及妻子避難皆歸室廬具存疾癘不滌又以見作善之祥也道里漸通將圖歸省僕亦東渡浙江同道而遂別寧不悵然于懷耶尚冀脩其德業充其才智出濟時艱當有餘裕毋長往而不來也

送豐升良序

天下之至險者水而已智者設為防庸制其氾濫潰決之勢不惟遏絕民害且成灌溉之功物健而奔逸者莫如馬故馭以羈絡雖懦夫亦能擾而馴之使其勝重而行遠人有心也一或邪僻其險於水人有欲也一或蕩靡逸於馬矣先王之治天下也執其樞機不勞力而教自定防之馭之有其要耳示以道德仁義習以詩書禮樂教立而化行杜禍亂之端延泰和之祉曾何險逸之慮哉然古者為教其原出於朝廷後世為教其責歸於學校今郡縣學校之教學官董其事訓導專其職則師模所繫尤在乎訓導焉苟得端士闡論至理開發英才使斯民相觀為善雖有殘暴亦知尊君愛親不至於干戈紛爭赤子塗炭若此之極也姑孰學有訓導曰豐君升良其先四明人宋尚書清敏公之族至正戊子秋同知張庸通主持學務聞升良才行命學官致幣徵為訓導升良時為當族塾賓其塾厚禮堅留未即起郡府遣縣官迎請乃至時余同教四齋技業之隙聚話傾倒相驩無間冬余赴金陵後至考滿歸則見從游升良者增多責介于弟規矩森爾余又獲與升良同教相驩有加焉値兵符四馳敵壘近境單馬載道而誦讀之聲庀廩之給未嘗一日廢重以憲司郡守臨勵春秋享祀朔望會講升降周旋宛如承平時方人心惶擾見庠序脩舉衿佩趍蹌悟不解散遂捐捐自安甲午春升良辭職去蔣君茂昭集詩

為贈仰余序之夫江東統八路屬亂離之際學校教養寧多停弛其七路之境兵火傷殘姑孰猶三衢獨能保有全疆民不思叛今又習保伍之法寓威武之容將以扞城禦侮豈非教化尙有所觀感者衆歟先王防禦之有要可驗於此矣因附良而叢焉

送梁教授序

至正戊子春會試南宮朝紳居江浙者近百人相與合全大宴江浙貢士及監生登第者五十餘人余忝在坐時會稽梁君以孝爲國子伴讀屢從出衆中相禮奉賓謙德和氣粹粹俎豆閒及余見太學諸先生或與六館諸生相遇每閒稱道梁君後二載除太平路儒學教授需次未赴癸巳秋余往會稽承乏高節書院行已數日君始至太平視篆明年冬余以公委便道歸侍遂得聚首泮林且見庠舍脩飾整聖華煥弟子游歌藹藹彬彬乃知君盡心庶職觀其情性寬平倜儻舉觴屬客劇談軒豁殊無凝滯郡府薦于江東憲司將以爲憲史屬郡擾兵擎君以浙東縈仕其兄奉母在家恐貽遠憂惕然有東歸之思郡府遂俾白事行省以便其歸士子咸謂先生出自太學禮法習聞典教一邦方以善道化民育才惜不能竟其所施於是賦詩贈別期以早旋余謂仕而行道顯其親也歸而承顏安其親也移孝以事君其爲忠也大矣夫如是必能厲志秉節隨所任用宣著於事功如古所謂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豈不增倫理之重哉

送楊生序

余頃居海濱聞海人言有漁者力耕而善游厭綸釣利薄衆具于淵無所得遂縋致岸底入水百仞儵覺有物爲屓而上見然塗砂重蘚錮結形質莫辨其徒相視駭咲偶越賈與錢而過識其爲奇貨市得之俄而倭賈舶至亦欲貿以珍貨兩賈爭求長價至數千萬錢漁以越賈先市特貨與之及蒙剖斲乃巨蚌也得徑寸珠二圓潔晶潤瑩無纖類光采流射日中艾爾明火煥燮希有寶也越賈由是益富嗟夫物之可寶者如此而士之可寶不尤貴於物乎楊生子直嘗從余問學其華美不露故容辭弗殊常人與塗砂蘚錮之類也始者受徒里閭福定楊氏聘爲

塾師明年溪南劉氏奪而聘焉又明年楊氏習
厚幣踵門懇請予直之父喜從故違命赴楊召
猶兩賈爭求而長價卒與諸先市者也吾聞楊
氏賢而禮賓其子弟多令器虛席待予者一載
今得予至真若得徑寸之珠予宜敷聖謨明理
緒使其疑釋而業精期底于成德豈不猶越賈
之益富哉又惟古君子之教人也獲學半之益
予惡得不反躬以自勉藏諸己而深純有媚川
之功庶諸事而美澤有照乘之用書曰所寶惟
賢其子也夫

送程推官序

凡臨民為政脩於外者不若誠於內善其始者
不若保其終今之從仕於視職之初執禮奉法
似乎公也斂事服勞似乎勤也貨賄不通似乎
廉也是非有斷似乎明也或存諸內者非其誠
徒藉是以立威徼利由是公不勝其私勤易至
於怠廉變而貪明隨而蔽遂不克保其終求夫
內外始終之一致者余於程君德明見之矣至
正丁亥冬任太平路推官專理刑獄詳於聽讞
用平反之法老吏悍服不敢任情出入人罪越

三載淮西兵起郡地危急府官多以守臣去職
君受省委兼署府事省臺諸大臣來治軍旅為
之繕甲兵具糗糧奔走供億晝夜不得寧居民
乘變掠事者輒擊死於市用是衆不思亂淮民
舟居避難蕪湖利其財者執以為寇纍繫獄議
將盡戮君往推究雪其冤免死者三百餘人大
軍未過迎勞罔不如意事當繁擾未嘗避錙遁
倉卒不疾聲厲色其鄉婺源素無兵難或勸其
還家為逃為自安計毅然不聽未幾婺源果陷
又三載代者始至在官六年公勤廉明有如一

曰可謂誠於內而保其終矣程氏為忠壯公晉
裔中順大夫苟軒先生君大父也用其族主新
城卅陽簿遷清江鎮征官陞候官縣尹建寧路
推官調太平其在卅陽清江候官皆久任而於
太平益久官至于久能稱其職孰謂久任之制
不可行也哉既代士類為詩送別俾予序之若
其政績之詳載在去思之碑茲故不述

送楊廷玉引

于湖昔有賢令楊姓長沙人善理政副慶遠安撫使提舊嶺南愛害蠻夷土俗悍則戕事遂撫循其民夫以楊侯才德僅官小邑遐徼其子碎跡曹而早世天之報施若不得其平也予既歎楊侯之賢憫其子之不顯而思識其孫今廷玉之來也吾安能不悅乎嘗受業於梅溪李氏李以博學理湖南故其成立也異才德不墜其世守宛然令器也天之報施不違於近而應於達將以昌楊侯之父子者昌其孫曷嘗不得其平哉廷玉留于湖訪前人故跡道經當塗泝長江南歸荊湘予友徐仲善集詩餞別告予曰廷玉歸省母將應席入官予宜有以榮其行予惟省親孝先於受也應仕孝移於忠也一舉而二善存是為引

送曹秀才引

溧水之境據太湖之隅城郭介山阜間金陵當其北姑孰限其西舟楫蓋往來之衝產茲土者鮮讀書於藝能亦隱而弗彰苟厭其邑鬱不止之金陵則西之姑孰焉金陵憲臺所蒞溧之求仕進而往者為多若問學則從游於姑孰前後至者雖相躡也溧人曹子實儒族也嘗侍其祖官浙東歸未幾而至姑孰以文獻舊邦多賢士寓公于寓翱翔乎其間觀感日深請益日不倦仁義道德之言藹乎其日聞詞章記覽日每有增毀則日從賓客游觴詠唉談文義日益盛故皆樂與其進焉嗟夫世俗急仕進緩於求學舍已為人本末失宜可憫也孔子曰學也祿在其中矣因其歸書以遺之尚克底於成哉

送申振之引

大名申振之由憲司典牘為獄曹於姑孰人謂振之通才憲司要途獄曹細職舍所宜處俯從乎細惡是以盡其才乎是不然賁九仞之山必始於下航萬里之海必始於近國家恤刑嚴禁典者視以寬厚廩焉是給醫焉是療此獄職所由設也姑孰訟簡狴犴蕭然振之餘暇必思法何為而可行刑何為而可惜善何為而可勸惡何為而可懲縲紲何為而非其罪桎梏何為而

非正命與夫革心禁暴之方資其用於他日者亟亦求之於素也積其歲月升吏溧水州由州又升憲司不難則所謂質山而航海者實此乎始與謂不足以盡其才也哉

送谷美之引 之二

甚矣才之難得也所貴乎才者能適用於時耳今封疆千里郡府統治事若猬午吏胥持案牘研律法以佐其官責不重乎金陵谷美之生長富族輕財好施予慕者多客其門由是家貲無贏餘當道薦為姑孰郡史明於政體陳說可否當理弗苟乃適用之才也予曰其事而驗之蓋不以富累其心者則亦不累乎貧也美之前時未嘗驕侈自盈及為吏而貧又豈窘蹙不能自安乎哉積而能散其不貪也審矣未盡是道在儒者猶不多見乃於美之見之今調廣信豪奈蕭然是行也不變平日所守遇事有方雖處繁劇亦優為矣若乎尚慎厥終久大斯可期也

送劉生引

莫難耕於磽确力倍則可以有秋莫難濟於湍激力協則可以挽舟君子務學不封材質之敏鈍力之篤而不畏其難則可以超於成也聖門傳道唯參也魯而有得才辯明穎者弗與焉豈其材質不敏哉學有力不力焉爾東平劉生從予學未久而去請一言為別嗚呼材質天所賦也學力已所致也怙於其質視學為難豈予所望於生者彼磽确之可耕湍激之可濟亦在人力為而已矣狃於安而憚其勞者怠也甘於退而沮其進者畫也無是二者力篤于學使義理蓄蘊於中光華宣暢於外庶幾其有成也予歸也林規之以辭爾其聽者毋忽哉

送李國用引

學校之政必先於教養教養之具必資於金穀直學司金穀出納苟用當其才分守而公庶學政可期於備矣士夫之論重教養而賤金穀治者之制由直學而陞教官位無崇卑以盡職為賢爾孔子大聖委吏猶屑為料量平會計當司出納於孔門者此其標準也天門書院稱家東南李國用育學於茲學田在浙西豪佃租賦不供悉懲其逋廩有餘粟帑有餘財脩廣廟學非用當其才而盡其職者歟予觀國用猶利器之

鮮夠錯今將陞故官乘時而出君子之道毋失
隱於溪澗幽竹之居也

送馬師魯引

朝廷取吏術治天下中土之才積功簿書有致位宰執者時人翕然尚吏雖門第之高華儒流之美亦皆樂趨焉馬氏在南陽世有爵秩官行省者師魯曾祖也總管其大父也兄師孟昔尹當塗師魯偕至時兵部尚書清卿以貴戚出監揚顏一見師魯亟加愛重命為郡吏今遷廣信講文議別余觀由儒入吏者歷四考始登於選部以為吏之常調也有一核陞清要可立取緋象噂中土之才蹟是者十八九師魯就吏有以也夫大信劇郡也曷我斯行廉隅以砥其節恪慎以勤其職豈無如尚書知己者援而陞諸清要乎將見膴仕光於家世矣予嘗交其昆弟有斯文之雅故為引

送田克讓引

從事於吏而不為吏之常習者鮮矣甚矣人心之無恒也能不隨物而變如克讓者可尚也哉田氏為洛陽舊家友直楊侯獨愛克讓以子妻之需次姑執郡曹僑寓陋巷居室屢空當是時也克讓不戚戚以憂及職簿書監守幕官咸加器重當是時也克讓不躍躍以喜有不為吏之常習矣今調宛陵乃憲司所莅尤宜謹畏余友李毓之亦在幕下為我祝曰孝廉可以榮其親也名節可以全其身也審如是則遠大可致也言既而別

送白生引

河東白氏由金而元本刻禮樂之傳著美中土族人游仕於南者余間識之則閭子端才美士也及貳幕姑執郡府始獲託交巷寓闤闠翛然自守歲時諸弟或來省視最後鴻來鴻字子高其從弟也子端喜其可教遂留止從余游子端尋以憂去鴻亦去吾固嘉生質可進道生亦非不欲依余竟業勢弗能耳筆硯之伍惜其別也請余請曰白子高及門雖未久然持飭有加勤懇尤至且事師之禮恭循道之意靡也先生幸有以貺其行吁吾學不逮辱諸生相長又篤友誼如此可嘉也鴻獨未久而即然益可嘉也自是而往省身治心言行誠一毋荒怠厥功則本

冠禮樂之傳方新而未艾也其勉哉

送朱從善引

唐虞之德猶天矣不能去刑以底治降後世民訟日滋入於辜益衆得無善其法以處之乎各郡理刑之職曰推官掌繫囚之職曰司獄推官詰微辨枉辯察情僞銓司遴能者以任之司獄惟典囹圄不攝它務人獨不樂爲〻者類負病寡能近年以來有能推官而無能司獄必得能獄曹以佐之朱從善者太平獄曹也其爲言曰凡羅於縲紲在法然也饑渴疾痛與常人同寧不思盡乎心哉從善雖業吏閒涉書史由國初至今詔令例格纂集成編恪遵繩矩稱其官之不違焉滿代當吏於理民之司予嗟今之爲吏者務先刑罰獨未知德義可以化民心禮樂可以陶民僞也能以是於未然則刑罰不煩矣誠如是無辜者不陷於辜庶其善承理民之寄哉

送梁生引

新安葉宗海稱其友梁建舉者翫劇嚮學甘若咲族平居不好游其父爲郡曹建舉厭習吏事寧斐心儒素今將歸願有以發之余雖不識梁生而宗海稱許可知其人矣今世學者或視人出己右輒萌忌疾且遏抑其所長不能損人之善遂以自滋其過匪唯學術失正抑其羣居有以相漸而化也今梁生得譽於人宗海不匿其美俱善矣哉雖然余將進生於道謙虛而自處若無果毅而自進若燬夷物我之町畦求聖賢之堂閫勗其成功可也梁生寓吾邦而不吾知也知之而不吾見何也於其去也弁以問焉

送高鵬舉赴新安引

邑於茅山之陰曰句容其境幽奧風氣蘊結土多美產玹草靈木性質於服食石之色理溫粹如玉嘉穀豐饒居人殷殖間有讀書負藝可表暴於世者斬然動其出遊之思用是高鵬舉就辟太平郡曹曰趨府左簿書右法律忠厚之意藹於辭色今調新安夫新安大郡也領州一縣五爲理學文物之區然風俗與化推移昔稱明而喜鬬豈復有焉則可以優游於佳山水間霞林碧嶂清滿胸臆又有金星礦石之硯冰翼凝霜之楮諸茗純佳皆可助其雅致余無後知句容美產不專在乎物矣青山雪齋振旆而南

余素嘉其性情淳確不為吏習所遷作送高鴻舉赴新安引

送高進道引

儒學正臨行簡言於余曰廣西憲史高進道馳驛白事行臺道經太平相見於傳舍言論之頃文采藹然今回廣西請風帽雪蓑或寄麾子其有以贐其行余惟廉訪司禮法從出百能式勗桂林在嶺表控制百粵為西南會府境壤荒遐風憲勢益崇矣然其民獷戾輕生苟馴擾有方未嘗不可治也昔人稱其信比華風今官於斯職升兩級俸資特優間有不良於理者遂貽戾其民擾擾黷貨墉害郡邑故峒獠承學寡齒剝無時進道奉行憲典志在澄清則有司必加之意使國家恩威流震海嶠將無怒則獸之虞矣遂書送行簡貽諸進道哉

送吳生引

番易吳廷鎮與余同試場屋余既充貢京師及歸姑孰則廷鎮職金穀於郡庠其弟字廷用實從之來余見其兄弟友愛敦篤敏篤好學既而廷鎮請以其弟受易於余生遂踵門摳趨服勤佔俾問難請益余不專導以科舉之習方將納於高明之域而生以父命歸迎侍晚告別而南嗟乎倫理莫始於繼承孝敬莫急於定省生於是道固知之矣余友伯誠彭君於生為鄉先進生歸携其言勤承其輝光深省實踐毋遂欲之還深涵義理以成其德庶乎有以慰其兄之心而不負余之訓也

送陶培之引

延祐未設科之先郡縣學校襲前代故常季考不廢但經義務穿鑿詞賦拘聲病其塗既歧其習益陋及大比賓興然後芟掃前弊尊崇正學由是聖經旨趣日月於人心之天矣故季考之制其文藝無異場屋因茲而得儁升闈決科大廷者蓋嘗有之余未暇悉數特舉一二暴著伯與以皇極題中選明經書院庶中居江湖首薦己巳又薦余同年友鄒功父常以文捷於鄉乎今年登進士第季考有益不誣也陶培之家三湖之陽力學孳孳乃春夏二季郡侯舉堂試生司考第連中第二郡侯李侯佐侯洋林燕贈光華吾宗文物尋有培之成立事不躋然增喜哉

湖兩浙舞樊入對几[illegible]道胥其殘編吐其詞於
齡衆[illegible]所造詣詎有涯耶若夫則出身科第仕
有日矣予將爲[illegible]

送秦君用[illegible]序

衡達[illegible]人非一途入[illegible]拜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也凡厚德者雖居[illegible]官不[illegible]焉[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焉[illegible][illegible]好禮樂善心存濟物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行[illegible]道[illegible]者[illegible]幸也秦氏[illegible][illegible]於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儒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父[illegible]吾[illegible]以爲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世其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哉君用[illegible][illegible]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檢[illegible][illegible]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新化縣[illegible][illegible]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百[illegible]其人則貴[illegible]而喜直[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者[illegible]言[illegible]待[illegible]未可以歲[illegible]而可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諭[illegible][illegible]者[illegible]其[illegible]雖[illegible][illegible]可以革面若[illegible][illegible]式[illegible]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內是則君用知之矣昔周元公[illegible]守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卜居至今有[illegible]泉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具存訪求其跡[illegible]高山景行之思[illegible]其道以資於[illegible]異時將知[illegible][illegible]之下[illegible]騎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可易禮之哉

送[illegible]明卿[illegible]

西江儒流嚴明卿客蕪湖累年文學受徒賢蔵饒以給晨夕其爲人也方不專執和不詭同記聞該洽言論援據姑孰郡庠留執簿書周旋堂廡之間奔走籩豆之下儀文偉然太守高侯子明圖新孔廟恢拓基搆明卿克遵約束趍事董工靡憚劬勤俄而禮殿崇嚴翼以脩廡塑從祀像高冠搢紳神庖外列先賢有祀悉中矩度高侯致政去仍恊力以畢餘役又議復久廢產驗舊籍辨于有司未竟而考滿終歸故頼頼其倡謀於前也明卿雖班下吏實則儒流效勞聖門尊爲卑賤涉艱難而無怨尤亡人所難者抑獨不見夫良材乎隱於叢蔚霜壓雪酷歲月屢經幹益脩操益堅一旦見知工師則登諸棟梁之用安知世無知子者尚其培養深固庸俟所需哉

羅君禮送行引

廬陵羅君禮爲行臺書詔者詞牒期歲而代循常典也行臺統江南十道政令刑罰爲時儀準由大夫中丞而下以至御史掾曹持禮蹈規彬雅清厲君禮趍蹌其間耳所聆者多嘉謨日所

觀者各異行心所養者無非俾之私故於詞牒明以詢其隱公以覈其情使疑者彰冤者釋貪悖者伏辜其能不可泯也臺評嘉賞檄補吏于郡余以其恪慎恭抑無纖芥吏姦歌詠以俗其行而屬余爲引吾聞龍驤萬斛之舟往來江河接如夷塗一旦浮游乎海茫無津涯長風疾驅波濤吞天靈怪百出其勢莫測卒能載重涉遠恬然以濟及復入江河則視若沼沚熙熙無驚危之憂由所歷者大故不難施於小耳君植既親臺察出至郡署何以異於是然常情於事以大爲畏慮故兢畏而獲安以小爲可忽故怠忽而萌變君植知此道惟善是圖乃克有終哉

陳生送行引

五年前余自京師南歸四方士從遊益衆姑孰城東一舍有靈墟山山口著姓曰陳氏遺子良器字君用者來從余遊時生未稱弱神清氣完聞淵淵有老成風度自是奮志精搜强記聰余論義文之心洞洙泗之旨若有契悟操觚成章蔚可觀矣幾踰歲所進駸駸逼人後余貢京師而生亦以覲迎還靈墟每閒暇時思昔從遊之士於生尤惓惓及來金陵長明道精舍及門舊友時有來省者生亦不憚勞而至其意亦勤矣居無何請一言而去嗟夫求道必自近始孝友周於家行義昭於鄉彬彬然爲君子矣由乎近而致遠使德崇而業茂廣譽之美克符其實庶其踐吾之心哉

魏典史詩引

理民之司縣爲最勞典史位居幕屬裁決簿書政事出入實其始謀祿輕而責重視他職難爲也當塗殖域左湖右江爲往來之衝郡府控臨徵發取給於縣小不及意[illegible]責立至視他縣難爲也於難爲之縣居難爲之職特恐迎送趨走唯日不足奚文詞之暇務唯優於才者爲而能之也魏德瞻典當塗縣史奬善斥惡處事無壅長貳待以賓禮郡府亦善遇之昔焉難爲者爲之無難矣予友蔣茂功出示與德瞻倡和諸詩知其優游文翰陶寫性情超然叢雜喧囂之表庶爲優於才者豈從常幕屬所可擬倫哉茂功俾予叙其槩且用其韻系詩二章

秋蟾皎碧霄襟抱共清高刀筆精三尺綱維摠

六曹紅蓮賓幕麗白髮卅途勞簡牘有餘暇謾
山付濁醪
老氣薄層霄官卑足養高平生無吏習雅會有
吾曹鼂背新詩穩牛毛細事勞每探經史味心
醉勝芳醪

姚江類鈔畧引

姚江類鈔畧者姑孰陶安氏之文也安字主敬
早治科擧業以爲不足爲遂攻古文既讀韓柳
歐曾等集又自史漢左傳泝而求之四代之書
粗能成章然根據於性命道德非魯鄒濂洛考
亭遺旨不道也不知者擧以文士見稱而有識
者則以理學歸之但平昔之作不得已而應酬
爲性疎懶多不留藁近歲諸生追求散逸之文
得序記銘詩雜著彙次成卷題曰辭達類鈔謂
能達意而已每出外方不敢攜以自隨以其文
有未善不敢以示人也至正癸巳秋來姚江儒
者趙養直求視所爲文茫然無以應今從子昱
裝行李出其私藏纔三十篇散亂不屬因令敍
次謄寫就正於有道作姚江類鈔畧

陶學士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陶學士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記

勗齋記

予友劉彥琰名其讀書之室曰勗齋所以加勉
於身心致力乎學也書曰勗哉夫子禮曰勗帥
以敬晉師曠子諄諄爲勗而况士之力學乎彥
琰學優非予敢勗聊誦所聞而告焉夫勗合冒
力而成文勉其事冒犯而爲之也堯舜生知無
假於勗仲尼生知自述好學以勗人學知者卒
勉焉而冒犯其艱則是以往爲聖爲賢危微精
一爲有待於勗也懋昭勝怠湯武有待於勗也
克己主敬顏冉有待於勗也心自聖矣自賢矣
不止之由歟覩學有成功無之且陰陽流行理
賦諸物総全體於寸心何其微也顯妙用於萬
事何其體也學之者茫若望洋重以氣稟欲梏
惡能識夫光大中正之域精奧深玄之閫信矣
學之爲難哉畏難而沮其進將昏怠自棄苟務
於勉冒犯其難齊毅而勤勵察之以明行之以
決擧止循循罔有斁間養性情於靜虛端一以
酬酢萬變子焉勗於孝臣焉勗於忠言焉勗於

誠行焉勗於愼觸類措諸天下擧無遺理學固多術莫切於斯譬之操干戈而勗其勇敵雖勍可期於克也持耒耜而勗其耕土雖瘠可期於獲也乘舟車而勗其往地雖遠可期於至也勗在我爾在人乎哉勉之久斯熟矣難之終斯易矣將從容乎道無所致其力矣若乃窮纂輯以佐詞章之美稽名物以務聞見之多苦心勞力非勗之要也彥璣與予交甚善別甚久假道姑孰訪予道故舊甚歡曰俾記其齋之扁而告之如此尙思所以爲勗哉

方寸堂記

夫宰制乎大者不于大而于小天體周匝九十餘萬里極居乎中主其運行以天視極纔幾何哉在人亦然七尺之軀所主者心其方僅寸許若是其小也然衆理眞純包容有餘不以方寸之小而或遺庶務紛糅酬酢無窮不以方寸之小而不周以其統治百骸也則曰天君以其至妙不測也則曰神舍以其知覺善應也則曰靈臺荀子言口耳之間纔四寸爾史漢言三寸舌累寸至於三四唯方寸能管攝之況天下之事不止是而已使累寸而成尺積尺而成丈仞丈而爲引由是加其倍蓰纍纍極於十百千萬又極而窮天地亘古今其所以會之有要者亦莫外於方寸之小也唯其小也易於昏蔽內私交其所畦外誘乘其罅隙擾擾營營莫知所定方寸之地荊榛蕪穢當是時也無毫釐絲忽之存何寸之可得哉故善養心者操之使不失正之使不偏念慮端潔鏡空衡平全體昭廓大用流通於是方寸瑩朗有以宰制乎七尺之軀何異天之有極乎鄱陽儒家余氏以方寸名堂託余同年友洪仲方來徵文而余同舍友彭伯誠亦俾爲之言竊惟心學自堯舜禹湯文武傳之孔子而曾孟所言尤惓惓數千載人固知方寸者心之形也得其旨歸者寡矣逮乎考亭上接遺緖其曰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明夫心之本體也其曰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示夫功之所先也西山眞氏繼興其贊心經謂欽之方寸太極在躬非存乎己者然歟其箴勿齋謂方寸盎然無物不春非推之物者然歟惟堂之主人周旋登降于茲游身

正大高明之境則其方寸將內省而無疚亦謫本然之量勿使有方寸亂矣之云可也余嘉余氏有求於心學也且重二君之命也遂為記

慶安堂記

新安故家程伯固以慶安名所居之堂託其族人子昭來請記或引古語安處善為援但安處善與樂循理對謂安於處善安猶[redacted]樂也變其文曰慶安去本意遠矣余觀大學言靜而后能安解者曰謂所處而安此止善之功也孟子言自得之則居之安解者曰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此深造之方也旨雖不同均為處之安爾自止善之功言真知所止則事有定理心靜而弗妄動隨其所處不擇地而皆安處於閒暇平易之際身固安也處於卒遽顛危之頃身亦安也處富貴而安不驕盈以蕩其志處貧賤而安不窘戚以撓其節故於應務思慮精審斯得所止之善矣自深造之方言君子進學優游厭飫黙識而自得於已則居處者乃安未能有得固無可安之所急迫而得者雖有所居不獲所安惟自然有得則義理融會悉有以居之猶人安於居室動作食息咸遂所欲無為而不離於是處無不安可以資深逢原矣夫學而不能止善無以盡事理之極其所盡者在乎處而安也學而不能深造無以循進為之序其所養者在乎居之安也二者可以相有不可以相無者為不然吾見其所處不能一息以自安矣嘗譬之天下其處最安者風雨震凌而大廈不動也波濤奔衝而砥柱不移也比乎泰山之鎮重也堅乎磐石之弗可轉也人能止善為深造焉何以異於是彼其巢林以棲鳥之處而安者豈足以存身哉彼之處而安者也而况於人乎哉外物惑其耳目役役而不能安內邪亂其性情又戚戚而不得安視其為處反與巢棲者不類可乎哉余雖未識伯固即名堂之意可想其人故按曾孟書抽繹以塞請使並行不悖勿謂為勿忘助其處也將何適而弗安歟

省心齋記

心具天地之理人所同也而心之靈無有聖賢為有愚不肖為甚辟不同者省於心與不能省之殊也省也者有所警悟悉獨也然為天君居

管善應神明不測宰制乎萬變有是心而無所君其為知覺溺於情欲放逸雜亂無以管攝血肉之軀甚矣人之不可不省也一有省于心昔為之迷今豁然而達前焉之非後憣然而是此古人所以有深省猛省之云也蓋省之不深則擻於淺近而可知弗精省之不猛則安於苟情而所行弗力故君子學道莫切於求諸心求諸心者莫切於惕然而自省也余友幹勤彥文好古通經仕於清要與時弗合則拂袖而去深居晏坐澹然忘勢利取林和靖省心詮要讀而悅之遂以省心名其齋余寓姚江彥文自蕭山挐舟來訪囑曰子曷記之余與彥文別十載喜得一遇其意又甚勤且慕朋友相規之義故樂告焉夫善於省心者遇物感觸輒有警悟非一端而止也舉其要者言五性至善所宜存也一有未存當警悟於中不可戕其善也五品大倫所宜厚也一有未厚當警悟於中不可傷其倫也有人於此德藝足以美其身威儀足以表乎民行其道沛然而濟時晦其迹卓然而獨善則宜自省曰我何為不能若是乎彼其學術能與言行邪僻悖戾而不情訣絹而不立至於貪者死于財酗者死于酒高者危盈者損則亦自省曰我不可有一于此也雖然省於暫者有矣暫省而即忘無得於心也必其潛思密察處無過之地日修月積使方寸之間涵養熟而操存定其體之微斂藏弗害及妙用顯行包括六合貫徹萬事天地之理具全于己其不為聖賢之歸也者幾希彥文悉余言必能省于心而與起矣

深省齋記

上虞等慈寺僧曰嵩居有水木竹石之幽前直鍾提取杜少陵聞鐘發深省之句題其齋曰深省吾意少陵遭時亂離羇孤旅途困阨其身憂苦其情一夕宿招提境倏爾離氣歛息幽靜及聞晨鐘梵聲神融豁然心開知戚欣窮達得喪聚散皆身外之物不足撓乎其中一時之頃獨有感悟脫略世累其為深省充然自得乃曠達之高致也若夫求道者之深省則不止乎是亦無待於聞鐘而後然者余聞諸鄒孟氏矣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正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善乎說者之言曰今人惕然有深省處

西方設教務使其徒寂然兀坐屏棄事物垂首瞑目窮日夜默坐其果能有所省乎嗟夫人生於世明者有矣而昧者不有所省邪妄橫生正理湮微莫知其所趨向也唯其省也警覺於內識道之機由此乎始唯其省之深也黽勉力善之志自不容於少懈必求造乎極至若省之不深則苟於淺狹無悠遠之功作輟靡有恒矣是故省益深則知益真殆猶闇鍾之際神融心開若醉而醒寐而寤則身有檢束手足百骸統屬堅定仁心無時而不存往來出入咸適其宜以應萬變而所由者皆義斯不至於可哀矣嘉鍾䎸子雅嗜儒道恭敬作禮請記于余曰示以聖賢旨趣苟談空論無因當問於其師何至詣余而懇懇也嘉也聞吾言而深省焉求夫仁義之歸出於少陵所得之外則墨名儒行吾必與其進孰得而塵之也耶

志樂齋記

士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能立志也志於君子之三樂則其爲志大矣盖三樂者乃天下至樂之所萃孟氏錄關以垂教亦示人當志乎此焉爾姑孰文學掾羅君外亨採亞聖微言以志樂名齋覩其立志凡外物之可樂者曾不足以動其中也竊嘗論之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倫理之樂爲然真切然關乎天爲難全也教育英才斯道有傳聖賢尤以爲樂然由乎人爲難遇也天不可以必求人不可以必得或未能悉遂其志爲若夫己所自爲可以必求而得而遂其志者不愧不怍之樂也且理具于心萬善周足大公至正之體初無偏邪仰而觀諸天天道不異乎是也俯而視諸人人道亦不異乎是也唯其情日交[illegible]質與物化斲其本理日用動作始與天人相反俯仰之際靦然愧怍於是志不立而害其樂矣君子有志乎樂者約而求之於身屏斥外誘刮磨內欲使凡所爲一歸實理不徇乎私洒然無累於念慮之閒心平體舒坦爲蕩蕩動靜食息無入而不自得用能無愧怍於天人真若雋永快意之味置身安逸之境其樂無有窮極是所謂樂以忘憂與所謂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者皆立志之所致此升亨之所宜爲也自兹以往雖聖人枕肱之趣顏子之不改曾點之浴

所詠歸程伯子之人所不識者同一軌轍其於父母兄弟油然生其孝友之心而天下英才鈞然被其薰陶之化至樂所萃兼有之矣古云有志者事竟成彈亭挛然斯言亦名教之樂地也

樂山齋記

人各有所樂〻乎物之形不若樂乎物之德形忘而德合始有益於性情矣是故巍峩秀拔山之形也高厚靜重山之德也若其巖耕而谷處撫泉石之幽美覽林壑之清邃煙霏晴雨可以娛心目遊則忘歸愛則成癖乃真樂山者也今巖君歸于此祿于南莠家數千里勤瘁空匱日有譽捕期會之煩使遇佳山樂且不暇齋名樂山託意而已豈爲樂之真者乎是不然彼所樂者于形而不于德也于其形好樂之僻也于其德好樂之正也夫山也具高厚靜重之德故能止其所止仁人之德實類焉素其位不慕外而有求也固其守不因變而有遷也貧富窮達利害勞佚事至而身履之決於義理無適不安則能止其所止〻固止也行亦止也立于朝廷居于廛市遊于江湖其德皆山非必在山而始樂也教吾仁而已矣巖君讀書知道居官能守禮不踰分是固有德可貴匪真樂山惡能然歟余亦不居於山無知山之可樂因巖君請記述其衍者如此否則玩物喪志君其戒哉

周氏同居記

金陵城南三舍地名同山有大族曰周氏由宋初卜築其地紹興以來同居者九世歷二百有餘年子孫蕃衍老幼千指切緦以降幾至親盡朝夕聚處雍〻怡〻出則同門食則共爨爲其長者類皆尊而能勤富而能儉以率其下用是家法嚴明人心齊一孝友慈愛之情油然交至未聞其有間言疾色也余嘗論三代盛時其民涵育於仁義禮樂之教風俗醇厚忠臣孝子義夫貞婦固比屋有之但其田各井授廬舍有制耕桑者自食其力授廛所謂其同居而永久者亦或難也去古浸遠而九世同居僅見於張公藝之一家北齊隋唐咸表其門閭嘗以忍字百餘對高宗之問或謂公藝之家不能睦於九世但相忍於九世爾竊惟教化源行尊卑長幼仁讓和敬一循乎理各安其分使大倫親厚此爲

至善復何俟於忍乎但一門之内至於九世男女衆多賢否不齊故一有未然必至相與忍之也聞諸先達曰忍之爲義刃加於心也痛而不聲也含而不吐也吐而復茹也且入有容忍之德慮周而量遠忘物我息憤怨則骨肉之恩篤乖異之釁消是亦睦族良法殆未可以易視也然古人齊家自刑于寡妻始尤病於莫知子之惡苗之碩蓋婦言不可以私暱聽子惡不可以私愛掩貨財不可以私蓄卑由偏於私卒致裂戶爭産此古今之通患也若周氏睦族之道未傳有自必當循理厚倫得公藝之忍而不偏於三者之私特是弗變以勵其子孫豈特九世同居而已哉他如范文正之義田而宗人有養劉允迪之義學而子弟有教講求力行則其所及不亦尤遠矣乎尚惟後昆守其成法以紹前休可也

韓勳氏家傳記

自昔隕身於國難者特以義不可生未必能興人之國也然猶增重於名教垂榮於史冊況能脫其主於危急以興其國之基業乎韓勳氏李元台事金武元爲掌馬牧君臣之大分素定知有其主而不知有逸也其殺絶類武元逆主延禧疑武元日譲將叛已也微而欲殺之事不得已李元台請僞爲武元往而誅之延禧果不然辨逐見殺其在掌牧無可議者在武元有可少焉當逸之季延禧失道人心離畔武元才略爲衆所歸固宜乘機舉兵數其荒惑暴虐不君之罪明大義於一時與衆共廢棄之則遠近悅從而大事定矣計不出此陰蓄異志迫於危疑使非有掌牧可誅則造次之頃身蹈不測之禍而延禧舉國之人莫有覺其誣者是何昏冥之極也掌牧遇害二國興喪之源則判矣金既種盛不見容於衰亂之國事得已乎激其起而速亡者逸自致之也夫以二國之興喪由於一人之死以是知掌牧盡忠其主見之明審行之果決愛其君而棄其身卒以興人之國爲難能矣金乃後於報功不聞褒贈之典僅以誅克授其長子謀克猶言千戶也其報弗稱爲之後者必将辯誣之不暇方且議罰於其二弟遂得均賞敦于交愛故韓勳之李君子亟稱而樂與之余聞

其家傳嘉掌牧不徒死也且閔武元延祐將夫之也遂著其事以示鑒戒云

集慶路達魯花赤善政記

國制郡府長官曰達魯花赤即古諸侯也必有惠愛之德設施之才乃稱其職若中大夫鎖哈侯之於金陵可見矣金陵之屬州溧陽在東南二百四十里田賦八萬石入海漕者七萬四千石有奇歲輸龍灣廣運倉陸走輓載雖傷財勞力不克以達方舟水浮經宜興無錫崑山嘉定四州之境遂出海入江至于舟徒歷金山及黃天蕩泝流而上風濤之阻湍激之險累月然後能至其程二千五百餘里或遭覆溺寇攘之患則為費倍蓰窮困孤弱者既莫能躬役富族豪豪家是揞克民之凋弊由乎此也至正三年行臺監察御史循行溧陽因民之訴建議於臺以為溧陽與宜興連壤舟楫之利聯息可至曷若聽民築倉于宜興歲輸其租以給海漕則官賦足而民力紓誠大益也次年御史至州復舉斯議而郡府亦請于行省鏊委官講嚴上之省部或者難於更張遷玩累年至正丁亥御史大夫[illegible]青榮祿納麟公莅政南臺溧民疑訴其事公[illegible]稱善命有司申明前故達鎖哈侯來長郡府事命唯謹會條案考論其詳具列始末達之行省以聞中書又懼其弗能成也遣郡吏高岑馳驛至京以國之漕之為福累私輸省掾妄加詰駁時銀青公入調中臺問事不允白於執政又使岑面陳中書力爭其不可執政遂易掾署檄事始克濟明年溧陽田賦改輸宜興民大欣慰如病而痊夫自御史創言前後五年文移反復罔有決辭幾於廢侯承風憲臺風旨任為己責而且委託得人卒使任乘峯之征者舍勞而就逸去危而即安則惠愛之德設施之方孰有過於此哉侯在金陵善政甚出而是舉尤光偉宜有文辭以彰美功遂記其實且為詩曰

遡彼金淵版隸于昇民困輸將怨咨乃興陸鳥裹橐致遠孔難操舟江海犯於湍疲勞既極誰實矜惻言路有賢敢御民力狩我郡侯中心隱憂念此凋瘵如疾未瘳悽惻建陳事聞于上遷偶符曹請命時相相君曰俞築倉于浙忍令赤子甌濤震慄惻濕遄下侯為主者士慶于邑

裹幷于對疊糧積々累舳連檣無夜越險起其
驚惶輕飈吹帆遂此坦夷吴歈未終已達荊滸
國賦是儲海漕是需民力是紓於前則無自侯
殘職美政屢敷惠利之大孰此之踰豈弟君子
民之父母豈弟君子遐不眉壽鍾山蔚蒼淮流
湯々侯績高深同其久長

詩盟記

客有以武爵鎭微城者屬承平日久遂匿擊㧌
優游文翰遂倡詩盟應者景從月輒稱彦分題
景什凡與盟者其詩皆可觀也夫微朱子之邦
也朱子道德渾成發言爲詩卓々超絶遺風餘
響久而彌存今其邦之士故多能詩者余嘗評
詩自洙泗刪後漢魏以下作者迭興間有調高
意遠終未足媲美三代自感興諸詩一出歌揚
天人權衡經史以性命與學寓於音節韻度中
較之古詩十九首陳拾遺感遇理致悠深氣格
蒼古直可追逐風雅是又詩之一初也故善詩
者一本於心充積汪洋遇物發機吐辭成聲則
骨幹偉傑神采煥揚不暇雕組自中矩矱若夫
求工於綺靡纖巧之餘受窘於拘攣掇拾之際
余竊病焉况是盟也因詩爲會叙坐以齒籩豆
有差與其孝弟揖讓俾之即吟詠以和性情出
窮得以紓其鬱帶達得以約於正會六義之旨
歸豈止爭一句一韻之奇也哉然古之將帥或
樽俎折衝或敦閱詩禮或雅歌投壺或手不釋
卷卒以勳烈顯今也必能橫槊賦詩飛勇氣於
勍敵破曹劉之壘惜余不得與於斯盟也山長
王建善假道姑孰過余求記爲述其槩云

槎溪記

當塗城東有地曰博望其山以橫望名漢張騫
封博望侯班史載其窮河源使絶域以修孝武
威德遠被世傳其有乘槎事故今博望有溪名
曰槎溪博望石族爲袁氏族之長爲瑞甫遂以
槎溪自號治產勤儉好禮尙義壽八十有三矣
按槎與查同增木爲槎字書曰邪斫木也又曰
水中浮木也而木之光無枝葉者亦曰槎牙自
有張騫乘槎之說而王子年拾遺記謂堯時有
巨查浮四海十二年周天名貫月查又名掛星
查羽仙棲息其上張華博物志謂天河與海通
居海上者浮槎到天河得織女支機石嚴君平

以為客星犯斗牛者即此夫自刳楫之制興然浩渺湍激陽絕不通安坐而可濟未嘗資槎乘載以達遠槎之不為世用可知張騫窮河源以為出于閶憩嶺乃不知出自星宿海懸瀑所謂河源者哉則乘槎不足據矣王子年張華亦不過馳騁神怪後世文人詩家多引其事以致清高曠遠之思而歆瀟散於物外余意其非實然也端甫之槎溪當有以異乎是且槎之為物不用於世者也老且堅之木也浮水而不沉觸風而不覆者也先生遯迹林壑瀟灑恬退弗求知於時託意於槎豈非示不用於世乎年既大耋神完而氣充全其所得之天愈久益固豈非老且堅者乎闢屋而居斥田而食利其嗣人遺之以安而弗遺之以危又豈有沉覆之患乎然其才藝可用而曰不用於世者先生謙抑也其老且堅而不沉溺者人皆期之也先生偕一槎之義逍遙於溪上其德如泉之有本其壽如川之方至其積善之澤方演而未艾曾何慕乘槎之空談也哉

東溪記

水之行地南莫大於江北莫大於河江出岷山徑楚入吳以注于海河經崑崙之墟勢為九折長亘中國其源皆發乎西豈西為金方水乃金之所生歟若紀氏所謂溪者則來於東者也姑孰左匯三大澤周數百里將三州之境宣歙諸水踏許下趨與之合自東而匯遂成巨川名曰姑溪色清而勢駛鬱紆屈旋環繞郡城西入大江昔賢寄端倪者以姑溪為號其鈞魚之臺在白紵山西南別麓磯石犖峭雄峙溪陽紀慕乎此乃號東溪其為意也不特取溪之來於東也夫東主春生天地大德在乎生物故元氣流運充滿六合無往弗存東之為義廣矣紀君衛生諸書知神聖生巧之說善療活嘗為醫官聲著淮浙間其於象緯龍虎卜筮之學罔不究心尤以醫稱蓋將推東生之意求無愧於是溪也況水生天一為五才之始與羲載相為無窮君子託以喻道隨其所在各有取焉豈專發源於西者哉嗟乎水之為源肇自涓滴至於尋丈涯七而流晝夜不竭其勢至於不可禦苟能濬濬以浚其源游德以濟其流則生意及物益然春和

於是東溪之實具在吾心演而弗已孰能測其
所至耶

陶學士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陶學士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記

重脩峨眉亭記

出大江而山曰采石昔人因其山川雄麗亭絶
壁上以盡登覽之美前直東西二梁山夾江對
峙脩娥靚好宛宛如蛾眉遂以名亭亦東南之
奇觀也歲久弗治棟宇垣墻日就于弊經歷亦
速甫君贊理太平郡府暇日臨視歎曰不葺奚
稱遂請于太守皃山賈公慨然嘉已質倡謀脩
營應者翕從未幾煥焉華飾翬飛麗空視昔有
加夫采石為地當南北之衝風帆浪楫續紛朝
夕使客之往來賈貨之繁萃又有文儒韻士遨
遊題詠觀其波濤渺瀰吐吞乎吳楚煙雲杳靄
出沒乎淮甸一視千里洞無所翳雖窮幽剔凋
僻在遐隱莫不貢靈輸秀於軒檻之下况前賢
於此遊觀俯仰高風儁烈有關世道之興廢炳
炳遺迹昭著古今令人興懷而不能已君能留
意於此非特盡登覽之美亦不泯前賢之迹也
君字明之官承事郎剛直明爽才志有為嘗議
於長貳均徭役審刑名興學校之教劉倉庫之

弊公田佃者或至貧乏不從其逋人甚便之治工斯亭特餘事耳兩織有知寧不展舒其顰蹙欲顏於近雲之表也余相知有素因衆之請紀文于石并書其善以勸來者

遊龍鳴山記

遊之勝者適其時可樂也得其地尤可樂也而所遊又皆佳士則所以宣其和舒其鬱暢其心而崇其文者蓋樂焉而不失乎正也至元丙子二月甲午廖喬巖君治酒殽拉予遊龍鳴山即無想山也時春霽既久風日暄麗者英少俊序崗而行鼓吹前導從藍溪東南行五六里兩山峙如雙闕相距百步綿亘東趨中夾石田左右小路隨兩山勢深窅曲折行三四里既不宜田僅可為路又數里山益奇峻輕嵐暖霧微襲襟帽山外崇峯複嶂杳無窮極少焉峭壁對立狀若華表松杉萬章夾路此轉澗多石底雲深樹茂繁卉被巖鳥聲倩碎似非人間世僧舍雄麗榜曰辭鄉門外獨松古秀大連數抱脩篁千霄森列門內寺長老出迎客延坐後堂扁曰白雲深處其西有聽松軒又西即韓熙載讀書堂遺址所植檜猶存其北有甘露室又北上為招雲亭氣象空曠撫峯玉立視所歷羣山低俯其頂矣遂躡躋至潮音巖怪石異態百出同遊者疲於躋攀於是止焉予以未登絕頂為快與三二友決意直上地勢斗峻褰裳捷躡履着莽中上有天池流瀉其水下飛潮音巖引以給庖其西絕頂巨石雄坦可坐數十人眇焉四顧心目豁然其東絕頂視西尤高峻不敢登遂飲白雲深處于時暖氣薰席蒸焉如夏淒焉如秋栗焉如冬飲籌無算談笑甚歡雖從者樂工各適其意酒既長老引客看茶徐行登環翠閣已而與長老別出寺門行數一里衆以興未盡席地坐分韻賦詩者久之詩成而歸斯遊也適其時而得其地信是樂矣但深之為州非通都要路蓋是山隱於邃與故無前賢題詠及當代名筆發其幽潛予故表而出之嗚呼樂而不失乎正者浴沂風雩也蘭亭之會乃或感慨悲感今同遊者心平氣易發言為詩皆有可觀其亦樂之正者歟遂記茲遊之勝使無想山得以著於世云

臨雲樓記

騰雲樓者薛鎭東北陳氏家居之樓也樓成有年而未顏其主人裕之遣子良器請名於予遂以騰雲命焉樓之後橫望諸峯蒼翠綿聯前矗靈𡺎若青山白苧之勝皆蔚然遙拱左則錬丹溪丹陽湖又有武山圓嶽是爲山川奧區夫山川之氣騰而上浮油然成雲以澤下土化工之黙神運無方莫雲若也薛鎭在當途東其地高燥畎畝勢割陡阜陂池寡潴必俟滂沛時降始克耕墾耰藝否則坐待赤立故雖恒雨不能爲災每夏秋之交苗稼蓁蓁芃芃暘雨旬旋見色槁其人瞿閔引頸仰望一或雲騰於空相視喜躍既雨則嘉穀豐穰可跂而待今斯樓也高爽暢朗林樹蓊鬱晨霏暮靄皆足怡心娛神然尤繫於騰雲者當夭憑欄四顧則田疇畛畛縱橫連屬不獨山川景象資眺覽之美實以天地妙用在乎山川之氣焉況裕之藏書其上孳孳爲訓後討長子字君傑克家者也次即良器字君用從余受業若放其學殖將見用於時有悠然出岫之意由是從龍而騏翔也遂作騰雲樓記

聽雨軒記

物有自然之音衆人聞而以爲常知者聞而以爲樂雨之有聲莫不聞也唯兄弟共處則聽之而適其心蓋雨之聲出於天兄弟之樂亦出於天不有此樂者不知此聲也韋蘇州有風雨對床之句眉山蘇氏兄弟讀而感懷爲聽雨之約既而游宦異途離濶憂沮晚年飄泊鮮於會合雨聲不復共聽遺憾終身故劉後村評其能爲此言非能踐此言也分陽羅氏昭諫裔也兄弟四人早孤立志慕學務承先業長君舉領郡吏祿棄歸次君明次君煥皆善治產又次君禮掌行臺詞牒方孝居時友愛敦篤衣同襆食同案扁其軒曰聽雨時莅植竹爲怡集之所君禮之寓昇也擇交慎行愿直明坦士類嘉之求余記其聽雨軒余謂兄弟懿親分自一氣翕和雝睦發於真情故風雨之夕聽其聲而樂焉當是時也清燈語話之際簷砌浪浪或蕭瑟於草木或驚決如波濤其入於耳者若奏管絃考鍾鼓天下至樂莫此能過非出於天者然歟然風雨之作變寒宇落易於傷悵今乃聞之而樂則凡涼颸霽月春晨[illegible]夏熱光景惕情性無不同其樂

爽塏夫世降俗漓手足同體視均敵仇衆罔尚
愛倫理乖而骨肉殘賊不知聽所之同變復亟而
以筐篚鐘鼓獨樂者何其特出聞羅氏之風得
嘉歎愧義爾子若孫其心爲母又必積相讓和
氣蒸同氣之祥則聽兩世爭產者於百世而無
羅氏之遺憾也

驛戶餘糧莊役記

國家維理之大極天所覆廣袤萬里洎款旬
而要荒如腹心手足聯合不閒內發使者往來
於道若血脉之流通此驛所以置也驛所饋餉
辛給錢米爲倡驛戶民賦所從出餘稱任其
費故一介之使經涉遐遠不費衆橐所至如歸
益自成周設官掌牢禮委積以給賓客歷代給
養而於遠人重其迎勞立法詳密則莫今若焉
太平路界大江之東居水陸衝要北迩臺察南
鄰屬司又南而江浙閩廣處北達于京師
郡統三縣七皆具水馬驛饋餉之役歲久弊繁
新其政者今郡侯中大夫也侯名柯普化字
子實由刑部尚書出監太平廉明剛正蒞事風
采斯銷頻著奸利迭興初在城驛舊額民賦及
十石者戶四十有九迹供是役乃括管鐵柱侯
定於延祐間者也後贏耗不齊富者恬然弗增
貧者則困且逋巧詐日滋詭匿產稅苟於規免
期限愈促不踰年而再役侯考舊額得勝役者
僃二十七戶獨除困乏新得三戶總爲戶三十
以賦之石爲其日之差凡一千一十有一日幾
三歲而一周盡稽宿弊蕪薉而盡剔之富不逸
適貧不胥斟輕重多寡權度弗偏尋心感悅茲
侯所以重遠人之迎勞且蘇民之久病也夫三
縣之驛魯港隸蕪湖荻港隸繁昌而水馬蕃焉
當塗分兩驛采石之舟城底之騎既皆曰侯而
堅完驍良使者蹔驛罔間晝夜饋餉不絕今俱
籍爲成法然城驛乃郡府親臨尤三驛之望衆
願勒文以昭侯績仍列其戶于碑陰庶將來有
所考也

青山酌別記

山之勝以人而增重別之意以酌而益勤今青
山之酌非宴游也非旨於味也曰酌而致贈別
之言也姑孰東南諸峯惟青山崇峙雲天元學
士構居太白吟詠終身樂之米元章大書第一山

於石山之陽陸多車騎水多舟楫為往來要途故於茲而祖餞焉宋安常廣平文貞公之裔也其兄衍常長姑孰郡幕母在堂安常性孝友省視慕戀久不能去年已壯有署為完陵府曹者安常思違色養不樂就長幕勸其為親奉檄始肯往焉諸友送之餘十里憩於青山有酌而言者曰君子用於世不係職之鉅細在伸道行志求盡責任由此高顯可譬之水焉始自涓流積成溪河汩汩不已必將至於海也予其勉諸又酌而言曰時政滋弊民瘼滋深往佐大郡孝乃心力備治而摩之必勉為而毋忽也又酌而祝曰士之持身名節行義保其有終以永令德匪特為利達之榮而已安常拱而復曰敬聽斯言其敢忘於警省於是繪圖以紀別意之勤則山之勝宰不回而增重哉圖成詩賦滿軸而予為之記

梅竹蘭薝蔔圖記

草木之枝葉花實各具一美或以雅潔見重於幽潛者焉或以珍遠受知於富貴者焉梅衍英於沍寒侶羣葩之始竹以直幹高節弗易於四時蘭之幽芳不以無人而不芳然多産於窮山剩水之際深林靜谷之中若薝蔔在中國萬里外卒能入致京師移植禁林漢使者獻於大宛唐太宗取於高昌特詔褒除煩之功賜食嘉病渴之對孟佗以一斗拜刺史世宗以百縑謝元忠其榮寵如此盡彼乃幽潛之寄興而此則富貴之娛懷者也予既隱處不為時所知坐處乎之窮著諷湛澳之遺章欲楚畹之墜露西涼之醇味不到口客有袖圖示予者展視則四美在目吾意斯人效梅之清竹之直齊馥於蘭又將薝蔔之用也蓋其義於四時者有係乎出處用舍之道焉且梅也竹也蘭也著於易稱於書詠於詩聖賢假以言道至於薝蔔味不足以和羹材不足以協律香不足以紉佩徒以珍遠為富貴者所好而雅潔者罕獲其遇抑勢之然歟故感其事而為之記

萬萬戶軍功記

國家疆域與覆載同大曠古所無民物衆庶從化弗齊朔承平歲久四方無金革聲官恬吏熙家學問作必除姦暴以拯無辜則在良將苗裔

而禽獮之固不可施武以遺患也漳州李智甫
恃險聚衆江浙行省調兵討之閩關以師抵巢
穴賊計巧詐陷襲官軍累累不下省命鎮守太
平副萬户萬侯協力征𠞰時年幾冠慷慨赴敵
逼賊壘而軍部伍整嚴猛氣飛揚戰捷賊平羅
天麟寇汀州勢張甚行省以地惡人獷師老罔
功命侯與諸將夾擊戰數勝賊設伏林莽輙焚
蕩深入以奇兵擣其腹心羅黨悉除朝賜銀器
有旨升爵一級劫盜據苍蘖省臺合軍重圍侯
選精鋭橥之摹兇無敢衝突未幾潰散湖南猺
賊竊發殘燬城邑主將知侯練習軍旅驍檄侯
往擊之侯用其智略已而凱旋浙東扼塞海道
省臣將舟師以進風濤弗利遂議招撫選官往
焉將吏畏縮弗前侯聞言甫畢已操舟涉洋見
彼語以禍福果納欵帥壯其勇大加慰賞奏河
班師乃至正辛卯冬還鎮遶江北有兵警太平
瀕江戒嚴萬户缺員軍民咸喜其歸恃以無恐
可謂賢於長城矣侯守威重官武畧將軍世家
濱州高祖國初立戰功受官曾祖亦以功獲寵
大丈佩金符副萬户至侯五世襲爵侯仕十餘
載每坐席未溫輙承委去凡五出師荒機銳志
充成勳勞真良將哉使在位者以身許國皆若
是雖有禍亂不難定也侯讀書執禮事母孝所
居有忠節堂

姑熟閱武記

至正壬辰仲秋之末鎮守太平路軍官閱兵于
北郊脩武備也去年荆襄諸路陷今年春正月
武昌以陷兵陣江漢狃習治平將驕卒惰營伍
遝弛既失守下流郡縣洶洶震驚大江西岸數
百里舉起立敵而太平危矣太平古姑孰也扼
舉臨衝要由六朝以來為必爭之地肉附今者
載民不識兵城塹夷廢比者敵壘隔江相持而
騎字國告急蕞尔一邦軍馬寡弱岌岌幾不保
瀕海萬侯獨以副萬户統軍府事千户是選欽
負江浙行省命忠顯校尉唐州翼上千户移戍
太平萬侯一見握手論心敬以賓禮一切軍務
悉委之遂乃合部曲團集教場躬自訓練三令
五申無敢違者日習月熟皆驍勇一可當十萬
侯喜曰如此則何憂無備時監察御史湖北憲
司江東分憲皆蒞太平軍府請觀閱武俱出郭

旄夫有司㪍奔是日也秋氣肅清天風凄然萬
旗與忠顯率諸校戎服從事祭五方星禡牙纛
聚旗旐蔽野戈矛若林萬戶長右隊忠顯長左
隊各建大將旗鼓佐以偏裨麾兵而進如古陣
法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為
陣聲金鼓以節之跪起進退衆必齊一乍分忽
合乍方忽圓呼譟震地往來挑戰擊刺馳突周
迴旋轉互變不常或嘗々而正焉或紛々而奇
焉既畢勞將饗士動合禮法觀者異焉且其切
本戍徼々僻在深山代無兵禍不爭之地也太
平必爭之地也不爭之地淪沒久矣必爭之地
保全不失係武備之有無也使其在徼不選復
教閱若是必能守其境今探聞外大柄仗鉞專
征者所得智畧之士如茲幾何人嗚呼恢復不
遠有以也夫

監郡珊竹元振招安記

國家混一以來民不識干戈者八十年至正辛
卯兵起淮西攻城掠地蔓延江東壬辰十月陷
溧水州溧與太平接境敵騎抵界招引亡命為
鄉導擢兵西行三鄉之民震恐脅從竄棄家橋
距太平郡城僅四十餘里官軍進拒合民兵一
萬二千餘人遏河而陣彼軍增聚人情駭惶行
臺撤江州監郡元振攝府事衆請益兵捕戮侯
意在招諭未幾淮南行省平章領精兵萬人至
太平欲選輕騎數千長驅而東侯謂如此則三
鄉屠戮無遺萬一未克師老財費況細民樂生
畏死受制於彼豈其本心曷若撫綏有道侯乃
請於省冝止兵息戰下招安之令來歸者許以
不死其衆聞之舉手加額願如命侯約同知仲
禮各單騎入其巢穴渠魁五人設戈出迎羅拜
馬首侯曉以逆順之理脅從七千二百戶有奇
獻其兵仗旗鼓悉自悔悟旋旆之日降者五人
及其部卒悉與俱至郡民聚觀室家相慶蓋其
全活十餘萬人保千里之疆捍其憂危納於樂
土厥功茂哉侯世為珊竹元臺氏嘗監廣西興
安縣惠愛及民征戰屢捷蠻獠畏威不敢侵境
招致猺寇十二峒及鄰境猺首三十七人由然
庶明果毅知無不為虛己下賢開廣聽明宜其
事功光偉如是昔渤海盜起龔遂單車赴郡化
刀劍為牛犢今陸梁百倍渤海一時帖息則侯

秉心布德其古之循吏歟衆頌著其績故記述
如右

太平路同知仲禮功績記

至正十二年冬十月溧水州陷敵兵犯當塗境絳衣白刃縱火刼掠三鄉脅從至數萬人鼓行而西連營立柵至葉家橋望太平不遠遂江東分憲以臺命鎮兹土與文武官議攻禦之策同知府事武毅將軍仲禮侯曰今脅從皆良民倉卒受迫勢不得已若招安來歸不待勞兵耗財而自定果不悛勦屠未晚時官軍斷葉家橋夾河封壘侯慷慨請行訪求素知道里䆒案民情善惡者數輩以自隨選精鋭民兵四百人或以為寡侯曰我計若行何在兵多不然當順民心以除害則民皆良兵豈患寡乎乃以十一月望隊兵答行建招安大旗隊伍嚴整金鼓震鳴轟旆央々動騎龍趨出自東門侯戎服乘馬以為殿民夾道聯望喜曰穪我憂矣遂抵葉家橋與官軍合聲威大振撫諭居民不數日從者萬餘人連戰皆勝淮南平章實烈門公領大軍絓太平將遣勇鷙騎射東行攻之分憲郡府咸以招安為便監郡珊竹元振尤與仲禮意同自抵侯營定計募人往諭曰降者不坐侯卻兵釋甲與監郡入敵境曉以信義使知逆順魁桀五人崩角迎拜侯召至欄前夜語即解衣臥示以不疑來感慰衆兵來歸者七千戶有奇得不死者十萬人及五人者入城平章喜各賞繒帛以安其心其人皆曰非侯則禍且戕門謀作生祠祝侯壽焉先是侯統義兵於郡城防衛有法民賴以安至是有功歸未幾臺委總兵捨港守隘益嚴嘗渡江燒淮岸營寨擒其士卒益侯出於貴族剛明英斷臨事不避難竭其所為可謂愛民忠國矣省臺其實上聞宜哉余故文以載其功

繁昌縣監邑鐵仲賓功績記

太平統三縣皆濱大江與淮對境唯繁昌為下邑去郡城最遠地狹民貧至正十一年夏彭蠡兵起十二年春陷無為州隔江營落布陣示威繁昌孤危民心動搖援兵弗至岌岌不保監邑學羅鐵木兒憂時多艱政先撫綏江浙行省參政委越兵務俾衛其境衆黨盜竊者斬以徇衆遂警惕然無敢念亂[redacted]募精鋭官帑或不給

佐以俸貲犒感悅勇氣咸倍集申港馬䭾戰艦令守要津閏三月暴兵入繁昌捕其児桀李姓等四人誅之夏四月敵舟四百餘自泥汊分道渡荻港縱火來攻監邑閧急率敢死士百餘赴敵賊勢熾橫監邑曰彼衆我寡非出奇計不可破也指鳳凰山謂衆曰據此者勝遂疾趍登山列部伍下視賊陣雜亂不屬監邑曰賊易破尓無能為也麾兵下坂鼓譟衝突令截賊勢監邑躬先建中衆力戰擒偽劉先鋒等三十一人斬首級百級餘黨奔渡舟甫登監邑以戰艦乘勝追擊溺死者太半自是民樂守禦不以冦至為憂未旬賊度銅陵戰敗走繁昌界擒其貢先鋒等三十三人戮於城西又五日賊復至乃設奇拒戰獲其偽王等南行臺侍御史左公統兵蕪湖嘉其績賞以銀繒行臺亦遣使頒賞栅港賊掠王家沙聚兵禦之屢有擒獲功浙東閫帥恩公代左公統兵賞賚有加冬十二月賊來湯陳沙魚藕獲其魁陳良甫留詢敵情未即誅越三日賊舟三百餘欵東渡聲言攻繁昌尋陳良甫監邑縱陳于江岸整兵以待賊望風而退前後十三捷常以身先士卒生擒百有二人殺溺不可勝計賊鋒挫衄不敢窺繁昌矣至是民始安居監邑不懈益勤晝夜嚴偹食息不違愛養黎庶優老恤貧為始嚴明利興害去以故深得人心則其保全一邑豈獨恃威武而已哉監邑字仲賓官敦武校尉好古尚文遜抑簡直口不言功易曰勞謙君子仲賓近之邑士民為縣吏董中來請文紀功予因特書俟夫秉史筆者

瑞麥記

湖南郡侯廉宣守太平之明年為至正癸巳瑞麥産於城北一莖兩岐郡民持献侯廷至始著麥苗義榮𫷷𫷷漸漸勃然而興農慶于野皆言前所未有忽吐秀穗實堅好登場計利倍於常歲推小麥為來謂瑞麥天所來也秀出兩岐尤天與之嘉瑞焉天所與者因人所感豈無其由哉自侯視事倚彭兵東窺郡地傍江敵阜隔水相持甚近侯募勇壯列營立栅寨屯江岸以防禦之深水州陷彭營分道來攻陸抵新市未抵三湖各擁萬人侯益兵拒戰三湖之敵敗潰下令招安新市諸鄉其魁黨盡降自是境內晏然

耕桑如常淮民避難携家來居大軍屢過官帑雖空供需有素唯恐傷民夏四月麥未穫霪雨矦虔禱乃霽遂穫焉麥既大熟民得續食漸致平康視鄰境兵燹瘡殘獨為樂土兩岐嘉瑞天人感通信有徵矣僚屬請奏休祥矦隱抑不居其美士民皆謂曰漢張堪守漁陽兩岐有歌彼遭治世其理效為易此當多故其理效為難苟不著其實非所以彰景貺報惠政也求記于余竊惟是邦昔有瑞麥亭在南津橋北亭廢已久父老猶能稱道以為盛事今矦寬厚慈祥勤勞應務槩本抑末脫民危急和氣所召祥穀復臻勸農繫銜無忝厥職其有光于漁陽哉矦名義應仕省樞密奉使陝西今官中大夫是年七月望日記

陶學士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陶學士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說

張誠之名字說 名友諒

實理无妄渾全於心誠之純也氣與欲并理未悉純雜乎誠也求進於誠必資於友宜取友之貴乎諒也夫五典之行非誠不可君臣父子夫婦昆弟各専其道兼而明之在乎友也朋友有信々即諒也輔仁以求其純正過以去其雜習之擇而就之固誠斯得也諒之與誠小大若異非諒莫由以誠也然取友貴乎諒處己貴乎虛也諒可進於誠虛可受夫實也予竊怪今之人一有墮於末學徇於小智矜其技能謂足以出乎等倫既害其誠復不幸而覩狎柔佞志益猥下及聞忠言肆然無怍容友雖諒焉不能用也誠惡乎進嗚呼虛己無我者友之諒為己之益也物欲窒其心自毀其誠者不能虛者也虛以受之實以踐之勉焉無弛不容乎雜誠之純若於是而得友諒之益奚可量也張誠之名友諒來徵予說予雅與之友故告之如此益以諒自期將以誠望於君也

徐伯仁字說

天地之德莫大乎生即其生物之無窮知其仁
之不息矣人之有身具是生理德全於心仁之
體也愛周於物仁之用也人而不仁得為人乎
武林徐伯仁為蕪湖縣典史請余衍其字之義
因告之曰凡為縣者最親於民百里之地朝令
而夕可遍典史綱總諸曹簿書謀議悉倡其始
苟行事違其宜出言得其當雖令簿不敢棄理
而縱其或苛刻貪暴殘民舞法人將援上褒其
榮生之心是何有於仁矣哉彼市井賤泯雖極
昏蔽介然之頃而惻隱之真猶勃乎其不可遏
矧居官贊理者得以施其仁乎蓋生理具於吾
身哀矜之念與於內寬平之政敷於外隨事而
博其愛使邑之民物阜安咸被利澤以遂所生
而仁之用行矣因其用而求其體則天地生物
之心於是乎可見故善為仁者無它焉在乎擴
而充之爾充之足以保四海豈止一邑而已哉

黃氏三子名字說

番易黃德輔醫世先業療治輒驗達官貴士樂
譽其能濟物之心䛿如也其子三人確守家學
長曰慶禮字以仁禮次曰慶常字以仁壽又次
曰慶善仁美字之曷乎天地溥其大生之德賦
畀萬物莫非不忍之真人得之而為仁愛之所
充油然而茇故儒者以求仁為先務使可行志
則澤被天下但窮達不齊反不若醫家者流得
以施其仁也然仁未易至至必有其道焉撤其
氣欲之梏唯禮是履蹈乎規矩準繩之中而仁
可復矣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易之言仁獨見
於復慶禮勉諸苟外物撓擾於內將變遷無恒
能慶於常止乎義理安固弗搖保其仁於永久
是之謂壽先儒以仁者壽為靜而有常慶常勉
諸況仁為衆善之長譬猶安宅當處而弗曠或
擇術不精如匠矢役意於長物則自戕其性故
孟子引聖言明擇仁為美慶善又勉諸盡仁道
至大而醫者最近乎仁若其趨富貴棄貧賤衒
報甚而服餌不投其疾藥物不求其真坐視危
篤而不一動顧惜之情猶手足痿痺而不仁矣
華其名而豐其實余之所望於三子也徒為美
稱而已尔豈余所望於三子哉

程竔元字說 并銘

天地之德莫先於元故曰大哉乾元至哉坤元是以天下之民謂之元元三才之道亘古今而不易以其有元也人得是元以生具於性爲仁發於情爲惻隱貴乎推而敬之耳新安程氏有名仁字升元者余友子舟乃其族人求廣其義而銘之夫元氣流行無物不在君子之仁隨感藹見事親之孝事君之忠待物之公愛衆之慈無非仁也因事而施其仁猶一元之妙貫通萬物然也致知以察其微而絶外誘之私力行以守其正而全本有之善則眞理昭融無違非仁天地之德在是矣升元勉乎哉銘曰

元統四德仁該五常乾坤生生賦性寔良莫大於元心體如天莫始於元得之最先人自小之遂昧厥初不忍之眞本然自如君子求仁精察勇行外邪必閑内欲不萌全體既瑩博愛斯廣形諸踐履大公至正是曰善長具此衆美萬物一春萬事一理人爲元元含靈毓眞能存其仁不愧爲人

張文道名字說 字用之

道之顯者爲文文與道異名而同出也夫禮樂典章紀綱法政煥然施於天下者皆文也必有當然不易之理可常行而無弊是乃所謂道也先王用之以爲治百姓用之以爲生順之則理悖之則亂亘萬古猶一日者良以此也張文道字用之幼肄儒業長習吏事謙謹可嘉求予廣其名字之義予亦樂爲之言也且夫飾詩譽以爲文論空寂以爲道者無用於世也而世之爲吏者又往往昧夫大體刻覈其文悖戾於道者多矣予將以有用之才期之故以道之顯者爲告佐理於官寔是用之可也

宋生彥中字說

宋彥中名德璜嘉者亦既詳矣而復求余申其義益璽之貴在乎璜璜之用在乎中今也貴必曰德因物而求其道物豈徒美哉中必曰彥以道而責諸人道豈虛行哉且璜以圭爲柄黃金爲勺外青金而朱其中體具衆珍詩人獨表以王璜疑若[illegible]也然良玉溫潤[illegible]栗然有不偏之德不偏固爲中之本及夫黃流一注美在其中芬芳條暢以薦誠敬格神明達有合乎人心之中焉何者當祀之際心含虛靈肅然警歛持守

於內而無敵放逸於外念慮滋萌私欲屏除不偏之體於斯而存矣易曰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程子傳曰在中謂求得其中攝其心之謂中者心之象是宗廟執瓚即黃流之在中而吾心之在中又有以攝服天下之心使皆歸於中則瓚之爲功其亦盛矣乎學者存心常如執瓚灌地之時言行動靜將不失於過與不及庶無負名字之義哉

高忠名字說

保定學者高忠字彥實來謁予請爲名字之說竊惟聖人四教實者三者一貫之道尤思之得與夫中庸違道不遠大學君子大道孟子論天爵易文言論進德其要悉在乎忠也如主忠信言忠信之云不一而止蓋天之所賦人之所守師之爲敎士之爲學皆重於忠也先儒曰盡己謂之忠夫存乎中者一念或不實非盡己也發乎外者一事或不實非盡己也是知忠者實而已矣君子立心脩行凡動靜語默一皆出於眞誠而不雜然私僞乃爲得忠實之道苟離於此則入於虛誕於是言涉乎妄事涉乎誕欲蕩而理喪所謂不誠無物者也彥實篤厚而不浮其質勉乎忠實矣日用之間事長敬賢接人應務以至作食息必思所以盡乎己而唯忠實之踐尚當始終不渝表裏一致有以美其身心豈徒美其名字而已哉

秋田說

潤遠董翁號曰秋田諸名勝歌詠滿軸皆知田之有秋矣亦知田之所以有秋乎夫所謂秋田不據其成而言也耕於春耨於夏種之美而生息不已苗之茂而稂莠不雜故至於秋而熟焉其在人也亦然德之有成若田之有秋也天理滑而生息蓄則其耕也深矣人欲消而稂莠去則其耨也勤矣由是方寸之田其秋穰穰念茲而在茲子孫尚亦有利哉董翁之田其殆証以論德邪

耕養齋說

耕以養生庶人之職君子入官有祿爲養足以代其耕也王君尚賢年七十餘名其齋曰耕養以君平生學古窮經宜有代耕之祿乃蘊其才美不求知于時自壯至老甽甽畎畝間得無意

哉盖君素志用耕為養將示其子孫務本抑末以享美利如書所謂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古人有起自犂鋤致顯爵者安知不在其後也哉及之於身亦若是焉以方寸為可耕之田其種德也如藝嘉穀其去惡也如拔稂莠計其所穫不特自養而已又貽養於嗣人而无窮也若漢志所謂耕且養三年通一經則為年富未仕者言余故不敢為期願者勉焉

陶學士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陶學士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鉛山張祐校編

墓銘

故完顏判官墓誌銘

君諱權字時中榮祿大夫徽政院使柱國魏國莊敏公諱正卿之子榮祿大夫大司農柱國陳國公諱德仁之孫曾祖居敬資善大夫陳留郡公其先出自金源居汝州梁縣莊敏公官于南臺嘗塗溪山築室退休以壽考終子孫因家當塗成廟時君以勳胄入侍禁中仁宗在東宮選授司經除承務郎還承直郎江浙省照磨陞奉訓大夫歷贛州路信州路判官至治辛酉冬十月辛亥卒于錢塘之寓年四十有七殯當塗慶家山後二十有五年其配某氏卒始得吉兆于殯南乃徙君柩合葬焉子男五人長某以蔭累官從仕郎早世今從葬兆次々世榮歷浙東西福建憲史次某河南貢士次某行省宣使次某女三人皆歸名族孫男九人女七人曾孫男女各一人世榮護其母喪歸自錢塘窆以至正丙戌冬十月丙午求銘掩諸幽銘曰

英々魏公顯有烈庸嗣子象賢克揚清風承光

天籙宣譽春官累命錫爵政流渢渢壽不我祟
祿不我豐有耜于躬弗耀于功嗟哉歷年淺揕
是仲卜吉奉棄同穴而封岡陵峙陰溪流自東
有永斯藏銘昭不窮

周廷瑞墓誌銘

君諱天祥字廷瑞宣城人也性敏善記誦睦宗族得其歡心年二十餘目病喪明乃冥心屏慮瞑坐終日踰數歲夜夢大龜舐目覺神氣清澈詰旦彷彿能視物久漸明甚無異乎昔遂覽醫書通暢其理既然有濟物之志病者無親疎貧富治療必勤雖冒暑寒風雨無倦色未嘗伐能覬報其意豁達每以羨餘周給困窶奇與山水問愁然自適至元丙子十月十三日疾終于寢距所生庚辰歲五十有七年娶朱氏先君二年卒子三長復次升次某女二適楊某湯某其塋附戍西宋村之先塋升來太平奉遺狀請銘曩余聞談周君目明事往往飾以神怪謂其能感玄武之靈予追卜其夢曰龜雖象也離爲目爲明目明之兆且目爲肝竅心多思紛擾則火盛矣肝木受焚腎水失升目病滋劇能養之以静積久而神全宜有復明之理人苟好慮恬澹不以外物嬰情將無適而不自得余於周君驗之矣銘曰

古道寥遼聲利紛華孰晏其心晦德于家惟周
子賢時之傑然志操弥堅不爲物遷我視既明
彼病則痊所全者天予以永年宣邑之西有隆
其基不亡者存與石同固

行狀

故文林郎江北淮東道廉訪司知事費君行狀

君姓費氏諱説字太初其先涿州定興人避兵遷清州後徙濟南遂貫棣州曾祖諱某承直郎彰德路總管府判官祖諱某承務郎龍興路同知寧州事考諱某承事郎台州路同知黄巖州事贈文林郎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寧州甫仕因家金陵君生朞而失母育于祖母楊恭人事繼母孝右丞韓公燐亨掾南臺時稱其文學于臺察遂舉浙東憲史調福建廉訪使卜咱爾怙勢不法衆畏縮從令唯唯君每抗論可否辭氣不屈或者危之君曰棄理必取何足

畏也已而果敗僉事巡部邏君輔行至漳州聞有閩姓官領兵戍漳後于王事妻王氏求尸弗獲哀慟聞有持刃者逼以非禮王曰汝能助我得夫骸吾當託身因得尸於林葬王積薪焚之遂赴火死君歎曰忠臣烈女旌以厲俗風憲職也白僉事蕆實上聞剌命立廟賜額雙節泉州萬戶孫姓納凴南臺遣使追金佩符憲司俾君借往使覬貨於孫不獲欲辱其妻子君厲聲曰使來拘符耳何乃非法檻人妻子邪使慙而止考滿廉訪使朶爾只班公幕長何公彥敬率僚屬祖餞溪滸閩人聚觀謂見憲史多矣未有如賁君之賢也舟次水口有拜于沙者乃孫萬戶遣以金贐拒不納道建陽縣張灘水勢湍激舟顛撼亂石間幾溺挽者力莫措君仰天祝曰誠果虧行護尾當覆舟縣官聞而相謂曰我久德賁君義當趨救亟率衆至舟已安次蘭溪祖母訃至舍舟變服陸抵金陵殯未幾都事卒居喪盡禮先是自祖考以下諸柩尚淺土至是得地於江寧縣鳳臺鄉王家山以元統甲戌季春奉祖考寧州府君僃考寧國縣尹考都事府君妣

考西安縣尹與諸妣合葬焉除紹興路照磨郡守聽納其謀會朝使大斷先期讞獄悉無冤疑使至因伏辜不勞而決使甚禮之同知諸暨州邏理寔權臣貸資久不償屢控資主君召讓之猶不償資主庭訴監府貪墨援邏理抑不爲直君正色言孫暴當劾遂立正其罪覆災田于諸暨父老口是正州貳罪者必繇持公道群跪馬首言前守單侯功德在民沒有餘思今已立祠獨遺行朱文于石敢請君曰誠達侯孫擕恐疑涉私貪者曰與不可以嫌棄廢勒石示公何謂私也辭不獲爲立石慶士韓明善記之郡吏需次者富勢輒先補貧或垂老未祿援久滯者十數輩蕭山縣民吳姓墾客誣吳逆言與大獄行省檄浙東帥鎮南班公理於紹興君與謀一鞫而誅霽帥喜辟爲浙東帥府掾受從仕郎池州路知事未赴值帥任南臺侍御史舉爲臺掾見知於大夫脫歡公時治書張公孟功本貫親戚君不言後張侍親歸餞以戚禮張始知駭曰君重厚人也除承事郎浙東憲司知事得推恩父母考贈都事妣東平范氏贈宜人繼母孟都昔

氏封宜人誥文林郎淮東宻司知事廉訪使定
定公優貌之多所畫諾貞無馬鎮南王以廐馬
一遣司馬銜命以賜辭不受既而講疾廉使日
一至親視醫藥至正八年八月十四日卒廉使
袞臨率官屬贈貢鎮南王悼之遣使致祭諸孤
以是年九月扶柩還金陵以是月某日葬王家
山先塋東嚮君所生年元貞丙申季冬僅五十
有三歲娶曹南單氏繼木州儒學教授諱楷之
女封宜人子男七長惟德蔭補常州甘露務使
次惟賢浙西憲使次惟信嘉興路常平倉官先
卒次惟政廣西帥府奏差次惟仁次惟義廣東
帥府奏差次惟和女三長淑泰適金谿縣主簿
劉仲璋次淑儀淑慧在室孫男三鑰鉞鏞女一
定襄乙酉春僕客京師識君于邸舍言論風節
藹人聽觀近而覩焉則溫乎其與物也及見臺
諫諸賢評論時才謂其操守清嚴儒雅適用嘗
自號容齋積經教子皆彬彬成立仕雖有年帑
無贏資旋終于官僕在浙執聞而傷悼及來金
陵而君之墓掩矣惟德等衰絰踵門泣拜曰子
知先君易有以昭之又託余鄉友李光德來懇
君既遇我厚且與其諸子善義不得辭於是有
狀

代朱城述母行狀

先妣宜人梁氏行狀

先妣宜人諱妙清姓梁氏世家鄱陽今為當塗
望族元統元年先考為建平路經歷先妣挈家
以從至元三年先考陞[illegible]建都轉運司經歷四
年卒于官先妣護喪以歸自閩抵江東端[illegible]之
險峻山嶺之崎嶇越數千里炎暑溽蒸以哀悼
致疾疫家勢寖危篤遂至大故惟是不肖孤孽
罪逆既深若罹凶毒蒼黃呼籲顯揚無逌尚幾
以示孝之辭追贈先德按國制宜人秩七品先
考官延平時封爵於父[illegible]先妣同受命焉先妣
天性溫厚幼在室時事[illegible]儀孝道奉饋省侍勞
而益虔女德既周宜配君子惟我朱氏之先代
以科第顯先考才行俊偉外祖梁公見而奇之
許以子妻既婚先妣謂曰朱氏世有名人宜讀
書自勵庶可嗣遺先也先考善其言勤苦務學
恒以不墜先業為志行臺舉廣西廉使調廣東
考滿受衡州[illegible]磨辟福建帥府再至皆有能

聲先妣贊益為多及先妣之父母既沒其祖年高無恙嘉先妣孝謹不衰愛顧特異於諸孫乃命以田宅益其資奩諸孫遵戒惟謹先妣曰婦之從夫隨其有無足以自安且多財者過之所由生使其藉婦資而富遂以滋驕惰之志非勉其成立之道也辭不獲强受其半族人稱其賢自是勉躬起家敎行節儉敬以事上慈以遇下輯睦宗姻閒於儀範尤好施予飢寒困阨者賙然周給之假貸不責其償媼有來見者及去遺貫珠百緡急遺歸之存心之厚類如此先妣娍一男訒以禮法擇師爲敎女二長適泰珏次適董德賢卒之日七月甲辰也壽五十三歲距先考屬纊僅三閱月嗚呼悲痛甚矣將以是年十月丙午合葬於東龍山吳村之原先考既有誌以掩諸幽先妣善行不可湮沒銜哀挺血紀述其槩乞銘於立言君子云

代嚴猪述父行狀

先考思永居士嚴公行狀

先考諱松字茂烨世爲溧水儒學先祖諱曰光治周禮領宋武舉亞薦有子七人先考居長醇厚守禮法讀書習學年弱冠遭世變先祖被兵傷頸創劇瀕死先考與其諸弟舁先祖往山谷間逃難每求善藥療其創先祖賴以不死兵後歸盤溪舊居增搆崇室田園益拓視先世有加事尚儉朴勤勞不懈先祖妣丁氏先先祖卒先考事繼母陳如親母先祖既以壽考終家業千指先考治養有法篤意敎子孫聘師家塾義多名人歲己巳大饑鄉民失業先考倡謀於諸弟合賑稻米五百石餘所儲峙半直出售全活者甚衆時賑粟得補官有司將具貢以聞先考曰此年民饑周之宜也因是希進豈樂施之本心乎事遂已平居不妄言動性情坦夷聲色玩好之具不蓄於家靜澹勢利扁所居之堂曰思永因號思永居士召諸子訓曰吾平生居兄弟間不敢虧骨肉之愛用能保其終汝等各壹恭友思其所永以篤天倫庶可植戶門於久遠也蓋溪西有小阜勢隆而平山水拱秀名曰觀城距家百步每杖屨遊其上厖眉白髮徜徉以娛嘗曰生於斯遊於斯藏不離於身不愧於心吾瞑目矣元統甲戌十一月十一日疾終於寢年

[illegible]方濟二[illegible]戒治喪用古禮毋以金銀器物納棺中先母陳氏有賢德先卒子男三人長即清次曰濟次曰汶女一人適史季章孫男六人鈞鏜鍔鐘未名曾孫男一人健明年正月庚申葬於觀城遵治命也先考力善如是其生也既隱而不闡其沒也必求令辭紀述其行庶乎久而有傳故技淚奉狀如右

哀辭

蘇長卿哀辭

士有負才藝而不得試者多矣雖或一試莫能盡其用卒困躓以死與不得試者同亦君子所宜悼也世之取仕者合道之宜每不多見無所挾則干徇求合其病也汙苟有挾則剛矯自用其病也固汙雖苟容於世不足言固則鮮為世所容戾道均乎不就其固近乎道而不大戾者猶愈於人也吾鄉蘇長卿不專於固而義不苟容以是莫能盡其用勢亦宜哉長卿名元善在幼時右丞完顏莊敏公左丞暢文肅公愛重許予業春秋攻朱子理學以勤苦為甘文辭尚奇古貫勢知其才者爭欲羅致出門下海北肆憲史閩命遂行謂可少行吾志矣乃正色直言貪墨豪猾沮懾畏服苟有益於民將不計其禍福而為之風行列郡皆曰蘇君不可犯也捐斥無所隱避因忤權貴劾歸當塗長卿少矜名節一遭擯棄深切悔恥益務脩勵自號曰靜學然猶俟用於世以不善于徇竟無與直其事者爽卒於家嗚呼才藝若是而於道不戾且脩勵有加使得展盡所蘊激揚於當時以警在位其有不能者哉予哀其志之不就而早沒也為辭以昭之且直其事云辭曰

吁嗟乎長卿竟何為也世胃辟而榮義之虧也伎倆之是行孰聖其持也劬躬以效誠獨蹈其危也不遐其壽而不崇其名何予命之奇也嗚呼已矣世孰能明之辭以志予之悲也

蔣茂仁哀辭

至元四年夏五月甲寅蔣茂仁旅卒于武昌踰旬而柩舟至予往哭溪滸父母兄弟極其慟親戚朋友極其哀過者歎曰觀此則蔣君為人可知君諱榮觀言貌和易力學強記續言成文故總管誠齋曾侯諳琴操授徒君猜其調以能琴

名鄉校聘之為師時予始習舉業常與君見君不以幼相易見輙加敬後六七年北方學者應亭郭克脩東原劉彥琬邢臺霍德良大梁王士勉皆寓當塗君復以鄉校聘與王子直張彥聖同時為師暨予凡八人交甚善借論堂之東齋著經史講解辯難無虛日聽者滿座君每立說奇卓出傳註意外務壓衆論所居題曰竹樓亭遊京師有薦其才者於是中書移檄湖廣行省君往候銓除見禮於魏王久乃歸覲居無何又挈挈而南意在得錄以慰其親未受命而疾作遂至不起惜其可以聞於時者不聞也嗚呼才而不壽死而無子皆可悲也為之哀辭述其略焉終不使其可聞者不聞也辭曰

雲夢之南兮荆楚之陬阻江漢兮襟以錯洞庭波兮風颸颸兮竟何為兮於此晉天門深兮何極旋飈輪兮南邁悵行子兮安在蘼芳草兮萋碧覓氣兮泝通逐故居兮江之東薦芳醑兮殽烝豈感哀誠兮無遠弗從乘黃鶴兮別鸛鵠尚徘徊兮南浦望君來兮未來目渺渺兮愁予仕不遂兮年不昌閭里咨嗟兮父母永傷才行著名兮其有者長嗚呼哀哉兮云何可志

壙志

代孫某述母壙志

先妣恭人姓吳氏諱某廬江人其父諱勞蕪湖縣尉知先君謹厚因以女歸焉先妣性慧悟溫懿慈良雖出自富家不好修靡言行合禮法事舅姑盡孝敬躬蠶績教子有方先考以蔭補官先妣內政雖兩有警戒相成之道先考同知歸州事勅封恭人品在第六先考調集慶路府判辛酉官先妣哀毀至正六年八月十三日終于當塗正寢距先考之卒甫八閱月嗚呼痛哉先妣生於至元　年九月二十三日享年六十有九子男二人女三人長適休寧主簿上元楊酾次適當塗儒家李壽孫次適吳思佐先妣兄子已孫男三人女一人卜以閏十月合葬某山先考之塋用志其槩以永其藏焉孤哀子某某謹志

文

代嚴源祭父文

維至元二年歲次丙子五月丙午朔十四日己

未孤哀子源等謹百拜哀告于顯考竹西先生
嚴公之靈曰嗚呼哀哉嗚呼痛哉嗟我慈父天
奪之速胡為慶門遭此凶毒豈特諸孤之無怙
且失鄉邦之名宿家願天而罔聞念百身而奚
贖追昔平生質粹如玉德性謹厚儀表莊肅詩
禮承訓通敏澆浮儉以起家和以睦族脩身勵
操令聞揚顯往在幼年世罹兵燹我祖屯蹇幾
殘鋒鏑竊負衛捍孝心純篤時既平康藍溪卜
築幹蠱服勞捧守崇蟲蚤作夕休勤業自勗産
日歷阜業日充是祖用壽考介茲百福兄弟翕
翕閨門雍穆蕩然義風敦孝骨肉子姪既蕃孫
孩有續無間彼此均為撫鞠教以義方延賓西
塾凶歲存饑賑民以穀遠近稱慕遵其約束刻
帶儉雅衆善弥蓄寓懷經史樂披簡軸遠夫景
漸通於桑榆日優游乎林谷紹巖瀨之遺光蹈
商顏之高躅終深藏而不售如至珍之韞匱仰
軒冕之勢榮曾何心於奔逐興詠紋楸手醲醞
醉觀東皐之稼愛西村之竹婆娑老境杖屨往
復神閑氣平澹然寡欲其清風高節足以輔狂
瀾而振頹俗信斯文之爾偏為後生之所服方

仰砥柱遽摧梁木一疾弗瘳彼蒼何酷使夫聞
仆音者莫不心傷而頻蹙況父子之至親痛罔
極而誰告嗚呼哀哉悲風起兮愁雲飛神之游
兮何所依嗟人命兮露易晞身雖沒兮名則揮
壽七旬兮古所稀令德著兮難泯微銘旌揭兮
垂素幃心慘裂兮增歔欷嗟永訣兮不忍違靈
輀去兮何時歸嗚呼哀哉嗚呼痛哉尚享

代滿讓祭父文

維至正六年歲次丙戌四月己酉朔二十九日
丁丑孤子滿讓暨闔家孝眷等謹以特牲時羞
之奠衘哀祭告于先考朝列大夫曹州尹騎都
尉河東郡伯滿公之靈曰嗚呼天厚善人既錫
多福乃不慭遺又何慘酷遽然永別俾我荼毒
雖九十之脩齡然人子之心猶以為未足嗚呼
已矣何嗟及矣音容漸遠憂傷曷已載惟義方
為教訓後有素家由是興資由是裕敦朴簡直
昭有令譽朝廷推恩封命存隆錫爵嘉祥陞秩
河東詔旨優老襲衣示崇崇擁有加曠典幸逢
方茲暮境得遂歸養千里南居姑孰溪上年高
德邵衆心慕嚮鬚鬢雖皤顏色如壯納紅山於

軒欄招煙霏於几杖具以茸滋酌以佳醸慰心
暢而身安冀百年而無恙夫何遘疾曾不逾時
子孫孝侍是醫是祈功効杳然終莫能爲讓也
在官王事驅馳驚聞哀訃倍道而歸不及一見
涕泗漣洏嗚呼益可痛矣將以仲夏上旬柩舟
北還歸此寓館卜葬家山父子至親死生異路
未酬罔極之恩徒抱終天之恨聊陳蒭菲遣
不吹靈其昭格鑒此孝誠嗚呼哀哉尚享

惜逝文 幷序

溧城南餘十里有藍溪當溪源處折西趍而崇
構連甍者儒家嚴氏之居也曩以禮致余廣寓
師之位識其先輩兄弟五人爲志年交皆厖眉
雅肅有古君子風歲時宴聚衣冠偉儔鬢髮皓
蒼子孫環侍擧觴稱壽言咲藹然閭黨視爲盛
事旣而茂林君卒踰二載芳林君卒余歸當塗
後數年國用君壽二君又卒嗚呼歲月幾何逝
者如斯能無惕然疚懷邪君壽之卒也其家嗣
子長遣從子鈇以書來訃且曰先人與子相知
素深願徵一言用揚幽光幸勿辭予嘗閱君壽
之考業周禮領武舉薦廷生君兄弟七人余識
其五介當宋季兵傷父頸劍劇迫死君尚幼從
諸兄侍粥藥卒致痊寧蓋其孝友出自天性母
早世事繼母以禮居藍溪地當舟車之聚遠近
至者慕其尚義請謁交于門樽俎接[illegible]周尽礼意
己巳歲大饑販穀數百石仍蕤餘積損直出售
民賴不饑者衆例得補官君曰周急義也寧爲
儌寵耶闢室向明蒔花蓄書顔以直齋子孫蕃
盛教有禮法往往明經能文詞年漸高晏居息
處澹與世忘壽至七十有七以至正乙酉十月
辛未屬纊于寢十一月丁未葬思鶴鄉之郭塘
惟君厚德美行雖弗及顯榮當世然肥遯充裕
旣富且康福澤遺其嗣人古稱仁者必有後將
天以顯榮俟其子孫我旣序其事而文之曰
滄飇兮揚濤何旭旦兮天高泳文藪兮息武藉
薩若橋兮嬉娛以遨奎清漣兮畬火久隱淪兮
江之左君之田兮有秋無疚癘兮德我碧墅兮
雲椽瓊瓊兮春鮮天之衢兮手可援期不至兮
告之以不前歔欷兮伐鼓飛觴兮屢舞遽死
别兮殊塗耿予懷兮淒楚念直道兮匪阿德
音昭兮弗磨寒風颯颯兮溪水波月色皎夜

兮傷如之何

陶學士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陶學士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雜文

太平路總管胡侯遺愛碣

今朝廷難守令之選守禁千里休戚令所仰式其任愈重甚哉守之良未易得也循吏莫盛於西漢然卒卒可稱道者僅數人東京已為不及況時世屢降政俗益弊豈弟之風不振禮義之教不行或至嚴行刻法威服郡縣豈所謂民之父毋乎唯總管胡侯出守太平其治以惠愛為本屬縣有三徐江接壤民性晏質侯撫字不煩其令無叫囂隳突之譁老幼恬然粮田高者連山阜之燥瘠下者割江湖之沮洳俾崇防浚瀦歲比有秋闕繫昌沙田一千二百餘畝天門書院租衆緣為盡宮宇摧撓絃誦響絕侯徵積逋合錢四萬緡貯官帑新建禮殿招致弟子員冊陽采石兩書院歲無常入倡率營繕宿廢具舉以天門贏資一萬五千緡買田給采石教養先是官廐還郡泮東馬死相繼薰穢學宮廐故基據于猶右侯復其基而廐馬馬不連死役戸徙之每春首禱火命運水入市淮城郭不災甲申春

夏下雨閭閻艱糴淮民流徙入境穀遂穹價遣
使馳驛白行省發官米一萬石損直出售全活者
衆甘雨尋降常平素無倉儲集缺官俸米八百
三十餘石以實之養濟院燬其半割俸勸民搆
屋餘三十間兼旬告成黃池舊為貨區稅課繁
重近年井邑荒落課額頓虧官府役富室佐征
官分償征官坐罰至蕩産不給侯建議上聞歲
得減錢一萬五千緡郡賦綿七千斤絲一萬斤
米十四萬石躬冒寒炎勤視其輸權量合律造
姑溪浮梁二華壯堅厚又造官運船連艘北上

朔望於庠序諦聽講說拔儒流為郡史者數輩
郡史擢陞憲史又數輩部使者嘉其績薦之御
史又薦之賢實聞中臺自侯蒞職敷政寬平芟
鋤苛暴德風扇揚利澤周浹強禦化柔懦有
立既滿代行道路嗟羣來謁文勒石按侯名國
安字仁卿世家雲州由遼陽行省照磨少府監
經歷〻集慶路都漕運司上都留守司判官遷
太府監丞京畿漕運副使陞中大夫太平路總
管愨仁坦直忿怒不宿于心急於好善嚴於疾
惡觀其所為洽守之良者矣宜紀遺愛用昭不

忘其辭曰
泰華封建為郡邑列郡分置二千石漢承舊制
仍爵秩往〻循吏不失職誰謂此風遠莫覩偉
孟胡侯揚世德惠簡遺勳垂竹帛前後名卿丞
輝赫兩轄來臨江上國江月照人光愈白公署
閉門晝寂民恥宣訏趍淳質春酤桑柘綠雲
偃牛背童謡送斜日炊煙碧連榆柳色人家飫
飽事耕織侯無措克惜民力又無水旱戕稼穡
報祈田祖牲告腯里社酒香喧鼓笛試言此樂
自誰得豈不知皆侯所錫侯於庶政罔不悉求

之列郡十無一我民思慕在骨髓善為邦者以
宜式

秋溪侑酌文并引

金華王子楚蔭補杭州軍器庫官陞平江倉使
調太平稅課副使秩滿言歸于時秋也酌餞姑
溪文以侑之

寶婺之精毓溪之靈秀儲芝砌美紹蘭亭覲其
麟角瑞世之姿能翀千霄之氣匱璞玉而奇逢
撫南金而弗貴鍇神輝於智囊儁芳膏於經笥
蓋已有之原夫黼黻前猷[illegible]光東魯光流奕葉

之潭翠蒻靈椿之府振敎鏵於鷲林擁屏東於
闍土棣華呉茂藻思咸古聲摩蔚風才參賈虎
訪適泳於濂伊聆微言於金許其來遠矣彼或
文聯珠樹之奇質擢瑤林之粹冠傑譽以遥情
騁清談而誤世鉀其同宗吾無取尔若乃拂冠
齊濟床笏試仕慷慨練志蒼兀螺楮素之蔽馨
挺梅蘂於燕後駕萬里之長雲邁千金之駿骨
沖毫月露之天飛棹湖山之窟於是庫盛軍需
倉豐國儲雄彼耀武慰尔含哺偓佺自釋從容
以娛乎禾黍於錢塘感摩麻於姑蘇寄雪鴻之

遺蹤懷霜鵰之遠圖仍披堂銓來操利權征商
效能盡職推賢川運連檣陸輦騈肩厖屋閭之
列肆見地上之流錢窓兩牙籌江飈驛船修貢
貨之繁甚湛于襟之灑然佩芳楚蘅嗟榮淮濆
話三生於石上藏萬象於樽前舞鸞鶴乎琴榻
組錦繡乎詩箋覽謝山之泉壑挹釆石之風煙
悲凌歊之宋武訪騎鯨之謫仙爰終美考復俟
新遷登豹関于尺五擊鵬水之三千於時也老
鴈橫雲殘蟬泣樹桂馥着宇葉綠紅露歸舟發
兮溪水寒別酒盡兮亭草暮然後綠萱動色綵

服承歡徑菊免於就荒林竹報乎平安指童釣
其勿昨温朋盟於久寒念故山之陬曠聊暇日
以盤桓忍佳期之弗遠展步武於金鑾

題山頌 並世主者肉林

盧徒莫過於謙天地鬼神皆與之而况於人乎
山體高大屈於地中有卑抑之意卦以謙言主
乎山也道家者流觀易之象謙曰謙山盈惡滿
戒盈方外亦然老積盛德振其玄教筌矜伐者
謙之虛心以求道降巳以受益能如地中之山
斯不失其為謙矣頌曰

山之高兮峗峗地雖卑兮上行至高抑於至卑
皇羲視卦以謙名老氏之徒異教同情觀艮體
萬實而居下其道以之而光明昔者膝行崆峒
受道廣成長跪進履黃石傳兵皆道家之所尚
以能謙而為尊雖有不居雖充弗盈處以退讓
守以乎謙沖焉不矜誇焉無營猶山之靜重而
無所變更以清淨為宗以窈冥為精存身乎福
庭游神乎太清去驕息爭心寧氣平庶幾可以
長生

答天門山長馬王相啓

伏以天門廣開見玆天馬雲箋遥寄得之雲鳴
拜命未遑撫躬深感自卑鳥鐫之耳久聞金玉
之相價重浙鄉薦崇科牓二十八宿名齊氐土
於蒼龍三百五篇義冠文林之繡虎荊山獻璞
方期識者之逢滄海遺珠遽起主司之歎九重
天遠五色日述誰能掩寶劒之精遂得脫囊錐
之頴雲霄展翼雨露沾身擻出紫微垣新膺儒
職堂施絳紗帳欝有祖風芹藻謁其騰芳江山
喜而動色泰山北斗士望旣屬於昌黎霽月光
風胸次無慙於茂猷洪鍾待扣遠笈爭趍循々
然善誘人著前脩之偉範斷々焉無他技諒威
子之何能方范也遵特承謁聘衣浣長安之塵
土行役無聊庭荒栗里之菊松歸未有賦未得
手抛于藥餌曾煩齒及於郡庠頃因賢守之下
招亦以病軀而懇謝此皆誠悃非敢託辭弗窺
董仲舒之園不如學也忽見蓬伯玉之使坐而
問焉筆以黃白之詞篚厥玄纁之幣札雖過厚
受則良難兼金旣卻於齊全璧復歸於趙堂成
白麻欣聞教兩之旌宅近青山猥恋耕雲之樂
事慚有負罪恐不恭

袁氏義學請師書

某端肅再拜存存先生執事竊聞之所貴乎大
賢君子者慨然以善世明教爲己任不以道之
顯晦時之取舍或易其心篤信固守而不惑用
能師表一時是果何繇哉以其求聖人之心於
千載之上明聖人之道於千載之下口誦而躬
行之充於己者旣立則及於物者廣之而不竆
矣是以藏學之士仰其聲實願爲摳衣被其涵
濡薰陶之化冀可入聖人之戶庭堂奧盖賢者
恒樂於育才學者恒願於得師其勢相求而難
乎相遇幸有遇焉則敎澤流而德業成後之人
考論師友源淵之自以爲美談不其偉哉令執
事宏才碩望著于江左父子兄弟簪紳聯言
論風旨遠迹矜式當斯文寥寂之養安於不遇
猶能振人才於不振是豈以顯晦取舍貳乎其
心哉所謂求聖人之心明聖人之道者其在執
事之門矣比者賤弟兄建義塾於横望山下闢
屋數楹招徠學子子孫輩因得廣其見聞然而
研經聲道儀範雅肅使人北面而心服者舍執
事復誰望歟况横望執事過化之地也去之愈

久而思之愈深執事其忍棄之耶吾子孫不肖無能仰承嚴誨或者蒼穹響應異才輩出不惟賢者所學傳且不朽而賤兄弟亦與有榮焉使執事無善世明教之心則已苟有是心則區區之言固當聽而不拒也謹遣舍姪晉奉書幣於左右新春天氣漸和拱俟文從一出以發溪山之光幸毋我辭焉某再拜

采石書院聘訓導書

某頓首再拜外良訓導執事蓋聞書院之制昉自石鼓嶽麓白鹿睢陽皆鳴儒碩德講道明教之地去華而就實執本而捨末不求世之聞知故其為學極天人之奧造性命之原辭不餘累其心勢利不能易其操世所謂四大書院者是也厥後書院遍天下日增月益星羅而鱗次多尚虛名而實學則荒矣采石地據長江之上山川之雄秀民物之富繁宜有善教以厚習俗使收放心不至懈怠此書院之所由立也昔人有言曰古之學者必有師所以傳道授業而解惑也又曰師道立則善人多今執事泒出四明學傳十世章句訓詁之明義理文詞之懿為師蓋有餘裕况茲境也靈淵之氣鍾美於人安知不有忠信之質亦在教以成之爾審如是則吾邦四書院之盛求其實而不求其名先主遺澤遂將溢於民之耳目諒亦執事之所樂為也惟幸惠然來思毋為辭遜當率諸生祗迓道左先此奉聞伏冀照察不具倫

與蔣伯威書

每憶姑溪酌別轉首稱舟與江流俱逝矣不意太夫人奄逝時方擾攘道阻無聞竟失匍匐往弔之義罪也仲秋在武林遇四明之士輒詢近侯東渡浙江與柯儀思樓季孟同舟又知為義塾師竊深欣喜感迹九月初來高節書院空山老屋蕭蕭廢廩新穀既設客計茫然姑寄僧舍聊取吾易玩消息窮神變自有吾樂耳似聞兄在集慶時交結數輩寄以心腹憧憧往來銜杯握手較智略騁謀識或酒酣氣張鼓舞讙譟乍喜乍怒奇怪迭出區區昔者未見兄有此夫吾疑傳之者過也或自別後所與浙者不拘禮法以談俠相高以功名自許故不暇計利害此皆血氣使然似若涵養未至思慮不詳非所以陰

盛德也想居御以來黙省向時必有慨而自悔者則日新之益矣可計數餘姚判官傅仲常在兄為丁亥同膀在僕為戊子同貢居官一載民懐其德赴義海上沒于王事聞者嗟傷有司聞其事於帥閫例得對品承襲仲常無子其弟志尹蓋可勝此任者兄宜薦揚于當道仍與沙君彦博共成其美不特慰傅君之忠魂亦可見兄生之交情也兄平日以骨鯁聞于人亦必喜人之骨鯁故云耳

荅楊彦常書

曩在京師接談咲於觴豆間酒酣倜儻意氣飛動信其為詞場之人傑也庚辰印卷常瞻予於家中卒卒數語情不能竟別來數載老將冉冉但想金石之音鸞鵠之姿則固隱隱耳根隱隱夢中也伏惟掌教慈湖攝席杜洲崇正道而闢異言動蕩海隅使考亭理性之學澈被含生何其盛哉區區承之高節僻在深山窮谷并人所居孑然孤蹤借榻江館日課童子訓詁聊以自遣雖相去寓次不遠竟不能相與周旋趨蹡悵望徒切于懐耳近來生廷器來得所惠書其言諄悉調護而四究見顏色於辭意之表慰契濶矣夫以偉才建議使居金馬承明可以補益時用而猶棲遲吟咏天固以此養賢使之端凝其德性韜斂其英風豐乎內不暴乎外積之深厚則其發也光大無窮必將兆於斯也便中有所示教幸毋吝

高節書院記略

高節書院祭子陵嚴先生之祀在餘姚州東南十五里重山環合繚翠嶂羅簇於豐草蒼翠炫目書院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蔽發紫[illegible]宇雖不高大喜重[illegible][illegible]四楹中建大成殿兩廡[illegible]短垣[illegible][illegible]于庭祠奉[illegible][illegible]祠東西室列[illegible]鄉賢祠下左右為門齋宿室四楹居祠後[illegible]書遂民傳嚴先生會稽餘姚人耕於富春釣於嚴瀨年八十終於家其墓在書院右蓋書院因墓而立以祀先生也登墓道上東望山四顧如吻仰張天晴日朗四外隱隱見海地近鹽場時書院居者多穿窬戶其習[illegible][illegible]自余至稍有數家相謂曰陶山長善人君子也時來謁見亦頗恭也余以職在長教奉祠故即書院齋居朝夕主祠戒曰

前此教官無居是者嘗有山長執俾達衆論遜寓此一夕遇盜所受省檄行催諸物蕩損一空僅以身免覆轍可鑒又况山谷荒寂動人懷恬也哉時老儒趙若瑋與圓智寺長老乘鐵舟善勸掃一室留余居焉法性寺住持悅白雲頷慧能文每訪余聽談易達旦忘寐留戀不能去間有習陸學者出辭邪恠妄議先儒余必據理辨折或正色斥去接有自悔其非者未幾浙東西學子接踵至門願執經受業僧室隘不能容遂於江北官舍幽邃可棲徒黨日集每旦望向晨

有與越書院率士子拜謁具膳而退春秋上丁前期詣祠下及行事薦牲勺醴獻奠清肅禎祥有儀享士醉飽衆謂豐腆于昔余每往書院則出郭循田間小路行十里許石梁跨溪水溪陰有絲風亭遺址後人以先生嘗釣故名絲風尔溪陰有石砌路闊三尺緣山趾而脩曲過三里當路有石基方可八丈莓蘚斑斑昔人建亭摘雲山蒼蒼之歌名蒼雲亭亭廢久矣又二里石路盡遂登山由土徑崎嶇盤折抵書院陰雨徑輙泥滑或阻潦水行者告病時新用貢學滿國

實以錢五百緡俻贄禮余拒不受乃託士夫達命寔其家又不往諸生年少好學與其二弟皆來從游因以土徑弗便諷其覺道諸生慨然出錢買石除壞於徑而甃之下接石路上徹院門環舍茂樹尤多楊梅學屋歲利供朔望丁祀教官餼禄半余始視事當癸巳九月二日所與文者前守郝莊趙省掾李元中判官程邦民學正劉中可及士人儒仕者劉彥質鄭學可李文術楊季常暨其弟元慶趙維翰宋無逸維翰君梓子道义有文士鄭元濂趙養直譯史王國臣

潛史高仲實方外則四明山宮主茅石田餘所識不悉載甲午仲冬以公委去職書籍行李寄掾吏吴仲祥家臘月望後至富塗

書陰符經後

世傳廣成子隱居崆峒黄帝訪道授陰符經陰符者竊然契合之謂也首之以觀天之道若體也執天之行者用也經之綱也所謂五賊三盜天人殺機生死恩害陰陽神鬼者著其目也理雖玄而不誕舉切於身心推以經綸天下無施不可後世言治道清淨者意同乎此唐李筌間

高宗命褚遂良書冊錄卷蓋必知其理也知而不用猶不知也且其惑於嬖邪亂倫廢礼召牝晨之禍胡不一警其心於斯以行清淨之治乎而徒好其書翰之美遂良宜秉其所好導以經之旨意格正其非庶或消亂於未形亦納約自牖之意也其後叩頭納笏傾瀝忠懇幾陷於死君子議其昧夫陰陽消長之漸然高宗為蔽益深卒致非常之變革唐為周毒流四海經有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克姦生於國時動必潰高宗有焉嗚呼是可以為鑒矣

書彭伯誠所著字說後

余來姚江與趙養直居相過見其談古今文章一日袖示文一篇乃余友彭伯誠之作也養直發人名學礼字克誠在溧陽識彭君彭作字說貽其歸焉初至順間伯誠從父至太平年未冠已精諳性理摛辭英贈與余同舍余長一歲伯誠兄視之相好也其歸德興以遠罕見每秋闈相遇握手論心歡洽累日蓋二十四年之交矣去年寇掠德興鋒鏑慘毒有懷良朋寤寐不置乃者秋闈君弗與貢吾方憂之而養直乃示其文展視則伯誠近日手翰真若親其面顏喜不能已君之論礼也儀文森煥度數整嚴博而知要者也夫天尊地卑禮有定體而天地之道至誠無息誠其禮之本歟聖人為天下至誠故動容周旋中礼天地聖人莫非禮也禮制由與莫非誠也禮之大用散具事物君子真知不違實踐不違以其能誠爾人或無誠則心亡其敬而礼無以立事失其序而礼無以行必忠信為主由中及外不雜虛妄約其身於規矩準繩使出入有門立手正位錙銖遵經權有當斯無違而非禮則學禮貴乎能誠審矣余雖不識克誠其見與於彭君余獨不嘉之哉觀彭君之文若游天府而王璧珠貝刀戟弓矢凡古今寶器圖訓極天下瑰異之物靡不在目故樂書其後聊以志余之喜也

書李宥之行卷後

至元己卯秋真定李宥之來為姑孰郡吉卒二親至自錢塘年皆七十餘戴白壽康僕嘗為堂下之拜宥之孫雖微能以色養出入公庭剛介嚴正人所憚服辛巳秋調宛陵江東憲官嘉其孝

廉擢陞憲吏于湖北自是不相見者累年聞其繼遭大故駭然動情今年夏秋之交遇于金陵則踊經毀瘠若不勝憂者謂曰父母之長不當出今吾不得已也曩先人沒悉力營貲歸葬藁城而母老居濡上不獲遂廬墓之願因南走而者養既又不幸失恃號慟無可與謀權厝淺土將圖同封先塋則空乏之不能致遠朋友通財往以悉告吾所以為斯行也余聽其言不惟駭然而動情遂將慘然而痛心矣使育之曩時在藏翁々以取容孳々以黷貨如庸吏之習則今送終大事可順指而集唯其執理蹈善廉介弗汙不貽父母羞辱則所以為親之榮者多矣雖旅櫬數千里外寧勞勤間關而無所怨悔也昔海虞令何子平以不得葬親而不聽葺屋育之貧苦殆與之同若夫輕財重義如郭元振范堯夫者豈可謂空一世而無其人乎余既痛育之重罹荼毒而又傷余不能有以周之聊於其行將以覿斯世有輕財重義能繼古人者果為誰也

書趙道昭擬挽自序後

至順初趙君道昭來自中山姑孰士夫延置泮北詠歸亭劇談星緯命年未嘗與下坐見其貌偉美髯動止周旋合儒家矩度與世之挾小數游食江湖者不類別十六七載今年春使道過余絕四十七歲鬚鬢皓白神采勃然與昔絕殊余幾不辨其為道昭也暮秋見寄自述挽序嗟夫道昭可謂達識也已生死之道猶晝之必夜雖遲速異期終歸於盡窮古歷今未有超然永存者也道昭善推禍福脩短而於世人灼然先見死切乎已者其彼庸昧小夭貪生惡死不能受命固無足道而名為士君子者垂老猶冀富貴咨詢術者縷々不能休厭及災咎則弗然而怒邑爵弗能堪以至終不悟而死也道昭乃獨安常以待知死為必有可謂達識也已雖然死生稟於初皆天也言乎已定者其分莫能移言乎未定者則在人之理可以回天之數鬼神予奪恒因善惡臨時寄其微權昔相者謂裴度餓之入口卒登宰輔之貴竇禹鈞當無子而夫晚見五桂之榮惟德動天在乎人而已矣若夫長沙賦鵩彭澤擬挽未可處以自期也余亦知命者也書此以慰道昭之心庶以解

其憂思哉

陶學士先生文集卷之二十終

祜署教来姑孰之明年丁巳郡侯嚴陵徐公以所得學士陶先生辭達類鈔詩文三卷督命校刋因詢先生之孫致政貳尹廷玉庠生曰華曰端始得其所蔵全集外即曰知新近稿江行雜詠黄岡寓稿鶴沙小紀總二十餘卷謹併據其類而次之未幾徐公秩滿北上刋而未就值今侯嘉興項公下車之初祜以是集呈覽請梓傳之以畢徐公之志公遂欣聽徙命重加校編毋怠厥事噫顧予何人斯而敢與是耶且先生之集繕之非一手

積之非一日其殘膏剩馥不啟無魯魚亥豕之譌故每講暇莊誦而詳攷之猶懼弗獲其真以副其責也集既成郡之士夫有與言曰先生起天造草昧之時弼成

王業去今已遠其製作之盛人多慕之而未見勲績之異人多知之而未詳雖同鄉輩出猶恒竊餘憾也玆幸吾郡侯偕諸君倅謀為梓傳而又得春坊費先生子充以歷叙之遂使觀者於百餘載之下而併得之於一展手之間顧不偉歟予曰然謹述諸末云

弘治十三年庚申歲春三月之吉直隷太平府當塗縣儒學教諭鉛山張祐拜書